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五冊目次

##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二)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皕圖書塾重刻本



寧都三魏全集八十四卷(二)

〔清〕林時益輯

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

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魏叔子文集題跋目

第十二卷

跋魏文忠書醉翁亭記

賢溪重修孔廟碑記跋

麻聖齋文集跋

跋高舍祖先世手跡

跋黃孝子傳後

題髮親圖

祗慎圖跋

黃黃山七十詩跋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跋歸震川先生全集

題葉桐初白雲圖

善行實蹟跋

奏對大意跋

燕子磯詩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題跋目

桃花源圖跋

沈宜人壽卷跋

霜哺篇跋

跋桂山先生手札

跋伯兄奉西畫記

凌記跋

題洪亭玉鴻山草堂圖

跋顧子方手札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二

題跋

宇柳魏鼎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跋魏文忠書醉翁亭記

余幼從塾師授歐陽文忠醉翁亭記范文正岳陽樓記

且讀且念若欲往而至其地及大外舅謝青蓮先生

守滁州以七十致政歸舍時十一歲謁之南郊翠子

山既設食按記而問所謂醉翁亭者今安在大外舅

爲言琅邪風景及亭所以較與廢余至今猶恍恍其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題跋目

一二向讀歐陽公文簡六七百年徧於海內則余髮

未燥且不知有滁州安知所謂琅邪醉翁亭者癸卯

五月余自寧都來高郵寄黃黃山七十登其堂見屏

風間燕文忠所書此記又念年二十讀圖記慨然

思郭氏所以興大師畧滁陽李韓國被書生服道謁

命掌書記及平僭亂封爵極人臣自恨童子時不識

國家典故僅從大外舅問山水亭榭之勝余今年已

四十距醉翁亭時三十年讀本政記二十年日月

忽忽遂以至今不禁流連太息而予內人實生於滁

此年再游江道屬余倘至潯爲湖州守舊官舍在否  
先大人道澤潯人能道之否余最嘗欲游息此地總  
二十年想慕之志而不獲遂可歎也黃山日子何其  
多思也遂書所懷於屏以貽之

邱邦士曰喜往復善自道商頌之外大有風神必  
傳必傳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贈論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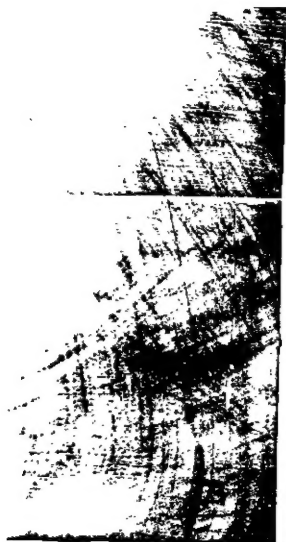
○○○賢溪重修孔聖廟碑記跋

新城賢溪孔氏重修 先聖廟成曲阜衍聖公典爰  
爲之記孔氏勒石於廟又各爲卷書之藏於家歲丁  
未易堂魏嘉來新城孔氏鼎允杜與辭友命告教言  
其後瞻讀闕里志宋徽欽時金人破汴京河以北皆  
臣屬而中散大夫傅獨率其子端問從子衍聖公端  
友從高宗南渡因賜家衢州終宋之世襲封爵子衢  
元初以衢爲孔氏宗子召端友六世孫洙封之洙赴  
開讀爵居曲阜者及明復其家官以博士而衢之孔  
氏遂至今不封茲自宋渡江以來先聖陵廟雖在曲  
阜而道則南矣曲阜孔氏不無守陵廟功然且歷歷  
相沿世公世縣令四百歲而傳與洙以宗子守  
聖之道不降其志每其身者子孫僅一官博士嗚呼  
何其疎也聖君賢宰相復起其必有以釐定禮懷此  
論久矣嘗考洙無嗣惟中散公子孫世居衢今賢溪  
孔氏來自臨川臨川來自衢實唯中散公後孟僖子  
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中散  
公子孫宜封爵而廢置且數百年積之厚則發之必

盛而長賢溪之興無缺矣賢溪山水環瀝福管客中  
洲望之鬱鬱然也其興也宜哉

孔正叔曰俯仰流連一唱而三歎其歐陽文忠也  
李咸齋曰衢州孔氏大宗僅授五經博士自是  
本朝圖典竊怪國初劉文成宋文憲皆浙東人  
何以不言世宗初一切典禮皆經張文忠公釐  
定公亦浙人何以又不一言今得此文正之遂爲  
不刊定論不可謂草野無人也嘗覽閩里志所載  
碑記甚多然如此文字則絕無有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 ○ 豚盞齋文集跋

勝過無錫吾友顧龍禹介張子漢樵以交出貽先人  
廷於君豚望齋文集屬余言諸君子宜道廷於君詩  
若文與其爲人甚具君自托下學若蠶魚之嗜青而  
人咸以爲仙之事歸之余謂顧子曰天下之生莫貴  
於人莫微於蠶至其於蠶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  
神仙字則爲豚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能也土  
君子彼服古人誦法其言語文章博聞強記者雖汗  
十牛不勝載拙者亦累尺盈篋至於等身經乎耳目  
筆叔子文集跋  
歷乎口以入于腹心所爲食聖賢之字何止萬數而  
且言其言其書其聲其音求與古聖賢毛髮無異  
及退考其身則往往出于禽獸盜賊所爲嗚呼亦何  
其不善與考君家傳君侍父母疾疴不交者六十  
日疾已瘳自顧朋姻族朋友之急不替其費而好奕  
士類成就人于學非所謂真讀書者歟程子曰今人  
少有能讀書者如讀論語未讀時如此人既讀時亦  
如此人卽是未曾讀類子掀髯而笑曰然類子以語  
漢槎漢樵慨然曰其語是歟遂爲之跋而歸之

顧望齋  
借胎留發  
痛切之論  
能信者  
非妄語

○跋嘉興高念淵先世手跡後

念祖名佑，其高祖諱文登，號藏臺，文忠公詩通志六世孫。隆慶丁卯，舉人仕至膠州守。以循吏稱，著樂縣志、樂善軒集。濬公，子諱林，字宇培，文舉居母喪哀毀，甫小，而卒。後贈工部郎中，宇培公，子諱牛光，更召道索號。元期，萬歷癸卯，舉人，已未進士，仕至屯田司郎中，著景元堂內外集。元期公，子諱承延，號寓公，崇禎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知選安賓縣，督撫有異政，仕至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父子皆以清節顯名天下。虞部公當國，愛隱居不出，以安死，著稽古室內外集，是為佑、鉞之父。

庚戌十月，秀水高子佑、鉞過，禮於廣陵，出其高曾以下手跡相示，讀歎息。佑、鉞不怠先澤，此孝子慈孫之

蘇子文集

卷十一

本

常抑何善，揚其親也。士大夫造作文字，以欺後世者，多有。惟奏疏，差見生平，然專意盛氣，外多矯矯之飾，退食而對妻子，輒不可使人知。此古人觀人恒於近且忽也。佑、鉞所蒐輯，皆親舊往返手書，或告語子弟，未墮瑣屑語，平平無奇，而當時朝廷得失、天下大利弊，可互推而得。先人清忠大節，煩冤離憂之狀，學問之痕，造有得皆一一如見。雖有護口吹毛求之，不可疵也。高氏克世其德，未大顯，後當有達者，佑、鉞盛才志，種當自獲匪徒，以揚名為孝思已。

曹秋岳先生曰：高氏世德得賢孫，益彰叔子，更以老泉之筆，曲折洗發，愈覺可風矣。

○跋歸莊黃孝子傳後

神宿揚州時人言計甫草東好學能下人吳門黃孝子向堅尋親滇南以歸甫草執贊四拜事孝子爲門下生或言孝子少文采子何師甫草曰子夏論學惜矣人固有能獨身徒步歷二國求親萬里贊之鄉虎豹虺蛇盜賊風波險阻飢寒疾病出百死得生又求其二親涉萬里以歸者乎天地鬼神贊教之而何吾之爲師爲既余與甫草交又往往道孝子今年客吳門交徐禎起屢則見紀孝詩千數百言而孝子父

黃叔子文集 卷十二 孝二

舍美先生年八十四徒步屨所禱廟報謁因拜孝子孝子愉愉色養若嬰兒母夫人與先生齊年並清健先生出示歸元恭肅所作孝子傳讀之令人毛髮寒凜心悲涕淚下不能止於戲先生令大姚能不汚身於賊無侯疑碧池頭之作向堅艱難尋親視趙重華諸人爲尤奇真所謂是父是子者歸莊傳詳而有法徐展詩得焦仲卿遺意其足以傳孝子無疑禱何能更言僅次先後得知孝子者跋傳尾時壬子十月

朔日

有足

祭九霞曰於本事只一句括盡條皆於閒處點綴

殊有風神然設體固乏爾○孝子字端本吳縣人孤身萬里尋其二親以歸聞者爭敬慕爲傳爲詩

歌溢而爲傳奇演諸里市故歸人儒子無不知有

黃孝子者當其徒說出家門問關異域豈料其選

之必遇過而得歸歸而壽考以至今日然孝子必

爲之而天必佑之所謂人定勝天至誠感神者也

往予父撫晉陽未獲隨侍及殉國難又不能犯兵

戈涉異域潛負骸骨以返而必待天下之旣一以

黃叔子文集 卷十二 孝二 九

視孝子殆非人類故嘗欲爲文爲詩以頌孝子而

面忸怩心慙手顫筆不能舉也讀魏先生跋是父

是子語益增吾痛矣

諸子世儼曰節次筆力直入史記門戶

○題 夢親圖

古人以父子爲一身死生爲一致然不誠則不可見  
黃海還喪先人久然有遇必戒有小吉凶必告夢寐  
之間如平生或曰靈哉先人或曰遠哉靈祐曰誠  
故靈不誠之子父儼然生也志氣不通得失禍福不  
告戒甚矣登其必無慈父禱幼善病承祀事每晏起  
千九微君怒怒或至不可解先微君昔十九年十  
之丙月二三夢焉十年之外至于今歲五六夢焉自  
惟不孝狃于習不能寬慈父地下憂有怒無喜不孝  
覆叔子文集 卷十二 夢親圖 十

增悲敬

門生朴東諫曰讀之興哀可以告凡爲人子者



○紙簞圖跋

程召使戴生圖其像衣衾散衣兩手抱膝膝下兩老  
牛欲領程君好讀書嗜古金石彝器精藝事國皆不  
及獨目視膝下牛或怪之魏叔子曰君於古默識然  
事古彝器寄陶盎晚而後舉子五人愛之愛此子也  
公卿大吏以禮難而弗往也故寧敝衣抱膝而視牛  
王逸少牽子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吾  
嘗從君飲酒如是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君抱膝而  
思思遠哉易曰童牛之牯命之矣繫以歌曰牛有特  
則保之謂子之問禮道之殺生於農而買則飽  
于牛長而就乎薦草圖以貽厥子弼德之報立  
親不言而教

覆叔子文集 卷十二 紙簞圖 十一

○○黃黃山七十詩跋

辛丑六月余於金樓見此須知黃山

名鳴岐山人爲人

意黃山狀貌修長面多奇骨視瞻不尋常其爲人必

激昂踴厲有橫絕一世之舉言論雄偉輕天下鄉里

善人不足比數必薄儒術其子弟必通經挾有馬氏

客卿之風舊年予訪故人淮上九日過高郵會西風

作舟不能出湖忽憶虬須僧語欣然曰是天使吾見

黃山也造門值他出天殆欲莫五鼓舟發抵淮安則

故人已罕家之河南旁皇市上登韓淮陰釣臺遙望

韓子文集跋

卷十二黃山二

以風景無足觀覽謁漂母祠門閉不得入慨然曰吾

聞戶二十年不與人世事既念授徒窮山耳目無聞

見半地日月老且至天下各山川侏人高士何由得

相見乃涉江踰淮走三四千里卒落落一無所遇昔

河汾人扶十二策西游長安息於灌木爲隱曾丈人

所笑及之太極殿賦策後乃嘆丈人至人賦東征之

歌歸著續經何見事之晚也反泊高郵天莫大水塞

衙巷復遣使問黃山在否得報青嶺至欲相見余愕

然曰吾於是果見黃山矣夜半舟發予舍去暫上岸

立風露中質明短衣垢面軟黃山門遂作拊黃君詩

余望見黃山貌敦龐淳樸口不言人過失不記非聖

之鬼不徵非望之福願好論儒學禮敬儒者見其次

君之清梅梅禮讓開其兄益長者益嘆黃山爲不可

及適更悔向者淮陰時爲輕量天下士矣黃山忌年

齒予爲兄弟交明年夏五爲黃山七十初度余曰當

來壽吾黃山黃山喜不予辭余歸易堂諸子問余所

得必以黃山對諸子皆願見黃山因各爲序爲詩爲

黃山壽諸子李咸齋以貞疾廢筆研彭躬庵游吳門

魏叔子文集跋

卷十二黃山二

七

未歸伯子近家書至云方自塞上路燕市皆未得相

聞故三人無作彭躬庵家伯子已心識黃山他日竟

造黃山未可知也

溫伯芳曰爲出好士之懷奇士之槩光景如圖



○○○跋蕭夫人紀事詩後

李弟禮為蕭夫人作紀事言王君克承以國義出走  
大人字其前子潔及己子源教之成立數千里以歸  
王君而夫人遂死此於古之程嬰諸子以詩又咸  
若謂無其人往歲已亥南康高士宋之盛以書來  
徵易堂諸子作其里人婦黃節孝詩言黃婦割股肉  
療夫病身溫被翼其姑立嗣子為夫後又割腠田祀  
黃西坡先生而以舅夫配之余既為作黃婦諱禮之  
詩又連類及吾姊塔邱維屏之適曾氏子女者蓋日  
繼叔子文集 卷十二 蕭夫人一 蕭

夜勤紡績忍苦飢寒麻私財以為其夫立嗣子割豕  
醢酒告於祖廟作盛饌合享其宗人而迎以歸噫是  
婦者則皆能且有功不獨以其操也然蕭夫人則  
當王君之身為之丈夫畜妻子父教子者也故夫在  
則婦人密然無所事而夫人義王君之出以父道自  
處竭力慮教二子盡瘁至于死其所見為尤大昔歐  
陽修傳王凝妻以謂五代禮義消喪之後士大夫不  
知廉耻而李氏以一婦人能如此知世間有人而不  
得見夫人生長輦下黃曾氏婦皆萬歷崇禎時人沐

浴三百年聖人之禮教漸濡其祖父之訓卓然為女  
中丈夫子何足怪也夫人死潔哭之流血兩目盡瘞  
人下士所以知夫人率由潔然則世之賢婦人不遺  
逢賢夫令子其源沒不可得見如修所成歎者可勝  
道哉余兄事王君常宿其霜皐潔陪寢床隅余從容  
言及繼母潔仰天垂涕歎曰直母耳何繼為人常面  
對潔道繼母字若刀外撰心腹中潔自誓不歸繼母  
不要婦今三十餘歲潔源兄弟猶共被衾也

弟和公曰篇中黃曾婦及蕭夫人錯綜離合不得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蕭夫人二 蕭

分主客繁正在不分主客處愈覺於蕭夫人感慨  
悠揚低徊不



○○跋賸震川先生全集

子生十歲學爲制舉文字聞吾友邱邦士歷舉木剗先正大家自解春字玉郭青螺徐天池十數人而已而其中篇帙少無從揆討而論列者又復數人其所能嘗言其勝者則曰王守溪之文如天人贊鶴灘之文如飛翥唐荆川之文如通都大邑諸理齊之文如開禧天之笙磬川南之文如飛仙茅鹿門之文如雲胡思泉之文如銅牆鐵壁賸震川之文如神龍出沒於大瀛滄渾連注之閒頓吾每驚怖其言私竊謂經

義之道當發揮聖賢理勢之極致以待千萬世無窮

義之道當發揮聖賢理勢之極致以待千萬世無窮

末

之用其先正之文吾實不知其所以工而自吾生先後之文方且勝於二百五十年以來之作而邦士復謂我明經義爲能籠括前代之文不獨六經史傳古文而已雖下至六代三唐之勝無不畢集於篇帙而守溪震川與近年陳大士則各因而遷爲國朝開創之首者三家而已蓋所謂籠括經史古文而發揮翁赫之最可見者也其籠括所至固不斤斤於一氏然王守溪則尤濫於左傳震川尤善于史記至陳大

士之所以創者則汎出於發梁荀卿國策韓非子者爲尤多特世之知其所從得者若震川守溪則爲絕少爾後十餘年于既棄經義不復作遂亦習爲古文始讀震川先生集然後信向者邦士之言予雖不能悉先生之經義而其論先生之文則其論爲猶舊蓋先生誠有取于司馬氏之雄剛變化而非神龍之戲淵淵則莫可以名狀者然我乃以爲此非邱邦士之言而凡讀震川先生之文之言而邦士獨以爲知此者絕少焉且夫子長之文自五尺童子莫不知爲漢

集叔言文集

卷三 震川二

七

以來文字之祖而先生嘗謂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然則先生之取於子長者蓋亦有不可得而知焉乎吾嘗讀先生之言曰文至六經尙次子長所稱拾遺補藝協六經具傳齊整百家雜詔者乎故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而演易而作春秋下及離騷國語孫子呂覽韓非子皆發憤而自通使見後人所爲作無論韓歐諸大家卽虞伯生何得少之此先生所爲自道其學史記者而又且誰知之然予讀先生文集雖不全凡經數刻本絕不見先生所爲經

義者豈經義至先生終不得比其古文得自出其論議而先生亦淡病當世科舉之學至如王、錢、唐、茅諸公其經義未見畧科述於先生之言語文字及其論舉、店、劉家港之俊吳淞江、漕浦、趙段圩、吳之水利、嘉定之民運、唐行鎮之大役、又昔先生一二鄉郡里閭可實舉而按之施行之事先生援引考據指分毫盡絕類手指之數以視夫史記、平、梁、河、渠之作其剴切而博大猶有不當以彼易此者惜夫先生既老而後焉或謂議備發之丞武之官又方以無事爲稱職此

震川文集

卷十二

六

生全集成而使祿書其卷末云  
彭中叔曰一氣津澁却無一筆一字不帶波瀾  
震川文集即用震川文法固是古人滑稽處然宜  
其三復于知震川之文者也

○題葉桐初白雲圖

余往遇葉子桐初于吳門年少才英多而絕意仕進丁巳南冒再遇之出王廬州所寫白雲圖及諸題跋或曰梁公登太行望雲葉子雲下無親舍矣孫豹人曰顧仲瑛白雲海辭庶幾近之然仲瑛身養母久嗚呼葉子之志可哀已葉子四歲先君死國義節每飲水二十餘年而卽世葉子于親無之在無之不在故其圖雲氣瀾漫散布山谷林木不可指其方時葉子同人之長沙至袁遷反次于夢洲記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不以身行殆謂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葉子其知此矣

震川文集

卷十二

七

揚閣佩曰他人只辦寫葉子此並寫白雲圖之筆  
畫者之意出而葉子之意愈出真寫生手也

○新城楊善人善行實蹟跋

余覽善行錄而知爲善之不可已也世之稱善人有  
一課身飭行於式閭里所謂鄉黨自好者也輕財樂  
施有功德於人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二者操行不  
同同歸於善然好行其德者之於天譽猶君之勞臣  
父母之克家子也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以愛  
人爲心人能愛天地之人則天地亦愛之報己自好  
而以不與於物爲賢則人必多不得其生者非天生  
善人之意嘗觀古今賞功之典文武並錄而茅士之

舉叔子文集跋

卷主善行

主

胖子女玉帛歌鐘甲第玩好之賜必先疆場戮力之  
上故國家賞勞臣而天地祐善人潔己自好者天報  
之以令名利濟人物者天報之以富貴蕃壽則亦各  
從其類也新城楊君元卿力爲善聲動當路而福履  
猶是豈伴也哉辛丑歲余一至新城嘗命饒與游山  
澤間肩輿人往往能言楊君利濟事後三年余授經  
涂氏涂氏大湖以東物望歸之亦言楊君兄弟孝友  
行善久不倦也余因得交楊君善自勉不以人  
與而意足不以人毀而志衰是又烏足盡楊君也

霜哺篇跋

霜哺篇題於松江陳仲醇踵之者數十年不絕而  
孫無言徵歸黃山詩文亦與相等凡天下名人文  
集無不有是一題者近代贈送之文於斯爲盛矣  
今天下能文士莫不有連衰節母霜哺篇者自先代  
者舊山澤之遺民爲詩文已千餘篇而蒙宇重乃以  
孝特聞變之孝以淑淑然求傳其母之節凡能文之  
士則再拜稽首而請故節母之名滿天下天下窮巷  
僻鄉縣道之戶婦夫死不嫁忍飢寒以扶立其子者

舉叔子文集跋

卷十二 霜哺

主

多有而聞者則哀子之爲孝亦宜食者之言多  
用言者之言冬丁邑心所好有是則言無往而不  
有書曰念茲在茲名言茲在茲也今大聖義之言罔  
極言而復出人不過追思其父母之慈而後世則以  
爲此孝子之詩于哀子其庶幾焉哀子見祿兄弟于  
昆陵且拜齊衰節母之喪及小解矣求所以傳其母  
者以異平日吾伯子爲之故而祿方病未有以應也  
再來吳門則伯子文已裝滿成軸遂不辭而跋其後  
金孝章曰文最道婉中教語尤刺骨

○東房奏對大意跋

壬子秋七月予客揚州浙撫軍范公數招予未赴而屬伯子以疾病召此至乃相與大笑初予人浙境嘗泊舟登岸大都窮僻鄉鎮撫軍者神聖父母萬口一辭及前東房所爲奏對大意乃知所處蓋十之一二且其事及浙東西而止此書條具闕天下大利大害其除惡之力如猛虎搏獸無所不盡其利於人情僞如立日中而數五指無不見也予歸語易堂諸子曰吾與兄少長數十年乃今而有所未盡求之於古

東房

一景器不遇也諸子見其書皆以爲信東房之疾惡其害於人者予子曰伯子疾惡如仇而視民如傷留之矣惜其言不用於時雖然使其言用雖千萬年太平矣乙卯中秋叔弟福跋

○○桃花源圖跋

右桃花源圖廣陵于君王庭屬其友寫以詩母大人者予敘母七十文成相與夜飲酒有詩客在坐中主人目客而謂予曰此吾郡李君辰版也丹青妙一時新爲吾母作桃花源圖明日張於屏而觀之山水田疇林舍人物衣冠丹碧橫簇而氣韻蕭古乍疑其非近代作也桃源中人自辟秦歷晉魏爲年已六百數十漁父問津之後壽更不知何所紀極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亂後常留服訪予翠微山四面峭立中闊

東房

一坵坵有洞如囊口伸頭而登凡百十餘丈及其則樹竹十萬株茂園亭含樂大池闊如村落山中多著野服草鞋相迎問先生笑謂予曰卽此何減桃源也而先生又常與予論桃源爲無有是處本五柳公寓言其曰山有小口勞歸若有光豁然開朗土地平曠云云者以喻人之心閑靜而光明發也予友李成齋舊作方寸桃源石印以爲人生當亂世禍來無方雖積鐵爲室有不可倖免唯居心寬厚光明無罪於天與人則隨其所之城市山澤無往非桃源者

其論旨乃與方先生合予覓金壇于君圖敘道母平生仁孝晚長齋繡佛蓋不特以節著是母不出中閭下堂階而桃源之山水田疇已環列其左右矣于君兄弟家揚之塘頭村村去龍耳河一里四面皆水河岸夾植榆柳水中央有竹水亭臺其風景亦頗與桃源似國變時携屬罕寧土獨是村公悉予出家門二年因于君請談國尾蓋不勝故山之思云

崔免牀曰桃源本自虛無却將畫本翠微雨兩映帶又從居心上發出遊世入一段大本領證入壽

韓林下文集 卷十一 遊記 一

母懿行却仍結到桃源世外之事虛虛實實變宕不窮借龍門無此等題目故讓吾冰叔獨步耳柳州諸記未易方齒

王正子曰烟生萬狀分明是一幅絕妙丹青可謂工於形容展陳之畫矣

○王季守燕于磯游詩跋

余嘗九日登燕于磯游人沓來於時獨上危亭望大江茫茫盡日東下有不知故國幾男子刺有乾坤一腐儒之句自笑狂奴故態然於山登之美未能寫作讀季守游覽詩大者襟襟小者磯磯使顏謝揮毫未知誰工也季守爲古文波瀾浩瀚有長江千里之勢詩通復爾所謂君才無施不可

賀公輔曰短章寂寥而意思高岸大有臨碣石觀

滄海之景

觀叔子文集 跋 卷十一 王季守

五

○高母沈宜人壽教卷跋

昔時敬通家。子孫然。遂遺坎。塚李端叔。魚軒賢德。以忘百憂。占衡內。助良有也。請速安。劉公魯一所撰。高母沈宜人壽教。乃知高寓公先生。勤職立節。無內顧憂。皆宜人左右之。夫婦人以無才為德。然稱此。可。行地。坤與乾。同德。應地無疆。豈惟魯女子。操井臼。所能辦哉。詩曰。似結夫。維似故能。猶宜人。令子佑。銘有賢。召其克。似也。大。

王榮大目。尺。中。授。據。古。無。寧。夜。之。象。而。賢。母。

魏叔子文集

跋

卷十二

高母一

天

令子與高公先生輝映後先且見



跋桂山先生手札

此桂山先生戊午四月手札也。以月之十九日到翠微禱展讀。未竟泣下。如雨。嗟乎。禱何德而先生若是。先生名鼎。字正叔。蓋先世自衢州遷建昌之新城。實為至聖六十五世孫。先生少負奇才。好學工詩。又有名岸。然不屑一切人。甲申。棄諸生服。隱居賢溪桂山。足罕及城市。出入必古衣冠。見者。錄。年七十而交。祐先生。每私謂人曰。吾得魏叔子吾於世不虛生矣。吾乃知吾七十年學皆謬也。然先生是時著書已

魏叔子文集

跋

卷十二

桂山一

手

八十餘卷。高氣精思。禱每見而歎服。故壽先生詩以火神相比。况先生長禱二十有五禱。以比兄禮嚴事先生而先生退然執謙自燕居至。酬酢賓友。未嘗偶一字禱也。禱不德五十有五無子。傳曰。無德而祿。殃也。先生共殃我與。今讀先生書。又爽然自失。惟早夜戰戰不敢自失德。以無得罪於天。以不負先生是用。裝漢來札。俾傳家乘。示世。世。萬子孫。戊午五月朔日。友弟魏禧謹。盥手。滌硯。端肅拜。識。

邱邦士曰。予覽孔先生札。懇至至此。蓋極致曲之

致而欲自成其變化者勾庭固不可無此識也

先生札作于四月上旬予將以七月蒞先生而先

生已於四月廿四日棄人間世矣予薄德不敢當

先生語然先生精誠奇至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自

不可泯滅於世故爲刻其原札及此跋存諸集自

記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二 雜著二

手八

魏叔子文集卷十二

寧都魏應冰叔者 諸子世做昭士

世儼敬士備

男 世侃直士較

。題洪亭玉鴻山草堂圖

洪子有草堂在無錫之鴻山前臨湖所謂未湖者也  
相傳洪梁鴻隱居其處山是以得名洪子慕焉而爲  
草堂或曰皇山秦伯葬處後人追稱讓皇故名其背  
爲鴻山定皇山之說皇鴻聲相近蓋一山也按梁侯  
魏叔子文集題 卷十二 鴻山 梵

爲梁大通間所開濬今亦附會伯鸞嗟乎梁武以天  
子之貴乃不能與處士爭一溪而讓皇至德其山亦  
半分于處士豈人情貴耳好異抑處士身沒則其力  
間是與帝王聖賢相稱勝耶鴻洪聲益近洪子終老  
是山安知後世不復有說鴻山爲洪山者草堂之岡  
于是乎傳矣

顧石臣曰小文字中藏大議論而翁以蕭灑游行  
之筆極似坡公小品

紀伯紫曰亭玉每爲予言鴻山之勝讀此文人地



○改伯兄泰西畫記

甲寅嘉平伯兄出示泰西畫其神奇甚欲得之既讀此記則如見其平壩琉璃高堂層塔複室周軒曲巷可出入游而居也見其人馬起立人可呼而至馬可騎也予抄置几案則不復欲得此畫矣至於精目陰陽除之明光外達簷而內瞻闢尤古人所難狀之景予意畫者私心自喜當謂天下無復有能竭其目力以及此者況能以文字形容乎惜人不令泰西人見也予性好宮室園亭之樂而貧無由得每欲

蘇叔子文集 卷十二 泰西 手

使畫工寫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寫吾意所欲作故於此畫最為流連然中國人自古無有見此以知泰西測量之學為不可及也伯子又述客言泰西人作宮殿闔千門萬戶不可方物觀者如身望見阿房建章中噫安得使予見之而記之

彭躬菴曰泰西畫能於尺幅洞開重門空明曲折敗亦如之令觀者循覽無盡然却是跋記不是跋

書

○凌記跋

石湖道人在天峰寺雨中遺詩云特凌記示余且曰二記不知凌於人間為宮獨為其變幻之狀亦可怪也按本冰日料介亦曰木稼介若草樹衣甲皆稼不知何義豈以其漸裂凌雜若穀穗耶古語曰木若稼是官柏子居金精第一峰頂變幻之狀裂竹折樹聲與此無異時同彭躬菴季弟和公聯袂遊日光燭攝人人不知有身有登臨臺臨傍皇樂以忘死之意忽念主賓中人釜無米胸背無衣絮絮無蘇不得入出

蘇叔子文集 卷十二 凌記 一 主

澤而達官坐紅蓮船上旁列兩屏風彈琵琶三弦子飲酒燒羊炙羊家炭猛獸開口向人歡笑逢且夜木若稼窮人相耳然天地不顧窮人符道此青文供養欣賞衣華不賞其奇直令天地此舉有過無功故知二記其見多事

門人彭厚本日小題中具大意義非止錯落為工也

。駁方子手札

顧子方先生以不世之才激發忠義初與吳君次尼等草檄以討賊大鉞繼將糾偏師援江陰出諸義士千萬死通為鄉亂民所謀殺子方書法妙絕一時與同里黃君漢臣交善往還手札最多漢臣悉藏珍珍重之將死卷束以授秦君煜煜嚴受之如奉拱璧嗚呼國家三百年尊科目重資格卒不可破以子方之忠且才終不得一第茲林其報國之志至子甲乙之交天地頓陷當事者猶且姑其故習皮相天下

秦子方集

卷十二

書

方一

士使子方仍不得尺寸之柄嗚呼草檄卒死人豈非天哉先生名果無錫人端文公之從孫而煜嚴其甥子也每與子煜未嘗不嗚咽或謂煜嚴為情舅氏為難能夫煜嚴舅氏非一子方也固有取焉第連仕籍者而煜嚴獨躍連干先生何耶因敬跋卷末誌嚮往且以見煜嚴之意漢臣名家舒以文章名世為子方所推國變亦棄諸生服

秦樂天曰吾邑漢臣先生以文章為世所宗周公懷園至謂虞山真及與先從游舅子方公交最厚

其手札中推服甚至得此表章兩公俱不朽矣文尤淋漓鳴咽

秦湘侯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古之人三歎息焉篇中具足此意

秦子方文集

卷十二

書

書後引

余讀古今文每物然有所獨於中華蘭草之篇尾易  
堂諸子覽而是之而取其成章者錄之

魏碑自識

羅叔子文集

後集卷三



羅叔子文集外篇書後目

第十三卷

書全冲堂卷後

書三嚴崇祀錄後

書思子亭卷後

書周茂蘭血疏後

宋烈母傳

書徐華國遺事

書左傳後

書蘇文公高帝後

書蘇文公諫上後

書蘇文公諫下後

書蘇文公明論後

書蘇文公辨姦後

書蘇文公遠應後

書蘇文公定重臣後

羅叔子文集

卷三

書後目

書歐門公狄青劉後

書季子高宗論後

書邱登甫詩傳後

書伯子示傑傲疏後

書古今長者錄後

書邱宋氏家乘書後

書彭隱君傳後

書贖難婦紀略後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三

書後

寧都魏應冰叔著

請于世傑興士編次

。書全冲堂卷後

王子秋禧客吳門病歿世賢業谷君之藥而愈紫谷姓劉氏名元稷吳中號爲博雅登其堂多法書名畫因瞻其曾祖廐使筆山公像有古大臣威儀吾友徐晟云筆山公以名進士給事中歷官藩臬清慎廉法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者也至冲堂者筆山七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全冲

十

世祖康民公永樂中扈從北征精岐黃術與館閣諸公游學士臨江金文靖公幼孩顧其室曰全冲爲之記廬陵曾公繁書其記之末其他贈詩記序不勝數皆名公卿也而廬之鄉先進凡十有一人焉劉歷世皆用醫學顯封大夫培橋公積德厚實歷佑筆山公全冲堂之名蓋大有聲于吳當筆山末第時文靖公記已失去後宦游滇南過江右得之文靖集中元稷去公又三世文靖書康民公墓誌及徐武功伯有貞爲其九世祖乎誠作卷跋皆失元稷何過哉漢家見

墓誌聲聞以宋板本草易歸而武功跋亦于雜書古

帖中買得之獨周處士東村爲其六世祖墓樹公寫

全冲堂圖失之百年不復得東村唐解元黃師也元

稷每以爲恨百方求索而近復不意得之于是全冲

堂名蹟自承樂來三百年所傳歷變革而亡于其

火者至元稷大衛嗚呼可謂盛哉祿于是款元稷孝

思之誠若有鬼神相之而劉氏先世之澤爲遠且遠

也徐晟又云元稷父維甫先生恂恂進讓君子與家

君少游庠序交自髫髻至老如一日晟不妄以言許

魏叔子文集

後

卷十三

全冲

二

人者也晟父武子先生蓋高士肅嘗于李灌溪侍郎飲酒坐上議之元稷既出卷示稷誦吾其後聽惟元稷淨篤好仁有君子之行又感晟言不敢辭遂敬書數言以竊附于鄉先進之後云

崇九霞曰文以元稷爲主筆山爲副徐晟爲牽拂

純用筋脉提注此最精于法度之文



○書禹航三嚴先生崇祀錄後

禱爲童子印開天下名士有禹航三嚴年二十足未  
出南州既以病臥舉微山中者二十年海內耆舊彫  
落殆盡往往不得識面癸卯始游吳越交沈何華陳  
貞倚則人人言給事中嚴公賢各疏字 又八年游揚  
州而公至乃辱臨藉講布衣之好聞談樂易殆過向  
年客沈陳時所稱道已黃三嚴先生崇祀錄乃知公  
蓋訓公先生家子世父則印持叔父則無救而先生  
也嗚呼禱爲童子時聞名字而不得見今得見公又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嚴

三

爲當世賢公卿豈不甚幸因念漢鉤黨之禍起於甘  
陵然而亡漢者十常侍之徒非三君俊顧之徒也唐  
以下莫不肯然後世不察至謂名士足以亡國夫人  
處家必孝友悌篤見稱鄉里其出也清言正論風節  
著於朝廷然後謂之名士故或以爲無救於亂亡則  
有之而顧謂其亡國亡國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則人  
幾何不相率爲小人也三先生以文章倡海內而篤  
行誼兄弟孝友無間身沒論定先後祀學宮可謂盛  
矣今夫忠臣孝子貞夫義士名之最美者也孟子曰

王之所崇其則齊其庶幾乎天下不患好名特患其  
好名之不其好名甚則必將勉爲君子而惡爲小人  
辨交抗士最多率彬彬然由文章進于德義以孝友  
者稱者不獨在嚴氏也謂非三先生遺風所興起其  
誰然與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嚴二

四

曹秋岳先生曰宋末多議論少成功而論者  
至以亡宋咎諸道學試問諸儒中秉政者誰  
人誤國者何事乎耳食臆談妄至此夫責  
備賢者固自有道必先正小人人亡國之罪而  
後咎君子之不能教若徒深文以罪君子則  
小人之罪反有辭以自解嚴于君子而寬于  
小人豈天下之福乎叔子此文當與續續朋  
黨論參看然如此論名士又合啖名客裏然  
自失不減子路嬰相之令矣  
孫無言曰氣寬和而不迫辭變峭而有制在  
鹿陵臨川之間

○○書計甫草思子亭後

甫草客揚州將歸予過之爲連床語其表弟董方南  
出示所作宣城林氏雙烈傳書後附載宋旣庭氏女  
景耶年十三夫死守貞居小樓十年不下微聞親戚  
有欲奪其志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子爲  
問方南女之夫何名曰吳中所謂計孺子準者也然  
則予嘗見之汪戶部稿中思子亭記甚愛其文而惜  
其許於禮甫草乃持一卷授予悲且嘆曰在是矣予  
覽諸君子折衷情禮論既備通噴若孺子者固宜有  
宋女之爲之妻也孺子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  
程純公次子邵公生五歲而天公誌其墓幾于生知  
之望然則世人所問出抑固有然與天下之害生千  
不及情不生於過情臣不忠子不孝兄弟夫婦朋友  
不終歸群匹失喪反還其故鄉求如大鳥獸之翔回  
踴躍燕雀啁噉之頃有不可得者嗚呼五常潰亂禮  
義乖離則豈過於情者之所致乎海內青衿喪道  
半後起寥闊無人則吾將安望故尙共賢且才雖胡  
越之子猶將生而愛之死而悲之而况於其子甫草

程叔子文集後卷廿三書計甫

五

久而不忘且爲學其悲諒曰不宜雖然甫草於夫  
人之子之賢且才者身力所及爲必長養而成就之  
使終有立則計孺子其終未死也矣

嚴韻亭先生曰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  
于過情語似偏至却極中正至以貞女起而  
以甫草成人之子結命意立格最高非行墨  
間文字  
程穆倩曰悲慨處極沈鬱頓挫之致

程叔子文集後

卷廿三書計甫

六



古周茂蘭血疏後

崇禎初 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諱周忠介

以下得賜贈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蘭以爲殺吾

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

伏其辜茂蘭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

發二人奸狀刺而書之 天子覽奏泣下正文煥辜

一鷺以灰免科而公得進爵易名贈三世官贈鹽手

正襟誦茂蘭血疏歎古今爲孝子者當如此矣父之

灰免於君則在白其父之冤冤於奸人則在誅其父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血疏一 七

之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

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禱嘗怪伍員報楚難君臣之

義有所不顧獨班固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不入

是之曰求費無極之黨生磔其肉灰戮其屍以臨祭

於父兄之墓則皆無聞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

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

仇其君而不仇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

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蘭之孝在父

冤既自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當茂蘭刺

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諱希官舍公適退朝索視

其疏見血迹淋漓紙上墨然改客既而目上新卽位

而疏有鼎湖勸進語非體也茂蘭於是裏刺舌血咬

書貼黃以進今所有血書是貼黃原本茂蘭字子佩

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

藻茂考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禱並得與受而先生

行尤高云

金孝章曰他人只贊子佩之孝而不能言其所以

孝得此酒發使千古大義昭然於子佩又開一生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血疏二 八

面矣文之貴識如此

徐禎起曰文筆如屈鐵畫沙勁利異常



○○宋烈母傳書後

甲申乙酉之變婦死其夫子死其父者不可勝紀而以婦人從容就義于吳門又得一人蓋朱子實穎之母夫人姓葉氏以名族歸于堅先生嫺于內則爲子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度乙酉閏六月華髮令下太湖中有起者城內外火光燭天實穎與父謀出避兵夫人正色言曰出走者汝輩事爾吾婦人去將安之昔伯姬不避火春秋美之火且不得避況兵于于是實穎奉父出而夫人閉戶坐達曙俄聞有兵持刃觸門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三

宋烈一

九

者門未啓夫人遂同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則率扶養身赴井死矣時仲子實栗年十七號泣井傍曰母死兒何心獨生須臾亦赴井死嗚呼不自愛死以愛其身臨難決絕情不反顧者婦人之義也顧母同夫子出走其得免于難未可知卽兵人嚼齒大罵死夫豈不烈而夫人皆有所不肯爲蓋嘗觀古今變難之來士大夫非盡輕廉節樂去故而就新也死生之際少濡忍不歸因循遷次遂迫于利害易其初心者比比有然夫人懷必死之志以爲可以得生身

僥倖于不辱而其事危不可試夫死之權操于我則天不得而奪之而況于人于此夫人之烈所爲加人一等也兵既去實穎負母及實栗屍從井中出顏色如生而實方與妹及實穎婦俱植立井中竟日不死是豈所謂天命者與越二十五年而實穎有貞女羞昭以死殉夫蓋亦漸被夫人之遺教而自奮于義與實穎字既庭年末三十名重天下與禧交善既庭既中書不載而諡其同年某云至今述其事嘗流涕壬子秋教書此於姜行人境傳後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三

宋烈二

十

尤展成曰洗發烈母處至論不刊與泛稱節烈者不同文之段落亦古  
繆念齋曰余少聞太師母懿行奇烈足方古烈女丁酉間直指李公以輿論將上其事忽被讒去至今盛典闕然得叔于此文表章之草野薰孤未必不勝于華衮也



○○ 占徐華國遺事

吳江徐君華國居平灘宋王份廢巷遺址也地多即  
莫有沈氏墳屋三間無居人而多懸棺華國當夜歸  
聞屋中荷荷聲大呼而入則一男子轉側地下土塞  
口鼻中舉燭細視爲某道士掖而送其家久之乃寤  
華國外父吳敏常持無鬼論華國曰何必無鬼但  
我神力強能無懼耳至是人益信其言然猶是人也  
或魅而昏或血入大呼奪人於鬼之室而活其家語  
曰邪不勝正弱不勝強當華國大呼時鬼安在乎則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雜傳四 士

謂之無鬼可也初馬淵多草樹人病送獨狗者恆  
於其地有莫龜鄉名且備吳江縣昔以文名正嘉間  
好遊戲常於白布祝畫鬼而乘膜入林中倒著之人  
至輒出走而前却見者大駭悉棄美飯去天下事久  
假而真類如是耶華國名元璞性剛直力舉三四百  
斤好轉先偏語錄工趙文敏書子崧善詩以風雅名  
當時余益與交云

王玠石曰記鬼俗事最須古雅此於古雅中更得  
生致有子長退之遺意

書方得後

論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建匹夫弗能渝焉故東  
謂必敗謙受益知憂知懼免于難故驕且肆必敗敏  
則有功勤則不匱故情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  
敗君子不以晦晦爲仁不以化化爲勇故植婦人之  
仁獨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則脫慎固脫離故輕  
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言必敗止戈  
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敗歇  
因則國民困則畔故亞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脂

魏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左傳一 十二

膏多藏厚亡故拾斂賄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  
小人足飲醢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  
神臣佛士猶幹者有相故懷謙怙過必敗萬物本天  
人本祖故蔑視慢神必敗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  
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  
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  
者邦本大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  
正犯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旬刻如崩十而不可維

故妻妾嬖庶長幼無紀必敗如進善善錄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備而不止必敗鑑華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必敗腊足之地不出決集於兩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者曰惟事中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將賢德茂強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將已以服人故削人自封殖者必敗觀視天之

魏叔子文集

後

卷三

左傳二

主

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夷同姓必敗天逆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白盤古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柏之生薄雲覆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作焉雖施其木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人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乎廟擊柝其過宿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反其道

則必興

溫伯芳曰包括一部左傳成敗之故具變換于分門排戶之中如武侯八門陣法大陣之中包小陣此極奇極創之文在古人所未見

魏叔子文集後

後

卷三

左傳三

十四

○○○書蘇文公高帝後

吾嘗讀蘇洵辨奸深服其智而惜其不幸不見用於時及觀權書高帝一篇則幸其不用其不幸而用害將與安石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鑿智之害與陰賊險佞同趣洵論高帝鑿已甚矣其言曰安

劉氏者必勃是時劉氏既安又將誰安蓋帝知有呂

氏之禍也昔者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受顧命曰用

敬保元子釗宏濟於艱難治立集上卷宋書卷一百一十四當時海內又安康王立四方無虞彼其艱難者安在耶夫君崩而嗣子幼則天

觀叔子文集後卷三 高帝一

下將有意外之患故必屬諸大臣以鎮撫之高帝在

位十二年反者九起瀕死而懸布陳稱作亂其欲屬

大臣以安劉氏情也豈必知呂氏哉洵既盡其私智

欲附會以苟成其說則不得不推其不去呂氏之故

于將相大臣呂氏雷而亂作則不得不推其欲損呂

氏之權於斬樊噲且夫噲忠烈鴻門譙羽非諸將所

敢望其諒處咸陽宮及排闥涕泣雖良平何參有不

能喻不阿帝於生則必不叛帝於死其不肯阿后以

危劉氏明矣而洵願以權壓屠狗斥之孟子曰此之

謂其本心向之謂矣且洵又曰帝意百歲后將相

大臣有武庚祿父而無以制之家有主母則蒙叔悍

婢不敢與弱子抗故雷呂氏以待嗣子之壯吾不知

洵所謂蒙叔悍婢者何人也信越布希帝既生而誅

夷當時存者何參平勃陵嬰諸人耳非有梟桀難制

內握重兵外據大國者也坐城市而受猛虎乃先飲

鴆食葦以伴虎之羆吾見虎未至而身先死矣宋明

帝時后兄王景文忠貞帝倚任之既感嬰駕後后臨

朝景文有異圖遂遣使賜藥死傾以諸瀾受顧命蕭

觀叔子文集後卷三 高帝二

造成爲右衛將軍後世之主欲爲子孫計而以不可

知之故橫生疑忌賊殺親臣以亡其國者則昔南之

智也洵賢者工於文智足以文其辨其害於人心尤

甚故吾惡之吾非惡智惡其鑿也洵論子貢曾可存

齊可無亂吳可無滅嗚呼其智若此吾盡惜之矣

邱邦士曰老泉論之謬不駁自明然如此文說出

許多富國大本領論人大頭腦來則此駁大有關

係爲世間所不可少之文

兄善伯曰高帝不去呂后自是人家常事北魏之

俗何可訓也可笑後人處處要想出古人權術此皆不達人情不識時君之人其實喜用權術者亦只用一二而已英雄末節恒多衰耗卽其身家子孫亦有付之無可如何者何曾步步設計事事令著勞後人揣摩奉承乎此篇正論固足以修愚而辨惑也

○○青蕪文公諫上後

蕪子曰諫亦有術焉用諫之道通於游說說之術可爲家法者五一日理論一日勢禁一日利害一日激怒一日隱諷魏子曰術之中尤有術焉得其術則五術皆濟失其術則五術可至投身夫用術者亦在審其機而已機之所伏不在理不在勢不在利不在激不在隱機之所發可以諱可以禁可以誘可以怒可以諷夫所謂機者何也機先則失失後則失遲機顯則失盡機微則失晦疾則遲遲則誤盡則屬勝則龍叔子文集 後 卷三 論術上 七

忽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莊周曰庖丁之解牛也披卻導竅則若然迎刃而解是所謂得其機者也五術未用先用其機機有在於五術之中有出於五術之外曰理曰勢曰利曰激曰隱術也孰當諫孰當禁孰當誘孰當怒孰當諷則術之術也或可偏舉或可並進或可終守或可更端此所謂在五者之中上好色我不諫其色主好貨我不諫其貨主好利我不諫其利主好勇我不諫其勇時其起居飲食伺其嬉游燕寢而引之於善若無意於人焉而無所不

入土好色吉。其色主為貨。吾知其貨主好刑。吾與其刑主好。吾與其勇吾入得其歡心。則可以惟吾之所為。此所謂出五者之外也。古之誦人其言無不聽。用非有奇術也。得其機而用之。故譽人而不居其功。殺人不任其罪。是故諫之道通於諛。則十可得九。諫之術合於諛。則百舉而百有功。語曰。抱薪救火。火可救。火水可濟。水額其術何如耳。

全郭爾策只一機字可了。故同一說也。今日不效而明日效。此人從而彼人不從。乃知縱橫家非有

蘇叔子文集

後卷十三 諫上二 主

硬法可學。全在心細手敏。處得力耳。讀老泉諫論

因及此 自記

邱邦士曰。立論之情似偏極。正似通極。確於諫說一道。藹非子為原病。慈老泉為開方。今裕齋復為鑑。肌切脈之術。無遺義矣。

弟和公曰。勢險節短。峭利可畏。中具有變化之筆。

○書誦文公諫下後

人甘荷樂聞其過。不刑不賞。天下之人樂就之。況諫之於前而驅之於後乎。進諫則不然。雖有奇術不能必聽。雖有至道不能必行。以余之機行蘊子之術而父不得則。雖聖人無知之何且。夫諛易而諫難。說之為難。多動於利害。而諫常平以理。理非賢者不能信。而利害者愚不肖所共明。且吾諫說其一人。一事。從吾說。吾無求矣。吾立人之朝而思諫其君。雖多至千百。事皆不可以嘿。嘿而與為苟。且吾則以為自諫而百

蘇叔子文集

後卷十三 諫下一 文

從非格心之臣。必不能也。古之善格君心者。莫如伊尹。則公太甲不義。伊尹放之於桐。梅過還莘。三年而後歸於亳。周公負展以佐成王。自六卿九牧內至細衣小臣。非公之所取。則不得侍於天子。向使伊尹不得放君。百周公無備。則雖欲使太甲成王遷而之善。亦不可以必得。吾觀三叔流言。周公居東而作鴟鴞之詩。書曰。王亦未敢誦公。則成王蓋甚有畏於公。成王雖畏公。而亦未始不有疑於公。嗚呼。則公之於此。蓋其岌岌矣。乎。孔子相魯三月。卒不得志於季氏。且

也。無道霍光廢之而立孝宣。夫得其德則伊尹之事  
再見於霍光。不得其德則孔子不能爲周公。嗚呼。謹  
謂孔子而不能於光耶。

邱邦士曰。前篇欲諫之行則推諫之術。下至於護  
然後盡此篇。嘆諫之難行。則上至格心。尤藉權勢  
皆獨到切至之論文。亦老泉所謂淳樸簡直者。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下 七

○書蘓文公明論後

情哉。蘓子之明何其小也。日月不矜小明。故其明大  
皆處不發。用其威則無所不威。聖人之明如此而已。  
昔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  
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夫共工驩兜以此  
周而並誅。此二子皆有過人之才。而官與族又甚大。  
意當時資而此則者。必不止於二子。後世黨人之禍。  
緣運動至千百。以謂不取而盡殺之。則其黨必不止  
乃。舜自誅二子外。不聞復有所誅。黃孔子曰。舜共大  
藥。蘇子文集後集卷三 明論一 辛

知也。歟。正其大不正。則小不正者。自正放。所以爲日  
月雷霆之明威。然蘓子言不及此。區區舉阿仰墨之  
事。且欲以一知而欺天下之十天。下窺吾之所不知。  
將并吾所知者。亦淫疑之而不疑。惜夫蘓子之不善  
全其說也。既而讀辯姦一篇。噫。蘓子之明不小。  
邱邦士曰。惟黨禍處無中生有。酷類蘓氏之文。然  
立論之旨。絕正絕大。不獨勝於蘓氏。竟足以助儒  
先所不及。

○○書藝文公辨義讀後

義人不易辨也人之大義尤不易辨辨之道有二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其忍辱足以賊天下也凡事之  
太近人情者其柔媚足以殺天下也義人之欲取於  
人必先有以予之欲大有所忍也必先以不忍管之  
捕虎之家多傷人阱而致之則人不傷而虎已倍得  
是故阱虎者必置其銜釣魚者必設餌入廟之犧則  
殺之以文續方魚之見餌虎之見銜也以爲養愛也  
犧牲之曳錦而殺繼以爲尊榮我也投所欲焉而遂  
其所欲焉

事類子文集後 卷十三 謹虛一

三

制其死命兵法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故小義竊位  
其上竊權大義竊心王莽誅恭下士卑節而事太后  
卒獲漢祚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朕殊不覺竊心之  
術顧不雄與千金之子偶中於飢寒不求衣而衣至  
不食而食至彼回思有取之者矣千金且然而况  
萬乘之主乎

溫伯芳口風洞絕好似西京文字

見善伯口不近人情與太近人情皆忍者也水火  
皆足殺人而水惟尤甚此近於忍者也所以難防也予  
嘗謂楊雄以聖潔文法自命者所以難防也予  
若以漢卿文服深當更不爲耳

○○○書藝文公遠虛後

臣之忠奸不易知臣之才不才與其才之大小不易  
知吾失知於群臣吾可以改制其後失知於腹心之  
臣則其禍害遂一失而不可再贖然則人主非其親  
則不與臣生同里長同居寢處出入與其亦安識  
所謂腹心之臣而在之者吾故曰言腹心於創業之  
上易而守成之主難堯之用舜舉匹夫爲天子如此  
其易也懿降二女主五典宸四門宅百揆納於大麓  
其所以試舜者如此乎其至也夫以堯用舜而汲汲  
焉必不免於試况爲之君者未必如堯而其臣萬萬  
不及舜後世之用人也或以世家以名望以相薦引

事類子文集後 卷十三 謹虛一

三

或偶中人主意或以言語或積俸按秩貫魚而升之  
則其臣之生平何若人主不知才能大小何若人主  
不知何以用上位人權人主不知如是而欲求腹心  
之臣難矣吾故曰不重有以圖之不可也試之之道  
不於引爲腹心之時而在吾所等夷視之爲謂臣之  
日蒞政之暇時降體而接之引以議論使得以舒達  
其志道一屈之以非禮觀其倫容道二驟榮之以恩

○以觀其喜懼之威以觀其長道三投之卒然難應之事道四功大實薄觀其怨望否也過五吾有過言有過行其諫我或從而諍我道六吾觀其所舉果君子乎其所毀果小人乎不徇私恩不懷小怨道七使之作非常不好名而懼謗道八考所論設有深思遠慮不苟於目前不惑於群議道九九者皆善而由於其中心之所誠然道十夫宮與之處可以觀性情屈之非禮可以觀其自立不矜實不畏威可以觀守校之卒然難應之事可以觀才不怨望不諛不私可以

觀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建康二 三

觀忠直不好名懼謗可以觀力深思遠慮可以觀識如是而貴其中之誠然可以觀心術夫如是而日吾有不能知之臣吾不信也

即耶士曰九道詭試人處經權互用自是實用奇

○○○書臨文定重臣後

君有重臣士庶人有畏友其義一也君無重臣則國危上庶人無畏友則其身可陷於大不義而不救是故君欲得重臣以安其國必擇有以養之人欲得畏友以立其身必擇有以求之且吾所謂畏友者固非徒畏之而已有所共信服於吾心而不肯叛吾甚有所親愛之而不敢褻父母妻子不可得聞而其人所以不可告語於其家人與其不能自對者舉無不可以相告是故人之交友必以爲能拂吾之過而引之於

觀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重臣一

四

善也苟其不然則必便辟而不足交然吾觀國之大事小臣不能言則其重臣言之小臣不敢爭則重臣力爭之一介匹夫莫不有性情之錮學術之偏紆結於其心而不可解又或乘於意見之所悞而必求以自遂此其事惡父母之尊親妻子之愛有所不能奪是豈可泯然而恃此二三等夷直諫之友以要之於必折且夫人之失德固有出於呼吸之間及其後雖悔之而不及者惟有其畏友以持之有所大逆於吾心而不敢拂也吾大有所不服於此一事而不敢違也



蓋情足相取而勢足以相制及夫得失成敗雖然大  
見然後快於其心而其初固無幾微怨惡之意是故  
可以居吾之功名而不爲泰與吾蹈湯火而不爲德  
庭辱我而不爲嫌遂殺其妻子而無所忌憚若此者  
蓋所謂畏友者也

邱邦士曰說所以爲畏友處乃劍關之論筆性亦  
嚴悍可畏○說到逐殺妻子語似駭人然貴戚易  
位正是此理如伊尹於湯是矣君相可行而朋友  
有不可行者推其意言之耳

蘇叔子文集後集卷十三 雜記 一 章

弟和公曰前函特提出一求字然便住蓋欲人  
思所以自求也彭中叔因作求友說可以並讀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制子後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龍鑄宋李忠定國朝王文  
成爲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制則又未嘗不反覆  
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而遇事敢言特其  
措置之方天下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  
關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  
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  
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  
事拯劾去二三可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跡不無嫌疑

蘇叔子文集後集卷十三 雜記 一 章

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處者公亦嘗出一二言爲  
拯同議何至謂其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貶  
陷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青立大功爲  
當世名將公既多鄙夷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  
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  
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  
是顯然以青爲巨測也至采身應國職宅有火光無  
稽之說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  
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讒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

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  
 罔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  
 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譏以中人於深禍  
 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告君  
 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過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  
 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肅令青功大謗與上上危疑  
 公爲侍從尚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  
 之讟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  
 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勅去三司使而  
 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  
 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伸而已他已甚之言  
 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  
 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譭之  
 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  
 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  
 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  
 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  
 大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

蘇軾子文集後

卷十三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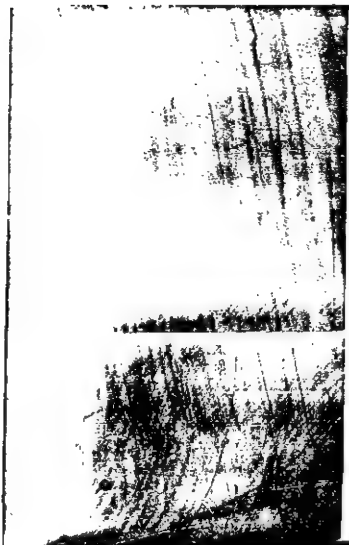
而出之或曰宋秉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  
 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  
 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  
 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刻爲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狠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  
 矣

彰躬菴曰持論極公平代論官及拯立言之法極  
 得體至慮後世君子不擇言而陷於小人尤苦心  
 世道之言

蘇叔子文集後

卷十三

天



○書季子高宗論後

季子曰宋高宗篡弑之賊也諸將所至成功有必可以復二帝之勢而不肯用蓋懼二帝歸而已不得終據其位也世有童狐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高宗雖欲逃罪不可得矣

昔秦愴謚武穆於高宗而殺之槍死牖下然卒以絕嗣人以爲此岳氏之報也高宗委手金人以夷死其父兄曾不如死醫之足惟雖竊重器不能一傳此豈其應耶然高宗之老也孝宗奉之極尊養光宗不予

事據于文集

卷十三

高宗

无

而孝宗乃夏鼎何與太宗受國太祖其事之義如事父觀其顛歲改元更名廢姪諸事則永昌之崩斷以斧弑不誣也滅天理者天必棄之光宗病廢不數年死而太宗享國長久子孫之爲帝者迄高宗始遜甚矣乎天道之疏也太宗惡並魯桓光宗之罪百十於許世子而史未有明正其惡者嗚呼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世也唐肅宗當祿山之亂自立於靈武君子識其因亂篡國當是時肅宗不正位則號令不行唐祀必絕明皇不可保其身所謂不得已而行權變

而不失其正者君父播越而建太子立皇后獨何心哉其後寵李輔國使明皇驚憂卒以病死是故植重低之義援季子之說此三宗者必皆正以篡弑之罪而後可也

溫伯芳曰扶藹錯綜無限古意

事據于文集

卷十三

高宗

手

○○書謝登甫詩傳後

洪武中日聖民江伯兒割鴈肉療母病不愈復禱於  
僧蘇禪以其三歲子斬焉母愈殺而祭之事聞天  
子怒其滅倫傷化杖而戍之海南於是若爲令凡割  
股臥冰者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旌表法旣不行  
好者希賞之徒無所倣倣然世之篤孝尚行經生命  
傷肌膚以求全其父母者滿耳目所觀記已不勝屈  
指而學士大夫又爲之作傳記形詠諒若以風動天  
下之爲人子者毋乃非聖王之意與禱嘗因是而折  
衷以爲聖王立法必於中正禁其詭僻嗜至之行  
以杜大奸名輕生貪利忌害之端然至性顯誠之節  
可以貫金石泣鬼神者亦自不可以湮滅於是學士  
大夫從而揚弘之以愧耻乎天下頑鈍不孝之子鳴  
呼此則聖王法之所禁而其意之所許也盱江卽登  
父母母病先後割股啗之皆獲愈其事爲最難且奇  
肝之士競相贊述余覽其冊而書之以見登父之爲  
皆人情所難能而士大夫之所樂道故述聖祖之  
訓而廣推之以明世之所以稱道有行者其義如此

東坡子文集後

卷十三 五詩一

三

○○書伯子示懷微等跋後

吾兄弟既定夢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初內  
人欲從予。差是予謂和公曰。是山靈惡。非婦人。所當  
今其言如是可矣。蘇云。勺庭。冰叔所名。死者必先施  
婦。則。蘇。然。曰。三。君。生。正。直。死。必。爲。神。吾。何。畏。人。之。陰  
謀。者。非。猶。鬼。也。正。直。者。死。猶。人。也。吾。兄。弟。甚。哀。聞。此  
吾。皆。念。吾。夫婦。欲。從。吾。父。母。皆。無。餘。地。既。爾。婦。沒  
於山。附吾左。當勺庭之房。生時偕寢處者也。歿山下  
則附劍與婦鄰。然耐吾爲便。然吾不復留意矣。乙卯  
六月十八日勺庭叔子禪書

東坡子文集後

卷十三 示懷

三

門人楊晉曰。只數行凡九轉妙極

〇〇書古今長者錄後

吾友彭躬菴出示丁明登所輯古今長者錄福受而  
卒業見古人忍辱包荒爲人情所難至於如此乃歎  
是書寓目有益固宜家藏人習自視肺腸真蟻蜂雀  
鼠不足比數也門人問曰讀是書者則盡有益而無  
損乎曰損亦有之曰其流也爲矯激沽名或優容而  
養奸乎曰是何足爲長者病曰然則弟子惑矣曰吾  
爲子明之長者以(密)人爲德夫天下之最難言者莫  
過客人非犯而不校之難也善用之則客人爲長者  
不善則客人者爲妾人夫客人者以長者自居則有  
恥人爲妾人而不足校者矣孟子曰君子必自反也  
曰必不仁必無禮也必不忠也夫吾實不德或處之  
不得其宜則所以致此者當自反而慚而懼而悔且  
改之而不但不校而已而曰我實客人是已身不免於  
妾人而乃以己爲長者人爲妾人則亦妾之至極也  
已矣是故人處骨肉之間姻親朋友之際而輕言(密)  
(密)者亦妾也夫爲保全之術者則皆見其人之非是  
者也一當之而隱忍焉再則動於色矣再當之而隱

觀世文錄

卷十三

長者一

聖

忍焉三則動於言矣過此不止則向之所謂隱忍者  
暴起并發而決裂有其於常人矣就令終始隱忍萬  
不至於決裂而吾之心終以人爲小人已爲君子而  
不自知其致此之有由也然則何如曰爲學者必以  
求過爲本惡以護過爲大不得已而行長者之道斯  
長者也已夫何損之有

諸子世傑曰人之自居長者有數等如所謂沽名  
一也養奸一也或以包荒爲用世之微權一也或  
自屈於勢力不得已隱忍而自謂度量能容者一

觀世文錄

卷十三

長者二

吾

也有理屈辭窮本心已見備非文過之校無所用  
而乃擇美名以自居曰吾爲長者不校耳則其毒  
害深中肺腑莫可救藥又其一也其父生平過於  
寬厚每懼流弊養奸爲長者病今獨揭自反有過  
爲長者根抵不特可除長者之妾而前數者之弊  
亦畢除矣推論精微俱到平實至極處令人且悟  
且慚

○○齊商邱宋氏家乘後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徵者無有焉易  
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世盛德必稱說  
富貴之應以強之高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  
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爲榮逮家乘者必推本  
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歸辭諱說以欺世也古今子  
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德則必  
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  
寶震不可以枚舉商邱宋氏自莊敏公後先後代有  
功德而文康公後爲難爲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  
崇禎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交人所難言  
跋胡撻尾婉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  
稱純孝盛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  
及李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爲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  
及乎宇文氏事輒觸嫌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頭  
不復起夫幸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  
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  
家家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

文康公  
宋氏家乘

知人臣處此之難爲矣方文康公慷慨昌言時豈意  
其出口而無他慮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  
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  
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疎而毅然行其志  
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  
光榮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  
忘忠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此方先生所幾幸爲  
不可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  
窮卽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諸國員外學  
士請而爲書其後

卷廿三 宋氏家乘

宋

歐陽介庵口極力提唱文康請益一事却只用合  
蓋之思宕佚之筆出之不作一毫慷慨憤世語相  
形容品格最高

書彭隱君傳後

君恩重故臣致死。恩重故婦不二天下。未有無施而思報者。然則古貞婦之於狂夫烈士。不食祿而守死。非人情乎。夫貞婦烈士。自愛其身。如拱璧然。不得而委諸堦壤也。感恩思報。此其情之後起者。已彭隱君萬垣善屬文。不得志於有司。甲申國變。隱君痛哭不出。既而自護其毛髮。以取死。嗚呼。亦何爲哉。隱君子鴻聲君子也。與暗交出。蕭伯升傳見。示爲書其後。楊友石曰。數行中有絕大道理。又以藉藉出之。但覺義味無窮。

魏叔子文集

後集

卷十三

書彭隱君傳後

一

天

書贈難婦紀略後

一旦奪人之母于其子。奪人之妻于其夫。而終身難而不復合。人情之愁慘悲恨。有甚于此者乎。無有也。然則一旦挈其母以歸于其子。妻歸于其夫人。情之歡忻感激。有甚于此者乎。無有也。且人之痛其痛于死。然既已無可奈何而死。則夫妻子母之屬。亦相與久而安之。而生而難者。一日未死。則未嘗不一日寢室。其合目一日。以至百千萬日。其愁痛無有終窮。故生而難者。有甚于死。非親嘗而目擊之。弗知也。錢塘朱君修齡。倡義以貽浙東之女婦。其非財力所及。則又濟之以詭秘。愛敬之術。所謂挈母以歸其子。夫歸其夫者。先後以千萬計。夫以天地爲心。而以鬼神爲其用。浙人之祠廟而歌頌之。宜哉。庚申春。余卧病南州。朱君儼然過余。余見君欲下拜。君不勝然。口實可以言也。于是口授門人。書紀略後。貽君君爲二眉先生高弟。先生以道術濟天下之困修齡。見其亦雲中之麟爪。爾嗟乎。天下孤寡顛連者。舉目皆是也。修齡亦安得而救之。修齡其終將有以救之歟。

魏叔子二集

後集

卷十三

贈難婦

一

天

文引

哀死之文情勝其文非無文也情至而文以至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必痛哭以爲哀則哀情微必工於文以爲情則文不工韓氏祭十二郎工於文以道其情者也然而情以微矣哀死之文以樸爲文以求工於文爲文凡民且然況天性之親此吾所以不深取也

魏禪自識

魏叔子文集 卷十四

魏叔子文集外篇文目

第十四卷

哭姜公歸君文

告李作謙墓文

祭徐母鄧孺人文

祭處士涂九極文

哭區女文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代祭曾太安人辭

哭吳秉季文

哭吳希曰文

祭伯兄文

祭九子世傑文

哭孔正叔先生

哭徐宜舉文



蘇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四

文

寧都魏龍冰叔者 諸子世傑典士編次

○○○吳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壬子冬余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

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

學在計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微下輒頭痛不

敢哭既又得歸子元公凶信明年甲寅三月

水莊權驟軒落成乃為位白衣冠以哭書曰

蘇叔子文集 卷十 歸姜公一

明遠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

曰明處十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

訖以萬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斬斯人（老）不慈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

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

不揖客辭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間公賢

州城力密之先生與蕭篤相別青原山日子之吳門

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屋屬好忌繕適先到

公門公欣然躡履接之毋過必具饌子畏酒好甜食

必設寒俱滑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三人者談竟日去

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有故（公）與（公）相結深

嗚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公）之知公也（公）僕避（元公）

（公）不羈胸中少世上人（公）重與（公）重（公）自刻乾

坤一布衣語為方三寸石印印章稿上墨注其下曰

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叔子當轉手贈矣元公平

未贈（公）印然（公）常過元公翻其稿得見之色怵惕不

敢當未嘗不自喜為元公知也元公善病又使酒罵

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公）將歸

蘇叔子文集 卷十 歸姜公二

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迨（公）南樓開三面窗瞻眺

雲樹曰相見幾何君遠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

元公益羸瘠氣息不壯于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

不再見耶及行又出贈詩益贈余詩凡三矣而再拜

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子其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

而（公）聞（公）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先是（公）言東裝

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公）有揚州童奴曰阿那

甚忠恐當從（公）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相其頭曰阿

那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公）亦

相與泣。嗚呼。豈知。蘇。遂。果。不。再。見。耶。甲。寅。九。月。間。  
形。死。離。甚。傷。之。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  
公。之。別。離。也。悼。小。舟。獨。送。蘇。於。許。壘。關。上。握。手。再。拜。  
痛。哭。久。之。他。日。過。蘇。寓。門。有。高。樓。及。春。長。風。千。里。之。  
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贈。諸。詩。文。然。  
融。在。吳。時。公。皆。未。肯。出。示。今。蘇。病。困。傳。公。未。遂。成。所。  
款。太。僕。集。度。至。元。公。已。死。五。六。月。備。負。生。死。不。止。  
山。過。腹。痛。通。者。事。變。有。至。元。黃。交。野。公。元。公。又。皆。不。  
及。見。江。生。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迷。君。南。浦。傷。如。之。  
觀。叔。子。及。某。文。卷。十。四。袁。公。三。

何。况。死。生。之。際。大。矣。嗚。呼。豈。不。痛。哉。

徐。顧。啓。曰。放。夫。兩。人。間。以。自。己。離。合。牽。綴。曲。盡。古。  
法。而。情。步。忽。斷。忽。連。恍。惚。無。端。增。其。悲。悲。讀。之。如。  
夜。月。三。更。聞。杜。宇。之。啼。

○○吉李作謀墓文

南。豐。李。生。作。謀。既。卒。庚。戌。二。月。易。堂。魏。禧。哭。其。墓。而。  
告。以。文。曰。嗚。呼。余。不。幸。而。哭。生。之。墓。也。哀。哉。生。之。師。  
程。山。先。生。以。弟。畜。千。生。相。見。執。禮。甚。恭。余。知。其。中。篤。  
而。口。訥。然。弗。能。宣。也。既。作。書。數。百。言。自。道。于。報。之。亦。  
于。餘。言。期。生。爲。古。人。甚。厚。已。酉。八。月。子。客。南。州。程。山。  
先。生。以。書。來。曰。李。生。其。聰。穎。願。執。費。門。下。少。學。問。不。  
自。信。以。故。遠。巡。然。亦。不。能。久。待。願。毋。怠。斯。意。余。得。書。  
終。夜。不。寐。念。作。謀。爲。人。剛。正。不。苟。合。而。與。人。坦。易。不。  
觀。叔。子。及。某。文。卷。十。四。作。謀。

修。驥。毗。見。義。若。食。利。辟。利。若。兕。生。國。變。後。長。自。棄。舉。  
子。業。學。古。文。好。論。古。人。足。非。意。所。不。可。雖。貴。勢。與。賢。  
不。能。回。此。其。人。吾。固。樂。得。以。爲。弟。子。又。念。吾。生。平。多。  
過。失。而。服。喪。必。禮。性。好。聲。色。樂。長。想。二。者。爲。甚。二。十。  
年。來。爲。諸。生。說。古。人。嘉。言。善。行。男。女。之。際。不。以。非。禮。  
動。其。心。及。辛。我。間。短。喪。孟。子。答。然。友。諸。書。則。心。怵。惕。  
面。然。身。不。能。正。席。聲。不。出。齒。丈。而。以。作。謀。爲。弟。子。吾。  
何。敢。既。又。念。吾。生。平。汲。汲。少。俊。士。欲。得。有。才。志。者。相。  
與。成。就。使。有。所。用。于。天。下。比。年。授。徒。以。食。貧。自。救。亦。

欲稍稍取擇以壽其志作謀聰敏學諸技藝工其  
論古人伐毛洗髓多刻至之見余嘗以作謀甚似胡  
致堂先生也而不欲作謀以此自致文章經世之務  
吾皆願與砥礪歸于實用又念禮事師無犯無隱而  
父兄有誨子弟使作謀立吾門必能正色直言臣我  
不逮吾亦有所嚴憚以自束其身然終不敢遽以作  
謀爲弟子也十月余在新城而聞生遽死傷悼不自  
勝見門人之至者未及禮則必拊膺頓足曰南豐李  
作謀死矣聞者皆驚愕及余至程山見程山先生相  
與執手而泣明日哭于生家將就位先生泣下沾地  
哽咽而言曰少須句夫李生之爲子門人也久矣子  
不可頓首而拜子遂巡立哭以指十二月先生又以  
書來曰子信宿程山使吾多所益獨恨李生遽死不  
得聞李生以子爲師也久矣于又安得不置之弟子  
之列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喪後雙  
江執弟子禮由此言之弟子可以拜公後之師師亦  
可以受公後之弟子子持書泣下因憶徭程山日先  
生命子就左傳蔡聲子趙叔謀班荆相食事時方罷

李叔子文集

文

卷十四

作謀二

事

清立池上冬日和轉微風動竹日影倒射竹見子倚  
樹指顧道過家子弟數世相厚善即孝子慈孫在是  
反覆數千言如目見二人班荆設食相與與起前後  
輩聞者二十許人皆欣欣動顏色子惻然念先生獨  
心有所隱痛而未之言而先生來書果云然也嗚呼  
吾安敢不以生爲弟子哉獨念弟子可以拜公後之  
師其嘉言善行雖死可以私淑其身師受公使之弟  
子其於義無所取雖重以程山先生之命而不敢受  
也是用告生墓生其聽之

李叔子文集

文

卷十四

作謀三

事

甘健齋曰真誠惻怛寫情事曲折處如兩



○祭涂母鄧孺人文

嗚呼婚友之喪哀於喪夫人者豈非以夫人生而有德爲女爲婦皆富貴而夫子賢獨以未嘗有子爲恨耶余辛丑之游斯土也以兄事夫人之夫子宜振又四年來教授夫人諸孫欲請見夫人而夫人方日夕居精舍中故不得闢門而拜然余知夫人賢久矣今夏四月夫人疾病旬日而小瘳余僕方自山中來謂內人病已彌月相趣歸延醫徙宅於近郊余過別宜振相視惻惻各有不憚之色竊念吾內人雖不及夫人賢而年四十未有子又善病病且瘳且劇者垂十年今吾歸不知吾內人之尚無死也歸逾月內人病且瘳而余復來則孺人死七日矣嗚呼禍福修短之數其可知耶吾觀夫人蓋非不能生子者夫人有女適鄧氏而死夫人蔬食事佛遂不復當夕此時夫年年未四十也講夫婦之禮安知其不復生男子而潔身自修不肯少同其志是夫人不必以有子而後安矣且吾聞之死生有命子不子亦有命世之陰始自專者豈能必有子哉夫人之不能有子夫人之命也何

使夫人德不逮下十年來日當夕於夫子其不有子宜如故是均一不有子而夫人則成其賢名已矣夫宜振身有令德天必報之以賢子妾媵之子何莫非夫人子今夫人靈輅旣出引而反廬余辱爲通家弟故陳辭以見夫人之志然以夫人之賢而遽死余則既爲之悲矣

李咸齋曰祭婦人文易俗易奎易平淡無味此篇空中綬染婉轉相生情法悠然

舉叔子文集

文

卷十 附 鄧孺人

祭

○祭處士涂允桓文

嗚呼。吾終已不復見兄矣。往予之來此。欣然而張足。登於堂。兄與叔父伯仲。欣然。迎予。握手。歡笑。於一堂之上也。豈不痛哉。舊十月予歸山中。以婦病。不欲遠出。猶喜今三月。母夫人七奏。將遷。登拜堂下。爲匝月之聚。間二月。得手書。知兄有上氣疾。及月晦。伯仲遣使來。而以訃聞矣。予持書。手顫不能終覽。惟屑放聲哭。妻妾奴婢皆驚。嗚呼。允桓其竟死矣。予登堂而靈几儼然也。悵歸然也。撫前和呼兄而哭之。

蘇子文集及卷十附九桓一

既而嫂稱遺命。出拜余家人。皆言彌留時諄諄以不得待余爲恨。前一二日。猶命遺笏與相迎。而不意其逝之遽也。予聞而益痛哭。不能止。兄叔父伯仲皆與予爲昆弟。交多可而少否。兄每直言匡予。使予有所嚴。彈而振。急有無。又常曲體其所不言。余方期與兄爲用世之學。進於古人之交。而百五十日間。遂至永隔。幽明終占不相見也。聞兄之死。心恹乎其若失。居兄之館舍。憑兄之几。一器一物。莫不觸目而傷於心。晝夜臥臥。彷彿而見兄之形。聞兄之聲。咳然自念。與

兄生交時。情未嘗及此。何死令人思若是。嗚呼。予平生固不敢輕用其情者也。而知兄者。豈易得哉。豈易得哉。昭烈將終。謂子曰。人生五十不爲。天兄年五十有二矣。性淡於嗜慾。身無過行。爲鄉里所信服。高才工文章。取世榮如松芥。而以國變棄去。當路貴人不得識其面。垂三十年。易質之日。明達安許。無怨遽眷戀之色。端坐以逝。非所謂全而歸之者耶。而予獨惜之深。而哀之切也。予亦不得而自知也。兄昔好予文。遺命以墓銘屬余。今釀酒陳詞。道中心之悲。兄尚聽之。

蘇子文集及卷十附九桓二



○○○祭女文

維甲寅九月日勾庭老人謹以牲醴香楮陳於女  
靜言之靈而言曰嗚呼汝爲吾之猶子莊於湖陽三  
歲來歸吾與汝母實撫育汝至於成人十七而嫁曾  
氏方吾之撫汝吾夫婦年三十有五無子吾兄以汝  
爲吾子先兆且剪汝之老大生子長孫以娛吾二人  
之老也而汝乃竟夭汝幼頑犢耳與足汝母甚劬勞  
汝今汝死而汝母病危篤汝死五日而不收聞於汝  
母吾自撫汝至今十六年實婢妾人凡四五卒未有  
子而汝又夭則信乎吾命之孤也嗚呼吾之無子命  
也汝天亦命也吾年衰不能傷於哀樂達人任命如  
此虛舟然終不能禁吾之執汝縛而痛哭也嗚呼哀  
哉

兄善伯曰無多耳而哀情如許其任達虛乃益悲  
愴矣

○同易堂祭李少賤文

嗚呼少賤君竟不祿耶天既厄君以時而又奪君之  
目耶使君無妻乎一室之中束繼其千里之足貿貿  
然資志以沒也而吾黨亞乎其不哭耶君竊見夫世  
之富貴者如胡葡萄焉考者如夜燭大舟流瀾高車傾  
覆或身微乎五利體交乎三木或顛仆於飢寒瘦死  
於囚獄或世家爲傭奴妻子爲奴僕又或斷脛截要  
刑耳則足又或僂僂窮道周鳥啄其肉又或多行不義  
天奪之祿身被惡名子孫爲戮所謂爲惡既不可爲

○祭李少賤文

爲善又不蒙福所謂天下雖大無所容足所謂昔以  
壽爲榮今以壽爲辱而君年近五十不爲天生有好  
德之名死有考終之福身既薄夫世榮子乃戒其干  
祿爾乃兄撫其顛兄持其足藉幹楫柑棣靈夏屋報  
戚祖乎西成之門朋友送乎金棺之麓吾黨之白衣  
白冠未死而相哭者又安知其孰禍孰福也雖然聞  
之曰有承庭月有蠶絲木有榮落人有乖離月盈則  
虧日昃則悲中道同溝徘徊路岐逆旅之人睽然涕  
洟況我於君十載罕敘況我與君非蘿伊蘿况我於

君君克仁義執君之緒涕泣漣而酌君之酒尚其馳之

陸永修曰悲生之言不堪多讀

○代祭曾太安人辭

金精鬱兮窈窕神降兮太母無非兮有儀壽介兮  
純嘏流光兮孫子芳修齡兮令譽騷鸞皇兮西極  
光于世兮云祖坤德兮造家溯源如兮已大彤管煒  
兮青簡身見之兮在我嗚呼人有生而可弔兮亦有  
死而可賀富不必貴兮貴不賢惟太母兮履其族賢  
不必壽兮壽不戚惟太母兮豫且康僊王廟鄉兮莊  
芟荊首斑兮太母宮袒遠藤兮號升屋瓊瑰落兮  
紛蘭張予小子淹茲土兮蒸民穆以晝接續徽茲於  
太母兮若蕭管之嗶嘰恨令子攀龍輅兮逝安放其  
典型猶結友於賢孫兮想劉母之六七問黃河之水  
何以行萬里而剽疾曰源發於崑崙崑崙何似以扶  
輿磅礴而鬱積曰盤結於地根雲霧號今白日熹靈  
輻駕兮遲遲方相怒兮金目張走山魃兮變同兩淩  
銓出兮幽宅化壘入兮壽藏判柔毛兮郵翰音椒蘭  
芬兮薦明馨告引者兮須臾醇清澤兮神靈

魏叔子文集

卷十 祭曾太安人辭

三

○ 吳乘季文

歲壬子予客吳門吳子乘季自易堂來過予信宿遂別之杭州丙辰予在山中得乘季訃亂作不能往而孤正名亦遂葬其父於杭之河濱墓距河濱五里在西溪下丁巳予客揚州正名自河濱來候予適病見正名執手大慟期以冬春之交趨河濱拜墓道十二月發揚州抵無錫得先伯兄因問違時明年春到山乃知兄子世保以父死非命哀逾節距二十日而死又三孤孫幼穉乃留身教之哀痛之餘精氣干末集 卷十 庚季 一 十

神沮喪心質亂不復意人世事出遊無時展拜墓季墓未知期日而正名又自山中有墓河濱于是為文遙哭之書授正名拜而焚於矩道其文曰嗚呼吾之不得拜兄之墓也命也兄墓三十年獨居執禮身精強當時也而遽死亦命也嗚呼復何云哉戊子七月兄同曾仲子間關避亂來易堂堂中諸子聞之皆倒衣迎予得至兄辨而顧我曰此魏叔子耶予曰是也乃相與大笑退而武岡何以知之曰吾聞其為人觀其貌當必是也特饗養吾句庭者久之

於是而易堂理學之說起初金王之變兄言成敗如蜀子伯兄及二曾子為愚家所公禍不測兄未嘗謀而以躬庵故挺身護之得全兄以義果動易堂易堂諸子施氣誼相高皆與兄齒兄弟禮兄顧謂諸子曰人不明道雖立忠孝條多義舉抑未耳諸子疑信者半久而行其言或作或輟然康間由是加修飾而彭中叔邱而康刻意學斯行至今不忘則皆自兄倡之子作朋友為親溫子其辭曰秋風發茂林萬物欲鼎革有客自西來群賢競拂拭蓋謂兄也兄負氣敢犯難與人交侃侃然以當世自命于是辭易堂出遊楚澤燕冀以至遺表之至無不入其萬一有為于十年而後反其故鄉池陽又數年來易堂則其氣以平與人泛愛雖無道不與較而何所謂負氣侃者山居凡五年而後出而卒不可復見也嗚呼兄學其能變如是而身益強須髭益黧黑修然有光孰意其不五年而死耶死之日正名方造曾仲子于吳門其去未病不十日耳河濱之君子病則稱藥水朝夕扶將之死則治棺含哭泣歎殯皆成禮視兄



之在易室有加焉正名性篤孝反而哭踊而無所恨也噫兄何以得此於諸君子豈偶然耶丁巳秋河洛高士徐孝先訪于揚州其賢兄也不置口杭之士自沈何華以暨立德修行者則皆有哀誄之辭焉嗚呼豈偶然耶兄之子正名吾門人賴章之亞而文學過之將必克承兄志然則兄其可以死矣然當斯時也而遂死足則子之所為哭兄也

徐孝先日敘次交情世事行誼學問四者參錯出之而三者又皆從生死交情中敘出絕無痕迹遂

魏叔子文集

卷十 贈季三

末

爾纏綿矣

謝亭三日往秉季寓吾弟曲齋企江村舍予每相朝夕敬其為人今得勾庭此文傳誦可廣矣寫生中古意婉婉可掬



○○○吳瞿田文一字佩遠

惟金之剛火冶而液君心藉藉其堅不釋相石之貞靈霜則裂君心曾水不磷其質鯨波山立白日為黑君則涉之磨彼溝洫嶽峯硤礪礪鵠豹穴君乃上之無有憐慼有子有子狹于井所邀矣越人君行不處豈無邱隴黎藿交擬如彼唐肆無辜縱鳴呼哀哉君則何心我則何心能不哀嗟在昔白石自石村在初見君于此風吹烏柏羣鳥倒飛君特我就珠湖之濱高郵也再陳雨濛濛裏衣前走君追而呼君謂見君于此

魏叔子文集

卷十四 贈田一

若真

我兄平生知己孤視四海惟汝叔子謂君南游或國士君曰斯人非折東致我骸子佩子負我戴明明月如何可貸嗚呼哀哉生重泰山死輕鴻毛君胡不生而死逢蒿大竹之山黔陬之地君死坐膠在天委蛻斯寄曠彼若木旣頌其根彼鄧林樹亦囑其萌夢夢者天不遺斯人嗚呼哀哉予將瞻依北塋君莫涕泣漣而

弟和公日中心之悲有難於直道處而假韻語文言以出之其文以三百篇

之事法運楚騷之聲調讀語中絕少見之作也

○○○祭伯兄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叔弟禧叩首椎膺痛哭陳哀於吾伯兄之靈曰嗚呼哀哉痛哉天不可信吾兄運如是以死也吾兄弟三人如一身兄卽考終命吾與季弟如割股體兄遭此慘聞計之日幾不有生然痛定之後與世傲反覆推尋猶冀有萬一之異及抵山麓而兩棺且儼然矣痛哉痛哉吾邑百年以來未聞有此慘禍天道謂何吾祖父謂何吾何能某肝腸之碎裂血淚之枯也兄客于劉帥力全潮州一城數百萬性命及客范中丞于浙佐賑饑獨荒諸大事全活亦數百萬吾嘗私語世傑吾兄之後必昌汝當修德力學以承天眷何意吾兄橫遭凶禍世傑復就厥凶二句之間父子併命哀哉痛哉天真不可信矣吾祖父之強善行仁真不可恃矣方和公遺囑引計揚州追及吾于無錫當食引至吾與世傑乍見驚愕疑吾婦痼疾三十年必今死也問之乃得兄信再開而得所以死狀魂魄飛散心肝碎裂捨地呼天如夢如死及吾歸而邱氏姊告我曰兄之行也姊力陳其不可

集叔子文集 卷十 附伯兄 一

集叔子文集 卷十 附伯兄 二

謂兄非懷私利圖富貴何苦而自蹈不測之地兄曰兩兵相交死者千萬且吾鄉蹂躪已久秋深冬至民無衣被何以爲生吾何憚此一行爲卽此一念應無死法哀哉痛哉著者天夫何使我至于此也吾見弟三人如一身吾年又與兄差近相親狎之日視和公尤久往同學淇園兄嘗好辭戲吾直言相評兄悉客受至語同學生曰此事勿令吾弟知之又嘗攜手周行城隍間兄慨然曰使汝或爲賊所執欲見害者當請殺我以活汝汝於世爲有用人也後兄客劉帥寄我詩曰豈徒至性爲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吾他時每一念及輒爲心痛豈知兄今見殺于賊吾遠在三千里外無由身請代死又不得一見容顏于未脫體口吮頸血僅得撫棺提席而痛哭也嗚呼吾年衰力弱吾家祖父兄未有及六十者吾今已五十有五自分不能有爲于世念寬負仇讎忍終生勝怨蒼天結恨黃壤哀哉痛哉吾之爲弟負兄負兄真不欲生息于人世矣真死有餘恨矣吾前年避兵秦和山中寄兄弟書欲自吳越返後杜門不出吾三人促膝相

守以終餘年曾引東坡獄中與君今世爲兄弟甫結  
來生未了因之詩詩謂遂成姻讖舊年四月間兄從  
廣州出吾潮潮省兄見我來鼓掌大笑拍肩挽手  
自面及背周身撫摩若慈母之親愛子也床間夜而  
後而行哀哉痛哉豈謂遂成永別耶諒到揚州刻集  
成者前後已干二百葉兄往臨愛吾文今哀痛慘切  
不復能爲文章以娛兄跪奉卮酒并陳新集于窠几  
之前嗚呼吾兄神集在此其能一讀一批論之一刪  
改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蘇子文集

卷十 祭兄文

廿健菴曰殺我活汝一闕語無由身請代死一哭  
便與姜伯淮兄弟爭死並傳天壤

邱邦士曰祭十二郎文是死生常事但從兩信異  
同起疑然尚有似虛設文字波瀾處此乃死生之  
大變其驚詫固所本有故不覺而幽露倉皇慘痛  
之情矣

○○○祭兄于世傑文

維戊午二月朔有五日勾庭叔父禱謹以卮酒酌於  
諸子世傑之靈哭而言曰嗚呼痛哉吾爲文以哭汝  
父卽爲文以哭汝能不痛心而腸斷耶汝于諸子中  
長而才吾兄弟且老方倚望汝提挈諸弟不遺吾祖  
父之教而今遽死又死于吾兄因變二十日之內汝  
雖庸愚不勝其哀況其才耶四叔遺藥引來報吾兄  
之愛來書皆云汝哭父痛含殮時抽佩刀自刎者再  
爲人所持今疾危將不起吾昏裂中不及細思但稽

蘇子文集

卷十 祭兄文

首呼天願以我命延汝蓋我年迫衰暮處世不長又  
無婚嫁之累何如留汝壯年率諸弟持門戶少慰吾  
兄于地下乎痛定之後展轉思忖吾嫂初喪汝每哭  
則淚滴地下直坐立處土皆成泥毀瘠之狀吾兄深  
以爲憂今汝于父定當何如危疾之言其聊以試我  
耶自念歸途遙遠水陸三千里不易得至故且抑情  
自欺不敢細詰來者夢夢昏昏遂逾一月及抵甘竹  
族人脫口相告而吾始痛哭汝矣抵山下而吾兄與  
汝兩棺儼然然則汝之死其信矣痛哉痛哉天既加

吾兄以凶禍又復殛折於汝天乎天乎吾祖父何罪  
汝父子何辜而一旦併命也吾沿途以來願以身贖  
汝死豈知聞兄訃時汝死已四十二日耶嗚呼國不  
幸然後有忠臣家不幸然後有幸子汝學行粗立今  
又以死孝成名追隨吾兄爲神爲靈汝當不以死爲  
恨其如吾叔季何如汝之少妻穉子何如吾祖父何  
吾展轉思忖其真以汝之孝爲恨也吾年五十有五  
相見吾兄與汝者知不幾時獨吾兄弟三人山居之  
日形影不離春秋佳景講論笑窮日夜不休汝每  
出入隨侍又日同諸生就列請業悲夫悲夫春日明  
和勺庭之桃花矣池柳麗矣春草萋萋而生矣諸生  
列列旅進旅退矣獨不見汝吾時時如睹汝形如聞  
汝聲而汝果何在也吾無子汝與微事我如父汝尤  
周篤又何能執義以匡我汝幼常同汝嬉寢處甚愛  
汝汝亦事之如母汝嬌長病我好游恃汝以晨昏而  
今亦無望矣嬌哭汝至今未已也聞汝病彌留諄諄  
以不見我爲恨哀哉吾真不見汝也矣汝詩文吾已  
爲刻竟今用陳汝靈几嗚呼有文不朽有子不死獨

蘇子文集 卷十 四 兄子三

詩

吾之恨終吾生而未有窮也嗚呼痛哉

甘健齋曰疑其死則願以我命延汝願以身贖汝  
死信其死則時時如覩汝形如聞汝聲其所以得  
此于叔父者便是與士之不死處矣

邱邦士曰只在死生離處觸緒紛出不及一他  
語

蘇子文集 卷十 四 兄子三

詩

兄子三

詩

○祭孔正叔先生文

戊午四月二十有四日新城高士孔正叔先生以八十壽終于桂山谿月子與鵬計至福梓書痛哭以病盛暑不得往易堂先後輓咸相悼哭九月祔行易堂諸子各致生芻之奠附書弔與鵬而禱爲文以哭先生曰嗚呼先生棲隱桂山爲真高士古之衣冠三十五年希到城市嗚呼先生著書百卷爲真學者精思大易以及外家無弗陶治嗚呼先生好問善下爲真虛心學七十年舍而從我無有洮吟嗚呼先生

建寧子文集

卷十

墓

主誠爲真朋友呼先生嗟予小子無有外內無有遠邇無有生歿

呼先生嗟予小子齒我父行降而執謙我乃踰階事

以爲兄嗟予小子日省厥躬行薄學疎嗚呼先生

夫焉不學而曉馬呼嗟予小子天厭其德途艾不嗣

嗚呼先生既稀既耄欲延其子而誓于天而禱于神

以祈帝庭浩然長逝丹心不泯而目再生我則子之

則彼爲父以報我成小子執書誦詩二章泣下如雨

易堂之士咸來請誦靡不心膺嗚呼先生何必不壽

胡爲奄忽嗟予小子不及視含不及執紼素車白馬

號哭者誰我乃遂巡越今五月乃臨子墓乃爾于庭嗚呼先生忠孝之氣上爲日星嗟予小子拜伏于下來享來寃

門人楊晟曰章法錯落中含巧妙以第一至交而不作痛哭之態則文彌朴而情彌至矣

諸子世儼日前云齒我父行後云我則子之則彼爲父末云上爲日星拜伏在下彼此交誼可以想見而至情鄭重已百折不盡矣

建寧子文集

卷十

墓

邱邦士曰本以真素道哀發辭遺韻而辭意生中反覺古意曲節洽洽中拍一篇之中情文自爲異同亦怪事也

○○○哭涂宜振文

嗚呼吾不幸而又哭吾宜振也歲正月吾自京口奔還哭吾兄吾兄子山下孔正叔先生今年八十聞健飯頗不如昔欲來新城一望見之病不得行五月門人與鵬計至時吾病新愈一哭而復有悶而確者以疾病告未幾死矣吾哭之不盡哀益自吾兄與兄子之死吾視吾身若且暮之人者而神竭淚枯耗于凡可哀之事其哀情已微然自是心鬱鬱確齋死七月中秋之夕予頭風大作轉床席方三日夜而兄之

墓叔子文集

卷十四

哭涂

七

計又至也子付屑枕席竟不能一哭方擬稍瘳力欲來新城哭孔先生與兄而病以日增嗚呼今年八月耳吾哭吾兄吾兄子又爲文追哭吳秉季吳裕用任仲望又哭孔先生哭林確齋而今又率吾黨以哭吾宜振嗚呼賢人凋喪同志寂寥吾以五十有五燕白蒿落之病夫而憂傷橫來其能久耶予人世耶七月之杪確齋喪發引而葬吾門人任安世自新城歸追及喪車于山下哭盡哀既拭淚而謂子曰宜振先生力疽脾腸醫弗效也謂先生且來胸中欲相語

甚多就意兄遂死吾不知兄欲語我者何語而遂不及待耶自吾兄諸人之死惟確齋吾視疾三日抄手親含殮舉屍扶頭以入棺其餘則皆不及訣而兄之望子來訣者日以幾吾知兄之死而不瞑也兄長子七歲無子與子同而先死嗚呼吾哭人日以多他日人之哭我者日以少也吾雖欲弗哭惡得而弗哭耶嗚呼哀哉

邱邦士曰真文字自多曲折此文最能自道其曲折處

墓叔子文集

卷十四

哭

說引

陸平原曰說煇燁而論証余爲說不足於文標事約指休戒篇切或亦所謂辭達而理舉與

魏禱自識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魏叔子文集外篇說目

第十五卷

寄托說上

寄托說下

亦安樂窩說

黃聖木字說

弓說

賴章名字說

麻中說爲賴章作

種竹圖說

熊養及字說

負士一篇贈鄧生

寄處說

耕廬說

學說

藝蘭說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說目

死生說

孔建字說

義夫說

倦園說

公範字說

閻氏三子字說

似齋說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五

說

亭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寄托說上

受寄托於人者難能寄托人者不易夫以垂死之身得其人舉妻子而托之人亦孰不願且易爲者然而甚難者何也始無知人之明既任之不爲則其人必不可用且夫知人之明其得失易知任之必篤此不於寄托之日也吾以垂死之身吾威令將不行而舉托一人以臨之此一人者威令素不行於吾妻子吾妻子素未嘗相嚴憚而欲受托者之必得行其志豈有是乎爲將者必素相循其士大夫然後可使之死君必素尊嚴其將然後將可以御其士大夫驍勇人使戰匹夫而驟加之三軍之上非高祖韓淮陰必不能夫無高祖淮陰之能而希其事以爲嘗試必敗之道也世之寄托者吾惡焉知其人可以任矣亦既信而敬之然其威令不使行于吾妻子妻子之言有時而入焉則不能以無惑夫當吾之身吾妻子不嚴

魏叔子文集

卷之十五

一

寄托說上

魏叔子文集

卷之十五

二

寄托說上

憚其人其人展轉不得行其志而欲一言屬於身死之後是君樂而以遺命將匹夫也雖韓淮陰必不能管者成湯崩以天下托伊尹歷外丙仲壬六年太甲立而無道伊尹遷之於桐太甲不敢忤犬以太甲敗度敗禮之才不惠於阿衡諄諄訓戒終罔念聞一旦乃強使之去深宮之中遷邱墓之側其勢必不可得行然太甲卒徂桐宮而不敢忤者湯所以托尹者事且舊故雖身死六七年之久尹之威令必行而太甲嚴憚之者素也漢昭烈將死屬其子曰汝事丞相魏叔子文集

孔止叔曰 魏叔子文集

卷之十五

寄托說上

邱邦士曰 此論爲得其人者執發方爲反日補



○○○寄托說下

或曰得其人敬而信之妻子之言可入而惑乎曰寄托之人有利於妻子者有不利於妻子者恤飢寒救災患內理其紛外禦其侮此妻子所樂聞者也臣之以義貞之以善不從則微色發聲或告諸其人而聽怒之此妻子所不樂聞者也方吾之身存也吾紀其衣食而莫之或侮則其人之見德於吾妻子者少然且日以義繩之則易於見怨今夫人仰其賢豈無一過舉即甚厚吾妻子豈無一二疏薄之事是故誣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下

三

以其情之所反事之所必無則聽者疑焉文致其所近似則疑信半焉微其所有則信者十矣善說者去其諛索所近似而實以其所有雖賢明者不能無惑也然則奈何曰是人也吾知之真而信之篤矣於其誣也吾之於疑似之跡吾之於其所實有吾之而然則護者之衡窮矣久之吾妻子亦有以信之而不誣雖然受寄托者必使吾之言行有以服其妻子之心特其大而不苟其細周恤其所不言之情教以義吳其善而隱其過於是有有督責而無怨怒

有憤激而無疏薄也積誠以行之久而不疑然後可負責人之妻子死者復生不悔而生者不愧也哉孔正叔曰從天理人情至精透處發爲篤論與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

錢梅仙曰至論中具實際識力令人卓然可行何異四年之穀叔子立言必本忠恕于此亦見一班邱邦士曰後段於受托自盡中特挈責善一事發於前段提挈上誠信篤任重要害處相形方見獅子捉象捉兔之力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下

四

○亦安樂窮說

丹陽吳子遠好游而與易堂魏禧善于是好易更字曰師邵所至名其高室曰亦安樂窩初于善洞庭山蔣公邵公邵爲言吳子子遇之廣陵定交主人廡下一見而別後八年庚戌又適在廣陵相見握手道胸中語

吳子孜孜不忘如始 見時殆不肯自安樂者

而以食貧賣盡都會冲和夷猶與貴人貧士雜游處無不自得易傳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倘所謂安之樂

聖叔子文集說 卷十五 樂一 五

命者非耶然傳于大地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是聖人未嘗無憂也故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邵子 見天地萬物成毀之故莫不有其時與其數于是放焉自適于安樂之境觀其飲酒微醺命

小車遊洛陽市上惟意所適

此雖舉天地萬物之大古今成敗興

亡治亂之感無一足芥蒂其胸中獨怪幽州遠隔數千里失之久且百五十年此與山中學道人遠遁物外者何毫髮相與而當其觀化時耿耿然若有所

不能自釋至形之夢夢語則誠何故吳子

則安樂窩 其能爲我言之乎吳子如不能言

無已時矣 別有所屬吾將與吳子日尋憂患而

余生生日用意沉刻而行以曲折超忽但覺

字字出于題表

聖叔子文集說 卷十五 樂一 六

○黃聖木字說

黃君名楷仲舅氏字曰聖木按周公陵木曰模孔陵木曰楷言四時不彫落柯直不岐可爲模楷法則也制文字者因木以命字和字初有此義取以命木則木之号也木者春德於性爲仁聖仁爲人木質故生而不窮故聖人曰剛毅木訥近仁雖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聖然後可以模楷萬物黃君從之矣

鄧樵中曰數語寓規勉之意其理甚大

門人熊頤曰聖木二字簡節關生從根生枝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聖木

七

從後生葉却又葉落歸根可謂奇而法矣



○○○弓說 爲吾虛作

矯枉者必過正不過正則不可以得中驟括之用是已今夫弓之有激必反其向背而爲之制故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以驟括之旁多枉木砥礪之旁多頑鈍然且矯其枉不矯其矯枉則始乎正卒乎不正是故爲弓者其安則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其人危則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且夫其人安其引危則何不且危其矢其人危其弓安則何不且安其矢然且危弓者而爲之安矢安弓者而爲之危矢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弓說一

卷十五

一

夫人安而弓危者背其人也危弓爲之安矢則且背其弓而向其人背其弓而向其人是一危而再安一安而再危是故矯枉者必一背一向一背一向背一背再向也一背再向則其人始可以用今夫絲繩繩然也不急緩之則不可以成約然且急緩之不結則絕故弓欲其堅也然且相角于牛戴牛者中堅而本木未向背之道也

俞右吉曰析理最微而用甚大又以管韓榘考合鐸成文可謂奇而法矣

○賴章名字說

賴生名英里有胥吏同名姓請易名於予或曰是何傷英曰參不殺人乎遵不驚座乎庸知不周買璞而鄭賓樓乎予曰易稱藉用白茅無咎英不惟其同名之憂慎是以往其可以免於刑戮矣乎英有忠信之資然短於才性弛緩遇事莫決不剛

章固其質也於是更其名曰章字之曰子

弦昔西門豹性急佩章以緩已董安于性緩佩並以自急古人之求克其性以自益所不足如此吾考安

事於子才集卷十五

九

予在趙多戰功而能以夙衛趙氏求所為弛緩不及事者殆一亡有豈佩弦之效與章即無意當世之事然夫婦居室米鹽凌雜乾餼杵臼間以弛緩失事者甚衆而况於欲自立其身或受寄托爲人所依倚章其聞名而思勵矣乎

彭中叔曰小文字中有大道理在子弦爲勾庭高弟須看此文期許鍾錄處煞有分寸有操縱具見造就苦心

○麻中說爲賴章作

門人賴章取遷生麻中不扶自植之說自名其室曰麻中蓋章去城市棄先人之廬屢離親戚從予結屋於翠微峰者幾二十年矣屋倚勾庭之竹圃與吾兄弟易堂先生望衡而居傳曰官之奇達心而儒章性有似之然章既見子毅然不慕世榮終其身從子於松檟寂寞之道雖松栢過焉夫達之爲物有麻則面麻去則委性固有然而變化也人則異是吾嘗以謂人進德改過莫大於師友然獨處而遠游則

難於子才集

卷十五

十

何以自立故人有終身無師友之助而孑立不及者此志士也幸嘗佐吾種竹既覆其根則扶之以木者環四面風雨時至不仆然句歲則去木而可倚三歲竹叢生欲植他木則竹以爲扶持吾觀章之友藉章以進德改過者多有人夫章固吾勾庭之竹也而奚以達爲雖然章終自以爲達此章所以爲竹也夫

惲止叔曰論甚精而可持循文最曲折無跡

○○補闕種竹圖說

東南之美曰竹。簡古人名以君子物貴者少且難生。故人少。君子多。艾多於蕪。竹最多易生。然未嘗不貴。余嘗以謂世無人者矣。也。傳曰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取之以其類求之盡誠難。君子可使多營種竹。然疏其土衍其根而時澆之去其害補其敗則千畝可坐致。彌畝欲求君子以自多也哉。使人爲像。踞石坐園。丁揮鋤手竹于溪流之上。環石種之竹節堅而虛心於。彌畝類彌園李子淦也。揚之興化人。像者武林諸。子來家說卷十五種竹

補闕種竹一元爲補竹

計甫草曰傲岸可喜

程千一曰文亦如竹體直節密而搖曳多姿

故每轉愈勁

宗子發曰字字是種竹圖他人只做得竹圖

可

○○熊養及字說

門人熊國字養吉冠石先生曰。君子合萬物以爲春。故能自養。更之曰養。及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也。勾庭氏曰。及之道大矣。義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願欲自奮于求爲聖人之所養。則所以及民之道不可不講已。漢高帝不肯之圖蕭何曰。臣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言養而或者疑之

夫易

夫養賢以及氏 此大畜之後所謂吏稱其職民安

魏叔子文集說卷十五熊養一

其業也。神劍之隱。群雄並驅。日斬殺其民以倖一勝。而有識之士知非天心所與。則相與交臂去之。故入關之役。諸老將曰。羽暴掠不可使沛公長者立遣而張良自韓求韓信。陳平自楚往。故曰養民以致賢。然且得地而棄其民。士田荒都邑路貨粟無所出。民餓不得食。國貧而困。則賢人無所依。是故袁紹仰食桑椹而下多離散。曹操屯田許下而士益歸。或曰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大將。一見彭越張敖而授以相國。飲食供具如王者。捐三十萬斤金子。陳平而不疑。漢

定天下息兵休民烟火盡本高帝養此數人力也

則易養賢死民之說也

兄善伯曰養民致賢之理真誠時務保元氣之端也而格力最高

○○○貧士一篇贈鄧生

古之士伏處貧賤不借尺寸自立其身以致顯名然方其未遇操術甚卑而不恤故杜廣為古人語廉卒程方進為小吏程賀充者州廳候兒賈賈作董永張繹吳豈為庸朱翁子黃蓋江淹貢籍劉資賈牛永傳昭賈歷日王猛鬻春周勃織筍曲為人吹簫給喪事班仲升閻澤崔亮儲書而王僧孺亦備書鄧艾養僧陸羽牧牛承宮尹勤孫宏吳祐皆牧豕卜式王尊路溫舒張華游明根皆牧羊任安將車以求小吏匡衡備作集以給食飲袁宏備載運租范史雲拊拾自給公沙穆貧春吳祐而陳安世亦備作於權叔本此初非擇而為之也或身富貴或成名於時後世以為美談蓋如學砥行立名而已矣且大好學則博文多識可以待問砥行則忠信加於人是以名立於下而身顯於上故雖身都養不為屑親灑掃下坐不為屈為論生拾薪茹苦不為勞彼其志誠欲有所就也而孫期梁鴻亦牧豕葛洪賣薪孔仲山為街卒則皆超然自貴立其身於萬物之表不可以貧士論已至若莊浪

之備。變巾之匠。臨海之貢。蕭則目有人。非汝所知也。  
彭躬卷曰。極瑤瑤極超脫。昌黎短篇外別有此種。  
彭中叔曰。神檢簡貴一意孤行。若以博綜尚之。相  
去遠矣。

邱邦士曰。骨重神寒。天廟器此文有之。

蘇軾文集 卷十五 賈士二 五



〇〇寄廬

郭生自名其室曰寄廬。或曰。此先人之室也。勾庭先  
生曰。人生有定質。無定位。於父爲子。於子爲父。於弟  
爲兄。於兄爲弟。大寄者。虛位也。故君子實之。故曰不  
虛無。是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朋友信  
今夫寄於人。非誠勿受。受物之寄。非誠勿與。神龜  
以元王衛平曰。盛德不報重。不歸於是。荆白  
雞。雞羊而灌血於壇。故曰取之若寄。與受皆也。  
或曰。人寄身天地如客之寄。蓬廬實則安矣。先生曰。  
蘇軾子文集 卷十五 寄廬 夫  
諸乎寄身久者。百年短半之人。倦而假寐。無樂乎  
其惡夢也。百年五十年之於夢也。甚矣。叔孫昭子之  
伯。雖一日必葺其牆。君子不以寄視寄。故寄之者衆。  
焉。郭生再拜曰。敬聞命矣。請歸書於廬。  
汪舟次曰。名言篤論。〇從寄生誠從誠生。夢來去  
無端。中間根枝相生。針線相照。處在有意無意之  
間。使人可尋而不可執。真奇文也。

○耕應說

諸子世微讀書于吾廩之西應請名于子命之曰耕  
廩士之學猶農夫之耕也汝亦知乎耕乎夫耕者必  
強未利耜反覆其土故孟子曰（漢）耕而易耨耕不澆  
則草莠不盡土膏不發雖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  
不入則苗不秀秀不實是以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  
澤又曰稷稷良耜俶載南畝汝其以人情物之理爲  
出以私與習爲草莠理義以爲種六經史以爲未良  
或苦口之言已之深力以爲耜耨夜三反不懈不有

耕子文集說 卷十五 耕應說

以爲之耕今夫虱至細也論而視之則見其毛目腸  
胃焉莫輒于髮察之則見其中空而（函）莖者白日行  
道而不見邱山今夫食木果者必解其皮吐其核咀  
而食之而味出而（函）莖者茹皮核而不識甘苦之質  
然則其與於不食也幾何矣孟子曰君子（漢）造之以  
道莊生曰耕而（函）莖之則苗亦而莖而報子汝毋南  
耕于學其庶幾于獲矣乎

○學說贈葉徂徠

傳曰人之有學如玉之必琢而成器玉不琢其璞不  
毀人不學則失其質故質美者聲諸苗不澆其耕擇  
種而播之士化而耘耨則應草莠而苗以萎死故曰  
苟爲不熟不如萬稊葉子徂徠年少而質美能自浣  
濯于俗以志于學雖然必謹乎其所習慎其交母玩  
其歲月以（函）致于令名君子者有益於人者也人之  
交貴君子以其益我也君子而無益于人交君子而  
不自取益則與世俗人無幾異徂徠好君子交其朋

耕子文集說 卷十五 學說

以自益有可言者乎孔子曰友直友諒記曰審問之  
與思之易曰積小以高大此學之（函）也

楊蘭佩曰切實之言而出之烟雲繚繞百端並集



○○藝蘭說

魏子藝蘭於勺庭僕請曰主其本與葉之敗者其垂敗者請毋棄之。瘞他土而或俟之成。魏子曰善哉。顧謂門人曰君子之治小人當如此也。古者放流之義其諸此。與。魏子過江亭以告其師楊子。楊子曰吾之髯不半。足有二莖焉。美好而長。吾惜之。必何而美。髯絕。吾夫而後知亂世之不可以獨長見也。

邱邦士曰兩事若不相屬而愛物愛身意思深長殊有古致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藝蘭

本

○○死生說

里有汨常人焉。魏子逆諸道必目攝之退而誦適死之詩。居旬歲汨人遷於善。魏子三叩三嘆。退而告人曰。若是夫人之不可以或死也。語有之曰。遷善改過使人溢然而就死。雖有大善不可遷。罪大極惡終其身不可得而改也。且夫可以有爲而不爲。欲爲之而不及爲。是輕其生者也。人之有生不知其死之遣也。願於死焉。至於求生而不可得。哀哉。

邱邦士曰轉折迴疊得左氏深處。其文之巧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死生

本

鍊可一望而見其意思之深長可展味不窮

○○孔建宇說

余讀易至屯屯不誠然而色變也傳曰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寧草昧天之勢也故治者天心所欲亂  
 者天所不得已然天欲大治必亂之以大亂萬木百  
 草天喬於春夏而不有秋風之振槁大冬霜雪之摧  
 落則陳者不可去新者不可來故不大亂則不能大  
 治者勢也亦天意也唐虞三代以來或諸侯起為天  
 子或匹夫徒手取天下而乘時構會屠沽胥靡之人  
 章布之士特起為主侯將相者不可勝數是以宜建  
 侯叔子文集卷十五孔建主  
 侯當是時秦隸之士靡然不自保其身周章四顧若  
 死囚之來無有方所富貴者懷門跡貧賤者與溝壑  
 齊鋒鏑亡時而其器械之超越絕羣者雖安樂飽  
 終業焉不敢以自放適是一室之中隱然有經營  
 天下之慮故曰不寧所以建侯也建侯不寧所以承  
 天造也知天之所以造而後可以濟也建勛悲十三  
 通五經於易讀之久矣其亦聞此義乎因命以字曰  
 建侯

弟和公曰俊傑之言不許許疏小儒道若一字

○○義夫說為臨川王偉士作

傳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故夫死不嫁男子則妻死  
 可更娶非重於貞婦人輕於責男子也婦人從人不  
 自制男子制人者也而聖王之典忠臣孝子節婦義  
 夫必重旌夫聖王不禁婦人之再嫁而特設節婦之  
 旌使之慕而知耻可使男子之再娶而特設義夫之  
 旌以代天下之為夫者報天下之節婦以平婦人之  
 心感激之使勸於義然孝子節婦州里勤多稱述至  
 所傳義夫甚少豈果義夫難為抑天下男子不以為  
 為意雖有之不之傳耶今夫節婦之難難於忠臣義  
 夫難於節婦忠臣雖難慨捐生比於烈婦求其久  
 而不變見可欲而不亂惟節婦為難難再嫁則絕故  
 大陰為淫佚則不齒於人類故女子之自愛其身者  
 恒有所不肯為而男子不然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於是其妻為之守身殉義  
 至刎頸碎首支解裂肝及不逾年月而更娶則謂婦  
 無婉若其初之未嘗有婦蓋亦甚矣抑或墜於周宣  
 王尹吉甫之事希子與之義又往往如里之貞女不

聖王制  
 冰風

自愛身  
 四字最精  
 故有杜丘  
 以妻為妾  
 為一自  
 者

叔子文集 卷十五 義夫 主

鄭  
以爲年  
少而先  
出

出山一  
子

嫁而嫁已畢嗚呼世無義夫則夫道不爲大道不篤  
則婦人之心不勤於節婦人不勤於節則男女之廉  
耻不立而世顧未有真能行者陽川王偉士先生年

二十八生一子而喪婦獨居四十餘年未嘗有他色  
今年七十矣先生族子臣爲余門人具言先生修長

者之行博學能文章當甲乙間棄諸生抗志以隱是

則先生又以義夫而兼節婦之所爲也南豐有高識

者字敏生余友也年二十七喪婦亦一子終身不要

年五十二與程山謝約齋先生隱居講學雖其年

不及王先生者十有八年余固知其義之必有終因

并表而出之

涂宜振曰關係綱常之文不正大則失體不奇警

則老學究語耳忠節之文古今甚多從無論及義

夫者得此奇警正大之作足補人倫之闕

○ ○ ○ 他國說

曹秋岳先生有游息之園在嘉興城西偏宋岳德翁

宅址也多古樹

水焉高而下水出其間德翁手植樹今在牆際名

曰倦圃或曰先生休矣

以修故名客曰倦非先生意也先生顧謂魏子曰何

如魏子曰吾何知哉雖然吾嘗愛陶公歸去來之辭

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雲之出也天氣降

○ ○ ○ 他國說

曹秋岳先生有游息之園在嘉興城西偏宋岳德翁

宅址也多古樹

水焉高而下水出其間德翁手植樹今在牆際名

曰倦圃或曰先生休矣

以修故名客曰倦非先生意也先生顧謂魏子曰何

如魏子曰吾何知哉雖然吾嘗愛陶公歸去來之辭

曰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雲之出也天氣降

地氣升山川鬱勃鼓翕於其中雲於是乎出其布於

天瀾漫乎高岫平原則風爲之舉而雲何焉若夫

鳥終日飛不遠其巢鵬得扶搖直上九萬里而不能

不去以六月之息故物之窮大久必衆反其故者

情也是故雲之出也無心鳥之倦而還也有古人

之善言物情也然莊生曰去以六月息息生也猶鳥

之倦而還焉而若役飛故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故

德翁所以培風也今夫水流而不息然而必有盈涸焉

孟子曰盈科而後進焉者水之所以息其他也而不



兄善伯曰大有微指文亦如夏雲之多峯

歸藏卦交傳 卷十五 公儀 子

可以止是故四時以冬爲心至而閉關商旅不行貞  
然後元生焉諸葛武侯曰寧靜以致遠文子曰天地  
尚猶愛其神明此古人之善用德也是故鳥倦而後  
歸者也倦而知則其明不息昔者舜書曰吾倦於勤  
矣 然而堯之  
倦也勤於舜舜之倦也勤於禹則人之說也先生  
笑曰吾何知哉客去於是書爲倦圖說  
俞右吉曰於主人妙有流著而出以情悅幽說之  
文若作衆莊看便觀而千里交



歸藏子文集 卷十五 公儀 子

○○公範字範  
成鎔字公範拔鎔金入範曰鑄範法也法無一定固  
中規方中矩平直中準繩是故士農工賈各治其業  
貌若錐鈍若鋒曲若鈎子各中其法五行之性金最  
堅濕範金曰從草金俯而就裁天下之物無悍不可  
化勾庭叔子曰從遷善也草改過也不遷善改過則  
不可以入範是之謂羅治曰不祥之金  
曾止山曰警切而文甚精工

○○聞氏三子字說

聞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誦模曰元木字書木素曰模白所以受采模跡所以塗丹藏也訓慈曰穀仲平子曰所貴惟賢所貴惟義民去末反本懷忠而抱慈也議畧曰方叔方畧恒言也背充國馳金城圖上方畧事必有方法若田有時也是故李將軍野戰必有兵法模質也慈善也畧簡也莫質於木莫善於穀其法於簡木於德爲春故元之穀者中央之盛德故仲之德成而後民向方畧者後起之事故曰不得已而應故叔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天

鄧孝咸曰疊三段爲九段各段中有層次錯綜此開亂之法也而恩理與衍得白虎通佳處

○○似齋說

宋子維德名基小司寇欲名其燕居之齋私于魏子曰某先世以孝友恪恭爲家法至大父文康公益光大句父守而弗失加恪謹焉某日夜戰戰懼弗類以忝祖父願先生錫以思義之名魏子曰人夜半而生子舉火照之見不似己而喜者夫豈子之幸也哉故子孫之幸其祖父之賢也甚于祖父之幸其子孫是故朱均不足以累堯舜而賡餘之名舜禹之心至今千萬世而有餘痛也詩不云乎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又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宋子溫恭有恪而好學不怠其庶幾有之矣題之曰似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五

天

袁士旦曰立論甚剴須知不是確人要各于祖父正要立身揚名他日不致貽累子孫耳讀者當會此意

魏叔子文集外篇記目

第十六卷

任氏大宗祠記

泰伯祠記

翠微峯記

吾廬記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襟衣園記

五真圖記

假亭像記

孫豹人像記

經鉅室記

敬亭山房記

白鳥紀事

畫額記

元人標點五經記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記目

瞿塘神祠記

尤於成像記

落落齋記

達因雙鶴記

重興延陵書院記

吾廬飲酒記

皆春堂記

白渡汎舟記

龍骨記上

龍骨記下

文木屏記

宛阜記

看竹園記

有懷草堂記

重建平山堂記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陳澹仙先生像記

楊仲子躬耕圖記

十二硯齋記

吳道行墳山碑記

揚州天妃宮碑記

重建法海寺碑記

重修金精山碑記

崇禎皇帝御書記

半山寺記

觀行堂記

一硯齋記

魏叔子文集

卷末

記目

遠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六

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任氏大宗祠記

宜興任氏族居西偏之簪里自南宋迄今傳世二十  
餘年幾六有代有顯人而大宗祠弗建十六世孫明  
鉉病革以屬其子源祥源祥久乃得糾宗人爲之經  
始於壬寅至丁未凡六年而成先是十五世景龍十  
七世皞臣皆謀之弗就源祥乃與兄允淳叔祖尙友

魏叔子文集 記 卷十六 任氏

十

姪惲聚米百石子貸以爲權輿息既饒族好義者視  
力獨三百金以下一金以上祠成源祥爲文述其事  
廟制祭禮宗法皆井井有條一準於古通以今所可  
行者於是再拜屬禮爲記以勒於石按禮廟制自天  
子逮庶人皆有定數庶人僅得祭福於寢其後推恩  
至於高祖後又推恩得祭其始祖然自高祖之父以  
邇二世多或數十世百世其子孫蕃衍千億富且貴  
而春秋不祀幾等於若敖氏之鬼仁人孝子慈焉猶  
心故雖以聖人之禮聘王令典所不許而世之愚奉

魏叔子文集 記 卷十六 任氏

二

子諸侯親盡則祧何有於士庶人夫天子諸侯皆有  
祧廟有祭而士庶人遷主既理若不復設位以祭則  
與棄祖而絕世者同矣榱棟之制俎豆之數庶祿之  
文皆足以明等威防僭越而顯必祭人之祭其先祖  
乎禘故以任氏爲無背於禮也任氏宗法有八一日  
宗子以主禘祫二曰宗長以定各分三曰宗正以總  
綱維四曰宗相以攝禮義五曰宗重以資風議六曰  
宗史以掌簿版七曰宗謀以筭錢穀八曰宗幹以充  
幹辦而養老卹孤養節勸孝勸學勸農助婚助娶濟

荒扶患賑貧其法將次第舉焉是舉也源祥碑厥心

力儉終恩復上稟於長下詢於兄弟子孫乃克有成  
舉數百年之驕缺而允淳樸尙友葆雄繩繩延西  
邑有勞績其大法皆得書其他義轡者別有目錄之  
碑陰焉嗚呼世之人不知尊祖敬宗而宗法之亡也  
久矣人心風俗之邪正天下治亂莫不起於門內故  
宗法不立小學不興而欲人材衆多天下長治必有  
也誠能舉任氏法風之天下天下其將庶幾則豈惟  
一姓之幸任氏子孫世世念之哉

泰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任氏 三

賀天石曰時祭祭四親合食祭遷主兩不相碍邱  
文莊擬併祔四親於先祖任氏廟則以世遠位多  
難以成禮故爲等殺之法皆所謂義以義起得叔  
子發明有神世教不小文之高古直逼昌黎  
張古迂曰文以法勝如大將御軍偏裨以下悉稟  
節度而氣勢縱橫所向如意

○○長林里泰伯祠記

歙縣之長林里吳氏聚族而居新有泰伯祠吳君孟  
明與其弟之子弟所建也先是吳氏祖道泰伯壹  
像歷代並著聖書相傳天下有六長林吳氏得一焉  
第之自幼符更命工斷木搏土按畫以像幼符又  
定四方博訪子姓散處者聯袂世次爲講謀建祠奉  
像因以合其宗人而早世弗克就死乃屬其兄與子  
嗣成榮第謂予爲記惟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其  
後以乎子之賢世不能無讓獨是泰伯無子仲雍有

泰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伯 四

子季簡天下吳氏皆仲子孫乃成祖泰伯祠記者所  
在而然何哉豈以伯至德爲聖人所稱葬於其名而  
祖之抑仲子孫君長吳國千有餘年其食報最長而  
伯以至德無子後人祖而祠之亦天所以報善人與  
然吾子是蓋有見于古人兄弟之義也泰伯仲雍兄  
終弟及名爲兄弟而情同父子伯于仲之子爲世父  
世父與父所殊不過尺寸之間漢疏廣受燕始相告  
語猶有父子之稱焉後世不明此義世父叔父僅虛  
名相奉而真意消以仕宦之家至有弟建祠祀祖父



其子孫奉弟以祀食而兄不與一廟之中弟蔑其兄而父絕其嫡者且夫秦伯讓而仲雍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仰讓伯逃荆蠻仲即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又計伯仲之卒在商盛時商人弟及于禮尤篤其後子孫亦遂思伯之子與其姓之舊衍在天下者實仲之祚九故相率祠祀秦伯羣然祖之而不以爲怪是祠也蔽志于幼笄經始于孟明成于榮第某歲月榮第更丹雘其像見服裳易威庀以妥神靈而記諸豐碑榮第少年能

蘇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伯一

五

承父志終世父之事蓋不失吳氏孝友家法又于祠旁建別屋祀其父使後世子孫無忘祠所由肇皆盛事也述不辭而爲之記

越辰六日從兄弟一體處發明相親之義自是特識至論非回護也中開插出天報善人一語與至德之嘆更相表裏

沐子山口惇雅深厚不設議論波瀾之態其雄風善俗之文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有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城大赤如赭中徑坂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茲即其處相傳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家山而隱聞邑人彭氏因坼鑿架閣道句于山之中軒辟平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茲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近之賢者

蘇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微峯一 六

先後附焉

山左幹起西閣乎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干石幹作楹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閣間之服攜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日勺庭宇獨居之環屋樹桃華彭子躬菴詩曰雲中蓮葉秋池斃天牛桃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雙桃石自易堂郎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

中見山  
中見山  
中見山

流渾口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  
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王辰秋土賊四起彭  
氏屬于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財物因以賜諸子  
于是邑陣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表甲飲之顏謂  
其人曰吾嘗笑爾爾提一匕首人不測之強秦自幸  
誠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既與爲觀要古地因  
左顧遂發匕首根其喉据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  
二佩刀去山遂城明年伯了歸自廣辛復之諸子之  
散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既當罪功不可滅乃耐而祀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徵事二

七

諸社比猶山左自金精石山塘至古昔經前雙桃石  
迤邐至山門緣坡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昔者魏  
從虎中出側身東向僕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曰  
爲谷谷如陶穴窮窮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  
爲門院城邑爲守守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  
絕乃至于頂蓋此峰迤邐連羣旁無長輔自下仰之  
如振劍削空從天而作上則戔面三之中高右縮左  
展結屋者必山巖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  
自然自猿猿爲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子間有西

碑之役  
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于甕口飾其剛

使三尺童子折荆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  
城人數百里來覓躬菴間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曰從  
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壬寅三月  
伯子將北行畫圖于肩命子記其略或曰此山各石  
波怪也土人以共東面赤群呼曰赤面石躬菴舊有  
記特詳

澤米修日奇地奇事奇文此等文唐人以下不能  
作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徵事二 八

并記喬日寫登山處文中有畫



季子禮既終於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勾  
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  
高群山宮之平曠崇田參錯其下日之所周大約數  
十里故視勾庭爲勝焉于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  
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簷下梨  
曲直之木爲檻聖以屋灰光耀林木容口斗絕之山  
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哀  
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驛車鳴鞭之新距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吾廬一

九

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  
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燹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  
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滿道客或以問諸家人  
憂恐泣下余謀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  
饑饉民千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  
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  
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  
伯游迷迷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  
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吾廬上

十

危獨行與舉債而飾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  
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要越起蓋非而觀騰舟  
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  
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觀客  
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  
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  
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衆爲之而  
吾何暇崇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  
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燹閨門而全  
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幸不憂恐泣下也  
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  
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涂宜振日記吾廬只數語通篇却全寫季子生平  
胸次文字便活脫不羈其著眼著手處別有懇到  
慎勿作逍遙游齊物論看  
邱邦士曰此文之妙寫季子意全不若唐詩諸客  
意說文字亦全不爲活脫不羈只語語實到而從  
皆一志字并不指悉恐何所歸余嘗謂昔人稱左  
傳文字高深若山水左傳高深處二千年來看見  
得左傳高深處是

○ ○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室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而學武廟又於孔子廟傍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興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若嗟慨秦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愛護舉所爲孔子廟觀其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學宮

士

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滿然無所繫。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大家宰涂公國舉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既被兵官益圯東西廡以下盡燼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諱大諱大諱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字都魏龍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豈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

不忌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碑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

衰釋老之徒沈湮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其靡于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俸福利皆迷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觀讀書處稱少讀觀袁州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學宮

士

學記愛其文明使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德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成於下除年告成觀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忌其功則又剛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美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延麗易柱棟之壞窗戶維新建廡門加宏殿焉木石從聖丹漆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一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諱功尤著云

朱秋崖曰文具大原委却極擺脫常套感悅  
淡厚言外無窮

觀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學譜

事



○○○摩衣圖記

光武時衣國唐吳道子兩友人程遠得之新安僧漸  
江遂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  
尤有神理或云細微兩人入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者闕  
者一二或云此亭樹葉脫枝枝柯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  
人并釜或云此通雅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  
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否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  
半出信信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二帶劍腰弓  
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光鑿出石  
觀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摩衣 十四  
方左膝跪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  
飯向釜間來豐頤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輜身燎  
衣背胡床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  
各見一面光武帝豐頤隆準大耳高頤微髭須續髮  
骨端從際額日光澄淨不翳其武侯波將軍所謂帝  
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屋下壁泥落見編  
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  
于時寒冽又云細微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画

人皆長尺有二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

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倩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

妻子爲僧更以圖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子季

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子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

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圖記後更有此作及孫像記

他人無此胆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梅仙曰處處細碎敘寫却鈎連繩貫成一大片

段須看其著意處有著意之妙不著意處有不著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主

忘之妙者意處如圖龍點睛不著意處如類上三

毛若徒以昌黎圖記擬之猶未知其深也至結處

忽入感慨又動人千古悲涼

○邵子湘五真圖記

邵子命梁錫生圖其像凡五變屬予記之入不變者

心然唯心能變境故意之所造則無求不得其意西

方之書曰思闢縣達足心酸澁談說醉梅口中出水

二杵曰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

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且夫

一人之身

意至而境變境至而形變雖倍五至于十遞至百千

萬億而且何有焉邵子高才工文章有用世之志爲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主

遠世之想以讀書始而將以逃禪終其一

手展卷右手著膝上所然而笑梧陰覆之修竹環其

旁水淙淙循竹間去曰展卷圖其二披襟播羽扇坐

大柳樹下左手反握樹根一童驅黑牛過其前水田

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曰課耕圖其三戴淵

明巾棕屨布袍支方竹杖向丹崖壺尊間行曰游岳

圖其四坐小漁船翫笠持竹竿一手自然須眼著釣

絲船尾隱汀蘆中篷船施慢慢中見書帙茶具曰垂

竿圖不作洞庭煙水蓋邵子青門圖間溪汀也其五

爲頭陀形趺坐山巖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藤花簇簇欲墜曰燕園圖

陳椒峰曰嘗憾昌黎畫記一結不稱全文之古如此格力真爲過之而用意處更高過絕倫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古

○○像亭像記

此像公也像之者誰誰謝文侯也誰記之易堂魏叔子也魏子見公九年也往見于西湖齋平若泉也冥平若泉中之鴻也後見于揚州軒軒平若鴻翁沛平若泉之產也然而自見之也則皆僧幅巾上衣下裳朱履也誰像之公之子汾請于文侯像之魏子曰公志也或曰僧曰若是焉僧也神穆然而清然而秀發于外燃燈然誰使記之汾請記之汾也知句公著書布天下天下曰西陵名士徐世臣名士何以僧也僧故魏叔子文集見

卷十六

本

名士故記之也魏子見公九年也

應嗣寅曰不以梵語作頌但贊世臣之爲僧得立言之妙

沈明恩曰淡宕中有深意

○○孫豹人像記

畢所加繩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巾。有帶。有履。有大銅盃。不底。閤中而巨口。有杯有兩木杯。托有盤。磁達且蹲。有安石。櫛有桃桃三寶。櫛二鏡。其衣子。齒齒然。皆有絲菜。藉於盤中。孟有長瓢。見其稱。右肘露加孟口。手握櫛祖。胸而笑。白須。胛疎。振動目。耽耽。視木托上杯。左手捋膝。膝左。髻右。膝衡。顧側地。坐朱履裳所不掩者。頭三分加一。笑色。薄青衣。形寒。衣白而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綳見短髮。大銅盃深碧。雕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孫像

左

丈。股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質。櫛。櫛盤類。杯。杯孟居右。櫛。櫛盤居左。身倚孟正面。而身右。故帶左。委自巾。放展高數盡於縱。是為澄堂先生像。其腹端然。孟所有人不得見也。吾兄於杯。瞻然其腹。所有人不得見也。吾兄於目。眉鼻口。須。髮中衣帶。辛亥立夏日。易堂魏原記。

汪舟次曰從昌黎書記變出一格書記人物

多故文以整齊明白為難像記人物少故文

以錯雜紛複為奇亦古人所論建都衢巷曲

直法也○就堂好飲酒以詩名天下三十年

此文不著一詩酒字并無一之字助語特特

見奇

劉彥度曰文在儀禮考工之間句法於史記

中極變化之巧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孫像

示





○○○經鉅室記

崑山葉文莊公。有賜第在縣治東。七世孫九來於其東偏更堂。為榜曰經鉅表先志也。按葉氏自唐宋來多顯人。入元子孫隱居耕且讀書。至文莊始以前古顯人比之。兄寬昌言大業載在史冊。為正統景泰間名臣。葉氏遂世治尚書仕宦顯名天下。閉子馬曰學猶種也。葉氏之為種多矣。然其先世自至元以還。豈其力世世不足致仕宦。蓋治經者貴明經意。不必盡如寬以尚書致通貴用經術絲飾吏事。乃足明治。魏叔子文集記卷十六鉅一

十一

國幽風之詩三致意焉。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再則曰知小民之依故農。民苦樂之故。賦斂之輕重。天下治亂安危之本也。然後世急徵役嚴刑重征以困苦其農。民而天下亦幸苟安而不危。自漢唐以下時或有豈聖人同道同事之言。有時而不信歟。九來世傳尚書自文莊公以來必有其說而九來又告予曰吾遭時註誤行將退耕於野以希先世之志余因九來之請為記更願有以質九來使報余也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鉅二

十一

歸元恭曰帶經而鉏成語舊事從而論世談經片義遂漢又妙蘊藉不露徐禎起曰通篇俱架空立論洗脫一切凡腐然空處皆有指歸須得其語語著實處

○○○敬亭山房記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者宣城之山也蓋先生以直言

忤旨廷杖詔免

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

浙東久之衡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圖居之曰我

宣州一老卒君思免死之地死不致忘遂以敬亭榜

其堂云當崇禎季年先帝焦勞銳于爲治臣下不

稱任使負上意上寢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辭是

非實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近

權叔子文集記卷十六敬亭一

無裨實用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詞不當罪者有

之從古偏聽生奸詐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先帝

不幸國亡人每追咎于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

分別論列不可徒徇君子虛名各全歸其過君父先生

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闕與而奏語前後

不相蒙上震怒以爲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

得罪

其事與先生不

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憾怨先生蓋不僅

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

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于至吳其義先

謁先生而先生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爲忠

節然者予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顯顯仕則德其

主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

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

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貴人不可賤人

可予人不可奪人也善則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遇與

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耶先生名塚中崇

禎辛未進士介儀真以量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

魏叔子文集記卷十六敬亭二

林水前此爲文肅公菴園又前此爲副使袁公祖庚

之醉煥堂三公者皆賢人吾將比擬予之賀邱遺也

遂因仲君實節之請爲之記

歸元蔡曰平心核實之言至中正非苛論君子

亦非曲護君父也而文之格力亦高

○。白鳥紀事

吳方連御史有先壙在歙西新安山葵百餘年無達者非師皆曰不宜貴人然壙上多長松望之鬱然辛卯春白鳥數百忽集松上狀類鸞而小或曰雀也松頂若積雪鄉老以爲不祥童子每持竿驅之人或仰投石擊松枝折終不去益多是秋方連試浙江中式明年成進士于是人皆曰白鳥祥而非師更盛稱是壙爲吉壤及方連司理西粵白鳥漸散去里人私相謂五嶺瘴癘地司理君恐不生還耶庚子春日鳥又集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白鳥 圭

大集未幾方連以卓異取御史魏叔子曰曰鳥之兆其信耶其偶然耶然且至再則信也人或疑其不祥或以壙不宜貴人人之智固不若雀哉或曰吳氏光世有隱德故雀兆于壙或曰方連孝克念其祖故雀兆于壙或曰雀白色子孫當爲清白吏楊震先世以雀貴其壙致大鳥惜不載鳥羽何色狀且類雀否或曰古雀爵文通魏尚曰爵命之祥故雀兆于壙

朱錫也曰布格以拙處見致而文情愴慨如高林雲烟形態不定

附錄

吳方連侍御以論事九直聞海內自言待御史之有羣白鳥集祖墓上庚子鳥復集遂拜突祥之說信者所譽况禽鳥尤物之至後者乎余獨怪當方連爲諸生時落第然與噉位無異及有言責矣其言或聽或不聽猶未盡見之施行世幾莫有知方連者而鳥則知之何耶士策名登進仕非難抗輒任天下事爲難故策名登進世之所謂祥而實無當於咸應之數若方連之所宜如此則雖欲希白鳥之非祥豈可得歟

蘇轍李曹溶跋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白鳥

圭

○○畫貓記

壬子六月宿與日並直危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觀辟  
去吳中王忘菴故工是宗人石園自崑山買舟來乞  
畫成予適至屬記之豎尾側首聳身左顧而提兩  
目光橫射人滿類虎禮迎翻除田鼠並虎視近世  
猶失其職與鼠朋為好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  
害焉不虎而鼠矣鄧都寓像邊人不放射似因有勝  
真者抑忘菴志在除害畫有神不以日與是日也予  
亦索忘菴畫石園記之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畫

王

王鼎中曰諷刺刻淡文多轉折而無迹筆力最高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常熟毛君<sup>字</sup>崧<sup>季</sup>承其家學好搜輯古槧本考訂討  
論正世本之失嘗悼五經為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  
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山考定於  
是頓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  
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氏已從錢君頤得元板詩集  
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  
傳輯錄纂註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久之  
之震澤葉君樹運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五經

末

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逸去展乞以歸且喜  
且恨於是更頓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  
何君吹吸云會見陸君貽讓有禮記舊本亦殘缺貽  
讓展外舅貽典<sup>字勅</sup>從弟也展欣然立折柬征索之  
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於是五經  
咸具展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  
几以拜先聖及告其先君晉<sup>號潛</sup>在自是每歲元旦  
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蓋展先君博雅好  
古多藏古本書所自校讎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天

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辰其季子云：壬子九月，廬從虞山訪展，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日展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藉手報先人，若有神焉，相之者願子屬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嗚呼五經列學宮爲二百年教士育才之本，土功各於是乎出而訛謬，苟且沿襲相踵，不知其非一經之誤至三十二字，况其他諸子史百家之書，非朝廷所建，置海內戶誦而董習其訛謬，又可勝道哉！書傳纂註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五經二 堯

民誠云尚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古朱點者要語，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後人袁氏有五印又傳馮班云班字定遠與先君子同執經於邑，魏叔子先生名之門有馮班印以世誼，遂贈此書。記衆說亦有元人標點，按三經標點皆魏黃魯齋先生義例，魯齋名栢，金華人，博學精義，以古今自任，德祐間賜諡文忠。天下學者宗師之所，則皆多手摹

戶識諸經，咸出其本，理有固然。獨春秋胡傳用筆五色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密，祿反覆其五色殊例，處了不能得識云。至元三年後，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留邊子昌手整於姑蘇鄧明仲家，染有邊氏印記，展云先君子於天祚中得宋板胡傳亦五色華鬪例，與此本同。宋板序後有論各譯鈔子進表及綱領類例等十三番，爲此本所無，悉倚昔者摹寫補入，標點出魯齋與否未可知。要於此想見古人窮經之學，致精極研，不敢鹵莽如此。福惟展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五經三 尋

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來者卒得畢所願，而此書傳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標點如出一人，盡亦天下之神物也。末世多故，後此流傳聚散都不可知，竊故纖悉紀載不敢避煩冗，用以示後人彰晨之志。展又云：近見元人臨魯齋標點四書在泰興李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同云。寧都魏福敬記。

陸勅先曰：有開有闔有詳有簡，敘事議論間出觀其通篇間架分屬合筭處長短大小斤兩悉稱自

是造凌雲臺手

錢梅仙曰絕無五經鋪敘套語又須看其化五段之板處筆法高老

蘇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五經四

五

○○瞿塘神祠記

瞿塘神祠者不知其名所自居人戈氏世奉祠者也常熟縣東南三里有戈莊戈氏聚族居之毛君午晉實其出將葬父盧吾公毋戈孺人以筵簞於陳司徒之神其歸曰還歸母家初毛君十地數處葬師或言戈莊背山面湖吉者君至是爽然曰神告我矣然地皆居人君間以情試之戈氏曰吾黨素德盧吾公公又吾出當徙居以成君孝毛君乃別營居舍視故居有加既成擇舟楫尊酒餽餽而送之酬其地以韓叔子文集記卷十六 瞿塘神祠記 五

十倍之直戈氏大喜曰甥因厚母家人既葬而瞿塘神無奉祠者君惻然曰以我葬親故廟不血食神其謂我何於是新其祠勅子孫世世祭墓者先享神而拜盧吾公毛君卒歲久祠漸墮君季子麟季念先人孝思不可以替更謀修飭之立石示後人請記於子子惟世俗背義邀福有生不養其父母死不祭其先祖而於鬼神祠廟則拜手搏顙膝行奉牲醴若惟恐其不款嗚呼使神而聰明正直非惟不享其祀抑將降以災安有神而福不孝不弟之人者毛君篤瞿塘

之祠也皆以孝其父母也而繼季又能推父之孝以  
賜於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氏子孫其克念  
之不可以忘是爲記

錢陽仙曰以孝字作柱推本毛先生篤行是有關  
世道之文

陸勅先日寫出淫祀一段喚醒愚人煞是吾儒務  
民敬鬼學問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羅塘二 李



尤展成像記

巨柳然其上竹環其左湖水演漾淙淙于其下則有  
偉丈夫科頭跣足踞石而坐觀童子垂釣釣絲沉水  
中竹竿嫋嫋欲動若魚觸餌彼丈夫者得魚不喜不  
得魚不怒日睨睨若有所思丈夫者誰悔庵尤先生  
也悔庵曰吾嘗從政烹鱸之美吾聞之矣陽鱉吾棄  
之矣如山之蕪連海之鯢彼童子者常得之而吾其  
以閒廢也吾之齊物也久矣吾視吾才名若寇賊然  
可委而蛇也坐石臨水哉軒窗自作水哉軒記翠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辰戌 李

微纓臨作梅巷像記

宋旣庭曰寫生處不難難在意思含蓄處味之不  
窮



○落落齋記

江陰李忠肅公有賢子曰庸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曰落落齋集蓋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予三讀落集無華前與方二丈立石數笏植梅杜鵑數株自公爲諸生讀書于此後公劾逆璫諱獄死庸公方九歲奉遺命屑補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矣考公生平于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歷官侍郎史皆然不獨幼遊瑯一事小人于世投方求合遂至無所不个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魏叔子文集記卷廿六落齋一

問風之興也。歟。庸公當國。變衆諸生性。疎懶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寢塵滿牖。庸公方吟哦不輟。余以庸公之爲子。殆無愧是齋者。于是復因其請爲之記。

周子潔曰發揮落落之義多篤論可味末段又足當庸公一小傳矣

魏叔子文集記

卷廿六

落齋



○遼園雙鶴記

鶴千歲而元又千歲更白故禽之壽者黑曰烏白曰鶴仙家多騷騷控鶴之說故鶴尤貴吳門申勛甚先生家有閨曰來青閣前後有松有石有藥圃曰遼園歲戊申有大鳥翩然降於南除羣笑而譁曰鶴也鶴也明年己酉先生八十初度月在仲春閣之後復一鶴來止而不去益一雌而一雄客共驚曰此奇徵也天命之矣又三年壬子寧都魏祿來吳門問斯事既得交於先生退而歎曰鶴精神潔清雖處閹閹儕然

蘇叔子文集

卷十六

雙鶴

三

有山林之致先生以長者脩皎皎之節世無所繼其羽毛物實以類應豈惟徵壽吾又聞先生大父文定公常明農時弟吳趨鞠二鶴每燕客則二鶴迎於門坐定酒行則展翅共舞和鳴久之下階而執食何鶴之多異也文定年五十七致政家食者又二十四年而大司馬大參公皆年踰八十申氏世多壽者則以雙鶴徵先生之壽亦宜

金孝章曰前後敘致古雅中間發議論尤覺波

瀾老成

○車輿延陵書院記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最多舊志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攷蓋其廢而不興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風教爲己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暨群習雍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人士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

蘇叔子文集

卷十六

延陵

三

道學吾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伯性先生至明孫文介張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成于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與邵寶協園之禧來客茲土得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禮爲不文命爲記勒諸石越回謝不獲于是拜手而言曰魯孔聖以學之不誨爲吾憂而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自

宋之小人以儒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禮嘗以謂講學之人有不盡出于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未有不出于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

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

攻也至維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維蜀之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說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下嗚呼不有君子其流既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

龜叔子文集

卷十不疑

元

而同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非彼此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己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曉曉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于之楚而北其轡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于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虛其心以

受人將天下之技求自消况一堂之上乎禮庸劣于講學之堂不足供羹陰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而妄述所聞于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辭道聽塗說之罪或庶幾備驟暇之箴頌云爾是爲記

楊組玉曰敘興復始末處詳而簡論古今同異處全歸責于君子之正己平心是大有功聖學之文

陳椒峰曰子嘗語冰叔吾輩作文苟無關於

龜叔子文集

卷十不疑

三

世教可以不作雖遇極閒冷題猶將借以發吾胸中所欲言况題位本與世教相關者乎此文敘理學淵源與廢精當明確立身處世之道皆可于此取法豈直文字之老潔爲不可及哉

○吾廬飲酒記

吾廬左聯三巖峰前俯石閣開門羣山來凡案主人坐而延之是於月夜惟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僕宜振從孫尚舉夜飲前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壑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閣頂若巨石噴噴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閣相對寂寥無聲彭躬菴負杖獨來悠然若遊魚出于水際余顧彭子曰樂乎彭子沒應日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乃大笑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

蘇子文集

卷十六

飲酒

三

噓中見啼聲淒淒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愈明日復病雨沈沈不休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江玉仲曰縹緲恍惚光景不窮

兄善伯曰一結寓消息剝復悲樂無救大理岐波公好弊一粟有盡有主等語更為含育

○皆春堂記

禮曰盛德在木于時為春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術莫生于醫良醫之術能生人庸醫之心亦未嘗肯殺人庸醫無殺人之心而殺人是以致行秋令者也范文正公從相者問為宰相對曰不能則問為良醫宰相而下六卿九牧赫赫尊名甚多舍是不問而同醫然而得其術者蓋罕矣世傳天醫之星臨京口京口何元澄精醫術洪熙初授太醫不就時三楊各書一字樹其廳事曰皆春堂元澄裔孫嗣東更書

蘇子文集

卷其

皆春

兄善伯曰語多巧變然能不修

○○白渡洗舟記

丁巳四月子訪蕭子孟助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  
門臨清溪平坡曼衍綠草延繁洲渚迴闊黃犢烏犍  
散牧其間或噴或飲或寢或耕隔岸有高樹斷林屋  
瓦上下隱隱見人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子甚樂之  
新恨未有亭閣足澤慧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  
入浸灌坡陀綠頂微出明日大漲東西瀾漫勢合大  
江極目所周不下十里五抱之樹叢篠簞蔓插千水  
中孟助方營膝席子薄莫過之登巖橫樓以觀添水  
盡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山渡一 畢

周處落樓在中央孟助曰月出風微與子洗舟乎子  
人喜於是牽野航懸蹻板而坐浮乎中流波平如鏡  
人影在江子謂孟助曰吾性耽花月觸緒紛來不能  
自定舉喻流水則忘憂孟助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  
能自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共何不自解天之覆  
爲詩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時同汎者孟助二子從清從浦  
弟子從渚妹塔陳子則象白水俯哀閒孟助乃指二  
子而謂子曰詩所謂他人隄他此即是也人苦樂不

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既夜舟子迴船鼓櫓子  
扣舷而歌曰山有蕭兮月雲微水瀟瀟兮吾何之  
庭無風兮彭蠡不波浩氣徜徉兮風吹衣  
蕭孟助曰爲景處有難回之工無一筆依傍赤壁  
而自益高妙歌寓意白渡但覺瀟瀟出塵耳

○○龍骨記上

海外之國有龍骨焉。燥而裂之。無異於赫蹏埃。垢之可浴而藥也。則反其故矣。食之以墨。則不變其類。有二首若茶者。曰白骨。微土色曰黃骨。人或得之。以置書爲質。荆楚魏子見而嘆曰。噫。此懷不龜手之藥。而洪澮洗者也。皆爲之極其用水。行則有滅波滴酒。飲藥之能陸。行則有塗附烟幕。丹浮諸云之變。陸行則資水。水行則不資陸。同之古人。蓋剖股以濟矣。何其酷而不再也。由斯以稱草木之濕。不可常東房伯子。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龍骨上 聖

之同道。其則則交失。亂其端。則交得。或斯疑焉。則斯昂焉。既其賢矣。龍骨之名。余不知其何名。信南山之五章。目執其爲刀。以改其毛。取其血。骨膏脂也。或曰龍脂塗之。

○○○龍骨記下

龍骨之用廣而多變。不可以不記。故隱約其文。俾明智之士。苟獲是物。自怡而自用之。得意者忘言。可也。夫水行資黃骨。陸行則二骨並宜。水行尚滴酒。陸行之尚小者。丹浮。大者。稽衣。而稽衣爲尤神。水行之用。懷以金石衣。其產而統之。則壽三倍矣。塗附之用水。飲而搏。烟幕丹浮。脂食而滅其疆。則出入自得矣。稽衣之用。陽以黝色。陰以文章。左右和以其類。而他族交其四垣。則白日游止。入羣不亂。恆乎中。庸矣。烟幕丹浮之用。面表而無裏。稽衣之用。再表而再裏。無裏之用。燼以元氣。再裏之用。周以游刃。然七用各因其時。不可偏廢。是以並著之篇。引伸觸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吾甚痛乎。古今忠良義士之脫衣帶而音歛質者也。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龍骨下 聖

古文屏記

余嘗橫溪得文木之屏三方九寸。橫風仙嶺，岩壑百狀，火山之間，瀑布瀉下，注而為澗，波潄沫起，迴薄句流於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山水之狀，可捫而得也。方六寸空濠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耳鼻須眉卷髮，毛尾畢具，一峰再成，有大鳥翔起，展翅垂足，眼珠頭頸，歷歷句向，朝陽而鳴，若丹山鳳者，高七寸，廣視高減七之三，加一之六也。狀屑翬飛瀑及鳳者，得數於橫溪文學孔生家，羅漢獅者友人貽榮。

觀叔子文集

卷十六 文木一

一枚子察其異，為工裁之，製為屏，橫溪射新城之內，狎也。地連閭閻，多肩此木，然文必數百歲，合抱之，得八五六手，異者山水人獸龍鳳雨雲花樹螺蛤，奇怪一一如寫，竊嘆天地至文不假雕琢，自然變化，既生樟柏松杉，為人上棟下宇，橫榻樽檯，以安其身，而娛耳目，悅心志之物，達達錯生，其間天地之于人，亦至矣。閭閻中人，其木炭堅，每伐以為薪，或為屋壁，辟櫺窗之屋，工六木皮一二尺許，白無文，其美在中，故人不為解木心者，四面橫斜曲直，為之錯節，根盤

處文最奇，密工雜作，槃檯筆斗，現匣廚床，几几或長丈廣八二寸以上，粵東花梨、紫檀、木皆文不及孔生雅好之，營求木數百里外，鳩工作，由市故器盛於新城，而橫溪工為能新城人呼曰花木。余嘗五車購之，眾獨此三板為絕也。桐城方太史云：卽紅豆，附所謂相思木是也。一云鴻溝木，一云鷄翅木，皆以其文似之。故名近有司誅求甚盛，工頗失業，閭閻木亦垂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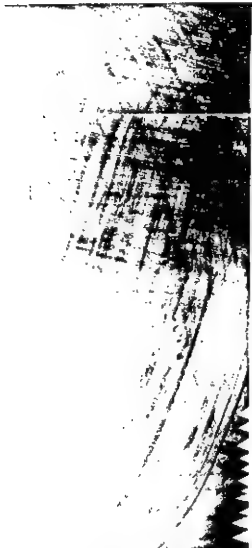
三

彭軀庵目寄托溪而無跡，尤始能脫去韓柳。

觀叔子文集

卷十六 文木二

庚



宛阜記

余初游秦邨見黃山問所與游何人黃山曰李子以氣矜閭淮左折簡致之相見於南樓余述返邨上明年再至始報謁經西城之隅屋瓦漸稀林木疏闊雄爽如方野迺渡長渠徑小隄高下垂邨望之隱見若有亭樹則廣池演漾渠覺社之水東環而滿之於是架板橋左右偏衡木折而迤於門垂堂則池水再絕蹻板如馮凡以延西除倚檻而立漉漉然澄澄然亭榭浮於水際余顧而樂之忘返也李子曰吾之新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宛阜

記

李于庭曰班劍與秀柳子厚復出于世

看竹圖記

余性愛桃花與竹所居勾庭在翠微千仞中環庭樹樾石岡種大竹然僅百餘个十九歲後每令人畫像悉不下最後命戴生畫看竹圖戴生名蒼字段端西陵人寫人婉婉如生筆文秀絕天下矣辛亥冬相遇於揚州予方毀服急裝而戴生爲予寫山居像冠一幅布衣方領寬博前後修竹萬竿清溪帶其下曳杖蹣蹣而行而容與予亦自驚爲絕似也色微蒼然在山中時恒如是衣領有弛見胸尤得神解不知戴生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看竹

記

何自得之子自分同卿生平于所作詩文于平日出山還山卽不敢乞人一言于畫像亦然于千秋特歸勾庭念友不能盡交人情物務不能盡閱誦誦林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慨然太息將復閉戶不出爾知交中懷道執義古之忠孝者先遷後進咸有其人終焉離隔不無悵悵于心乃以圖尾紙請諸筆墨古者賦詩見志不必自作諸君子自三百篇下放漢魏樂府而止或取義比似或意托規勉遂意寓書又或工繪事一作山水草木物器之形亦足資教戒

也夫詞乃徵古物取通義言近指遠庶幾無惡云爾  
開七月望日易堂魏麟自記時年四十有九

○有懷草堂記

凌子蔚侯取小宛首章之義題其草堂曰有懷謝子  
爲記凌子曰草堂去虞陵城五十里在橋墅之南先  
君子實經始之未成而卒已而先母又見昔吾之登  
斯堂也如見二人焉懼夫久而漸怠也乃以是名其  
堂嗚呼孝子之於親見其書冊杯棬仰其核櫨俯其  
几筵莫不怒然有傷於其心而況始其勤未享其成  
凌子之言古孝子之志也當是時西南變起風聲及  
大江南北天下益多故君子以凌子有握粟出卜集  
魏叔子文集記 卷廿六 雜著 三  
木腐米之成欲圖守其身以無忝其所生不獨杯棬  
核櫨之感也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蓋亦圖之至矣然卒觀其所就夫豈苟全  
性命者所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吾聞謝文靖公鎮廣陵既築球邵伯  
爲民賑水患復置七堊爲公餘游睢之所今橋墅其  
一也文靖當東晉時京室陷危日緩帶高屐泊然不  
加富戚於其心若優游以終身者旣而淮淝戎虜處  
分早定於晉室有再造之力凌子居其地學古詩



得母思其人且小宛之三章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鸛鳴有子嘒嘒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蓋漢  
 乎時之述中慨教誨之無似有闕士行致力中原惜  
 分陰之志焉昔人謂上行結納賢豪與復東晉為不  
 忘其母之教以至此嗚呼此善子言愷者也余故廣  
 交子之意而為之記且以告孝子之不忘其親者

楊蘭佩曰平正題目却發如許議論如歷樓層層  
 遞空構架然皆在本題情事生出要歸平正故為

蘇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有懷二 五

難到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耶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  
 公守郡時當慶歷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復興  
 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與不一  
 至於蕩為榛蕪盜據為浮屠而其地以公故蓋者於  
 天下登臨者慨然有愧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  
 絕少山林邱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顧三面見  
 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既屋而平  
 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  
 蘇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平山一 五  
 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  
 山堂豈斯堂位免兵火抑緩廢復有賢者終舉之耶  
 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既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  
 最勝地久廢與郡大夫汪君陵門謀靡然新作之下  
 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  
 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  
 不知何如

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

蓋揚俗五方錯處魚鹽錢刀之所轄仕宦豪強所倚  
倚故其民多嗜利好晏游微歌逐妓被衣煥食以相  
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既修樂廢  
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優夫人耳目之者  
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羣豪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  
之道漸易其錢刀鬻僧之氣

而揚土誇雙平衍惟此山差高

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組豆之事柳將以  
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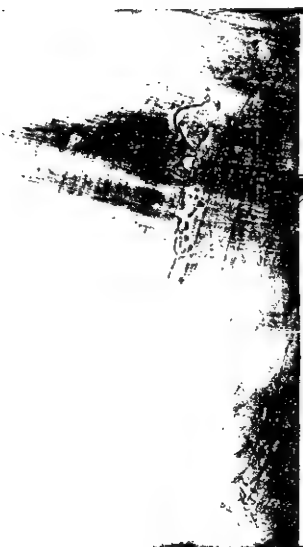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平山二 堂

秋余客揚州公通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於  
安巷而再余以記見獨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各平  
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  
矣

黃仙裳曰紆徐逸宕歐陽子之文也長真先生得  
之寧節報書云當日廬陵構此竟未作記而東坡  
江公何以亦無文紀其事不幾比于醉翁豐樂得  
生牛犬犬補此缺陷不獨山靈生色伴有光昔賢  
多矣閉誌此以爲一則佳話

注蛟門曰歐陽公建堂當太平無事之日金甌察  
修復直兵戈屢廢之餘前後相映自是有情文中  
大關鍵在化民善俗立論得體而波瀾渾宕回折  
多姿尤見用筆之妙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平山三 堂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嗚呼。此洪武四年會試錄。國家養士三百年。所自始者。也不。四十年。有遜國之變。忠臣義士。燼死如歸。其後雖以靖難之變。夷議禮之誅。斥逆奄之摧折。而甲申以還。天下縉紳之士。窮岩草衣。捐身執節。以自獻於先王者。不可勝數。謂非聖祖養士之報。其能然哉。是錄崇禎時興化李公爲吏科給事。得於垣中。壬子夏。應謁李公。伏出見。示按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前貢士鮑恂也。以元貢士儼然與本

魏叔子文集

卷十

會試一

記

朝學士。並列考官。而兵部主事許方。僅主彌封翰林院。編修唐肅。主對讀。意當時。恂有文名。徵授學士。不就。故特命同主試事。而不以加於郎官史臣爲嫌耶。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爲第一場論詔表各一。爲第二場策一。爲第三場是科中式者一百二十人。江西北二十七人。吉安得十一。焉吉安科名盛於宋。及元多。誠子孫不仕。至明又盛。自此科名甲天下。吾邑有管負者。亦中一百十名。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下里小邑。與有榮幸。而九十七名金壽則高麗人。

聖祖用人之無方。取士之法。並見於此。穆又按洪武十七年。始定三年大比之法。前此時。卓時罷而三途並用。洪宣間。以薦辟吏員。至大官者。尚不乏人。蓋不專以科目取士。故得人爲盛。中葉以來。至于木造士。非科目不進。科舉之文。益迂疎浮濫。不足用爲人。並售禍及國家。此禍捧卷太息。而不勝權輿之感焉。李公名清。字映碧。古所謂不愧科名者。宜其賢而藏之。歷患難。播遷。不敢失摩也。與

魏叔子文集

卷十

會試二

策

宗了發日記述中各帶議論。而前段推崇養士之報。末段補論取士之弊。皆極關係文字。

陳善伯先生傳記

丁巳十月五日夜禱與秦州黃雲會飲退及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因道間報時禱與先微君痛哭幾氣絕雲遇謂然長嘆淚流被面哭咽不能止合序歎獻謂黃子天性忠孝久而不忘若此雲曰此陳先生之教也先生知秦州多善政雲獨冠受同士知每身造虛或下榻信宿數勉雲以忠孝雲驚下終身不敢忘國愛先生守義佗你以死雲家據劉引木主祀先生配以師友賢者又使盡工

顯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潘仙一 五九

盡先生像凡出千里必儲備微清瞻視豐頤廣額長須眉儀貌俊偉眉端微愁色佩劍而獨行先生嘉興桐鄉人名素字潘仙崇禎癸酉甲戌以春秋魁多士既用泰州治行行取入覲朝議以賢能吏補厄疆得冀州甲申京師陷先生義不辱懷州印南遁日哭泣疽發背幾仆伴狂棄家變姓各教授上海縣之窮鄉有客過先生坐甫定而鐵騎五百圍村塾金縛去客感先生繫獄一年出猶破家結客卒憂憤歿方先生繫獄聞破產赴之營救萬端東粵商僧祖

心謂人曰黃君誠至直合白璧貫日必辦事無疑也先生善詩獄中有喜黃仙裳見過七言律詩甚悲壯顯病之年有感懷五言古詩二十首蕭瑟見其了書貽雲卷筆法蒼挺如對忠臣義士後學亭都魏諸教書

楊友石曰法度嚴確而筆力蒼挺文亦有忠臣義士氣象

附錄

予嘗取史記內程嬰公孫杵臼印之左傳皆事相左而各不見乃以此念知太史公立言之妙也筆

顯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潘仙二 六十

瑞所祖微能從無幻有然末若從灰起生難謂幻有從空結胎而起死須從實附發也若顯叔子所作陳潘仙像記其幾乎敘事雖心言必核實能使不羈有年之潘仙如聞其聲如瞻其貌而面生何疎而總以一言蔽之曰有本應應潘仙之義其為夫乎故能以一黑種子傳之門下而黃仙裳其首或破蓬敷瓦或乞言問幽倫葉師翁之義與叔子談及三月十九之變附成明如新應仙矣君臣之義其尤篤矣乎夫能先識乎其大節而帝印已雖然非叔子文筆之妙誰傳其師若師者故吾重其文而因重其人且重其人而愈重其文興化李清映碧氏跋

○○○楊仲子躬耕圖記

有爲楊仲子作躬耕圖者野冠草服坐石上原田有  
每土脈草芽童子驅牛而過板橋

耕當有

語曰長溫寒渴耕而耕生石上何爲古

躬耕最上公秦氏次如南陽皆不聞有耕耕人空桑

古遠不可考南陽如崔州平徐元直輩何不使衡

宇相望緩頰後先吾適知草庭對昭烈語識時務甚

熱彼不出戶庭抱膝人何由得之蓋其友出入四方

樂叔子文集 卷十 楊仲

本

交世奇士采時聞有以詔斯人也然則借其友耦耕

必絕意世務沈冥不反如沮溺者非然者則必不使

其友共爲老農與牛犢牧豎對仲子是圖其有意師

古人抑偶然爲之吾姑記之問世之知耕者

胡心仲曰從一耦字生如許妙論文之伸縮矯如

游龍未又作開闢收住此踴躍滿志之技也

高念祖曰杜工部題畫尺幅應須論萬里可以舉

似斯文

○○○十二碑集記

汪舍人客京師夢得十二碑因以名其寓室他日問

於魏子曰是夢也爲致耶爲感耶魏子曰致也子

好文章日親事罕視然而人廣殷遂取以歸者感勝

也夫夢惟感感惟有所兆故曰無心之感致也者非應

也舍人曰應之奈何魏子曰今夫文章有律呂之聲

焉有春秋冬夏之氣焉皆十二之數聲盡乎陰陽氣

微乎四時則其變化不可勝窮矣夫日數窮於十子

又加二焉是以配而益多生而無窮此之法也舍

樂叔子文集 卷十 魏子

本

人曰於視奈何魏子曰古人志之矣唐庚曰筆鏡也

視鏡也墨動也視靜也夫文章之道多鏡者易折善

動者易流故必運動於靜藏鏡於鏡此聖人之愚也

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此章之法也予之

其於是矣乎舍人曰惡然而吾謹志之矣舍人

名懋麟字季角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名士稱曰江都

汪蛟門

杜于皇日以十二真碑作兩段而文極奧衍變

化亦所謂運動於靜藏鏡於鏡者

○歙吳道行仙源嶺墳山碑記

歙縣吳君道行修居揚州歙長子孫聚族于斯土遂  
買山爲壽藏先葬其元配方氏而虛其左爲百歲之  
卒時子容揚乃介達子旦菴謂子記之道行曰吾聞  
斗者藏也世之人或風水之說有屢遷其祖父求富  
貴者矣願子明示吾子孫也子按是山步揚州吳氏  
墳地在仙源嶺東北不及一里環山有松栢林材揚  
吳氏因葬師古是地不宜貴人遂更卜地遷去穴爲  
仙源嶺記道行出司首倡修之常適其處愛其  
觀叔子文集記卷十六吳項一室  
風景遂實諸吳氏助吳氏墓二年矣子謂道行  
曰君得毋以前事爲鑒耶夫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  
之弗得見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子有德  
故錫之以福天間有罪故報以禍使富貴貧賤而一  
歸于地則天爲無權是爲臣而擅君之威禍爲妻而  
仇難可畏者也故君子弗道夫以不可知之富貴  
子其親以判掘播蕩之禍甚至銜帶狼戾玩弄于匠  
隸之子而謂其祖父猶舊庇之天遂狗地之權而富  
貴之有是理乎古者未有遷葬之說雅王季墓灤水

階面前和見乃始國葬昔晉惠公以太子之禮度葬  
申生吳達于鵲外申生盡見狐突曰夷吾無禮吾得  
請于帝而罰之矣申生自經新城其葬也以罪必有  
極夫鹵葬而不堪者易以太子禮意爲念中然  
且以無禮訴之况私謀其身之富貴然則人非萬不  
得已而遷葬其爲祖父所譴責也明矣道行好行善  
諸利濟人事進進出財力衰之族老而孝子孫當  
有賢者吾懼乎其後越于葬師欲多于前功失葬藏  
之義故爲是說告之若夫不肖者竊祖父之墓而享  
觀叔子文集記卷十六吳項一室

其計貪人之地利以貨取其子孫則天地鬼神所共  
罰也固不必爲好善者之後人戒也道行以是記勸  
不墓道並藏山奉碑陰使子孫觀覽焉  
湯映台曰痛發遷葬之非足以曉愚營俗而文氣  
疏暢而篤切

○揚州天妃宮碑記

廣陵湄河之東有天妃元君廟。人程君有容所特  
建也。揚州古無祀天妃者。相傳明中葉間。估客泛海  
遇颶。船落大洋。眾飢渴欲死。仰見空際有神女。見  
如爲天妃也。羣泣拜而跡之。至絕島。多奇石。有鳥  
如五色布。散崖谷間。衆拾而吞之。得不死。客曰。是必  
有故相追尋。一里許。得像石屋中。與所見神女畧同。  
衆相率拜謝。遂奉以登舟。像質沈香。冠帶骨節運動。  
如生人。像登風作舟。遂放處後。遇廣陵舟。忽重百人。  
龍叔子文集 卷十六 天妃 一 空

此乎計之。于是陳金造官于邪水之上。嘉靖七年  
官改權部署。移神像萬安宮樓側。揚之人不知有天  
妃者。百六十餘年矣。程君獄人而僑家廣陵。娶婦十  
年。始生子生。以痘殤。其後二子痘復危。程君夢神  
女臨其家。竹窗都盛。如王后。異香滿空。庭中生光。明  
心意。爲天妃也。夫婦叩首泣乞活。二兒神命。率視之。  
嘆曰。不可活矣。我將爲汝定。回關丁後。當無恙。且多  
男子。程君哭而醒。蓋天妃主江海。兼攝痘事。及人所

子嗣甚靈應。已二見。嘉靖年三十三。更舉子。凡七八  
人皆長。大如神。言程君念神大德。無以報。一日過萬  
安宮。見故像如夢中。乃大驚。將卜宮後址。祀天妃。其  
友閔君世璋曰。不可。萬安宮祀火神。而天妃水神也。  
千生赴義。不宜宜水。次程君子是卜廣陵驛之河東  
廢地。特建宮下。臨邪水。潛運鹽饒百貨之舟。日夜過  
不絕。而門而廡而殿。而閣。燈煌煌。翼如。瑞霧。密炮。漏  
漂。清。故像既飾。復東木。雕參爲冠。裳。朝天之儀。穆然  
高博。則皆程君所以報于神者也。費凡千金。程君

龍叔子文集 卷十六 天妃 二 空

身並上作。而閔君亦發百餘金。黃君朝美相與鼓舞  
出金贊其事。遂經始于丙午四月。至八月落成。盛非  
獨以酬程君之至心。而南北舟楫來往者。皆有所祈  
報。以無恐。程君之功爲不可誅矣。按神閭之前。田人  
興化志。載五代閩王時。都巡簡林公。廳第六女。媛而  
爲神。賜號天妃。而羣城祝中天妃廟。正則云。神生宋  
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神生有靈異。幼通格  
秘法。預知休咎。比并。不字。能乘席渡海。御雲以游。島  
嶼。衆呼爲龍女。遂熙四年上昇。或云。景德三年。或云。

紹興乙丑八月六日開空中樂聲氤氳有絳雲若乘

自天而下神乘之上昇是後常衣朱衣飛翺海上里

人祠之數說者未知孰是然考宋世神凡十四益封

明永樂嘉靖間屢著神異吾封奉祠而夫人之游江

海及水旱疾疫每祈輒應若程君之事不一而足則

其爲有功德于民而可刻諸祀典無疑也揚邦江甌

小然去淮海近淮故有天妃廟凡濱海之民與享神

功揚之立祠宜程君克舉曠祀功在不祧衛神語

所前則關丁者終不可曉世之博雅君子必有能知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注疏一 李

者諸善士出財力及木石瓦甃金漆之費別有簿

王築夫曰文分三大段首段敘神像所由宋中段

敘程君感夢建宮末段敘神之本末却將神許多

靈異都歸到程君建宮之功是最有法度文字而

逆辭古雅尤見筆力

○○○重建法海寺記

揚州平山未至一里許有法海寺府志載寺創于元

至元明初重建之增修于正統寺址水周四面形如

蓮花後有土埂脈自三山迤邐而來穿水以接於址

若莖然游平山者舟必過寺橋春秋之日蓋舫蕭鼓

無虛時盛夏運開士女游眺瞻禮不絕繼革後寺日

圯僧撤梁木椽瓦露佛以募于衆數年不就諸佛久

雨立游人趨而過之心怛然莫爲之所者歟人程君

有容善士也夜夢入大屋前後門閉不得出甚惶懼

魏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 注疏一 衣

領見諸神顛仆敗塲中泥落葉見後有狹室疊臥神

像無數頭足形不具節解支分程君勿領無一人像

怖益甚遂叩頭視曰願我得出必修此已出門見河

水遂寤他日與閔君世璋述之閔君曰出門見河其

法海寺乎是寺廢有年神其以煩君也程君過法海

則一一如夢所見乙卯春君適謀于祥光和尚自出

四百金倡建閔君先後亦四百金大費既啓會得五

臺僧洪舟所募五大士像復建高閣殿後奉之而吳

君自亮出金二百五十席君上珍二百金身董復作



史科給事李公宗孔暨黃君朝美等並宜力襄事凡  
 幾月而告成殿高幾丈幾尺廣幾丈深幾楹佛諸天  
 聖漢像皆鑿以赤金丹牒其座閣高逾殿廣稱之於  
 是游平山者必登法海皆誦程君功德往吾與想如  
 令建造寺觀之誤偏者聞二氏不可通于衆人然創  
 新者之不如修故也甚矣三教之說不同其欲利人  
 濟物則聖賢仙佛無不同者故佈施者崇大觀寺多  
 塑聖仙佛不若以施窮苦無告之人賑饑救溺諸急  
 益仙佛之宮運天下不必更增一宮像遍天下不  
 嫌林子文集記 卷十六 法海三 充  
 必更多一像夫移廟像之財以利濟人物此固仙佛  
 之至心雖然因其舊所有修其圯壞而新之則有說  
 神明之人生而好修當世所謂賢者也或助王化所  
 不及或功德加于民前之人既像而宮之矣至于領  
 圯糜爛如程君夜之所夢日之所見雖聞者不勝其  
 惻怛夫聽訟之樹弗忍翦伐墓上之草木禁樵採而  
 况親貌其像庇其親之宮乎程君數感異夢一見千  
 丈見一見于法海夫天妃無宮故不嫌特建法海因  
 舊所有是皆能敬鬼神而無妨于民議者予被並因

其請不辭而爲之記

楊青臣曰攷致增救處極似柳州其閣肆處極似  
 眉山而議論正大尤堪持世○此作修寺觀文不  
 極推贊便失作記之意一味推贊又非儒者之言  
 先生文一曰利人濟物一曰無妨民義是於揚善  
 中能不失儒者本指  
 李梅隱曰寺像荒敗不從實處攷而於夢中一一  
 描寫此古人脫換之法也

林子文集記 卷十六 法海三 李



○○○重修金精山碑記

金精洞漢女張麗英飛昇後其名勝聞天下寧都固  
僻處然以金精山仙女廟漢魏來宜有之可考在唐  
宋迄明興廢之故具載宋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  
甲申之變子倚家金精拳頂而數百年之水松杉修  
竹爲勢家翦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圯道人卜醉醉與  
吾友李咸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瀑水敗殿東  
角樓亦就圯歲戊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慨然  
感之與上僧倡眾修舉加丹麗焉而記丁子蓋自宋  
觀叔子文集卷十六金精一 圭

以祀仙女徽宗時以祈雨有應賜號靈泉普應  
與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雙石下春秋行祈報  
禮爲祀典之正子則謂仙女守其不字與古之高士  
逸民同今咸齋又以爲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獄漢  
帝女故英之豈以悅已容哉因足以愧大苟且榮祿  
與大終南之徒以隱逸爲仕宦者廟而祀之夫誰不  
空自洞遠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巖巒之最  
名者十二峰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不獨  
爽愉不事二姓也其亦仙女之遺風與洞中大殿奉

道家三清像傍小屋爲仙女祠接舊志洞外有陽靈  
觀御書諸樓自宏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有好事  
爲興復者當從三清像于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  
仙女云戊午五月邑人魏聯撰

黃俞邵曰敕議難出如嚴霜起伏雲烟出沒用意  
處最爲高渾也

觀叔子文集記

卷十六金精一

圭

○○崇禎皇帝御書記

己未九月，帝親臨泰和道，領會捉船，不得行，卧故賈將軍李公子重儀所偶論。古帝王工書，法實天縱，非人力也。重儀因言：吾家藏有崇禎皇帝御書，蓋先將軍舉齊愍文正公公子，以是報云。公官翰林院時，所賜聯敬請瞻仰，免冠叩頭，展視草書。唐人句當軒半落，天河水遠，徑全低月，樹枝十四字。上朱璽，崇禎之寶。願上押帝字，大如錢。所幸詩字大五寸許，筆法遒勁，秀好煥然。天章呈恐悽愴者久之，禱往見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御書 一 圭

御書於風水月及賜醫師楊嗣昌詩，皆墨刻。又於楊州興化李廷尉清所見御書，所批考選卷面，科九二小字，並未足方是書時。天下多故，皇帝藥精求治，宵衣旰食，惟日不給，而以其間精藝事如此，非天縱聰明，其孰能之。祿因顧重儀，當珍藏為世世子孫寶，勿謂得之易也。文正公諱廷麟，清江人，初乙酉公將入闕，過顧見皮督萬公元古，獨支嚴城，遂以義師留，顧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青水塘池中，時遼東賈將軍熊為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

○師將軍曰：此必非常人親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閣部也。將軍惻然曰：忠臣國無彼此，迺召部画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為棺，瘞之西門外。河上他日將軍鎮寧都建牙，龍故宅，邀相見，道此事。禮公門下士也。辛卯四月，請於將軍將改葬將軍命故瘞者從禮往，率銀鉏七八人之河上，凡發土十餘處，不得蓋金王之變營西郊塚墓，皆夷不識其故處也。禮既希到，顧亦不復聞問。頃重儀乃言：庚戌歲，公公子來求屍，得之將軍為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續葬後十年，其家人無言至者，重儀使人道禮往，道迷久而後得之。拜哭，不勝嗚咽。昔與國休戚，荒塚及草無穢不治，公固當有是。與泉臨西河上，在楊梅渡灘，見下楊秀亭，康王廟，台百步，碑兩求公墓，皆有詩在，別錄。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御書 二 古

杜于皇口又割然分兩截，上半記御書，下半追附葬文正事，却是所以得見御書之故，又不明白締結，只用重儀上下照拂，斷而實連。此左氏遺法也。文不作慷慨悲愴之狀，但約畧數語，悽惋不盡。

○牛山寺記

蜀口洲渡小江而北行里許有古相繞垣垣內廣地二畝屋五分之一曰牛山寺蓋洲賦陽氏介庵所爲延僧奉佛香火處也先是介庵外父曾太常公名汝召以華門地吉僑家焉實營荒土以樹以垣以門以堂夏有涼軒冬有窰室藏獲危廡衙垣而屋者數千楹太常沒葬其近麓耐於域者筵室鄭氏王氏鄭氏之子諸生子冲久之太常子孫歸得龍南而改葬太常於泰和之祖塋既盡析其旁屋市之已又將市其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牛山一墓

地介於岡而信然曰悲乎傷哉太常公所經之墓矣且此三塚者將安所托於是竭他資產買之介庵又念是宅也以居室則龍清之堂則罕至皆不可以久於是稍改制爲佛殿爲經堂爲僧徒寮爲香積而延僧如石主之於其東堂祀太常公主及鄭王氏子冲又以無後追祀外祖父沈公舅氏諸外兄焉蓋鄭氏爲介庵親外母子冲不嗣王氏一女適顏熙劉孝廉德藩介庵適命世子孫春秋掃墓並享所嗚呼人情莫不私厚其婦至婦死外家凌夷久而

不忘委曲以圖存之者則罕矣可不謂厚矣哉子嘗

讀禮怪夫人父母生女子鞠養教訓至於成人則爲

治裝具委而之他姓服他父母以三年喪然則妻父

母之於女夫恩亦至矣而其報妻父母喪纔五月何

其薄也及讀律則女夫之罵詈其妻父母者罪至重

而禮又有入官諱妻父母之文乃知喪服之薄限於

降殺以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以本人情之中而禮

禮所不及昔陳涉當機穰之際奮起爲雄身號王者

天下歸之如流水及以貴僞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牛山二墓

其

下家保去者強半然則加禮于妻之父母固古今天

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以私言也千己未冬客介庵

所同游牛山因爲子道本末而屬之記以示後人初

形家言此地法當出紫衣人故太常特營居之今竟

爲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緇衣也亦以微

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門人梁份曰議論好處易見須看敘事處頭緒最

多却井井無一繁筆而千太常及其子孫有許多

感歎處全不披露此書家藏鋒法也

○○○觀行堂記

蔡子璣先以觀行名其堂取論語父沒觀其行之義  
請記于余余告璣先日世之爲子孫誰不曰繼志曰  
述事哉考其所行與賢祖父若相背而馳焉者且爲  
常人之子孫難而易爲賢人之子孫易而難璣先不  
欲以虛志大言爲孝而思實見于其行其知之也審  
矣子之父抑庵公爲名進士有治行以恬退終推而  
上之之王父二白公以死抗魏闖之黨以散僭出  
奇計平妖賊以郡守除大憲而格直指使者爲古名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觀行一 莊

臣所願焉又謂由上之子之曾王父守塘公以匹夫  
獨全德然則了之行亦難矣哉且大人有親沒既久  
而哭泣哀思不少極者此不可不謂之孝子然流血  
深澤者人之情乃與其祖父何與孝經曰立身行  
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世所謂顯揚擢科名取大  
官富貴邀諸贈而巳夫操券不難以天子之禮樂享  
其先李林甫余謂不難以宰相推封祖父然而指操  
券林甫繪以命之則凡爲人子孫者不樂居而祖父  
有所不顧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璣先觀行之名

意取諸此吾聞守塘公之爲匹夫也都有兄弟爭產  
而訟有仇不解者公未明懷金數十兩人其兄之臥  
室長跪于牀下兄寤而驚問曰公何爲者曰子之弟  
有悔心矣令我私進金以求田勿爲人言也兄喜諾  
翼日又長跪其弟之牀下曰子之兄使吾道其悔願  
以田予子勿終訟也弟又喜久之乃知守塘公所爲  
兄弟相與抱頭而哭遂相好如初又聞歲除有貧士  
難衣食者公手案米與金蒜扣其門門將開委之去  
嗚呼守塘公恩德如此此古獨行君子之所未聞也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觀行二 天

是以克生二白公抑庵公以及于子之兄弟子兄弟  
並少負才好文學樂交四方之賢士而鋒穎可畏于  
二白公剛烈之風息致近之其將母益傷乎守塘公  
之德矣乎易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人之觀子也衆  
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于其請盡言以告之  
遂爲記

梅定九日于三世重敘守塘公規勉婉篤使讀者  
之情悠然而深

王璞庵曰借論切論層見疊出妙有推就安頓卽

具凡文字中經濟手也

施虹玉曰詳寫守塘公事筆筆如畫亦是潛德所

宜表章與已登仕籍者不同而文之段落最古

屈翁山曰蔡氏先人之善不勝書只舉一二見意

此記體也然讀一二事令人想望無已是最善于

表章者

〇〇一硯齋記

吳子介茲以詩文游四方園中有宋硯縱五寸衡半  
之有幾高五分之一又加半焉形方有池無障文質  
學而色理澤吳子甚寶之出入數千里不離側置諸  
清溪讀書之樓則又以一硯名其齋或問之曰此祖  
若父之遺囑歟吳子泣然曰變革以來居室化為軍  
營流離患難先世之子孫盡矣是硯也師友之所貽  
吾奉之如先器焉益標圓周公之被微也公子雪客  
懼覆巢之禍手是硯而謂吳子曰此吾父所藏幸愛  
魏叔子文集記卷十六一硯 全  
玩蔡中郎家書籍舉以與王公之孫是請屬之子矣  
吳子拜手而受及公得白吳子奉硯歸公者再公不  
可吳子於是再拜受而藏之公再贖再起至再即世  
吳子皆委身周旋其奉是硯也若奉公乃屬記於字  
都魏禧魏子曰嗟乎是誠一硯而已足矣雖然吾於  
此得三道器之能久傳於世者必厚以重是曰先質  
而後文不負於師友必仁孝之人也是曰情而義吳  
子爲人靜質而好古是曰物以類從是爲記

汪舟次曰格力高古得左氏深處

自引

文章之體為變而不可窮莫如傳司馬遷班固尚矣  
吾嘗謂傳以傳其人紀其事故詳者史之體也班  
氏為正子長極文章之工則闕然矣吾傳布衣獨  
行一崇其大而巳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關國家故  
自必詳書不敢脫畧馳騁求工於吾文已也蓋以為  
信史之藉于云爾於表誌也亦然然自傳曰傳子者  
孫而而傳之曰家傳

魏肅自識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引

魏叔子文集外篇傳目

第十七卷

泰寧三烈婦傳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明同知湖州府宗公家傳

江氏四世節婦傳

大鐵椎傳

諸文學家傳

吳幼符家傳

朱翁家傳

朱友軍家傳

劉參傳

申公家傳

明忠襄公傳

汪翁家傳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目

一

彭人人家傳

江天一傳

王氏三恭人傳

秦節母家傳

明太常盧公傳

明龍溪縣徐公家傳

謝廷詔傳

吳孝子傳

朱翔軍傳

新樂侯傳

知郟城秦公家傳

高士汪淵傳

賣酒者傳

項節母家傳

明遺臣姜公傳

明御史何公家傳

安垣張夫人家傳

沈氏家傳

李中尉傳

邱雅屏傳

瓶菴小傳

許秀才傳

文以徐君家傳

訓導汝公家傳

陶奕先生傳

明益國府輔國將軍常佐傳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翠公傳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二

魏叔子文集卷之十七

傳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泰寧三烈婦傳

余云愛此說起唐李義山

嗚呼自甲申之變烈皇帝身殉社稷皇后從天子死

一時若馬公世奇汪公偉陳公良謨皆妻妾同時死

節而海內通都大邑下至窮僻鄉婦人女子守身不

辱視殫死如歸以薦所見所傳聞不勝紀吾寧都著

爾邑有若職方主事彭鑑妻李氏城破同夫自經死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烈一

一

東門曾氏一門三烈婦禮再從姚葉芊妻謝氏詒賊

自堪其族皆禮所親見他或名氏無所考或久先其

傳嗚呼二南之化亂離板蕩之日抑何其速且遠也

節義之故先豈不以一人哉讀新城孔鼎紀泰寧

李氏事最奇特其二妾從死甚烈作三烈婦傳

李氏者逸其名及其家世益泰寧縣 諸生廖愈注

之妻也好讀書通詩書大義愈讀書學制舉業素著

每旦至夜分不少輟李氏辟繡以待然嘗有不豫之

色愈達怪而問之數不應久之目愈達曰君尚無子



子與科名孰重愈達慙然於是勸愈達納汪氏女爲  
妾數年又無子更爲娶張氏而愈達益事制舉業不  
棄家居築別業于隔河石壁下李氏每玄紅閒則持  
女孝經及女小學正席南向坐二妾坐東西向爲講  
章句大義旁及古今貞淫善惡感應事二妾選當日  
供茶果餌以爲常愈達一日自別業歸聞講書聲駐  
戶外竊聽李氏則教二妾識仁字語諄復不休已愈  
達入而笑李氏正色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毋  
求生以害仁歲丙戌愈達挈家遊亂石欄之新塘坑  
建叔子文集 卷十七 烈二

丁酉室得國變錄一冊愈達取閱之輒作中止李氏  
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予昨夜讀國變錄  
甲申三月十八日簡計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罵  
鬼殺賊夫人耿氏曰妾則請從十九日聞城破耿夫  
人執榼承飲請偉共酌畢五拜起偉縊于右夫人益  
于左夫人既引頸就鼎忽顧偉曰雖顛沛不可失夫  
婦之序乃皆山帛易左右位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  
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主人婦疑  
愈達妻妾失歡歟來慰藉卒不知爲何事八月三山

失守九月初三日敵兵逼新塘愈達攜妻妾同鄉人  
夜走南石砦砦素疎天隙四壁牆立遠近驚紳富人  
處其中明晨敵兵前後攻砦門甚急砲聲震天地砦  
中人欲竄徙他去愈達亦率妻妾至砦口則萬人爭  
擠不得下李氏謂愈達曰君何必出砦門出砦門者  
吾三人耳愈達曰汝輩顧得山水及答翠呼兵自  
後門入李氏即從砦口展兩手投崖下愈達既已無  
可奈何更攜二妾奔別崖砦中砦多刺棘男婦數十  
人先伏處木幾搜洋兵至愈達還發發仆地而張氏

建叔子文集

卷十七 烈三

三

投崖死矣愈達出金進兵兵得金去汪氏牢把愈達  
衣伏其後項之遙見一朱纓窄袖者拔刀南向立出  
小卒執鎗挺東向侍指揮巡邏山前後彈聲無人狀  
汪氏乃大哭曰君善自保身 投崖石石右  
擊身掉于崖左若支解然是夜雨其兵宿 崖頂明  
晨兵退諸鄉人婦與愈達同伏岩中者皆得免  
魏曉論曰三烈婦諒少須臾殺其死則皆可以不死  
而竟死或曰天也何非與烈婦計須臾殺其死則懼  
夫求死而不可得也求死不得死與可以不死而死

就得失亦謂之久矣士大夫死生出處之際。諸忍不辭身敗名惡。取笑于載者。何可勝道也。孔無目愈達妻妾有殊色。李烈君之死年三十有九。汪氏二十有五。張氏十有八。李烈君之爲教亦奢矣。豈非然哉。烈婦死四日。愈達求其屍合而葬之人。過其處者。皆呼三烈婦墓。

余右吉曰。寫三人正氣處。各各生氣。不同用觀筆。處俱是化工。此神化超絕之文。不可思議。

倪開公曰。必傳之文。前後論贊。過真五代史。

魏叔子文集

卷廿七 列傳

四

○○明右僉都御史江公傳

公字東之。字長仁。歙縣人也。少爲諸生。性剛有大志。以爭清天下爲己任。中萬歷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司行人。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皇城。駢馬都尉侯拱辰。車騎闖入御道。公叱之。出都尉。

皇恐謝。錦衣衛指揮徐爵者。司禮監太監馮保。偃于也。與江陵相爲腹心。氣勢熏灼。公劾。皆由關說。爵嘗乘驢擅出入東安門。一日與公遇。執其驢付所司罪狀。爵固以據保。跡印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嘉靖間魏叔子文集

卷廿七 江

五

犯罪發遣。潛逃在京。賁緣武職。又復倚勢。張威竊矣。詞以知王國光之欺。傷陛下熱之爵。乃揚言曰。此我異之馮司禮者也。梁夢龍之謙。謫陛下用之爵。乃湯言曰。此我若之馮司禮者也。夫爵果能進言於馮保。保果信任爵與否。臣不敢知。但爵身爲錦衣衛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堂上。臣每巡視皇城。輒遇爵由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不知爵奉何職。役而出入禁闥。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廡也。且夢龍謝恩之日。卽往拜爵。門舉酒款洽。二鼓始返朝臣及市井。

紹民無不知之夫馮保服勞年久未聞于外政爵  
指之以邀恐大臣是誤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  
龍初掌銓衡未聞親爲不善爵誘之以交結近侍是  
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雖然誤保與夢龍此  
爵小者陛下德追堯舜威服中外大小臣工奉法唯  
謹而爵以得邪小人藉美於下虛張聲勢肆無忌憚  
不敬之罪孰有大於爵哉伏乞聖明大奮乾剛將徐  
爵勅下法司追論原罪或不卽加黜戮亟行竄逐庶  
內臣無由招議得保其近侍之榮外臣無由貪竊可  
觀叔子文集 卷十七 江二 本

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高性拗擅權太專設心太險  
婦已者立勢要地異已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  
趨歸太甚以成居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論劾居  
正其詞嚴義正忠義之心不出趙世卿余懋學趙用  
賢鄒元標下也豈不死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余都  
御史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  
門生局官承受賄謀用銀五十兩買其仇家代創誣  
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遠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旨  
查勘同心孤婦逼脅司屬批報處臚宗載復昭江西  
臺叔子文集 卷十七 江三 七

以權要津當以從諫者也。宗載係臣宦官臣執應  
素崇。豈敢沽彊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人素厚  
豈敢爲刻薄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不知有天子  
殺人可忍將何事不可爲。所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  
不服惟況爲御史以論生御史臣獨何心。伏乞陛  
下察臣愚忠憐劉臺之無罪赦下吏部諒加卹典將  
上宗載丁應昌應賜革職勒下法司查照先朝楊順  
路結謀殺忠臣沈鍊事何究問抵罪臣求之不勝激  
切待命故事御史上疏必以副白堂上官公嚴服恭  
親叔子文集傳卷十七江五

八

疏。月。帝。宗。載。迎。謂。公。曰。江。御。史。何。言。公。曰。言。公。殺。人。  
知。人。耳。宗。載。失。氣。反。走。於。是。上。大。怒。成。宗。載。應。昌。於  
是。已。公。不。兩。書。皆。也。氣。幾。輒。問。臺。貴。鐵。手。會。小。阿。卜  
曰。官。自。餘。騎。破。賊。黑。哈。圖。殺。數。十。百。人。去。邊。臣。總。督  
繆。逸。右。副。都。御。史。周。詠。等。罷。失。守。當。坐。法。以。來。滅。諸  
屍。詐。以。功。上。爲。巡。按。御。史。李。植。所。劾。上。素。知。公。忠。直  
至。是。朝。議。送。給。事。中。一。人。往。勸。上。曰。非。御。史。江。東。之  
不。可。特。命。撤。屯。務。往。而。執。政。有。諸。公。爲。邊。臣。地。者。公  
以。手。指。心。曰。東。之。亦。欲。仰。承。公。命。奈。此。中。不。肯。負。天

子何公至康得其情願未。有以顯服誅等乃同行。剛  
外兄新薨。薨。之。立。命。吏。士。發。薨。深。入。得。九。屍。屍  
皆。中。創。於。是。諸。將。磨。落。皆。叩。頭。輸。服。公。報。命。副。將。陳  
文治等坐死督撫以下降罰有差吏部尚書楊堯以  
御史丁此呂論江陵時科目事與首輔有嫌劾此呂  
萬外公即日疏劾堯言堯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  
名爲曲庇故相實則逢迎新輔乞賜罷斥以正人心  
定國是蓋首輔二子時皆中科目名公疏直指其事又  
有請獨植屯牧近地九陵守戶洞殘奏免銀力二差  
親叔子文集傳卷十七江五

九

禁私官改正虛權劾皇親佔產害民諸疏皆關係大  
利害上悉嘉納是時公直聲震天下而小人亦因是  
側目上詔曰江東之盡忠言事摘殺大奸有功特  
擢光祿少卿未幾晉太僕卿時張馮陰黨復用事批  
根正人公發憤上疏曰張岳沈恩孝吳中行趙用賢  
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極九滅不殺本無一肯而欲掩  
其大節臣不知言者何心也然臣樂與之游幸先罷  
臣由是齊世臣吳定等益交口稱罷公力求罷上遣  
中使至皇極門諭留臣何朝廷有事大略公議與執

政迂因左遷兵部職方員外上疏論壽宮劾監正張邦垣欺罔罪調外知霍州尋病免歸遭母喪治葬並督期功不能舉者十餘喪築室瑞陽以望邱墓足不入城市者八年癸巳吏部尚書孫公鑑言於上起公鄧州隨陞按察司僉事備兵辰沅地控接溪峒寇據門出公身拔行諸壘檄諭苗酋苗民相戒日自守法滇毋干江公三月首南光祿少卿尋遷大理丞歷左少卿領大理卿事有閩宦格殺親弟以弟妻當臥內刑部故從末減公駁還復議部郎長諸關率以原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江六

十

及發兵部尚書石星受金議復貴竹狀以奪其最有安使從贛上來者公擒之盡得其所賄吏兵諸曹錢廢遂矧以上聞而強臣益懼焉撤苗目阿備擁安効良求繼公以効良偷序相當而要挾非法下獄緝門傳始議繼於是高寨苗雨入新添剽劫肅堅與苗山衆至千餘公檄兵進討之斬賊一百二十餘殺上賜金帛有差而人頗謂公執法過激其變然自是諸苗奪魄強臣不復萌異志矣播苗楊應龍自招撫後孟陸梁數遣部目盧阿凡仇殺五司五司轄貴州部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江七

士

內公謂此門庭危不可玩也疏開奉有防禦公乃命經歷潘汝資借餉募兵營平越近境以折賊衝賊屢失利幾縛阿凡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乘勝進拔五牌公慮爲所誘撤令退軍保牛場賊果糾生苗夜薄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會公以京察中議詔致仕而議者竟以失事坐之遂制籍公撫歷三年賊罷鎮校置販租增右文祖武田公歸行李蕭然苗漢擊號者以萬數車輶不得行次安慶病瘁至家中屢卒天下莫不惜之初公爲行人時有同梅刑部郎中舒

邢詰江西人也。閨門病疾亦遺孤一歲人不致過其門。公爲經紀後事。自著官服往抱其孤。歸乳之人。咸成。日君四十始舉。子不懼伯。臨海。屬耶舒氏卒。有後吏部侍郎某。負時名。趨附政府。嘗與遇。太常少卿沈思孝所相。指某。僂。僂。過。已起。視公。則足出。累。思。外。矣。江西人爲御史者。咸公義文章。若公爲御史。諸科。又若公。當在六科上。海科道官。求之何爲。其以舒。邢儒事。對上曰。從江西請故公權御史云。

魏禧曰。公屢犯權貴。不自顧。顧天子是其言。每護。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江八

持之。可謂得君矣。卒以誣不覓其用。語曰。十夫。挑。椎。君子。小人之際。可畏矣哉。公既入。詔復原官。禮科給事。及南直隸巡撫。御史爲列章請。謫不報。所刻臺中草。英中草。撫照疏。往。爲人竄冒。去。公從孫九萬。以公忠。白聞。國家大事。懼漸就湮沒。無以傳信。請禧爲立傳。使後之作史者有所考焉。

王祭夫曰。詳載本人原疏。而作傳者。特於促援前。後處。見法。班史多此體。

閔賁達口中丞疏。爲人竄冒。故詳載之。尤切事要。

○○ 同知潮州府宗公家傳

公名萬化。字羅中。先世自義烏徙揚州。已隸籍應天府。上元縣。遂爲上元人。曾祖通判師。及弟兵馬司部。皆從泰州王先生長游。以經術顯。名祖伊。秀水。丞父名世中。萬歷己丑。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抗直有聲。尼。士。讓。不竟其用。公十六爲弟子員。既中己酉鄉試。四。試禮部。不中。謁選。得北隸景州。天啓辛酉。舉恩授階。本議大夫。上書自父冤復其官。公爲人。假。僮。明。大計。遇事慷慨。敢言。景州南北孔道。州守率曲意奉貴人。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宗公一

費不貲。民以重困。公獨無加禮。有富民死。孤幼族人。利其貲。誣以非子。更乞公同籍檢計。某書道意。公察其誣。置族人于法。未幾。白蓮教亂起。聚衆數萬人。山東。驍。勦。郡縣莫能制。攻武邑。破之。屯白家屯。屯去州二十五里。鉦鼓聲相聞。士大夫爭入山。僻。賊小民附妖術者。將內應。公日夜巡視。戒門者毋得出一人。景州故土城高不盈丈。至是益修築。爲嚴守。計召妻妾。子室人。子一繩曰。我死。汝自經。會監軍食事來。斯行。以官軍三千抵德州。公夜自總城走關道。追及之。陳。

賊。請。假。兵。禦。賊。斯。行。有。難。色。公。大。聲。言。曰。景。州。密。通。京。師。賊。攻。景。州。守。衛。單。弱。城。必。破。京。師。且。震。驚。公。不。爲。一。州。民。命。計。獨。不。爲。京。師。計。乎。斯。行。感。悟。悉。以。兵。付。公。公。分。兵。開。道。入。城。賊。未。覺。公。益。示。弱。使。不。爲。備。出。帑。錢。數。百。金。及。民。財。餉。士。勉。以。忠。義。士。皆。感。激。願。効。死。于。是。偵。賊。懈。部。兵。爲。三。隊。一。從。開。道。達。出。賊。後。兩。隊。爲。左。右。翼。公。親。率。城。中。鄉。兵。千。餘。人。中。道。迎。戰。兵。旣。交。兩。翼。並。進。而。開。道。兵。從。賊。背。奮。擊。賊。四。面。受。敵。不。知。所。爲。遂。大。破。之。斬。首。八。千。降。者。數。萬。人。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宗公二 十四

之。其。弟。奉。白。龍。教。賊。屯。白。家。時。欲。內。應。公。密。擒。之。賊。平。思。誠。從。京。師。遣。公。書。荷。曲。貸。吾。弟。必。報。公。公。卒。論。如。法。思。誠。卹。恨。益。甚。已。數。城。守。功。學。官。及。士。民。効。力。者。皆。受。賞。獨。謂。公。多。殺。人。不。錄。久。之。側。轉。葦。昌。同。知。公。去。任。當。人。孤。逆。送。數。百。里。奉。二。百。金。爲。壽。公。因。卻。之。旣。抵。葦。昌。以。父。老。投。劾。去。工。部。公。卒。崇。禪。改。元。諸。騎。監。公。者。多。用。附。魏。忠。賢。敗。御史。吳。公。牲。給。事。解。公。學。龍。交。章。薦。公。補。廣。西。左。州。一。年。轉。廣。東。潮。州。府。同。知。不。事。貴。要。人。如。治。景。時。公。攝。府。篆。海。寇。劉。香。老。犯。沿海。諸。郡。其。猖。獗。總。督。熊。文。榮。屢。使。師。欲。苟。且。就。撫。召。監。司。以。下。議。有。康。某。者。阿。文。榮。意。請。親。詣。賊。舟。餘。人。率。唯。唯。公。獨。爭。曰。古。之。撫。賊。者。必。我。足。制。賊。賊。畏。威。而。懷。德。然。後。聽。我。譬。之。馬。嘶。響。在。手。可。東。西。馳。也。今。我。師。屢。挫。賊。甚。張。如。使。手。騎。猛。虎。欲。覓。我。馳。驅。必。不。得。矣。盍。先。謀。大。折。其。鋒。不。然。必。不。可。文。榮。色。變。目。攝。公。遂。罷。議。康。某。遂。公。同。往。賊。舟。公。因。辭。賊。卒。據。康。揚。旆。去。文。榮。以。公。言。中。愈。叩。之。而。公。攝。篆。時。試。士。裁。抑。魏。黨。遇。政。使。吳。殿。邦。至。庭。叱。之。批。其。頰。殿。邦。門。人。

通巡按廣東遂與文舉交章謹公通賊多受遺然事  
皆無訛驗而公亦以病死矣公性豪好游宴聲伎  
與人言常面斥人過力能緩急人蓋至老不衰云

魏禧曰公子元孫節士也與蕭交篤因出 俞少卿

所為誌銘請立傳聞公幼失母事工部公薦  
孝年五十小拂意即長跪請罪伯兄性下諄不合大  
罵輒手批公頰弗敢較也退而對妻子未嘗言兄過  
買友人田直八百金他日焚其約以田歸之此皆其  
可傳者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余以四

六

王策夫曰千古敘事神品左氏史遷為絕調昌黎  
得左氏之骨廬陵得太史之神故昌黎以精鑿勝  
廬陵以風度勝此傳敘事淋漓生動而文字強勁  
深古極似退之曹成王碑中刻畫處也  
朱錫鬯曰寫郡丞生氣凛凛如見辛讀一流人物  
敘最功處深合兵法得左氏筆意

江氏四世節婦傳

歙縣江元亮明成化時人娶黃氏生子明康德元亮  
二十九卒黃少元亮五歲撫其三字字年八十二

明英宗氏鄉年二十七明卒有身越五月生子元祐  
鄭撫元祐凡四十四年

元祐之卒也與母鄭同歲初娶鮑氏生子巖龍四歲  
鮑死繼室宋氏年三十二始生子而元祐卒享年六

十二先後撫二子各成立明元祐治嘉靖間人  
初江氏三世節婦惟鄭年及旌格力不能上聞至巖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汪氏 七

龍又天其妻方氏妾萬氏特以節孝顯方之歸巖龍  
也繼姑朱性嚴好督責朱痘發背方親視藥洗滌之

至以舌舐瘡口時時藉仰天嘆曰吾安得身代吾姑  
也年二十五未生于私念江氏天三世夫相又不壽

乃赴巖龍置側室得江西德安縣萬氏女六年而巖  
龍卒于楚方病絕欲從死萬曰妾有身三月矣幸舉

子其護之不然死未晚也期月而生子慶全兩母育  
之極辛苦慶全為孝嘗與妻楊氏割股療嫡母病家

既饒益立各義崇禎三年二封得奉旨旌表建坊石



奉制而應全亦于是年以恩例官光祿寺署丞十七  
年巡按御史鄭崑貞疏表應全孝子人皆稱節婦有

魏禧論曰徽州富甲江南然人衆多地狹故服買四  
方者半土音或初娶婦出至十年二十三十年不歸  
歸則孫娶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嗚呼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乎上丁男女之際益重矣余嘗心惡其俗他日  
得志當爲法繩之而其婦人乃勤儉貞節鮮汪解貞  
女節婦往往而見若江氏婦姑四世節婦豈不盛哉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江氏 太

子客揚州得交光祿之家孫元里出其四世  
守節事貞清爲立傳又聞楊太母危疾元里  
與其妻黃日夜侍榻前同日割股和藥進楊  
更起三月後卒事與光祿夫婦同而元里弟  
婦習氏以二十八歲寡次媳汪氏以二十七  
歲寡並矢志不嫁然則江氏節婦蓋六世矣  
并附識之 日記

閱寶連曰如此文當得一潔字却極錯綜變  
化

○○○大鐵椎傳

庚戌十一月予自廬陵歸與陳子燦同舟子燦年  
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謀兵法因問數游  
南北逢異人乎子燦爲述大鐵椎作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乎陳子燦省兄河南與遇朱  
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  
學人以英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  
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遇宋將軍  
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廳夾大鐵椎重四五十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鐵椎 一 十九

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椎疊環復如鎖上鍊引之  
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  
答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函戶  
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履以藍巾巾  
其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  
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解腰旋上  
矣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皆不足  
用吾去矣將軍獨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  
願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群吾又不許是以歸我

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爾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快人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殺汝則不快吾意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副處送將軍登空壁上曰但觀之快弗聲合賊知汝也時鐘鳴月落星光照野自步見人客馳下味宿策數聲填之賊二十餘騎曰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我兄言未畢客呼曰惟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鐵椎二

辛

下鞍三十許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朔滾滾東向馳而去後遂不復至

魏論曰子房得

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

大鐵椎其人與天生異人必有所用之予讀陳同甫中興遺傳家後伐劉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見功名於世者又何多也豈天之生才不必爲人用與抑用之自有時與子燦遇大鐵椎爲壬寅歲視其貌當年三十然則大鐵椎今四十耳子燦又嘗見其爲市物帖

子甚工楷書也

彭躬庵曰若滅若沒髮城入面須知是寫銀鹿是陽王鐵鎗筆法不是傅紅線韞娘局段中鍾敦陳叔舉曰摹寫處奕奕有生氣頓挫虛實之妙真神明于左史者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鐵椎

圭



○○吳君幼符家傳

幼符名白充欽之長林里人也吳氏自子明公以來遷徙不一子孫蕃衍多散處四方數百年譜牒荒缺幼中行輩親疎無所考幼符年十四嘗以爲憂乃走楚豫章淮南北吳宅間求宗人所在考宗支蒐舊牒補木王之族譜窮墓田恩寒暑夜參定編次之凡十餘歲而譜成遠近之宗世次名字官爵行業嫁娶生卒葬皆井井有條列于是益厚本支嗣其貧乏助婚喪勸其讀書者資給之幼符業鹽筴家益延性慷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吳第二

二四

慨愛人是以鮮餘財有族兄中年無子買妾贈之友人孤身落魄與鄉爲之婚皆經理其生計二人卒有後省歲除以急務自北方歸淮水凍履冰而渡見冰上有婦屍特雷行出金募人埋之客楚時疎宗妹困窮與家人相失養他處幼符聞而贖之具妝資擇婿以歸未嘗告人其後妹具幣物遣人來謝則幼符沒數年死家人哀悼之使者具道本末幼符奸行其德而不白名類如此幼符三十三病卒取負券焚之謂其妻子曰吾輩道是給債爾無求多人富其兒作百

已心贈之矣又曰家譜具而不及刻木吾目未瞑也兄其圖之初幼符修譜冊成日置几上有其妻及人徧其怒不可解見譜冊則怡然色喜不復

記憶

魏禧論曰予客廣陵交楚辰六幼符子榮第爲辰六妹婚因介之奉其狀請立家傳予爲長太息不能已也余數遊江南世家大族廣闊園第宅而無宗祠以安先祖合其族人著書汗牛馬于譜系則闕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舉其名氏者先徵君生平重宗族至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吳第二

五

死勤祖廟之祭以修譜屬諸子曰此人之本不可忘也嗚呼幼符其可謂知本矣

涂子山曰專就諸事敘論最得大要故文亦簡潔無枝葉



○朱翁家傳

朱翁名行恕晚號化凡浙之烏程人也幼失明天資敏慧意忽忽欲有所用乃學卜筮及虛中之術萬歷中浙士張星元最有名化凡往從學一年盡得其術推占多奇中際邵縣大姓嘗越境來問家以大饒顧常常被盜乃徙居蘇州日來決疑者闔塞戶外每晨起至日晏不得食自是朱化凡之名聞天下化凡好學問精神強固日酬答來者夜則精思易理有所疑必窮夜思索得其解乃已天明屬人書之所著有天機會集星學刪正及參訂星元所撰易林補遺行于世化凡既饒于財凡父母喪塋皆獨出費不科二弟祖父所遺家人產亦無取而賑人之困舉利濟人事尤力里有子貸者貧則并捐其母金故稱感德者又曰朱翁云先是吳江曹村金公爲諸生時以年命示化凡化凡爲曰此大貴也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某年居某官位宰相皆一一如化凡言吳浙人至今道其事或勸化凡諸推占奇中事宜悉諸不後人化凡嘆曰偶然耳然亦何足貴爲子孫道乎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朱翁

三

魏啟晉曰聞之離朱室耳受明師瞻瞻目歸聽莊生所謂用志不分乃至于神也世稱盲者多性陰巧善心計而化凡特以長者聞享年七十有五子孫用文學大其家所貴不獨術矣

是古雅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朱翁

三

○○○朱參軍家傳

魏禧曰嗚呼士生盛世鬱鬱不得志與處衰亂抱道懷貞老且死屬下其孰悲子哉夫莫之禁而不爲欲爲而不得爲君子悲之然尚其事抗志自悅雖憂天傷人狹隘迫蹙苟不至于斷脰絕吭其所處有裕如者孰與大身負材適當其時而無所自見乎哉陰崖之木雪霜以爲雨露堅強而不慄木生陽山春氣盎溢而華葉不滋悲哉甚焉吳門之隱君子曰金俊明余見之年七十一矣尙所謂抱道懷貞老且死屬魏叔子文集傳

卷七 朱參軍 家傳

下者非耶工書法窮不得食以書法自食賦詩讀書何其蕭然樂耶俊明之父曰朱參軍余覽其行事悲焉參軍本姓金氏名允元七歲而孤母貧不能自存有姊適朱氏屬養焉遂冒朱姓更名永昌云參軍嗜書通古今事爲人有器量美須髯修幹偉然嘗遊四方所至攬其山川土俗與賢豪士遊性側儻善計畫能爲人緩急思欲有所用世當是時朝廷重資格非制科無由進而制科亦難他途士參軍既無聊乃入貨事吏部久之以勞授緩寧簿緩寧是邊邑苗夷

雜處民藉深林爲屏障有嚴商倚監司同里者取其甘茹益民無所庇廕之令旨鼠以屬簿參軍陳利害欲置之法持論侃侃不撓遂以左上上官意投劾歸而參軍去後苗夷乃歲爲邑患當事情之復補參寧憂備幕寧古朔方也苦寒參軍願棄之恆自佩刀與部曲飲酒歌出入塞上熟察士馬器械阨塞險阻思建功邊徵取封侯甲天啓乙丑督府以互市遣參軍時方二月山深積雪及馬腹甫出彌感寒疾卒年纔四十有八參軍將瞑無他言開目視左右曰謹藏吾佩刀俊明始爲諸生亦姓朱氏名衰後復姓更今名字孝章吳人稱曰孝章先生

卷七 朱參軍 家傳

魏禧曰語曰不干其身其丁子參軍負材不試俊明自廢放窮餓以老豈所謂天道者耶夫俊明莫之禁而爲之以求顯參軍亦烏能聲施若是哉悲夫鄭士敬先生曰事本無多全以感慨爲文嗚咽淋漓如滿湘秋水木葉亂下真司馬子長之文也李灌銘先生曰通篇以孝章作烟波立意立格高妙如此又須看其才氣不亂處

○○○劉參傳

參字功定姓劉氏明之老儒也本寧都寒族其兄弟皆執刀俎爲業而參讀書年四十餘應童子試未嘗一得志於縣有司故終身爲童子師自給歲所獲脯脩資不過數金自以先人債食有所負事舉以償父遺與其妻子終歲啜粥月朔望乃具飯獻先祖然主債者皆歲久無券約參籍記之而已崇禎七年甲戌臨舅氏言於先徵君廷之家塾爲季弟禮師時參年三十有九長徵君一歲臨年十有一嘗自別館歸省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劉參

幸

宿塾中與參談論語有子孝弟章相得其遂爲忘年交丁丑十二月二十有四日暮偶晨詣參門關排而入見塾中紙錢灰飛揚滿室案上明燈炷香參充然拱立有喜色臨問何爲參微笑對曰今日萬壽節日也甲申天子崩於亂藤方從先徵君日夜詣僧給中計事越二日過參參聞聲走出握禱手相向痛哭久之參曰吾三日覓子不得奈何臨問有欲語耶參曰無之但欲見子一啼哭耳參性懦拙人有凌踐之不能報然多義激不自持嘗受友人遺託孤子其伯

叔養食之諸受遺者多面熟不肯言參憐然曰諸君

成何以見若翁地下遂率其黨以大義爭之孤子卒

得成立丁戌間邑少年新補弟子員羣立語盛稱某

某者功德參特前拱立聽之既知其非是乃唾而叱

名曰吾以爲誰不揖去參旣老益貧藉嘗於歲除同

伯兄浮海潭浦折一枝自往遺之戶外聞參聲琅琅

然讀國風扣門出相見時日已曠不能具黍肉然參

亦不自言也庚寅縣城再陷參爲兵斫傷左手既病

遂絕卒禱葬之父兄之兆參一子跛眇性頑劣禱屬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劉參

幸

諸老乳母而衣食之數逃去今十四年不知其所終參爲孝少從師讀書他所距家二里每黃昏必疾走歸撫摩其母而疾之館年五十橋墓不衰故參友八九人皆君子咸以德下之云

曾振雅遜聖禱二舅氏也與劉參爲莫逆交仲舅夙無子伯舅哭之數氣絕以其第二子嗣而令家人數以錢果餌遺弟婦使私誘嗣子伯舅母或面與之食輒怒曰是句汝尚欲以爲子耶伯舅出入房戶必歎息後半歲卒二舅氏歿既十餘年參每與禱語及輒

長泣不自止。縣城破。舅子孫皆被擄。伯兄際瑞奉先  
命訪而贖之。存者二人。各娶妻。並先後卒。曾氏遂  
居。伯舅母存。

自太史公云。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豈不哀哉。  
歲時仲躬。絕愛重之。今每拜舅氏及麥墓。未嘗不  
歔歔而不能去也。外大父母皆善人。而母尤賢。實生  
先此及二舅氏。諸兄弟乃勸爲家訓。歲清明。祀者  
必世展曾氏之墓。違者罪之云。

邱邦士曰。點綴生色。非此文不傳此人。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劉參三 墓

彭躬菴曰。僕魯之士。孝或有之。忠則不可能也。私  
拜萬壽充然色喜。全是一團元氣。鼓盪真性。懦而  
多義。激同一源。流文用直。筆摹寫最爲入神。合傳  
舅氏及論贊處。通與史遷矣。

○○明廣西右參政通奉大夫申公家傳

公名川。嘉字美中。號經峰。申相國文定公時行季子  
也。晚取小宛。念昔先人之詩。更號念先申氏。系出申  
伯。長洲之申。自至元時。來十一傳。至文定始大。公爲  
人。儉。廉。仁。勤。於職事。自幼不好弄文。定以狀元起  
官。宰相仲兄。用懋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而公恂恂  
學。初受業李文節公。廷機。同學者嘉興朱文恪公。  
國祥。湖州丁公元薦。秀水黃公承元。崑山王公在公  
後。並至公卿。有名。皆推重公公。二十學成。而後試於  
建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申公一 墓

有司。補弟子員。第一。是年舉於鄉。爲萬歷壬午。用懋  
亦魁北畿。連舉進士。李文節爲第一人。而公報罷。爾  
侍文定京師。益肆力經史百家。口誦手鈔。歷寒暑不  
輟。課求本朝典故。曰。吾他日當爲朝廷致實用。豈能  
終作書生哉。尤留心明刑之學。以爲民命之成。生國  
祥降替所關。不可委爵吏。自托無罪。其後三爲刑官。  
所至稱平。而公父兄既貴。先後所娶董氏徐氏二  
外父。並禮部尚書。一時榮貴無比。姻戚奴僕。或稍稍  
生事。公付之以嚴庭。無雜賓狎客。往來過從者。武進



陳公平定嘉定妻君氏唐君時升松江陸君應陽及  
同邑文公諸公發孟而已大江以南不通于贈文肅  
書高書公曰如子者貴公子中無此人孝廉中亦無  
此人公亦嘗自言居身寧約無奢與人寧寡無濫  
下字操無縱是以家稱貴盛而鄉里間終身無遺  
文定在政府公嘗引嫌不以時上公車及致政  
部丁未出湯公賓尹門中式七十九名爲同  
鄉顯者所忌匿其第三場卷索不得以江西李公光  
元代之榜發卷出顯者袖中仲子紹芳既逆舉進士  
魏叔子文集傳卷十七 申公二

書

公猶自磨礪已未又不第仲兄強之謁選司得贛州  
府推官喜曰吾向所學明刑不虛矣故事推官無前  
獄訟皆受臺使者委多重大獄或疑難決者公慎出  
人不受求請每出一人獄則喜一人罪則心戰終  
夜危坐反覆思之而後定爰書所出人及罪無算陳  
昌文昌言兄弟訟各誣獄逆罪有解紳欲庇其弟枉  
法坐兄公不從又念彼骨肉親不可盡法因以天性  
大義感動之遂兄弟如初而保全屬吏計謀人其家  
亦每不心其人知也時野蜀用師機調賴兵月餉缺

聚而詳度撫倉卒無計畫公慨出諭皆懼伏退而  
撫軍反愧而忌公前縉紳不得請者因乘機中公會  
公報最將內擢遂厄之平遷高州府同知公治賴五  
年再攝府事攝屬縣一奉檄巡行他郡縣三蒞臨之  
屬無所擾於民先後巡按御史並首薦卒以執法見  
抑公將行而軍民訴制府請留者連日不得休尋奉  
旨擢應天治中丙寅夏之任府尹故尊重不親獄訟  
錢穀多委係佐治中又領江防鈴轄沿江屯營職最  
劇上官知公練達凡大事非公職掌者更以屬公如  
魏叔子文集傳卷十七 申公三

書

檄盤鹽却鹽商例金司貳局不取義令銅費而工  
精私鑄者不禁自絕而公所鑄錢久行不廢焉逆奄  
魏忠賢力橫大吏牒下爲建祠公獨持不可三王之  
國道出金陵公屏履劬勞皆先辦官校無譁者由是  
益有能名丁卯晉刑部江西司員外郎公曰吾又司  
刑矣時先帝御極誅忠賢其黨皆分別定罪張體  
乾谷應選嘗羅織劉公鐸以獄至是公主其獄律  
論大辟獄狀出海內稱快都察院易公應昌以忤旨

得罪司獄者並受重譴公案呈不抗不阿卒荷寬典  
已已之役山西巡撫耿公如杞領兵官張鴻功率師  
勤王鉞兵潰皆以喪師按律公謂如杞首倡勤王  
兵潰本由餉絕功罪不相掩反覆爭之當是時  
天子勵精圖治枝功罪尤重兵事嗣後內外多故所  
誅戮督撫甚多而典獄者或以私怨陷人或承上風  
肯殺人取容悅其能執公義平反因罪論功如孟明  
荀林父其人者以晚蓋收後効未少槩見刑部尚書  
涂公國鼎胡公應台皆歎服公而他司重獄必屬公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申公五

險夷度緩急爲築垣練兵清餉諸條議制府牙公變  
元覽之大悅解故時預畫公又以官是地者多遷客  
甫至即思晚罷去故事苟且庠序不興於是察所屬  
孔子廟廢者建之圯者脩之備祭器習禮樂並師儒  
以教化諸生由是猪猡獠獠之屬皆得親俎豆慕華  
夏風彬彬興文教而諸典作義又皆相作祿以倡偉  
屬多方措置不以取諸民期年之間文事武備粲然  
可觀矣又攝守道印巡行思州石野府衛政舉如銅  
仁臺使者推爲藩臬堂將具疏問會紹芳推登州巡  
撫吏部尚書謝公情懇於文相國語連紹芳奉旨下  
紹芳刑部獄公乞歸不獲丙子冬齊表入京至中  
道而廣西參政分守右江之命下時臨藍寇起震動  
粵西右江西松郡蠻外制諸土酋自成化嘉靖間韓  
襄毅公雍王文成公守仁經畧後猶叛服不常公至  
當事已撥右江戍兵禦寇僅空城公慮右江有警與  
臨藍寇合則鉅鎗烽火直達潯池於是固封守嚴訓  
練部分中華鄉兵以守舍竹隘轉花鄉兵守永寧隘  
獨喇矣諸巢爲土賊壘聚處則徵狼兵屯守之使流

上聞示不通諸苗勢孤各鳥獸散去時又議增武岡  
甘石稅開羅錦獨公皆持不可所關地方利生尤太  
粵西故瘴癘鄉公日夜勞瘁遂病初公之官時兄大  
司馬送之沅江上慨然泣下已而執公手曰其歸稱  
我八十鵠子不足聞兄病篤請於臺使者拜疏即行  
比歸而兄歿已逾月益哀痛疾乃增廣西巡撫以公  
擅離守地具疏告下考功議奪官公喜曰七十致政  
禮也適吾願矣日閉戶讀書教子孫壬午公長子繼  
揆官中書舍人遇恩疏請移封奉旨復原職報至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申公六 美

餘供喪費畢此踵頂皆君恩也具命服而以淡衣覆  
之吉訖而輿鳴呼世之貴介子弟藉門蔭後然自大  
爲矜於鄉里然其志初無所自立苟且卒世狂駭而  
已公平生無聲色貨利之好奮起執紼之中以什名  
居召官撫忠盡職所至有恩澤爲當世賢士人人豈  
不毅然家傑也哉公天性仁厚約於自奉而厚人常  
理刑額州時有通判伍君到官未幾卒貧不能殮公  
經紀其喪而歸之同鄉沈應奎爲郡獄官其其職公  
厚遇之罷官中道舟覆公衣食其妻子封邱隴其他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申公七 君

周恒嫺族蓋不勝計云

魏禧曰公之子九人貴者六人繼揆刑部郎中紹芳  
萬歷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右侍郎續芳鐸芳並中書  
舍人緒芳工部主事紹祥乙未進士文定之遺澤遠  
矣哉繼揆忠孝長者以詩文名年八十三視聽步履  
不衰稱得與交山亦所爲狀命傳公也補劾嘗聞長  
老言公在吾郡時無所取諸日用財皆取給自家朝  
之人至今有能道其事者

李滄溪先生曰敘致詳密只用一二語提挈通體

告中問忽從國事感慨尤覺波翻動盪  
先生曰贊語顧盼處風神獨勝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申公入

學

○○○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傳

魏禧曰國家之敗亡風俗之偷政事之乖法度紀綱之壞亂皆由道學不明中於人心而發於事業始若山下之蒙泉終於江河之潰下而不反然世儒之談道學其僞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疎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卽或立風飾輕生夙皎然爲世名臣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於是天下才智之士幸以道學爲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推厥所由則亦僞者迂疎狹隘有以致之也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人酒北宋以來僞者之恥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蔡忠襄公起其學以姚江爲宗尚紫陽之實踐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於流蕩而亡簡攻公益仕至殉難山西所至皆有功業其效事尤著汾陽朱侍講之僞爲之傳蔡公生平學問未逮及而守吾事時日先後多訛謬嘗以謂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未有道學而不忠孝者臨大節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爲公矜藉往交公伯子方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忠襄

學

終既交仲子方炳尤篤得盡爾公書更謹次公行事  
爲傳欲使後世知所法故詳不厭焉

公姓蔡氏名懋德字維立號雲怡蘇州崑山人系出  
河南新蔡宋南渡時有秘書公護踰臨安一子自隨  
居浙今爲德清蔡氏一千母母隱居吳之洞庭山數  
傳有武毅將軍從太倉公其後也曾祖安以子疇出  
嗣於姑遂姓陳氏徙崑山歷公父允忠及公二世皆  
陳姓公參政浙西始改復蔡氏焉公生萬歷丙戌九  
月九日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公年十二時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忠義二 學  
見其父嘗曰此聖賢中人宜使富貴遂授業爲市  
兒日必十八補諸生二十一中萬歷丙午舉人房考  
韓公薦公第一與主司爭不能得而公文名動天下  
時方娶婦親知榮之公然曰士人立身有大於是  
者何足榮益自下好學問既試禮部不第歸閉門絕  
干謁遠近延致爲師與諸友生爲文會選天下文刻  
之天下風行公雅不欲以文章自名日讀先儒語錄  
得陽明書乃嘆曰聖學淵源在是吾今知吾宗矣自  
是爲文益明切無支言已未成進士朝有力者采聲

望欲援公入翰林公曰官親民乃有濟於世況今何  
時正先儒所謂賢者盡心之日也謝不與試已得杭  
州推官執法嚴平案無留牘脩崇陽社倉陽明存約  
法立獄盜謀命清獄法及歲殷通商賑荒皆有程度  
上官令通省行之著爲令而他大政非公職掌者皆  
各公以行山東白蓮教爲亂浙東西奸民竊發戕殺  
長與知縣又徵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欲爲變皆公  
密計盡大吏委心聽之浙賴以安天啟辛酉爲本省  
同考官得士八人並知名張懋忠沈潛穀陸樹本其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忠義三 學

著也甲子聘福建同考官有要人屬其子輒辭不往  
官六年兩臺使數薦公推天下治行第一行取入京  
崑山相公當國以鄉人欲致公門下投吏部公拒不  
與通怒故部擬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主事時逆奄  
魏忠賢用事建祠京師禮部尚書率諸曹謁賀公與  
同官翁公鴻業中道托疾歸三股告成忠賢受上賞  
廷臣皆進銀有差公具揭吏部辭言不敢無功受賞  
隨乞封光澤王差禮畢歸里築室奉母題所居曰不  
隨室以見志崇禎改元詠忠賢公始入京師公以三

龍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忠義四

傳

所出水道久涸致歲屢不登陳縣陸江西按察司  
副使視學政先是公爲禮曹時多暇於陽明學益有  
所得至是頒拔本塞源論於學宮聆明良知之學立  
書院禮請鄒公湛水萬公恆麓舒公日敬主之公以  
時蒞講席與諸生往復辨難著管見臆測數千言具  
載語錄中嘗登白鹿洞講孝經大義聽者感動咸謂  
爲湖一會以後再見今日又作文心八則以正文體  
而所得士多端人魁宿詔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  
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楊餐楊公重熙第一陳公際  
泰次之際泰名重天下爲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  
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王申是後  
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會事備兵嘉湖嘉湖  
地濱海承平久武備廢弛海寇到香游船猝至人心  
惶擾公至申明約束爲戰守計而是時大盜屠阿丑  
擁衆千人出入湖湖爲浙西股憂撫按臺省連章告  
變議令南省兵會勦公曰此可計擒也奈何驚擾吾  
百姓且兵聲先聞彼颺而入海與到香合害巨湖矣  
上官然之一以其事屬公公察盜竄皆湖濱巨寇竄

龍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忠義五

傳

我之未肯以利害日汝能爲我用當賞汝不然不責  
汝鈞捕但吾遣人至鄉者汝密留之勿洩耳竊主悉  
叩頭願效命於是召部將授以方畧偵賊所在散健  
卒爲商賈匠工星卜先後至其地分布遠近密主奉  
命飲食之約日齊發盜流千斤者阿丑義兒也最驍  
勇捕人起捕盜沈力戰破傷阿丑奪氣遁有部卒傷  
爲田夫值於隘道猝抱持之其陷泥淖中追者至遂  
生擒阿丑獲其餘黨盜平督撫上其功林是廷臣交  
章薦公以公爲知兵公又以浙盜之橫起於捕盜者  
觀叔子文集傳卷十七忠義五  
捕盜又從而養之至於借盜殃民民盜迫附盜乃立  
捕盜法捕不敢爲奸嚴係甲重窩盜之罰盜無所容  
於是小盜亦清既丁內艱去民送而哭之如喪者數  
然公家居民有大冤苦地方有大故當路者皆得公  
一言爲定時流賊起英山霍山江北郡邑連陷兩都  
大震巡撫張公國維屬兵江上所拔將帥及布置方  
畧多公指授而巡按鄒公彪崔亦造應請教故兩公  
治聲卒用各於時服闋補井陘道夫久旱尺寸土皆  
焦公歲雨輒至屬邑民爭走數百里迎公瞻又輒雨

民皆歡呼曰兵道雨譚大應除事與巡按李公樸周  
心力行甫三月改調寧前時功令紛行條練備備四  
視條下不擾而奉公速他道皆傲而行之又均初宰  
徵徭姓解尸立義倉浚義井皆井井有法度  
前兵備缺除書已有人速撫方一藻特疏保舉謂要  
地非公不可得肯改調內監高起潛同鎮達例亦具  
疏公因上疏辭不允乃就道井陘士民攀轡者哀城  
塞路三日始得出郭民立廟祠之歲時祭禱不絕時  
輒應人以爲神寧前孤縣關外勢甚危公以身計國  
以諸子屬宗長曰吾不復問矣日夕訓勵將士議應  
魏林子文集傳卷十七 忠義六 畢

典其可得定然軒輊當從義起耳貴監稍軒爲做德  
稍枉則受謙名職等稍枉屬屈節稍則不失正氣  
今使職等惟朝命是尊而貴監常以親近士君子爲  
榮然逆賓主之意則貴監享謙謙之與職仲侃侃  
之節豈不兩相成哉起潛無以難久之亦敬信公事  
必容而後行於是革冒濫遲間謀寬文法軍政舉舉  
時山東河南北直失陷名城數十公不解甲於松山  
者四十七日於寧遠九日他攻圍一二日者不數計  
而八城迄無恙公之力也兵部奏守城第一奇功將  
魏林子文集傳卷十七 忠義七 畢

速終非撥亂反治之真才惟皇上精研大學一書以明德建皇極則揆文奮武何難焉又言自儒者心學不萌執一自是多偏黨而不歸於大中至正天下禍亂實原於此疏上舉朝以爲迂談而執政滋不悅得旨切責已卯調山東濟南道入關商民士卒號泣如去升陞時濟南新經殘破文武吏缺人公攝兩司使及三道印招集流移撫安反側諸廢墜事畢舉有泰安州守某貪暴不法知不免因公生日製金帶綳服躬捧上壽公提其所束帶笑曰吾十餘年一桐帶無叔下文集傳

卷十七 忠廉八

宋

轉范登香耳守慈而退明日解綬去於是墨吏望風引辟又却泰山香稅羨餘二千金脩泰安城大寇李青山爲亂所至騷動公勦撫並用雨月盜平庚辰春晉山東按察使秋升河南右布政

公以國事淆亂朝臣偏黨益甚知志

不得行

即具文乞休撫按以河

南寇區屬規辟不肯題乃之任撫糧儲道時斗米三金人相食催科無以應而閭閻聲言先服者不徵糧民日夜望賊來公曰此時急催科是疾驅民爲盜也

建康子文集

卷十七 忠廉九

宋

皆有裨治化然今日反亂爲治當從大學提綱挈領最爲易簡又諱屯田當舉行對曰勸墾有要須信示不起科之令上是其言賜餼及銀幣極寵渥壬午春公馳至山西拘於門曰願聞已過求通民情於三立祠爲講會聘名儒傅山等主之祠祀周程張朱諸淵學中句講經又立于城社以招育謀勇之士其他墾荒催科察吏皆因地相時法無一定渠寇王冕王二冕王一鳳等先後作亂皆前平之寧武鎮將許定國援河南兵氣演歸商將任國奇等統兵數千



縣顯晉地公且勦且撫亂始定九月京師以邊警戒嚴徵入下兵入授公即日督衆扞行而未有拒防龍固建固諸國本以內禦外今敵入內地反若外禦內所設將皆隸任定真定二撫不奉節制公親率標下兵策應萬山中於千五百里地扼關隘設烽火置嚴警四馬不入境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罷勞飽其不敢言殆事平以疾請告疏留中不下而關賊已陷河南初魏秦晉公聞報亟起治兵馳河上禦之秦督孫公傳庭統精兵數十萬守潼關時天連雨弓矢不張士有飢色朝議督戰日急孫不得已出關一戰而潰賊入關三秦皆陷當賊在河南時晉地所防止垣曲平陸芮城三四百里賊破西安而平陽一路急畧西安諸屬邑而汾州與賊爲鄰至榆林又逼太原矣南自萬福北迄休德延袤二千五百里惟恃一河爲界處處可渡加以嚴寒冰合車馬通行如平地公於是上疏曰賊勢猖披幾結貼危萬難畫界自保今日之失正在賊聚而攻我散而守是以處處無堅城也請發禁旅并調冀保大營宜二大撫與臣合兵尚

可肯調一戰否則畿輔以西恐成破竹之勢矣又請發家運留晉餉連章告急皆不應諸鎮兵無一人至者寧武鎮臣周公遇吉亦以餉缺不赴調公獨力支吾以二千弱卒當數十萬衆定日往來奔走於二千五百里之間惟以精忠至誠感動將士猶敗賊於大慶渡再敗之風陵渡三敗之吉鄉渡賊屢犯屢却堅壁守者四閱月而是時賊已破榆林岢嵐告急太原危如累卵先是公親禦賊於平陽汾州間屬巡按汪宗友留太原彈壓至是宗友馳羽書促公歸太原又破晉王以手書敕迫謂省令重地不歸救則太原失卽堅拒河上無益也公乃留千人守平陽千人守汾州自率千人赴太原宗友卽出城巡他邑去公貽書寧武周遇吉曰僕素悉公忠義夙寡儉生公必不爲但拒河力恐不支倘天不佑國逆賊長驅北上願與公約公成守寧武以扼其北僕或守太原以障其東賊畏我二鎮踞其後或可牽制以俟轉輸援師大集此曜陽之烈也遇吉慨然許之賊既偵公離平陽布間謀訛言賊已渡河平陽遣將已下皆棄城走三日

賊不至。懼。乃遣人迎賊。而平陽。公聞報。憤。遂將  
率千人赴城。諸將難之。公曰。等。城耳。賊於城。不若。來  
於陣也。俄而。晉王及官吏士民。數萬。擁馬首。不能。行  
且泣。曰。省城。根本。重地。公一出。則烏。獸。散。矣。向。與。周  
將軍。二鎮。驍。後。之。約。公。豈。忘。之。乎。公。乃。乘。衆。鼓。血。盟  
於。關。壯。繆。之。廟。爲。城。守。計。而。宗。友。反。謂。公。不。守。河。而  
歸。太原。致。賊。得。渡。疏。劾。公。往。公。多。移。調。屬。吏。易。置。將  
帥。兵。二。部。賊。憾。其。事。權。至。是。謂。公。賊。勢。急。不。大。將  
疾。呼。以。致。失。相。遂。奉。旨。解。任。聽。勅。命。郭。景。昌。代。之。又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志義十三

命。關。臣。李。建。泰。督。師。被。晉。皆。逗。迴。不。前。當。是。時。賊。申  
號。令。凡。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破。者。屠。之。太。原。已  
南。往。往。不。侵。賊。至。先。爲。表。納。印。降。而。危。急。之。際。足。易  
軍。府。事。益。不。可。爲。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言。於。公。曰  
公。有。解。任。之。旨。何。可。出。境。代。也。公。毅然。曰。吾。處。生。之  
際。了。然。矣。奈。何。當。危。亡。呼。吸。時。藉。口。解。任。乎。繼。新。撫  
至。吾。亦。與。之。同。歎。汝。愛。我。無。多。言。矣。太。原。士。民。亦。知  
無。外。振。城。不。可。守。而。賊。公。恩。激。於。忠。義。皆。號。泣。願。同  
歃。盟。廟。之。日。吳。聲。震。野。迄。城。破。無。一。人。叛。者。甲。申。正

月。賊。遁。騎。至。郊。平。陽。一。帶。降。賊。者。皆。合。聲。頌。公。李  
自。威。先。遣。使。持。牌。至。城。下。招。諭。公。具。道。公。德。將。大。用  
公。卽。日。登。埤。碎。其。牌。斬。來。使。懸。其。頭。於。城。樓。由。是。城  
中。櫜。櫓。守。志。益。堅。二。月。初。五。日。賊。圍。城。四。郊。蟻。附。擊  
屯。一。望。無。際。公。力。捍。禦。殺。賊。數。千。人。先。公。度。自。威。駐  
營。處。埋。地雷。其。下。至。是。夜。遣。壯。士。竊。登。之。砲。起。擊。殺  
賊。無。算。而。自。成。適。往。近。寺。浴。得。免。初。六。日。自。威。具。函  
簿。親。臨。城。下。督。攻。城。上。亦。發。火。器。擊。賊。殺。傷。甚。多。初  
七。日。盡。將。大。風。拔。樹。屋。瓦。皆。飛。徹。日。夜。不。息。城。守。者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志義十三

不。能。立。公。知。勢。不。支。密。草。遺。疏。藏。衣。幅。間。時。盛。亦。馳  
歸。殺。其。妾。與。幼。子。曰。毋。爲。賊。所。同。我。作。厲。鬼。也。先是  
城。東。南。角。樓。積。火。藥。火。器。有。標。將。張。雄。者。守。新。南。門  
與。賊。通。管。諸。公。白。事。以。刀。靶。前。向。欲。爲。變。材。官。殺。可  
達。卯。之。每。雄。至。卽。率。家。丁。按。刀。周。侍。謀。不。得。行。公。與  
時。盛。議。調。雄。守。大。南。門。以。防。內。應。未。及。調。而。雄。已。跳  
城。歸。賊。謀。伏。於。角。樓。戒。曰。我。下。遂。舉。火。賊。火。起。風  
猛。火。藥。器。齊。發。守。者。皆。走。敗。乘。勢。登。城。公。北。向。再。拜  
出。遣。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曰。臣。力。竭。矣。惟。一。歎。以

報國願君問道奏天子遂擊佩刀欲自刎諸將奪刀泣時盛曰且下城巷戰救新南門遂扶公上馬時盛持矛衝突手殺數十人賊辟易無敢當者至炭市口賊騎已滿城不能進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也公遂躍下馬曰吾封疆臣庶封疆汝輩當自去諸將復給公前有大井可飲擁公上馬至水西門公見城門大呼曰汝等欲陷我不忠耶復躍下時盛已出城回顧不見公與同可達研賊入見公坐地下不肯起時盛下馬曰公則俱成耳公問三立祠何在遂同至

祠而令可達去曰汝非命官可無成他日收吾屍也可達泣拜上馬西門出時盛解袍帶繫束乘之左公再拜先登就繼身輕不仰公時盛脫鐵甲加公右而氣絕時盛再拜公亦束向以弓弦自勒諸標丁急抱持時盛時盛拔刀斫之遂自勒歟而王承繼十餘人皆同時自刎明日賊循索文武官綽而至左右政趙公建極不屈大罵賊之公標小將忠光祚亦罵賊或其他新林晉府之端禮門者凡四十六人賊索公與時盛不得有告以三立祠者自成甚恨公親驗

其屍刃其首以號令公歟後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帥臣周遇吉歟之踐公約也遇吉三韓人號勇善戰初公劾奏許定國舉遇吉代之累官至大將軍城破日貫甲運矛躍馬入堅陣手殺賊百十人矢撻甲如蝟毛身中數十創成妻某氏家古人也家童百人皆其族氏縱火先焚居舍跨馬挽弓率家童巷戰從辰至未殺傷近千人矢絕赴火歟家童無一人降者賊遂屠寧武城殲厥二十餘萬蓋賊自渡河入晉後所至攻而破者惟太原寧武兩城自此長驅入三關所過大州巨鎮如雲朔真定紫荆居庸等百十餘城皆望風迎降直達燕都不四十日而京師陷天子歟社稷矣賊既刃公棄公首於海子之水深清可達求而得之以傳公屍手拘滿土掩之十指盡腫越十日可達更與旗鼓周文郁等買棺斂於泰山廟顏色如生塞南門外之東岡越五年戊子公千方炳方外往扶輿歸晉人醵金贈賻白衣冠垂涕以送者凡數千人初公歟計聞天子震悼未及師南都立禮部尚書顧公錫請表忠烈賜諡忠襄予葬

祭建祠以時盛。刑下部議贈蔭會馬士英。柯國爵。得於顧公格不行。至有謂然飾不足惜。當開失守罪。以媚士英者。公生平交最篤。陳公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幼女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贈公曰。吾知公必欲得忠臣女爲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於乙酉夏不食入日歿。

魏禧曰。龍生也。晚公督學江西。時方五六歲。而陳師傷公文彩。與陳公州公同貢士。最受知於公公。又以理學師儒。崇先徵君兆鳳於巡按御史上之。朝故公魏叔子文集傳卷十七忠義去

之學與所以造士之方。廩長而聞諸父師也。燕王于嶺客吳門。得交于公。模言往巡按北直時。公爲井陘道。凡事決於公公。而心人才人有一能者。必精而記之。是以所主得人。遂制屬吏拔識將帥。無不盡其才。真宰相器也。顧公從政書處事精詳整暇。動中機宜。雖大且難者。皆能要其始終成確然之效。而若無事。蓋公學本誠正。出之以和平。而濟以通敏。

自年貢宰相才。惟李文達公賢。張文忠公最正其德。神霄數息園家三

量又不足居之。漢時宋以來相業之衰。未有甚於此者。嗚呼。使如文成忠義者。得在此位。其事功又可勝道者哉。

李澤溪先生曰。篇中首辨理學。斥偽迂。揭出道學。忠孝合一。洵千古卓論。忠義公接姚江真傳。所至專務知人。故得名師傳。儒成明大義。不負公若魏徵君有子。皆世其學。叔子來吳。吳人競慕文。諱爲公傳。能令公髮髮畢見。光氣炯炯。猶生又非食知人之報耶。結出陳公一段足案忠義一生論學求

友如文成。而文勢益鼓壯有餘氣。李映碧先生曰。前後發揮道學。宰相是三百年大議論也。非蔡公不足當之。傳中敘事最密。而不厭其繁。頭緒最多。而井井條條。一線到底。此等法度力量。真爲傑構。

○江翁家傳

江翁名可鎮字景仁休寧人其先出自唐越國公今所稱休寧西門汪氏是也曾祖新南昌衛指揮僉事祖亨通判父應麟襄陽衛參軍母夏氏生三子翁最幼未幾母卒翁母亦夏氏翁事之以孝聞翁長於會計所至能因時應遷往往得廉賈五利業以日起崇祿末游梅溪愛其地因寄帑焉性儉樸常蔬食布衣息財以任恤人有別業在蒼溪雲間每往來拔行執事人有采其衣服者聞翁至皆諸之衣布而出姻黨為翁具常饌欣然一飽盡張其則不樂嘗曰聞嘗為有用用徒供口腹美觀聽是委諸寧也孰若節適使有餘以及人乎既遭大猾利翁財以禍中之翁不為攝未幾事亦解時人以爲天道有長兄家中慕翁茂時資給兄嫂沒則其子分宅居之又撫仲兄之子以器訓其厚因得肆意學文後用舉於鄉他朋恆姻戚人咸有其事獨守廉翁德禮之介賓時人以爲稱晚年更斷葷酒然亦不依佛蔬食菜羹而神明益強卒年七十有二子洪好行其德與翁類先翁三年卒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江翁一

美

洪子文桃文植森文柏並好文雅文植森先後與余交因吳江徐君崧奉狀請爲翁立家傳予乃按狀證大之

論口世不謂有佛者輒饗養救物命供口舌之欲其泊然蔬食者則未有不自候佛始也然或誦佛於西堂屠宰於東廚或又剝人財陷害人而茹蔬食以爲佛在是

其亦見啗於符也矣徐松之曰簡質中饒有雅致一論警刻而筆愈古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江翁二

美

彭夫人家傳

夫人姓王氏鄧州九重堰人曾祖以吏爲鹽江主簿父懋想貢士爲密雲令夫人年十三歸彭公而述公幼孤大父二人母母皆在夫人孝養之得其歡公故不氣慨有同隸欲殺之夫人持短刀牀間夜則公臥內壁日來我歎之君得跳去公飲酒每醉歸則侍立以待其醒徐稱始平日謂戒語飲爲之少丙子流賊起夫人奉姑奔鄉中所居樓爲賊陷長女馬賊歟夫人未始得免時新穀未登夫人在田間摘稻先熟

陳叔子文集

卷十七 彭夫人

幸

者春溢米以啖姑自拾稻而食丁丑鄧州城陷夫人又奉姑率子以免庚辰公成進士葬父賓客會葬者駟騾數千人夫人支吾中饋哺血髮盡脫辛巳公介陽曲鄧城再陷而夫人先數日已奉姑他去公才夫人爲官輒以政事告夫人夫人進以寬和功令督脩練備備四事甚急夫人曰我婦人才知外事但勿務以官速化殫民力耳姑病革屬夫人曰必葬我汝舅之隴汝夫消人恐忘事其後夫人卒從平陽扶姑柩返里合葬焉方公與夫人護喪歸李自成已破潼關

鄉路絕故慈母平陽而僞家蕪湖池州山中多虎又土寇不時至夫人夜率僕婢持炬刃篝火坐公新睡聲如雷夫人曉大義能知人甲申四月夫人與公在武昌聞國變夫人不食者累日謂公曰恨我婦人不能救國家之難因自投江中救之得不或後五年公撫貴陽多亂屯聚出入者不下數十萬夫人每脫警珥佐公卹士標下張將軍使酒難近軍中皆惡之夫人謂公曰君善視之我觀其人機面他日可與同患難者必此人也及靖州之敗卒得其死力以免外

陳叔子文集

卷十七 彭夫人

幸

鄉王將軍者素豪邁偶以書來夫人令諸子讀之至半曰雄心盡矣將軍其不免乎未數月然有故將軍亡命公所公與爲兄弟交夫人心敬其爲人而戒諸子勿從之遊曰此人跡甚奇然不可處亂世第三子始奮好非常客獨厚善之公歿後將軍不用舊言爲人所凌踐奮愠不肯護夫人怒曰客所以在此由汝父也汝父歿而人欺其客汝輩何以爲人卒令奮護之如公在時諸子有布衣交官其鄉諸子皆望之夫人曰吾聞其人非古處者其或以貧賤交爲嫌乎已

而果然公之卒也在雲南板橋歸喪萬里水陸數易  
涂皆夫人主之諸子受命行事而已微夫人喪幾  
不得歸初公負大志以封侯自許故進仕不少止在  
雲南時夫人嘗勸之歸曰仕宦豈有盡哉獨不記二  
十五歲中耶蓋公庚午歲病甚不知人寤而曰吾  
至雲南見其山川城郭人民風俗言之歷歷及之  
官所見皆與夢同而公竟於是歟夫人好種樹家居  
鄧西鄙萊蕪河暇則督家童種榆柳森然成行列翁  
姑墓松栢皆夫人手植又種二株白楊於烈女墳常  
親叔子文集傳卷十七彭大三一

撫樹流涕公有友德於公外而無後夫人命子孫歲  
時祭其墓為種白楊樹數株墓上曰以志吾不忘

魏祿曰余讀左氏傳楚夫人鄧曼多識多離賢豪士  
何以加夫人固鄧妻何其相似也甲申聞

曼不食投江水幾歟又過人遠矣

陳椒峰曰運段散敘若不相屬如秋山數點出於  
雲際而字字生致無一語粘滯處逼真史遷矣

○○江天一傳

陳繼遇 吳國祿 余元英 江孟卿  
同題古 蕭倫 洪 開 曾蘇明附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  
村人稱寒江先生云祖東望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宦  
以辱上致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望列諸生  
名盡中以法東望力拒之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  
訓所救姑疾父士淵湖廣某司巡檢賊賊破武昌拒  
賊自沈于江天一家故貧好學少時見人讀制舉文  
輒歎曰為文當如是耶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

魏祿子文集傳卷十七天一一

語其友 問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而天一文蓋磊  
落閭閻童子法三十年後見知邑公傅公補郡弟  
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事天一嘗令天一來請事凡  
數年終不以私見是奇天一貧甚常布衣常穿空見  
家屋數椽瓦不足以草覆之會州城有註課事令  
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一陳百二十金凡  
上長認以請天一釋天一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  
旦敗之耶卒解去不領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  
者大一 成其事與祖母類半朋輩攜衣冠往

拜其庭時人亦多爲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畫出其脯修刻板以傳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後獨郡縣重客難相遇避匿不肯見赴友之急義形于色視艱忠不屑意行除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人嘗謂遠古曰吾嘗立身如處女處女失節無賢愚皆夷之若誦服罪賢而見利則遷離死生喪其守可廢孰甚世奈何苛巾幗而寬須眉丈夫子哉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之志惟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癸未縣中兵備鳳督馬士英勢所逼某母獨徽州堵禦有方格殺縣中兵士者叩之紙中藏人以危法文毅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關自其寬會文毅以邊才起用事遂罷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義兵參其軍歷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而鄉人負大名爲御史者陰導北兵從間道人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人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送南京同

魏叔子文集傳

卷七 元一

窗

日遇害天一妻于並未入官問遺古蕭倫僧海明爲購屍殯之同死者族孫孟則鄉人陳繼遇與國頑余元英

魏叔子文集傳

卷七 元一

窗

閩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燕湖天一既被執道過蘇湖以因雇穴至遵古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特往拜孝陵引頭受刃耳時賓友滿座聞之皆驚竄走唯一客不去遵古遭苦若天一飲盡數杯議論侃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帶刀者同歸去已同客往覓天一一方作家書慰母見遵古來大喜帶刀者竊嗟嘆生頃之帶刀者大言曰君無以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爲觀子亦義士者吾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遵呼二小卒伺門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一遵宗族紙書數字投遵古見金公至則僧海明先在與公密語去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客具壹盞自往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



日看何良初言停也且吾家屬十餘口肯殉人乎乃  
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  
我獨侍立豈情所堪耶適古復走往欲言于公甫坐  
定而其監押官張亦屬席坐公忽移坐南面臨之  
適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前樓帶刀者送天一來  
諸人皆悲欲追殺往華相款獻泣下燭再燃門外  
以刀環列金錢聲鏗然兵人大呼叱咤適古與客視  
衆出適古入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也天一東金公  
時餘數紙尺許因作一百三十三字遺古以錦袖裝  
囊叔子文集傳 卷七 天 一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過青乃乞貸住市棺徑前  
抱公屍而殮滿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屈卒殮公載  
歸蕪湖庵中聞適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休  
寧往遂可者慨然願捐三十金遺古乃焚香泣拜于  
金公之柩而以謀告海明海明日詣或言金公同死  
四人念江先生獨不念三義士乎遺古復告海明海  
明以爲難適古謂張相顧周行席廬間有偉丈夫過  
其前以肘觸適古者適古目視之而不言丈夫復

笑曰君何所苦而若是遺古遂以情告丈夫曰意  
得八十金昇我事辦矣適古大喜率同人羅拜之爾  
八十金無所出適古募得二十七金自拮拾一金益  
以程達可所捐尚不足丈夫曰事人變生吾不可待  
矣且日去丈夫果殮三義士凡所費金百餘而程達  
可金乃爲其姻友中匿竟不至方丈夫之財解遺古  
也聞金公棺至來拜之見其棺惡泣然曰此豈足臥  
公者吾有善棺值百數十金其伐材而下上關稅聚  
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葬者也遂易之而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過青乃乞貸住市棺徑前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過青乃乞貸住市棺徑前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過青乃乞貸住市棺徑前

所治棺殮金公者其後天一弟文月與程氏皆奉柩  
歸唯吳余無人至者適古與海明復買地葬之適數  
年海明死遺古自外方歸遺丈夫于道遽然曰吾向  
葬吳余二君恨率事未立碑今失其葬處奈何丈夫  
曰吾記之遂導遺古往則豐碑然者名氏鄉里矣  
蓋丈夫所爲也丈夫姓蕭氏名倫字舜敘閩人而貢  
於蕪湖是時丈夫貧甚不能具衣絮遺古解舊衣  
衣之綳自辦錢數百文修義士墓而遺古亦募人建

崇義庵于海明墓傍以表海明云。

洪淵字遠生亦歙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修儒語  
聞天一名負笈請爲弟子天一殉難妻子將入官瀾  
毅然曰是淵責也。獨走烈日中凡數百里以義勸  
助婚友及于貨大汗汗衣無可易。輒帶衣于。晨暴之  
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  
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有給養發焉。

魏祐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買客海明  
僧何其難也。倫與國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

魏林于文集

卷七

元

占義發助于中久而不懈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  
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文月曰頭圓在也  
曰非是明日開棺頭果然他棺中方倫往收義士屍  
甫三日滿洲兵大至也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  
倫易濟哉。

胡心仲曰傳中插帶刀者一人不先出蕭華敘名  
于此史公得意筆也然子長妙在疎叔子妙在密  
各有時義不相優劣贊尤傑出文之跡兩在此  
顧景范曰最是寫零碎事有神有風致

○○○王氏三恭人傳

明錦衣衛命事王世德有妻曰徐氏繼室曰魏氏曰  
蕭氏皆賢作三恭人傳

徐恭人錦衣衛鎮撫文燦女也性端凝寡言笑事舅  
姑以孝聞倫事常病失血恭人侍藥不解帶者五年  
崇禎間天下多故倫事念國事將不可爲世受大恩  
無以報欲痛哭陳言召總兵官周遇吉黃得功拜大  
將軍掌京營事滿王要害地當變祖宗成法授以兵  
柄而堂上官貪恣屬吏不得越次言事倫事獨結

魏林于文集

卷七 王氏

元

鬱益不治家凡細大皆恭人主之初恭人生子潔有  
青兆一日撫潔髮色曰吾殆將死矣亦夢此子長與  
案齊我當死而僉事亦夢再娶婦貌歷歷可記因  
相與歎歎未幾病卒繼室以魏氏  
魏恭人昔甲申李自成陷北京投井死世稱烈婦魏  
夫人者也本南昌人隨叔父光祿寺卿士章在京師  
好學識大義歸僉事相敬禮如賓常課潔夜讀書食  
事惟恭人訓潔曰阿母故是我薛中人也李自成圍  
京師急僉事召家人曰吾義當死若等自爲計恭人

曰噫吾志決矣。僉事遂驅馬出巡北賊而恭人匿徐恭人所生女他處抱已女及率長姪女廉婢十七人。張第中井立久之家奴徐成走報曰賊入矣。恭人仰天大哭擲懷中女於井。家人以次下哭聲。賊牆屋恭人乃登衣振袖右手持長姪女踴起呼天投井死五日徐成至縋而上顏色如生。第中賊皆感動棄壘井旁樹下。

初僉事既喪徐恭人蕭御史淳之子。勸欲妻以女未果而沒國變後僉事私念吾所以不死將身守此兒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五 王氏 子

女爲耶欲舍去無所依倚而鼎之子也父志以其味來歸山是僉事數往來處能上谷間蕭恭人善治家。楓前子女如已出故僉事無內顧心已生于源益南游交天下奇士備江淮間六年不歸家貧內外多難恭人獨支吾既舅氏護恭人南下會僉事于山陽曰妾力竭矣幸女將嫁長子已成立獨恨不及見夫子得志也家人皆泣下然頗怪其言後一年果卒潔之幼也恭人酷愛之而悍其嚴有戚姥私謂潔曰阿母非生汝者故如是潔泣以告恭人恭人與潔相抱哭

賊姥漸道去自是家人無間言稍死召二子曰兒甘小成急大義吾目擊矣潔哭之兩目盡腫流血恭人慈益闢源以潔爲師友并知名

魏禧論曰閨門之際難言矣王僉事三娶皆賢婦幸哉然身立義教行門內可以爲賢矣當僉事巡北賊時自署名手牌并寶刀佩之將趨帝宮道逢官女因竄走曰駕崩驚崩僉事拔佩刀自刎老僕楊坤奪刀趣馬至金剛寺諸兄弟咸來勸曰盍爾身爲後嗣而漸先匿寺中僉事見潔遂不忍其後僉事常流涕語人曰不意忽忽老至志無所成就吾甚慟吾難恭人也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五 王氏 子

門人黃之清曰敘三恭人皆以僉事作綱領却一毫不失實至意法最老而筆筆簡潔字字有生氣未知史歐當此更復何如也  
門人梁份曰歐公嘗以後世事不及古人故不得如司馬子長爲序事之文然如此篇魏恭人固有烈節而往蕭二恭人亦但家人行耳而文乃極工則歐公之言亦未爲定論也

○○○秦節母家傳

嗚呼婦節之難也尚矣然婦多顯于世而節十不  
及二三豈非以守貞者婦人之節耶天下惟常故治  
反常則亂常可至于聖人積反常雖踰不足極  
其所上故書曰五常又曰若有恆性而或于常之中  
遺其常愛而不失其常雖史傳所紀載何以過焉三  
原節母曰劉氏年十七繼室文學君甲祐六年而君  
疾瘼又十年而卒時前子四符方九歲子四擇一歲  
節母艱難以教二子者三十年而後乃以壽終万君  
魏叔子文集傳卷一七秦節一 三

之疾也起居扶持唯節母是依倚樂餌節母是問問  
以內闕以外事皆一筦于節母會遭寇亂兵大接處  
時雖偉丈夫當此左右支吾難矣而節母以一婦人  
身處其間孫枝壽曰節母為秦氏母為父為師為秦  
氏母與主為會皆為秦氏禦侮之臣魏祚曰嗚呼節  
母可謂恆其德者矣天下之人不能有常而節母愛  
而愈常則世之以節母為奇行為古之賢人毋足怪  
也節母子擇與節交節母之歿擇受命南行不及視  
舍婦每道其母德則疾首痛心終日哽涕而不能已

婦家夫孝子之志而益嘆其母之不可以無傳也孫  
曰母知書通內則孝經大義撫兄符愛有加為妻婦  
先後七人孫由兄生事盡誠死盡哀與誠性太母劉  
昔與諸婦會食餽脂母謂曰汝善人天必報之以後  
母訓二子曰年荒家人之荒也學荒則吾兄之荒也  
兵荒家人之荒也心荒則吾一家之亂也魏祚曰嗚  
呼可以傳矣作秦節母傳

楊蘭佩曰議論敘事相間而爽氣悽愴遺成奇格

如洞庭秋山隨波出沒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秦節二 三

求於鄉丁丑中式禮部授中書舍人改選吏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公爲人肅退靜儉不以一介求取於人萬歷己丑公兄通會試禮部中乙榜第一鬱鬱不得意卒於京師時公年甫四十父母皆在遂力請終喪卽覲予告而已辛丑推選畧朝鮮兵部勘合自京師十日至寧都以親老固辭辛亥吏部尚書孫公丕揚特疏薦公稱論思獻納之地須用老成正直之人

欽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太常一 告

推選禮科左給事中再推戶科又推刑科都給事中丙辰奉旨起尚賢司少卿並疏辭戊午吏部尚書鄭公鑑之特疏薦公奉旨下部敦復明年七十有四以老疾固辭天啟壬戌起尚寶司正卿疏辭不允明年科道撫按官交章薦公大學士葉公向高吏部尚書趙公煥兵部尚書黃公嘉善詹事劉公一惺數十人皆寓書劾駕以公輔相期公堅臥不起於是吏部尚書趙公南星覆題日庭達當引年之候堅易退之擇請遂高致加陞太常寺少卿致仕蓋公卒年九十有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太帝一

毒

王周王二王皆贈千金不受公在吏部  
綸旨酌  
裁還廣欽恤甄貢途發國操馬免倉  
國本安皇后疎言之尤切時臣姜一  
本旨廷杖公疏獨不下明日再抗疏又  
不報蓋  
上  
欽特至公也外藩尚質少卿疏復曰  
願勅吏部速發  
出缺另選賢能以充任使今大僚多  
曠及散館待補  
留部待選者凡若干人而倉旨未下  
賢路久壅國家  
損教子文集  
卷十七  
太常二  
圭  
多故遯衛生心皆緣朝宇空虛所致  
祈皇上推廣用  
人之心不特一  
尚實雅然又願  
皇上臨朝視政  
朝夕惕畏天變  
恤民窮咨納直  
言章奏陛下召  
見文武  
諸臣講求禦遠  
之策益修內治  
庶太平可立奏  
時尚  
宣卿熊公尚文  
寓書公曰近主  
上於邊關疎未  
嘗一  
築甬中雅起用  
林下諸賢往往  
十疎不得一報  
十數  
年來雅門下一  
人朝奏夕可簡  
在可知矣  
公  
家  
居  
嘗終日立門外  
家奴不法者人  
輒得白  
公  
遠  
咎  
之  
諒其後家人有  
事於外每詳言  
公僕小民知公  
家人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太常一

毒

每以公魯之總兵官有求佩將軍印領兵部與公善  
然莫敢屬公或今持黃金壽公封君封君欲舍召公  
從容爲公言公默然駐箸淚下滿杯醪封君脫失言  
於人怒拂衣入公隨號戶外久之封君乃失引公起  
封君少推譯爲縣吏與條吏議氏善公既見見縣史  
皆徇生隨行吏亦儼然以父說爾公公居澈隘于  
軍局所親請買秦氏大宅公不禁曰吾一往觀之紆  
道經蓮屋巷公問此何地曰是董尚書府公曰尚書  
子孫居此者幾何人曰今巷路卽府廬事其子孫無  
幾叔子文集卷三 太常三 兵

居有矣公徐嘆曰嗟予尚書府廬事爲大路吾復何  
得哉乃遂還初公舉進士往石禮部榜選同鄉下第  
者見公神色間然遂曰今年主司大謬矣如君與僕  
且落第不知中式何等公唯唯久之知公已得報  
乃大驚遂望而拜曰盧公德星如此真吾師也

魏施曰廬爲童子猶及從先徵君見公也公曰昔微  
提髮鉅而癯吾調利時船紳有不義事公嘗書此  
微言間以誡諸聞者大愾每歲公生日士民各以其  
堂后山川廟祀小兒鰲豆鰲者亦相饌錢市糕餌歲

神祝公死男子無老少皆走哭公家爲公服孝服三  
日閉市一城盡白其後追思公特建祠有公像祀之  
往有狂生以私憾罵公生終身行市上人輒指其背  
曰是罵盧老先生者也嗚呼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  
所以直道而行也不其信與不其信與

彭躬巷日敘立朝處整飭敘家居處筆筆有生氣  
論贊之妙可謂頰上三毛矣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太常四

主



○明知龍溪縣涂公家傳

歲丙戌之九月清兵破漳州知龍溪縣涂公被執不  
屈死焉其長子常吉從公死新任知漳州府祝登元  
與其同僚推官李毓秀龍溪知縣徐國章哀之登元  
捐案中金六十兩贈公二孫又捐三十兩金助公妻  
子結公柩曰道遠費不足吾不能獨任也子作疏募  
于衆漳人士素德公浹旬凡得金三百餘兩公妻子  
始得奉公柩歸葬新城其疏畧曰今天下所稱識時  
達變不激不撓以自成其節者蓋見之前龍溪令涂  
公云公諱世名亨仲嘉江西新城縣人中天啓丁卯

龍溪一

卷一

支

鄉試大兵入關七郡風靡公獨不肯出降遂被執父  
子同日併命嗚呼桀犬吠堯未識天命有歸而鄉婦  
晉人彼誠各爲其主夫孤竹微周猶曰義士余閔祠  
廟褒以忠臣今天子肇造區夏軼駕前王豈此罪青  
不廷浩蕩茲者白旄牽風靈輅飛路爰與理刑李漳  
邑徐各致贈金更爲募疏徧告紳士情難念貧貨不  
擇多至于經過所在或戒彼封人護其歸學或錫以  
棨竿表其貞懿則遺序之魂可返叔夜之男不孤是

所望子君子矣公柩既歸新城里中人多謠言疑公  
成事不實公甥孔允桂手出祝疏示之疏傳皆鈐以  
漳州府印印金刻滿漢字文朱色爛然讀者乃止予  
舊交允桂因介公幼子山請予爲之傳予嘗言舅  
氏偉幹修髯性豪華好長夜飲酒慷慨言古今事家  
故貧既爲孝廉當事愛其才贈以金輒隨手用盡允  
桂又言公死時僕黃薛黃羊王亨蔣三四入者皆同  
日死

觀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龍溪二 堯

忠孝軍總領

嘗以

四百騎破元兵八千名勦天下及釣州破和尚自出  
言于大將大將勸其降至所足踰折不爲屈割其口  
吻至耳猶塞血罵死不絕聲大將義之醜以馬蹄祝  
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嗚呼忠臣義士亦  
何負于人哉而世卒不悟悲夫

彭躬菴曰只就漳州府募疏作傳最得情實而運  
用簡雅一贊尤高

○謝廷詔傳

謝廷詔者字君求余同縣人其父生五子詔實讀書  
此爲弟子員交游爲人排患解紛不自見德人  
亦弗知也詔家世寒微喜任事戚友不以故往往身  
出入吏胥間由是世士輕之祿十歲議詔於舅氏貌  
顧不甚偉又日間其行事益不敬之崇禎壬午年余  
與曾子燦讀書蓮花山詔因余舅氏子假館江園子  
歸聞詔特在壘廐以告燦比入園數見詔行頗通外  
不讀書人雜遘園門自阜隸里正及諸無賴生無不  
羈縻子文集傳卷十七 廷詔一 全

至子亦從其門人語得所爲文字曰彼謝生者耶久  
之得其行事曰有是哉夫其所謂謝生也於是走告  
燦燦衣冠就詔室曰向者鄙薄吾子方八九年今乃  
知子子毋棄我遂爲莫逆交詔有弟僕運官糧舟破  
燦盡官捕急或告以往例可嫁禍有貴者詔曰惡何  
言然困已甚以情告因可乞而貸也癸未秋燦之會  
城會賊賊陷湖南其部畧長沙陷吉安湖東西騷然  
路絕子燦將自念無所出而詔忽至曰曾子歸乎曰  
子上糧聞變輒歸江上無日不焚殺曾子已矣明日

子適詔詔已去詔去兼程至太泮洲入蕭公廟訪燦  
聞會城陷詔哭而踰於神起由遺燦之僕於門相視  
乃大驚遂得見燦燦見詔喜且泣曰吾固知君之且  
至也由是人稱稍有知詔者燦有妓熱以老子排絕  
之不能得詔曰曾子於子言無不說今茲矣夫感於  
情者非理所能奪吾請以身與之詔遂日從燦游衛  
其飲酒燕狎而曾子之惑解時之人由是高魏叔  
子而又鄙謝生明年、烈皇帝變又明年亂益起詔  
神氣日淬丙戌春燦以清江公薦奉命監軍四營將  
魏叔子文集傳卷十七 廷詔二 全

出湖東詔私謂余曰四營虎狼也曾子徒忠誠亦懼  
其才之不勝任也且曾子既爲人上則難以得下之  
情子不可不往然而詔之疾已大漸矣後三日詔病  
危詔皆革不知人惟大呼曰殺賊殺賊蓋孟夏十有  
三日也

魏府曰余就就懼失天下士而幾失於州里爾後勇  
氏子請假江圖則詔將終身無知者余與詔碎乳梅  
潭村詔疾病余偕燦扶持手詔溺器詔視之晏如也  
及詔死詔之親友數十人哭聲振瓦甍時人稍疑詔其



孔子人。然終不識品爲何如人也。

彭躬發曰世士多不能用人而強欲用人求一肯爲人用者不可得至爲人用而不避其用之名此謝君所以獨得而諸君轉爲謝君用其心矣況于汚其迹不顧其身以求得富於其友之殺急而卒不明言其故此又古人之誼也。○篇中弗知之輕之不敬之稍知之鄙之疑之終不識之寫得君求心跡隱隱最可參

邱邦士曰冰叔之知君求是一項得意事通篇寫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廷詔三

全

得意處最佳

吳孝子傳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舉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苦病久之舉不能起前後血泣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稍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罰不得上甚魏叔子文集傳卷十七吳孝子全

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鏗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干隱忍事而神嚴左有懸崖陡絕日捨身崖人情極不教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長調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廬告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懸騰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峰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趺次前行至崖所欬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

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廢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市道服如故衆群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寸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有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人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讀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能生治痢瘧驅鬼井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

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孝子既定疾走歸一日有牛

魏家子文集

卷七 吳孝子

金

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焚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及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巴大家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週周謀舉人黃名鼎涂伯昌貢士陳光平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子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

子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

五念達

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

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開院感神應益自脩人病苦者恆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魏家論曰聞孝子常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所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追其李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諸父母膏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割胸心不可得則叩胸而救之母予俱無恙其後胸肉合母不得入冀穢從胸間出而棄道遂閉飲食男魏家子文集

卷七 吳孝子

金

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涂宜振曰余與孝子世有交此事嘗親聞之父兄及族里君子世有奇孝不乏奇應或以其奇疑訛傳者非也此文寫事生氣令讀者如目擊而神情閒雅尤爲難及

○○○司益國府輔國將軍常佐傳

輔國將軍常佐建昌益國府宗室 憲宗皇帝六世

序也宗顯申中國變乙酉益國王起義兵將軍召子

內侍等曰滿王舉義師國典復城忠孝事獨兵皆召

然無謀士又例不足而敵情事不可傷也我與諸兄

死耳長不辱祖宗門六月晦日敵騎至城下急攻城

而益國王知事必敗已私啟闕走福建諸王孫多逃

匿將軍長子由侍次子由棟運白將軍日事急矣當

閉門自焚將軍日幼子一孫且令匿他所毋俱死絕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常佐 一 六六

父顯也七月朔城陷將軍及諸子被執敵拔刀怒

將軍日速獻寶將軍日貨則無有但有頭頸耳

是趨害而由侍大罵死賊受極刑馬奔愈厲敵大怒

乃與其頭由棟形狀魁梧面潔白敵不忍殺既知其

讀書欲以書記活之夜分據立元妙觀池上見素所

喜族兄字元長者招之曰國破家亡死分也不可倫

生乎世吾當與兄同死元長遲未應遂挽其手俱

赴水時盛暑據體肥碩踰二十日敵退出池中尸顏

色如平生建昌故縣郡自益國分封故城人樂工亭

飲食衣服甲江西天下太十人不知兵革王孫貴人

富家子皆奢蕩為豪客乃上下過東城門年歌蕭

鼓之聲日夜聞不絕紅樓曲檻出城閣樓上混牧

服下照水際見者以為金陵廣陵所不及以故遺人

城邑即城宗子士大夫庶姓之人莫能自強者而

將軍當盛時獨方正不肯苟且終日衣冠坐立中堂

讀書教子孫嗚呼有以也夫有以也夫將軍能詳好

彈琴習張旭草書而工之又好醫藥嘗錄經驗方於

壁買藥以施病者人有凶喪不能舉者輒助之故歲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常佐 二 六七

其厚而家常貧性儉身衣自朝祭禮服外未

嘗用帛日膳不兼味以實行開國中益國王雅愛敬

之舉宗正副四人將軍與焉本支長子絕將軍行最

卑王以其賢特命主祭將軍字玉池別號壺公由棟

字文田由棟字文藻並南城縣學生有疎財尚氣節

雖居平不苟言笑為諸弟師衣冠必整蕭雖尊輩亦

嚴憚之若學侯公明曾奇其文試諸生第一將軍六

子第三子由欄字文蔚謙厚多材技補宗學生乙酉

七月之變構獨逸去從諸王子起兵轉戰溪山間屢

敗不挫歲辛卯同傳公鼎銓被執死焉第四子瑒第五子自備城被失所在幼子由契及由棟子順以匿免

論曰萬歷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蓋十六萬人他庶宗貧弱不能自達於天子不知其義至崇禎末當百萬然則天下宗子蓋多矣嗚呼將軍亦賢矣哉謝友南暨謝文詩與由契交契字文傲尚廉隅爲文亦所重文游既傳將軍父子死義事祿更舉其畧作後傳文游謂禪游少年時於建昌飲酒席上一識由備赴

魏叔子文集 卷一 七 常 三 六

其後又愛其談論欲交之而未得也

步射並曰文字到簾緊處奇姿溢出動盪圓熟如

沈光珠自合拍節此至文也

伯兄苦伯曰叙將軍六子不厭詳瑣此傳王子侯體也文字散碎中皆有大氣以舉之法度丰神比之史漢復何多議

○○○新樂侯劉公駙馬都尉鞏公傳

新樂侯劉文炳者 烈皇帝之中表兄弟也其先淮

安海州人劉山子以 成祖靖難功授世襲河陽衛

正千戶九世遷宛平遂爲京師人傳六世應元取徐

氏生 孝純皇太后爲 烈皇帝生母後封瀛國太

夫人者也子攸祖繼祖攸祖聚杜氏生子三文順文

燁文昭文炳取 光宗皇后姪永寧侯王天瑞長女

文燁取 遼安皇后妹太康伯張國紀次女生女二

長嫁 神宗皇太后姪武清侯李誠銘子國瑞嫁三

魏叔子文集 卷一 七 新樂一 完

年而國瑞死子存善嗣封太夫人次嫁恭順侯吳惟

英子希彬爲侯夫人崇禎元年攸祖以 皇太后弟

恩賜爵新樂伯父母弟及子文炳文燁皆封贈進爵

有差七年攸祖卒文炳嗣伯未幾晉新樂侯繼祖文

燁並加官甲第塋田祭葬節賞皆有賜甚渥明年賜

太夫人寶鈿黃歷謝表云聖歷無疆臣年有紀老嫗

七十去日無幾 上覽奏謂內侍曰大夫人年登古

希使 太后在不知何以稱觴也命大司禮賜白金

萬兩綵緞百端至第爲壽 上每膳 太后畫像左

右輒云不似乃遣大司禮武英殿中書至第命太夫人授書工再易稿不似時文焰尚幼而頗作太  
后太夫人乃令文焰出指授某處似某處不似畫成  
凡四軸擇日遣錦衣衛堂上官具齒簿迎入大明門  
上俯伏道左安奉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追贈  
效履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歲賜祿百石繼祖  
文炳文耀各進階文焰授都督同知 上每遣恩  
太后則推恩太夫人甲申三月二日太夫人八十時  
寇氛甚惡 上日夜焦勞猶遣大司禮賜金幣三宮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新樂二 七

賜賚有差繼祖晉階少傅文炳太傅文耀太子太保  
文焰右都督文炳深念 上恩同極而時事漸不可  
爲誓以死報國與中湛然黃尼麓華鴻圖相友善每  
論國事則滿然淚下云  
鴻圖名永同京師人尚 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許  
明馬都督善騎射好詩工畫喜飲酒而樂與賢人名  
士游憫慨多大節嘗抗疏請 建文皇帝諡救薊督  
趙光并名震當時與新樂侯劉文炳爲頸交都下  
稱成德之賢者必曰劉華甲甲正月文炳永固請召

對 上問以國事曰宜早建藩封速遣永定二王之  
國一封山東以屏翰神京一封四川地險而富可以  
爲後圖 上是之以內簪乏選其行三月初八日開  
闕賊李自成將逼京師京營兵未議城守唯中府派  
分文武勳戚坐守京城內外皇城諸門繼祖守皇城  
東安門文耀守外城永定門承固守內城崇文門十  
六日賊攻西直門急城東居人猶不開即本兵未知  
也文炳以繼祖文耀皆城守故未有職事是日同文  
昭坐梨花樹下黃尼麓自外踰牆入云賊急攻西直  
魏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新樂三 九

門城上軍士皆不守大事去矣府中宜早計文炳文  
昭入告母母隨命侍婢備筒條于樓上作數十縷命  
家僮積薪樓下傳以引火物而急遣老僕鄭平迎李  
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一樓可也家人環而  
泣輩都尉四馬至庭前著白衣服束弓矢見文炳下  
馬哭拜于地曰城內無守外無援滿城皆賊黨旦夕  
破矣吾輩世受國恩當自殺爲厲鬼殺賊耳特與兄  
謀吾當死信地即馳去明日繼祖自京安門至與妻  
訣亦貯草薪所居樓下繼祖文耀託太夫人于申謹

然而以文炳付蒼頭又略不肯去是夜聲都尉復至同文炳請召對上御中左門召人二人奏聞城中令厥為要務恐奸人乘間放火驚動軍民當令一旅專司巡緝上曰今城守缺兵汝二人可糾各驍威家丁晝夜巡守可也隨手詔付文炳上起二人趨出十八日朔約五府公侯伯集朝陽門議事竟無一至者夜漏初下上遣中使馳騎林詣至文炳第封甚固文炳于內室開讀詔曰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章永固速擁家丁來護衛文炳知事愈恐獨攬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新樂四 五三

南幸立遣人招都尉哭告母曰兒受國恩當以死報國不能復侍母矣母曰兒善事皇上無忌孝純皇太后恩皇上思我與汝妻汝妹死瞑目矣文炳乃牽文昭手曰汝幼可無死當速去得奉太夫人延劉氏祀也兄弟相泣拜而都尉至遂同文炳入見上于大內上倉皇謂二人曰賊入城無多二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乎二人以衆寡不敵對上愕然良久遂泣下曰朕志決矣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于是君臣環泣左右莫

能仰視上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文炳承固奏曰萬一都城不守皇上當焚宗廟三殿片等聖三殿火起臣家即自焚從皇上于鼎湖矣上首領者再命二人曰且歸十九日文昭方侍杜夫人飯家人直入大呼曰城破矣文昭飯盤落地直視杜夫人夫人遂起登樓文昭從之文昭妻及夫人二女皆登夫人樓下樓移二菊盆抵門而上文昭妻及次女首已入纓夫人撤其乘而氣絕文昭入釋氣急不能死掙纒而下杜夫人纓絕墮血漉漉然伏板上長

攬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新樂五 五三

女拭淚睨目視母文昭撫母背號曰兒不能死矣遂過去長女九纓不死杜夫人六纓絕長女見母死乃自開樓窗翻身倒撞下樓高商落臂折死而復蘇見蒼頭傍立問曰汝非鄭平乎取金條脫付平曰據吾登樓以足酬汝平指園中井曰死此可也曰吾與母嫂妹有言矣魂與相死後焚樓勿令賊見吾母女屍今死豈可違其言乎平披之以登遂入纓平以纓束耳後始絕平下樓縱火府第盡焚時文炳同承固半崇文門見賊輒射之箭盡復取地下箭射賊賊皆

走賊而賊大至文炳鎖水曰吾與君畢命此賊時  
黃尼離在側曰滿城皆賊守此何益當速歸矣府第  
也人遂各馳去文炳至第火烈不得入走省瀛國  
太夫人丁申湛然家黃尼離亦至曰華都尉已焚府  
自刎矣文炳知足曰鴻圖先表耶將投井忽顧影曰  
此戎服不可以見皇帝湛然乃免已憤與之憤小  
不呼冠尼離曰何不裂帛憤裂乃冠之投井死時年  
二十歲光立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繼祖亦投井死  
先是繼祖妻左氏見大宅火知賊已入堅樓縱火自  
盡叔子文集 卷十七 新樂六 五

同內城亦被復入見閤門焚死 皇帝已殉社稷撫  
勦賊曰雖不死以吾與母在也今生何爲急走拜太  
夫人遂尋文炳死所大書板置井旁曰左都督劉文  
輝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元年二十一後贈  
太保諡忠果閤門死者四十二人太夫人以匿申湛  
然家得全而湛然竟用是爲賊拷死華都尉之馳  
歸也過一賊據軒若有所待都尉引佩刀手刃之時  
公主早薨停棺內殿都尉豫積薪於傍王冠裳法書

名畫散諸下財帛盡散家人及歸蔡所乘馬曰馬吾  
不忍殺寶我吾所愛不可以遺賊因解鞍置枌下都  
尉見蔡頭在側曰汝留此何爲對曰侍王人死都尉  
手相所服戎帽金頂與之命取酒至以一杯北向酌  
地拜 皇帝一杯爵公主自飲一杯曰此永固報  
陛下殿下時也遂自刎年三十一白戎服上豫皆驛  
馬都尉遺承嗣死節九字後贈少師諡貞愍都尉無  
子一女許字襄城伯李國楨子某亂後歸李南下襲  
爵封夫人乙酉南京被隨李安置旗下李死固山悅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新樂七 六

其色欲納之令女伯父鞏承基往說女女昔曰昔吾  
父以女托伯父期城被卽殺女伯父既不能今乃以  
吾行汚我乎承基慙而退固山以勢劫之女女罵  
曰吾 先帝之甥忠臣之女未亡入忍死以姑在爾  
劫我惟有一死遂斃面斷髮終不能犯後選旗下新  
寡婦入內宮女亦與焉將入女子與中引小刀自刺  
不死送刑部擬罪時有故漢官在事女曰婦人事姑  
守節當得何罪若棄君改節事人反無罪乎漢官慚  
不能出聲滿官嘆曰好女子趨令去女歸得事姑終

其身

魏肅曰 皇帝純孝故推恩劉氏甚厚與昔之寵外

戚執國政者異矣都尉驍射萬壽山爲勳威冠以是

見知于上寵遇異他威宛卒之劉氏一門死節都

尉自矜其知所以報哉李固憤亦威宛督京營官

兵數十萬先時有警每一壕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

要地時固欲省軍費每五壕守兵一人而守兵大

半居鄉職兵反居城內事既急城門盡閉戰兵不得

出守兵不得入人心皇亂固憤無所指手足矣賊入

城固憤解甲降賊固憤能督輸銀數萬兩而固憤

第已爲他賊所據無所得賊拷掠兩脛俱折以荆籬

撥之固憤夜解所繫綠線條自縊死賊以櫛栝乘之

血淋瀝于地京師人過者指曰此李總督也他書載

國相死 帝斥旁謀矣此應得之友入錦衣斷食事

王世德時蓋與國相同執云

彭躬菴曰敘事詳密似漢書敘倉忙事偏帶閒雅

處似左傳文之法度如大山崇嶺中包無數峰巒

相爲連斷起伏也

○明知鄆城縣秦公家傳

公姓秦氏三原人諱四器字程襄生八月而父甲業

公卒母維氏守貞五十五年天啓間旌其門公中

萬歷戊午舉人屢試禮部不第崇禎四年辛未謂選

得鄆城知縣時天下多故邊腹軍興朝廷急催科賦

最者受上擢不及額雖殊治行至降調鄆城故湖邑

歲荒民饑散賦益不支公慨然曰吾何忍更以沒朴

殺朝廷遺民乎徵緩賦多逋奏百大計吏公得下考

奉旨降級調用解任去垂橐枵然無怨色過淮上虛

囊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秦公一 五

王楊公督漕運見而留之會有殺人罪當死者陰以

千金餉公求脫拒不受已知將赴鄆補授官至天津

資裝盡會公族弟爲兵備使有吏以三百金求差

遣公謝絕之或勸曰是未有逆理可通經爲公曰吾

得官與否命也彼爲吏以重金求遣此必有大故不

病國事則百姓受其害矣遂返維揚僑居焉終身不

復仕公孝文仁厚忠介出性威奉母五十年無違色

事兄如事父鄆縣丞朱萬祚罷歸道經揚州困不前

以書告助公往候之朱暴卒公解衣質棺殮之復他



貨惟其子公大父有積塋塋在揚州還家三原入遂

廢公再至則荒塚累累矣人謂公故業宜清之公曰

君子將掩骸埋體而吾顧可令發耶置不問又嘗被

無辜人于獄振孤寒之士恂恂鄉里與布衣士同下

好講求戰守務著城守策一通當時郡縣吏多用其

策以保障者於未冬聞賊陷關中每食及就寢必

自語曰吾祖父墳墓何在也語已泣然涕下得疾月

餘瘳瘳沐命衣冠再拜祝天曰逆賊猖披身不死誓

必滅賊報國伏地泣不能與明年三月間烈月

墓其子文集傳卷十七墓公二

變哭痛不食病遂卒年六十有三

龍禧曰甲申之變死難者顯名天下其憂憤佗傳於

田野以死而死正寢或無聞焉若郡城公者其與死

難幾何哉

楊聖藻曰造語簡練而著意處神采奕然論贊數

語可謂富哉之言矣

○○高士汪風傳

龍禧曰余癸卯游浙江聞三孝廉名因發並謝公車

有監司欲兄之知其不可屈艤舟載酒西湖上屬所

親招之唯汪風不至風錢塘人字魏美嘗獨身提業

舉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風故城居母老思得風

一見時兄弟亦乘諸生服乃奉母徙城外風間來定

肯然風自能來家人欲往跡之即不可得子客西湖

身造淫使道意久之風不出微聞風到湖上子乃寓

書以告風曰魏美足下足下知僕至意當倒屣迎

墓其子文集傳卷十七高士一

我顧以常客遇我足下則可謂失人風得書輒走舍

館相見自是常出就余出則必之愚庵所抵足臥往

往談至雞數鳴或更起坐行不肯休息庵僧明孟兩

浙所稱三宜和尚與天界覺浪靈巖繼走並以忠孝

名天下子二人會三宜設食舉輒被白須笑曰但喫

吾飯臥吾床吾不來酒也問戶去初風為諸生試輒

高等為文奇恣汪洋頃刻數千言未嘗懷刺一見當

事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年二十二

中崇禎己卯舉人未聘婦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風

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從容謂錢氏曰：「吾本寒儒，得連姻貴室，所望如履義孝事姑，婦和妯娌足矣。後管珥綢繆之飾，毋庸也。」錢氏於是去服，僅屏什婢，以疏布親操作。乙酉，濕執友大行，陞培自經。死，濕私爲文祭之一，備幾絕內嫻，欲羅濕試禮部出千金，視濕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異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剗作金爲濕壽，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泉銀百金，弗許。自是嘗出游之天台，居石梁左右，反河清徙孤山之巨廬。黃山舉叔子又集，卷一七，言十二，夫。

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游，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技。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八，卒，濕病瘵，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曰：「可矣。」命子選具紙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道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水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歿，濕與子既相見，以齒序爲兄弟子。昔私問濕曰：「兄事愚庵，謹豈有意爲弟子耶？」濕曰：「吾甚敬愚庵，然世之志士，率釋氏家語，去句割髮爲弟子，吾儒之室，幾虛無人。此吾所以不肯也。」鵲禧曰：「濕

往來談甚多，何不能記？自於當世蓋然中人也。惜哉。弟和公曰：「寫高士行徑如雲中神龍，現沒無端，真寫生之文也。」叔兄嘗謂予曰：「汪先生蕭合不遺愛，華自是風塵外人於世之志士高人又進一格。」

○○○賣酒者傳

萬安縣有賣酒者以善釀致富平生不欺人或遠近  
婢沽必問汝能飲酒否量酌之曰毋益瓶中酒受主  
翁咎也或傾跌破瓶在瓶家取瓶更注酒使持以歸  
由是遠近稱長者里有爭釀飲者必會其肆里人有  
數聚飲平事不得決者相對啖多墨也賣酒者問  
曰諸君何爲數聚飲平事不得決相啖也聚飲者  
曰吾情保甲貸乙金甲逾期不肯償將訟則破家  
事連吾情數姓人不得休矣賣酒者曰幾何數日子  
難叔子又集傳

卷十七賣酒一 百

母四百金賣酒者曰何憂爲立出四百金代償之不  
負勞乙得金欣然以爲甲終不負己也四年甲乃僅  
償賣酒者四百金客有豪重資於途甚雪不能行聞  
賣酒者長者趨寄宿連日賣酒者曰呼客同博以  
贏錢買酒肉相飲客多負私快曰賣酒者乃不  
長者耶然吾已負且大飲酬吾金也雪客債博  
所負行賣酒者笑曰主人乃取客錢買酒肉耶天寒  
甚不名博客將不肯大飲噉盡取所償負還之術者  
談五行立決人死疏先後宜死者十許人赴以日月

賣酒者名第七諸應期死者六人矣賣酒者將及期

置酒召所買田舍主畢至曰吾往買若田宅若中心

願之乎價毋虧乎欲贖者視券價不足者追償以金

又召諸子貸者曰汝貸金若干子母若干矣能償者

損其息貧者立折券還之曰毋使我不孫愚苦汝也

及期賣酒者大曾戚友沐棺更衣待死是日也賣酒

者顏色陽陽如平時戚友相候視至夜分遁散去其

後第八人以下各如期死賣酒者活更七年難子曰

吾聞賣酒者好博無事則與其三子終日博喧爭無

難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賣酒二 百

家人禮或問之曰兒輩嬉否則博他人家敗吾產矣

嗟乎賣酒者匪惟長者抑亦智士哉賣酒者姓郭名

節他善事願衆予聞之歐陽介庵云

歐陽介庵日子習聞賣酒者事欲往見之未果而

卒嘗嘗爲人道之也今得此文寫生筆筆活動似

長者似俠客似談諧于古今盛德中別標一種風

格便將其人逼出紙上矣篇中連用十四賣酒者

筆法從史記來見市民中有如此人尤不易得

○○○項節母家傳

節母姓吳氏歛縣人嫁同縣項君德輔德輔服賈廣德遣兵亂傷卒母年二十有三計至欲從死念子志發纔三歲女二歲又遺腹待生死則諸孤無所托乃勉自活而同堂人利母出爲家財百法困擠之母不爲動母適外家同堂人踰牆入取其貲又摘諸奴婢身刑竊還之奴婢多叛去母益孤時遺腹已生女子歛亂盜白晝至掠衣物竟手率志發行母急聞然從窺下出奪兒子盜手且號且踊曰吾今日母子併命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項節一

五

矣且此貧兒孩以往無所利兒身衣佩所有願悉將去但還我兒也盜憐而聽之盡脫其衣褲行兒赤身啼母處後盜復來手掬松毛覆赤身兒毛刺兒兒啼母更取竹籠籠兒益以松毛然盜竟不至未幾欲大飢米一石直白金七兩母子無所得食母早夜縫紉以易米日量米一甌食志發身及兩女子日食炒豆一酒杯母子四人得不死凡數月乃復故食庚申四月志發請余南州諸傳母苦節言至此淚下如雨不能止云方母極困時或勸母以二女子義養他人一

志衣食志發使成立母泣曰女子賤然先人遺體俾失敬謂婚嫁不得所諱之果也卒困苦教養之親爲擇婦並得善所焉母今年六十有三歲母有族妹嫁從子志震震病瘵死之日妻遠以刀自斷其疾志發又言吾族子長眉者取程氏前年長眉客死程氏聞之不食或勸曰屍柩未返汝死無子誰爲收葬者程然之起飲食如常趣人刻墓碑書程氏合葬字極至距家門數里將成禮以入旣擇日程氏手辦祭品而示吉服其母尤之曰汝婿明日歸家是亦吉也聞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項節二

五

者皆笑或竊罵之品既具程氏告家人曰倦矣吾且休送入房明日日出二丈程氏尚未起家人呼之不應壞門入則儼然自經死矣網視衣履諸親身服皆皆終疑之母姊姊以節烈聞皆得表同

魏叔子曰項氏婦何多賢哉母姊姊並節烈爲吳氏光幸矣或問節與烈從容就義孰難魏子曰並難世之立言主此則抑彼主彼則抑此過也三者惟時所適與人性之所近項氏三婦其皆可以風矣

諸子世儻曰爲客碎事奕奕有生致而以大氣舉  
之三段格法各出何減太史公

○○明遺臣姜公傳

公名垓姓姜氏字如農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  
寇功拜懷遠將軍父鴻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  
陽鴻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事聞贈鴻  
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諡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  
異夢其生衣胞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木  
酒床頭夜起飲之一盞立盡萬歷乙卯山東大饑盜  
蠶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呼唔不絕盜及門  
歎息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

司以五策指斥崔魏頌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  
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  
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愛之明年舉  
進士出倪文正元謬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  
雲縣未行改儀真縣公爲政廉仁十年無所取於民  
不受干贖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  
嘗捐俸請託免泗州脩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  
請革過關糧船率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真令  
皆有賂公獨絕之商人感激爲代備脩河銀一萬兩

下車日廉得大慈董奇蓋九功等置於法竊訪之害遂除袁公繼成備兵揚州見下堂揖之曰吾聞行其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巡撫南直隸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上諭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上御宏政門召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既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自元勳以下憚公不敢歸休沐時宰相大貪婪都御史劉公

真叔子文集

卷十七 美公二

真

宗周有長安黃金貴之疏宰相懼卸其罪於言官又欲引用逆輔相表裏爲奸惡公上疏極論罪在大臣不在言官并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觸首輔怒又有上諭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及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清禁此必大奸巨慝惡言官不利於已等語上大怒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門召見羣臣謂陳欺肆敢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著華職錦衣衛拿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

面劾首輔既以補贖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冰雲交積公僊仆土室無襪被身嬰三木血流貫械九卿臺省屢疏救不報

例凡一撻杖五十一夾敲

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報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

真叔子文集

卷十七 美公三

真

死弗肯列氣垂絕唯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墻下半日稍甦清宏合尉灌酒一盃使畢獄公終不肯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撻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能開元即取畢命只云病故常臣駭養性具奏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肯退上大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

有司治罪既若其辜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  
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上怒以爲賢同  
綱上奪職滿籍而兵部侍郎馮公元賊都給事吳公  
麟微開陳大指旋辭規勸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  
諭衛司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  
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麟擬附近充軍上怒公開元  
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  
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  
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襲衣執木提宣讀畢一人持

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美公四

更

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  
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  
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  
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  
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去敗肉斗許乃瘳  
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  
命上曰二臣顧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  
爲龍逢比干足矣上曰兩人舌還猶爾明年春  
棄陽破公父死於難垓請身繫獄而釋塚歸治喪不

請傳交章請釋公上曰垓在七月疫上命刑部  
清獄公暫出上召見刑部以墨筆又塚開元名曰  
此兩大惡奈何釋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  
有新參請釋二臣者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罪輔哉  
不許甲申正月闕賊猖獗開臣李達奏奉命督師山  
西上御正陽門行推教禮達奏請釋塚開元上  
報可請公成宜州衛公遇故鄉哭光祿公開京師陷  
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戌所未至史光帥位被  
遂留吳門不肯歸會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大鍼往被

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美公五

更

垓劾必殺公兄弟復竄走丁亥避地瀘州絕食憐子  
宋心老時以菜羹啖之或徒步數十里走吳孝廉家  
得一飽視髮黃山丞相園而自號敬亭山人蓋不敢  
忘先帝不殺之恩也後還吳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  
子安節實節才亦不合進取戊子奉母歸萊陽母疾  
甚公默禱願減筭延母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招公  
公故堅馬以折股召瑯督竹篴兵之使者歸報公夜  
馳還江南自號宜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  
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滿戌今遭世變流

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正邱首抱恨於中心吾  
當待益宜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  
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簫歌一章嘔血數升而殁  
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碑碣神主不題故官棺用薄材  
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敬亭日遠近弔者如市  
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遂所爲  
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來殉節  
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已亥後詩文曰歸旣集又著紀  
事摘繆皆藏之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墓公六 墓

魏禧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  
二子乃爲寄禧山中也予答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  
公股足骨發病步趾微跛踟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  
立枷諸制此泰法所未始有作備者罪可勝道哉宣  
城沈壽民曰謚法爭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  
孝也公死不忘君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謚曰貞  
孝

徐禎起曰敘姜公大節以撲健勝而當日朝政具  
見此史中直筆也當與敬亭山房記並看

○○明御史何公家傳

公名宏仁字仲淵浙之山陰人也高祖詔南京工部  
尚書大父繼高江西參政父光道贈御史母陶氏文  
簡公望齡姊也以萬歷乙未生公少稱弟子員有名  
中乙卯副榜嘉宗卽位以覃恩貢士試吏部得州  
守不就中庚午北京鄉試丁丑成進士戊寅選知建  
平縣先是建平無城郭舊令嘗與築之未竣公曰是  
東南門戶也鳩工丕作不閱月而城雉燦然稱雄  
鎮未三月丁內艱公臨政浚然如革火耗輕贖錄敢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何公一 墓

吏胥不物償政大行故公歸而民誦思之若久於建  
者然服闋補高要令端溪一水受滇黔交桂諸流每  
夏漲爲民災公躬巡圩堤增修之農事以賴端故有  
推關在事者多假手胥吏掣視不時商人苦之公屬  
次視事率親閱加寬恤焉癸未以外艱去民遮道追  
送者數百里不絕甲申京師陷乙酉金陵失守劉公  
宗周邵公彪住皆死之劉公故公所嘗從游者也公  
哭之慟以死決自誓會浙東一祀聞公名特  
授御史三辭不允旣入臺劾切敢言諫草數萬言皆



中微宜情不盡用其載別集中丙戌夏江上師讀

公徒步奔號至劉之自降聞船又失守知

事不可爲援筆作有心吟貽書誠子然然投屋而絕  
家人以詩歸公之墜星也土人相聚守護不去久之  
復甦有以大義責公者曰今 航海入閩事成敗

未可知豈以一死責哉昔文信國屢瀕於死而不

肯死彼豈愛一死者君亡與亡君存與存表凶未易

死耳公領之慨而俯首泣曰吾從亡已後餘息偷生

萬一身名俱廢雖百死莫贖矣今當尋趙家一片乾

霧藏于文集傳 卷十七 何公二 五

淨土耳遂入陶介山陶介在萬山中山主雲藏禪師

有心人也公遂制禪爲弟子日茹藥菴懃必親作

同居者皆肯之公歎曰以視出入波濤死生倏忽者

爲何如倘任意取食自托肥遯豈心所安哉居歲餘

有跡跡公者公乃負襁被獨行往來稽雲孝烏諸山

備嘗困苦與高士李祕霞郭蓮峰友善相對歌哭唱

和之作爲多公以勤苦致病一日謂祕霞曰吾從此

逝矣祕霞曾以一紙付君今可啓而視也因相與共讀

其辭曰吾有志不就忝厥所生於君爲不忠於親爲

不孝我死後切不得棺殮當野葬三日以彰不忠之

罪然後舉火焚之不得歸葬先應以彰不孝之罪真

知我者知非亂命違而行之是謂愛人以德更賦七

言絕句四首詩竟而絕初公之令建平也甫下車值

哥早公露禱伍牙山七日大雨霑足大江以南飛蝗

蔽野田無苗不獨無人建平界者公去任蝗入北鄉

及白峰阻懸崖不死人以爲神異云

魏禧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公後死四年然卽死何以異哉擬之遺

霧藏于文集傳 卷十七 何公三 五

國其殆雪菴之流歟又多一死矣

黃仙裳曰敬何公大節落落如寒澗孤松雲氣瀟

其毛清泉濯其根無一點烟火氣

梅定九曰借傍人口中流發何公不死苦心一篇

精神全注於此結以餘事作煙波正得錯綜之妙

吳介菴曰公子嘉延字奕美高材自廢有王偉元

之風其欲表章先義寤寐飲食無少間積誠篤孝

宜有叔子之文以應之也獨任艱苦以推承先志

尤盛德事因讀此傳表而出之

安邱張夫人家傳

魏昭曰世之稱婦德者曰無才以爲德豈不過哉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燕婦人之有才者初以才敗德故詩人偷于祝其女子以爲稱如是是亦足耳行可對子內則名垂形管之史地道代終輿大合德彼無儀詩人本願哉然且遭時無事家用平康徒以能閑可也若夫不幸而夫亡子幼內外之難繼至祖嗣絕緒關于反覆手此其事不下丈夫自里之命六八之孤之託也于此而無特達之識

魏叔子文集卷十七 安丘一 墓

明敏勇決之才其克無負者鮮矣安邱張君貞哀其母之書節以狀來乞傳祿以疾辭貞再拜流涕曰若吾母者其可無傳哉吾之至于金陵非有他也聞君訓於此故來乞君文又五日不就請待十日十日不就請每月一書曰嗟乎孝子哉遂力疾而爲之傳母姓孔氏系由曲阜及從壽光遂爲荷光人先世皆有名能通仕宦繼室貢士張公繼倫性柔順婉婉嫻嫻典內外稱賢婦公難子母又不孕每自齋戒奉佛至然香以祈遂生貞貞九歲父卒母哀毀幾絕因經

貞頭歎曰我死此何屬乃強食以視貞當是時公兄孝廉公嗣倫叔御史公緒倫皆先後即世無子貞內無非功之親母以一女子獨手擗柱而矜戚之要有力肯耽耽思嚙嚙矣有貴相索屏風于貞母以先人手澤不肯出貴相呼罵而至相拜于庭貞家奴皆難拜乞活又有大腹豪愛貞園中嘉樹強移之去母親止弗聽乃揮酒張目叱之曰鼠子敢爾汝謂我家無人固有老婦在老婦將以頸血澆汝矣大腹豪懼叩頭謝後昇樹植故地去母從容謂貞曰吾豈愛

魏叔子文集卷一七 安邱二 墓

樹貞以漸不可長耳然平泉覆轍豈堪再蹈哉立命奴子持利斧伐樹竟然後歸而族子數人託治喪名順曰野窰凡開飲作難母若爲不知者溫言厚飲饌禮之不得發然其謀益深漢毒母乃慨然歎曰不幾此三尺孤不止矣是獨有散財一法耳於是大集宗人姻黨焚香拜靈几手掣貞而告衆曰未亡人所以不死唯孤耳財產何有焉遂盡出遺棄千餘金以界衆又以某田付某支下某宅與某子他出貸子錢者悉焚其券而榜諸門一日之間去貨產十七八所雷唯

論曰老屋財足居食而已母於是撫貞而泣曰今而後吾始遺汝以安吾母子其長有命矣七歲禮曰嗚呼母之識與才過人遠矣記曰積而能散此善于守財之吉也鄉里長者賞之矣就有寡婦孤兒一日而散敗其先業委曲以圖存者乎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哉家既落內外之禍息母乃遺貞就小僧習之學爲貞娶婦生男女子而貞能自奮于文學以貢士官翰林院孔目母死家政三十年至是始假息以壽終焉母好仁下嘗以糲朴加人晚年坐臥小樓有婢魏叔文文集卷十七 亥

古法燭然

其最便俗事致愈古愈雅真左氏高文

姜學在口以變體爲傳淋漓清志中間頓挫斷續

沈氏家傳

長洲沈古乘載幼習舉子業不售長學歐陽率更書法于陳古白畫學董文敏由此知名生平絕筆酒戒于寶華蕭然爲世外人予在吳門古乘持先世狀乞傳予施其忌世而不忘先德也作沈氏家傳

沈載先世居空閒朱巷嘉靖中避倭寇徙蘇州之大姚高祖子方翁贅瑄馬氏力稼穡生四子其仲爲雙溪翁徙南城南濠街始服賈生少吳翁諱完少吳翁魏叔文文集卷十七 沈氏 亥

四歲入小學八歲父早之賈山東瀕行母凌氏以鍼四枚綫一絢與之八閱月而歸具以鍼綫還母母大喜曰此子他日必能成家矣及長美須頤威重端謹篤于孝友於鄉好行其德取高氏善相夫子家以大僕凌抱痠痺疾臥牀褥歲餘翁夫婦晝夜服勤不懈雙溪翁之叔也幼子甫三歲幼女二並側室出臨訣指少吳翁夫婦謂幼子曰汝當以耶孃呼之及七歲少吳翁早以拜父母墓提其手而指曰堂中人乃耶孃也吾乃兄嫂耳翁旣養成人爲婚娶析產與其

子中分之二妹皆早造嫁里役事一身仔肩不忍委  
第輩

萬

曆戊申歲大荒翁故啓戶有女子年十六七號泣求  
救詢之徹人知也主虐之不堪而逃翁急覓其父母  
以所賣身賈金贖歸及受聘父齋羹果並金還翁正  
色曰吾一念憫隱豈望報哉汝以此金爲負贖貴可  
妻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沈氏二 五

也并羹果不納曰今而後不須更認沈家矣其人泣  
拜去翁垂五十無子取妾曹氏生子一人諱一元有  
父亦四乳羹果之父也年十七授室朱氏翁悉以  
財產界子而後友所貸通券日取盡焚之曰毋遠此  
使後人不忌也或謂君子方少奈何使獨覽家政翁  
笑曰吾仰事俯育已畢無負于人無慚於已足矣安  
能虛度長爲兒孫作馬牛邪於是別構一室終日靜  
坐焚香讀書三米鄉飲嘗皆辭不就賦性潔比衣巾  
器用尋常之物動經廿年不垢敝兩出雙履無點污

者翁無他嗜好獨好投壺藏幼時讀書外華歸不許  
游戲相教之投壺偶中輒以果餽賞之年七十九無  
疾而終

門人蔡漢雯曰僕綴矩度森然

妻叔子文集 傳

卷十七 沈氏三

五九

明季天下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軒輊窮困不自顧  
爲非恣犯法而南門寧藩支子孫尤甚崇禎末諸宗  
強猾者輒結黨數十人各爲拳白費捉人子弟於  
市或剝取人衣或相牽訐訟破人產行人不敢過其  
門其自恃當由令曰參神當是時奉國中尉職年  
少特以賢名四方豪傑士多從之游諸慶宗亦畏  
之中尉字用蓀父統鎮中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縣  
敢言成敗多奇中 上將用公爲兵科給事中未除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中尉

中尉

而竣事及世系在鄧無所所作江夏公傳中中尉幼  
有慧江見公賦之小字曰蓋七歲出應賓客公同年  
萬公元吉嘗與中尉對奕中尉立小枰士指腕指揮  
及投旁者無不爲公笑而視之曰非凡兒也負則沈  
思益後公以役中尉乃已江夏既劇邑號難治又盜  
無算客錢則思中尉中尉創立開收出納法別有  
舊法上每按各爲首尾必不少邪僭老胥見之大驚  
欲毫髮欺侵不可得中尉時年二十有一江夏公既  
卒於官推官同年生某攝府印與公有怨嫌取公在

平時修城費十數萬金藉相對勸而老胥憾公父子  
盡匿諸籍大索不可得中尉同公門人邑諸生張若  
仲及弟謙深日夜窮思所出入條記合符較原數十  
數萬金無少差另冊報老胥及推官見之大驚以爲  
神江夏公卒乃得還南昌而中尉自是得暇血淚數  
十年且歎且作以至於死中尉性豪邁敢大言見天  
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異人異他日爲國家用  
江夏公命帥事太僕段公然海內所推三異人段其  
一也段公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以好道術燭神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中尉

中尉

怒失明與中尉論大愛之更令讀大學衍義諸書求  
實用張若仲亦負奇才精擊刺中尉與爲兄弟交得  
其技贈以文道士張還初浚沉有大略中尉皆委心  
交之而辨文往爲邊帥技勇絕倫肌膚如削玉甲申  
中尉病湖上寇迫不能行辨文爲持爲倚與同一鄉  
人異之人見辨文狀貌奇偉威怪異而鄉無賴子有  
妄擬中尉索中髮者辨文微覺之曰將夕拔弓矢爲  
感謂取不捷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盡中諸無賴子  
大驚皆羅拜請還爲弟子而中尉更帥事新建歐陽

先生斌元友南呂彭士望胡茂章黎平王綱福清林  
全春廣濟舒益其乙酉左良王謀破九江悉師數十  
萬南下中尉國九江毛狂師任濟世集其地雖武  
將用材陳兵過左師何陳相傳爲陳友諒後所居  
峭壁廣武地跨二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  
者也以雷事議不合散去九江奔隨破六月令聲振  
入南呂中尉彭士望兩人相與謀曰大亂至矣必須  
此守田宅爲乎立誓妻子走建昌士望三至率都見  
率都樊福立議定交遂同中尉往依焉與諸子結廬  
龜叔子文集傳卷十七中尉三 五  
金精之翠微峰諸易讀之爲易堂凡八九人初中尉  
與士望爲親戚各負才不相能中尉訪士于王綱網  
曰子同里彭建生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中尉曰  
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上望亦故愛中尉相定交  
兩人者交遂第一及遷率都士望嘗游四方中尉  
以病多家居彭二家事既日貧中尉曰不力耕不  
得食也率妻子從起百種茶長子輯孫通家子弟任  
安世任職與止各皆負槍現鉏斧手爬黃土以力作  
夜回課之讀通經學詩問射獵除田豕有自外過冠

百者見圃間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脚揮鉏朗朗  
然歌出金石聲片竊歎以爲古圖圖不是過也而中  
尉酒後亦往往悲歌慷慨見情悍之色近十餘年益  
應畏務操剛爲不檢朴退讓使終身無所求取於人  
無惡惡於世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與較也晚  
又奸禪嘗素食持經呪咒嚴殺生成見者以爲老農  
老僧不復議爲謂何之人戊午八月復病血死年  
六十一蓋中尉以戊午生戊午死云死之日士望阻  
於楚唯魏麟彭任親舉屍入棺舍殮焉先是中尉嘗  
龜叔子文集傳卷十七中尉四 五  
謂士望麟麟之弟應曰吾喪病無所用於世君輩好  
爲之  
魏麟曰中尉來率都時年二十有八予與李禱方壯  
並願爲中尉死也中尉更姓林字確齋所製茶高妙  
遠近名曰林茶丁二王草法詩於杜爲別出人咸推  
服之然求書者中尉率書古人詩也惜孫負志氣力  
作病先中尉卒幼子東孫士望女也以謹願稱  
彭躬庵曰寫中尉前豪後久隱長約哉然似兩種  
人其點睛雖見他人他事愈覺生氣勃發通篇暗

脈起伏通應如神龍天矯變化卷舒不可良測却  
無一剎字雖起可馬子長爲之殆不是過自不得  
不以天下第一手相推矣

邱維屏傳

邱維屏字邦士寧都河東人禧之壻也祖一鵬  
萬歷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  
父如素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吉婢字  
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嫁飯處乎微君曰  
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君曰士性不事生產  
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  
至使人闚之則袖手立墻壁上往往來行人姊別借  
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  
嘉禾子文集卷十七 邱維一 五  
爲人高簡率然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詩  
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  
所作古文少時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  
下庶幾焉性喜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  
爲村老嘗不與異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  
爭辯事理輒高聲洒洒而發赤頰下筋暴起如著書  
與子爭辯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  
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鄉里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  
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

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責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  
居室如斗大牀寢難寢陳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嘗  
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緞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  
敝衣等云晚充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  
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  
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  
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  
易數書偶乏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  
裝潢具草稱敬事如師禮而舉亦為少雲青州宰相  
龜叔子文集傳卷十七 邱華二 要

欲選一見邦士者不見也所著易數說易數歷書高  
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古文各百數十篇邦  
士為文深思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  
既脫稿隨于置漫或為鼠齧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  
自惜也予嘗謂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  
惠也其不暴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為世所不可  
少人邦士自然為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為定論邦  
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賞其  
文再試皆第一備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應舉微

山中時人尚之謂邦士棄實士矣易堂彭士望曰邱  
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尚健臂自河東一日  
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  
九月病墜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蘭  
一疋將書求為其妻銘墓末作也死之先日邦士令  
家人取蘭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年方就醫  
泰和未歸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禱少益從邦士學古文也廣  
東陳恭尹為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  
能叔子文集傳卷十七 邱華三 要

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構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全與邱邦士交三十五年從不聞其毀一人然生  
平尤未嘗服人周私語其妻曰吾所服冰叔耳嘗  
館同邑謝氏謝問曰君於僕業人何所服曰吾生  
平服冰叔一人顧嘗貽冰叔書有曰拒諫飾非者  
大惡也不拒諫而嘗自詡諫不飾非而嘗自飾非  
充益之惡也足下不幸以取于自信自處有校而  
持之益堅拒諫飾非益有如此者冰叔得之病服  
易堂諸子大駭異破口面言為邦士生平所未有  
余數曰此其所以服冰叔也矣晚更作書池夢錄曰  
嗣二十餘奇偉悲壯不輕示人垂矜示于成錄曰  
食有某飯者可袖衣無語展行堪句讀師余聞之  
令千里寄書程山甘棧齊謂此十六字元氣包裹  
附書傳後神冰叔所未盡庚申伏日次見彭士望



○○○瓶庵小傳

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人皆稱曰瓶庵或曰守口如瓶取謹言之義或曰瓶窄口而廣腹善容物者也瓶庵幼失怙廢學長自力於學好文學士于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朋友之窮老無所歸者曰子我乎養生送死于是士君子皆賢瓶庵人有難急之日好行其德嘗僦小舟問舟子曰幾何錢曰數若干瓶庵曰未貴甚如是汝安得自活乃增其值故負販人亦曰瓶庵盛德長者吳門高士徐枋難衣食瓶庵嘗饋遺親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瓶庵一 夏

友如此于是遠近上至吳門者皆欲爭識瓶庵矣識瓶庵者曰瓶庵姓吳名傳鼎禹存其字也或曰雨岑蓋敬之休寧人云瓶庵父字紹素

徐禎起曰本迹瓶庵盛德事却宮政得情恍矣兀如夏雲無端真化工之筆也一結烟雨迷離逼真子長矣

錢礎曰曰吳門楓江之市有君子焉一語便自著眼中問發明瓶庵所行之事皆市人所不能者而君子能之君子二字足千古矣筆法簡峭絕似柳

柳州或曰宋清傳是也曰有之

瓶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瓶庵一 夏

魏叔子文集卷之十七

寧都魏禪冰叔著 諸子世做昭士

世儼敬士編

男 世侃直士較

○○許秀才傳

許王家字君聘一字父民蘇州長洲縣人也少好學以名節自勵崇禎丁丑王家年三十一補府學生時流寇所在猖獗王家慨然有澄清之志甲申國變王家聞之悲號不食久之奉父母挈家隱居澄河東魏叔子文集傳卷之十七許秀才一專

之姚澄乙酉北兵南下所居地隣境有聚眾拒守者常路發兵捕之八月下薤髮令王家慨然太息曰父母冠我時祝我為何如人此髮豈復可毀傷耶家人見其語決環之泣或勸王家曰君一秀才耳未食天祿奈何遂以身殉乎王家曰國家養士三百年所養何事吾已名列學宮亦朝廷士也先師殺身成仁求生害仁之義吾講之熟矣以父母屬妻顧氏曰爾善事堂上吾不能終養為孝子矣父母素知王家為人亦忍涕謂王家曰汝行汝志勿以我二人為念王家

迺整衣冠赴河水而死時年三十有九妻顧亦挈兩女赴河水浸人救之不得死親戚乃羣繞顧氏相與語之曰夫殉義妻保孤可也且汝夫以堂上二人託汝今背其言陷夫於不孝雖死汝夫猶將恨汝顧氏泣謝諸親戚收王家屍殮之色如生衣冠肅然不亂觀者百數十人皆驚嘆顧氏孝奉舅姑終三年喪撫其三子悉成立今庚申年七十有三云

魏禪曰王文恪公整六世孫會者篤實君子也與禪善長為廬道許秀才事甲申國變吳門諸生許玉重

魏叔子文集傳卷之十七許秀才一專

餓死於學宮二許不知同宗族與否何許氏之多奇男子也禮亦故諸生方偷活浮沉於時視二許能不愧死入地哉或謂以諸生處國難及爭毛髮喪其元為已甚禪曰此不可以責望天下士士苟奮然出此雖聖人不以為過今夫伯夷叔齊讓國而隱于首陽亦商家兩匹夫耳以武王之聖伐紂之暴然卒且餓走而孔子以為賢子與氏以為聖萬世而下未有非之者也當夫逆圖破京師主上殉社稷公卿崩角稽顙恐後期及夫毀章甫裂縫掖昔之鳴玉垂紳者

莫不懷其先。微傲之惟恐其萬一之不肖。于此有貧賤士不食朝廷升斗之祿。無一級之爵。顧毅然捨其軀命以爭名義於毫末。震天地而泣鬼神。雖夷齊何以加焉。祿故因王會之言而特傳之。惜夫窮鄉下里。匹夫老生之以死殉義者。多有其人。靡不及聞。聞之或不詳而不能爲之傳也。

王鼎中曰：予與許氏居比隣。故知其事最真。如許先生者。方不辱叔子之筆論。贊鳴咽跌宕。卽何減太史公伯夷傳。

兼叔子文集 卷之一 許秀才三

門人吳正名曰：只就許公大節立傳。絕不牽綴閒事。如龍門之桐。百尺無枝。



○○文學徐君家傳

徐君諱謙。尊字元初。吳縣附學生。其先自宋南渡。由汴遷杭州。再遷蘇州之光福里。靖節公揆以忠烈顯。雷龍公成進士。達左公官訓導。著書名。列儒林傳。允濟公再官太守。承樂中兩召見。賜燕致仕。君曾祖。輒公父。鄉望公爲士。徵君伯穀。姜給事。採所。譽君天資英敏。讀書觀大畧。慕古俠烈之士。好施與。矜然諾。里有爭。必造門徵曲。直君一言折之。家既落。君委曲以奉甘旨。故鄉望公得與二三故舊。歌嘯山水間。二

兼叔子文集 卷之一 徐君一

十餘年。一切徭役。皆身經理之。不以科兄弟君之伯。慨剛下君事之。須譚季讀書。君不以貧故。竭力扶助。節試童子。不得名。營之百金。不惜也。又率子孫請當路爲靖節公特疏。建祠。祀典。叔父之墓。木拱。伯將。資以爲薪。君急捐產償其值。留之。明末賊役重。首事者往往破家。君條利弊。上巡撫張公公覽。而擊節曰。此真讀書人。于是廣義田以資通區。置役田給諸甲。至今猶食其利焉。崇禎末。旱蝗相仍。民殍於道路。君減廩食以資鄉里。又勸助有力之家。全活甚衆。妻

兄弟有老而獨者養之二十年沒葬而歲祀之君友  
黃某父子死非所遺二寡婦一女君悉心護之以其  
女字君從子故黃氏終身不知有孤寡之苦黃之姻  
某喜豪舉忽罹大禍君營救之為破家其教子以親  
賢友善為第一務自奉甚約而四方賢豪往來信宿  
無虛口鼎革初州郡望人義士多辟地鄧尉山太湖  
中君為謀舍館資飲餼不倦不復以利害嫌疑介意  
而乙酉丙戌間羣盜大起君以身保障一方每聞盜  
則挺身出糾里中壯士為守禦賊大恨卒殺公鄉里  
人皆感其節

魏叔子文集傳

卷十七 徐君二 墓

有父風

或曰君之游俠之流也魏禧曰游俠士以好義亂國  
君以好義庇民此其不同也世之盛也上潔已矯治  
以利其下下誠以使其上上下相安而盜賊不作  
其哀也夫吏貪武威以督其下小吏股制百姓自  
奉以奉上細民無所依倚飢寒流離迫為盜賊或勢  
不自立脇從為亂徒當是時千家之鄉百室之聚有  
有巨室魁士好義輕財利能緩急一方者則窮民飢

卒有所資大兵大寇有所恃不肯失身遂為盜賊又  
或畏威懷德不敢為非不忍負其人故鄉邑有奸義  
士足以補朝廷之治救宰相有司之失而有功于生  
民若徐君者其庶幾于是者與嗟乎是非獨為徐氏  
言之也

曾止山曰敘事老成傳末以一特字引起論贊中  
大議論其文偉暢而盤鬱

姜奉世曰好義士足補朝廷之治救宰相有司之  
失此最有關係文字

魏叔子文

卷十七 徐君三

墓



○○○訓導汝公家傳

嗚呼。崇禎之季。事可勝道哉。三百年士氣。一辱於靖難。再挫於大禮。三辱於逆璫。由是仕宦率多寡廉鮮耻。賄賂誦託。公行無忌。至以封疆爲報仇脩怨之具。一二賢者。於立名傳。又多橫執意見。遂其志而不顧國家之事。不通達於世變。好同己而植黨人。卒使九廟陸沈。帝后殺身殉社稷。然甲申乙酉以來。忠臣義士。其知名與不知名者。不可勝數。至於浮屠老子之徒。傲然執夷齊之節。則烈皇之死。有以激發

蘇東子文集 卷十七 汝公一

之也。而甲申以前。內外交訌。降叛相繼。於此有無官守之人。當介卒之交。毅然殺身以成仁者。斯爲加於人一等矣。吳江汝君錄奉其曾大父處義事來乞傳。余不勝三嘆。息焉。傳曰。公諱可。起字君喜。吳江縣之黎川鎮人。生平磊落多氣。聚爲諸生。受知於督學熊公廷弼。熊公奇才任邊事。功未就以譴。處公傷之。嘗憤然有請纆之志。崇禎庚辰。以貢士對大廷。時天下多故。天子重騎射。臨軒親試。公矢發輒中的。試高第。壬午。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河間府故

蘇東子文集 卷十七 汝公二

城縣值東兵大人。騎鐵轡。騎充斥城門。盡閉不得入。乃間行十餘里。寓宿韓生家。天明。設食將行。寒甚。與同行人燎薪向火。而數騎突入戶。衆皆散走。公獨整衣冠端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露刃脅公。公罵曰。我天朝品子。豈爲汝輩屈邪。罵不已。騎怒。擲刃斫公。臨絕。以手拭頭血。叩壁聞大呼。崇禎聖上。數聲。什火。處久之。同行人稍集。得公屍。灰炭中。韓生日。義士也。殮而瘞之。年六十有五。或謂公無守士責。卽司訓導。未至官。所可無死。魏廟曰。公遜避不處。可也。

錢從曰。日起將三百年大局。逐項說來。得汝公而士氣一振。最有關係。傳簡至而復激。切入後推原。至性一一發明。真寫生神手。

○○獨奔先生傳

膠山黃氏有子曰在龍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奔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目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奔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常避盜踰嶺半盜起遂先生先生色不變盜呵曰汝何爲者先生曰子黃在龍也盜相顧笑曰毋爲我公送之嶺下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起撲火火不滅乃共拯其始禍者先生兄弟三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獨奔

夏

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好獨奔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梓布子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子子名以意對先生曰若長于守若長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梓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奔未嘗少衰云

魏臨曰或曰古者奔者衆矣未有獨奔者曰有之奔攻圍衝劫變化通于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衆指麾旌幟教生作也一出而戰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

思手所經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奔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先生名道明仲子庭亦君子也與禰交請爲先生傳

顧景范曰先生盛德守然此偏寫得奇特可喜此文之能愛四時之氣者一贊若若若離論旨尤大張秋紹曰獨奔先生人奇事奇著傳者便合著善陣不戰之意贊中引武侯處證向見王崑崙古今奔諸留侯武侯俱在列此處正暗符論人第一論兵亦第一

魏叔子文集

卷十七 獨奔

夏

墓表誌銘引

表誌之義予答友人論傳誌及東孔正叔傳矣誌與傳大同而小異誌必載生沒子孫祖父葬地尤爲難工易同予往有作必審位置定構架以使之屢變而變易窮矣後出人韓柳歐陽王及近代歸大僕易堂吾姊婿邱邦士之作乃知天下遇物成形無不可以爲體格者而祖父子孫生沒葬地適足增文章之變遂欲信筆所遭不設位置辟如手掬花片迎風洒之紅白疎密落地自成文章雖酒之自過終不同復丁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已仲夏日

魏福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表誌目

第十八卷

明參議楊公墓表 歙縣程君墓表

楊一水先生同元配嚴孀人合葬墓表

袁君泰發同配吳節母合葬誌銘

貢士黃君墓誌銘 明知分宜縣黃公墓表

蔡君惟明墓表 李母徐孀人墓誌銘

封環溪翁誌銘 孔孝友先生合葬誌銘

徐允臣墓誌銘 彭母朱宜人墓誌銘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表誌目

徐母姚孀人墓誌銘 姜母王少君墓誌銘

夏節婦碣文 姜氏孔媼墓銘

文學楊君同配曾誌銘 通判杜君墓表

門人曾英碣文 阿邗墓記

太醫丁君墓誌銘 先嫂印孀人墓表

王君墓誌銘 蔣君墓誌

太平縣王君望繼室張孀人墓誌銘

黃樂元翁墓表 歙縣翁君墓表

歙縣吳君墓誌銘 監軍黃公墓誌銘

同母丁孺人墓表

明懷慶衛經歷楊公墓誌

顧耕石先生誌銘

文學陳君墓表

三原申翁墓表

彭母溫孺人墓誌銘

從叔父篤非翁墓銘

鄭弘齋墓誌銘

孝廉曾君墓誌銘

楊母徐孺人墓表

通判謝君墓誌

彭謙六兩文

謝太學君墓表

中書徐君墓誌銘

伯兄墓誌銘

兄子世傑墓誌銘

無錫文學泰以雪墓誌

明處士張石鰲墓誌銘

陳翁墓誌銘

袁陵太學喬君繼配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文學陳君暨配馬孺人墓誌銘

吳母李孺人墓誌銘

朱太宜人墓誌銘

萊陽姜公偕繼室傅孺人合葬墓表

文學黃君墓誌銘

一品恩蔭太學徐君墓誌銘

處士俞君墓表

處士華君墓誌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八

墓表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明雲南右叅議楊公墓表

公諱惟寅字亮儒更號滌泉常州武進人也中萬歷

壬子舉人初授上蔡教諭遷亳州學正歷國子監學

錄陞工部主事奉差權荊州沙市關既以守京城功

擢雲南布政司右參議分守金谿道未赴任疾作卒

於京公生萬歷丁丑年崇禎戊寅年六十有二明

年冬公子瑛珩珩耐葬公于泮溪祖墓之穆公墓既

三十三年寧都魏禧客武進與珩友珩乃捧公狀

稽首言曰先大夫五子伯叔早卒仲兄瑛出嗣伯父

珩為季幼不及見先大夫盛年事先叔人又早背珩

長而諸老成朝夕吾父者皆不右珩僅得知一二大

事先人之美闕然珩之罪也是以垂三十三年不獲

表墓石竊獨私念非子無以表先大夫者敢再拜稽

首以請禧既以不文辭不獲謹按狀楊氏系出關西

洪武中遷武進傳四世東亭公以經術顯常還人遺



金事見郡誌東亭生少東公豫吾公豫吾五子仲卓  
菴公出嗣少東而生丈夫子三惟和惟寅惟貞並有  
文名時號三楊公其仲也公生而孝友刑字秀整有  
氣量七歲時同里朱翁碧岩見而愛之更命題試公  
應聲立就遂字以女既來歸有奮田一項為外家所  
易贈公意不平公年十二私謂伯兄曰男子豈因妻  
作家耶贈公意解贈公嘗欲為少子娶婦宅湫隘不  
樂會隣人欲賣宅力不能得公知之與朱淑人謀盡  
出替珥質百金買之未幾質肆火公物值數百金皆  
盡

魏報子來集後

卷十八 楊公三

二

盡長子珥就外傳魯月無完帶公淑人終無所悔後  
又以重金贖先人室處其前以待兄自取其最後者  
朱淑人筆記所費公竟取焚之不欲有讓見名試禮  
部歸有老僕連盜案贈公以為誣立命公脫之公知  
其情執不可贈公怒批公頰頰者瓜見血公長跪笑  
牽衣辭色愈和贈公亦大笑遂止既官學錄將遷戶  
部會懷慰太子陵陷工部在事者罪當斬公伯兄其  
一也是時兄在家事惶急不得聞公求救大司空難  
之乃營重金集諸老吏謀諸老吏曰君自為工部又

竊得微議  
曲至

得縮營繕司印庶可圖也不然不濟公立請選司願  
以戶部易工部選司曰君顧讓人所爭耶笑而從之  
得都水司主事又適營繕司缺遂兼繕二印而兄竟  
得無罪事秘不傳兄方居家園日飲酒娛客不知也  
公終身不言公死大司農錢公春言之兄嘆涕涕公  
篤于兄弟數十年怡怡無間言有違行前數日輒相  
持泣如兒女子至大義所在則動色力爭繼以涕泣  
或坐而待旦為申請又或千里命駕面指陳得失雖  
其言不用事債決公彌縫匡救不遺餘力未嘗有毫

魏報子來集後

卷十八 楊公三

三

慨然日散衰俗敵國家無人材皆由學官職不修于  
是以理學經濟文章請射分四科教士後流賸蹂躪  
州縣相傳上蔡亳州唯秀才殺賊最多父老皆曰楊  
先生功其權關沙市流賊且至沙市故無城郭人皇  
皇憂死公乃部勒市人為什伍借關稅餉士斬木立  
砦清野以守飛檄上總制盧公象升盧素重公兵應  
期至賊驚遁居民商旅慶更生為建祠立碑記名宦  
焉歲丁丑復命天子以為龍佩部印三邊修卒至將

以小事作  
大業神機  
開  
中補出  
國事口

魏叔奇文集

卷十八 楊公四

四

薄都城西北當其衝以賣公城堞樓櫓多圯垣甲  
宵弓矢火器諸城守具無一完者公日夜督繕躬自  
蕭抱土以先士卒事干而公疾篤天子加恩錫節命  
封父母身及妻有差擢雲南右參議公力疾謝恩未  
幾卒公之將卒也家人謀治棺忽有蜀客候邊縣丞  
辛某者昇千金之木以來且請拜狀下家人大怪之  
客拜而言曰往公權圖荊州某母千選難期死索再  
生吾故位母子朝夕拜久矣聞公病且殆會攜此木  
在京師故敢以獻且得見顏色死有餘幸又再拜曰  
魏叔奇文集

憚遜庵先生曰此文敘事最得翦裁滋補德滋攢  
猷恣提綱結案恣揚公吾鄉真賢者非與文章不  
傳余嘗謂明文三四變未得其止至叔子而止于

此見一斑矣

錢梅仙曰形容孝友處有許多幹旋敘述居官處  
有許多頓挫變化婉而嚴曲而能貫極有操縱文  
字

魏叔奇文集

卷十八 楊公五

五

○○○歙縣程君墓表

兄元公  
弟元公

程氏於新安爲著姓出周程伯休父後東晉元譚由廣平持節守新安有善政詔賜宅於歙遂世爲歙人多達者其四十九世孫謙與禮交奉其父仲熙君狀屬龍表墓石不復辭按狀君諱文傳字仲熙由身以上七世仕者八人都察院右都御史公順道按察司僉事公仲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爲提學道副使公志學南戶部員外郎公宏生兩浙都轉運使公邦宏治丙辰以春秋舉禮部第五人是爲君曾祖

程叔子文集卷十

君一

六

使生象山縣知縣宗哲公象山生中書舍人道中書二子長天其次君也中書沒京師君六歲聞訃哀號至迎葬無失禮見者歎息君先世顯仕在成宏迄隆萬間其時禮法修明重清議士大夫敦尚廉恥以貧相高而程氏世爲廉吏運使公象山公死至不能買山葬葬縣都義塚上其子孫皆無一椽之屋田一畝以自衣食中書公沒明年象山故人少傳許文穆公始挈其柩以歸君稍長益貧從父知州公玠無子欲養君爲子令母子得存活母夫人將許之君

不可曰吾祖父世德不幸中落吾一身責其重違敢

後他人乎從父大奇之年十三請于母曰守此坐飢

寒死耳見願棄書學陶賈也母以幼不許既冠適吳

越北走大梁西游汾晉出燕冀間貧困如故歸經河

西務君以世家子讀書不習賈事上稅不中約史持

短長白之官官召訊驚下座執君子曰吾聞象山公

所得士也君寬貧至是因厚贈以歸先是同里任翁

少泉爲女擇婿雖其人一日會飲里中見少年知後

不末坐者數日之曰誰家兒耶主人曰是程中書子

任翁明日遣媒約通意字以女納采之日任氏姻族

來觀禮日午使者奉匱升堂啓視則舊米帶破琴各

一姻族皆掩口笑任翁喜曰吾聞程氏家無長物獨

食事公帶都御史破琴爲宗器不輕予人今以聘吾

女足矣婚踰月即走四方費施漸起任孺人勤儉操

作以養姑乃之揚州徙業墮策母夫人暮秋高病君

侍藥十歲不忘至刲股以食卒不起久之嘆曰吾所

以進服賈者爲養母也母既卒家人饑衣食吾復何

求遂家居不出好利濟人爲人贈婚嫁治橋梁道路

傳明原委  
錄作書  
初云如  
極其方

歛機出粟千斛賑之。機民有謀就盜食者有司擒獲  
君憐而自之全活甚衆。葬族人十有七喪。捐千緡脫  
友人于獄。初君行賈。時益好學。往還數千里。必束書  
百卷。自隨其封股療母病。親嘗欲聞諸官。君力止之  
曰。到股非經也。且吾愛吾母。豈以爲名哉。蓋讀書識  
大體如此。君享年八十。將卒。置酒召親知爲別。取負  
券千金焚之。諫子謙等曰。盡心莫如讀書。衆名之。友  
聽之而已。遂卒。字都魏。諱表。

伯兄善伯曰。筆筆寫生如花枝。欲動針線景。  
魏叔子文集表 卷十八 第三

密以覺雲止風行全乎天然之妙

張天樞曰。世家子業儒。學賈是最難轉關。是  
最傷心處。而學賈由于家貧。家貧由于農吏。  
爲此文大頭腦。筆筆注意在此。却與世之學  
古法抱母顧祖者無一筆同真絕調也。



○○楊一水先生同元配嚴孺人合葬墓表

歲甲辰六月先生年八十卒。子復晨復晉既請鄧于  
河東。邱維屏齡年九月元配嚴卒。年七十有八。門人  
魏應第之誌。又三年戊申。二子既得吉壤于東鄉園  
坑某月日。將奉父母合葬地。墓隘不足位。二墓之石  
于是晨晉勸生沒家世子孫內于壙。更再拜稽首。屬  
磨爲合葬之文。表諸墓門。先生諱文彩。字治文。晚號  
一水。學者稱一水先生。父典簿公。家貧。先生幼嘗令  
賣炒豆。買賀然。東西走已。學木工。日血指。獨從童子  
塾。過聞誦讀聲。則疑而聽。年十三。四典簿公乃令就  
學。學一年而。成十六補縣附學生。三十一中乙卯副  
榜。先生年未二十。卽教授弟子。多主數百十人。自貴  
公卿下逮匠工徒隸。皆及門。四十五歲爲崇禎戊辰  
用登極恩。選貢士。數試南北。雍不得志。老。先生在北  
雍時。司業方公祭酒吳公皆推爲天下文章第一。  
同鄉陳大士楊維翰。謝萬皆下之。陳公至自謂人  
外。濟一水理題文字。陳大士不直一錢矣。而先生諸  
弟子中。靡最晚。進父事先生。以諱子自任。十四歲常

魏叔子文集表 卷十八 一水

弟子中。靡最晚。進父事先生。以諱子自任。十四歲常

面諍先生先生大悅奇之自是無大小事必盡言先生性故和易虛心樂善雖老嫗童子之言必敬聽人有攻其過者委身若無所自容子晟首生十年命從福學父令嚴肅人及晨晉兩母出見則使福得言家事乃先生之末舉子也惟弟文彬一子病危篤先生日夜叩天請曰天寧喪予夫弟子果念問謂門人應秋吾家長者名卒無子使人急予善願死必手疏生平罪咎于人應秋拱手仰天曰先生一念生賢子有餘矣既五十四歲晨母初產子賀者在門先生親叔子末集表卷十九一水二九

慨然曰命也既而曰吾不德以至此當益務改過遷善耳及六十生男子三人中子矯而或晉皆成人能讀先生書先生著尚書釋十二卷四書藝二百餘篇尚書藝二百篇古雜文數十篇平多變峭情到其上揚文正公書論備兵所以省餉省餉所以慎名器為時業石初先生作尚書釋必荒手執筆曰吾力對二帝三王奈何不辭乎書未成先生之屋大器服盡燬惟書經存戊子江撫復信豐曹生起兵書中及先生差三百騎未薄去則傷書籍皆散亡而書經殘局餘

如故諸親知往哈先生見先生頭被銹索背兩手縛步同行馬矢間方沈吟作尚書釋瑞官夜使解卒次先生寢待旦驅執道先生解睡聲達旦同縛者皆驚呼聖人而汪騎官乃更拜先生稱義子先生病將革執瑞手謂瑞曰尚書釋非吾一人書當見于天下後世瑞再拜泣而受命嚴肅人年六歲能誦正字十四歸先生外家嘗持酒食私饋肅人肅人盡以食姊而先生弟文彬少不治生事先生教之讀書分館教為再娶婦肅人樂成之文彬卒舉天啟甲子鄉試先生性篤孝父母疾為戒朝夕食者凡十九年肅人承事無怠色肅人性好潔無子先後側室六人皆善麗之最後徐氏生復晟劉氏生復晉而肅人篤愛晟晉如出腹子當徐氏初子之歿及他妾子為肅人皆愛拉滅日食逾于先生肅人卒二子盡哀成禮人不知為側室子也肅者以為先生盛德肅人賢能逮下所致云

彭中叔曰通篇以年為經却錯綜有法須看轉收緊處

○袁君泰徵同配母合葬誌銘

吳門袁氏有節母年二十六而嫁嫁四歲而寡守其子年八十七而歿子曰袁駿者事母孝又僕僕走四方求能文之士作詩文以表其母於是節母名聞天下而駿亦以孝名王予客吳門駿來言曰吾母之喪及小祥矣貧不得葬惟通判常州林公鼎復知無錫縣吳公典祚實分俸入以助窆是冬也將合葬于吳縣九龍塢先君子之穴先君子有隱德號三歲而孤礦石之文闕焉弗備人知吾母而不知吾父請子

魏林子文集

卷十八 墓誌

十一

合銘之以傳吾子孫世世之德也願子弗辭乃奉孝批狀再拜屬禮接狀君之祖曰思川公父曰明字公貢監生授江西某府通判末之任卒君少負才數奇家貧年二十五而娶吳孺人鬱鬱不得志自放于詩酒萬歷甲寅春以醉溺齊女門外時年二十八子駿三歲駿未生君既死益貧宗黨無所顧孺人母欲奪其志孺人以死爭之自課其子教駿學作字駿十四歲書四方陳徵君繼儒見而器之又知孺人苦節作詩以紀孺人名曰霜哺篇而管輅薄席之藁尚書其

昌錢尚書謙益陳尚書必謙留守式相吳學士偉業及諸縉紳魁宿士無不與駿納交者霜哺篇之詩歌敘記幾徧天下方孺人之教二子也常泣而撫之曰汝父早世不得售所學然其行有過人者孺子不可不知汝父性慷慨好急人之難嘗至城隍廟聞婦人吳聲排闥入面責道士道士曰此夫負官稅千金欲賣妻以償借此地立離婚券耳君側然曰止止遂歸而謀之我出簪珥他物畀之如其數夫婦遂全又嘗至縣丞署見刺一人臂詢之爲盜斧者君力言于

魏林子文集

卷十八 墓誌

十一

丞曰安有以一斧之故而使人終身受汚名乎遂爲孺人言已鳴咽二子亦感動駿得從諸大人長者知名字子時皆孺人教也嗚呼君其不死矣君諱鳳詒字聘甫孺人姓吳氏第曰適危于水適安于土適天于夫適壽于子于履其武父爲不死母節之苦子離其社有水則泚有山則岨厄而逃而不馳不腐直如決矢曲如張弩漆漆濟濟莫此幽戶

王玠右曰袁君早世而節母重于天下此誌以節母爲主却安頓得體法最老到銘語古奧

川鎮處沈詩

○○貢士黃君墓誌銘

君諱子錫字復仲晚耕於村山自號農黃氏世多  
顯仕君曾祖諱錦嘉靖丙辰進士廣西副使祖諱洪  
德隆慶丁卯解元辛未會試第二人天下所稱葵陽  
先生者也官禮部右侍郎父諱承吳萬歷丙辰進士  
山戶科都給事自請外任歷官廣東按察司使初  
康使公上公車以多病借沈淑人行壬子閏十一月  
十一日遁出潞陽而生君幼穎悟康使公篤愛之長  
與何慤人剛吳可黃夢白臬端明鳴盛朱子莊茂服  
黃君田畝同學皆推服君君讀書每有異夜臥必起  
相問難年十五補嘉興諸生試輒高等並三十九人  
僞文名日起浙東西皆知黃復佐張公溥陳公子龍  
咸器之君雖工制舉文然不事章句好讀史講求古  
今治亂得失之故乙酉以登極恩貢士第二人當事  
薦其才將授以要職卒不及君既家居時悲憤習  
弓矢鉅戰以自勞嘗傾家產佐義人急又為畫計策  
陳公子龍有所建自恆屬君起草以為中懷宏若自  
亡意出也每歲三月十九日必素食北向而叩首故

黃君田畝

卷十八

墓誌

黃君田畝

卷十八

墓誌

嘗有力者或勸以及時仕可得顯秩君慘然曰吾家  
正世受恩澤子錫且不才寧敢負先人子君性孝友  
居父母喪皆哀毀盡禮與伯兄清伯相友交推讓財  
產君嘗自買松山百畝掃屋其中所謂村山玉蕊莊  
是也推伯兄居之歲保艇八山候視兄卒盡其哀還  
父遺命以長子溥嗣族王寅君益氣盡快快不自聊  
乃挈家入村山課子洗及童僕墾地種瓜瓜實大如  
斗又味甘遂以為業而人因名之曰農黃瓜君更以  
餘暇作畫常開行阡陌蔭長松下臨清溪與至輒寫  
以自娛久漸名於遠近遠近人爭購之寶而藏焉然  
君意所弗善即不可得願嘗與君相週於南州為畫  
側面寒崖枯木禪客揚州君又作巨虛癡雪圖以寄  
日聊與君承結歲寒耳辛亥禪客嘉興則君已之粵  
今年再之嘉興冀君歸相與結友申知己之言而樂  
中計至矣冬十月君子流從粵扶喪還鄉適在吳門  
流再拜稽首泣奉狀而請銘予不敢辭君之卒也歲  
在壬子月季春日二十有一距其始生百年六十有  
一地在羊城之旅道命流曰歸我喪於妙喜村山與

伯兄同葬君娶申氏相國文定公諱時行孫女兵部尚書諱用懋季女也子六人溥淡溥泌溥澐申出詞世父淡溥泌側室顧氏出溥側室張氏出沆側室王氏出女四人一申出一類出二側室楊氏出又側室周氏無出孫八人孫女三人君之葬也溥溥先卒泌以愛次溥爲世父嗣杖而稱孤者三人祿聞人蓋棺而論定君慷慨好義不酬其志吳鉏嘗言往有金壇客辟難授君君義之適需產得金二十兩悉舉以贈又轉徙脫其奴鳴呼忠孝之性窮且老不變於

蘇子美集卷之十 墓表

其葬也不可以銘乎哉銘曰惟杼山之側復仲之宅現氣無不之而歸藏其魄其何樹之賴以爲松柏巢端明曰爲復仲心跡隱隱可見而文情一一如畫有溪山平遠雲物高寒之致不謂誌銘中乃有此也

○明知分宜縣黃公墓表

公諱學思字子述更號中吳中隆慶丁卯舉人知江西分宜縣事生嘉靖丁酉卒天啓辛酉享年八十有五公之卒也詎今壬子蓋五十有二年曾孫世瓊奉公衆再拜乞表公墓于嘉世瓊孝久不忘其祖而子江西人也子分宜爲同鄉公之行又有足書者不敢辭按公上世大梁人宋南渡尾暉來吳遂世爲蘇州吳縣人入明以宗善公鴻爲始祖四傳爲夷齊公篋貢士精尚書學爲吳文定公寬高弟沒而文定銘其墓及載吳邑志中是爲公高祖夷齊生坦巷公

蘇子美集卷之十 墓表

若生子巷公開縣學生于巷生九山公佐以子貴貴贈奉直大夫是爲公考公兄弟六人行五少記五經綱目性理皆成誦弱冠補諸生有聲既舉于鄉十試禮部不中遂謁選得江西分宜縣凡修學治城堞諸大役皆公力經營之爲政務以德化氏因有罪當笞者公輒歛歔泣下然後行法民以此不忍犯同鄉有墨吏公素鄙其人會爲江西監察御史中公公送掛冠歸歸之日不能名一錢公十七人長承慶



中萬曆戊子第四人歷官兵部司務積漸例晉一時  
時有辭封請開復父官者承慶以例陳乞得俞百原  
官補用公笑曰吾何仕爲遂不出附戶讀書年七十  
餘目覽手抄日無停晷著字學直音盛行于世知蘇  
州府事某公舉鄉飲酒禮式公問請以爲大賓當是  
時三學生及父老子弟圍橋而觀者數千人公秒輟  
朱衣鬚髯白如雪進退揖讓升降終筵無怠容飲嘆  
若健少年子孫冠裳環侍者二十餘人時人以爲盛  
事非公盛德不至此嗚呼鄉飲酒國之大典吾江右  
魏叔子文集卷十八分宜二  
俗稱近古而季世有司率用市利居奇貨庶民家至  
有懸梁仰藥或脫身棄妻子逃遁以求免者衣冠士  
咸恥不爲賤老之典至鄉飲酒而極公爲大賓在萬  
曆壬子至今六十年吳中風俗循相率爲尊榮不失  
古禮遺意豈有司皆賢抑亦鄉先進之流風遠哉公  
元配王氏生子三永慶兵部司務承嘉縣學生永吉  
繼吳氏生子四永昌永春永光永福吳爲申相國夫  
人之姓讀書善真草書者長調百篇女四人孫男十  
三人曾孫二十人婚嫁具詳墓誌公篤于內行有仲

嫂早寡子又不祿公事之終身惟謹性恬靜寡欲內  
無染作無疾言遠色故能享大耋精強不衰云  
宋旣庭曰就大賓一事點綴感慨獨有生色



○蔡君惟明墓表

蔡君世居西洞庭山東南之浸太湖爲大湖中七十二山西洞庭爲大西洞庭之積高曰縹緲峰其下爲吳王消夏灣山之水于是焉滙消夏背負縹緲包山左石公石大小龍渚廣袤十餘里望之如圖畫蔡氏聚族環灣而居崇禎間君特以善畫名按君蘇州吳縣人諱德馨字惟明大父雲程公貢士爲蒲坂屯留學官善造士生多似科名顯蒲坂人祠之名宦有包山集行于世其族父九達以詩文名正嘉間與文公魏叔子文集墓表卷十八蔡君一

尤

微明俱召入待詔翰林院君父諱之璞吳縣諸生四子君爲季君天資靜素不慕富貴長就學厭帖括之業獨好丹青家父聽之是時吳中畫家劉君原起最稱有師法蓋劉師錢君穀錢師文待詔微明凡一木一石皆極有程度于是命君往師之一時從劉君游者數十人劉君獨可君及歛君揖君好游山水每逢佳處輒留連不肯去久之盡得其性情于是畫日工

劉君時稱君于鄰長者朱君行恕朱君因妻以女朱君目失明梓日者術常屬君視卜君遂研精易

學與高士陸孝廉坦數相講論爲忘形交久之貧甚或勸君同婦翁求分財君笑曰奈何爲人子壻而爭其財乎吾不願聞矣然畫所有名于時人求輒應之不能持聲價爲市故終其身貧以死死之年歲在甲午距其生凡四十有六子三元憲元基元亮元憲學成爲諸生子遊吳門交吳陵公

元宸元宸先世亦居西洞庭視君父行爲予道君

爲人因介元憲乞予表君之墓元憲又出表君微傳

微予傳稱欽揖壑崎多奇好讀儀禮離騷莊子管商

魏叔子文集墓表卷十八蔡君二

諸書放言自得不可一世人獨心折君以爲師微崇

禋貢士元宸進士官戶部皆抗志隱居不交當世

禋不文遂不辭而爲之表

徐禋起曰傳一人而附見數人此法惟大史公韓

退之有之而其人皆關風教又不徒以賓主穿插

見長

汪子倬曰起結最超絕結處連類感慨層波疊嶂

正足與起處山水之妙相稱

○李母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常熟之望族也父崑琳公母盛氏生五男一女孺人最長且賢父母愛之不肖輕字人文學李君伯發諱應昇江陰名家子父封太僕見復公間徐氏女賢求爲文學君婦崑琳公亦才文學君許焉年二十歸於李明年文學君補弟子員忠毅公仲達諱應昇者文學君母弟也兄弟以文章知名於時每共負爰越境遊學孺人操作泔泮縫紉以佐家封君性嚴稍不如意則督過不少假孺人祇敬順以將事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李母一

五

封君稱曰賢婦以故文學君得一意於學忠毅公既少年舉進士而文學君積學不售婚友咸獲有軒輊之色孺人安之生二子三女皆親自哺育有侍者進於文學君比之遊室生庶子男女四人孺人悉護視之如己出天啓中忠毅公以劾逆璫建詔獄時親老子幼文學君獨持襁褓挺身緹騎間與忠毅同臥起入京納橐餗獄門搏顙痛哭求貸以緩贖比忠毅死捧屍就歛徒步扶柩出國門歸而趾傷兩目盡腫由是文學君友愛各勸天下人以爲孝子之事其親無

有過當是時使非孺人賢文學君何以無內顧慙老親心又使孺人有所齟齬與文學君爭刀錐之末則文學君亦不得快然行其意文學君得爲孝子爲友兄垂令各於天下後世固其天性自植立亦孺人成之也甲申乙酉間奸民羣聚爲盜焚劫村落封君先獲考終而太母尚在廬舍衣服器皿蕩然無復存孺人以勤儉佐文學君再作室奉太母忠養者又十年既以哭太母傷目文學君又哀毀卒孺人號慟欲絕兩目出血遂失明然猶嚴於訓子雖小節必命長跪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李母二

五

數其失戒之日靜坐一室而家政瑣細畢察無一物不經區畫者吳中頻年水旱徵稅繁促諸庶子或不能支孺人則令二子子貸助之日汝兄弟視庶弟庶姪如一體是乃所以孝父慰我心也文學君在時曾以庶女許婚老友徐仲昭幼子徐家貧孺人使人贊築室居之授田以食故孺人八十壽時頌禱者皆以鳴鳩均平之德形之咏歌焉孺人父早卒每諱日必躬奠祭作入關齋兄弟貧旱之以歸授田舍畢婚喪事再傳而鞠其子如初其爲子孝友又如此是以內

外敬愛享期頤之壽及其歿而人悲惜之如壯艾焉  
孺人生萬歷之戊子享年八十有四以疾終于五人  
遷之延之孺人出餘側室出孫男十有九人今將卜  
葬某地遷之延之介其從兄遜之奉狀再拜來請銘  
福按狀爲誌而繫以銘曰右族之產嬪于名家克勤  
克儉惻惻無華夫子孝友令聞四海實克相之不忤  
不怠苑彼樛木其枝下垂鳩巢其上衆子蔽蔕食之  
誨之克遂于學嫡則玉珪庶亦棣萼惟天佑之享有  
期頤愛浹于人沒而猶思爰得古土以奉體魄億千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碑

三

斯年怡神幽宅  
吳公及曰詳而有則朴而能文此格調之最雅正者



○封環溪翁誌銘

翁母封氏諱父舉號環溪世爲南豐縣人以醫名于  
時爲人慈愛病不能具醫藥者翁必盡心力治之他  
出資佐人婚喪解訟闢稱是嘗有德于人而不言人  
亦弗知也鄉里稱曰長者邑令康公賜冠帶榜其善  
于堂欲禮以賓席翁則曰吾生平非有善行特此心  
無不可告人耳敢濫大典乎辭不就以宏光乙酉九  
月病卒距其生萬歷戊寅十一月享年六十有八按  
狀翁生僻兄弟父母特憐之不課以學亦不令治生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碑

一

產諸伯叔或詬訾之父欣然曰兒自好毋憂也一夕  
聞父歎息聲翁知爲家貧乎且老淚下清枕席詰旦  
跪白父母遂發憤學醫游長汀數年得財物以供甘  
旨資既饒嘗爲人備賣至數百金焚其券衣食其子  
而婚教之歲饑則出粟以給親族至家人粥食無憾  
色有富家婢攝極以餽親戚者傾跌道上盡敗槓中  
物懼反撻而號翁市買使婢餽之不同名姓宋時補  
漆鉅缸中直白金十餘兩婢攜柴糶上誤中缸流著  
破決翁聞走慰之曰得毋驚陷撻乎其長者類如此

翁自奉齋而豐于待人不喜事佛老病篤家人欲  
 殯遣次子濬道意翁張目曰汝亦為此言耶卒不許  
 初娶錢氏生子衡先翁卒繼娶陳氏生子濬避貢生  
 女一通武學生劉倫妾祝氏生子華殯戊申十二月  
 初九日卜葬于三十八都之苦竹坪又二年庚戌始  
 克納石于墳而濬為狀請于易堂魏廬以為之銘濬  
 為行有道君子也與諸友善其言信於足銘曰世稱  
 劉寬婢翻羹汚朝服而問其爛手為甚盛德人所難  
 有以翁禁之何勝何負抑亦貴顯者傳貧賤而為善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潯溪二 五

彭躬庵曰語簡潔有味銘最超脫



○孔孝友先生及配劉孺人合葬墓誌銘  
 新城孔氏先世祖米中散大夫諱傳建炎中偕從子  
 衍聖公瑞友扈蹕而渡居浙之三衢其裔孫鼎年七  
 十與寧都魏禧為友禧年四十有四以兄事鼎鼎高  
 才篤學國變後棄弟子員隱居潯溪山中禧嘗字鼎  
 曰正叔子他日鼎石之文吾其勿收禧次應曰吾豈  
 敢吾先人有隱德而未彰鼎之罪也敢以頌子於是  
 奉其父母狀再拜屬禧禧謹按狀翁諱尚舉字心恕  
 至聖六十四世孫 明邑宰譚公稱曰孝友先生區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潯溪 五

傳通功郎諱華夫宦臨川遂家臨川又三傳諱溫寵  
 教授於新城之賢溪里是為宋村孔氏又十一傳為  
 翁父恕所公諱貞元邑弟子員豪俠有才美類蜀人  
 呼曰大舅公大舅公之卒翁年十三哭踊盡禮事母  
 劉孺人以孝聞孺人氏事庶母黃如孺人黃舅感激  
 對天泣日出腹子固未能也利王母薛太君病日迎  
 越醫張文舉治之方皆奇中翁遂棄舉子業學醫凡  
 施藥五十餘年不僦翁析產雅請足弟所欲得既

分以田與山讓伯兄者再而庶弟又易其善地翁又  
獨身改葬恕所公家財大落翁少時拾人遺金懸帖  
於門還之有僕將賣子女償所盜翁禁不許由是遠  
近無不知翁者翁常避賊猝遭賊賊指一善處目翁  
曰趣匿此其流離竄徙也所至輒奉財楮以給翁亦  
自是足不入城郭數還家返故園病卒翁雅少著述  
間作文輒精當嘗爲復讎田敘曰少康以一旅復舊  
敘其力誠也誠可負金石錄而稱之寸寸而續之  
愚公移山鬼物或助矣崇順甲申五月聞闖賊陷京

魏孫子文集

卷十八

葬

師翁顧謂鼎曰汝曹讀書當求大節不可奪之義  
今日籌得胸中明白異日更無叛君辱親之事論者  
以翁無煥中散公後翁生萬曆丙子三月十五日卒  
丁亥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二元配劉孺人大賓  
諱簪之女也年十七歸翁棄舉子業時土方重文  
學諸名宿多器許翁者或以爲難孺人曰賢可廣吾  
德幸勸成之其施藥也孺人皆佐以資爲人生萬曆  
丁丑正月初十日卒戊子五月廿一日享年亦七十  
有二是年春

其端午日子婦輩皆侍孺人

忽自言曰予行將見先君報好音於地下遂示微疾  
以終其年月日翁孺人合葬本邑五十三都白石窠  
祖塋之右丈夫子七長允程取羅次允雅鼎也稱諸  
生取廖三允曾取羅四允彬取楊五劭六允德取毛  
七允喬學成先翁卒取薛無嗣女子三長適楊次適  
劉幼適黃孫六興儒程出與龍興鵬鼎出與邦曾出  
與鵬彬出與祥德出諸授徒新城既讀鼎所爲父母  
狀宜言諸與人與人曰諸翁鄉里篤行長者也而於  
是益信鼎銘曰

魏孫子文集

卷十八

葬

義母亦然鼎君子第不愆永幽宅萬斯年  
翁有祖中散傳翁知

曾止山曰以南渡中散公作起結便見孝友  
先生忠孝原本中間零雜敘述皆不作精神  
而使精神注射處炯炯獨出是大家法度

○○處士涂允恒墓誌銘

處士既病卒其二兄遣人走四百里來計子號哭不能止及往吊二子尚穉尚齒齠泣而言曰先君疾病惟恨不得見先生病且革日不可待矣知我者魏子吾墓石之銘其誰屬嗚呼予何足以銘處士然予生于好朋友所游止必求其地之賢人君子交之容新城五六年共聞子而下交者百有餘人最篤涂氏父子兄弟而處士遇子尤厚子方期與處士學問爲古之朋友而處士竟死嗚呼予何忍不銘處士諱大

葬叔子文集 卷十八 處士 玩

訪字允恒早慧王父蒙宰公絕愛之年十五試童子第一督學侯廣成先生奇其文拔置第三人飢于學蒙宰公每之官勸子孫母得闕外事處士與其叔父二兄日鍵戶讀書召先邑屋之豪而處士文尤多新意園箋需次貢士遂棄去居村落中依竹結亭屋墓園種菜賦詩自造特習古法書行楷得王米筆意久之乃返城居焉處士生而靜穆寡嗜欲性少許可然肯直言人過少飲酒可數斗偶得酒疾遂力戒之卽飲未嘗過三爵句容林確齋篤病而謫于攝生每公

會鮮所食吾伯兄謂之曰此倪文正所謂食繩蛆者也而處士嘗以妄候喫戒之確齋至謂人允恒在坐使我不敢輕下箸故自處士死人疑古攝生慎疾之說一無所用處士生萬歷己未十一月二十日距其卒享年五十有二先是仲兄病幾殆處士早夜視藥餌謂家人曰吾兒女已畢婚嫁卽死無所憾兄多幼子女奈何不少延乎天其喪予也踰數月卒未卒之前日與子若子婦從容論文處分身後事灑然無可憐之色其卒也端坐以逝涂氏遠世無所考自宋

葬叔子文集 卷十八 處士 辛

始祖百一公居建昌之新城縣十四傳爲王父後如公諱國鼎中萬歷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以德量聞朝野教子孫皆有法度世以北西漢石氏王母郭封淑人父恩蔭道冲公諱 母朱氏南城左司寇某之孫也娶楊氏崇禎庚午舉人某女生子二尚穆邑庠生尚崇郡庠生女一適崇禎丙子舉人鄧某之子郡庠生髮律娶鄧氏生女一繼娶黃氏黃氏黃氏生子一來復女二某年月日葬卽卜葬處上于某山之陽首某趾某處士孝友與人遇誠不爭而遇

事能謀善斷制人不敢欺又嘗出財物周人急使鄉里窮民有所恃賴蓋其家法然也晚益好讀書而少著述以世多文字之禍更取所作詩古文盡焚去嘗戒子曰名者禍之階也不可令大盛獨刪華函史上下編元明史要補課子時務諸策藏于家祗謂處士負高才博學不肯自試郡邑有司聞其名而不得見者垂三十年是可稱處士而銘其墓矣銘曰甲乙之開天傾地裂王父丙戌奮旅殉節處士聞斯用晦其身覃心好古有斐其文全而歸之克念汝祖嗚呼萬

葬林于文集

卷下八事

幸

門人鮑慶生曰敬致錦繡氣味蕭散如平烟疎林使人間遠忘其法度之密也



○彭母朱宜人墓誌銘

宜人姓朱氏江西石城王府奉國中尉潯州府通判朱公議幼長女也年十五歸吾友彭躬菴明菴十四歲時潯州公從館生見其文曰此國士也以女字之父殯城公力持不可公發憤欲削髮爲僧委女去和母李宜人解之蓋宜人年十歲而背母育于祖母懷愛特甚故宜人卒歸躬菴宜人早慧遠事祖姑及終始克盡婦職生一女殤病幾殆自是絕不復生而躬菴妹適朱氏以產女卒宜人撫之如已出宜

葬林于文集

卷下八事

幸

人諸大父父諸父以王子侯爲州府者七人及宜歟親家政內外稱其才皆曰貴家女顧如是崇禎庚辰黃石齋先生黨禍作躬菴周旋縱橫間將詣淮上詭稱赴南大司馬李公召以別宜人明年太學生涂仲吉以黃故詔獄辭連朝菴與友人候逮南下宜人始知之相引訣泣謂躬菴曰君遠我必死惜先人未葬且無後耳既事躬菴未幾時天下方亂躬菴大築館舍居四方客揭櫫部先生與友人王真維歐陽憲真等



李十八妹宜人

者輒十數許人宜人無寒暑早夜在庖廚與群婢操  
 作具精饌必客盡歡以無違夫子怒客賈居或數月  
 不去宜人始終勤無怠色乙酉辟地宰都會寧都  
 士人大亂躬施應機部公召護軍西行宜人與其妻  
 劉氏及朱氏女雷東村舉室病臥宜人或自斯薪行  
 汲雪泔躬炊任未嘗愠恨庚寅宰都城破機部公遣  
 孤琦掠于兵時躬巷他出聞兵入索高寶馳信語宜  
 人傾資裝以應宜人命女復書曰如此豈惜財物所  
 有衣飾惟祖傳金指環一雙未忍棄餘盡以贖楊公  
 李十八妹宜人

李十八妹宜人

死也。笑問不名一錢。假服以殮。躬巷性卞烈。晚常  
 以米鹽凌雜。饋遇宜人宜人順受。唯諾然。嘗病。項下  
 癰。瘰。起。則。羣。恥。不。知。人。卒。以。此。死。躬。巷。痛。哭。仆。地。推  
 磨。曰。吾。負。斯。人。矣。宜人以丁未十二月初八日卒。未  
 卒之六日。自冠石歸。率微服。自言死事先。二日。躬親  
 烹割。麻。先。茹。忌。明日。躬巷召子兄弟。食。獨力。疾。子自  
 斃。雖死之日。妾及諸子女。羹。婢。皆。哀。慟。失。聲。明日。或  
 以果啖小兒。厚下不肯食。曰。吾不忍母也。人無不哀  
 且。獨。宜。人。者。宜人。生。癸。丑。距。冷。丁。未。卒。年。五。十。有。五  
 所撫朱氏女靜方適汜水令胡公定男映日辛丑以  
 產卒妾劉氏生男厚德年十六聘南昌諸生黎君定  
 宸女次厚本八歲聘于季弟禮女次厚下四歲女柔  
 兩適豐城諸生游君洪紳長男樹德次引吉適廣昌  
 諸生黃君運昌長男建次木且許字冠承米君秀次  
 男東孫卽以是月十一日薨冠石彌泥壘老庵場背  
 去朱氏女墓不二百武固宜人志也宜人嗜茶飲性  
 九愛花既貧困常覓花種破在敗管中候時灌漑花  
 開持茗杯流連晷日不能去頃歸翠微輿中見田夫

持山蘭花賞錢買手攜登山既殯家人皆環蘭花而哭遂置詩箋几于妓事宜人歲時請見知宜人獨詳新菴爲衆命兒子請誌其墓子不敢以不文辭且銘之日問善御莫如馬之上之德視其下其元知其生永不磨宜斯人

倪閭公日分段序去麗貫銷連最零碎閑淡處正是極悲淪滴處

邱邦士日一篇精神全著宜人事躬恭專一

處以爲悲憫方見官人爲人極難極至處此

魏承子文集卷十八 誄宜人 墓

亦得左傳序事深要處後人惟歐陽承叔序事能如此用意也



○○徐母姚孺人墓誌銘

長洲隱君徐公樹丕之妻姚孺人前諸生晟之母也蓋禮部尚書文毅公希孟之長女自其生萬歷丙申以逮癸亥年七十有四子晟以下嬭嬭似紹隆凡四人嬭嬭縣學生女四人孫八人晟出者一城嬭嬭出者二城嬭嬭似出者四均城嬭嬭似出者一城嬭嬭孫女五人某年月晟等稟隱君命奉母葬於邑武安山投字圩祖隴南百餘步晟以兄弟交乞銘於寧都魏補展父子執高節吳中推爲君子禮誼誼次晟狀

魏承子文集卷十八 徐母 墓

而爲之銘曰惟母不常篤生右族生而端嚴笑言無濱尚書愛之如玉在璞二十而嬭嬭於桓毅夫子好學不逮系麻乃復好客多長者車馬鹽醴立辦無諱井FI之側忘厥貴家側聞十五母鴻見肯哭泣瘞歎遂絕敲脂笄而嬭徐蔬食毋悔乃復三年姑嬭而嬭翁既弗祿是焚桐事虔恭老姑朝夕不忘叶那那踏踏蕝藻有鮮叶必信必親如臨祖妣以相賢夫以生賢子惟性疾惡乃識太體外首而碩亦根毛裏鶯翳之微焉是爲徐母姚孺人墓誌銘

愛以終豈不壽豈而多鬱埋

嗟武安有嚴有翼穹而隆而與厥陶宅以倚其榮以慰其魄延而縣而千世無斁

周子佩曰序處句句有法字字有力銘諸古墳亦有章法在絕似王荊公

韓叔子文集

卷十八 祭母二

毛

○姜母王少君墓誌銘

少君姓王氏其先三原人尚書端毅公恕之屬也父某徙白門業鹽筴家富鉅萬少君生而靜約父母絕憐愛之年十五以側室歸萊陽姜公球生子一實節女一適給事吳公逵第五子誦孫男一雲女一丙午正月以病卒吳門之寓園距其生年四十越七年壬子子客吳門交姜公父子實節其仲也實節嘗涕泣道少君勞苦生不得盡養今將以某年月日卜葬其

地取乞君爲幽室之文傳諸子孫予哀予子之志不

韓叔子文集

卷十八 姜母

表

獲歸手是實節再拜起言曰先妣以崇禎辛巳歸家君家君適由儀真令陞禮部儀制司主事妣隨行赴道歸萊陽至京師明年家君考選禮科給事中冬十月士疏劾宰相下獄妣禁一室中家人不相見者兩閏月嫁時資裝掠無遺明年萊陽城破先大父光祿公仗節死先大母至京師十月妣奉大母避亂廣陵甲申國變高兵亂奔無錫而家君先以詔免死戍宣州衛未至遇赦由無錫挈家居吳門已轉徙浙東明年居天台兵奄至家君與母大母救道妣與家人不

如所向時城中入盡竄走妣偕兩僕婦趙氏徐氏夜出覓食盡伏亂山深草中凡五日遂遁過海潮大作庭前水頃刻高數丈幾不免明年春覓家君新喪時吳越間戎馬塞途妣乃呼趙氏爲母徐氏爲姊度二妓覓道間行五鼓輒避匿辛苦萬狀然後達三月由新安至儀真五月復由儀真至新安七月復至儀真九月生不幸賣節廢我以間關跋涉者幾萬里凡伴閑于趙徐二婢畧如此賣節語至是益泣下已又言賣節年十四爲己亥家君往吳門適有江上之變夜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姜母

重

大風雨拔木走瓦石天地震動炮聲徹日夜妣右牽兒左抱女和痛哭家人謀于別室塞門穴竇以入而填以薪貯火光燭天熱氣逼牆內妣仰天痛哭曰何爲我母子俱死于火也天其活我二雛乎既火息而賊破牆入掠賫去自是竄徙鄉城無定處久之復僞吳門方江上變作時警蹙兵夜行備鄉人以二竹籃繫余及妹妣步行從之經古墓道陰崖灌莽聞鬼哭聲至余念之猶心悸毛髮寒慄也余聞其言內悲已而嘆曰嗚呼給事公之不幸也

龍與時俯仰亦豈至是歲而少君富家女年少事公極苦辛無怨言聞關萬里全其身于兵寇之間可以爲賢且才矣是可銘也已銘曰

勞以生逸以死促以年永以子億千世保其體

歸元公曰敘政如書于無緊要中著一二語便白關係古人所謂小中見大者如此

徐禎起曰通篇從人子口語敘述雖瑣屑自不傷體文貴意格正謂此也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姜母

附



夏節婦碣文

節婦姚才氏揚州興化鏡石君

女也甘棠生節

婦貞靜自其母幼習女紅未嘗讀書而言動中內則

父母篤愛之既適夏文學玉書自太姑以下皆得其

歡心夏君讀書攻苦成疾卒節婦誓以死殉吞藥不

效更吞生金卒不死三年衰經未嘗去身或時伏牀

哭泣哀感鄰人生一女弱會育內戚爲鏡石言女當

改適者節婦微聞之歎曰奈何使我生事他人乎獨

閨戶痛哭晝夜不止遂咯血未幾病死鏡石哭之慟

爲狀如是嗚呼節婦生十八年而嫁三年喪夏君又

七年節婦死節婦始求死不得繼憂憤成疾死此與

蓋棺時從死無異余之里有李氏孀者年十餘夫墮

水死婦從之獲救然貧甚無子舅姑父母欲強嫁之

不可凡六七年而後他適四年縣城破兵入婦自刎

其喉余聞而悲之初令如節婦聞言痛哭嘔血以病

且死豈不卓然烈女子哉鏡石曰女既寡茹素七年

余與室人間持肉食勸之輒於邑或變色起余以知

其志不可奪矣

將合葬於節婦墓

墓鏡石哀其女之志而創不及旌請余爲文以傳之  
夏翁連喪子未有立嗣獨使其第五子子嗣祚嗣文  
學曰不可不節婦無後也

閱賓連曰簡潔之極更多言外感慨是最得  
體裁者

○美氏乳媼墓銘

乳媼張氏山東萊陽人姜君安節所授乳者也姜君云某七歲喪母媼撫子如出腹子夫死不嫁八歲乳不輟崇禎癸未萊陽城陷大父季父闔門殉難伯父負大母踰城免某時十一歲隨老僕姜篤八命篤氣盡不能行遇敵露白刃索金老僕護其益急幾身受刃然竊窺敵終無殺某意又以某能奕棋喜因乘間泣言曰吾幼喪母賴乳母存活今失乳母即死不疑矣許出覓大呼通市媼聞呼聲躍出相持大哭某就

魏林子文集卷之八

乳媼

所拉者號泣乞媼遂揮令同去及歸舊伍而敵索金益厲欲殺媼媼爲所掠者拆珠冠未竟藏其半衣中出獄遂得免明日敵將携某行媼泣而訴曰兒依老婦爲命兒去必死老婦舍兒亦必死大王茲不釋兒老婦願先死大王馬蹄言已淚如湧泉氣咽不能出聲敵爲之泣下遂釋某去既遇仇敵又欲執以行媼抱某投水中幾溺死時二月天栗冽某終以不死者媼及老僕力也方在敵營時媼數向敵乞漿栗啖我朝愛難美是願

之歎曰

乳子姜君可以爲愚笑然古

今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未有不愚能自成者當甲申北京陷國懿威受命托孤顧反執獻賊求歸彼其喪心易面爲狗彘行益亦以智勝耳媼可以爲愚矣禮爲乳母服總麻三月若張媼者爲之大小功可也安節禮科給事中姜公塚之子公管令儀真而家焉媼死姜君葬之儀真西門外又數年索子銘某以報其德遂爲之銘曰媼無子捍乳子以生倚乳子以不死立石印墟而爲之特書就謂媼而愚也夫

魏林子文集卷之八

乳媼

徐顧起曰琅修事能敏致大雅一銘尤古西有餘味



文學楊君同配曾孺人墓誌銘

歲庚戌十有二月文學楊君卒距其始生在萬歷之丁巳十有一月享年五十有四元配曾孺人邑文學某公女齊年而長三月生子一良肱娶其部侍郎曾公應遠女生女一適縣附學生某孺人先君十六年卒皆未葬側室二人生子良膠女一孫男二孫女三皆良肱出君卒四年良肱得吉壤於某地乃諱曰奉父母以葬在癸丑十有二月而良肱於子爲門人次其父母狀稽首頓首而請銘君諱文徵字夢園系出

楊叔子文集

卷十八

楊君一

墓

關西後父諱矩縣學生將貢京師而歿元配盧氏繼曾氏祖諱宗縣學生曾祖諱應元選貢士福州海防同知高祖諱澄歲貢士廣東博羅教諭君行三曾出也生而穎異父愛之常使侍賓客應對出入無失儀年八歲塾師訓行夏之時有問今行何時者歸未應君曰夏正建寅今歷書非建寅耶師奇之伯兄姓下嘗于批君頰血由流衣袂君忍痛不敢啼出聲或問之曰吾與兄異母恐母知而罪兄爾十一就外傳所讀書數遍郡城謂自足補覽羣書凡有疑義必廣讀

師友得其說後已矣曰淵明不求甚解此豈可學哉十九補縣弟子員甲申督學吳公拔置一等益知名君須臾氣慷慨慕義嘗爲友人娶妻死歸其殯葬又以千金買園亭值未畢酬兵亂燬爲墟而君卒還原值無銖銖歸焉君故不治生產所娶曾孺人性溫醇又善治家體屏而井日聞皆身操作無或怠初運舉三女咸姤多勸溺之便舉子者備人皆不肯曰安有投生而反致之死者吾宋子與不命也最後乃生良肱十一歲君赴郡試孺人病且死時姑尚在孺人

葬墓

文集

卷十八

楊君二

墓

執肱手曰姑老吾不能奉養中饋不可虛也恨未永訣汝父歸以吾告之而君自庚寅縣城破後家大落二鬴不能支於是感孺人言再娶娶發憤終家政會計周悉家以漸悔君性好酒余嘗舍休林稱爾冠石大醉墮溺缸中君夷然不介意明日飲如舊又嘗過族兄一水先生所飲至夜分先生倦去君曰但多列壺尊足耳遂獨飲至暈鳴酒中先生戲謂君曰往弟慷慨既貧甚而今且餒有術乎君笑曰大要是慳耳君既殯往爲之殯殯葬畢遣祭田耨祀次次又

爲宗子經營婚娶室伯兄之孤而郭叔父心緯先生  
明選貢士也當城破日獨云制衣自經於中庭君感  
其忠義爲出已產入大宗祠奉叔父神主歲時享祀  
蓋君明於大儒又如此普訓子良賦曰一介之士必  
有密友然當以言行可師者爲上才可用世能文章  
次之要樂說混者豈得與朋友之列又曰人貴持大  
體大體失則小節不足問服御下多燥戒之曰吾有  
僕猶兵有馬兵嘗驚處而馬居大庾非賊人貴者也  
故疾病飢寒當加意調護之君卒時良賦已補府學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墓

弟子員第一君歎息謂良賦曰汝能成人吾何恨所  
恨者諸棺未葬老母屢未終我死當以衰麻加身也  
蓋君死歿小祥而殯殮得病十餘日卒馬堂邱郭士  
爲文祭君稱其忠須有禮爲止來庶見云銘曰既善  
居室不虧於義貧富三易而始終無異生不決其棺  
死而同歸百千萬年而永偕附

彭躬庵曰提接貫穿古法秩然燦爛處尤帶風致

○○魏判杜君墓表

君諱恒燦字杜若後更號蒼舒以善詩能文章於  
天下有第恒燦恒燦並知<sup>○</sup>廟嘗游江淮諸<sup>○</sup>下士  
無不言三原杜杜若者已酉八月客南州會三原故  
人孫枝蔚來介恒燦相見由其兄恒燦所撰杜若行  
狀涕泣言曰將以是冬葬君兄於東原祖父之兆請  
子爲文表諸石爾不義以不文辭按君三原楊杜村  
人其先出城南杜氏父孝宏公生六子君第二存樞  
樞偉哲異常兄五歲以善屬對鄰里中人歲能文舅  
墓表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墓

可馬王公大龍見而異之召置門下授尚書典言大  
義悉解悟年十七稱弟子員試輒高等戊子鄉試所  
考季公最後得君卷然顧已滿無能別有所然遂置  
副榜副主考張公允愛之以得召至會城謂君曰子  
運建國體似賈生而少年亦如之天將老其材須大  
用無愛也於是恩例貢京師入太學見禮於大司  
成每課冠諸堂士君自是聲華後家益落思以祿養孝  
宏公癸巳夏考授通判需次補任凡十六年而君則  
於家嗚呼張嘉璈<sup>○</sup>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



無限曲中  
一勾如  
頻裡

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昔馬周徒步謁天子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道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從則無及矣君生天祐之乙丑年二十九爲過判雖不大過不可謂不早諸葛公謂龐士元須治中別駕乃展其業足君負大材游服齊魯燕趙與越荆楚之都交知各士半天下抱服當益奇偉使之當民社之任必將比跡古良能更以今日治中別駕尚恐不足展君前乃須次十六年不得任意竟歸卜與韋布士一無所遇於時等豈不重可感哉君天性孝友居內外憂

卷之六

卷之八

廿一

果

1

© 2001 Blackwell Science Ltd

嗚呼此吾門人曾葬之墓也葬父寧字公以忠厚稱鄉里嘗令葬從余學制舉業不利以其間學詩詩清朴可觀爲人尤忠信明義理諸同學生推服之與觀幸曾宗播楊復震復晉族弟師序子兄子世傑故友善葬卽語言不能出口而性直勇於規人過失輒面罵人所厚善友不受過則懷幣贖病至中滿下食唯血不自屈予嘗謂門人曰吾退省諸生孜孜卒先生言自治其身不少假其葬惟是乎然予亦嘗以是戒葬叔子文集

處聲地願得如勾庭先生但出入多一騎馬足矣予  
授經山中不獲視葬葬事爲文以志葬授之章摘序  
成勒諸墓石

門人蔡漢雯曰樸質中愈見生致此最難到處

蘇林子文集  
卷十八 雜錄二  
手

○○阿邪墓記

辛亥冬予客揚州有田民李氏以饑鬻其入歲予予  
得之名曰阿邪敏慧而謹不誑不偷竊見者皆愛之  
或以果餌予他出嘗令守屋爾應賓客無失辭壬子  
予客吳門萊陽姜給事亦僑吳與予交篤予將歸北  
三泣予而撫阿邪頭曰阿邪吾昨夜乃夢見汝汝主  
人歸吾不知何日又見阿邪矣癸丑正月阿邪從予  
還寧都家人人上下皆事戚友見之率嘆以果餌阿邪  
方頭秀目鴈後削如切瓜自吳門尉數患頭瘡醫不  
效今六月病每頭重行立善傾跌遂癡惰前後若兩  
人見者皆惡之九月死予哀之數出涕初在揚州有  
歛縣閭太君百歲死喪適旅門吾戲謂阿邪曰汝願  
年百歲乎曰不願也何故不願曰多聞人耳予問其  
語驚笑已而問之曰然則願年幾何曰三十足矣既  
又聞其與同輩戲或曰汝畏死耶曰死何惜生爲人  
役又安用生爲嗚呼阿邪死年於三十得一耳蓋有  
天數抑稱其志耶既死以槨葬於水莊松園右百步  
而記其墓

大學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諱觀夏字又兼蘇州人壬子八月十二日卒於家將葬蔡君德烈分其二子起越奉狀詣諸禮乞銘起外舅文學徐君柯越大外舅工部員外李公楷皆與祿交不獲辭按狀丁氏系出濟陽七世祖克遜公自太倉州徙居府城生六世祖志遠公以貢士訓導蕭山志遠生味泉公嘉靖中與文待詔徵明同徵不就味泉生方池公縣學生以子貴贈山西道按察御史方池生高祖土陽公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山西

監察御史浙江左參議王陽生肩吾公萬曆甲午舉人官翰林院孔目肩吾生推卿公縣學生配侯孺人戶科給事中啟東公女繼室嚴孺人文學介公公女大學士文靖公曾孫女是爲君父母生子三人君爲仲嚴孺人出也君生而聰明強記弱冠以文名於時爲鄉先輩所稱年十九補吳縣弟子員甲午試於鄉不利丁內艱哀毀有禮己亥惟卿公七十遠近名公卿暨能文士作詩文壽者以百數人皆歎惟卿公有子祭酒太倉吳公備舉教日丁以兼通明稱與之士

也今將遊京師京師貴人奇又兼才必有能稱述惟卿公者是歲升於國學祭酒章公以國士目之狀說復不利君性故豪邁既攻苦不得志鬱鬱發憤遂肆力於古學作歌詩寄意嘗與友人飲酒既醉言論風發氣軒軒不可一世有擊碎唾壺之豪而人亦以此忌君因減獲之變相中傷至再三家爲之落然君志意不自挫或與方外爲白社遊而延名師教二子曰吾志所未竟付兒曹可也卒之日距其生戊辰七月二十有四日享年僅四十有五君娶袁氏丁二起越

皆袁出女一側室王氏出孫男二女二君之卒也是日偕二子遊虎邱薄暮抵家於月下飲酒談笑如平時酒三巡顏色忽有異起就寢所搯手令兒輩毋輟飲二子趣扶至榻則逝矣聞君好施嘗經山東止逆旅中有同鄉人夜分叩門求見延入素不相識面曰家有老母今因此不能歸敢告君君惻然解囊中資贈之其人得遠母子復相聚入謂君落落豪爽故或生之際自然脫屣無所池遷云錄曰人何忽然以生則何忽然以歿生如平土如竹勝助秋如秋如

斯委陽者使陰者仰行者神止者體寄於土者年可  
紀歸於土者壽不已。

蔡懋成曰銘語俱從忽然處發出至理妙論古  
佛奧衍遂爲絕唱



○○○先嫂邱孀人墓表

乙卯十二月之朔日未出兄子世傑經冠並帶泣而  
拜伏於勺庭稽顙言曰吾母捐棄不孝保八月矣僕  
自痛無以報稱母吾父既實言以銘諸墳然弗得使  
子孫兄也墓門之石敢表以叔父之文敢請予曰吾  
兄既實言之矣予何能文雖然予少長於嫂嫂十五  
而歸兄爲崇禎癸酉年十歲先微君家法嚴叔幼  
不得出入房戶飲食不共案然顧時兄嫂歲時相次  
處誦及今嫂之公事嫂凡四十三年于嫂習予何能  
表哉予文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辭嫂即姓父貢士諱鯨與微君少舊因以女字兄嫂  
性○初兩家皆素封遭亂家中落及兄受聘諸墓  
府資用稍饒而嫂先後菲衣膏食常如處貧時然亦  
常出財爲人利濟事也生平雖甚喜甚怒未嘗疾言  
大笑賓客升堂者數十年年間其聲世亂僑羣微峯  
易堂諸女婦常相過游藉嫂往往開門不出性喜奉  
佛而兄弗好也兄遠出嫂以東廡爲佛室朝夕虔拜  
兼爲遠人所禱兄出六年歸見之怒嫂即日撤去不  
復言其○

○是故<sup>○</sup>者婦人之常德也自古聖妻嫺禍哲婦  
常分由天子以至庶人往往亡國敗家貽禍黎民子  
孫詩曰亂非降自天生自婦人則皆自不靜不儉  
如夫然後知幾之爲婦德也已矣嫂生一子二女  
生卒婚娶詳內銘世保孝父命將以年月日奉極葬  
于縣西黃觀村之雨山是山也予所買爲吾妻窆窆  
地今推以奉嫂他日吾妻附之族老嘗言敬君所附  
葬危<sup>○</sup>祖塋實吾六世祖用允公所買地推以葬  
也<sup>○</sup>子<sup>○</sup>表<sup>○</sup>卷十八<sup>○</sup>先嫂一<sup>○</sup>葬  
其後兄用和公與允公次第葬此今兩支子孫並  
葬翁子邑爲望鳴呼汝世萬子孫敬守弗替吾其有  
望也太

弟和公曰文情如爛雨去來中間帶出大議論於  
爛雨中遙聞雷聲也

○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諱璽字玉也吉安廬陵人系出揚州興化  
洪武初興化人王祥從高皇帝起兵祥及子皆戰  
死天下既定行封賞贈祥定遠侯以祥孫業守吉安  
世襲吉安所副千戶常尾文皇北征宜德間生擒大  
盤山賊首曾子良獻正千戶屢從征福建浙江劇賊  
戰死于浙之丁公所業孫莊宏治間從都御史陳金  
勳姚源洞賊亦戰死前從功最大朝廷贈伯爵賜葬  
及祭官其子世襲者同知事並載通紀及郡縣志  
墓表于文集卷十八<sup>○</sup>王君一<sup>○</sup>毛  
後一百三十四年國喪莊八世孫宏極爲庶人宏極  
貧苦無人狀長自力學舉子業無師授文日有名  
稱諸生冠其曹歲丁巳見于再拜受業爲弟子子是  
再拜泣而請曰哀哉吾父死四十五年安吾父死  
事而不有傳也去極生不見父又父死不使有傳雖  
死何葬之足贖今幽室石無文先生其肯幸死者宏  
極死且幸甚于慨然嘆曰嗟乎人不難以身死國其  
何文之有君力學作文好精思攻苦嘗思極不得以  
齒飯爪甲血出不如痛夜讀背欲睡則以杌藉書號

兩足而讀然性豪真好射弓走馬弄劍義崇頑王申  
 粵賊起襲掠吉安甚鋒銳銘鑑解公學龍命君兄璧  
 督兵勦之人情恒擾君請東甲從兄擊賊親戚咸勸  
 止君君仰天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雖書生敢愛死  
 耶時賊屯淳化鄉之富田以遊兵誘我師君怒大呼  
 單騎突賊營賊伏兵四面起圍數匝一賊揮長刀斫  
 馬足馬蹶君墮地而以右手揮刀殺賊一賊研君臂  
 斷筋以長鎗刺其胸遂死時五月八日也君死年二  
 十有六妻李氏遺服生宏極君弟聖養且教之恩極  
 魏叔子文集卷十八 王君二 表

傳葬君于郡城北中家庄為宏極娶婦劉氏生孫男  
 二大焯大焯孫女大媛繼娶蕭氏自文學君想祥先  
 十一世國事者六人莊四世孫應鵬嘉靖壬申鎮  
 守白洋四勦賊戰死于泰和之石坑朝廷賜葬祭死  
 而神靈土人立廟其地弟應鵬襲官是為君曾祖生  
 諱公諱生諸生錫命公公子人人君行二君之也  
 當事以聞于朝朝廷命建坊旌之訖不果行至宏極  
 諸嫡長皆絕應嗣職又不果天也

銘曰君儒生也而工武事非其事也而死使執軸建

節必無有乎輸人之國復降而亡耻其後之人將有  
 與者耶吾聞諸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王銘心曰法度最鋒銘尤慷慨

魏叔子文集卷十八 王君三 表

○ 蔣君墓誌

蔣君既沒之九年予遊武進其仲子登賢奉狀請誌按君諱大謨號吉先其先蘭溪縣人也祖東山公由貢士知瓊州府瓊山縣清廉與海公端善四十而生鳴岐公鳴岐公二十爲諸生娶姜生子五以先人之室火遷武進縣西門君其仲也君幼屏相者日不壽然惟修德可延君退而思日吾貧不能多行利人事德莫太於孝吾但勉事吾親而已母患病醫者不能醫君晝夜號泣再割股肉食母衣不解帶者五十日

蔣君墓誌

卷十八

七十九

父母死皆獨任勞費而全活人夫婦子女齊危困人亦往往爲之年四十四生子登彥至十生登賢甲辰春以疾終享年六十有七卒之日有通家子以梨棗問者卽夕夢君詣之日我死矣特謝君祝其人速答曰何至是驚寤使人走視之果然君葬某鄉之某山

首某趾某

蔡九霞曰敘事有體要更能曲折出之

○○ 太平縣王君暨繼室張孺人墓誌銘

君諱斌字宏道系出龍門王氏後遷平陽太平縣趙康里之牛屠堡祖諱存仁貢士父諱希顏縣學生皆登世太母母並趙氏以貞節顯希顏公之卒也爲萬曆乙卯年四月歲次壬子二歲長君攜家僑金陵而弟北游立邊徼功累官游擊將軍君家世好行其德所遺資不應及南遷業益起益佐人婚嫁喪葬事人所貸子母不克償者焚其券幾二千金同里張氏與君善旅病而無子將死手記貲財于冊故俟其五百金

王君墓誌

卷十八

八

不書君與他友趣視疾張出一囊說諸君曰此丹砂也以贈君言訖而絕君心知非是含殮畢慙同視疾者至寓室發囊中物視之則粲然五千金也乃召張族子于晉昇其冊並五百金子之于是戚里驚譁或感泣下其少長皆稱盛德王先生云己亥海警及江南比屋皆捆索謀出走君語所知日善避亂者不干桃源于方寸之地聞者乃止而出走人悉狼狽不自聊君性沉潛不妄語笑喜讀書積書至二萬餘卷雖盛寒暑未嘗去手暇則賦詩自娛或曰君好讀書而

不求仕進有說乎君美而不言君生壬子十有一月  
卒年六十歲在辛亥之夏五月初娶李氏卒葬皆在  
太平繼室張氏與母新安人年十七歸君常以不及  
事翁姑爲恨歲時蒸嘗必虔君行善母每勸成之君  
卒母悲哀成疾後君四年又二月而終年四十有八  
子二長吳大景女一嫁吳門張汝賢並母出君之卒  
也景哀毀逾度未及期而歿吳娶江寧周氏生子庭  
璋女芳淑初君之殯于堂隣人不戒火達堂東軒金  
銅皆燬而庭戶之塵紙不然甲寅五月吳奉君柩葬  
墓報子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太平二年

江寧安德門外芬山下地之日有靈鶴千百飛集庭  
屋封墓日亦然人皆以爲盛德所成某年月吳奉母  
柩合葬君而乞銘于寧都魏禧禧狀詮次復爲之  
銘曰古之友死而封金以還者多矣何乃有受死者  
之儼而歸諸其族子推斯義也非其道繫焉千驛而  
不視食之三庫之五人之爲天也只宜其有令妻也  
有令嗣若釜若堂與令名也永終不斂

楊蘭佩曰敘事詳靡而頓挫此孟堅得意筆也

○黃樂元翁墓表

翁諱嘉紹字季振別號樂元生萬歷甲申四月十五  
日卒丙戌正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郡兵破新城  
翁正衣冠端坐堂上兵入索賈物翁笑曰果上書皆  
吾寶也兵以刀斫之傷翁曰君子不以變亂易其志  
復正衣匡坐而卒君性孝友幼時父母疾輒寢食不  
安未嘗少去左右與諸兄遊園中樹下得大梨持石  
碎之分諸兄而自取其少者復持歸奉母長喜讀書  
尤嗜周易每夜焚香晚讀至旦一日覽太極圖說有  
觀叔子文集卷之十

卷之十

十一

樞質之師師大奇之既以執外傳曠溫清禮送不樂  
進取因告歸日與諸兄侍親側無大小必盡其歡有  
女孀居舅姑欲奪其志翁不可迎女及其外孫潘士  
琳養於家時士琳甫二歲後爲縣學生事母有孝名  
翁六十之日三孫拜堂下翁顧而語曰吾有可樂者  
六生於望族世事詩書一樂也衣食粗足供輪及時  
二樂也子死訓孫頗識書義三樂也壯年失偶誓不  
再娶不食吾言四樂也醫藥濟人五樂也一生不入  
公庭六樂也甲申聞閩賊之變翁素服悲號謂所親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ongress, dated January 1, 1861. It is a very long letter, and it contains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 at that time. It is a very important document, an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ocu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士二自外來者必以大夫之禮遇人可與里者曰

此翁教也。自亮月進緡錢待不時需。翁悉藏弄給病者。或杖及門。見貧寒者。周給之。歲以為常。故享年八十有七。至歿。無長物。焉翁生萬曆辛卯正月。時天下太平。上下飭。禮義庶民。家以財名。閭里者皆安枕無意外患。故人益務積財。稱封君。貽子孫。而翁獨能出其無俸財。全活人。拯人于急難。可不謂剛矣哉。翁諱從周。行二。要汪氏三子。長自亮。次自元。次自充。孫男九人。榮芝榮登榮第榮達榮蘭榮英榮芥榮苑榮著。曾孫男八人。徵諸徵讓徵訓徵贊徵誠徵論徵謬。

徵叔子女表二

徵論女孫女各一人。曾孫女七人。翁既相壽。步履飲食如壯年。孫曾勝冠以上。皆游文學。武通仕。版豈非好施。樂善天之教。使然。城翁孝事父。願泉公疾衣不解帶者久之。其沒也。毀瘠幾滅。性寬慈。愛人終身未嘗咎罵。僮僕此皆翁過人之行。然其于以財養人。子故于翁諸孫之請。次第其事。表諸墓門。告吳氏子孫。俾繼述其志。且以風世之厚于財而事自養者。吳叔子曰。議論大有關係。簡潔而跌宕。得表墓之體。

〇〇〇 歙縣吳君墓誌銘

丙辰九月九日。歙縣吳君孟明卒于揚州。王是子。姓吳。子。寢。外。姻。諸。友。哭。于。室。次。江。南。北。之。人。行。旅。過。賓。相。望。惜。于。路。曰。斯。人。久。吾。何。望。也。夫。明。年。享。都。魏。祿。客。揚。州。君。之。子。榮。芝。將。謀。葬。君。率。其。諸。弟。來。君。狀。拜。稽。首。來。乞。銘。按。狀。君。諱。自。亮。字。孟。明。爲。人。孝。友。敦。族。姓。樂。施。與。急。人。之。患。難。方。君。將。生。大。父。源。泉。公。客。于。楚。夢。三。黃。冠。人。自。雲。中。降。曰。以。汝。積。德。錫。汝。佳。孫。子。將。大。汝。門。其。生。句。時。在。朔。越。八。日。之。子。及。還。書。君。監。

吳誌一

公果舉君與妻時日合君幼慧讀書及長君監公家日落君念吾爲于父母甘旨不具多讀書何爲過棄而業買走四方業日起益忠孝養父母勤于善凡父母所須輒先應承之滂灑之具充皮鬻且足省身六十無少懈其孝有如此者君二弟皆早世有遺孤字而教之君教于嚴教諸子嚴而慈及折箸諸子產與子均君姊適羅氏貧君致養割宅居之姊婿無子爲妻妾生子姊夫婦及君殯葬盡禮撫其于如妙子授室而康之終其身其友于兄弟有如此者吳氏系出。

秦伯唐侍御史少微公家休寧二十世至于明公家  
休寧又六世仲仁公家欽之長林又九世至君宗祠  
祀歷世久春秋享武不如令君爲置祭田杜伶案盛  
無罔禮其推父之孝于其先有如此者君姓汪少共  
張妻不克享有家于是益爲外氏君外父卽元舅也  
歿無後爲建祠立後置祭田此有坤氏爲君從母貧  
甚君母事之其子婚以証陷獄罪至城旦春君捐金  
贖其推母之孝于其富有如此者自仲仁公而後族  
屬繁衍君置義田贖貧不能供風役者又開義塾于  
宗祠側以教貧子弟君再從弟貨君重貴不能償君  
竟不問又與郡人同買折閱訟甚君代償之族父  
賈璽而多貸武人錢迫欲自經又族弟賈人錢盡耗  
君悉代償族弟及收恤其孤而嫁其二女凡所備賈  
幾四萬金再從子爲巨猾陷大獄家破幾不免君出  
貲營救親公庭對簿得白更厚貲給爲生計有族妹  
幼孤轉徙他方君求得而嫁之其推孝友之誼于其  
宗人有如此者君遺淮上有貧生貸勢家錢累千母  
甚重監奴督辱之生不能堪欲以妻歸勢家而自經

君悉囊中金以償生夫婦獲全又嘗卒桑通金者欲  
逼其女以歸君爲代償其急人之難有如此者京口  
瓜洲爲南北衝江岸四十里渡者日夜不絕風雨卒  
至無所避往往及覆溺君置救生船于金山傍罹遠  
不及事又懸賞格募漁舟救之全活甚衆其死者給  
棺槨之冬月置航室從瓜洲迤息浪港便日曉不及  
渡及無錢宿逆旅者諸雲人生子不能養寄奔道路  
君偕同志募乳母撫之庚戌冬大雨雪路旬死人枕  
道上君悉都署賑飢者以粥糜寒者以絮明年辛亥  
暑雨彌月疫大作君購良藥救之死者盡給棺又葬  
埋賈癸卯甲辰楚趙亂師所掠婦女召贖人至數十  
金君自捐金贖之不足更倡同志共贖難人相率持  
香蒲佛號叩君門謝其好施子有如此者初君之素  
儒而賈也同學者交止之君不聽然君客外眼則閱  
故所讀書及家居嘗以重價買古書秘本尤好通鑑  
綱目日繙閱紙墨爲酸性好客客至具酒饌竟日談  
古今事不倦嘗謂子榮芝等人生世間以利濟人爲  
當務之急也君未卒之夏淫雨大作揚屬縣田悉淹

歸漢  
十三年  
古無  
此也  
歐王而下  
聖人也

君度秋冬多飢民欲倡同志賑之頗有成畫而君麻  
且辛矣君辛距其生萬歷辛亥之六月蓋享年六十  
有六君配汪孺人生子一榮之貢生吏部考校州同  
知制室張生子五榮蘭榮英榮芬榮堯榮濟女一男  
孫四人長徵諸國學生次徵讚保崇芝出次徵論後  
諭榮英出女孫三人君之將卒也無他言惟以不及  
榮事君監公爲恨又所經畫俱民事不具行人以爲  
君孝友利濟人性老而彌篤云第曰

百行日辛四德日仁體履懿行篤哉吳君棄簡而買  
葬于文集

卷八 吳誌四 墓

忠義二人嘉惠姊妹族屬以敦追遠不遠孰尸普蒸  
凡蘭不學孰爲蘭孰使不害租庸處更汪鬼孰食  
羅後孰延人已之述孰償孰洗爲對簿俾以不寬  
孰妻孰女孰俘者婦孰棄者俾得其所消消江水  
亂四十里旨風凌雨溺者誰子雨雪應應舟子孰招  
夜黑天寒躡身波濤孰爲購實孰饘其初孰燒其室  
俾無飄搖孰病孰藥孰飢孰廉孰棄孰歸孰凍孰灰  
惟君多子孫天其陰陽之幽宅萬年令名如斯  
宗子發曰掘掘千五百言頭緒金多  
章法金最廣處如西宮衛尉之師

○○明監軍副使黃公墓誌銘

公諱蓋鄉字湖明號更號務白世爲清江人生而軒  
舉開美與熊文毅公化同學相得歡談文毅以女字  
其子履中萬歷壬子舉於鄉屢試禮部不第嘆曰母  
老矣欲乎微祿養吾親乃謁選得龍泉縣學教諭所  
獎拔多一時聞人郭公維經歐陽公鉉並成名進士  
卒死國難其尤著也崇禎戊辰改授衢州府推官衢  
衝繁而俗險誠更因緣爲奸公蒞州宿弊始盡上官  
以爲能使數署府縣官印既權知宿州以將母弗起

墓于文集

卷十八 公上

墓

閉門謝賓客日過後惟文毅公又楊文正公廷聘會  
文忠公櫻而已文毅公仲子兆行負才節好度外士  
嘗飲肆中見一偉丈夫與人語國變事慷慨髮上指  
兆行心異就之談詢其姓氏則公將蜀人周文彬也  
公聞之延爲上賓時楊文正倡義督師潁州兆行從  
文毅間關海而公誓死破產募兵於關皂山之麓  
國大舉南應文正曾有告密者敵帥以奕騎數子襲  
公諸募人皆烏合不戰而潰公僅身免文正公特疏  
題授監軍副使未幾閩中潰潁州城破文正公自刎

而文毅公亦以己丑歲自經於家。公撫所大慟。曰。熊  
公得死所矣。吾老無能爲乃。遂。領中。張。州。人。剪。命。之  
日。汝。僇。力。從。王。母。反。顧。以。終。汝。父。之。志。吾。死。且。無。憾。  
既。履。中。校。兵。部。主。事。粵。西。通。漢。寬。身。繫。獄。中。十。餘。年。  
弗。得。歸。公。長。子。剛。中。嘔。血。死。公。鬱。鬱。不。得。志。遂。嬰。疾。  
不。食。及。履。中。歸。而。公。已。死。九。年。矣。公。卒。壬。辰。十。二。月。  
距。其。生。萬。歷。甲。戌。五。月。年。七。十。有。九。祿。既。按。履。中。所。  
請。兆。行。爲。狀。誌。公。作。而。歎。曰。嗚。呼。何。其。盛。哉。三。百。年。  
養。士。之。報。臨。江。爲。烈。與。未。末。之。吉。安。等。子。生。晚。不。獲。  
葬。於。子。文。集。卷。十。八。黃。公。三。主。  
從。公。游。而。嘗。師。事。文。正。公。與。兆。行。爲。兄。弟。交。聞。公。之。  
義。而。慕。公。也。久。矣。公。父。我。山。公。諱。庸。以。公。貴。贈。官。妣。  
楊。氏。封。孺。人。我。山。公。好。行。其。德。萬。歷。戊。子。歲。饑。盡。出。  
倉。粟。以。貸。貧。者。明。年。又。饑。則。盡。捐。所。負。舉。賣。者。貧。焚。  
其。券。方。公。兵。潰。時。帥。恚。不。得。公。縱。火。焚。其。屋。三。舉。何。  
火。皆。滅。人。以。爲。我。山。公。陰。德。公。忠。義。之。報。云。公。初。娶。  
關。氏。繼。娶。劉。氏。陳。氏。子。二。長。剛。中。縣。學。生。剛。出。次。履。  
中。以。縣。學。生。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劉。山。孫。二。楷。府。學。  
生。梅。縣。學。生。履。中。出。某。年。月。履。中。奉。公。柩。葬。其。鄉。歸。



○○閨母丁孺人墓表

蓋聞婦人之德非必以青節而後賢所遺出千八十年常閉門之內蘋蘩之供乾候之事逆違爲人所不可及而必以幽貞柔順爲之本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克供平內職屏以外無煩事焉故詩曰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又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是也若此者必能順其夫之父母而致遠愛于其夫終身無諍語之及故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若此者其生也可稱其沒也可表淮安閨君再彭修齡之妻

彙叔子文集

卷十八

獨母一

墓表

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尙書父中憲大夫加姚安府諱有殷崇順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室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庀奩具嫁之生平于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好無失色孺人諱仙竊字少美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弄琴不出師授以意成諸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

彙叔子文集

卷十八

獨母二

墓表

賓客酒漿久必傷大婦相。救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再彭爲之不食者除日期年不飲酒食肉哀驗禮聞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再彭好讀書交游四方士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饌被立須再彭拜歲未辛前十一日一祭愈期日亭午孺人覺之志曰吾爲閨氏婦奉蒸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違忌之忽死期至神不守耶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而孺人歿焉孺人一子若珠諸生名于時女六孫三人詒模諸生次訓慈議譽孫女五人嗚呼國不幸而有忠臣家不幸而有烈女節婦世宣承平家無有不祥則閉門之內其以奇節見者不一二故論婦德者必以庸行爲先也孺人于家無專制矩細必泉再彭然遇事進退開陳義命再彭性福每收容從之而孺人退益恂恂若不自勝者甲申後孺人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平生極檢持畏物議不欲使有一言之過聞千人以自照假使惡人遭逢萬有一不幸其不敢私愛其身隨其名

節也。審矣。再彭哀過其喪。有以夫子與再彭若塚皆  
有交。于是。儒人葬四年矣。乃請子爲文表其墓。門墓  
在吉家墩。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儒人上  
先塋。恐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  
始。天定云。

吳松三曰。全以議論波瀾爲文。而紙線細密。使人  
不覺此行文之妙。變化於法者也。

汪垣庵曰。敘次總行全以零碎錯落出之。文便有  
宛旁靜好之氣。

魏叔子文集注

卷十八 墓誌

五

○○常熟顧耕石先生墓誌銘

君姓顧氏諱季謙字剛中居蘇州之常熟縣父府學  
生諱龍章取浙江龍泉令華公女嗣奉訓大夫廣東  
提舉司使諱文擢取知贛州府張公安諧封官人文  
學君性嚴琴琴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盡以爲非  
每見文學君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人大捐  
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繼起先世所遺資產園  
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苑山幼  
嘗同兄出門游有數人擁之行乃擁墮大澤中母  
魏叔子文集注 卷十八 墓誌 一 某  
夫人忽心動急呼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  
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爲館甥于湖東譚氏補弟  
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教一御史那公處仲皆器  
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  
歲中頻往還見承諸潮風發舟日覆君長身多力自  
躍入水與舟子舁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  
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于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  
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  
憤往往形詩歌有殺賊有心爲厲鬼報君無路恨君

天之句讀者悲之。君不妄交游以父執事馬文忠公  
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先  
生毓祺嘉定黃蘊生先生萍羅皆一見定交同邑徐  
駱洪先生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國難君皆設  
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  
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臥起見君  
常閉門嘿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覽譽君乃曰汝  
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應曰能汝能以身爲  
人視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耕石二 七

與汝偕隱耳遂自名曰隱字曰耕石署其室曰佚樓  
常中夜賦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  
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上爲言家難及墮大澤中  
事祖禹一飯不敢忘矣君曰嘻何所見之小也夫天  
道春舒而秋肅吾家數傳以來如稱孤處以汝祖之  
才而竟中折天也于狂且何尤且彼照我家者曾有  
勝于我乎吾力能贖之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毋以  
前事爲念也且夫同室之中寧微以非禮祭吾不可  
以非禮報往者吾外祖不能平一言于官逮其黨薄

慙之三年而外祖卒怨益深不可解此可爲後世  
戒矣君生萬歷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歲所生  
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  
吾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  
絕君家遺多難生產益落既之甥館益以讀其兄無  
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獲廢館穀獨力營辦所著有補  
韻舉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蚤草山中吟湖東雜咏鈞  
韻集知非集平山稿耕石草藏千家手錄五經左史  
古詩文數十冊祖禹博學善著書宇都魏臈客吳門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耕石三 六

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  
交其人沈深嚴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  
禹因出君狀乞誌銘靡不能辭謹誌其行事于右而  
系以銘曰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幸  
于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于芙蓉湖之濱而使祔爲  
之銘

泰燈巖曰誌中敘不忘處激烈敘能忘處篤厚敘  
因窮處堅確俱可爲百世法真寫生手銘語云其



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聖人知命之學，等閒拈出，吾輩所當書紳也。

胡心仲曰：末以祖禹結掉，如鵲尾之沈起，氣力百倍。

銘九磊落多奇。

耕石四

○○明懷慶衛經歷楊公墓誌銘

公諱作梯，字雲路，始祖善夫。公元季爲御史大夫，自晉遷秦，涇陽縣之雲陽鎮七傳至公。公綬生，塋公塋生，肩公。肩公二子長作棟，次公也。公多大器，辛酉，陝西。歷庚辰年三十，嘗輸貨甘肅，甘肅張被郡也，故設督撫節制，諸戎開屯田中，鹽商輸粟塞下，督撫給倉鈔，商執內地受鹽，聚秦間，葉洪建收折議久之，塞下荒，商益固。秦晉之商規避相聞，公無寧日。公始至秦，商率諸公請所以決勝策。公曰：物不得其平則爭，是孰叔子文集。卷十八。河勝一。今。相勝無已時也。誠計實職官以情平之，則秦晉人皆便矣。衆從之。明日上其事於督撫，報可。秦晉人自是不復訟。公爲吏十餘年，授井陘尉，縣令馮公士淳雅重公。邑有張的入李坤之室而逸，持其妻謂之曰：汝夫得吾金，書婚券，嫁汝矣。婦爭不決，里人以聞。令公曰：捕之。此殺人盜也，令疑不敢發。公曰：無嫌，灼而述持其妻，不親見坤死，何敢爾。至公呵曰：汝殺其夫耶？屍安在不承？磔汝矣。盜驚服，蓋的與坤同盜，他境殺之井中，而的書婚券，奪坤妻也。境內稱神明，論報還。



○○文學陳君墓表

吳縣明祭酒華川陳公六世孫勳吾父徐君晟之中表子行也介勳奉其大父文學君狀乞贈表墓石按君諱德滋字大振生萬歷丁亥八月父諱泰和祖諱與府並縣學生曾祖國學生諱造高祖諱齊字子雨卽華川公也九歲能屬文十歲補諸生中宏治丙辰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國子監祭酒以直節先後忤大璫劉瑾武臣江彬幾滅家祭酒公既歿天子篤念舊學敕賜葬祭而吳郡鄉賢之祀闕未舉世久遠事難叙子文集表卷十八陳君一全

度不彰君追祖父之志昌言於當路崇禎九年公始得從鄉賢者配食學宮吳後進益知祭酒公爲郡偉人蓋是時公歿已九十七年矣人於是稱泰和公有子祭酒有孫云君生平無疾言避色事泰和公時將孺人終身如孺子慕小不常意必長跪請狀色解然後已家極貧嚴於辭受非其義雖一介不取然善會計歲教授所得經營及中人產終堂上忠義藹藹未嘗闕乏君兄弟五人長兄世龍早夭喪葬禮皆君獨任庶弟妹各二孤姪一君悉撫養嫁娶竭心力爲之

而泰和公臨歿有遺言窮盡讓其兒子及庶弟毫無有所取君先世汴人出太丘令後宋有教諭公萬三從高宗南渡居吳之吳施鄉元末天下大亂集鄉人建堡以守毋輕有所屬大祖高皇帝定江南乃率宗人歸義焉號曰上堡陳遂爲吳中著姓五傳而大發於祭酒公君以世家子好學問困諸生中久人皆爲君不平而君由然也至與人期約不失時刻相然諾雖久必踐性好飲一石不醉徐最言嘗從家先生侍君飲自晨迄昏夜甚溫克終身未嘗見酒過

難叙子文集表

卷十八陳君一

論

享年七十有三至己亥八月考終焉子二人長之棟次之梁棟先君卒梁奉君葬奇龍山祭酒公賜塋之旁爲狀以乞銘君孫男三烈之棟出勳熊之梁出女二女孫五

徐禎起曰此文本無聲色可悅須看其平樸中彼次生歿家世子孫行實出沒變化唯淡於古法者知之

〇〇三原申翁墓表

誌墓非古也古之碑繫紳以下迄自孔子題延州之墓後世因勒死者名氏子孫爵里既而飾以文章道德行稱勛伐然而其言○及其流也子孫祿飾以爲狀述作者因之或直紀所述不復考信○或益其所無增飾張大其所有以求悅於生者于是而古意燦然消釋盡矣秦中俗猶近古其人多樸而而言○三原申君大猷僑揚州往年歸葬其父倉卒未納銘于是因楊君聖藻請予追表其墓按狀翁諱文彰號林

羅叔子文集表卷十八 申翁一 全

新七世祖時孟公官江西監察御史歷雲南布政司使大父世郭公父梧岡公諱鳳鳴妣張氏趙氏梁氏公梁出也元配趙生女一適王氏子二大猷太學生大猷早卒繼室張氏袁氏生女三人一適雷兩適秦大猷娶王氏繼室蘇氏於揚州崔氏於三原王生女一適程氏崔二子涵誼涵誼蘇二子涵誼涵譽女四人大梁娶沈氏二子長涵訓太學生次涵誠申氏自時孟公居顯仕世郭公睦鄉里好施周士之困濟人于饑寒以及橋梁道路皆能出已財求利益於衆格

國公寬厚無過言過動井里五尺之童無相欺給者爲慷慨多義舉事婦母以孝聞既抵揚州業鹽業得廉買五利之術家以大昌鳴呼申氏之善凡可紀者數世矣而大猷克勤儉慎守先訓以世其家子孫衆多浸昌而熾謂非翁之遺澤長哉子固是而嘆世之人莫不欲歸善于其祖父此孝子慈孫之情然前人有善而弗彰謂之不孝無其善而飾飾之其罪與不孝等蓋欺世盜名誣其祖父既貽先人以非君子至世必不可欺則其名因而加損何者喜誠惡僞者人

魏叔子文集表卷十八 申翁二 全

之情人情不樂以美善歸人况矯而飾之則其不平之情必將有所發大猷之言○合于君子足以詔後之人余故不辭而爲之表云翁之沒也於歲庚辰星在己亥月復在亥週其生凡六十有四年三舊人皆從葬在三原弟友里

楊聖藻曰誌表之文事多者難安頓簡者難鋪張此文卽從事簡處發出至大至萬之論可以警世悟俗乃知作家于文無復有平淡題目也

彭母溫孺人墓誌銘

吾友彭子中叔之室姓溫氏崇禎己卯年十四而嫁  
越三十九年而卒享年五十有三初生男數人並歿  
後生仁方仁立仁亦生女二長適李處士騰蛟之子  
憲次許聘溫孝子菖之子景員某年月仁方等稟父  
命將葬其母某地而仁立狀母行事來乞銘予與中  
叔爲兄弟視母如行也不得辭母性澹約寡言笑嫁  
時資奩甚豐悉聽中叔取與人後遭變亂家財服物  
既盡中叔隱居又不事生產先人所遺田畝租稅出  
糶林予又集 卷十 彭母 一  
入徵賦及米鹽細碎皆母主會計默識數目不用簿  
籍久而不遺忘日親操作常粥飯參半衣少完好者  
親屬燕會多盛飾母唯一布衣垂十餘年而威儀自  
若或笑之曰何乃朴甚耶母應曰人之視人以衣異  
人耶抑以人異人也姑病痢日夜數十下家人莫近  
母適患瘡瘍體遍潰不能寧止獨煢煢起就始扶持浣  
濯夜創甚惟偃竹號自屈伸一聞姑起卽又起凡三  
旬姑卒母事佛謹常齋居素食值生辰兒輩請作佛  
事母曰汝父學孔子道敢以此相潤耶其孝謹如此

銘曰詩稱無非無儀禮戒無違夫子此婦人之庸行  
家之常經也中叔中年學道端居以成其德子仁方  
仁立並能文章有稱于前輩非母成之而誰哉是其  
死且葬也可以銘矣

邱而康曰法度似王荆公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彭母 二 八

○○從叔父篤業翁墓誌銘

從叔父篤業翁諱純臣父崇壽公諱君悅祖抑所公  
諱丁母曾祖希簡公諱良宗高祖松隱公諱金秀抑  
所公配陳氏生子十人肅先祖鳴宇公行四崇璽公  
行五數世皆聚族而居先代以力田致富至希簡公  
益大嘉靖間歲飢捐穀萬石賑之朝廷旌其門賜冠  
帶希簡公乃建聖旨門鑿石鐫人物丹雘之高八如  
五歲兄門內建高堂廣室落地者千柱子孫繁衍邑  
人呼曰聖旨門魏門內阮析著家相尚為豪果翁早  
喪叔子文集

卷十八 從叔

卒

失怙長試自可數奇更好聲色馳馬蹴踘相嬉久之  
家日落又遭世變革徙廣昌唐寅縣城破吾親自大  
宗以下祠祭譙墓禮悉廢闕先徵君獨倡請宗人修  
復之念非翁無與助理者乃折柬招翁歸故里翁歸  
日與先徵君同心經營自大宗以下祭醴禮悉復大  
第秩然過承平時不五年先徵君即世徵君生萬歷  
丁酉年五十有八翁生己酉年四十有六徵君病篤  
翁日來省視彌留執翁手以祖祠未竟事相屬曰弟  
方強健性爽直足服衆其勉爲之于是宗人大小事

咸走屬翁亦毅然任之勞苦怨責不辭也翁長于  
才治煩劇不勞而理善會計時翁家駁駁起復其故  
業而更爲大小宗招祭田築舍脩祠祠之廢墜始祖  
之祖父墓在廣昌二百年不祀翁出私田百餘石供  
冬至祭宗人皆服焉大宗譜二百年木脩翁稱徵君  
遺言命季弟禮獨求華禮行卑宗人有不便欲相觀  
輒者翁輒揭然出聲色直之得不抗翁好面指人然  
樂施予人有急雖所惡必出力爲之故嘗罵人而人  
不恨也晚年好佛脩齋誦經以爲常日閑內典參悟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從叔

卒

有得者爲偶享年六十有六以疾終配陳氏性婉淑  
長齋數十年少翁二歲事翁謹毋敢忤顏色翁多妾  
媵悉以姊姊畜之先翁一年卒二子際登際諸生廩  
武學生皆母出孫三人會清登出會平會樂蘭出甘  
孫二人家學家聲會清出初抑所公棄背有他穴爲  
無賴子所得每歲以鉅鉅甚草故傷馬驚翁經營得  
之遺命二子輸于祠立后土焉二子既合葬翁毋某  
地來屬禱爲銘禮謹誌其大畧再拜而銘之曰白吾  
父之公也祖廟之事翁實代之自翁之亡而代之者

誰乎翁于子姓多嚴直而遇福兄弟則委曲而有禮  
意將以爲能繼吾父與翁之事也豈知其非乎九原  
可作吾非翁其誰與歸乎南望馬鬣能不涕下而心  
摧乎矣祖宗之相之下厥吉士俾爾子孫千億不衰  
于

門人梁份曰只家庭尋常事叙之奕奕動人

梁君子文集 卷十八 從叔三 李

○宏齋邵君墓誌銘

君諱春明字先士父國輔祖諱棟曾祖諱彥君爲人  
孝弟謙謹藹然與人無所忤少穎志稍長王父授  
以小學性理大全諸書卽留心讀之長以文名邑中  
邑中人爭延爲子弟師先後受業百許人君有兄爲  
邑吏及禍破產不能自贖君傾私產脫之兄氣撫其  
孤爲婚娶教之崇禎癸未補弟子員年二十有九其  
後與同邑謝約齋文啓講學程山志聖賢之道以造  
就後進爲已任更號曰宏齋君生平以禮自處晨夕  
養於父文集 卷十八 宏齋 一 李  
所接人必衣冠敬肅或犯之不與較雖險夫壬人一  
以誠格遇之往有不遜于君者羅大福君以爲非罪  
力服之矣南豐士稱長者必首君焉君年六十有二  
以疾終君娶彭氏子三善時善平善通君之少也與  
程山甘京爲文會京王父白水先生愛其文召見之  
退謂京曰此子不獨能文其德器汝良友也謝約齋  
曰君之病似在不穀不在不宏君曰惟其不宏所以  
不穀君性虛受樂規諫其爲學切已類如此某年月  
君將葬某地其門人梁份介善繼以狀來乞銘予與

君友也不得辭遂爲之銘曰君冲以和合於土之德惟君之神永無散。

甘健齋曰文字端樸與宏齋爲人相稱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墓

○孝廉曾君墓誌銘

君諱益其字仲能爲人儉朴端靜能忍辱鄉里推長者系出東魯曾氏父諱某生七子君行二十七歲出就外傳勤于學家人毋以事使之慍不官去雖師奇之十歲爲制舉藝成章君質魯早誦文十數行不能記至十四五歲記文輒十數篇乃及朝會人謂勤則生敏里父兄恒以勸其子弟云受業楊一水先生最奇其文先生門人半邑屋多貴達每爲鄉先進稱說曾生或隨行于道先生輒指謂人曰此吾嘗所說曾仲能也人爭目前揖之崇禎丙子君年二十六舉于鄉宰都同舉者四人君最高等君家累頗外生事君不獲且戒之勢有不獲已必委曲自刻責求無得罪于鄉里父母沒哭泣常至嘔血三年不妄言笑喪葬皆獨力營辦君所置資產器用婢使悉爲庶母有之君不敢較戊子己丑間邑大亂家人各竄避君奉母及妹避北鄉寇猝至母妹不能行而君故有疾足右短難登下君勉負母率妹以避常爲寇所及三人相對泣寇至則漠然過之若不見有人者鄉人同避者皆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墓



驚歎以爲孝友所感云庚寅縣城破君特居特親詣  
管將請簡通行營中呼曰吾某人也親屬在難者可  
出認遂傾資贖弟姪嫗戚二十餘人并內人簪珥充  
之同若某爲郡將所執拘君以隣好往視之某屬君  
言于將曹釋外往辦金不許則君請以身爲質逾期  
久之某不至君端坐營中日與卒囚人相雜沓未  
嘗出怨言見憂怒之色郡將大怒曰此誰非人公真  
君子也重爲之禮遣卒護以歸君娶羅氏三子長宗  
播次宗藝縣諸生次宗牧宗播娶諸生楊君日新女

樂根子文集

卷十八

孝廉二

七

子煥甥也宗藝娶諸生盧君邇女太常公遠曾孫吾  
邑里民所稱處聖人者也宗牧娶子伯兄員士君際  
瑞女生女二長適御史溫公國奇孫某次適貢士楊  
公文彩子諸生展揚公卽受業師一水先生君特以  
愛女妻展揚家人曰吾用此報師德孫九人長師忽  
以諸生補國學生宗播出其某宗藝出其某宗牧出  
初君之舉于鄉也于伯兄新補弟子員年小展氣兩  
家人爭痘師相毆于途益詣令時君遠出伯兄斥  
君名大罵縣治門君歸聞之勿問也及將聘宗播妻

楊先生曰得毋以魏氏爲嫌乎君曰何哉魏氏父子  
兄弟皆君子吾正欲以此相附麗捐德修好耳其後  
更令三子重從學勾庭誡之曰吾不敢望文學但得  
聞孝弟仁義之訓自立爲人足矣久之同儕翠微峰  
伯兄竟以女女其幼子焉予又嘗見邑強宗豪生率  
其黨面斥君名罵君于學宮君不怒亦不怖色從容  
踽步歷階上矢壯誣于先師不答一言而出他日亦  
與爲友善若初亡是事也君好學寒暑晝夜不輟而  
不好著述師友所著必手抄錄評點一字無遺生平

樂根子文集

卷十八

孝廉二

七

善飲酒大醉不亂晚取會子日省之義自號曰三乎  
君享年五十有九以病卒在己酉某月某葬也在某  
年某月卜地某處首某趾某時宗播卒六年矣宗藝  
宗牧師愿再拜請誌君墓而并爲之銘銘曰君視天  
下之人己皆弗若也是以退然謙而能爲天下事之  
難勝也是以密然靜居而無爲其知人善容也是以  
鄉里之譽翕然歸之噫嘻此其所以可銘也哉

門人楊復晟曰爲辭德處如生較寫奇氣如生尤爲難工矣

蘇東坡先生集卷之八 詩集四 生

○○楊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姓徐氏明崇禎戊辰遷貢生楊一水先生之側室也性慈勤事姑謹未嘗有過失先生他喪數無禮于孺人他日以罪出遣子昌數歲命孺人守之多疾瘠歲歲被讎孺人與同寢處愛養如己出子孫奴婢得罪未嘗疾言厲色也先生負大名於時多賓客游從孺人獨主中饋不假手婢使雖勞不嘗先人而食年二十七生子出腹殤又六年生晟晟長賢且能文貧多交游孺人拮据飲食之無厭意如先生有時而嫌孺人勤女工無寒暑執鍼祭綫至雞鳴不輟老未嘗自休晟嘗以甘旨闕爲憂孺人勞之曰汝但能作人雖終身恒懼無妨也歲己未二月孺人無疾而終距其生壬子七月享年蓋六十有八子一晟縣學生今名龍泉孫男三嘉枚嘉梁嘉禎孫女一孺人爲鄉飲公女初適某氏不祿食且無子不能自存活先生聞其賢能治家乃更娶焉孺人既歸先生從容垂涕歛獻而告先生曰妾不幸以至于于此雖改事君不敢忘其故念某氏貧無子其鬼不食墳草不除將不守矣

蘇東坡先生集

卷之八 詩集四

生

歲清明。妾敢私遣人掃其墓。致酒漿。君之德也。先生愴然許之。自是終孺人之身。歲掃墓。不絕。君子於是悲孺人之遇。而嗟其用情之忠厚。賢先生之明且達也。門下士魏應曰。嗚呼。士子而得厚祿。一旦革於天命。視其故君。若仇讐。然惟恐一言及之。甚或出詈言。惡非相加者。獨何心哉。晨將以某月日奉孺人葬某處。請祔表其石。昔范文正公從母適朱氏。既貴。疏于朝。推恩母之役。子蓋不幸而遭其變。賢者之所不諱也。別變而委曲以近于正。若孺人者。可以感矣。是魏叔子文集卷十八 陽曆二 堯

用書于石以貽後之人

顧景范曰。此特達卓犖之文。爲表誌。刻儼然須看其婉至纏綿處。

○○○通判謝君墓誌

君姓謝氏。諱大茂。知潮州青蓮先生之孫。國學生文國翁第二子也。性感慨。輕財。產好義。爲易堂諸子所重。翁早歿。兄弟分受器玩。細服君。每取其下者。兄弟所愛。則又輒易之。嘗從同邑友人。兵部職方司主事官。傳燦督

至茅店合戰四營

兵。潰走。零都。燦率胥役夫二十餘人屯江上。不肯去。謂君曰。我授官。祇其所也。子速行。毋及于難。君毅然曰。子能歟。君我獨不能歟。友且此亦君事也。遂共守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雜例

晉

江上一晝夜。會追兵。至不及三里。而反督師楊公廷麟以軍令檄之。歸手書勞燦曰。此古大臣風烈。不謂門下年少。輒如是而。君亦由此知名。分守湖東道南昌彭士望言于楊公。公同少司馬曾公應遴題授監紀。通判時燦年二十有二。君年二十有一。越四年庚寅。以暴疾卒于翠微山中。易堂諸子喪之如兄弟。焉君少時性狂癡。不脩行檢。頗長見賓客。而獨善其姊婿魏。福文國翁之歿也。禱治喪其家。因謂君曰。天下方亂。而子早孤。當交四方賢士。以自立。值陪友李騰

蛟過。蘇。禮。語。君。出。見。君。不。自。急。擊。其。手。則。抱。柱。而。踰。禮。乃。擲。手。大。罵。曰。是。尚。爲。人。始。不。及。吾。奴。子。遠。矣。却。立。瞋。目。視。之。君。徐。起。前。謝。遂。出。見。自。是。盡。交。禮。四。方。士。諸。魁。桀。不。羈。以。遺。行。聞。鄉。里。者。禮。不。敢。輒。交。則。必。使。君。先。試。之。君。平。禮。號。曰。噫。吾。折。一。臂。矣。君。亦。嘗。自。言。吾。固。願。爲。魏。叔。子。歟。也。君。歟。之。月。葬。南。郊。螺。石。山。麓。旁。之。原。又。十。一。年。辛。丑。季。冬。其。兄。弟。爲。修。墓。乃。立。碑。君。字。子。育。禮。以。君。性。剛。于。其。參。四。營。軍。事。之。年。作。曲。盡。說。寄。之。遂。以。爲。號。子。萬。規。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八 墓誌 四

汪玉仲曰交四方賢士以自立是叔子最得意語謝君一生最得力處篇中序列曾彭諸公無非此意却出之若不經意妙絕妙絕

兄善伯曰所謂小疵小弊反見大意者也人得一端即可不朽文得一端則與其人俱傳贊人而必求備則獨至者反爲浮美所掄惟子長得此意故極文章之妙

邱邦士曰此文何減太史公

○○彭謙六碣文

吾姑之女之第六子曰謙六姓彭氏諱仁享年二十七而歿其父公遠君擇日將葬之某地使其第五子仁上來請銘子之幼也愛親前輩及衰老又愛諸年少有德器才能者甚篤其或因顯天亡不得長遂其材質往往痛惜之君視子弟吾于謙六共何辭謙六行六性溫然和易易豕曰謙亨公遠君是以字之人以爲吾人名字與行詒稱者此庶幾焉謙六事父母孝謹和于兄弟性敏善讀書好友與之交者久而無嫌

魏叔子文集 卷十 八 墓誌 五

謙病三年未嘗有怨言怒色初娶曾氏兵部侍郎曾公應遴孫女再娶蔡氏並無子謙六將歿兄問汝何言謙六垂涕對曰余不終爲子以成累老父母敢爲身後計乎且險一二年父母壽各七十有一余方謀稱觴具而不得歟命也他日飯僧資送諸費毋以我歟而不徵諸我則九歟不足贖吾罪矣兄又問禮當立後兒輩意何屬曰惟父母命然諸子長大者與吾婦無恩同居七弟次子存詮周一歲吾婦常提抱之可乎遂歿歿之先一月子往視疾謙六出見子溫溫

如平時嗚呼。六祖父世家。鉅產當于盛時奉養。比封君而讓六生。後國變九年。家產日落。未嘗給衣。美食。享一日之奉。獨能以文雅繼諸父。兄有稱于姻黨。可不爲長太息哉。子是用銘諸墓側。以待嗣子有詮之長而有識也。

溫臣雲曰。謙六曾及子門。側儻負氣節。不幸而貧賤。以至于夭殁。命也。先生爲謙六。禍文一起。一片一結。情意婉側。子不忍竟讀。婉而多風。惟歐陽公有焉。

龍叔子文集

卷十八

墓



○○謝太學君墓表

南豐謝氏自南宋堯仁公居於豐十五世而爲太學君世稱程山先生者太學君子也躬行講學於程山與禱交最篤故知太學君家世詳君以十多聞人二世處厚公與堯仁公並有文名三世之純公以孝友醇儒著四世循直公登宋理宗朝進士令石城縣禦寇以才行聞於時四世具載縣誌十三世爲君祖邑大賁豐石公有長者行君父行所公縣學生端厚爲諸生所矜式生三子而君長君生萬歷己卯四月距其卒享年六十有七君性內慈解而外嚴卅角時蒼頭趨走奉唯諾惟謹喪父喪盡哀福相敘必誠信服除游學南雍君美義容嫻於進止雖王公從容議論如儔輩於是叔出嗣伯父季幼君獨理家政權子母財然一歸之太母季長均授無私焉故季壯事君猶父季死君經紀家事撫其子如子君既饒於財好作橋亭諸利人事獨備道以營達請者謝不應歲旱貨粟錢人不取其息晚年負責者多至千百守空券或謂此君家園牢中物君笑曰果有是當爲吾賢子

龍叔子文集

卷十八

謝太學

墓

孫耳君之卒也爲

乙酉九月時義兵羣盜

並起所在持白桔掠人諸子草莽君奉母竄西鄉倉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慙具盤飧相迎居家人怪之乃曰吾常爲薪炭於城大姓多虧吾值君家價足而金良是以懷耳其後廬奔田舍皆各道君德供具如前人嗚呼無言不售無德不報君自行其理所當然非有異恩殊惠以市於人而子孫流離死生之際乃食其報也君諱天錫字振南初游廣昌之香山愛其形勢自號香山居士其後諸子以遺命改葬焉

孫耳子文集 卷十八 謝文學

取揭氏繼室何氏傳氏側室毛氏生子六人長文沛即所謂程山先生也明縣學生國變棄去次文波文徵縣學生次文瀚文洪文洪孫十四人曾孫四人文沛言先君雖治家事而好讀書尤喜堪輿家言自京省郡邑山川支分派別言之井井家藏書千餘卷悉手閱游幼時嘗命冬夜供杯茗漏將盡居人寂然茶灶火灰燼海鮮睡頭觸屏風醒猶見雙眸炯炯坐簪燈下卷帙整肅吟誦不倦云君之葬在某年月不及納誌石而封故爲表

彭蔚庵曰叙世系變化序行事

○○中書徐君墓誌銘

君諱斯皇字宜振南吏部尚書侯如公次子也曾祖諱宏祖諱朝敬父諱國鼎母夫人邵氏側室程氏生君世爲建昌之新城縣人新城徐邵二姓最强族仕宦田宅相擠勝而尚書公特執謙以恭儉教子孫子孫恂恂鄉里世以爲有漢高石君風公長子斯邵君渾厚生子大諒大諒皆賢君幼穎異長博學能文尚書公奇愛之賜冠補弟子員宏光乙酉以恩授中書舍人既隱居不交當世益肆力古學放情千詩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中書

酒每飲必醉然罕見酒適與人悠悠無忤雖下走未嘗疾言遽色也堯家四十年常出財與諸子緩急人而錢穀征稅無所知悉以委大諒與南昌林時益寧都魏解爲兄弟交所著書文論最名常與禔著論同板行禔兄祥合而斥之新城地連閩界甲寅乙卯以來亂最劇君轉徙江閩間流離亂定返故鄉戊午七月以足疾終于寓室元配邵氏有賢德先君卒君無子序應立兄子大諒而諒訪皆先君卒于是大諒暨大諒之子尚樞等告于尚書公之廟使誅于尚樞

八人爲嗣孫焉。力君與禧六年不相見。屬禧門人趣使來一言。禧以先兄之子之哀疾其不得件而君且死矣。君享年六十有三。將葬大諒。適率尚祿遣使乞銘。嗚呼。君令德閑里無少長敦薄莫不誦君四方士至者必歸君而莫不惜君之無子。君于君日飲酒賦詩讀書。若不介意。禧交君二十年未嘗見其戚戚之色也。君當事會或以義聲凌取君。貴至困乏。君皆委義命遇而無怨言。其明于大義有如此焉。嗚呼。不知君之所欲一言者何言也。于是歎歎掩涕而

葬于文集卷十八中書二

傷之。銘曰。君無町畦。全于天也。匪全于酒胡有所憾。而不脫諸口。君賢行而文有傳于後也。於子乎何有。于足復于土。長壽以永久。

邱邦士曰。法最繁嚴而筆墨間若有餘閒。

○○先伯兄墓誌銘

伯兄諱祥字善伯。所居房介東偏。又長子有震之義。因號曰東房。先徵君生子五。二五。勳。東房爲長。次禧。次禮。並先母曾孺人出。以萬歷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伯伯幼能屬對。長而強記。於聲音字學不假師授。輒能造其妙。年二十所著詩辭古文已三尺許。十七補弟子員。爲郡守所厄。改名際瑞。二十二崇禎辛巳督學侯公嗣曾愛其文拔置一等。徵又合翰林。南安士試異才。公奇賞之。以冠二郡。伯試屢高等。然心厭時文。不肯學。私謂禧曰。汝自取功名。爾二親我爲閒人。可也。甲申。內變。丙丁間。禧並諸諸生兄。歸。久之。拊心歎曰。吾爲長子。祖宗祠墓父母尸。囊將誰責乎。乃慨然貶服。以出。寧都亂。民橫據城市。稱義兵。禧等奉父母居澤微山。庚寅春。領微兵十萬圍攻之。城破。屠掠幾盡。結砦而居。看科重餉。禍且不測。伯獨身冒險阻。仕其事。屢瀕於危。卒微峰得全。而伯以才名爲當路所推重。有撫大帥皆禮下之。自是諸隱君子賢族咸倚伯爲安危者。三十餘年。甲寅廣東講王

遣使來聘強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爲滿洲邏者所得上于攝印官官曰汝與寧都三魏親屬邪伯曰身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藏書送至賴賴大師見伯名大喜躍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時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窺寧都之上鄉兵寇十萬還至其禍甚已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伯子吾不信也當事以屬伯伯既痛系梓之禍無有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以全

藥叔子文集 卷十八 伯兄二 下

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兵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遂疑伯賣已辟不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聞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攝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日校營走降聞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嗚呼痛哉人孰無死伯之死天下士有不盡知其心者或以爲真官貨或以爲欲立功名哀哉時禱方客維揚體同伯男世傑夜走上鄉奉遺體歸殮於翠微山下細驗隱處瘡痕跡皆是世傑乃大踟拔小刀自剗人奪之至再遂奮拳槌胸腹死血下痛僂僕二十日而

死伯娶邱氏生于女十許人子存者唯世傑縣諸生女二適李廉曾君益其之季子宗牧一適易堂明諸生彭君任之仲子仁立孫男三家桂家駒家棟孫女一家駒八歲後伯兄死二年瘍伯爲人仇爽強怒愛人而嚴於疾惡人觸其性若雷霆之發不可禦然每能自屈於理理勝者雖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奸諂諧謔與兒子行戲謔時或迂謹如先輩愛敬君子與同邑李子鵬蛟邱子維屏南昌彭子士望林丁時益八九人結易堂爲至交心之所是必吐於口間以

藥叔子文集 卷十八 伯兄三 瓦

語得罪先姚妣前批其頰伯側面就承之然終不能不言也爲愛二弟晚尤謂禮爲有用才其勞苦客外所得脯脩恆分二弟濟其困性蓄於財凡當與者亦不吝也最不肯以一毫予人客潮州總兵劉公伯謙時主者念湖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伯力生全之其後爲江西大吏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伯曰高則吾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毋以懶而怒乎吾但於人情爛熟耳其客學士范公承謨所



相得甚每告歸公以病要之輒爲止既三年去而公  
貧曰吾當作書數十函致方面大吏以資君伯笑曰  
吾未貫也不持一字行及公撫兩浙獨荒賑飢諸大  
事所全活數百萬伯左右宣力爲多焉初伯以貢士  
試北雍滿漢諸貴人多驟就伯名動長安中間以事  
出關抵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矣伯趨客  
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冠網巾噴頭縫掖束帶如故  
皆忽下馬於叢人中把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  
嵩也君非此間人殆中國奇士因踞踞以炭画地相  
藝叔子文集 卷十八 論說 四 尊  
問答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墨筆書紙  
酬對至天明使者取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版行敵  
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贈產物扇墨之屬相濕淚而  
別語詳朝鮮使者問答紀伯才名蓋爲中外所推重  
如此所著有魏伯子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行於世  
子嘗謂世傑曰吾兄在潮浙有大陸德然負才不試  
子孫必且昌汝曹其善承之嗚呼豈知吾伯父子之  
至於斯也憶伯他日嘗謂予曰吾性疾惡而殺機太  
盛其將不獲良死乎今思其言猶有餘病稟禮既擇

日卜地而葬予將第墓石執筆貿亂不能文凡三綴  
稿乃就嫂先兄卒三年葬黃觀山別有誌不吉更附  
葬兄某年月日叔弟禪叩首叩首披淚而爲銘曰嗚  
呼蒼天何爲也哉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謂之何哉  
天不汝佑人不汝知唯地厚德尚其永載之俾汝孫  
子萬年

彭躬庵曰簡健得古史體其提掇起結穿引法最  
微渾銘迫激摧絕不可卒讀通篇不苟一字不欺  
一字斯賢者之文雖天親大難不遷也人朝鮮使  
藝叔子文集 卷十八 伯兄五 四 四  
一段映帶尤見本志須於無文字處感觸得之

○兄子世傑墓誌銘

世傑字興士父諱祥母邱氏大父徵君諱光鳳大母曾氏曾大父諱嘉謨妣劉氏庶妣黃氏徵君黃出也兄嫂生子凡七八人唯世傑成人年二十八補邑弟子員性亦不好時文而嘗從予學古文辭頗能得古人門戶所著有梓室文稿數十篇詩百餘首已厥行歲丁巳十月十四日伯兄既為韓大任所害時予客廣陵世傑從季父夜奔上鄉奉遺體以歸殯於季微山麓其初訛言不一及細驗私處皆合世傑於是長號而呼曰天乎天乎拔佩刀自刺人強持之者再遂握拳搗其胸死血入少腹腹痛不能立呼號二十日死蓋十一月初五日也距其生年三十三先是三年嫂以病終翠微山自初喪至虞世傑直坐立處淚滴地下皆成泥至是以死殉父世稱爲孝子不誣云世傑幼慧五六歲應對進退如成人負志氣好大言祖父每戒抑之嘗隨予臥起登非必自攜屨所著衣天明自著之襟帶楚楚不亂家人皆歎羨長有才具能四應予每謂勾庭之門他日可獨任事者

葬祥父文集卷十八 兄子世傑墓誌銘

墓

葬祥父文集卷十八 兄子世傑墓誌銘

墓

傑其選也傑娶盧氏文學君士選之長女太常公達之曾孫也生女一許字李君竹孫之子某子三家桂家駒家棟予得計奔還慟幾絕念諸孫無師身自教之爲句讀訓詁明年更就外傳家駒年八歲醇飾有成人度予甚愛之七月病篤予視歿山下夜淚不得坎土而埋時吾兄父子皆停柩山麓爲斜屋覆之是夜舉柩入屋中祖孫三世橫棺交錯一慟腸爲之斷傑生乙酉當崇禎甲申後世大亂襁褓以走山谷者數年及其歿又當東南之變奔走險阻無寧處蓋其生與世亂爲終始云今舉喪附葬吾兄之側因歎其生平而爲之銘曰汝以孝成名其不爽矣汝德業未成而死則罔矣汝魄依父母以情恍矣汝與父羅其凶先世之德汝後嗣其饗矣言信而有徵不視諸掌矣

附影躬菴先生書後

余乙酉來寧都丙戌與士生始聯坐余閣上卽聞其口食眼光奕奕射人爲兒益慧言次見銘後余篤愛之如所生比長成立余爲評序其古文詩版行推爲易學從弟第一一人三十年不遇也已未來余猶遠客長兒厚忠奔告始聞東房遇害與士以痛父踵歿時山居客滿坐余失聲長號慟不能止春語或與東房余推其心辭之甚以此歸悉聞事

而斯且發深誠益心哀之而與士痛父志不能自  
 效以顯血脈皇天居土傳天下後世誠而哀之以  
 未口厥父之志謂閭閻之可推而豐隆其祿之可  
 扶以昭布天下視其身如赴湯赴火如時弊臨鐘  
 曾莫之顧此孝子之志也余嘗欲為與士作銘  
 本就叔子既成示余因記其後余與邦士暨叔子  
 之言令自欺其心以欺天欺世雖父母不敢出異  
 日當必有知東房者而與士固未死也有昌友也  
 彭士聖識

陳子文集 卷十九 兄子三 墓



○○陳翁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植字心榮先世光州固始縣人宋末始  
 祖諱繇者居從端宗幸福州有功授兼管海道之職  
 值蒲壽庚作亂乃棄官即泉州之石湖島家焉泉州  
 屬縣七以同安為壯縣同安五島禾山為勝石湖又  
 禾山之勝海四面環島而環湖皆石可明可漁足遺  
 世之樂故自海道公至君父望江公凡七世子孫衍  
 者人八百有奇皆聚族於斯久而不去云海道公四  
 子仲曰真富真富公二子長曰興士與士公二子次  
 孫子文集 卷十九 陳翁一 墓

曰孔立孔立公五子五曰志純志純公一子曰存寬  
 存寬公二子長即望江公繼奕繼奕公七子君為叔  
 按君少年卓犖有四方志居常鬱鬱海島中年十五  
 即浮海走吳門以憑選為業僦居南濠一厓以誠信  
 聞於人故賁客歸之如流水利日以饒為人仁厚謹  
 默謙退有士君子之風於財利毫髮不敢苟頗能以  
 其麻餘衣食人濟人於患難母鍾性嚴毅偶觸其怒  
 輒予杖君和顏受之不敢忤身服賁於吳而歲時郵  
 寄不絕甘旨無闕焉崇禎末天下亂泉州道阻絕時

君父母皆卒。柩停石湖。每念及爲泣。然泣下數奮。身往終不達。庚寅病卒於吳門。距其生年六十。有三時氣絕。將受含。忽啜有聲。目不瞑。子元鳳痛哭撫之曰。大人所以不釋然者。豈非以祖父母柩停海島耶。兒在舟憂也。遂瞑。蓋君死不忘孝如此。娶李氏爲吳中望族。相君以成家性節儉。自奉至薄。而能推有餘以及人。聞翁姑喪。渡海且至吳。焚香籲天。頓顙而謂元鳳曰。嗟乎。惜不令而父見也。然兒自是可以見而父矣。母享年七十有八。以壽終其生也。後翁十有二

集教子文集

卷八

陳翁二

某

年其沒也。後翁二十有七年。其壽蓋過翁十有五年。云男子六人。元龍聘氏。繼取張氏。元鳳取欽氏。元麒取何氏。元麟取姚氏。元鯨取袁氏。元鸞取張氏。女四人。嫁娶皆大族。孫男十五人。元龍出者一。秉璽元鳳出者五。秉璽秉璋。秉璧秉珩。秉璽元麒出者一。圻太學生元麟出者一。秉珂元鳳第三子。秉璧嗣元鯨。後秉璽秉璋。秉璽秉璋。秉璽元鸞出。孫女七人。曾孫男四人。女四人。丁酉四月元龍既卒。元鳳等將奉父母合葬於吳縣吳山西律字圩介其賓陳

君瞻一來乞銘。於是敘次行事而爲之銘曰。起乎鸞翔。行乎州里。太史公有言。誠一之所致。死而不怠。其父母之懸棺於絕域。君之子式穀似之。閔閔皇皇。厝君於幽宮。而又銘其石。於以見君孝友之世德。蔡九霞曰。文以橫勝。而於陳氏之孝處。摹寫淋漓。

○○○襄陵太學喬君繼配史孺人合葬墓誌銘

君諱承統字繼之世爲山西襄陵喬氏父養冲公生  
二子君爲長弱冠能屬文補襄陵附學生再試高等  
補增廣生尋入太學養冲公舉國策于揚州太母老  
不能從以太學君孝謹遂留侍養太學君朝夕進食  
唯敬句具水陸之錯太母卒棺衾費舉喪之禮皆獨  
身任之或謂君有諸父諸兄在君曰吾盡吾職以不  
負吾父可矣豈得藉口諸父兄哉既養冲公沒揚州  
君聞訃哀號奔走喪盡禮而君亦遂棄科舉業留揚

州爲居積君性好施見人之阨必周族戚之貧無告  
與婦喪不能舉者咸仰給君君亦久而不倦也君有  
姑適王氏而寡貧不能自有君憫其無以撫諸孤于  
千里外給食衣服歲歲不絕乙酉之變君自揚州  
避地金陵當事下令凡所俘揚州女子許其家以金  
贖君聞故舊婦女多在俘中乃遍歷諸營訪求之傾  
囊贖以歸其家蘭村王章喪母賣子以市棺盜竊其  
金去章無措號泣將自盡君見而哀之倍與以金並  
使贖其子曰以殯汝母無復統汝更念汝子也其清

葬叔子文集誌卷八入喬君一 享

人于困多類此然終不望人報有來謝者君必以溫  
言慰之享年六十人咸惜其蚤世云元配姚氏先君  
十七年卒繼室史氏後君二十五年卒姚孺人之卒  
在崇禎己卯附葬襄陵祖塋史孺人卒揚州遂同君  
合葬于儀真君之歿也史孺人數日不進粥終身  
不御華飾之服曰木亡人何以此爲時子殯等皆幼  
家難日至孺人當之恬然曰吾夫忍手足並吾寧忍  
以夫死而背之乎卒與和解而罷又嘗戒諸子守儉  
以崇德紹先業及淮南饑則命孺等置布絮衣窮者  
葬叔子文集誌卷八入喬君二 享

巡鹽御史賑粥揚州又命歲出銀數百兩以助賑曰  
此亦汝父之志也男三人長嶺淮安府學歲貢生候  
選教諭娶裴氏次煜娶楊氏繼娶史氏次炯早卒女  
五長適臨汾文學郭必昌次適候補州同知吳榮芝  
次適姜君齊翁子鹽城諸生逢乙次適知蘇州府高  
公蒼崖子國學生宏奎次適恭順侯吳公賁宰長子  
本善唯長女姚孺人出他竝出史孺人孫男五人長  
鶴徵以國學生舉戊午順天鄉試次麟徵嶺出嘉順  
嶺廣順嶺廣徵嶺出曾孫廣徵嶺廣徵嶺出崇禎間附

淮鹽政特命內監楊某督理楊專以苛急爲治君李

弟會承事獲罪而亡君以諸生逮獄備嘗五毒終不

肯言李所在爲行千金賂楊月餘乃得釋李由是家

落嘗望君曰弟良苦我何忍其獨困復以已財之

半分之君子孫賢達衆多人皆以爲孝友之報子既

按狀誌君而復銘之曰古之人忍死以護其君父君

子以爲難企无身備五刑而以庇其弟又况乎不責

報而且分財以惠之者乎大銅山之原楊子之隱吾

意其下可容萬家以待君子孫車馬旌旗之棟棟夫

有德而昌者天也而今而後可歸功于地

泰燈嚴曰敘法變化超忽確有法度非復法度可

言於六一半山更當出一頭地也

喬孚五曰古之以文傳人者不在多敘美行只將

一二十大事上出得精神其人便足千古此意唯左

邱明太史公知之今人便須賣菜求益耳

○○文學陳君暨配馬孺人墓誌銘

陳君諱若忠字叔顯別號鏡菰娶同縣馬氏君生萬

歷癸巳九月距其卒六十有九年孺人生後君一年

其卒後君九年年七十有七孺人既沒之十一年庚

申君孺人葬有日矣余客吳門故人陳勳介其第四

子啓澄以狀來乞銘按狀陳氏自學論萬三公宋建

炎中扈駕南渡家于吳之上保邨代有間人至華川

公諱霽以甲科歷官國子監祭酒霽之兄諱震君高

祖也震生逢公遜生與義公與義生來觀公是爲君

繼叔子文集 卷十 陳第一 墓

父來觀公六歲而孤無所倚乃從松陵依二姊氏長

游學序資生于館穀門祚震衰君生而眉宇軒朗儀

觀偉然弱冠補弟子員刻志好學下筆數子言立就

久困場屋中而氣益壯性剛方少許可不爲希世取

容右非禮事恒面折人雖貴富親屬不爲屈沈少參

正宗廷之教子弟他督學科試少參欲先爲之地君

慨然曰故人每君若不知故人耶撫軍王公永祚爲

少年交既貴不與過明李文社大起吳淞間千百爲

羣其最引者乃能運通朝政執有司之權意氣揚揚

遨遊都市中君竟不與戒子弟曰徒長浮競非士林所宜也居家孝友授徒暇則急趨省來觀公視衆廬猶孺子有鄉先達宦金陵具束修百金造廬請君爲子弟師君以其與季有舊怒辭不就曰吾不可以何利而背親也晚遭兵火四壁蕭然吟誦不輟所著有藝圃十卷周易不可遠六卷彌留日指周易謂兒輩曰吾所以遺後人者此書耳馬孺人性慈愛周人急見飢寒者輒損己衣食之初嫁時資裝甚豐坐是蕩然無遺留者事翁孝嘗脫簪珥典衣以奉滯滯既老

韓根子文集

卷末陳君二

墓

垂涕謂諸子曰吾年十九歸陳事而祖者二十有七年事而祖妣十有四年事而父五十年日夜戰戰不敢少怠安幸尊卑內外無一言加我以至今日年七十餘且暮將從而父于地下故輩其立行成名以慰我也生子五啓洪縣諸生娶沈氏無子早卒以啓潤子之柄嗣啓淙府學生娶沈氏繼趙氏啓潤啓澄並縣諸生潤娶顧氏澄娶陸氏啓漢以疾廢女一適同邑呂光渭孫男三之柄娶呂氏再娶盛氏之梓娶呂氏皆啓潤出之松娶西沈氏啓澄出之改五一適趙

啓淙出一適同邑顧潤一許孫皆啓潤出一適長洲徐昌垣一適同邑錢頤果皆啓澄出年月日啓淙等合葬考妣子胥山青銅塢祖廬之旁而予爲之銘銘曰直而介唯丈夫之德慈而順唯女婦之則合葬而銘之以貽後人惟孝子之罔極

袁爾康曰法度整飭而敘事多灑落之致于生沒處又變一格

魏叔子文集

卷末陳君三

墓

○吳母李孺人墓誌銘

休寧吳母李氏吳君禹存之配也吳李並縣著姓初吳求婚于李翁李使宗戚數人陰詣吳視婿客晨到門禹存時年十二同諸兄弟戲見客悉走退獨禹存留揖讓客客問宅上存欲議婚李氏者誰耶禹存揖曰小子是也客皆笑歸爲李翁述之曰有黑癥兒能肅客頗厚顏面李翁喜曰是兒側儻不凡有東床坦腹之風立遣人許吳氏母年十八歸禹存性柔靜姑嫜娣姒皆賢之禹存少壯時竊自豪好交遊生計日觀叔子文集

卷十八 吳母 墓

困不能自舉貨意氣無聊欲出身爲富人持籌算母聞之不食流涕謂禹存曰君既不能讀書求學親揚其名卽服賈奈何不自立欲爲人備驅使耶君計果出此妾請先死不忍見君爲辱人也禹存大感悟母更發篋中廢籍珎資糧粥禹存閉戶讀書一年遂通詩書大義貧益甚復徵貴賤之術家以漸健姑病三載母親奉湯藥厠牀必手浣勞苦久不懈小姑姑所愛也嫁汪氏早歿遺男女各一人姑彌留時撫兩甥不舍去母曰姑無慮此二難爲也當如婦出腹中耳

目遂顯二甥既嫁娶男猶依禹存以居一日禹存謂

母曰吾夫婦且老吾卽世兒子輩于中表貌耳能復令同居食乎吾欲及吾生分財別爨之何如母慨然曰噫君何言與往姑目未瞑吾與姑有言矣吾未成而分異吾亦何面目以見吾姑于是禹存爽然自以爲失言母卒年五十有八生萬歷之戊午蓋與禹存同年生云生子三長扶陽娶項氏次博陽娶張氏三抱陽娶朱氏女三人適洪氏者早歿次適黃氏程氏男孫幾人年月日禹存命其子卜葬某地扶陽等奉

觀叔子文集 卷十八 吳母 墓

狀乞予爲銘嗚呼婦人孝姑順夫子勤於家親儉此其常德也母特達負志氣與禹存足相配至其老翼女妹之子不忘先姑之一言有烈士風爲足多者銘曰而不忘而姑之女之子是以而沒地下六年矣面夫不忘而若此爲予言淚泚泚葬之吉兆虛其比子孫饗之千萬與

門人吳正名曰只就嫂氏一大過人處寫出其  
他常德用數語了之愈覺精神奕奕



○朱太宜人墓誌銘

歲已未之八月新安朱氏程太宜人年七十有九告終於吳門之寓室長子昌周治喪事備得公愛哀莫成禮將奉柩以返故鄉次子昌緒佐軍事期長聞方自奮于功名之會鄉里榮之而昌緒以未及親含殮爲終天痛聞計奔趨追及母柩於新安之月潭臨棺晝夜哭嘔血久之兄弟相與謀曰吾何以報吾母哉聞之有文爲不朽使吾母懿行得傳於世其可矣越六年庚申禱就醫吳門昌周昌緒介其宗人之赤以

墓表二文集誌 卷十八 誄 一 墓

狀來乞銘禱澤不從謹按狀太宜人出婺源程氏及并而繼室於朱翁就之事舅姑謹姑病篤弗肯進藥太宜人乃祈天願以身代死私割股肉食姑病遂瘳既而姑得其狀執太宜人手相痛哭就之翁以治生多客外及母卒奔還則一切喪禮皆太宜人獨力辦具不以煩翁與太子姑既沒太宜人人事尤謹翁所需每先意承指飲食必親嘗服必于稚翁嘗笑謂姻戚曰吾得子婦乃勝於生女故其將沒也獨以幼子屬太宜人焉就之翁既不得卒制舉業嘗自恨太宜

人竊窺其意故課二子最嚴日就外傳夜則必令覆所誦習以爲常二子讀書聲與紡績聲相聞鄰里聞之皆曰是母道而兼父道者他日必昌其門無疑也昌周年十五隨父經紀外事太宜人誠以無因賈廢學昌緒年十五補丹徒縣弟子具甫娶婦輒令從師就僧舍學歲時一暫歸定省就之翁戲語太宜人曰古稱嚴父慈母吾兩人殆反此矣已酉昌緒以恩貢生卒業北雍比還而就之翁卽世太宜人秉家政者又十有五年督昌周兄弟益密有過必長跪受杖太

墓表二文集誌 卷十八 誄 二 墓

宜人以勤儉率下然課子孫過嚴御祇獲則和易而有恩肅賓祭必豐服食則必簡躬自操持垂老不變昌周兄弟或以爲言太宜人不愧曰作家與爲學同老而不學則智日損老而不勤儉則家日削汝曹其欲我愼始而墮終乎然大義所在及利濟人物事輒命二子竭力爲之曰吾戒汝節約浮費耳當願汝作田舍翁耶丁巳太宜人身率兩孤奉就之翁木主祀新安祠廟捐千金爲蒸嘗費就之翁弟姪多幼孤翁與太宜人撫育教養之至于成人其後翁弟姪多幼孤翁

成而孤太宜人命昌周曰汝忘汝父之蓄諸孤乎今  
其事在汝矣昌周兄弟受命爾其弟惟諱嗚呼母生  
萬歷三十有三年天下承平財物豐阜新安大家巨  
室尤以容庫稱大江以南而太宜人終始恭儉嚴門  
內之則其昌子而家子孫賢達累多不有以故太  
宜人生子二昌周候選知縣昌緒部主事俱娶黃氏  
孫三明倫明儀昌周志明志昌緒出孫女五昌周出  
者三昌緒出者二太宜人少就之翁十六歲卒年之  
數並七十有五人以為同德而齊年云太宜人舉孫  
孫家子文集

卷十七 朱太宜人 三

晚長孫明倫年十四猶與太宜人同臥起若不知有  
父母然者銘曰朱氏之四世惟母是恃人知其難至  
也恭儉之德老而不忘迺惟朱氏百世之所以昌惟  
我誌且銘幽宮之石以顯示於後人

曾止山曰敘事典樸而氣體鬱然如崇山之繁育  
動植此渙於古者知之

○○萊陽姜公偕鑑室傳諸人合葬墓表

公諱坡字如須山東萊陽人高祖諱淮方田得田中  
金家以大富曾祖諱瑛國子生祖諱良士父諱鴻里  
俱舉學生博學好古鴻里公以仲子採貴封禮科給  
事中宗祏奏未殉某城難贈光祿寺卿賜祭葬建祠  
諡忠肅生四子公行三母楊太夫人憐愛之家中落  
手織小兒官賣錢易果餌公每晝曰母不食兒  
亦不食常舍去十歲屬文十六能詩賦邑宋侍郎改  
一見奇之曰恨不早識姜叔子膠州高侍郎宏圖贈

魏樹子文集 卷十七 姜公 一

以詩相器重丙子公年二十有三舉鄉試第七初隆  
慶丙子良士公鄉試擬元主司置第七房考官不悅  
伴主司意竟黜之及公中式如其名數人皆異焉庚  
辰成進士出徐文靖公泮門壬午授行人司行人秋  
為房考官得士十二人是年奉命陪祭山陵公仲兄  
亦以給事中從時人榮之公在司見紀名碑崔呈秀  
阮大鍼等與魏公大中同列草疏極論上以為有關  
風礪命工部刻其名時邊疆多故有大瑞某育廟心  
公疏請誅之不報而是冬給事公亦以劾職致事

獄受杖。公方病臥牀。聞見赴錦衣衛驚起。走出一足。未及履。獲行里餘。從者取履追著之。給事受杖氣絕。公含溺吐口中。得活。日奔走營救。夜草以堂上地。竟其獄。未嘗入內寢。時初生子。寓飾甫十月。公愛之甚。鑾空傳。婦人命婢抱持。向公。公輒揮去。未幾萊陽陷。公號泣累日。曰。吾父性忠節。必與城偕亡矣。已而訣。聞家屬死者二十餘人。公上疏請自就繫代兄出。治喪室省亦交章請。上語閣臣曰。球非獨子固有弟。球在公於是。徒號奔喪。旋挈家至揚州。甲申遷蘇州。

蘇東子文集表

卷十八 表公二

墓

肅公以下四喪病益甚。癸巳二月二十四日卒。此其生甲寅享年四十。時傳稱人年二十有九。痛哭大呼曰。吾早知君年促。不獲展其志。奈何。勸君苟活。爲數氣。縱欲自經。既見寓飾啼曰。見年十二多病。我死見何以生。乃自釋菲衣。粟食延師以教寓飾。學既成。公門下士貴者。賄書寓飾欲令補諸生。稱人曰。汝不見父遺命乎。且吾所以不死。非願汝能富貴我也。卒謝之。身日夜操作以易膏火者十年。疾作。癸卯十一月初八日卒。享年三十有九。孺人上元人性慈惠。自幼及長。未嘗傷一物。命出一不善。信與公相敬。終身無失色。公初娶孫氏死。萊陽而傳稱人先後同公死。與門故合葬於風村之竹塢。壬子九月寓飾來言曰。寓飾不幸喪父母。早多外侮。勉學舉子業。今以諸生升國學矣。負吾母言。嘗自痛獨是。先人踐行不獲傳後世。寓飾罪益不勝誅。敢率狀再拜以請。賜之大文。鶴諸墓門之石。肅與寓飾友善。又嘗讀公詩。慨難憂。無愧三百篇之旨。故不致辭表其大者如此。

徐頑起曰。飾飾生氣又段段連續不斷。段落最妙。

蘇東子文集表

卷十八 表公三

墓

○文學黃君墓誌銘

黃氏遠祖金紫公挺仕宋爲朝散郎權吏部侍郎景  
騎尉紹聖中遷吳縣聚鳩山遂世爲吳縣人傳十八  
世至希文公生履素履和而公天姚顯德二子若節  
五十餘年履和公配徐氏子三甲子之七月七日  
是生文學君君諱修字人闇行一勤于學試郡縣有聲  
會甲申國變時多亂衛役繁重君已娶許孺人嘆曰  
吾年二十有一旣冠冠爲成人豈可獨貽親憂耶既  
遷光福內外事悉身任之不懈勞瘁屢中病狀疑難  
竟有子文集

卷十八 黃君一

墓

大循役咸咨度于君而行己亥丁外艱服闋補吳縣  
諸生驗年丁內艱並哀毀盡禮未幾以錢糧註誤奏  
銷然益好學篤愛昌黎文倣中置四子書及詩經出  
人必借曰此根本不可忘也君仲弟出嗣伯父君悉  
以家產均分之其嗣父產盡以歸仲叔弟生二月而  
背父君長養成人受分薄君嘗以己產所入益之有  
弟二弟以非禮者君盡力排擊不避嫌怨有外侮雖  
危疑必力捍衛卽二弟未嘗盡知嘗歎曰所以待吾  
弟道固宜爾吾不應其怨我而不爲亦不望其德我

墓

卷十八 黃君一

墓

之吾可以見先人于地下已矣他何求哉顧氏  
妹早卒遺女甥一君迎歸撫養爲擇配凡族戚故舊  
吉凶事及貧不自存者君悉仗助之至于重建東岳  
行宮以利賴一方之民梁水施藥殮瘞死者又不勝  
舉云君卒年五十有六後其生之月日凡五月十有  
二日子一中堅府學生娶許氏女二一適長洲文學  
許蔚一許聘王奕頤文恪公葵七世孫也孫男一錦  
麟孫女一許聘丙辰進士內閣撰文中書舍人顧君  
堯長子君長尺牘婚友間遺之言皆有意致好書古  
法書初學趙臨川並北苑小楷及孫過庭卿書晚乃  
泰學聖教序雲庵將軍兩家所摹畫得其筆法讀書  
有得卽筆記之編曰碎錦藏于家方君病時嘗取老  
莊等書與子中堅講說曰吾于病中頗悟元理吾儒  
言定而後能靜老子言嘗清靜而釋氏亦言禪定三  
教之旨往往而合又言趙清獻守己四箴言約而義  
博皆持身處世之道又言楊忠愍致致命時所言思深  
慮遠當奉以爲家法汝其毋忘子中堅旣能讀其父  
書年月日將葬君某處自爲狀介姜君奉世乞銘于

子乃按狀述次而銘之曰惟君積學能文惜也而埋諸地下惟君有子乞文以傳諸地上地下終令望繩繩子孫永不忘

鄒幼圖曰敘事絕去蹊徑以生卒暗作篇中照應此法在臨川集中亦不多見矣

曾止山曰簡而要能使著緊處精神奕奕自是老手

龍叔子文集卷之八 墳墓



〇〇一品恩蔭太學徐君墓誌銘

君姓徐氏嘉興縣學生初諱趾生字朱草既以嗣父吏部尚書諱石麟公恩蔭入太學改名柱臣字貞侯先世具尚書墓誌初君本生祖我蒿公與贈尚書心虞公同父兄弟尚書公少時有故交諒公代試武場君取解首事發心虞公大懼思有以全愛子不得我蒿公遂挺身出代緊固者二十年尚書公脫身遠游數年事稍解尚書諱籍青浦至萬歷壬戌登第獄始釋我蒿公之代繫也事連南浙兩臺使者交檄轉

龍叔子文集卷之八 徐君一墓

繫公君父漢水公徒步職寒餽重跣流血君方保抱中備嘗困苦九載喪母褚孺人漢水公提攜就食轉徙不常然能奮志自力于學年二十補弟子員有聲時尚書已登仕籍君未嘗恃一廩干進有司及他請謁嘗謂子功雙曰吾兩世先人遭大難吾身受摧折俱不忍道讀書佛寺十五年一門無極冬無烟火未嘗不焚憤至梁而忘憂也言已泣然君自負其學取一第如拾未幾國變遂謝去先是尚書無子有武水同姓子因緣門下尚書南北宦游家政大小悉屬徐

理崇禎壬午尙書繼室馮夫人卒繼嗣未定同姓子  
擅發喪以己名爲後時尙書掌刑部以夫諫熊公開  
元姜公珠獄罷官閑住歸至淮間之飛書當事及所  
親言是子非族類不可以主宗祧適遭歸立毀前議  
更定計文申明立後之義告諸祖廟而立君爲嗣既  
念同姓子成勞以爲古人有養子之例命並子之明  
年市都建號公晉吏部尙書又明年尙書公殉節園  
城君冒險求公遺骸時殺人如麻積屍流血于路君  
徒步躡身其間晝伏夜行奉公柩歸葬君既痛尙書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徐君三 墓  
死忠益閉戶不出不逞之徒動以義士頌民相誚謔  
撫君于風波者垂三十年始定凡盜賊水火獄訟相  
趨及幾滅門者再喪身者因而左臂以求尙書遺骸  
時爲箭所傷血出過甚西風作則負痛呻吟不自  
勝年六十有四娶胡氏子功燮娶嚴氏次震美娶  
朱氏女一適吳孫男女各一皆震美出君束身儉約  
性醇厚生平無玩好口腹之欲妾媵之娛憐憫小  
不敢以顏色先人與人言未嘗道人過語人惟簿事  
與同里施君博俞君汝言爲同道交博覽古籍自六

經子史旁及二氏大官地理百家之書無不究焉嘗  
以李處中書自占曰吾之生歲在甲寅庚午之月丙  
寅之日時維戊子大運丙爲比子冲午流年丙爲比  
爲劫財幫日辰太甚丁又爲幫雖陰火不及陽之剛  
烈然非佳兆也丙丁之歲吾其殆乎丙辰冬君病丁  
巳正月五日卒年月日君二子將葬君某地功燮介  
吾通家子俞炳以狀來乞銘時余養疾吳門功燮居  
距吳門百餘里年踰四十未嘗一至于是請子乞銘  
乃至遂不辭而爲銘曰君少丁家難壯遭國變身爲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徐君三 墓  
貴冑未嘗有一日之宴遂坎瘠以終然且歿身而無  
怨君臥地下且仰面有君有父克靖獻  
秦繼獻曰只平敘家常事便有凄風四集之意以  
星命掉尾事奇而文亦奇矣

○處士俞君墓表

歲己未之七月嘉興俞君右吉年六十有六以病卒其十二月君子炳奉君葬于慶豐橋之左明年子客吳門炳以通家子奉狀來乞表君墓門在于客嘉興曹侍郎所君曰日過從相與博論古今治亂人物甚合予嘗訪友數十里百里君未嘗不偕時君方投徒朱氏蓋輟講誦而從予者旬有餘日君性剛藏否人一出于直道不避嫌怨予嘗謂君子脫遺時遇主冠柱後惠文不足道也別十年而君死矣知己之感人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俞君一

墓

才發謝之恐愁焉有傷于子心今其子請表君墓何辭君諱汝言俞氏先世失其譜九世祖諱安曾祖諱誠祖諱檣父諱瑞徵生君于海鹽之干城行二君生四歲而背父十一歲背母從兄徒嘉興府孤苦力學年十九補秀水諸生試輒冠一軍饒君雖工制舉業而好古學能隨以古人自期于書無所不讀名動四方事有疑難不能決者人恆取決于君他日利害畢如君指人故服君繩世才不獨以文學也君家貧嘗無脂宿春而浩然自得族父富無子序當立君族

人與其誰者欲爭立君即謝去知舊仕宦者君不避干謁或禮請賓之間一違君過資以游燕趙韓魏宋衛閭粵之鄉越雲中鴈門故所搜羅載籍益富諸所不見者歸而閉戶著述漸川集十卷先儒語要六卷京房易圖晉軍將佐表禮服沿革漢官差次考宋元舉要歷紀年同聲錄崇禎大臣年表卿貳表明世家考冠變畧分州三述補品級廣考西平縣志嵩山誌蓋法考補雙湖雜錄本紳摘要晚又以春秋四傳互有異同皆各據所見非聖人本指乃廣搜百家書證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俞君二

墓

夜討論擇其確當者以釋經義著春秋平義十二卷四傳糾正一卷君生是兩目失明然猶令人口誦諸書君口授所見使筆記之遂病篤以至死嗚呼惜哉君貌肥短簡率不修威儀子嘗與君論文言文之傳後世者中必有物結聚沈澁而不可解如牛之有黃凡大言小言觸處並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弟頌之以然然他日偶閱一各士文以示君曰何如君覽未竟鼓掌大笑而旋曰此文無黃子亦相與笑而罷其犬真爛漫如此君娶范氏生子一嗣女一繼室顧氏

范氏孫男四人

徐敬可曰前敘漸川好學之勤而人品經濟互見

寫得夾夾生動神采儼然

張秋紹曰敘事敘言敘情俱跌宕可喜得韓馬少監墓誌銘通韻右古在焉呼之或出

范叔子文集

卷十八

論第三

墓



〇〇處士華君墓誌銘

君諱從字龍叔性純孝天啓甲子母歿卒君時年十二勺水不入口者數日父振玉公手調食食之乃食其毀逾禮服啜粥咽不忍除事振玉公孝養無方家貧嘗嘆曰啜菽飲水以爲孝此自其親言之耳于入子心豈安哉竭力謀甘旨甚備父讎客坐臨戶君效數起問得無風乎其叔父酒坐見之歸語子弟曰爲人子不當如是耶父卒哀甚其時弟產以喪事不復爲飢寒計更念生不能盡養當求所以顯揚其親

范叔子文集

卷十八

華第一

墓

傳世而行遠者莫如文章乃乞言于當世之名公鉅卿以文名海內者又念書法不工不足稱其文乃廣購歐陽率史書翦綴成篇一字一畫皆手自營繕歷寒暑窮晝夜之力而後成先是君續編家譜日守固譚守固君所自號取固窮之義也自十六世以上諸傳只存獨闕六世祖樂靜公誌君多方求之不獲人式結以某定曾見之君有風雨立往尋訪行走數十里不得亦不悔也既十餘年竟于族孫所得之遠祖柄岩公曾建春軒軒以奉節母元張靜公墓爲之記



人得詔徵明作八分書勸石十九留隆亭已散失君  
悲重傾贈之不獲後僥得于荆溪澄江或出之楷半  
并寵問亦積十餘年始全華氏世家家藏古名人墨  
蹟最多若鄭提舉元祐作孝子祠記黃文獻濟于尚  
書文傳危叅知政事素貢尚書師泰曾進士堅所作  
貞節堂記序詩銘倪侍御敬作三省齋記盛邑令琦  
贈三省公詩而君祖父栖碧公書畫三省公春日寫  
意圖及八十不稱壽詩卷並有名賢詩詠題跋樂靜  
公京邸家書一冊諸世守外散佚他所著君悉與衣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傳第二 墓

質錢購得之或故高其值以要君不恤也曰是豈有  
價乎特莊任墨閣敬藏之嘗言吾每一展視如見列  
祖之音容聞管絃雖得火齊水難不如得先世一字  
也君于兄弟友愛居常討論經史或展玩法書名畫  
竟日夜不倦其伯兄季弟死皆極哀勞營喪葬君姊  
妹三人伯姊適王氏貴顯仲適鄭盛年而寡季適亦  
鄭氏醢貧君歲時禮之如一十二鄭恩意有加焉叔  
姊疾病指少子鍾祺謂君曰以累弟君遂怒不敢承  
叔姊曰毋惟弟不負我君許諾遂輿時鍾祺方七歲

君護視惟謹而以女字之曰使吾家人內外皆親是  
子也李姊貧日甚君割居屋之日用資焉伯兄子年  
相若以鴈行蓄之仲兄子幼孤尤加憐愛為畢婚娶  
事君嘗曰兄弟暨諸子皆吾祖父一體所分遺吾不  
敢忘祖父最薄兄弟歲晚年自稱華坡居士名所坐  
室曰虛白集古人語為榜題曰與世淡無事此生閒  
有餘年六十二以病終時癸丑六月六日也男子六  
人章志己亥進士內閣中書舍人候闕主事娶王氏  
繼室蔣氏次章善娶王氏繼室陳氏章斐娶葉氏永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八 傳第二 墓

錫吳縣諸生娶顧氏章發娶黃氏並王孺人出章平  
側室周出女四一適浦流聲一適諸生鄭鍾祺一適  
太學生吳淦並王孺人出一幼周出孫男七人章志  
出者三克家元宗並縣諸生亮宸太學生章善出者  
三章斐出者一俱幼孫女八人君行誼大者在孝其  
先祖手澤所遺終身未訪勞費不啻至老死而不憚  
君死之前日言不及他唯舉先世翰墨命章志曰此  
世澤也汝慎守之按華氏之初宋徵子十一傳至考  
父食采于華因以邑為氏晉義熙末孝子實父歿于

王事遂終身不冠婚南齊詔表門閭十八傳至都尉榮仕宋從汴梁父三傳至承事原泉恩遷南漢復居隆亭今無錫華氏始祖也七傳至都事鉉妻陳以節孝聞元至正間詔表其門遷傳至徐韓公明初徵幸廉多若述鄉人私謚孝通先生自隆亭遷蕩口是爲蕩口如遷之祖再傳至樂勤公典叔三省公宗康齊齊公恪是生君高祖樂靜公慈曾祖仰靜公欽訓祖玉菴公元祥父振王公自明振王公配義齋人生丈夫子四而君爲叔君配王蕭人先君卒葬有年矣庚子文集卷之十  
十一月日章志等將啓兆奉君柩合葬于大通橋之遺墓禮通客無錫章志奉狀四頓首涕泣請銘君墓石祿造客吳門君與章志皆有交不獲辭君忠信廉于財而寬容愛人嘗困乏向里人華君貸百金或尼之曰若貧甚好爲之某君笑字君曰守固豈負人錢者卒假之及期君其償子母某君喜自負知人而君更與葉爲婚姻葉歿君哭之恻曰葉君知我王氏仲選兵君所盜起去以數千金委君曰爲我藏棄久之君亦避盜他鄉轉徙皆棄金自隨歲餘卒歸之而

韓哲太守君不知青目疑有蓄金君聞之仰天自誓遂與太守絕太守卒君爲翼其孤禦外侮焉有族人以他事誣君入獄者君將訟之其人急請曰訟曲直無一定安有已時吾與君矢諾天彼此毋相害也君曰幸甚與設誓而罷其人死有修怨于其子者會章志舉鄉試乃要君共力辨之君曰罪人不孥况若固吾本支乎吾已久釋于懷矣卒爲管解家人弗知也君歿其子慮泣嘗爲人道之章志旣成選士功令急賦稅君戶所輸悉完而縣胥失登籍章志坐是註獄除名釋訟之或言胥吏舞文者罪至死君謂章志曰汝真重一言輕人性命也遂止君生平最好古人名蹟然遇其子孫雖甚愛必歸之曰吾以爲耳目玩耳豈若彼爲祖父遺澤哉君一二軼事皆足爲鄉里法故誌諸于不銘曰遷葉之墟藏君體而房根須皆君子  
鄒幼園曰子素交龍叔先生嘗嘆孝子之後復有先生也篇中以純孝爲主末幅點綴軼事須眉如見而布法緊峭銘更古崛確然有聲

雜問序

魏叔子先生教授生徒以史鑑之可擬難處之事課  
業諸生積爲雜問一卷余讀而喜之以爲造士之法  
此其一端也爲之類以公諸學者蓋事不師古不  
足用今世不能干古人之可疑者推究而發揮之則  
其是非與所疑之疑應約而不明辨發而不確  
他日措之事業必不能盡其用洪武初鄧會試四書  
疑一道最得古者考言之意蓋策問之體可施于四  
書而倪史鑑之事乎士不尙實學雖日發誠意正  
學也于其集外卷十九  
之言何補於治亂其流益下試策所問對與帖括無  
異欲求真才豈可得哉古敏後學閔本貞撰

雜問引

語曰信而好古古人書不疑不足以信也予不敢  
廢已所疑以信古人尤不敢自信其疑于是擬爲題  
目與同事者考難焉或一事爲一篇或數事爲一篇  
又或考以時事所宜興革非有義例可歸年代先後  
可次曰雜問

魏禔自識

集外

卷十九

雜問

一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問目

第十九卷

雜問一

雜問二

雜問三

雜問四

雜問五

雜問六

雜問七

雜問八

雜問九

雜問十

雜問十一

雜問十二

雜問十三

雜問十四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問目

第十九卷

雜問一

雜問十五

雜問十六

雜問十七

雜問十八

雜問十九

雜問二十

雜問二十一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九

雜問

○ 雜問一

昔武王克商，旌善人，舉逸民，天下之賢有德者無微不錄，而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意者夷、齊入山，惟恐不深，武王雖欲求之，不可得，然二子順義讓國，當時屬耳目，久非區區不可指數之人也。且夫就之不可得，而多端以求之者，光武之於于陵是也。求之終不可得，而旌善志過者，晉文公之於介山推是也。豈

魏叔子文集外篇

卷之十九

雜問一

武王而不及此，或曰：聖人善成人之志，非如後世僞禮焉，以干譽者。天下之道有並行之而害，有並行之而不害。退全君臣之義，進成收民之功，此並行而害者也。下充厲以守其高，上遂良辭以守其卑，此並行而不害者也。且夫徒欲成人之志，而不顧其害，是不受周封于地下。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直也。而行之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茲，之此，豈其有微辭耶？

○雜問二

西宮之難盜殺子驪子國于是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川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比鄰司閉府庫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盡殺之君子是以多子產之能門之盛莫大于親喪死莫甚于盜死子西倉皇急遽之情孝子之所用心也臣妾器用此何暇以爲計者而皇皇焉庇其群司使閉府庫而完守備情不已泰乎子驪既死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盡哀于文嬴門

卷廿四

二

群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方子產之請焚書也子孔不可曰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公孫鞅治秦令下言不便者以千數行之十年鄆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其後民莫敢議令上立法而下不順吾又因以焚書則毀法以求悅于衆者惟日而不足也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靖國之至計每出請此然肅衣冠伍田疇鄭人德怒欲殺至于形之詭詭橋之道

路而子產不爲少恤何與

魏城子產集

卷廿五

三

○雜問三

衛鞅申不害皆好刑名之學其富國強兵立功名于  
韓秦者同然申子相國十五年考終無害而鞅至滅  
族彼其學有不同抑所以用者異耶吳起相楚相不  
急之貴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士故能平百越却  
晉伐秦衛鞅刑公子虔黥太子之師然後秦人趨令  
彼二子所以成大功于國者蓋貴戚大臣無所辟忌  
法在必行故也然卒皆坐此不得其死夫治國之道  
思必逮于所臻威必先于貴近二子不強國則已誠  
難哉于交律同

印邦士曰直體中有層次而其氣愈勁

難哉于交律同

卷下

四

○雜問四

漢陳湯矯制攻康居斬郅支伸威萬里之外而丞相  
匡衡阻其封賞時劉向谷永耿育皆上章訟之後人  
莫不罪衡脅儒媚族爲萬世詬厲唐炎厥懲累自則  
天世爲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及顏  
質略斬其首以歸唐使郝靈荃與偕詣闕靈荃自謂  
不世之功矣府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  
競生心微倖痛抑其實逾年始授郎將靈荃至慟哭  
而死說者謂璟爲賢相見始而知終明皇卒以驕武  
致大亂何其智之明也然則璟與衡之黨同與吳興  
或曰靈荃因人以爲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夫靈荃  
因人與湯之矯制蓋亦略相當矣劉向之訟湯曰常  
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賞  
則逾年而授郎將得毋過乎且夫能使質略以首諸  
關其後諸部來降用亦不可謂非靈荃功也唐歷載  
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戛子毒藥河而通靈采  
舊傳云奉使會得之二說者又宜參從

難哉于交律同

卷下

主

○○雜問五

君子耻獨爲君子而小人則欲人之共爲小人于此有屈身而分謗者則天下競高之是以郤克子罕之行極稱于後世之職郤克將中軍韓厥將斬人克馳救之至則既斬矣郤克使速以徇曰吾以分謗也夫罪可愛則救爲好法不可殺則厥之斬之爲非知其非以爲無及而使重之是一屈終不可復伸也故自分謗之說行後世士大夫同聲相和至有逢迎貴倖先事殺人以徼其指者且夫大臣體國務相濟以

魏模子美集

卷十九

七

成治無務乎小忠曲謹以自辟其名若非苟安其身而已吾大得民之心則雖有決裂吾得以身持之而不至成瓦解之勢宋皇固父爲平王築臺妨于農收司城子罕請侯農功之畢築者于是爲澤門之誣子罕聞之親執桴以族其不勉事者乃止或謂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誣有祝禍之本也此亦分謗之事也

○○雜問六

昔蕭何作未央宮帝怒其後何曰使後世無可加而帝悅帝之怒之與悅之孰詎而孰僞耶吾聞作法十涼猶恐其奢而何之治私第亦曰後世賢師吾儉抑帝以僞怒而何將且以僞對帝漢之誅信也其誅誠耶以信之恐望或有之然秦考彭越所以誅則甚可疑也乃史何以詳于越而略于信豈以誅列諸終嫉信者多抑信功大將爲帝諱之耶淮南數爲不道文帝遷之與有庫之仁無異也當是時天下有斗粟尺布之謗何其悍耶豈或窺帝之不忍而有或使之者耶酈錯削七國所以爲劉氏計甚善諸侯莽叛禍幾不解謂之能制亂可乎主父假推封之法此誠盡善無算然當錯時則不及行矣豈制亂別有道抑削之誠是而所以削之之術非耶田叔案梁燒獄辭而還帝稱其善且夫帝欲誅梁叔以死爭可也否則帝當沛然而特降大恩今叔小臣輒自擅無君不幾甚乎且自此有奸臣稱法阿諸侯王以市私恩者漢將何以治之吾以爲專命矯制必如汲黯發果班超之殺

魏模子美集

卷十九

七

何如使而後可。然自當時以至于今人懷賢田叔易  
曰師出以律。否臧。自李廣用兵無步伍行陣卒以不  
敗。夫制勝出奇。微一時之幸。有功則有之不敗。難矣。  
且吾聞匈奴遷徙鳥舉。從之如搏影。是其馳突倏忽。  
尤不可以無律之師禦也。廣所以得不敗者。可得而  
言與。

邱邦士曰。事外各有精警之見。與古人相增長。此  
爲不磨。

魏叔子文集問

卷十九

人

○ 雜問七

魯隱公之仁。其殆與宋宣公。宋無先君之命。故隱之  
讓義于宣。說者以爲失在成先君之邪志。或曰不早  
授焉。而及于難。夫桓方少年。及壯而授之。未爲失雖  
溺死。以命可也。且夫執簡而讓其後。謂之邪志。爲之  
子者。則否。昔孤竹君傳國叔齊。太王欲以授季歷。二  
伯皆去國而逃之。君子以爲賢。何邪。吾聞當斷不斷  
反受其亂。鄭忽爲太子。惡高渠彌。卽位而不能去。卒  
見弑。僂後世痛之。夫爲太子。惡人爲君。而必殺之。可  
魏叔子文集問 卷十九 九

謂人君之度乎。故隱當誅。輩而終未可以殺渠彌。晉  
文公反國。舍寺人披。里臯。須之罪。夷吾殺慶鄭。而後  
入。識者謂興亡成敗之機。顯見于此。忽之始立。還于  
祭仲矣。爲人君。不克自強。而深疑小苛。殺其臣。以除  
未然之患。吾恐陞。殺之內。皆敵國矣。然則論忽者。必  
先論高渠彌之罪。而後可也。



○○雜聞八

洪光武爲蕭王時破銅馬諸賊降者不自安光武乃  
勅令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接有部陳降者吏相詰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然元之察軍  
卒以此敗然罕爲降人田豐士士蒙結而行營輕騎  
赴之以示至誠因爲所刺後世惜之嘗觀羊祜鎮襄  
陽身不披甲鈴閣之下待衛不過數十人以後二帥  
支歎道酒微樂不設防檢固其所宜唐魏州總管田  
留安擊劉黑闥亦令白事者直入臥內當是時山東  
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无  
憂而吏民願效死力報之則何也太祖擒陳兆先  
降其衆釋曉勇者置麾下降人疑懼上乃令入宿衛  
環上而縱念屏其人手外其事殆危于光武光武時  
衆彭來欲爲大將延並爲賊糾至張健引之以成我  
禍其得失安在與吳元濟殺武元衡擊傷變度費禕  
汎受不疑待新附太過遂爲魏降人郭循所殺其失  
皆疎而無備然則商君開魏旁車李林甫先擊自步  
固恃力者亡而孝文遷都卑殺刀兵亦所稱有備无

雜聞

卷十九

十

忠耶

弟和公日文陣如碎藥穿花只是一徑乃覺情緒  
紛紛

雜聞

卷十九

十一

○雜問九

衛獻公子叔之難。適伯玉聞其謀也。再從近關出。後世莫不事伯玉之賢。人臣事君不幸而遇變。死其義可也。變未作而匡救之。于其先不可而先事以去。猶不失夫詩所謂明哲保身。易稱肥遯之義焉。今聞難而出。以遠覲於越境。其可乎。董狐書趙盾。載其君而讓宣子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宣子受之。孔子聞之。曰。惜也。越境乃免。是則越境之義重矣。孔子嘗稱伯玉之賢有道則仕。無道則卷而懷之。殆幾幾乎則行。親叔子文集問卷十九

弟和公曰千古大議論

○雜問十

趙文子請歸烏餘之侵邑。使胥巢帶治之。帶偽封。烏餘而陰召諸侯執之。而歸其地。帶果能無用師矣。是舉也。文子之義也。以義舉之。而以詐濟之。其可乎。其後猶有烏餘其人。若之何。濟之以詐是不義也。以不義服不義。不義必不服。將用師而正其罪。其可乎。晉國之民勢矣。舍易圖之功。而迂其道焉。以出于不可必勝之事。而重困其民。殆必不可。且夫以朝會之禮。致烏餘。數而執之。以歸諸侯之地。其可乎。

親叔子文集問卷十九  
徐宜振曰文折而勁

○雜問十一

文帝既卽位遂誅少帝諸王子子卽儒者之言曰甚矣帝忍于誅殺也當時以爲呂后假宮人子其說特出于諸大臣非有斷然見其非惠帝子者書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後少帝王子何罪而誅之不禁若此或曰少帝王子不誅必將有構之而生亂孝武既歿戾太子其後奸人將乘之以亂朝廷況名爲惠帝子已久而儼然固已爲帝王者是故以勢言則誅之便以理言則不誅爲無失理不足以勝勢然

魏叔子文集

問

卷十九

南

理者較然在于目前而勢在數年數十年之後與或然或不然者是則理與勢交勝也孝文平勃諸人何以處此

、雜問十二

虛名之士無益于人固然處之失宜足生人心竊道武以桑維之慢殺崔逞而司馬休之等遂中道去道武勝之自是不經殺士石勒本胡人不識字孔叢勸之殺王衍諸人勸以爲要不可加鋒刀于是使人排牆夜殺之蓋亦有見于此宋太宗既平江南名士失職者多怨譴乃以豐食美衣養之禁藥使換廣記鄧覽後世稱爲得衛士之道然太公養華士孔子誅聞人而齊魯大治者又遵何遵與僕昭烈不殺劉巴曹操送爾衡子劉表英雄所見大抵畧同豈治亂與治平異勢抑王霸之畧不同道或抑自有故也

魏叔子文集

卷十九

主

溫伯芳曰太公之于華士孔子之于聞人蓋其人是足以禍世而亂天下之治非僅僅月旦所推鄉園之秀爲時所指名者故收召名士自不爲過孔明不去許靖乃安蜀元帝之視賀顧乃克典于江左也

雜問十三

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天不可逃則君父夫不可得背此三者並尊而無殺也雍糾欲殺祭仲而糾妻漏之盧蒲癸欲殺慶舍而癸妻成之楚王欲殺子南而棄疾殺之或告父以殺夫或順君以殺父或殺父以助夫此其義皆不可以安且夫欲殺人父而與其子謀糾癸楚子之失不必辨其爲之妻與其子者則奈何

蘧求子文集

卷十九

書

○ 雜問十四

吾子宋之盟三有疑焉趙文子患楚衷甲叔向曰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吾因宋以守病宋必致死又曰弭兵以召諸侯而弭兵以害我吾庸多矣當是時使楚無伯州犁之諫則文子叔向必虜卒然刻我于墮玷之上此與兩軍持戰者不同宋蓋不足恃也晉卿爲虜則敗國又非獨身尤難救一人之節者比矣叔向之言理則是而勢則非也晉楚爭先叔向勸文子先楚文子不從盟必不成合十數國之諸侯大夫將成而解向戌何以處之于是成奔往晉楚間道達意言僕僕矣而不先定尸盟之人意則善而處則疎也向戌請賞宋公與之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向戌辭邑其言曰小國畏大國之處而後能安靖其國家無威則驕驕則亂亡隨之兵之設久矣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縱無大討敢求賞乎且大晉楚構兵小國憐憫朝不及夕使得休數月民亦幸矣況戌欲弭兵非折甲裂車銷兵而墮軍實也使戌以此難子子罕必窮義則正而辭則繆也然則爲文

蘧求子文集

卷十九

書

子者當如何召向戌而諱之使告子木曰請侯若晉楚久盟而弭兵諸侯必順是故以藩爲軍交相信也今或來告曰楚人表甲武懼背大信而不敢備且夫今日之事諸侯所以觀晉楚也不信必叛武聞之棄信者不勝守信者不敗圖不勝之功以叛諸侯楚必不然而武有聞不告也如此吾意楚人必不敦動而戌必以死請于楚以當如何許盟之始即請于晉楚以定之晉楚爭先而莫適定則爲二器以獻于庭晉楚與其從各相欺也既而各率其從以交相

魏叔子文集問 卷十九

九

欺者曰先齊其內而後和其外此禮以義起也爲子罕當何如謂向戌曰弭兵以利國也今受賞是罷國而以自封也且晉楚無信兵必不弭弭兵而賞則兵動而誅微子誰任其咎如此則向氏必無辭矣願以質之

邱邦士曰各見冰炭處事各有方法處是極累手穩手人

○○雜問十五

楚漢之相持也漢王數煩于死非謀不善力不故也獨其在彭城有取死之道漢襲破彭城羽之精銳未悉也日飲酒高會若無羽然羽必憤而攻漢漢必不支此與魯良陳處咸陽官時勢更殆甚當時諸能臣智士曾不出一言諍憐之何說也彭城既敗漢王驢入趙鐙奪信耳軍夫我方大危僅以身免而托于入又無故而奪人軍能保信耳不叛乎是時漢之勢十一二不及趙信耳叛之易也漢文帝勢細柳軍雖天子不得入今稱漢使人臥內竊兵符而二將不知此與灞上棘門見戲何異信之襲破齊歷下也酈生烹死吾以爲不破齊則齊或乘隙而吾叛破之則天下無復鷄風慕義將必攻而後降城戰而後畀地是以一齊之遂易百齊之勞也陳恢之說漢王子房乘懈而被曉關二說者交得無害果何道而可耶楚漢之交武涉刺微欲參分天下使信自王信苟聽用其勢果足以背漢而自立否乎刺微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交卒相禽滅今君以爲漢王終不危已過矣卒之其

魏叔子文集問 卷十九

九

言大驗則涉微之說未盡非也入情有初而鮮終然  
耳餘皆賢者何以出此微微以為患生于多欲然與  
二子之罪其以不救耳為慘慙也或在洪水之役也  
舜作百戰戮力以興漢業無罪誅賊至今讀其對武  
涉廟微數舊不禁太息泔然涕下此自信之義帝之  
大不仁然其所以取死者抑有道與其天也與否也  
邱邦士曰疑古人被處彭城一段甚高徐亦各  
是一段論頭○各項事散碎不屬却或以人或以  
事暗作線索意不屬而文却相屬亦是一奇



○○雜問十六

昔胥午伏樂盈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  
穉子何如爵行又言衆皆泣願為之死於是出盈循  
拜之夫午之不愛死久矣衆志不願則言出口而禍  
已及盈故先為無定之詞以探衆人之志嘗觀古人  
舉大事有卒然換以不得不從之勢者若田乞之立  
公子陽生是也有坑探衆志既順而後誦言之者若  
胥午之伏樂盈是也且夫乞以襄盛陽生闕然而出  
之豆觴之間周勃誅呂氏號於軍中曰為劉氏者左  
祖當此之時衆志未有定也諸大夫不肯立陽生軍  
中不左祖則乞勃無遺種矣數子者且執得而執失  
與秦漢之際秦起者如沸湯然陳涉起大澤假丹書  
神狐之異與吳廣竊謀深計相顧而不敢輕發項梁  
使結斬會稽太守咄嗟而定之是二者又何道也  
門人顧章曰事機兩是處最要分辦得的確明得  
古人不同處所以然之故篇中發發皆中要害○  
文共五古人須看賓主錯出而不混處取格站巧  
最古如胥田是主陳項是賓賓主開錯出周勃却

又以乞勃對發而維以數子者勃視胥田則爲賓  
視陳項塲爲主夫胥田是主却不對講前段胥後  
段田中間却又作對然通篇大意又是以胥爲主  
則胥乃主中之主對者却要在田上發得精神則  
田又是對中之主矣



○雜問十七

旱之致荒荒之召亂理雖易見然旱者屬天不可爲  
也故湯之犧牲七年乃禱宜之圭璧久而木應荒者  
天人之間故救荒有策亂者屬人故弭亂有道然旱  
而不荒荒而不亂古亦有之其何道之從也夫河亂  
者貴絕其本而去其枝葉今天道久亢荒形已見有  
識之士宜慮亂本而遶海流民與村壑市至昔日衆  
倫所謂枝葉者不足慮與吾聞黎人吾人聞獨非民  
我聖而遶之爲不仁又或欲以生亂適若荒勢大熾  
龍叔子文集問 卷十九 事

饑民思勛轉相煽誘枝本蕃生則彼萑草不可除者  
得無有在諸生無民社之責而有身家之任詩曰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其亦代庖而熟思之



○雜問十八

武王克商。戰于戈放馬牛。後世天下既定。必議銷兵之策。蓋兵者凶器。其人皆不仁之人也。聚不仁之人。操凶器於太平無事之日。其不爲民害者鮮矣。且兵之初起。因難於敵。不患無食。攻城掠邑。不患無賞。今大難既夷。而兵不銷。則竭天下之餉。不足餉天下之兵。夫餉窮。則兵怨。加餉于民。則民怨。不得已而議銷兵。彼百萬凶器不仁之人。將安歸乎。考之于古。準於今。果何道而可。

魏叔子文集

卷十九

詩

○雜問十九

才有大小。地有衝僻。事有繁簡。小才任衝繁。則事不理。大才任簡僻。則才有餘。有餘者。負才不理者。負事。外吏自監司郡守縣令之屬。其數至多。吏部雖慎考而選之。但能數其俸。薦其格。欲使人與地宜。才足配事。難矣。議者以總河更調監司之疏。推于各省。令督撫察人地之不稱者。題請調補。調補不得人者。督撫一井議察保。無有交賄賂。徇于請以惡地苦職。調所惡美。地善職調所愛者。然其意頗爲近古。誠世內外。事。叔子文集

卷十九

詩

詩



○雜問二十

明興三途並用不廢吏員況鍾許能陳信之徒厥有成效若漢法以掾吏立功名起爲公卿則不可數矣今之議者進吏員則曰明法練事賢于書生黜吏員則曰無詩書禮義養其心而專事舞文巧法以桀黠得官其何不害百姓也識者以爲漢吏率用士人以詩書禮義之徒兼明法練事之學故雖爲公卿立功名無足異者今宜倣古使孝廉明經茂才皆得補六部督撫郡縣之吏優其禮文開以仕路則大小吏莫不盡廉恥情功名不肯因緣爲奸是豈獨收備甲吏良之用九卿皆撫守令亦得藉以寡過使其說可行法必若何而可其條議以對

龍泉子文集

卷十九

三

○雜問二十一

成周財賦出入之權主于太府漢之計相唐之判度支宋改三司爲總計司皆專掌錢糧權蓋統十一則盈縮消長可通計定量入爲出之經近者四部二寺入則俱爲取盈出則俱爲支給是以戶部嘗憂缺乏而刑部寺嘗有餘故議者欲使錢糧一歸戶部凡吏部添官兵部添兵禮部議典禮工部議營造皆與戶部酌議行止則出入相準而有死不至偏重法至善也然四部二寺所以各爲出納者有故錢糧總歸戶部各部寺雖于議支戶部重于議出以至朝廷大故動多掣肘因而誤事故不得不分屬之今職分則頭緒多出納不相準議令則支應不如意誤事失期在所不免二法果當以何爲斷抑何以收其利去其弊也議者又謂兵餉缺額多以虛數搭撥宜令戶部所入錢糧先足兵餉次聽各部寺請用則莫若令各省直先扣給兵餉餘者起解然天下兵數多若必足給而後解正供無幾矣其正供非策也設兵而餉與窮苦之尤非策也是必有道

龍泉子文集

卷十九

三

即邦士曰戶部主歸出入裁決之宜者耳其他經  
數至屬政者自有經制經制即有變更又須別有  
官圖是此不在專歸戶部內論是非者也

青

四六引

子生不屬滿又無記兩之法腹簡單貧不能作四六  
典會偶至間一作之命題程篇則或曰矣故生平僅  
十餘作吾伯子少工是日可數十篇子嘗得習而論  
之宗虛駁之整兩天趣索然者非也口實歐蘇文其  
簡陋亦非也若以駢璧之妙辭絳以古文之機轉庶  
幾是矣然氣不貫度不雅今有匠工焉故曰雕蟲  
小技也亦非

魏禧自識

魏禧文集卷四

壽子書

十

四六序

魏叔子先生著書百卷多行於世大江南北習古文  
辭期於可傳者必以叔子爲宗余門人秦子揆一爲  
人亢爽喜文章既摹印叔子所板刻文數十冊歸貽  
秦中諸友一日過其寓樓檢諸笥得所爲四六一冊  
讀三篇顧謂叔子曰先生既以文公海內斯獨不可  
示人乎叔子笑曰駢麗之文文之日趨下者也而詞  
賦吾且無箭家之學其何足示人時余方在坐取而  
讀之流麗動宕往多思理一洗風雲月露之習而經  
義千丈集四卷二十册

魏禧文集卷四

卷二十册

一

然金石聲流凡席間者不待終篇已然矣至其賦工  
比興則騷雅遺音也豈曰雕蟲之技哉秦子曰禹穴  
之書無能終秘吾將代授梓人可乎余曰可越數日  
而工告竣乃爲之序涇陽同學弟楊敏芳謨

魏叔子文集外篇四六目

第二十卷

勺庭間居序

林夏叔歸學後山序

告玄帝文

禮斗表

獨遊帖

賀羅翁六十又一

復蘇平叔

代從弟祈斗詞

賀李道生五十

代祈斗詞

賀沈昆銅五十

賀邱先生六十又一

爲邱而康冠石造屋啟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

四六

二

賀萬令君箋

四六

寧都魏應冰叔著 諸子世係典士編次

○○勺庭間居敘

余以孝養僑于翠微乃營昌印物土作屋壘石阻池  
命曰勺庭志小也夫街葉之鳥藏身依河之風滿腹  
吾多乎哉閒居無營聊著篇章其辭曰嗚呼物有盛  
而取衰亦有廢而得全是以子休寓夢于櫟社茂先  
託賦于相風抗念盛時頗懷壯志天下爲任卿殊之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 四六 一  
隱經一級未應麒麟之棺彼彼何期人道漸滅天  
步艱難柔軸懷乎二心專城持乎兩面同類相忌恒  
惜鳥而愛孤貞士見疑執喜鴉而惡鵲營之蟲有兩  
口爭食哺身鳥生九頭競飛折翼但欲一身乾沒何  
知九廟陸沉秦郊轉其轉車常市盈其壘楚四方反  
則難飢華平之花三族凋零莫避西州之路某位當  
中男才本下駟衡根矩于龍腹比宏讓玄蟬腰時過  
中而無成年未強而已艾思卿百歲徒懷蟻壤之心  
敬當九達自笑樊鄴之臂若使奮其強項責以存肩

是所謂白鳥抗首而負山玄駒踏足而馳河豈有清  
乎爾乃托葉衣書樓身充隱似乎遺世類蓋葉之潛  
青非敢絕人若沙晉之遠漸門規十步之沼屋結干  
仞之岡疏待女于軒南樹宜男于室北愛植桃李成  
蹊不言亦有蒲楊望秋末落倚白閒以玄論仰碧落  
而題箋內史叫今山板少卿吟今水商碑移花影晨  
澆東坡之香桐轉樹陰午攤太白之飯閉戶即成突  
展事兼遂若涼盡大意可觀謝書厨于百事有爲而  
作辭許管于萬篇或懸釜而憂乾儼時下權以責求  
葉求子文集卷之二 二

歸王帛心機買粟舌耕家無送業之錢口絕嗟來之  
食則有時當令序載值嘉辰庭戶幽陰閒花依主風  
日清美山鳥迎賓三徑來白意之交一庭坐因心之  
友乃烹浮雲乃焚流水荔枝發盤筍蚌蟹瓶座傾玉  
璫之樽夜盡銅荷之燭時高談而眉眾驚欲口吐或  
微言以解紛笑可齒冷不問身後懷鱸魚于季鷹惟  
娛目前愛群務之逸少殺核既盡詩賦旅酬深沉者  
若巨源之頭摘敏妙者如子建之口誦歎矣無紀悲  
感頓生把酒問天拔劍斫地嗚呼是吾不務與景未

熱倚柱與歎譁懷澤室之憂棄績長悲執墮監門之  
泣豈所謂禍福相及憂樂相生安不可伴而樂不可  
常也

伯凡善伯曰潘陸深蕤王謝風流而慎志達情又  
具莊騷之美

湯谷賓曰屬對之工一讀而見其用意之妙必詳  
於典故後知之如前段刻畫季年朝臣罪狀以南  
口九頭等事當之真如吳道子畫地獄變相矣

葉求子文集卷之二 二三四



○賀萬令君箋

恭惟明公月當建未時值生申頌德盡含哺之民濟  
堂極垂紳之士某漢撫章野莫稱三若之觴遙仰闕  
慶願效九如之祝辭雖乏于黃絹物敢比諸素絲謹  
獻帝王歷數一部文陵著草一葉端溪石硯一方古  
銅花瓶一枚者伏惟黃帝建元歷年四千三百三十  
以上赤文具策爲數一萬一千五百有奇而永年惟  
視得壽以養生守口如瓶知神氣之不散明公先  
人開道後天長存幸昭鑒其微誠用合符于嘉議

○○林夏叔歸翠嶺山序

丁亥正冬之六日林子自章門歸將與李子謝子暮  
登平翠微子坐而題山之口子時新月初鵲子藤蘿  
秋虫懸吟于石畔獨見狼狽驚看黃犬之聲病友能  
鍾譔揖烏雅之影握手道故渥足登堂博酌芋柴餅  
蕭竹得喜就連眉之坐不須軟脚之錢夫箕踞長嘯  
則杯可浮白三斗不辭慷慨悲歌則淚已墮紅千行  
齊下征夫未老何雙鬢之非青駿馬已換寸心而  
猶赤嗚呼唐人飲酒動悲素以晉士引觴輒痛生死  
觀叔子文集

卷三十 歸澤 七

感秋冬之代序嘆日月之易行天地幾何山川不改  
況人生離合之會倏若浮雲悲歡之情幻如朝露者

子

兄善伯曰悲壯流連却復清幽繇邈晉之風度唐之激昂此遂兼之

○告立帝文

維丁亥年十一月十有四日，翠微下士張龍取齊潔虔肅敬禱于立天上帝之前，曰：「禱兄弟三人長際瑞次，祿三禮丙戌辟亂奉父母家於翠微之山大命既傾，新政時及或敢通隱隨以重刑戮其老幼籍其田宅是時父子兄弟徇復無策念激身遠禁則祖宗之血合可傷貶服遵時則新政之風波不測伯兄際瑞毅然請行謂審義禮則忠孝有重輕權利害則死生有命數身居長子責在承祧踴是冒險入城汚身存魏掃于文集卷二十一 告立帝文 卜八

視豈惟二老之養殯藉茲忠義卽兩弟之身名賴以苟全拂逆萬端勞苦百至今者土豪不端群小典戎斗城有累卵之危介士無全身之策風采未凝鄉里因而側目疎狂取怨仇讐欲置甘心兼之豈應賓朋精神疲敝夜夜城堞風露凄寒即兵火以無災恐疾病之尋作痛惟老父有志義當休其高情幼弟無能才不及於應變推子弟服勞之義正吾身供職之時乃辭反道遁於山林而兄至重累於患難若後變不測兄有塵地之憂則此身雖存禍預滔天之罪人謀

既竭神聽是哀念吾兄孝友之積誠閣下士節所之一念於其人禍期以天災萬一正命莫違大數已定願捐已祿用損兄憂殯祿葬之兩年益兄壽之一歲不勝屏營痛切之至

兄善傷日至情所迫不必論其辭之工拙然迫于至情者自然流出一段懇惻精神不覺其言之切而詞之達正非工于文字所能及者

魏掃于文集卷二十一 告立帝文 卜八

九



○ 禮斗表

惟神大德好生神功莫測作中天之樞紐式下土於  
照臨敢申悔罪之辭謹奉台虔之禮伏惟應一介而  
給牛生黃卷十五有室已合禮於齊眉三十無兒未  
承歡于違席在昔國家鼎盛尙希三命爲榮至今我  
亂薦臻祇覺百年易盡念有子爲不死思無後之罪  
宏此或與在天行衆以學自作追惟義過益切今  
而達氣至矣動以言仁志欲生于溺情舞邪思而亂  
德自私自利觸處皆然見爲益已而不覺損人小善  
小功庸或有之初非求福而後乃望報天理不勝人  
欲之積從善未若好名之堅至在庭幃尤多愆罪四  
肢欠情毫無竭力之能五常不修滋乖養志之義未  
知克子特念貽孫存二人切悵望之情而一身抱孤  
危之懼遷善改過不敢自棄于生成惠吉逆凶用以  
日厲其修省蓋莫非命也必大善乃能回天而雖有  
惡人卽微誠亦可襄帝伏願上帝廣好生之德立穹  
開伊過之門降彼新福道茲舊惡但使得以負薪之

拜禮斗表 卷二十 斗表 十

子不至有損其宗用以承繼舍館之心敢云克昌厥  
後。

溫伯芳日至誠惻惻此呼吸可通之道也中間引  
各處尤有陸宜公招諸遺意是大手筆規規模本

孝思與尋常新求表章又自有別

此祭已修也往先使君暨楊一水師艱嗣皆以禮

斗後生子三時師開解日朝元時能起敬心乎子

對曰敬則敬矣獨不能起信心耳嘗俯伏鞠躬之

際必必敬神之臨之心必以爲拜祈可以得福當

必无此事也次年遂不與熊夫身不改過修德而

妄祈于天此文本不足錄以其中自訟語頗切當

故存之

自記

拜禮斗表 卷二十 斗表 十



○ 獨通帖

蓋聞人情必趨利避害。王政或已遠。責傷哉。流俗共相。煽以孔方。哀哉。民已不察其理。突我若坐。敗子。彼必立散。失其。以宏陰陽。

魏太子文集卷之二十

獨通

七

○ 賀羅翁六十又一

惟翁時值桂秋。歲周花甲。如結在魏。應登百一之期。似益於元。久著十全之事。北魏羅結年百一十。其視蒙一地。心有二天。魏太子之更生。父比扁鵲。子公之可使女。倪從榮。余夫婦列年。病。蓋聞活千人者。後必昌。人願益以一歲。能有文者。為不朽。我欲報以千秋。

魏太子文集卷之二十

賀羅翁

七

○復蘇平叔

伏請手教推揚先微君遺言先人既朽之身光千日月感幸何可言先子生平不好文字思以身弼流俗式訓子孫惟寡過而未皇遂著書之多闕伏承足下顯微開函細大成舉昔陸敬輿者忠諫之言得子瞻而愈重陳逸民立高世之行藉以有傳足下以野史通國史之期友道補子道之缺其方來獨所不足使不肯爲蘇軾之識先人秋之恨皆足下賜也

蘇軾文集卷四

卷二十一

復蘇

西

○○代從弟祈斗詞

念某生甫十歲身逢百憂慈父見遺不知父事可讀先祖繼背廢痛祖視難持叔兮伯兮安在哉入見舅先王母如兄如弟無有矣出惟眇眇末身窮思男子最苦莫過孤兒何當喪父而復喪親女子輩堪無如寡婦豈意亡子重以亡夫在人間大不幸之遭爲吾家若固有之事而某者生多疾病長益困靡既屬三世之人實係一縷之脈祈寒暑雨重憂堂上之心馬醫夏晬不暇見下之目敢俟異日比推恩于希文願蘇軾于文集卷四

卷二十一

五

終來年學陳情之令伯

諸子世保曰哀情動人時與歷者應宜此疏皆云欲淚不意四六中有此等文字也

○賀李進生五十

足下學貴樂天年當知命呂尚父之直釣志匪得魚  
范希文之良醫心存濟物結廬在境而無車馬之喧  
敝廂爲門添多長者之權百篇得意身已不覺爲貧  
斗酒娛人竟忘其在客李而城人仁厚某情同谷  
烏性已山猿嘗懷壺中之人久絕襄陽之足謹獻  
肩一柄刻筌一束文筆一兼足下振扇過郡應長東  
山之傾厚毫落紙危多太白之詩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頌 七 天



○代祈斗詞

言念某質木散材身同弱草原無詩解煩子美之瘦  
生非有文名如休文之多病在父母恒半以脉大而  
師友或策其爲駘駘肆手口之微勸輒遺腹心之大  
患憂囊未滿先憂履跡之難雪案已臨已成苦寒之  
氣敢意青雲有路還愁白首無期兼以推轡之家咸  
云星辰失序茲者上承慈命敬效朝元是用肅心具  
嚴天首

凡善伯日祈神告天宜有恭謹恐懼或悔罪闕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代祈 七

之誠此則意氣輕豪雖曰自歎實似各士得意之  
筆



○賀流崑銅五十

先生大業富有盛德日新應名世于半于當大衍之  
五十上追尼父以知命前邁伯玉而無非君子萬年  
教黃流之風故人千里懷無白墮之賜敬將野人  
一片致茲山果二缶

兄善伯日對偶中如黃流白墮孔方墨矣碧落白  
間等類最爲工妙以其虛字有情也

卷二十一 賀流崑 太

○○賀邱先生六十又一

厥維玄月誕茲黃耆耳云願矣得坎之孚肯宜台哉  
師良之止惟伯父之執伯兄久在東牀序小友之呼  
小子新承西席敢云饒不及物既已情見乎辭月令  
宜長久之名庭花開延壽之客周而復始正當厥德  
躍馬之年始以再周遂酬華申放鶴之祝爾者而艾  
何數絲爛老人我歌且謔慙無黃絹幼婦

徐宜振曰四六滄鶯極矣壘砌繁華競傲六朝雖

繪藻奪目而氣亢格卑味如嚼蠟水叔清俊獨標

卷二十一 賀邱 元

工而能逸其引用故實皆雅切不浮却無斧鑿之  
痕補綴之迹如羽扇葛中蕭散自如真駢麗中仙  
品也

○爲邱而康冠石達屋

邱而康先生身竟赤貧心唯素位暇粥不繼飯無孔  
聖之疏立錫已窮居乏顏子之陋守道彌篤一介必  
歲安貧無求片言不及離三旬九食古人良有高風  
而八口一樣今世實爲奇事如斗之室牀灶櫥藏  
席爲門風雨直入兄因妹長寄臥城頭翁避媳炊立  
餐簷下只此一尋容膝之地便爲三世聚首之居吾  
輩自顧晏安心懷怵惕凡在交誼外有同情今欲權  
規隙場再營半室是爲友生第子量力哀賁子五月

魏淑亭文集

卷四

卷二 廿 爲邱

二十

內積付中叔收貯至六月中彙交確參料理嗚呼不  
買山隱無取嘉賓之招匪造業錢盡是伯夷之築富  
亦有道君子所不辭也乙卯四月禱啟

邱邦士曰四六文字中仍有風格高樸之味極是  
稱題

賦引

詩之變而賦也始於屈荀平司馬長卿揚子雲班固  
與衍述漫亡津涯矣勸百而懲一吾無取焉

魏蕭自識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引

魏叔子文集外篇賦目

第二十一卷

大湖灘賦

括囊

獻歲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一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一

賦

寧都魏蕭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大湖灘賦

乙酉玄月沿舟大湖石急水悍而虛舟踞盤石以觀之賦曰

湖水如馬盤石若舟水乃下走山則上流波濤而欲立石碌碌以疑

溫伯芳曰字少語鍊意積境奇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二十一 大湖

一

○括囊

步林皋之瑣瑣兮見竊隱之紛來世喜佞而惡忠兮  
寬天性之出茲余避觀乎蓬古兮忠臣十九以琴瑟  
羌父子之壹氣兮與者瑜而諍者班余豈繫耳目而  
覆心兮弗卷舌以自愛通欽欽乎中情兮怫然發而  
不持余既已有戒言兮願終身以相礙疾疢瘳夫乃  
集兮噫風居而不辭大言兮曰汝矜正言兮曰矯情  
噫汝之不誠余噤以中茹兮于心中其有恆聊噤  
口而再進兮曰噤味而樂爭兀獨坐以深思兮覽先  
聖之遺篇嘆括囊之無咎兮復白圭之雜賢事已債  
而孔馳兮琴不調而猶彈余懲前非以求今足兮行  
會會然爾爾聊安希懸悉以相渙浚兮鳴同聲而曰  
賢余既獲離此矜名兮逝衙衙以自適益憤憤乎中  
心兮華草若荒草之田夕陽晚晚其欲隱兮港鳴鳴  
而不旋眺素波之長逝兮榆木葉之彫兮歛愛身而  
遺友兮情敗敗其難捐姑徑遂以荷試兮紛詬詈之  
譁然噤默默歟分直道不行憫其心信後讓兮決交

而言漢不可奪今應吾聲惟正已今物自正

邱邦士曰文本直叙讀之却覺婉轉百倍此情之  
移人處

曾止山曰直道難行讀此令人痛哭中忽欲發笑  
彭中叔曰深情厚道古節哀音真可上繼騷雅

卷之三 楊廣二五



○○○獻歲

胡生人以殺入胡生物以殺物胡生人以殺物亦生  
物而殺入胡生唯富稱羨秦道胡生唯變札聚不飽  
胡既苗壯碩而偃蹇連蟻如在襁褓胡生則臣虜于  
人叔雅以泊老胡匹夫徒手以回天下胡生登九有  
奔傾之凶其家胡三尺之劍而鞭笞四表胡萬國百  
州秦漢之遺風胡永昌以曉死胡熊蹯之生旅  
而晉爲以世祀胡羅十二乘國輔望七十有九而祭  
于礪石胡忼愁不貽哀救胡生則覲土之立以樹植

卷之三 獻歲一三

胡騰跃于野今而風膏磨三百胡惜禪而胡願俾北  
地之流國皇天福善而疾惡兮顧遺需而無苟吾聊  
相與遐覽兮不獲其身其於胄子孫無德齊應崇兮  
胡春秋之徵世卿羌微幸以打疊兮胡吳夫商辛罪  
人以族荷負髮而含齒今皆天地之胞裏也胡生嫡  
子之不辰兮毒天下之庶子也庶孽僥其乘亂今天  
將命乎賢裔致虔劉于兇猾兮平庶孽之參夷胡一  
亂而一治今更一治以一亂胡大德之好生兮亂日



避而治短胡漢之中北莽灊紀而不反鶴錫之獻  
 不產鳳凰胡爲年世生自周湯麒麟之藪不出釋  
 胡爲碯向通生厚畝胡觀郡之蠶稅而售以逆新  
 仁者昌胡子氏一蹶而不張積暴者亡蘇胡二世而  
 後天子齊宮於淮右之至人今建廡清之遐嶺援群  
 能於尋汪今竟不產平異域胡煤山之弗弔兮抗祿  
 來而果賊既張羅於噍嶠兮復投網於泚洋捐哺扶  
 以旁求兮道屢還而無良胡大鈞之猿溝兮川嶽閼  
 而不降鵲鏡嗟嗟於交戰兮賢得舉而森翔族麋貍  
 之噪望兮扞狸狴而捕之胡盤桓以腰寨兮覆決益  
 而營祖森馮夷之濱洋兮覆西涉而無梁號楊師而  
 絕流兮胡膠舟以舳行胡天福之既傾兮胡可以補  
 西北國家一敗不可復敗兮胡忠臣志士肝腦之不  
 如石聖人法天地以無私兮覆不肖而作賢胡亭毒  
 之膠加兮更棄善而右奸白蠶廣其既隕兮又重之  
 以嚴霜庶草殲其不植兮胡松柏之萎黃姬胡造之  
 不良兮項胡藉其困而焦其宮胡奇握溫之奄此埃  
 覆兮胡適食之忽亡漢漢於海西流沙兮羌坎北其

環城子文集

卷二十一

賦第二十四

者史胡驅瘴癘闕無人兮夜黠黠而不光亂曰天  
 地生我我不敢忘兮上戴三光履五常兮獻歲幣折之  
 酒漿兮區區忠直侍帝旁兮不敢殫天自離殃兮  
 邱邦士曰怪憤之意可掇  
 弟和公曰文自遠古其情暫得九辨之遺

環城子文集

卷二十一

賦第三十五

雜著引

自論策以下凡篇爲二十二卷其無所歸者曰雜著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二

十

魏叔子文集外篇雜著目

第二十二卷

孟子牽牛章

書碧瀾妾事

論也卦

讀宋李忠定公集

書羅飯牛扇面

灰槲紀事

述夢

庚子七月十八書夢語

甲乙問

魏叔子文集

卷二十二

雜著目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二十二

雜著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孟子率牛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可得二字問

試美幾幸如不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開口便著力一掃

一腔熱心番得本希無以則王乎幾按落他接口便

直捷心無以則王乎幾按落他接口便

以史上一層却似更下一層妙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孟子說个王字齊王便悟出一德字已說得王天

文下大顯臨天資之高如此與梁惠問口亦將有以

利吾國便自不問此孟子所以掩掩也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王字極重大保民二字却極平易齊王

難孟子却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其甚輕覺易之又

理難保民二字却極平易却極的確作他好句好話此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保民二字在不是楚統

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保民二字在不是楚統

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保民二字在不是楚統

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保民二字在不是楚統

日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此保民二字在不是楚統

三句句  
一轉一揚  
如美如

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蒙鍾王曰舍之吾不

忍其殺鰥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棄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保民而王許得他極大却引正

○衆衆敘逆皆是令他惟心消收不識有諸更作疑

日有之曰是○足以王矣突然許他一句千機索○

只許他一個心字最出斷下面許百姓皆以王為愛

多心字俱從此處生發推倒出來百姓皆以王為愛

也一句并愛牛小仁俱不許他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認知己其言易入○二句又從俗外生殺將許他同

固是推誠他本心處亦是消歇他頭心處王曰然

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鰥

鰥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

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妙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極力一推令齊王無

草木落王笑曰是誠何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

也見牛未見羊也看他解說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

廚也極力一解如春氣發動王曰詩云他人有○

○

○



王之諸臣皆起以應之。諸桓桓刻字不可爲訓。○飛  
 羽人取左右之忌。過之。諸桓桓刻字不可爲訓。○飛  
 四時呵王侯。試大夏斤。貴幸已成。風雨此平。高商可  
 行。至賈生痛吳。激切便已。不惟而餘。則歸。○中矣。蓋  
 以戰國之術。施行於漢。漢以下者。豈可得哉。而王豈爲  
 是哉。王豈爲是。故作皮冠。以節上。文通切之。勢却少  
 矣。曰。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  
 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外王。至此。只說  
 勢。必許他。欣然。願聽。不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  
 意。下而說得。極興至此。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  
 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之甚。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

卷五

而爲之後去便把心錯盡了心盡得當便上交盡得  
不當便有氣遇塞一後必有災日可得聞與之甚  
邊令能專向一專大  
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執勝日楚人勝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  
異於郢楚都敵哉蓋亦反其本矣  
桂養意養局之妙在此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起懇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轉功效喻沈淋肅敬落  
一番使人神氣清爽莫景不焚文號亦有如岸之建  
兩番按抑使齊王神消氣阻如病人更輕重創奄奄  
欲盡若不極力誘以可喜可幸之事便發動其委靡  
之氣上不來此更正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創復甦  
足與上二段相當王曰吾惜不能進於是矣創復甦  
又間又驚又喜胸中頓夫子袖吾志前似說心到此  
然然暫字實有此境中願夫子袖吾志變心志心終  
動時如草木微有萌芽志則心中便有所已專向如此  
處齊王被孟子攻擊鼓勇一番心中便裏要如此做  
去故下日明以教明以教我孟子前雖許他可王只  
我又日請嘗試之我一味在推石蔽故此日明我雖不敏請密試之  
以教我亦是虛心樂念被孟子掃蕩洗刷得乾盡不須  
望洞無物真可爲受教之地故下文直言乾直不須  
魏林子文集卷三十一 軍牛以末

木

更作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二句與下章所引能辨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此教養之病也邪後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國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國民而可爲也此雖直言亡室之宅先將恒產調處極力充論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恒產調處極力充論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聖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段極力產之利痛快的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確言世不易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贖矣。嗚呼。隨義說。恒產之書。痛快。不。易。王。欲。行。之。則。蓋。反。其。本。矣。自。都。版。楚。以。前。但。是。一。節。畢。與。五。畝。之。宅。一。始。至。今。王。發。政。以。下。將。入。正。意。却。極。力。提。唱。如。不。忍。違。下。一。連。四。段。然。後。結。穴。如。長。江。大。河。百。折。而。入。於。海。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真。是。氣。力。千。鈞。光。輝。萬。丈。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策。亦。平。平。耳。却。任。他。妍。奇。好。逞。跳。不。出。謹。序。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領。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天。之。所。以。亂。在。民。不。生。民。所。以。不。生。生。在。上。失。其。養。故。王。政。以。養。民。為。大。其。所。以。教。民。者。欲。使。老。安。少。養。也。叔。子。文。集。卷。二。十。一。年。七。七。只是全一養字故再誤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厥後戒休重歲不過曰傳勿壞而已孟子虞見此意其陳而曰猶白不負載可見教亦是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在養上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結局處連用四疊文法更說大府食肉不飢不寒三句單收滿滿湧湧氣象峰嶺峭法嚴整真是徹底

魏禧曰此章是古今進言妙用第一篇文章文字魏鄭公李鄴侯得其餘緒便已獨絕千古試看提弄齊王本心處如弄嬰兒笑一番啼一番纔笑便啼纔啼便笑令人絕倒老泉諫論云以龍逢比干之心

魏叔子文集卷二十一 年八

所以行之者一也便住更特起峰巒添出凡事豫則立一節然後從養上信友一路推出誠字率牛章前後兩個則蓋反其本矣及贊嘆明君制民之產處正與相似特聖人規模氣象又不同可然作用才情到孟子方發皇精采學政君者必以孟子此篇為本

朱復繹曰數千平書本得此洗發便覺煥然一新使讀者實有受用處吾甥蔡元憲嘗言勾庭先生論古教人欲使道德經濟文章一事一言而三者

既竭神聽是哀念吾兄孝友之積誠閣下士竊所之  
一念矜其人禍有以天災萬一正命莫違大數已定  
願捐已祿用損兄憂城隍祭之兩年益兄壽之一歲  
不勝屏營痛切之至

兄善伯曰至情所迫不必論其辭之工拙然迫于  
至情者自然流出一段懇惻精神不覺其言之切  
而詞之達正非工于文字所能及者

蘇東坡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一



○書碧澗姜事

元初宋宗室趙碧澗老且貧二妾並少女公不自安  
遣歸母家二妾並不肯嫁時並遣人獻有酒公於  
卒也並覆諸水中曰並母再兄昔吾割情愛以遺  
汝今並如是祇擬我心耳既各與其父母並至前泣  
下言曰妾每歲並請給於家母以頌主顧執事終身  
並爲尼報主德公不得已並留之久之公死二妾並  
如所言公有寡女貧甚復能養存之碧澗與典人事  
紫陶宗儀撰耕錄世但有張尚書妾關盼盼不知  
有碧澗二妾然又並逸其姓名碧澗國破老且貧二  
妾並生死事碧澗尤難於尚書妾古今老夫大增氣  
力者此三人耳此三人不易得然則老夫不取女妾  
上也次則未死出之又次死使出綿綢涕淚腐不二  
人者愚也貴家威偏劫髮勢面爲尼或則難繼仰  
藥淹澗井死愚又殘賊矣嗟乎老且貧天所以困碧  
澗神並以顯二妾使有傳也

彭躬庵曰一人難矣二妾並貞順尤爲奇特文故  
綴十八並字以表之而古拙多生致

○○○論屯卦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元亨何也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大塞所以大通也鴻門厄而沛公興游沱河敗而光武奮項羽百戰不挫赤眉所向降附卒於滅亡屯屯則不亨矣利貞何也舉事之初最忌無名之師不義之舉或爲國報仇救民水火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之類天下聞風嚮附後世或起叛賊好屠殺倡左道動爲不正當始事時已知其不利矣故利貞也天造草昧正無主乃亂之時當以王者應天命惟曰利建侯何也真人初起功德未加天下未信而遽稱尊號示人以富天下之心則不服爲衆射之的則勢危故王渡陳嬰不敢爲首朱溫未滅而張承業諫晉王稱帝從古帝王未有不謙讓遲久而建大業者漢高帝隱忍以就巴蜀之封光武既定河北止稱蕭王是也衆曰勿用有攸往宜于寧矣傳曰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與人爭衛天下畧地而弗有得民而不撫敗道也故陳吳一呼天下景從而終于無成者不知所守也蕭何勸沛

公就王巴蜀養賢致民自固根本不爭一旦之命所謂勿用有攸往然若審小志卑則建侯已足不復有事言文安齊沛公安咸陽宮他如尉陀坐正南海子陽自大蜀中懼人自安而無天下生民之志故傳于家辭隱而不發之意急以不寧釋之若蕭公既王巴蜀遷定三秦出陳倉東向以爭天下斯需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不寧也

天造草昧

天將大治必大亂以開之陳草昧曰天造能識天所以造亂之意則知人所以撥亂之道故曰宜建侯而不寧承天也

六四承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按程子以爲四求初朱子以爲無女下男士先君之理蓋初求四而四往應初也夫君先臣男先女正也常也然時值亂離懼強暴之見逼則女可求男詩曰求我庶士迨其吉今是也天方草昧與人偶命莫知雌雄故智者必擇主而事則臣可求君語曰亂世君



擇臣臣亦擇君時之銳道之權也與主之與天下豪  
傑。伏莽而見軍門。長平信趙棄楚歸漢。馬援曰。蜀諺  
光武。嘆曰。乃知帝王自有真。故曰求而往明也。是必  
於屯而後可。

戊子己丑之間。同諸子于翠微。講易人日一卦。語  
多散失。偶記三則于此。自記

聖叔子文集 卷二十一 三



○○讀宋李忠定公集

余嘗推宋李忠定公爲漢以來第一人。如宋之韓范  
上矣。然使忠定當西邊之任。其事業豈止此哉。忠定  
敢干擔當。而措置闊大。能得要領。其細碎處。不必一  
一周到。然已無不舉矣。國朝王文成公。思慮周密。能  
通權達變。以合千道。亦三代後第一流人物也。其奏  
劄與忠定相上下。然就三公較量。文成當大事。鎮定  
精詳。發無不當。但微意力有竭盡處。忠定則安閒  
穩。神氣清然。存餘其具。似較大也。忠定安撫江  
西。匪畫度寇之方。仁至義盡。文成撫贛。全以此爲  
本。便成三百年第一功業。推爲漢後一人。何疑哉。  
文成奏議剛健。精明昭昭。然若日月之經天。忠定奏  
議雄渾。確暢。浩乎如江河之行地。  
古今排僂之文。能使事情剴切者。惟陸宣公耳。讀公  
乞罷僕射諸表。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或問子言忠定當西邊之任。其功業必不止於韓范  
文。嘗言忠定爲岳忠武。必不聽金牌召還。何以明之。  
曰。忠定才具揮霍。又兼度外。用人。韓公最有膽量。然

如張吳二生遂不敢用而以資敵忠定當此必不爾也。但觀其用張所傳亮便見一斑。且仁宗之主何如。欲高慶歷皇祐之時。何如。靖康建炎西夏之盛。何如。金人加以童蒙汪黃之奸。消毀枝節。无所不至。而猶一柄用立見功效。都城危困。倉卒受命。四日而戰守之具備。朝廷革創。虜寇交侵。七十日而中原之大勢舉。吾故以爲公在西邊必能滅夏。臣夏而有餘也。議和之時。奸相皆主陰許割地。公聞而力爭。且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又欲候勤王之師大集。魏樓子文集卷三十二忠定公南

因以將師意檄軍前以改誓書此皆敢于犯難爲反經合道之事。吾故以爲公爲忠武必不聽金屏之召還也。然則公任行營使任樞密使任安撫使矣。皆總兵之任。何不能始制諸將。側而一升一烈。如捉小兒之易。安在其不爲岳忠武。予曰。公以文臣統制非素握兵柄者。且行營使倉卒受命。職在守城。樞密使有兵權而無兵。安撫使任既非久輒罷。又皆新兵。又多簡其兵數。是皆不可以有爲者。使公久于安撫之任。得兵心固而離京師遠。張所傳亮未罷。河北河東之

勢已成。則罷兵之詔雖百反。吾知公不直搗黃龍府。必不止矣。

邱邦士曰。以忠定較量王韓岳三公。處大則金鵝擎天。小則牛毛破折。勾庭廟中所具大小如此。非徒論忠定也。

魏樓子文集

卷三十二忠定

五

○○書羅飯牛扇面

削飯牛八年而益工山水林木雲氣悠遠而不盡殊而能積其書法亦絕可觀也往飯牛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好之今再游好之必甚然予交東南士最多恒散伏草間或滅跡窮山澆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見故于飯牛之行書其扇以介之飯牛以藝交天下二十餘年而夷然不自屑有蓬戶之心夫世之必以軟美游于世者亦何為也

揚蘭佩曰筆筆眉折亦所謂悠遠不盡疎而能積者  
龍叔子文集雜錄卷二十二飯牛  
去



○○灰柳紀事 計九條

造灰柳者于下埧先三四日取上好塊頭石灰數千斤度壞穴淺淺之用水洒過令化以米篩篩灰貯用其粗頭未化者再用水洒篩出嫩灰將粗頭另貯若力有餘篩辦灰令化即那築之尤妙  
用灰之法不可太燥燥則不粘不可太濕濕則氣散臨時須以少水洒之拌勻用手輕捏成團重捏即散為度

既鑿土穴周圍仍以火磚砌柳其間狹度容棺之外  
龍叔子文集雜錄卷二十二灰柳  
去

頭空一尺脚空一尺餘兩旁各空一尺以下灰下灰不遇二尺少不過五寸須看  
勢穴情以定灰之厚薄  
磚柳外有空隙處先用無沙石好黃泥塞之輕築凡內最惡令柳牆緊靠以便築灰然四圍柳牆須逐節砌高一邊下灰一邊下土若柳牆高砌內空處則築外土時便築偏柳牆偏內矣

穴內先用嫩灰一二寸鋪底置棺其上若墳法則若四旁下灰築齊柳面平鋪灰于上築之每邊只可二寸先以脚蹴實然後用腿輕築漸漸至重太重



○述夢

乙卯予將復遊吳以婦病懼其死去翠微二里有果  
嵇山齋宿往卜辭皆大凶婦病篤有損福其災在且前出門館有蛇咬其足  
深淵及進退謀爲須謹廣免數臨厄數賴體語八月廿七日也又六日爲九  
月初三萬痛頭風大發右臂患轉劇夜○戶外大海  
身臥海波上驚爲自得婦戶內臥遽呼曰此何可臥  
於是浪起數捺身頃之浪大作湏臾驚怖因浪所掀  
句挺而入戶醒予甚惡之又二日同和公入城就醫  
及山磴忽失右足墜磴數級左足垂空身偏側崖處

藥林子文集 卷二十二 述夢一 半

而右臂故痛不能用左手四指急搬石壁小凸處作  
勢向內和公走下拽之得不墜蓋翠微削立百十丈  
路當山拆下臨無極予失足時兩目無光神魂脫若  
有自左臂倚之者予歎曰是日以往皆餘年也惟有  
○修後安命耳九日還山明日病又作夜寢室多  
寒咳者雖鳴而兼○大寺中與方丈僧及一知客僧  
同寢三人終夜皆言淫褻事天明知客初起遽偃僕  
抱被稱急痛目上視若死羊頃刻而僵予驚走出立  
大毀人壞壞言此僧爲靈官所擊剖取其心去俟而

靈官手提心肺肝赤血漣漣來向地上噉大食之  
顧予使前自指其心曰人唯要全得此汝其勉之予  
望神語色和而意甚厲予懼甚念神知予夜共僧語  
云云也衆復壞壞言此僧在往寺告人今來此復害

人昇棺入之兩足屈不得申衣多鮮血予趨前下取  
水出洗面遇從叔父篤恭翁置水地下掛迷酈毛髮  
寒慄至今猶在目中也不幸不使成就然每能驚空作  
念觸地而發又數有天幸不使成就然每能驚空作  
淫想緣結根葉噫神之告戒其至也予壬子客吳門  
藥林子文集 卷二十二 述夢二 半

晨起會庭聞使人來請速引至則迎門而嘆曰吾得  
奇○夢足下與吾弟青藜共典一殘豬注之又人言  
魏氏先徵君生平無淫行故爲鬼神所敬吾忽夢如  
此豈足下近有違行耶余聞之汗下時青藜壓一姐  
予常與笑語頗欲狎之旣以爲不可而念不能絕蓋  
庭間木之知也固並記此自警且示子弟知神明之  
道至近不遠云乙卯九月十一日記  
邛而康日說得森然異人而三夢錯綴處文意可  
拘

有一豪士橫肩疎眉兩顴暴起升若雄類身長聳背顧盼雄毅仰而與談若升若小時林確齋與言任仲望之爲人纔一二語林子舍去案有石硯余援筆濡水書硯上曰譬如寒臥戶洞幃漲彼乃上牀還抱我養我身既煖翩然下牀低帷闔戶詰朝相見口不說寒况復言煖

寒况復言煖

林確齋曰任子俠氣細心其謀人也功成而退口

不言德慶中罕嘗真顏上三毛雖使用意寫之未

必及此任子名濟世號易菴九江人

卷之五

卷二十二

1211

○甲乙問

丁巳暮春獨居廬陵山中門人造奴獻酒夜  
飲盡一杯則醉不反而寢夢甲乙造語紛綸  
可聽鶯鳴覺寤是書所折衷作甲乙問

甲問於乙曰國之季衰或始造事順風而呼召鄰縣

起曰徒乞早死魂在子頭如蓬葆垂組而攜荷者

排戶錯趾于稽其數紛若牛馬之毛巧歷勾股不能

算計何以直接俾式於禮義乙對曰今夫鹿金有棄

沙選玉者遺石金玉所貴於沙石者沙石多而金玉

卷二十一

少也。宜放士而人者。士庸人多而宜少也。是故君

[illegible]

卷之六 行和全云：以月、下卦、具、象、全、山、安、其、何、在、之、

不日有雲...

各火亭共買庄小南庄、長發、文市、壽二

天音義疏卷之十一

[illegible]

上○未○子○以○此○為○一○公○之○事○也○

之氣。尋勝之者。咸出上。則父以爲妻也。者。子何不以

爲母姑以爲妾也者婦何不爲少姑乙曰不然古者  
 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時有隆替道有汚隆禮之  
 常經也遺其變而又無權則羊頭爛胃皆得據侯都  
 將以陳士士之好修潔己者積上而下視細曾不若  
 矣蓋甲曰不然君一而已夫以爲君委裘趙腹一旅  
 一成威命曰君夫以爲君則不得不以爲相以爲相  
 則不得不以爲卿大夫郎使守令以爲小危且亂者  
 則是禘州之景炎微州之祥典不當帝而文天祥陸  
 秀夫張世傑不可爲將相也甲乙辭十反靡所止伏  
 無取于文集 卷二十二 甲乙 后  
 乃相與問於丙丙曰甲乙者言皆是也雖然吾請主  
 斷一日○次日○○次日○○次日○○人無皆賢無皆不  
 肖宜力王事不苟名爵或成或敗志在立功天下當  
 榮無事吾將敬而禮之況於危亂故一日力無勞於  
 國德稱其官其在鄉黨吾將敬而禮之況於朝廷故  
 次日德先進魁壘舊有名字望譽所歸爲民之旗幟  
 世家大官或身科各官之望也是皆有故不同苟得  
 故又次日○曰資舍不在此四者通或與時遷徙自  
 反利服或更通他籍皆勿許賓接之禮消息於時



敘

十

性愚魯長學制舉熟屹屹不能工釋詩之道臂

諸聞鐘而日鳴其形似亦謬誤矣已未孟冬夕庭大

子信宿蜀江與家大父談論古今列及詩歌上杰付

側親承德音雖不知何者爲工而心戚戚若有所動

史詩先生詩集讀之如入大海寶藏心疑目眩不知

其所取舍於是累日月卒業則見其於父母兄弟篤

學而縛約也於閑房婉而義也於朋友侃直而厚也

藏序

於君國之際痛而沈深慨然以遠也於人情事理博

而中刻而平也於尚論古人卓乎其高以精也細至

山水花木游燕之作天真爛然綽然其自得也上杰

不知詩然孔子所謂興觀羣怨事父事君若皆可于

是乎取之公明宣曰宣說之學而未能其上杰之謂

矣爰編次授梓人公諸同志而兼采錄諸家之評論

上杰聞先生年十四便爲詩不工輒棄去其後嗜好

論同堂人詩工拙每開口同堂能詩者輒笑之曰汝

第談古文不得更與此事先生乃益爲詩不一年而

成詩出能詩者皆折服有所作咸就先生相質疑問

難無虛日然則先生天資高其詩固未嘗不由學得

也予小子敢不勉遂敬書數語引其端云

泰和門人歐陽士杰百拜撰

歐序

二



敘

易堂爲古文辭邱邦士最先成易堂爲詩魏叔子最  
後丁亥冬叔子始爲詩子笑而哂之曰君獨不可舍  
此乎不數年叔子詩成帙子且爲之序謂予與碑齋  
獨不忍謂詩人魏冰叔蓋其時之詩已無不可傳矣  
吾江右詩盛于宋有江西詩派曾蒼山輩起寧都稱  
詩國而詩派則宗靖節黃魯直陳無已輩爲之繼予  
嘗見歐陽永叔答子華學士送張洞推官詩序事婉

彭序一

摯尤深切于國計民瘼雖杜少陵元道州不是過顧  
世不甚稱之殆爲其文所掩魯直專門于杜無大氣  
以包舉變化之雖極規極終未神肖至趙虎詩乃用  
蔓蔓得無泥古而詭乎吾易堂詩獨尚理識每用古  
文法自寫性情以發抒其懷抱不汲汲求肖于漢魏  
三唐意未嘗不宗杜欲規極其字句何者是杜不遑  
及也世恒謂詩不關理尤無所用識又不得用唐以  
後事實予則謂杜自有理識詩是其獨至李白陳子

昂及唐詩人之超軼者亦恒有之以仰邇易與雅頌  
屈之騷漢魏之古詩若合符節詩不得此無以傳其  
所謂興觀群怨皆是物也而杜尤多引用同時人之  
事不聞同時人議其失類使其生於宋不爲宋詩不  
用宋之人與事而必求唐是似且並失其爲杜矣今  
叔子古文盛行海內好之者謂不後廬陵水叔獨獨  
未見其詩然自庚子適江南北交遊益廣以古文之  
暇間爲詩詩益多與山中之詩錯出而易堂諸子則

錢序二

以其四言爲絕調五七言古次之大之君父之倫微  
而及于禽鳥花木至性流連莫窮其際卽作者亦不  
自知其然此叔子詩所爲悠然獨得者也四言奇峭  
古奧跳脫極不欲擬樂府題而于漢魏人增長一格  
鍾建新婚詩倡真爲三百篇嫡派停雲榮木末之先  
也叔子嘗爲人序詩謂天地古今山川無窮之故作  
者欣慨愉戚著涼飢壯之情皆可得于言外又謂意  
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又謂詩必依其

質失其質如剝虎豹之皮而綴其毛安所得飾又謂  
論古今詩必求其人以質之人知哭死而哀之爲情  
而不知不哀之不足以害吾情自天下好爲眞性情  
之詩而性情愈隱而詩之道或幾乎亡又謂山有朽  
壤則崩木心朽則必折無真氣以貫之物未有不敗  
天下之害由于人無真氣其端見于父子兄弟朋友  
之間而禍發于君國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  
至爲古今名人所未發出是因叔子之言以求叔子  
彭序三

之詩知叔子之人之志以論其世夫豈獨爲詩言也  
哉叔子之伯季及諸子興士詩已版行曾見某詩亦  
附見過日集惟邱邦士李咸齋林確齋遺詩及彭中  
叔子之詩俱未遑出以求質于海內上詩之人邦士  
詩與其古文辭最高不易識特隨手散逸爲可惜而  
易堂詩人各一家不相類如廬山疏要不越叔子諸  
序言而歸本于理誠是則所謂易堂之人之古文之  
詩已矣南昌友兄彭士望撰

白敘

古人之詩適己之意而後人之詩必求適于人然後  
稱適于己詩詞日工而意則已遠矣余嘗謂詩雖屬  
而辭工作之仲之不必合古人也雖屬辭不工有具  
作之不必得之如家人父子語言適意未嘗可訢之  
者也意至而興會不屬不必更作觀山川風雲草木  
之變鬱勃於中久而意興猶作詩也取古人詩聲  
然有常于吾心者咏之詠之不足而再三歌之久而  
意盡猶作詩也詩不必不求工工者自工拙者自拙

魏叔子詩集

卷首白敘

吾之天懷與元聲固攸然而自得已易堂魏應書

魏叔子詩集目錄

一卷四言

獨漉篇

壽謝中書

書白衣子扇面

秋蟲吟

病中送林

傷懷詩

脩歌

擬鍾建新

季平答詩

桂頌

躁威

筆銘

讀水許

葉烈婦誄

梅詠

苦夜長

已而行

區區行

讀史雜詠

十首

出北門送死

賦得老驥伏櫪

魏叔子詩集

目次

景行五章

冠已四章

焚灸頌

謂爾一章

雙孝堂頌

荷全居銘

鏡架銘

有穆斯人

題像

火一章

後獨漉篇

碧幢銘

二卷雜言

謹言箴

白日辭

醉者歌

白日歌

值松草堂歌

舍人頌

跼蹐行

歎瘦銘

笛杖銘

書荷銘

黃婦誄

賦得老驥伏櫪

三卷詩三首

題張曲江像

四愁詩

役人歌

題王荅厓像

鶴林先生像

王中齋像贊

延壽篇

乙巳元旦

梁質人屬題

爲宋錦含

梓潼帝君贊

偶書

丙午元日

題王山長像

石銘

題陸梯霞像

題烟雨歸耕圖

杖銘

三卷五言古

水莊獨立

井上采枯

送葬師謝元一

魏叔子詩集

目次

獨宿鳥谷

擁破五首

勺庭晨起

寒謝曲齋

送蔡立先

宿鳥谷

看夜寄伯兄

送卜道人

朝日

底言八首

偶題

水莊

朋友篇

送胡心仲

擬古二首

長夜

題冠石榻

尋楊文

營墓自

作二首

移梅勺庭不活

宿下

遺懷

贈彭茗村

喜高自

勺庭梅活

哀樂前經

送伯兄再

贈林湧齋

又一 批誕日

諸子世傑

婚友帖

上先微君墓

李力負五十

雜興六首

曾省之四十一

橘落葉三首

出郭行

入郭行

從征行

寄彭躬菴

金精洞望

賦得老驥

夢先微君

金精山十一首

卽事

門人各賦夕庭詩覽畢作此

讀彭躬菴

爲楊亮先作

題煙波草堂

四卷五言古

詩集

目次

生

詠史詩

述鍾鼓城司理死難詩

漢鄧大水

同林夏叔

過鄧侍御東園

酬黃元士

會法南六十

再過赤溪

擬古酬林菴

蚤發梅溪

泉鳴三首

賣薪行

孤女行

孤兒行

聖恩寺懷

顧江呈伯兄

經零都故寓

勺庭示諸生

寄溫開衣

同彭躬菴南下

贈宋宋布

別吳稽田

邵伯球

錢社湖書懷

守死詩

夢作豆腐干頌

贈別諸卷

尋顧龍川舊寓處喜值

宿錢爾若

贈陸水修

初上寄謝德才

吳門詞蔡生

贈靈岩老人

中國雜興十四

贈彭中叔

送門人熊頤

寄費所中

清明懷兄弟

苦旱別蔡伯

答菊

菊客

貽門人賴羣

遊仙詩八首

新城道上

送伊公人山

瀝瓦研

步歡白髮韻

送木大師

編左氏兵

哭宋未有

青涂允恆

蕭孟昉五十

詩集

目次

四

坐脫對軒

留簡方素北

別門人

辛亥端陽

集許師六齋

贈姜奉世

贈余東巖

聞竹外鳥聲

水莊寄伯兄

題畫

同桂山先生

書楊都人扇

題藥地大師

夢故人

題探桑圖

贈門人孔

贈門人盧

贈溫開衣

五卷七言古

古意

烏夜啼

江南弄

勺庭嘗桃

屋後有松栢

瀟湘曲

却寄無倚師	大風	賦得老驥伏櫪
金精行	庚子長至日	二意烏篇
新晴歌	聞雷	寄甘健齋
贈熊見可	快哉行	拙哉行
寄楊永年	十五	歡喜亭老僧
赤岡二查歌	早發華陽鎮	揖黃君
廣陵別涂	山	上江行
贈胡彥遠	青門歌	壽何母七十
寄陳崑良	感白鹿洞	院
送黃孝廉	五	贈涂宜振
紀夢	題方九皋	詩
送越展六	題宋射陵	成
夏雲	夢中聞鼓聲	蕭孟昉滕寓詩
答楊友石	題蕭小翮像	
六卷五言律		
初過冠石	登蓮花山	東巖歸作
過馬嶺遇雨	同會止山宿	冠山閣落梅
看泉上落花	婦病	伏驥
不寐	題羅飯牛畫	送二任歸九江

寒雨見松	花	病臥聞月	客寢牀蚤可掬
聞林舟之	彈	冠石草堂	金精谷中
貽范習生	夢徵君	湛田寄會止山	于
望月別胡心	仲	秋夜過文	賦得老驥伏櫪
貽胡心仲	登日峰	訪木大師	
劉氏竹園	首	蛙鳴	晚泊南康
登左蠡樓	宿萬杉	過陶彥存	
懷林鶴齋	七夕寄內	宿江爾慈藥室	
春早登翠微	二	清明日寄內	竹橋桃花
留飲檀水	別	晚浣君詩	別沈方鄴
歸有園看桂	送友人之	金	自西溪尋友人
廣陵晤余	生	病痼憶內	贈華子三
贈王楠菴	喜躬菴確	通	贈鮑上人
雲梯山	二首	贈契巖	酬主侶薪
田心訪友	雪霽寄內	松花	
春半憶勾庭	贈楊參未	贈方西城	
七卷七言律			
己亥八月懷曾止山在吳		送曾止山入廣	

送季弟入廣	贈養生	昔稻日奉寄伯兄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別胡心仲	
懷彭躬菴	秋望題文	西園懷季弟
東李少賤	送李孟遷	送友人之秦
艾煥要	懷沈仲連	經頭陂城市
甘健齋索	送伯兄北行	達杜笑吾京
通慧寺紀夢	南州寄內	食桃寄舍弟
惠民門納涼	登五老峰	懷石公
赭山	登雨花臺	高郵九日懷伯兄
寄內	寄舍弟和公	白馬湖
淮陰寄門人	漂母祠	淮陰侯釣臺
刑溝放船	酬陳集生	宿陸梯霞
贈陳貞倩	靈岩懷古	納妾酬朱靜庵
九日寄內	重登燕子磯	題鍾山圖
和八音體詩	酬王又逸	廬陵山中寄弟
雪中寄世傑	東宋牧仲	拜楊文正公墓
八卷五七言絕		
己亥七夕	五首	山猿
賦得老驥伏櫪	四首	

題畫竹	夢伯兄蘭花	卽事
過兄山閣	春夜	竹枝詞四首
同內子看梅	和韻詩	賦得老驥伏櫪
金精七絕句	過萬松坪	送友人歸黃山
靈巖雜咏	靈巖值徐昭法令子	
客舍題壁	真州候船	喜江思禹訪
壽族母六十	石峽停舟	催散詩
送袁重其	寄內	送人歸休寧
夢中得絕句	爲僧募鐘	開塢
贈謝子質	桃花巷卽事	春日卽事
題畫秋英	送陸亦蕉	蕪湖塔題壁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 階瑞 校字  
階珣 階珍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紱圖書塾

章都王魏集

魏叔子詩集卷之一

四言

寧都魏禧冰叔著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載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水深尚可泥濁汚我率手下水  
不知深淺寧沒我頭毋濕我面于將斷狗薄刃不缺  
不惜傷刃惜此狗血身長衣短繫帶不中側聞子羽

羅淑章發集

卷一 四言

懷屈使江秋石當路夜化為虎手無利兵殘微殺

此風莫莫落木莘莘土氣脈發捐故得新

此不嬰物物不嬰身爪角之害動靜無在

信者神壯既周既始六斗甲守

自甲申九月白衣子取李虛中書占子紫為書局

豺狼逐逐孤兔于窟耳奄息憂其荆棘

張其網羅羅之搏之火旱干原熏之灼之

日出天心清風在林吳子至止飲酒鼓琴

弟云索謝詩如此合意命篇奇甚

秋蟲五章 有序

甲寅之交大變三及子至消之已臥聽秋蟲慨然

有賦

萬物欲秋有蟲啾啾或鳴在厚日秋日秋人曰無然

或鳴在厚祇不爾聽或鳴在巔帝不爾信帝曰眇爾

蟲無御不念下民之無衣

我行野秋風索索或吹其南或吹其北

細謀諸市欲以質絲曰謀諸婦維此杆機維此杆機

魏叔子詩集

卷一 四言

則後培

維秋徂矣維冬居矣芳芳雨雪則載途矣民曰祁寒

近到膚矣盡則徂矣帝曰吁矣

病中送林確齋之天興

秋風淒淒黃葉四飛豈曰懷子念子無衣

秋風射射吹彼棘柞豈不子懷子在天下

秋風發發病夫怛怛行人忍忍操刀則殺

傷懷詩丁亥作

北風漠漠寒雲千里瞻望昊天涕泣不已



昊天不信降我剏，亦既克始弗克有終。雖彼友生，  
覲視鞠躬，曰：豈恆子子有父兄？

父兮生汝兄，今成汝弗，汝能德毋以汝府。華發發新，  
政如鼓洪鑪，既燎汝毛，亦脂汝膚。

汝亦有言，大小輕重，愛親曰仁。見機曰勇，厥惟智哉。  
求人則明，自求則情。

誓余於天，訴余神明，迎余涕泣，倦揖于東房。  
侑歌有序。

舊俗性失，饕餮是師，痛人肌膚，離折天屬。取媚其  
勢，機于詩集。

口僻友狎，客酒傳爲生鳴，呼悲夫彼亦人子也。上  
探天怒，造攻于民，身戮家煨，殃及子孫。哀爾邱墓，

終焉始已，作侑觴之辭。  
諸乘食身，胡爲饕餮？哀斯人斯，效身鼎亨，孔猶食子。

胡爲不仁？哀斯人斯，首子以蒸，鵠泉破鏡，饑食父母。  
哀斯人斯，匪來匪餒，猩猩甘酒，萬胃甘人。哀斯人斯，

得食欣欣。  
擬鍾建新婚詩

楚昭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走。既定將嫁之季芊。

日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遂妻之。

說人食國封豕，外訐荒荒，夢澤被發。我王有鳩斯雛，  
將飛其旁。由于背戈，我乃負行。天意所知，下臣何望？

惟君貞一，矯納以降。玉佩陸離，華錦卓卓。皇親我容，類  
中心悽愴，千秋萬歲，以報君王。

季芊答詩

在幼章華，實惟師保。天意降謫，乃在夢道。王出取我，

子以強祿，肘足既接。有覲禮守，念子忠敬。願言灑掃，  
華鎗宛宛，垂帶離離。子秋萬歲，與子無違。

華鎗宛宛，垂帶離離。子秋萬歲，與子無違。  
第云格力，固古而意思，驚錘鍊到極處，愈鍊愈  
快，與絕河也。

桂頌，戊戌作。  
惟日之英，惟月之精，誕降嘉樹，結根山陰。六月徂暑，

寒露於及，炎燠爲虐。孔熯其烈，湛湛伊洛，吁揭而涉。  
蔚哉佳樹，不殤不喝，迺紛敷衆，累疊葳蕤。帝曰：於哉，

甘露晨零，地出醴泉。夕飲其根，托身一隅。聲聞四遠，  
震震業業，本支無愆。

躁微示內作

人之性情，莫病於躁。躁根不除，百病相尋。惟躁則急，

志在速得偶不稱心憤怒盈色惟躁則狹百憂來集  
小事小故不能容納躁則無禮舉動嚴鄙尊卑乖常  
漸失綱紀躁則傷德不知愛物下我之人恣意責  
躁能損身病疾叢生火氣上燥如灼如焚躁能敗名  
事不經心未爲惡事先出惡聲躁能害嗣生育不華  
如彼炎方草木枯死惟躁之人至多罪愆不知省己  
尤人怨天惟躁之人罪愆至多天怒人責災害則羅  
受有業言去躁之方勉爾和順去爾傲則靜則思理  
動則持氣忍之一時利之終世止畏於天下畏於人  
難哉子詩集

卷一四言

五

古之賢德至今令名嗚呼戒哉慎汝動處賢慮禍福  
爾惟自取

筆銘

著書萬卷我無一字

弟云成功者退美利不言是宰相本領等閒從筆  
上說出六奇

讀水辭

杯羹亡國壺羹得士無在不復衆少如此腫腫之故

是用殺身胡以蠱中惘然莫懲

君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于此寒日衣雨

幾日食爾日相爲生曰相爲死

爾富我說爾功我彼一父之子截爲一體我貴爾敬

我能爾矜一人之身不相爲親亦曰詩書亦曰道德

彼狗偷子無驕吝色

射卷云於盜賊中括盡按本意原之要大奇大奇  
○士不求友一語尤奇而雅

業烈婦諒有序

烈婦姓謝氏爲邑士葉辛妻猝逢賊婦結之得不

辱乘間自刎死賊驚歎曰此真所謂烈婦矣創木

署姓里表屍側去烈婦子媿也祭而諒之

難報子詩集

卷一四言

六

婦既烈止義從如水人智也生婦智也死

梅諒有序

草湖村舍旁有獨梅樹髡其半樹突曲甚古秋社

子飲酒見之余少愛梅嘗從伯子采梅潭浦得古

樹刺秦整而坐之日移不能去爰期田父得花時

遲子報曰是已枯死予愛之益不能去田父好觀

此子眼中二十年不見此樹諒之曰

哀子遲莫忽茲觀予世不受知竊自枯死

中叔云深情孤憤如聞歌息

苦夜長 己亥作

長夜漫漫海乾石爛 一解 月落雲黑出血釵石登汝

扶桑叫日不出 二解 鬼相逢笑老鼠呌嚙得意蹣跳

蒼蠅薨薨聲天不得明 三解

已而行

已而已而日東月西寒往暑來 黎雨不相知 一解 已

而已而軒于自魂易挺自秀已而已而何譽何咎 解

已而已而炭相冰親水漸炭陰已而已而 三解 上天

西傾地下東沈三瓦不成物全不生思與誓并 四解

魏叔子讀集 卷一 四言

大壽百年三萬六千如鳥斯翔已而已而 五解

邦士云能攝召人魂喚處乃樂府中絕妙之境

區區行

我有區區欲奏無因願以衡風上傳于天母曰暴虎

非蜂則撓母曰馮河沈之行潦孟敏何人被斃不顧

秦母箕帚子立許語鶴鳴于皋聲聞于野觀此細娛

渙若解羗邦之淪胥亡是正直何有疏附君乃孤特

束木三尺附塗丹雘潔榮豐盛不言而服室則在束

人則於西我欲往從風雨問之

讀史雜咏呈藥地大師 師本姓方名以智字翁之桐城人國變後爲僧

無可

周公

辟如相馬欲明其目多才多藝爲天下服

弟云宰相以知人爲第一却又非無才者所能四語說盡古今相業

文信國公

尼父桑落子淵不死公孫敘命嬰曰死易

弟云寫出信國苦心大用千說如生

申屠子龍 乙酉間師辟馬院之權衡身入西粵留處數年

魏叔子讀集 卷一 四言

禩來無所獨身棲樹二女異心不可同處

弟云辟難要訣

張留侯

心長手短父冤不報報父父之是謂達孝

弟云千古大義留侯知己後人責良不輔韓而藉漢背報韓初志者可以曉矣

李鄴侯

方若行義員若用智動若逞才靜若得意

兄云化工之妙

邵康節 師精邵學

車音幽轉載送載遊湖以觀化道在幽州

弟云特識苦心

都區寶師盧集後  
始脫泥竈

華秋滕兔獵夫解貧孝子在廬猛虎愧顏

耶律長哥

中心所喜嚙茶如薺老女種種蔬食布衣

佛圖澄

怒風海立鷗遊其渙不入虎穴安得虎子

魯朱家  
拈花微笑  
相見如此

魏叔子詩集

卷一 酒事

九

延陵心許脫劍墓樹能相爲知不相爲語

兄云真知已正不必求相知  
弟云以古人情事寫今人心跡已爲難工而又說  
以數語中古人要害篇中有賦有比有興有頌有  
規有勉所謂意爲義博語與體直真不虛也

出北門送死

出自北門橫蓬吹笙白永白冠參差百人有酒盈樽

欲爲君斟酌彼高原素旄翩翩君去何時慨然獨還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莫年壯心不已白水流東

黑水流南弱水負芥強水沸金高高者天欲上階捐

仙人授我朱藥兩丸東是日出西是日沒緬鄧林樹

使我長黑我有善馬在彼咬下得馬莫殺馬爾殺汝

中叔云後山則爲愚公之人聲衣則爲智伯之士

景行五章爲門人曾師序作有序

詩曰景行行止美新婚也庠生二十五年仲兄度

貢卜而室之傳曰孝衰于妻子兄弟之故開自婦

人小子念諸

升彼章邱以望景行輶駟鏘鏘駕言河梁吹笙鼓簧

季女斯臧

魏叔子詩集

卷一 四言

十

惠風南來吹彼河州宴爾新婚靡不敬好云誰醺之

惟兄載嫂載拜以典念昔先考

飛飛鳴雁寂寂其口千里啄粟不可以飽無冬無夏

於適斯老

既飲食女又教誨女既納之纓又逆之女

季女嬖止婚友謹止都人傳止惟兄曰吁斯惟子之

辜子末二十考斯室子

冠已四章爲門人曾宗慈作

嗟汝小子冠已而婚捐爾幼志命曰成人勉劬寡母

以恩以勤

北風索索吹我牆屋如彼獨夜無有秉燭

維我之亞實惟汝父汝童而晬嗟適棄汝汝之母汝  
與越十五年以有今日

稼之生田則藏在庫子之生母則私其寢汝冠汝婚

寡母則順

弟云行冠已二前全舉三百而理自齊情骨法  
無不極官所謂以古人格調寫自己情事正不標  
其太似也

焚炙頌有序

魏叔子詩集

卷之四言

七

謂爾一章有序

王子傾蓋遇若平生既旅既處遂踰二月今當分

魏叔子詩集

卷一四言

三

張慚非仁者又無車馬之贈不得已而有言

謂爾則斷多端則欺謂爾則信多疑則殆謂爾受人  
聽焉則改謂爾知人則知其大母謂平生觀其一節  
亦有此失亦有彼得母謂義小聞而不徙人將執此  
以推我彼蜚蜚人袖壯夫改色翻羽奔蹤蹟於邱垤  
維水蕩潏維山嘖灰千里萬里自登自涉

雙孝堂頌有序

高郵孝子王新俞有妻曰陳氏姑疾醫不能起割  
股肉以食姑羹未盡而姑愈越三月新俞之父疾

彌留新禽禱於天不應則曰吾妻嘗割股肉以起  
吾母於是創其右股進之翁又愈當新禽割股皆  
仆地時微聞空中語既生男子報汝妻當生女以  
昌汝之後蓋姑愈而陳氏生子一信不知生女昌  
後何說也越二十年一信死將死曰吾生姑以娛  
母三年當復來及陳爲新禽置側室田氏則質生  
於翁愈之歲既生于一僕僕生距信死適三年僕  
既長孝謹稱於鄉所交遊多遠近賢士人見僕之  
似其父也皆曰孝子孝婦有子郵之鄉先生爲題  
其堂曰雙孝癸卯冬易堂魏禧客於郵拜手而爲  
之頌曰

維茲雙孝厥有六異義股愈姑是爲一異妻創未復  
夫刊其肉是爲一異婦肉瘳姑子肉瘳父如桴鼓  
是爲一異神古昌汝乃生田女是爲一異姑愈之秋  
子生於婦父愈之年生生子母是爲一異人與曰天  
子去子還越在三年是爲一異生子賢好事象其考  
敬哉敬哉赫矣天道維茲六異以昭雙孝

○○荷全居銘爲彭立齋作 有序

昔孔子稱衛子荆善居室蓋曰苟合矣苟美苟完  
矣而諸葛武侯亦云苟全性命於亂世時平知足  
而已故其情樂而辭安世亂則懼死禍之時至故  
憂深而辭危武侯不嫌黃頭之妻胡倫計安並歎  
眇良有由也劉向曰大吹不驚命曰金城自非俯  
仰無慚外厭怨惡茶苦力作不及於飽暖未易言  
此古高人如蘇雲卿輩一夕徙家不知所往其無  
藏弄凌雜輕于去就蓋亦明矣夫奉己者約則資  
於世者寡資於世者寡則全於身者多余二十年  
草間竊自隱約然外有官稅內不能率家人力作  
又好藝植花竹壘石爲臺架曲直之木以爲檻失  
古人意彭子以荷全名其居其足以愧予也夫其  
足以愧予也夫爲之銘曰

瓦注者巧金注者殯彭子之居爰以永存

鏡架銘 有序

斷竹爲之形如覆瓦衡視鏡減五分之一加一之  
五焉縱加鏡二分之一減一之二焉高視衡三分  
之一焉設其銷礪以密石沐以清泉摩以稻芸芸

然新栗出於苞於是四分其縱三陰而一陽割其陰陽之闕而拆之拆中斜廣視衡減六分之二焉而餘其左右偏厚薄視鏡膚以受鏡若小兒仰而御餅於口中四墜髮起周察之新城張畫作第日臥竹立金兒面知心

有穆斯人五章壽程山謝秋水五十初度

我栽程山湛湛秋水不澄其源孰清其委有穆斯人冲然以止巾帶容與於堂於阨湛湛秋水我栽程山有穆斯人機心閒閒孰敬不渝如廟受臚伊有畏

魏叔子詩集

卷一 四言

主

也無有患也程山栽我秋水湛湛月臨其檻日照

其檻虛室之光生於幽闇有穆斯人見彼空甌秋水湛湛程山栽我惟山有竹其枝猗猗有穆斯人靜壽孔多惠然風來吹我庭柯我之四十終已無聞有穆斯人令問孔新不懈不有以淑汝身弟子百億施於後人

題像

水竹月光於我如此蘇向肖形魏禱叔子時惟丁未九月十六陳生一元煙中寫竹

大一章爲正叔壽

正叔先生積學力行既七十年著書百有餘卷再見藏於新城欣然謂其從弟八桂吾不知吾之有七十身矣禱聞而數口靈雨爾尹所謂火神意在斯乎因述成詩

至精無人至神無我非膏非薪曷以名火膏消薪止火神不息誰能役物不爲物役形模於木志貞于石學七十年一無所得客氣不守神火以存光燭天下因人用人

魏叔子詩集

卷一 四言

主

後獨漉篇爲友人作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日出當心龍蛇起陸酌水一斗爲泥一斛水斗傾影不見使我腳踏東隣載車西隣壞牆微子之言珠真夜光庭中之柱有濕其丹風雨搖之芳香未闌青青者榮望日不復我則有心皇衛其足終風且霾惠然肯來十句不雨天何時開

第五日出二句寫得愛心人乎地波清較青天聞雷暗中生鬼語尤覺可畏結二句本易遇雨則吉意極有本領有學問語芳香未闌有德音不瑕之度皇衛其足有樂塞匪躬之忠有友如此直是武侯蓋粹屈平楚夢讀荷末可僅以儔古語與作一首佳詩賞歎也

碧幢銘有序

吳門李灌溪先生名其燕私之居曰碧幢蓋古樹  
扶藪交蔭若幢然仰而視之湛湛深碧若不見天  
先生以碧幢爲理車者三十年樹日古先生亦老  
且八十先生之身凡三髮始以進士爲名御史者  
直聲中而執節自磨晚好禪觀刊落一切雖忠孝  
節義之名以爲無所用飲酒圍棋笑宴自順如嬰  
兒吾辟於樹元冬枯落中含生意然碧幢四時皆  
碧不改柯易葉然則變有不變老有不老佛書曰  
幾叔子奇集

卷一 四言

七

西方之樂國四時如春是以先生爲嬰兒爲碧幢  
祿受先生命爲銘曰

惟春不生惟秋不脫匪葉匪枝如彼繆繭彼種者車  
彼樹者廬其中有人亦白而虛冷風生一葉來下  
拂我素琴鏗然心寫





韓叔子詩集卷之二

雜言

寧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載

謹言歲 有序

古人以謹言語並慎飲食吾謂口之所入者禍小也且既已食之則猶有可以治之言語不然同於刑殺

魏叔子詩集 卷二 雜言

水之覆今不可拘言之黜今不可賄刑之劇今斷者

不可續

白日辭 有序

魏瓘之難楚大司空程公芸閣發不免其仲子吏部雪自先生抗兵白雲山誅獻誠不克死司空之孫正與欲播先德於後來徵哀辭余友林炳齋道正與余願得交之作白日詞

白日忽兮晝暗猶獨國兮皇輿折義臣兮斃死喋血先兮後不止吃司空兮謬謬身不謫兮逢惡聖人

今神武垂拱初今檣杭沮惟天路今多難朝無人今盜滿山猱虎符今鳴佩玉延樹領今頭崩角望白雲今鶴起氣吞風今公仲子斷脰拉證今甘如醴怡齋今迷祖信國斬今會元附幸甚至今正與祖芸閣今事因仲父

陪者歌 有序

余有至友號長夜之飲既盛琴徵會當白雪彼有旨酒酌二雅而秉五經雖無嘉穀羞大房而獻夏屋葉凋銀海花愁玉山進以重殺之箴有被書馬

魏叔子詩集

卷二 雜言 二

之斥酒森非濁輒灑元之巾笑亦未歡竟沾孟德

之噴若乃登堂步親卻免讀書聲問謝安客子索

沽擊杜問僕主人亡酒面瞻求門噫嚅悲夫莫高

匪山如彼雨雲願言不寐是用作歌

君飲酒我歌之君聽否醅覆布槽鐵口物不壽人胡

老噫父母勞生育兄與弟毛裏屬妻子今難孤獨有

朋友真骨肉泊然今熱煙爐山高今高兀元璋滿今

雪蒼雪泥滑今泥活活人下今不復上酒人今不復

出醉者叫醒者笑死者促生者哭醒笑醉已心碎生

哭死何堪此歌當哭爲君祝哭當歌可奈何

白日歌有序

交會子二十年矣癸巳正月就余別朋友一道今

日不絕如髮雖子與會子最後乃得知已豈不難

哉統統白日悠悠江水奈何奈何歌曰

白日統統今臨江水吾與子分永如此

值松草堂歌爲彭躬菴作有序

嗚呼松亦閨人多矣夫彭子安往而不得松哉爲

之歌曰

魏叔子詩集

卷二雜言

三

羅烏擇木木不鳥擇維茲之松兮與子直

善人頌

天不生善人天道滅人不行善事人性絕何以獨智

使教昏何以獨豐使恤貧何以獨生使教死生不行

善與死比誰不飲水誰不食粟勺水粒粟莫非天祿

食祿曠職天怒亟於戲善人受天福

踟躕行

山高兮水深古道兮中情怆忽兮先後形影兮浮沈

嗚嗟兮水流噫我今乘舟之子兮焉在欲別兮夷猶

行把今君袖青松今在路瀟瀟今多風欲行兮安處

邦士云古處可爲倚倚靈動處亦可爲倚此兩者

欲棲銘有序

余行山中得木瘦大如椀爰命劉氏虛之爲馴酢

之器其體上橢而下欹受酒者必持飲銘曰

虛受滿持噫嘻歌器之遺

笛杖銘有序

壬辰二月予采木於叢翳之林有節好者而蠹穴

其首宛中竹笛之管古人制杖以扶身之危制笛

魏叔子詩集

卷二雜言

四

以滌人心之邪穢觀斯木也可以交厲然有名無

實內外不相副君子耻之銘曰

管宛宛兮節稜稜心不虛兮聲不應

書筒銘有序

載其公削筠而底之上下竊五分其身斷一以爲

蔽于是乎潛之也則出入諸乎社銘曰

惡其文之者也則可卷而懷之

黃婦謹有序

自朝有穢史士多諛袁國乘家傳疑者十九若夫

里巷細民不微不信則風謠闕焉星子宋君紀里人黃節孝婦微辭于易堂宋君賢者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微爲作黃婦詠

天地否有女子哀結繻夫遂瘞啖其腹不病已北稽顙妾身以美其姑夫竟死姑竟死年六紀夫弗子寡昆弟往從之獨姑在姑草食婦亦隨有瘵疾久無悔曰有客烹肥鮮酌其右富夫子既立子制良畝祀西坡舅夫偕子取婦終勤止身翼姑溫其被夫伊誰黃元啓父伊誰干城女誰爲旌之王忠烈雖爲傳之宋魏敬子詩集 卷二 雜言 五

宋有黃西坡先生宋儒者○王忠烈許養正崇禎甲申爲南康太守後死節○宋沐有名之盛崇禎乙卯舉人國變後高隱不屈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馬伏櫪間戰鼓開闢老馬怒小嘶驕夷吾虜馬欲死君君不許君自聖馬伏櫪思慶鄭

中叔玉棄子香月伯姬而吳亡陳所奢愛無忌而楚破故本穆以爲憂叔與晉患以殺慶鄭其忠臣愛君老馬怒法使千載下人涕零

二愁詩 有序

昔靈均放亡魂應散分其徒宋玉景差作賦招之極稱上下四方以惡不可往而張平子抑鬱不得志作四愁詩余今猶作三愁調多微古意各有至

云爾

登高山兮望東方樹森森兮愁未央我欲從之振扶桑縹緲蒼蒼無天光軒于遠轅鉤我裳虎豹踞伏熊羆張靡肉下血爲酒漿我欲從之愁未央登高山兮望南洲朱火烈烈兮愁何如我欲從之選明都兩蹕不前心躊躇引頸而望燒我須我欲從之魏敬子詩集 卷二 雜言 六

愁何如登高山兮望朔北水浩浩兮愁不息我欲從之嚼北極寒風飛雪高千尺僵死不仆如水立草木不生何以食我欲從之愁所適

題張曲江像 有序 張名鑑鑑參林人南豐令

辛丑夏秋余再經南豐於甘健齋處數見曲江詩文而未識面余每以此遺恨健齋也壬寅正月健齋來勾庭出伍山人所寫曲江小像宋伯子見而拊掌曰是必似曲江無疑古今稱天下豪傑多出

西北西北士不說學少又采大學爲曼詞綺語以  
虛文相炫耀讀萬卷書不如未識一字然經國制  
治決大疑定大難非讀書明理識時務者亡由說  
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發周官曰不學牆面蓋事惟  
煩故東南之讀書不如西北之不讀書西北之不  
讀書又不如西北之能讀書曲江生西徵絕塞之  
地古名將所部會而文采若此余愛曲江甚欲作  
書以道之會山中桃花大放外人來者日接跡于  
今庭不暇及僅爲曲江題像并序于從賓歸以貽  
魏叔子詩集

卷二雜言

之題曰

讀其文奇偶而揮斥觀其像何其沈而多思也其殆  
驚鴻之將擊者與

四愁詩 有序

辛丑八月余作三愁詩今適更作四愁推雜絕哀  
亡及章句時壬寅臘月也

登高山兮望殊谷  
驚蛇蟄兮槎若木  
羲和矧兮灰堊  
舒百靈聚語兮鬼旅  
哭洪波瀾洞兮滔蒼天  
懷高陵兮沈乎原  
歎寸土兮不得就前雄  
馳兮夜飛蜈蚣鐵

足兮商交鉅出丈活兮探我腦我無首兮何以居布  
氣兮雨毒上呼山兮下墮谷窮天喪兮薄地軸緹天  
絕兮攀軒皇雷震怒兮逢荼毒天漆漆兮地吸吸庶  
星雨隕兮人滿服駭駭兮禽奔森鬼神兮聚立練修  
蛇兮閃忽火發發兮風烈馬足齊兮鵬張翼呼兮號  
凌蹌埃衡兮今上開闢帝理駕兮天門陪鸞龍兮上  
京遊正殿兮不食罪已詔兮服躬召咎錄兮呼蘇公  
冤平反兮焉從左杜張兮右周來獻所能兮已窮十  
幽駕兮天庭稽首帝兮臣聞風火將兮六交一日俾  
樂叔子詩集

卷二雜言

今萬生天地故兮不息壽永承兮無極

初菴云中有謝家湖距六合之外乃能舒天挂之  
由振崑崙之筆張皇幽討凌絕字宙補春秋之創  
書成離騷之變徵兮萬世人讀之靈靈駭訓永覽  
萌業以祀業桑連酒漁陽三樹未免小巫拍廟一  
索○詩不任聲始難終極爲三百篇風雅變聲另  
闢一境機開萬古之心胸權倒一世之習勇文力  
所龍並莫驚足  
邦士云滌深古佚真楚辭也

役人歌 有序

石城廖公以全髮死於兵族祖石牀爲作傳祭別  
二月且來徵詩石牀好傳義死如賴縣盧子占軍  
都劉方公葉縣而妻謝氏東門曾氏烈婦一門三

人皆予身見聞無異詞此知廖公不妄也公諱應  
兆字聖符別號太初仕署當塗時直三王之困當  
事欲毀縣河諸屋以率百丈公爲設役沿岸濟之  
民居得全者數萬家比年南北建置徵發相驛騷  
而額當江廣之衝石城寧都壤相接民苦樂相聞  
杜甫有言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  
伯天下少安可待也余讀傳內悲作役人之歌  
朝被牒兮暮驅我行春田厭厭兮不得耕用一役十  
兮居其巖夏役班兮秋役興嚴冬霜雪下兮雨冥冥  
魏林子詩集 卷二 雜言 九

題王滄厓像 有序

畫滄厓操弓挾矢而立上不盡日月星辰下不盡  
山林原壘亦不樹侯亦不騎馬不類職張之武夫  
亦非猗猗之獵者何不畫一恢奇男子於其側以  
爲汝友閤閤然而孤立何爲也滄厓笑不答余援  
筆題其上曰

右批矢兮左操弧有人顧兮兼兼須上不見飛鳥兮

下不見狐矯獨立兮誰須天蕩蕩兮地莫莫君何之  
兮東西南北吾欲扳枝兮結汝帶折若木兮梯汝  
足重曰左操弧兮右挾矢侯之抗兮何有寥廓紛攘  
今侯在止上不見飛鳥兮下不見狐矯汝矢兮操汝  
矢

鵲林先生像贊 有序

高山懸泉松石之間有人抱膝而坐泊然無所事  
日炯炯若有所營其爲今人耶今之何人其古人  
也主人出揖客於庭則儼然此人也贊曰

魏林子詩集 卷二 雜言

義以止所謂賢者蓋如此

王中齋像贊 有序

有作孤松園寫王子之形者余旣以兄事王子竊  
聞九方臯之相馬贊曰

儼乎吾不見其喜謔乎吾不測其怒多飲酒而少言  
澗乎其中有故

延壽篇爲李官玉翁七十初度

君不見楊延壽七十餘氣力尚未衰示戒子孫更作  
書親嫻朋友贈郵飲食有加不使家積金帛用有餘

又戒子孫深慎言嘯馳勢門輕識短長爲人愚是以父子昆弟並教誡說詩書一門雍穆近代無有弟延祥事之如父六十登台輔醉歸扶持假寢最享遐瞻嘻自萬石君五六十年有楊氏楊氏至今千有餘年其誰乎今見東龍李先生而且行年七十朝而讀書暮而讀書是甚盛德求之古若楊延壽者非與

乙巳元旦得圭箋試筆

毋毀汝廉隅毋露汝圭角謂汝如玉而不辭錯銳其始乎其底執之有常永終不敗

建叔子詩集

卷二

士

梁質入屬題帳

晦則息而闇斯明則作而啓斯君子于是

識出處之理

爲宋錦舍銘

汝方其外而去其稜角因其自然而不琢其璞斯文章所由作

林潼帝君贊

汝之文如雷如霆我亦不能聽汝之文立之又立我亦不能言彼赤帝而弁者以爲然吾爲乎不然

銅書

有耳而聾謂之聰有目而盲謂之明有口不暗謂之林有心不昏冥之門不見夫大熱水寒不相干月西日東不相同日月水火其詩無窮也以此

丙午元旦得日月箋箋試筆

龍乘雲蛇乘霧雲霧冥冥下有馬蹄馬日萬里汗血如大赤直走扶桑西逐日日月代出如環不息

題湘潭王山長三教小像

左右坐一僧一道士旁列五女樂選幅四

建叔子詩集

卷二

士

月題贊如紙

三公者伊何爲坐而論道女樂環之浮海來歸洞生

黎竹林峰中痛連膂五通神人頸可騎不行地難王

子知

石銘有序

迎而感之蟲蟲爾追而感之鶴鶴爾鳴之以指不踰指然而則已割矣眠其色匪然黃也眠其質被而窺其心鄧子元白育之易掌藝叔子銘之

洞胸穿呂弗得謬方寸穿柱如响嚶嚶履莫取誰嗣

女

陸梯段將挾其子遊燕趙謝文侯圖之而尉余

題

胡儒行而戎服又挾其子子也才欲其似風急馬鳴  
柳披靡落日荒荒波易木

題友人烟雨歸耕圖

汝筆耕而舌耘石以爲田何爲跣足衣裘戴笠其意  
則然幸野已荒南陽就蕪蕪穢誰治非種誰與鋤我  
七日不食誰與糜餽春烟霏春雨冥冥衣裘戴笠

觀叔子詩集

卷十

辛

獨行無人我欲持三尺耜與汝耦耕兩手無力足不  
得行年年來書游江上坐見春田春草長

杖銘

我持而乎而而扶我乎而

林鴉齊云朋友相須如是如是

魏叔子詩集卷之三

五言

寧都魏應冰叔著

男

世儼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載

水莊獨立

倚杖望平川涼風自天半月光草色齊水入松聲亂  
蕭蕭無故物獨夜秋思滿

井上同門人采栢樓子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晏起延朝食風舞日和明薄遊向桃井從之三兩生  
交藤羅石壁穹翠若懸庭引蔓綴巨實照耀霜從橙  
謝生日栢樓本章舊得名采爲驅眩藥不使胸熱渴  
我本懷屏疾愛此色黃榮倒杖擎小蔓墜石裂有聲  
謝生卷兩袂帆上最高層扳摘無遺力個個皆手擎  
意足抱餘興歸杖縣雙莖

送葬師謝元一歸綏安寄懷李又元

山川不能言千載走疑似我未識君能愛君多古義  
李翁君之友宿昔聞名字往交陳不盈見翁書一紙

樂鄉不可淹其心不可恃急流退必勇豈獨當臣仕

予心識斯言逢人輒舉示蕭蕭冬夜長懷欲動歸思  
霜嚴百草黃寒松青如此下擔見李翁相期愛後死

獨宿烏谷

朔見起山麓終夜號羣木木石浪崩奔眠欲撼高谷  
赤電赫有光光驅生反覆咄咄山見來休然省幽獨

擁被五首己丑作

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擁被覆頭面手足猶拳曲  
象難有餘安處樂苦不足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二

亂兵薄四野中夜相率匿廳發寒風鳴長道恆蹴踏  
非無衣與被倉卒不及覓冬夜苦夜長殷勤望朝日  
朝日出東山又恐兵至索

營火接百里一望如星辰烈焰無疆木茅茨安得存

寒風刮兩耳坐起班樹根猶幸不雨雪未敢怨苦辛

踉蹌入里門遙望見空堂高樞騰天光亂草地縱橫

婦子臬肩膝婉轉相彌縫夜寒愁未遣不及歎朝餐

全家一時散安知存與否無罪非急縛長夜廊東頭

旁睨雜廚案殺鷄復椎牛酒肉何復藉三五起狂謳



吳越俘虜子不敵呻吟嗟天幸脫刀鋒便與命亦休

蘇軾石牀云詩品之高大類元次山人惟元詩無時運古詩後厚與追三百餘年推爲唐人繼代

後從知有平杜者猶只在詞人才子中生活耳弟云五言音格似魚游荷葉間因結法不嫌其同

勾庭最起望三蠟聞鴉犬聲却寄彭中叔

霜嚴朝日出草樹寒青惹就日登左阜俯見三蠟峯

向下跌瓦屋炊烟鬱相通盤磴靜人迹鴉犬向空濛

中有佳人居銓若聞笙鏞

哭謝幽齋有序

內弟謝子大茂少依子子生平許謝子謝子亦蹈

魏叔子詩集卷五

五言

湯火不讓也好義輕財氣魄蓋人可哀也已謝子

欲于山下予病不得往撫視而哭中夜欲狂爰成

哀吟謝子年二十有五少子二歲

我欲借神駒一日走萬里朝馳崑崙崙山莫極滄溟水

我欲駕輕舟隨波自上下白浪高於山黑風疾於馬

我欲乘高雲乘之直上天問天厭善人胡生謝子賢

我欲登崔嵬四望無際極寫我萬斛愁大哭震林石

那士云詩本序中欲狂二字如雲鬱而前蔚也

謝賓連云古無此格獨劍其奇

秦正先客序錄十五載將沿嶺歸九江廨次中

大小作何觀口號送之

章水到九江波瀾漲且潤但見匡廬峯意中應超絕

宿烏谷

雨盡不知夜群響亂幽處繁蛙隔遠鐘急水洗寒鼓

看夜寄伯兄書鍾譚論李白詩二則

霜打開環鼓寒不致息剪燈讀詩歸中卷盡李白

快槩感後人雄豪生騰魄乃令千載下讀者恣吹索

吾兄逸絕才百斛散挂壁大陸欲微多張公清省得

自成一家言窮年資死死非盡才不逮攻苦神明出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五言

所以古之人矜名愛筆墨

送下道人採藥詩

嘉藥隱紫棧雅興衆泰同毒草能殺人頗亦有殊功

神農曠不作物性枉其庸方書鼓膠漆繪形失真體

所願身歷茲甘苦靜言調

朝日

朝日疎林下舉若雪初釋我時寡營心驪履出邱北

霜氣靜埃風對之兩悅憚延首望西除高閣臨山裂

梅英吹表衣孤香散寥闊

底言

巉巖見高山其下臨茂水水淺令人涉山高令人指  
貴後不貴高禾使古君子

碎網不辟何畏刀不畏儼世士恆思怨質仰利機  
俠累喪仇賊謀政死故知

穿窬自有雄媒身多忠信知人在古澤胡復常驚說  
如彼萬賴作一耳靡所聽喜怒無形顏物莫覓其柄

鼠目橫寸光笑人竊秉燭哀彼求燭人不知有朝旭  
兩誠誠相遺辟如膠與漆不復資介紹永久益固結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五

兩偽相交值水炭不相入縱或成親近水消炭亦滅

強弩無末力魯綽推其勢瓶水覆不收既走恆滅趾  
風凰不好鳴麒麟不害至尚口必終窮胡爲自豎簪

古人鮮失德恒若察繆戾傍徨或告之所以開過喜  
辟彼飢渴時候忽壺飮至

農家產粟布夫耕婦成織斷鐸與杼機聚資衆工力  
單執易阻絕獨櫛易摧拉三皇澹無爲羣材交羽翼

唯聞盤古氏孤特立太極

偶題

白日高欲午空堂靜掩扉雙鳥忽相過飛鳴到階溪  
後二日學家返夕庭別水莊作遂呈內兄謝亭

三

平阜結幽宅林木酬清樾中春將家室駕言於汝廬  
獨立米泉美移步景即殊時望翠微山却憶夕庭虛  
四鄰閒復先歲憂我心瞿況有令兄弟豈能久離居  
歸鳥知我去維莫鳴于鳴木葉下阜亭清溪流芳洲  
應知謝子夜寒月足露霽

朋友篇 有序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六

辛卯仲春溫子訪予寄齋漏四下不倦爲道戊子

吳竟魯易堂諸子所以成子夫梓匠之技毋忘傳  
人爰于溫子之歸也作朋友篇

剪燈烟中夜縱橫披胸膈攻取盡平生時因互危特  
感茲知己心而懷故人德折肱追良醫曲木思繩墨

在昔少年時英英霽角船風光自燭耀於人謂什伯  
秋風發茂林萬物欲謝華有客自西來學賢斲拂拭

淪淪私相謀遂起攻吾思余言甫脫口念曰吁哉唏  
唏如秦中民重足幾一跡鬱開窘幽獨疑憤弁同作

晨夕靜言唯豁然解淡或根莠不拔根灌漑長蕪域  
安得放今茲猶共良朋繹

送胡心仲之平西教授 心仲彭躬庵壻

吾友善相攸胡子才相匹黃生幼能奇字之詩窮息  
養正良艱難師于胡子擇胡子英絕姿高視無畦陌  
我欲馳其鋒十步常一超我口作蟻馬乃知教者責  
詩以意殺人方書鼓膠瑟大混播元氣萬物各華實  
古有奇童子所成惟十一冬日不聞來草木不怒作  
爲我語黃生無然自棄擲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七

擬古二首 癸巳作

滇南萬餘里夫君行遠客三年絕音札紅顏欲蒼碧  
郭外帶長江砂磊立危石登石望夫君高山障南北  
江上逢楚舟聞歸在除夕盟手治鵝黍舉案待君食  
今年天中節又聞到西粵手理五色絲與君親繫結  
五嶺荆棘多九江風濤疾傷心寄江水流不到楚粵  
妾家嶺之南君作嶺之北與君未新婚幽情相永結  
嶺下有淺潭嶺上多松栢思君不可見上嶺采栢實  
采栢不盈筐豺虎齧山崩可憐妾力微纖手不持戟

願身委豺虎因風到君側

長夜

鴛鴦惡長夜夜夜長悲啼求旦不得旦啼血立寒枝  
月晦自有望日出自有時羣雀戀巢宿茲鳥竟何爲  
淡夜苦不寐寒風鳴嘶嘶楓葉落茅屋鷄聲隔村溪  
空房生虛白凝曙乃更非

題冠石耦耕圖

尼父久不作千載無沮溺一士立執耒一士坐蹠石  
四目視汝牛寧知我在側非種薄大田種豆不可得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七  
努力鉏與犁我飢待汝食

清江楊文正公死難賴州有營卒煙南城外三  
里道予求之數發土亡其故處 二首

中夜結私禱庶幾神靈來何當夢寐間憤憤不我開  
烈士輕溝壑至人遺形骸先生意何爲坐令沒蕪萊  
亦有不食粟餓死無所悔有不履地人禮車卅餘歲  
殷墓來周封榮之以爲槐鬱彼泰山松乃使秦官貴  
營墓自李村歸作 二首

去年李村歸入門問父母今年李村歸父亡母亦故

登堂一舉頭母愛惟在戶只此十六月迫促罹大苦  
泉下但茫茫從之路無所長號復短號抽裂于肝腑  
老母多爲愛抱疾乃濃諱恐憂不孝身反覆勒奴婢  
父在虧孝養追悔不可底欲以及母身奄忽竟如此  
人生惟此事一跌不復起願言有心人鑒此不孝子

辭墓

我生三十歲未免慈母懷何當乙未夏白日西山晴  
四月舊疾作五月轉哀羸綿水身迎醫藥石諒難爲  
六月十六日大變忽天摧兒女哭牀下不復知爲誰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九

逾時就大殮終天不可追及於七月杪靈輜出東陲  
廿三掩內墳福相隱屏灰何況音與容庶幾去復回  
忽忽又十日不孝亦言歸痛哭拜墓下安得晨昏隨  
親沒日以久子情日以疎生子三十歲但如棄路衢  
移梅勺庭不活

絨乃微覲濟下鳩辟龔生但以私一己愛之反爲憎  
我生大寓內千里在門庭山海發珍異萬物自相榮  
欲擬樊中鳥與之翔冥冥

卷下

冬陰結群木蕭氣下山庭盡虛如長夜觸類成清冷  
慨然抱幽獨盡日立檐楹山鳥時來至刷羽向前汀  
歛水動寒石落葉相間鳴

遣懷

西風入夜涼吹我衣裳薄古人重久要今人輕宿諾

贈彭茗柯

長 垂天末彭子何冥冥昔在明盛日君已薄世榮  
我來當大夏對之如層冰力學不辭老高文時自矜  
若將死無牧不問處士聲我父劉功定在昔能遺形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十

喜高自山寄礪凡至哭邱甥公西

壽短不關病藥石何能奇我身下消極歲久困疾醫  
仲秋高子過自言方不嘗十日爲我製五月猶未束  
屏屏邱公西蚤歲甚賢才諺言甥似舅此病亦同之  
日我望礪凡欲以兼爾賄物遠終能至人亡安可期  
踰壯我未子消若無當危旱農愛雲氣見藥病已治  
哀爾身作店立天如斷楮

邦士云一喜一哭爲悲便不當同詩中道情只是  
成一片說出又還他喜是喜哭哭哭不語幸

余自道處便以剛  
中情思爲化工矣

勺庭梅話

季子山中來三旬雨不止  
泥沒脛毛相見各神喜  
不及道起居爲言梅不死  
晨興登高邱徘徊心未已  
早芽二寸長甲拆如菌耳  
寧茲草木心輒亦有如此  
讀曾止山哀葉蘭經作而追哭之并寄令弟子

九有序

葉子名永斯字同先  
夢人白雲先生既休于家  
敵師至自沈潭水  
葉子從之獲枚病死  
葉子死丙戌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後九年而訃至又二年讀止山詩觀師錫之作如  
見元賓哀原父之亡尚有貢父記曰朋友之墓有  
宿草而不哭吾惡乎已諸

螺石癸未夏會子時就子蘭經編有間中署命符與  
山花慰危登蕉陰轉石渠爲樂非一歡千古在瀟東  
我伯同斯遊惟君仲未俱仲今僑湖水我伯結山居  
獨有九峯墩

蕭蕭長白榆

在昔尊守宰遂如神明居尊公子視我與子若儼渠  
子能重朋友忠孝豈爾殊所以乙酉歲遠寄論交書

仲遺訃音來展手不終讀會手出哀辭讀之心轉救  
語我再渡杭仲君寫結束自知不見子寄仲書一牘  
仲君不得見念子以心篤

丙申四月送伯兄再之湖陽

夏雨霖不止駕言向海濱昔送章貢水時維癸巳春  
塔下俯二弟堂上拜雙親親老健未衰奄忽委輶塵  
去年就兄居願以長相親吾儕同未亡兄弟爲一身  
嶺海多瘴癘念之獨遠巡主人重恩義遠道非所論  
把手向長路傷哉不能言庶幾微爾儀明發懷二人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七

林確齋四十又一詩以贈之

乙酉秋七月彭子將家至寔覺無寧土與君就我宅  
彭子輕相知一見如淡識君年將廿八雄才自揮擲  
愛我意氣真因之出惻惻達覆每得中十反比元直  
至今十四年何曾動顏色君家初來時僕舟長橋側  
前聞及晨興披衣走沙磧蓬頭面未頤坐君相盤辟  
迷廬翠微峯八載共晨夕患難生飢寒君乃遷冠石  
輟鋤過水莊澹然心相得送君生古渡空山落日白  
姚誕日水莊示季弟禮

先妣字詩見晚歲猶憐子零陽得肺病咳嗽母製  
乙米在彌留屬以善視爾久疾氣息衰低轉語沾戀  
聞者心消涕淚不能止陶陶酒聚陳室是母何在  
往年結山棲異姓如同體會當母誕辰起承比妣姬  
木靜風欲搖旣然養不者汝病今小康根莖伏未起  
勉為未死人毋以憂考妣

諸子世傑既冠詩以示之

厥初汝之生歲星紀乙酉勿勿十四年元服加汝首  
逾年將抱子服中取汝婦成人既備汝童心尚無有  
槐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主

甲申天北傾東南繼不守生汝當患難襁褓東西走  
恭被祖父恩居養成豆厚如在隆萬間未知生不造  
汝能幼多損大父不釋手雖以彌留時聞汝讀書不  
我父慎令德我兄不敢負叔季相後先門庭為師友  
安樂不可嘗水滿器不受林如行獨梁浮卜通多咎

婚友帖

贈也本孀人少小多病賴父母獨愛憐衣食推甘婦  
喪亂十餘載乃畏禍與龜不幸失怙恃日合精血枯  
火我先人室家計轉鬻虛水莊授弟子勉為奉水需

山村歷城市我昇無盤與母或一徒行恒仲如奔車  
念茲衰邁身長年辭馳驅將強未生子何忍遽奄祖  
特此謝婚友吉凶之禮疎屬感清明節祀祖來里閭  
行當就此時一一問起若仲秋師大人七袞木月遷  
兄子臘月婚不復視東廚不肯廢人爾族里無所浪  
雖有匍匐心力窮將安如敬告我婚友閨閨行恕子

仲冬上先微君墓望李村作

祖塋二百載其間表處竭族義推微召本之為幽室  
先妣後逾年更乃營墓闕遠葬心所非地偏不容穴  
槐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主

春秋一再至定省亦已闕平生不自憊一病奄三月  
南郊四五里至今乃得謁東首望李村寒烟淒以滅  
霜露被野草履之心佛鬱

李子力負五十初度既成律詩言不盡意更作

一百四十字時已亥端午後一日

綠水滿池塘萬蒲花燦燦我有素心人最當五十誕  
於時更踴躍永言發嘉歎庚辰己卯中我生甫弱冠  
相與為名高聲咳資時彥趨庭迭父子親者莫能辨  
吾徒愛氣矜正色敢犯難惟君邱邦士風期殆一變

邱子子頃波君如春日旦竊比陳太邱從容善投問  
忽復義形色期期不辟患我東諸生服邱子與偕賤  
獨君先除籍不使姓名慕半處

李子別齋

修梧竹青苔交

几案

雜興 六首

東郊閑盜蒜灌灌戒小僕如爾瘡痂身豈能傳他肉  
哀哉祖徐州竊疾不可復懷中雙劍墜巨羅覆山幙  
巨羅誠愛之銅疊乃足欲

彭澤休田間赤脚兄王宏短褐行曳柴倫計何高君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十五

相彼社中偶丹漆耀閭紛飄風解屋瓦暑雨綠蘚文  
不能自變化端竟生空村

魯人田吳竟滋水輒拘鄆夫差舍韃室因之偏武城

渥苔細賤人胡乃專吳兵耕鑿自義皇手戟中焉與

飢馬寂在廐獨至忽心爭投骨坐群大輶起相猙猙

我時辭忿欲高論極青冥鏡貌顏色日日有豆羹

梁絲不可白破釜不可亨人身但改作如月虧得盈

藕花出沮洳乃以滋其清周子憂少年戴生群盜雄

希樂輕裾蒲幼度任履履漏水下葉葉承隱終亡有

一言脫此口非必禍所倚恐有四旁人促促如刺耳  
會省之四十又一會只賣卜遠出賦此寄懷

生平愛誕日觴酒坐賢賓盤古數百萬此日有我身  
會子四十一庭戶寂無人時有尺書至轉徙難具論  
父祖側東嶺一弟壯尚鰥豈緊謀禾食躡騰走山川  
孟夏方愀台凌雨漲前津念子行路難悵然傷心魂  
掃落葉 三首

風自勾庭西葉滿勾庭東物生知榮落還復怨秋風

流水下故山落葉辭故枝但掃不復問自憶榮華時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十六

木葉依寒山足當爨下材落向車馬道空成度與埃

出郭行 三行已亥作

郭門日蕭條盜賊紛紛起十家村務中乃有五家是

大者肆屠殺小者驅牛豕縱火燒穀屋繫人要貨賄

薄衣攜妻兒往伏荒榛杞侵晨望四山乃復歸墟里

哭聲滿野不敢直言指嗟汝盜賊心何太滅天理

盜子聞言言欲飲復長跪君心肯和平爲君說終始

終年苦力作不得養妻子食缺衣不完誰能飢寒死

地方日六錢豪民恣驅使大戶賦籍紳小戶飽士子

一人身富貴婚友爭搏噬與皂仗官威咬啖盡腦髓  
一或逆人意負緣入狂狷見官我所悉見我官所喜  
無錢死飢寒有錢死繫累要之均一死不如作賊是  
侵良鷄犬鳴鼓聲何田田與皂喧公府長官坐尚廳  
有客仗劍來謂汝太不賢四境大苦賊賊亦可哀矜  
汝號氏父母何以特無情堂上雙撫手大笑老書生  
汝但曉賊意獨不曉官情初我得官時早夜苦經營  
胥吏前致詞到任禮先行恒愁令節至輒復聞生辰  
民財財不易敲朴何由停無錢賊我官子貨謀爲應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七

入郭行

竊竊何竊竊出郭復入郭郭外走郭中老幼相肩薄  
衢途交官衙中唐復官閣閣下羅酒載銀瑤紛紛燦  
揚揚數騎來下馬儼嘉客一再拜王君環坐醺杯酌  
簪花腰銀瑤冠被紅纓絡前導雙鼓吹細樂相間作  
曲道逢老人視予心錯愕附耳向予言王君施方畧  
此人性咆哮吞噬比鯨鯨前月據東村昨日燒西落

謂當來就降乘時恣殺掠黃金壽王君兄弟爲盟約  
向者曾招撫豈知仍肆虐擇肉而食人不必問嫌忌  
縱能聞風逃族戚不能脫近有鄉曲人頗聞饒囊橐  
或言與賊通黑夜吏相捉聞者相款息自悲無早識  
守法當得死何不豫爲賊哀我衰暮年不知死何日  
言者死通衢君但藏胸臆

從征行

傳有山縣寇竊發何縱橫將軍下兵符照兵聲向東  
由賊聞兵來竄走無遺蹤百姓聞兵來行在兩怔忡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七

擊鼓集里社頭會課所供後廡未出郭前旗已先臨  
騎上挾鋌矢步卒橫長鋌呵云此近賊焉得不相通  
遂使繫子女搜牢何從容斲木取犁鐵橐米許无糴  
背負生蔬肩鷄鴨鳴籠中蕭蕭班馬聲悠悠自施風

寄彭射菴

日夕夏雲合衆鳥暝不飛山庭五月寒風葉交前墀  
披衣北窗下感慨讀君詩想君行路難獨身誰與謀  
布被求詩囊落日下山陵中心一何有茶苦竟若茲  
別車不相待暑雨漲無時行恐先鷄鳴涼風吹敝衣



金情洞室三熾峯

奇石四十里中有神仙宅神仙蓋飛去但見古松栢  
十年盡斧斤空翠延蒼壁洞門側窺口掖之生深黑  
古殿泉聲中天光動如翻白雲漫山要白日射山春  
茅屋浮高空倏忽不可得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江水日東下荻鳴聲蕭蕭老馬不得意無言心寂寥  
門外春柳生尺牘能爲家冀北不足懷生分伯樂驕  
但得駕鹽車寧當死下槽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古

十

中叔云王崇器棄晉入秦張元吳吳棄宋入夏故  
宋文帝責何尚之曰使孔熙先三十作散騎郎那  
不作

夢先微君有怒色他日夢輒如是寤而有作

九子微衣家恨然若抵鉛竹立墮休息恆不知其故  
其或嘗祭祠晏起被詭怒憶昔年如此幾欲從夏楚  
自恨刺用血書之警生處即今二十年猶能感寐寤  
先子性止慈諸兒羅庭戶日夕其笑言竟忘侍嚴父  
如何成生妹無復見平素洵此不肖身白日多謬誤

金精曲

魏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十

弟云此肯於章  
法中造格最高

武陵有桃源金精有桃源借問桃源客仙人誰者賢  
昔人聞辟秦此女還辟秦崎嶇南山翁時從太子宴  
此納足餐後呼吸有夫婦何如桃源人還自思嫁娶  
洞中四時春不事耕與稼却笑在桃源種復營田舍  
吳宮多美女不識吳王面向自枉車騎千里聘嬋媛  
鼎列厭膏粱反其藜藿食吳王愛肉自不在好顏色  
邦土云詩荷用意題唱爲高者最足供人玩味近  
竟陵猶能標得此種以板去盡俗如此前五首正  
得其意然愚謂此詩尤妙在并題對吳王乃更  
高絕以後只將宮中之情流連開宕意尤無盡  
入山如傷弓辟人如執熱何知千里外有人來迎接  
宮中聞吳王親遣迎山客各自御宮玄爭著山人服  
宮中聞吳王車馬在空谷各買神仙傳明朝學辟穀  
宮中聞吳王誰宮待仙女各言厭宮館欲向衡山住  
宮中聞吳王仙女飛上天各恨不得見笑自插花鈿  
印事  
弟云五言格力高處人非百十字不能盡以作  
而止盜暫息言得瞻先笑即夜戒興夫屢起視天明  
是夕九時  
雲月暗生光乃聞簾櫳聲侵晨雨如泣歎息傷我情  
去年秋草黃今年春草青一去十三月延道不復登

著屐上西岑回首望東院仰見天地合安辨川與陸

田夫昨語我秔稻久已成淫雨苦不止杪畝秋欲生  
微求力繁急夫役轉額仍所恐秋稼盡盜起更論兵

門人賴章吳正名曾師庠楊復展會詩各賦勺

庭詩覽畢作此兼示諸子世傑

異國不可適米山廬翠微手種桃李樹不言下成蹊  
林溪好鳥來欽謁鳴唱皆雖然自幽僻日月光在茲

莫汲桃井水朝烹山閣飯未能事力作卽此爲生涯  
比年校弟子爾爾或庶幾慚我遠古人使汝無成才

觀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山人坐高秋清虛日日本聲名漸處士恒懷後世嗤

讀彭躬菴廬山詩有作寄望木大師

匡廬能好奇獨立都陽水動靜各相知亘古爲朋友

皖江有異人是跡偏山海自開三疊路直踞五老右

我父汗漫遊仲春始星子竊獨愛兩人楊瘡宋未有

寄我廬山詩磅礪無涯淡最奇十四松托根自晉始

劉石代綴橫礪何有如此

本大師昔寓廬山開三疊路上五老峯倚寂觀松  
轉是晉代物貯卷作十四松行其處山詩首字宋  
終于楊楊名益余字及石新疑人因  
變後苦倚不扇見難詩黃婦謫元

爲楊亮先作

日中何接撰陳椽走棧利薦紳相紛翳大雅留塵市

我今見其人與之生同地叨媿多善行姓楊亮先字

維時居新城君行爲掩鬱忠疎不忠親倒行而逆施

楊君厥有爲愛母及舅氏恤死不恤生求鬼亦何嫌

楊君何勤勤推金不責契家鮮中人產斯行良不易

吁嗟善言千不如一善意吁嗟善意千不如一善事

題洪亭玉烟波草堂

烟波五十里間在漢陽東洪子愛烟波浩渺生心胸

觀叔子詩集

卷三

五言

草堂枕邦湖萬廣陵湖光面面通雷塘柳盡彫邵伯

餘安風遂爾辭江嘯鴻山湖高踪烟波滿天地濤聲

起寒松湖水漱山足相應如鼓鐘于焉賦考槃懷古

思何窮

魏叔子詩集卷之四

五言古

京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載

詠史詩和李咸齋有序

李子咸齋作詠史詩余讀而悅之書置座間以當

九九礪礪誦既多意有各出也

縛虎不急縛虎急必反噬始皇何許人把袖責以義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

圖窮輒提劍銅柱安得避劫上切齊桓誤矣學曹翽

天心無專愛人道有常經趙田字其民厥後可以興

天遠人道爾聖人斥其名

夷齊死商難反以禍周貞勛不負李雷豈肯負新君

毋使天下士相戒為忠臣

敗軍不可誅何以厲用命孟明不世出成功不僥倖

蘇山奔唐君汾陽造唐業將貴知人可任亦可殺

禮命不可渝武威不可替徐無三百家將之迺歸鄒

操意不在漢當時良易辯 別哀哉竟殫世不獲從昭

項伯何以封丁公何以戮兩賢相厄時相對生耻辱

項伯受敵賞無傷遺主誅滿言不擇人徒爾喪其軀

作意後功臣漢高實舉首韓彭如悍馬羈勒不去手

忠誠蕭相國乃亦膺繫桎宋祖萬世法大禍消杯酒

博陸覆顛惡萊公附天書人苟恤其私智者必為愚

不學斯無術千古為欬歎

以武而視陵如人視犬豕讀其別陵詩繼漢乃如此

垂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始信司馬選上書非阿比

奔晉或奔莒分已定君臣猶天不可逃庶兄何足論

虞人死皮冠雙僮死敗軍自縊莫之知語疑非聖人

遠貌不察形遠音不聞舒六經多謬誤闢疑憤其餘

孔子賢伯玉後世誤遺書乃至出近聞未以明哲譽

漢雖必先達率諸召忽愚

五伯以宋襄公若差黃歇信陵真公子乃與三君列

三國尚智力奮然如朝市賢者必過之風教成庶敵

竹林五六了心狂小天地傾身以殉名放僻無不至

始端山巨源果足超流輩中散寡識人薦之何所為

平生號知人，第官如置器。惜哉此勳舉，猶監名士氣。  
賢愚走勢利，愚民自高蹠。人皆誇明哲，衰世誰與易。  
處者去風規，出者懷匡植。縱或殺其身，亦各成其直。  
陸牛叛君親，卹部非所惜。

困迫討臣吳忠義何有爾麾下斬不降振施力如此此樂不思蜀此人豈自裁願忍數日辱斯言何爲哉猛虎閉屋中豈得久無變鶴靜而譁誅安坐待邱建人惟繫臣妾所以遺君社若後職臺饒降讓胡爲者

皆立送兩宮燕周猶其亞

子路死臺下。稽紹死車側。死未爲不義。其失在初服。若使紹且奔忠孝。兩無得。

昭烈抱雄畧樓接不得息自遇隆中人進退鮮所惑  
代吳不偕行永安崩有日始信魚失水死生在頃刻

自古大聖人身皆建奇蹟各各不同名與大地立  
曹瞞言曰方郭李非所匹擎器還漢宋伊周近其德

惜哉！天下不從老奴策。

隨當爲大公不當爲伯夷擇地釣渭水乃爲西伯師

德公處襄陽諸葛脩隆中既當都會地亦多豪傑從  
爲於軍中但使處孤僻時務安得通

附咸齋詩

秦所期克不待手樽空紛紜死漸漸高處得落  
海君紛紛擗竿起因之喪聖人  
趙盾弑其君春秋筆隱微何以得嬰白爲之推黃  
履仲厥工彌縫七世食其福田氏終爲齊人趙盾  
不足

智允叩馬諫豫讓伏橋荆明明殺我人各各許以義嚴送報私怨肅政野具計獲牛被文編海山流死地

數將有奇功。曹剛反。侵地。晉釋荀林父。秦牛孟。賜  
視子玉。未就。州重耳。寧敢。嘉惜哉。子將軍受其刀  
筆史

國士死知己所爲良獨難田時爲兩州哲老徐無

此袁氏所  
還此意

復還千載長

5

項伯何爲者反來翼沛公寇位用心腹當眼蔽重  
 璋哀爾曹無傷不及膚楚封  
 漢家有二件一虎面一龍虎既道急轉龍乃遊亦  
 松樹國善爲蛇要蛇隆準公點彭真走狗兔外固

崔子孟史冊何煌煌身死猶沐冷家門  
忽罷映所以管大夫垂戒在同鼎  
陵乃虞之孫武則建之子武能蓋父愆廢徒增祖  
訓非各君臣中外仍朋友至今百世下尚亦稱

蘇子  
小曰與子計君見而臣弔死者固成仁相之亦徒  
義子魏果何人口實貽後世  
好客成風尚徒爲豪舉資三君門下士勢利半狂

勵義不

拜其祠  
中散好宦  
踞委身如蜉蝣  
向今誌南華  
六經不置



而有作簡侍御公孫 楊公孫門人

東園有高樓勢欲參碧落其下臨廣池倒影如飛雀  
仰首見板題乃是楊公作欲容致齊肅然心不樂  
上人邀我遊已復進清酌葡萄秋始花紫薇夏已灼  
萬類自相榮運速各有托園中更何有雙橘架短壑  
大樓起中央小樓峙兩角堂房悉高敞澤暑無炎燄  
誠哉<sup>此處</sup>萬財總營不輕薄楊公令門生筆勢亦河嶽  
不知此園中曾否爲嘉客

酬黃元士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孔翠耀毛羽蘭蕙保幽香學士愛文藻物情於所長  
大地貴適用不以遺衆芳論君天都賦遺響何琅琅  
我從問奇字迺知心慨懷昔欲獻天門猛狗噬其旁  
愛君池上居臨水啓東窗疎柳拂我門涼風吹我裳  
濯手解細帙還復領玉箱世士好狂馳古道久淪喪  
青蛙友蒼蠅齊簫奏宮商出君平在書授我意丹黃  
哀蟬知書垣寒蛩知夜長粲粲庭中花不如麻與桑  
琴瑟樹上果不如黍與粱操井養姑舅豈必姬與姜  
明月出東隅努力被餘光

南豐曾法南六十初度覽其族子若蘭紀事暢

然有賦

人生何者難離者惟女色老死不肯休況在少壯日  
南豐有曾君於今年六十前此二十年授徒倫表邑  
娶弱佐鄰炊飯夫謀報德少婦奉庭昏夜款扉入  
聞聲識其人閉戶拒不納後此三年聞丁亥人亂作  
辟兵黃沙日山谷各竄依夜半聞呼號三女附荆棘  
是皆鄰家婦其二色姝侍君乃手援之取次出險既  
聞人坐空山朗朗星月白惟君獨流離舉念無邪忒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八

大明各自去歸興又去速我生多欲人反覆不得息  
鑿空結妄想能使治容出天幸無此遇能否保其卒  
曾君卓絕行願以終身服

再過赤溪呈鄧元白

相見意不已不寐寃達旦振衣出南郭蓬草淒以憂

輕烟幕平林村村鷄犬散初日多好光主人適朝飯

人生不知心何用更謀面我生十一歲竊希范張傳  
素心六七人異姓而同幹徐氏賢父子君之舊友嘗  
語我與林子奇才不易見天下昔無君萊陽初構亂

城虎不擇肉當惡以千萬君督前鄉兵機密蒙不緩

黎明駐南郊羣國發方燕跟蹤出門闕前虎後首竄

一日殺千人萬家獲安奠死者骨肉親至今不敢怨

鄉兵驕成功虎虎狼爲患君更用市人疾若摧枯莫

用人人不疑殺人人不叛事已身不與超然如飛翰

前日同涂林訪君讀書院路經校射場指是君所踐

依歲李太白風月此遺理未幾家李親讀書處有風

水噴昔時袁州碑古文垂孔殿字字開人偷信街得

不幾水溪千樹桃白沙空斷岸憶君多白須喜君老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九

尚健

邦士云是絕好杜詩然我耳目間事一一精確

通我胸中得意一一雖漏何必不作杜詩看亦何

必即作杜詩看

擬古酬林卷

明明屋上月暖暖天中雲飄飄涼風吹悠悠行路人

薄言遊黎陽感君心殷勤勸子如敗葉君心如衛風

吹颺上雲際不使離埃塵灼灼雄黃盃榮昌蒲米

窈窕麻姑山上有靈泉水爲酒何芳烈服者顏色美

寄我雙鯉魚中書綠珠里恨無一斛珠羞倩難爲理

早發梅溪寓程山堂呈謝秋水先生兼簡甘健

齋

冷風起曠野山雨四面急荷興無希惟沾濕寒生果

橫流望闔閭居然見邪邑晤君甘子處館我程山室

我客如歸家君家如作客甘子與君友十年稱莫逆

自信良不如退執弟子職憶昔六年間徒步來赤石

問君誰者才甘子詢其一隨事得整暇造次能不易

如君果何人而使甘子服山池對西亭竹竿何歷歷

我時憩亭中欣然如有得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十

止山云一語不寫謝君只極寫甘子最善立言末

結悠然言表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之致

泉鳴

朝聞靈鵲噪夜聞鳴泉鳴古凶兆雜至一耳安所憑

鳴泉鳴左聞鵲噪我前檻遠近既無聲吉者庶有徵

相欲知此事龜策莫能應

玄壤知天雨野鵲鳴其振乾鵲知天風童孺探其卵

君子貴未然過計得其反噫彼烏賊智安知避貽患

冬日朝晴和蓋冠立前庭仰見太陽山直上合青冥

家人呼我食雙箸連翥美忻然愛一飽自顧無餘情

賣新行 三行俱幸丑作

永薪南山隅賣薪城東門下有三歲兒上有垂白親

釋兒夜啼飢天明負薪行持錢逢里正縛我請官定

跪白此鄉夫身當送王兵官府畏我走驅我入獄門

同伴數百十不達一視驕忍飢乞餘食暫得延殘生

擇日下州府隨伴及長征前提黃布旗上書某鄉氏

五十爲一隊隊隊有總轄我念家中母欲逃不得脫

驅我入軍門大旗耀雲日乍見北邊馬逸巡過其側

陸行荷重擔水行牽大船水深風不順力盡船不前

親叔子詩集

卷四 五信估

主

解纜暫登舟拔刀斫我肩或遇浮沙潭并命沒黃泉

更驅欠班下努力各爭先舍舟度峻嶺日暗如火前

路走馬死人身傷口微喘竟作路傍鬼仰臥當青天

安得知鄉里一爲此人傳

孤女行

官衙有孤女獨向街中泣髮短不及眉身長纔二尺

雙手抱竹筐顛仆還起立借問此何爲阿母不得食

前者阿父死阿兄逃深谷官吏大索通令并婦女雙

五木交十指骨見不遺肉孤女親操針一日兩入獄

此是誰家女東街有高屋闊閣各婢噪夾巷相結束

龍蛇畫梁頭雕刻及柱足膏田一萬頃文錢十千斛

侯墮盤翡翠和欄繡珠玉財帛足驕者氣勢耀人目

傷哉貞娉婷固園多貴族

孤兒

野鴉朝暮噪集我田中飛行行啄餘粟田空鴉苦飢

孤兒承里正衙夜歸山卸鄰里相勞問鳴咽不能辭

家無壯兄弟賦役安所支公稅數加派私費十倍之

昨日符牒下有官自北來逋欠及錙銖執縛請京畿

親叔子詩集

卷四 五信估

主

更復急徵調出師還入師千里輸草束萬夫候過騎

交衝鐵城鳴皂衣東西馳粥糜發先骨何況子與妻

一身但得活愁苦無終期行欲走溝瀆禍恐連親知

辛丑仲冬過瑞金聖恩寺懷李弟在瓊州

瓊山海之中水陸五千里黑風吹白浪中有獨游子

一去十九月絕不念鄉里男子在四方豈必老田畝

讀汝路中詩風土惡如此仲冬霜露寒問臂來錦水

汝昔會病時三月寓斯寺主人陪我行青苔緣階泥

黃雀噪佛龕蒼鼠跳靈几問汝游臥處一一爲我拉



出門正落日慨然返西市

頓江早伯兄

流水滿春江輕舟泛叢石崩岸十八灘水立如雪白  
我伯虎頭城燕巖行有日一月三寄書念我成仇越  
時令東歸嘉衣冠事皆真辨髮被紅纓先領學時服  
在昔癸巳春兄作涪陽客父母僑寄水南弟送嶺北  
十年今再來念之心懷惻片驢下金陵鍾山還鬱鬱  
采石尚潮聲先登想遺蹟自此歸河淮多古賢聖跡  
曲阜當孔道遠路尚三百行李既因人聘拜恐不獲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燕巖君都舍廣野秀不麥出門交有功頗難逞胸臆  
猶勝我開觀在舟非四十

經堂都故寓處

買舟省伯子道經寧陽城十年曾僑家今一造其庭  
故舊生東牆新燕東西櫺我寓東小樓左折右而登  
石榴花最高梯我樓上樓父母居中室咳唾時聞聲  
思欲履房戶慨然見生平主人適他出愴悵不能行  
勾庭示諸生難得十二首

賴子生而天盜賊生而壽豈以贈人肝故令視獨久

凶貪並日月身死名不朽爲德不福先當亦非禍首  
辟如過河北十人相於行下有不測水其上徒枉咸  
涉水九人徒枉九人生

魯人入坎首援之出平康棘刺當孔道揮之行路傍  
泉手非爲勞舉口能爲良大言遺珠玉小言效牝雞  
天地待爾延考必聖與王

辟如張大庖解牛執其系鴈鳧與露鷄易牙味其百  
味能非皆養蠶薪供其火詰朝勞食監火人與其禮

聞有新狐疑狡兔爲聖淚人身本同形何忍爲組脰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廿

私智蔽其心一體爲異類兄弟同腹人愚者爲鸞鸞  
辟如人一身足察手搔弄忽爾中風痺刺刃不知痛  
豈得謂此股不與我身共

天地發殺機萬物行相避空庭梧葉落慨然知秋至  
梧葉不凋墮萌芽隱已茁乃知大地心有生而無殺  
言 環庭中小池纔十尺樹高烏自飛池深魚自游  
風霜無深葉松柏特青亭周庭多雜木深冬如春榮  
瑣細不相識但知天所生物各抱真性豈希松栢名  
荀齋云古今忠臣志士知名於世者皆松栢也其  
無位無名能遵守節老死窮賤之類者何限其或

赴難急公遠如文信國近如楊文正諸人相從而  
死不知姓名者又不可數矣彼天惟至性正如瑣  
細之木力敵雲霜彼豈有松柏之有在其意中哉  
此詩頭微開幽肅立端足補古今國史之憾  
辟如厥官梁忽思御紫臺車馬何喧闐緩步生寥廓  
常苦避狐白人乃棄不著始知人生歡適志爲真樂  
方春桃花開四面花灼灼山庭著其中風吹花亂落  
高花積屋瓦低枝入簾幕寒山自有春無爲嘆寂莫  
日出太陽山照我東北窗章印八尺臺月出先我光  
庭後有高竹直上凌烟霜庭前有荷花盛暑浮清香

寄溫開衣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主

空山種寒松十年不出戶只此旬月中兩過虔州路  
我行登匡廬五老峰頭住長波明遠空雲物變朝莫  
湖洞望鬱孤伊人在何處鬱孤臺在贛城  
中王文成所築  
同彭躬菴南下躬菴以賣茶登路依然成詩  
夏日何炎炎君行之何處舟居多熱風猶復勝行路  
丈夫持素手出門無安步共君淡夜寢灘聲在高樹  
夜涼星微光高談發幽素河水滄滄流估船隱隱渡  
鳴雞不可聞披衣待晨露

贈宋未有 居匡山下白石村

水濱不委蛇山貌不陵遲行高德不厚料大草不肥  
咬彼白石村匡湖表裏之秋霜頽廢野春日翼高枝  
穉穉長時運貞元互爲師百草愛春日安知秋所爲  
警山送別吳種田歸金輪峰

北風向南來橫吹烏柏樹衆鳥迷其巢倒飛不得住  
於時有時人息影臥寒素前日聞我來力疾下山路  
勁鷹辭垂枝猛虎無安步懷安千古情高枕待羲馭  
我從山下行君向雲中去六年草土中天涯爲庭戶

邵伯康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主

淮流浮於地高者二丈餘下水注南畝坂田舊新綠  
合當秋水壯瀾漫如具區東村猶澆田西村勝爲直  
雞向波中鳴婦候水上居極負無所往忍寒就藥蘇  
始知萬物理利害勛相俱東地勢卑下築堰防不虞  
西高與河齊直之不復慮古人營鐵室願君戒所無  
魏社湖者懷寄沈仲連先生

限戶十九年發棹三千里問君何所行言尋沈夫子  
追送暗故京蒼涼望新壘蕭條蘆葦洲但憶悲風起  
青輝黃天蕩雲黑如敗葦白浪負舟立跳蕩入船裏

往事良可懷安復知金甌淮水何湯湯揚舫逆江汜  
轉輸百萬斛安流謝溲游秦城與隋河殺人比盈蠟  
威宗初後世誰復稱其義西風吹船頭木葉紛如駛  
僕大觀人湖極目見天水

守死詩贈天寧巨公

公名濟恒  
號巨翁

公在庚寅春推揚大國歲諸方各轉徙高殷恆晝勝  
山廚絕赤米食以糠覈代門下數百人忍寒不暫退  
堅臥五六年始得飽蠱癘已亥癘風作千里同腐流  
郊關百萬家歛若金隄潰惟公靜如山書告諸門內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那見伯威入尚能修定慧若示老人獨臨難乃敢肯  
長時聞此言歎息復鳴咽公若守封疆必著睚陽烈  
公若爲近臣必濺蕩陰血小儒好衣書談理如百舌  
不爲救一毛坐擁金陳缺遂令天下人賢愚賤儒術  
惜哉公出世所急在成佛

洋子井中夢作豆腐乾頌賢于東坡之頌猶  
肉也大矣醒得首四句

屑豆而成漿製之爲方脯易簡物所著旅食謝饌釜  
贈別靜菴

二月消搖水三月商飈行春雨四十日深泥殺行膝  
下松整衣拜桃花開滿庭真意不敢讓尚我使爲兄  
竊讀張陳傳大忌三湘腐錄疑苟不習一節喪生平  
與汝既結友辟如月與星萬古不相失長夜爲光明  
解拙羞到氏執言薄尾生先哲戒可復用之當齊盟  
江南尋顧龍川翁萬處哀值

憶昔黎川寺邂逅與君晤脫衣臥殿角抵掌談世務  
仲秋負笈歸送我西橋去野草露未晞初日照江樹  
行人隔秋山獨立猶延佇愛君重古義詢君游跡處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本

辟如洞庭萍隨波倘相遇但得閒平安聊足慰遲莫  
何期竟見君乃在江南路明日下揚州留詩寫情素  
宿薛願若醫室留柬

奈郭揚帆下半年日到廣陵人生逢時連疾如初日升  
主人何處去舉裹紛空庭命僕具湯沐薄粥須臾成  
明月出屋角照此西窗空離離指下芭枝葉相爲青  
今相聞君被熟眠忘鴉鳴待君來早食不來懷刺行  
游寧陸冰修訪予西湖賦小詞有天外皮南翠  
微縹緲之句予因出羅生所圖翠微峰扇贈

之翠微去金精到百十丈視若培塿此園勢

乃連綴然於山形得十六七井鑿之詩

我有一片石終古無主客日月相推盪風雲自超特  
君來何所聞揖我湖上宅重風日夜吹湖水光仄仄  
愛汝抱奇姿願盼生羽翼金精雲氣多往路不可得  
真形入君袖山靈當汝識

湖上寄謝德水兼來程山同學

昔來程山時坐我竹林側朝日明青林暮烟散蒼壁  
交手讀新詩齒牙生清歷今春尺素書寄我長相憶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尤

倉卒乏報章懷之當面說湖上風光好日日来枕席  
開窗延南屏鐘聲動澄碧秋草滿斜陽故宮不可識  
迴首岳王墳南枝何鬱鬱傷哉南渡人歷年猶二百  
寄語程山中近來何所得

吳門酬蔡生兼寄勾庭諸弟子

下韓憶舊時出門歡新友蔡生當世士魏藉如春酒  
寄我詩一篇頗似古十九勾庭二三子文質各有取  
山中長可娛所悲在戶牖金閭一里中袁黃足交厚  
晨興相過從論史及申西路經傳諸巷新人久

所賞但輕俠遺名今不朽可憐章句中漢人每白首  
欲尋正練光吳門竟何有與子上泰山不知更見否  
袁名徵字公白  
費名哲字所中

贈雲岩老人

師名宏偉號雲岩

回回多怨聲非絲亦非桐泥濘具區水翠莽雲岩峯  
莊誦報慈闈懷師如春風亦如秋嚴霜殺者盡高遶  
天界有丈人遺像拜空堂愚蒼老比邱晨夕時過從  
庶幾契師道車車與鐘鐘頗怪出世者勸染翰復農  
獨往阮生哭琴居子伯惘乃知世無人過徂頰老翁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辛

開有泥犁人辭費於蟻塚如入惡日月仰面唾空中  
師但凌虛超俯見萬山空  
中岡雜興 有序

癸卯七月余自西陵反於吳門因友人寓張氏南  
亭花石錦植古木交蔭牆外客心甚暢主人云此  
中文定公別石櫺亭也亭前後根株盡矣觸目有  
詩

逃者走東徧逐者亦東走四足齊一向迷逐於何有  
中岡有南亭亭中有微軀二目與一鼻見者夫何如

障因多嘉樹垂蔭及前墀人生貴萬目何必身有之

百鳥羣翔翔則啾如流漸聽之良同聲中當各有思

去年游淮陰門外掛漂母王孫長跪食持竿食無所

當尼應有人一飯何足數千金獨謝斯感恩良有取

有友游吳門二年還作客今我來此鄰我友復他適

昨聞老僧言頗多風塵色白日憂汝飢昨夜夢汝亡

長號墮高城涼月已蒼蒼念彭躬

披帷下牀戶起步庭前月細碎秋蟲聲四壁何鳴咽

念我閑中獨傷身抱負疾寒風握空堂繁星明林樾

藥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而我亦何為仰天歎愁絕

脩齡曾索食彥龍亦駐蹕古人妙襟期衣食非無故

男子行樹蘭洵笑而不芳穆生識醴酒後矣其翔翔

抱子貴擇母制制非一事問人勸我游佩之蘭與芷

安東獵汝南休由婚李氏廣陵與吳趨豈不懷彼美

自分非貴人那能感女子

新秋日向烈蟬聲高樹葉感我十年心淚下欲潛然

夕庭千尺峰梧柳空烟先子樂清聽所恨無鳴蟬

駒齡命無僕一枚三十錢三年無所有愈忽歸人間

時春寒微雨近知

百步察秋毫不能見其眉先民亦有言人苦不自知

我有青銅鏡出入文竹筒欲識羈旅色荒涼持照之

故山日以遠良友方何期照面何足貴請君毋長持

平泉美木石丁寧勅子孫四時有更謝一家能久存

人言非金石誠如秋雲所貴樹勳德身處為傳人

王侯第宅中庶姓已多門

今節屆朱明石榴花正榮遙想環亭時灼如縣火蒸

犀簪紛陸離玉盤羅奇珍自非珠履客欲入徒遶逵

鳳皇貴見希鴻鶴在高舉處堂而爭食簞之亦其所

西山有高樹結果盤太古有人卜巫陽攬轡行招汝

前日僞西陵高梳得湖山今日僞吳門如在邱壘間

吳丁春更無多春足朝餐飲食既得所人生復何患

忽念燕與粵人息行路難

有弟客東粵有兄客燕京車馬何堪掣如影待人行

河水發崑崙源白流亦清渠井日以廣千里無斷停

酌水既一斗為泥已三升

彭中叔四十有一詩以贈之

與汝同年生我長十二月直以第奇之事我假天扶  
行半必有隨杖履親提挈憶汝少年時和同寡分別  
相見只寒溫班坐但怡悅庚寅縣城被免灰嬰金鐵  
兵人芟舍居積雨如泥穴間來勞問汝蓬首跨攜質  
尾氣雜馬通蒸黍作頰熱汝顏充有餘若不知艱  
又復逾二年尊公被嫌孽汝乃日啼號狂走康飲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乙巳正月雪中送門人熊頤歸清江

獨立空山中雨雪四面集臘月當早春乘時事藝植  
林霜桂始榮冬雪梅能敵桃李多春花夏實亦可食  
尺照課童奴亭午未曾息北風吹而來雪雲兼黃黑  
兩足齊水盤近火乃戰栗燖炭坐未溫叩門怪何急  
天寒飛鳥絕萬里無人跡安得與知言問我雲中宅

開門立偉人剛靈儼時服熱視爲熊生神來何鳥爽  
熊生年十四海內推天樞杜戶窮僻鄉足不踰咫尺  
我寓通惠寺招函出相觀推臺堦高冠長掛衣冠校  
目年貞不字聞者懦夫立日會涉風波戚友車淨泣  
謂汝七尺軀何苦甘斧鉞爾爾莫爲勸夷然若不屑  
感我一二言速許事改易及今款我廬造次若未識  
古人善守成出處無少忒士各有當爲此如一蟬翼  
熊生悟斯旨徒義如轉石千里造勾庭歲除不怠恒  
讀我撰述篇手抄日不給還然就第子問難連深夕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愧我非人師遠遜辟開席唯汝日謙誠中心無假貸  
愛丁獻歲朝升堂行拜伏初日出高林山庭生頰赫  
元冠重二板赤簡聯六幅諸生跪前櫬一詩贊西壁  
擅以彭先生情至禮無殺余乃東向立受之如拱璧  
概自師道衰梓匠莫能匹召士尊文章六經資剽竊  
虛言無實事爲學亂心術相教以優伶相師以鬼域  
不識忠與孝二字爲何物悟鼠夸五技貧鬼誇三窟  
至尊等敝屣棄置本無惜醜醜造大禍馴致於今日  
父子有泰越朋友無膠漆萬國盡夜行門士而更索

天地多憾所吾黨焉辭責印文易堂中程山與白石  
西各處端足用心思謂漫用光貴得新萬古火不熄  
連是是少人年力方日富堅滋實才多小成非所消  
宇宙亦大矣行何時釋一羽未會試莫言拔由力  
智勇不深沉機發還自賊汝行苦難羣龜勉慎顛仆  
返闕下山路雨雪紛如摘天心愛勁草苦寒鍊松柏  
往游吳門愛費所中詩抄入行篋偶取讀之不免  
覺失聲大呼遙寄一首兼呈袁公白

匣中無寶劍每怪生光輝發簡篋篇中有費生詩  
鍾其詩集

讀蝶翅已再讀投技羅拍案叫奇絕仰天垂涕淚  
費生館鐵冶門巷帶長溪井久時過從振足聞鳴鶴  
願怪此胸中能爲句讀師有友袁公自經術能識時  
行年逾六十此心終不違我近時時傍懷述多篇題  
費生題賦此安得析所疑

乙巳清明日懷伯兄季弟同寄示諸子世傑

昨夜聞清明晨興事園籬蒼冠南回拜起立心如結  
大宗數百人足日威廟集三獻未先祖曾元畢飲饌  
我昔歲一朱家人講笑潤今年客聚賜兄弟況遠別

我季之山東孔陵特展謁我兄算北游動經四十月  
黎陽美上風少長走菜園摩鍊菱宿草草枯薦芳似  
念彼羈旅人能無感時節還書戒兄了先權會揭不  
秋勿忽明晨昏禮無缺家政曠無人汝長應提挈  
而加七三真意結終便是古意結終此二弟之遺  
也

苦早別蔡開伯歸吳門兼柬令弟九霞

赤日歷高屋基如坐甕中頗聞江南北千里苦難降  
水口益所食三款對朝餐念君羈旅人何以渡長江  
昔讀先公傳得之張南豐秉桴沂江水壞膝寫雙忠  
魏叔子詩集

李開五信古

弄

悲風四面來自浪濤左肱公錄西江七帖括非所庸  
先子尚實踐師儒疏特崇前年許吳門願一拜公堂  
下時風聲高門巷書局好音不惠來我亦歸西峯  
致語九霞見聞名如考婦著書高幾尺爲學誰者宗  
且一史中人孰拙孰復工陸行慎虎兕水行戒蛟龍  
答菊二首和徐宜振

爾本同累弁以我特知名我已謝人間爾猶保餘榮  
籬下巡難遇續紛在華庭內房羅寵女續髮擢鵲翎  
晨拾俱采桐雙發橫新英潔身充近玩委藉何縱橫

却誤周茂叔猶以隱逸稱

菊答

我本自爲芳清心來泉實不作却聘書高名自標榜  
一任朱門游終焉達尸想睇彼隱君子熱中勞俯仰  
朝往青雲下暮躡華堂上翩然意氣增春溫變秋寒  
俯念此微生榮落任天壤雖然草木姿竊用資生養  
枕之雙目明服之年壽長看若出北山名實何兩莽  
射孝云二首都從好處看出世法逢迎最是取脚  
肝手

乙巳十月門人賴韋負笈黎川值三十初度作

菊根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此貽之

勾庭四五生負笈來黎水秋風次第歸後者今吾子  
天寒霜氣多護菊何采采昔我尚師嚴水涯茶阜比  
汝來乃追逡一見不他徒同學二十人獨能結良友  
我行解生徒高臥空山裏汝亦棄帖括抗心希貞士  
謝汝細姪親去汝輪奐美草屋依寒山晝夜同作止  
相汝柔懦委智勇乃如此我有青青竹生汝門之右  
戎有桃李花羅汝庭之址戎有鞘中刀充牣徒倚徒  
欲以貽及門徘徊誰者是過此只十年汝便當強仕

努力學古人如我不足似

游仙詩 同與兄華談千字詩

仙人凌高空雲霞爲衣紫天風垂虹霓文章參元黃  
翩然來塵埃山川迴輝光靈芝嘉樹遶甘泉滄荒唐  
江淮如平津詩寄齊阿邱披襟搔長纓寰中時周流  
住辰坂瑤花同心歡相謀延年無主刀陰陽滋春秋  
桃林明紅條蘭臺開清枝扶桑榮東軒萬蒲新西池  
喬松三千尋根柯交虬螭其間形飛禽籌燈親遶斯  
清皮安存毛抽薪奚藏爛真精遺虛房浮身安能全

魏林升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七

離離井孤居注者垂利元庭前雙蛛倍蓀藜難通言  
鍾陶鎔剛金焚叢堅泥汚情軀紛剪髮危於游鶯魚  
觀生嗟朝菌超翔奔駉駉何當辭夢羈方壺聊舒徐  
頌音無希聲醉醺辭魁尊鳴球蕭笙鏘舞鏘道侯門  
鐘漢麗眉翁持竿兼操綸肌膚澄寒冰悲吟戎波臣  
盲夫許燕藍聲民聽育宮沈沈淵羅鷹動綠岡搜蠶龍  
樹木同收麻種林還求樵遠經從邪言絃毫難稱功  
螭蟠甜醴九貪氓曉曉藎蒙顏含深羞啡牛割妾兒  
神竟奄奄區區在爾易樂幽習卷無聊片機觀則藜



新城道上

衣製行雨中終焉不若羗卒歲少寧居利促走驚馬  
向名竊經師實非謀道者況有孤病妻愁痛無冬夏  
獨舍依寒山曠若葉中野一心如懸鉤倒垂不得下  
舍此去安之衣食成聊且

客新城送伊公入山

庭花開不齊春風卷簾幕幽人款我門怡顏共談話

駕言之雪嶺揮手謝城郭此間饒修竹春冬無榮落

下有林塘村各炊烟到邱整令我懷翠微空山謾猿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鶴我宿不好禪願好方外客師行我興孤何處挽雙

脚

灌瓦研詩爲李少卿作

劉呂爭存區齊兵如雲憂賢哉灌將軍連和不中機

將相伴機會左袒殊草草安劉第一功平勃那足道

恨魏元忠微業反誅討惡人反葦餘愛人烏亦好

至今屋上瓦君子以爲寶

口占見友人懷白髮韻爲寄

日月東西馳靜對如猿易坐君江上亭秋山多佳色

我有不踈樹開門待若摘耳目聞神明鬚髮何妨白  
送木大師游武夷

十年好意游鑿空見山水我讀武夷志瀑聲今在耳

想師曳杖登茗柯交屐齒浪公矜創獲龍吟洞怒啓

豎屏縣石龕又得寒山子木公師覺浪和尚若武夷

龍吟又于龍吟洞頂得一小不念自記云于於此又

得寒山子之詩所謂上有安心窟下有定性橋者昔

未聞生此鴻蒙中值之偶然爾鼻準高于面夷險

同一體造物適放吾人情戀新喜洞頂不到天幽尋

日未已風雨洗青苔摩石待師紀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丁未三月授徒新城編左氏兵法却寄門人任

安世頌韋吳正名

霍不學古法趙徒讀父書規矩生神明膠柱斯爲愚

任生好禮畧惜哉僮僮直左氏人蠶細萬變出其樞

重墮不足學成敗竟何如夜夢羣鶴來赤脚上塔趨

諸生飯東糧揖之食有魚云師講左傳願得陪坐聞

壁波二三子傷貧徒次且

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生

林子湖東歸貽我書一紙爲言宋白云五月中風疾

我夜十數驚天明推枕起盥水白衣冠雙燭燎素几  
剪紙爲明旌上書宋貞士立哭拜不與哀聲動林木  
堂下立門人升跪偕諸子天峯楊友石君與同游止  
惟君獨張弓揚子直如矢我當志氣衰心以二君砥  
嘆息斯人區又弱一个矣三月蔡生來君于寄我書  
謂我長議論偏峯常刪除君體近益醇下用無乃近  
向者論戶復與甘健齋論祭戶勇於信宋儒才識貴  
明達漢唐足兼須度此報書至君來月已踰憶昔初  
定交朝日出區廬陪我棲賢游林子相與俱更逢吳  
梨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至

之新城詩涂允恆作

由木葉丹黃帳車出石戶宿昔與君勿芳烈擬椒糝  
我論考編鐘君言鳴淵鼓及讀所撰述色發如談虎  
始嘆真將軍有劍不肯舞每賜藥石言獨居耐咀咬  
頗聞燕齊間岐異難措數秋雪與鷄蟲近者目所親  
識時如流泉積德如委土君心有桃源不在越與楚  
花間還結實食之壽萬古

爲蕭孟昉五十賦

好夢在園林恰來天半住阻水注清池開花散芳路  
經營惜寸條有如作家具憶昔游春浮蕭太常因名持身  
入烟霧水石移地形結構本天趣我年比子安愧不  
留佳句時子年十三聞君爲遷國肯與高僧萬會讀添藏  
詩軀身至其處爵位如亭沼名節如林樹靜坐當兩  
日百年時延佇

同藥地大師坐晚對軒有作

江上秋日佳舍舟還登陸七里到青原清風引盤谷  
藥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至

遠望宮嵯峨參差出林木文山與魯公入門景道獨

青原山三字爲文信國書 嘆息聞人多千載此屬目  
兩關二字爲顏魯公書 師開羅覆起一笑爲南獨香積傳白樂飢來果其腹

共惜年時豐處處多嘉穀輟箸行秋山觀如初出浴  
空翠四面來十步成九曲最愛晚對軒斜日上高竹  
白石身嶙峋寒水濯其足作哉冷泉亭頗似十五六  
藉草話澄潭倚伏如轉軸明日扁舟行江風何太速  
將下廣陵過青原山爾東方集北

甫到青原山問君長居此五月恩恩下九月來徐徐

僕我不相值入門心聊嗚我苦神智短未能多讀書  
古人會解風贈我刀尺餘塵封敝軸中卷之不得舒  
丈人偕我游日日照衣裾抗談達今古快意轉歎歎  
豈無英少人才氣憤九衢所苦懷私吝冥心養其軀  
遂令身名敗悲者翻爲慰惟君英絕姿堅貞志不渝  
安得長干路與君立斯須

江南別門人會麗天之雲中訪周司馬

同上  
麥洲船十日龍江路我向淮南行汝獨塞北去  
塞上多凌風珍重霜與露夢盡知苦辛讓鼎知甘飫

韋叔子詩集

卷內五言古

詩

草間有英雄況是悲歌處司馬殿下見應與董生遇  
辛亥端陽前一日禹航嚴公顯亭招飲廣陵寓  
室同集者長安王樂天三原孫豹人欽縣程  
穆倩休寧汪舟次泰州鄭孝威嘉興計甫草  
吳縣蒲潛夫吳江董方南錢塘章洪上孫兼  
客居停主人雲南朱生卿飲酒甚暢既罷而  
草曰是不可無作於是築夫豹人並久倚廣  
陵咸謂予江右地最遠宜倡同人各寫懷  
不限格韵先成一百六十字

三月下揚州蒲葉今瑟瑟主人之京華庭宇頗簡寂  
新桐垂密陰晝閒娛筆墨忽有高軒人揖我蓬萊客  
已復聞蒲尊名輩先後卽鱗魚烹鮮腍臘酒光琥珀  
酒中舉觴政會密於羅織恕我不能飲飲何忘所食  
計生口懸河脣日但守繁孫生昔負杯人遠巡欲避  
席仰首盡杯底覆掌無餘漚因材展醉醒卽此知史  
職卓哉禹航公好士忘形跡意氣傾北海將罷觴再  
滌緩步同孫王歸來窗月白

同黃仙裳集許師六齋遲程穆倩不至

韋叔子詩集

卷內五言古

詩

風雪滿揚州寒氣逼窗几客暖過黃君許子適步趾  
彼此久知名不用通姓氏語且折柬招尊酒談文史  
口坐無雜賓但有程黃爾高齋剪明燭疏盤延素飴  
窮人諳食經年笑一何言縱談左氏書黃君亦雅雅  
獨恨老酒人遲之不來止新知如烹鮮故交如飲醴  
夜深驅車行北風涼如水

卽席贈姜奉世

世士見已往智者識未然屈首草土中孰辨愚與賢  
空竹有堅理老樹無好顏南陽抱膝歌與世無與焉

鹿門果何人，一語盡生平。我求聞詩室，水石生空烟。  
學酒酬主賓，君獨發狂言。斷我生談客，負君相馬篇。

余東巖過訪桂山口占贈別

我愛東巖髮長，不知年來往桂山。路出入空翠閣，  
著書已盡抱高談。下流泉日落還歸去，五里橋溪烟。

同門人孔之達宿桂山曉聞竹外鳥聲枕上呈

正叔先生

蒼蒼欲明發，好鳥帶華鳴。竹影拂東窗，長夜夢初醒。

先生披衣起，遲聞咳嗽聲。我尚耽餘寐，展側殊有情。

龔家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三

窗外立孔生，談易何分明。相彼林中鳥，感時自嚶嚶。

人生無師友，有如盲者行。飛鳥鑑其羽，歌鹿斷其脛。

何幸我之生，猶得親典刑。努力愛餘日，推枕出前庭。

水莊寄伯兄

婦病常晨起，飛鳥集庭柯。清風來好音，埤篲如相和。  
念我同氣兄，近在山之阿。新篁間茂樹，淺池沿青莎。  
作閒娛白日，以我愁心多。年各逾半百，始衰比秋荷。  
又復季子役，洞庭揚微波。襖被行且止，顧念婦流病。  
獨身無次丁，藥餌恐差謬。幽蘭方揚輝，華亭何婆娑。

折之寄所，思對此涕洟。

癸丑四月住桂山時，薄暑乍消，風微日靜，遂同

孔正叔先生過前溪訪友出晝題此

高梧密陰垂，懸泉亂流注。借問二高士，欲向何方去。  
茅亭轉山椒，佳樹藏深塢。日落山蒼蒼，蒼蒼在前溪住。  
夜半同桂山先生立，月懷余垂。

夢醒月滿窗，容光入我懷。開門呼老友，披衣共幽賞。

庭竹立小小，高影東壁上。竹露滴空壺，草蟲鳴宿莽。

始知靜者心，原不辭衆擾。懷哉東巖叟，風期多慨嘆。

龔家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三

斜月聞青溪，策杖難來往。

丙辰立秋日，蟬噪楊柳人，賣茶贛州出，扇索書。

時舟子解纜待發，信筆口號，予方三月束裝。

江路阻不得南下，所謂見越中能不流涎乎。

日出眠未起之子來款戶，爲言負茶籠放舟，雙水去。  
舟楫因兵人行，李應無懼，高灘伏戎多，嚴城猛虎聚。  
憂汝三身世一事，當自慮，慎倫德所先，亦足致名譽。  
山庭陰高林隱隱，秋聲度天風，南北吹鷹隼，飛無數。  
安得閑樊中，覓食比鸚鵡，送子出庭陰，搔首一延佇。

丙辰九月避兵過亦菴藥地大師爪髮塔有

作呈中公兼寄合子素北

舍早過亦菴袍聲徹雨耳遠巡憶舊遊彷彿如夢裏  
綠蘚沿堂塔接跡交兵子信步轉迴廊遺塔儼然在  
驚視再拜興淚滿階尺可惜雙眼暗未及見斯事  
尚天飛翠鳥瞻屋於誰止惟師良有言因風楊桴粗  
我聞志氣人蒼天莫能滅誰云松柏下潛華永不  
絕傳千古心淡流萬里水合子同高座昔送水中丞  
家食豈無安年歲不我以願以高秋風殷勤寄行李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夢故人

丁巳三月十一日廬陵山中作

忽然夢故人總總驚時昔談笑淡日夜體素無際隔  
作者跋末云讀我自親暱

綴文同筆墨

昔言相識說攻論此仇敵相謂元冬雷交好如一日  
骨成颶風灰東西不改易何期大義乖與君遽離迷  
長江三千里精魂來幽僻知君無兩心我面殊慚色  
舊恩良可懷清議乃傷息人生重末路大德難踰國  
我亦自極屨良友恐棄擲明發追往事攬涕沾衾席

題友人採桑圖

東窗食桑葉吐之成經綸志士讀書史豈爲資浮文  
采之盈傾筐踴躍視朱輪常恨利上下移日語不聞  
如君定知之置筐爲我言

贈門人孔用儀五十

風雪亭門歸尋醫嘉禾城百里隔寒水慨然感我情  
諸生十餘輩子最長有名賴羣比忠信予季齊年庚  
昔年相結交子我實難行讀我左氏書折節立門庭  
汝能恣討論起予發妙評是書世驚實用者其誰能  
離亂五六年大畧已可徵舟過千金陵

魏叔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五

流水咽不鳴我季同太息誰誤此蒼生自笑坐談

客筆空經營汝年甫及艾豈當遽無成覽率二三

子洗我處士聲

贈門人盧永言二十初度時有妻喪

古人宮二十成人而字諸今人授室久抱子行有餘  
陶世既已早爲學亦匪徐古人惜分陰今人更何如  
勾庭桃李花爛漫照水隅花飛新綠繁生意無時虛  
子諒識斯意追隨日庭除昔我內子兄不占冰人書  
以子幼多顏作配閨中妹

余妻兄謝亭三結綢在勾  
特以幼女妻之

庭花竹亦併車嘆息未偕老初花萎交衢稱觴獻姑  
舅不復理中尉子但怡顏色堂上款須臾

贈溫開承五十

我昔與君齒長君五年爾君才如滄溟倒注天潢水  
一題或一韵百篇詩不止贈我三數章文辭轉斐臺  
我幼習辭藻處女人相比後敢犯大難彈禦無畏意  
櫻彼收心人惡名自茲起琴吹同一聲大抵皆俗士  
君心作然疑逢我坐楊子瑞金楊子工詩詞出稿  
屬批示見我意思真一字無忌諱君頗然視我躊躇  
魏淑子詩集 卷四 五言古 完  
目不從謂斯爲惡人世豈有此事久之信我爲退然  
相結友往者未四十及今逾一紀渥藉君壯哉黧黑  
吾哀矣山中菖蒲酒欲寄難雙鯉卿托黃綃辭藉以  
詩松履

魏叔子詩集卷之五

七言古

字都魏禧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古意

佳人倚闌干拈鍼刺花柳西風下黃葉吹向鐵纖手  
手持落葉歸洞房對此秋色怨青陽淚落黃葉生幽  
光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十

烏夜啼

東山有樹樹棲烏寒月欲落烏夜呼自言樹樹烏將  
雛雛烏啄啄且翼雄烏上下不得息羣雛長大爭  
逐飛烏老臥巢還得食一春一春啼落花養子不大  
烏啞啞明月梨花子滿樹山猿抱子來朝暮但願得  
食哺雛烏不願烏成來反哺

江南弄

浦水何深深蒲蒲高欲沒空上采蓮舟蓮葉不得出  
不愁水深蓮葉稀愁無蓮子君苦飢

立秋日同諸公勾庭簪桃有懷彭越友兄季

弟和公

始秋之日日愆陽高樹之陰殺石牀諸公當午時過  
我披襟散髮延新涼門前桃樹紛的嚙垂子低枝拂  
巾幘晨起呼童抱竹筐山日未來乘露摘貯之何以  
自石盤濯之山泉青琅玕新香拂袖隨手劈齒牙壓  
歷明生寒我友嗜此如不及我第一餐能百十興米  
大嚼當中庭諸公但可從列立今年二月同看花山  
庭近水明如霞人去不知花已實思君在萬空年華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二

一嶺之南一江北洲當何飲飢何食庭際清風吹葛

衫樹上鳴蟬日垂夕

屋後有松栢

屋後有松栢屋前有桃李桃花李花花交枝遠託青  
松心所私願將松栢贈桃李花落葉生長結子

瀟湘曲

君家遠住巫山曲妾家新臨湘水綠湘水之上有雙  
妃開門日見青青竹竹葉何青青竹竿何歷歷洞庭  
多秋風日暮搖山屋

附門人黃子潛自栗園過泂林訪無倚師口號

却寄

清秋好日兼好風却攜小阮訪支公平園盡長青松  
樹短堤正開紅芙蓉平生兩莽不學道但覺幽人相  
對好清磬一聲香飯來舉箸落箸直一飽昨夜盪船  
池上游青天如水月如舟主人牽衣價且別莫負今  
夜池頭月

大風

庚子孟冬作

嚴冬黑雨漫山谷大風怒起夜發屋知汝來自三子

龍車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三

里三夜三日吹不足山水飛石并威勢靈怪翕習往  
來倏忽壻空際下帷帳果擁被臥如見霹靂烈鐵施  
擊而吐火鳥不敢盡飛鼠不凍夜跳雞犬伏踰不吠  
不叫哀汝北鄉之人兮盜賊被裘帶劍以乘馬良民  
繫纆老母稱子散離寓伏于山野大將受降于夫供  
億飢者不食勞者不息稼黠點以棄路草枯黃而僵  
陌火獵獵以燒山獸挺挺而慘日雪奄奄其欲下笙  
歌有霽嘹唳而聲沸哀汝北鄉之人兮大風怒起夜  
發屋嚴冬黑雨漫山谷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高天颯颯吹涼風驚鷹怒翮睨秋空掣斷黑絲飛不  
得老馬伸頸鳴阜中阜中之馬千百匹老馬一鳴  
羣馬辟易羣馬飽食豆與芻老馬終夜立伸頸向人  
呼一食一石粟肅肅爲穀露淋宿天生是物必有爲  
安能聽數空拘束

中叔云齊安重耳吳興元德樂曾之謙浦公趙美  
之對先主者此志也

金精行

長沙鐵甲屯逕口翠帶花旌動楊柳玉驄斜駕七香

龍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四

車路上行人盡回首麗美家住此村落不愛鴛鴦愛  
猿鶴石苔爲髮蘿爲裳日采松枝煮丹藥烏飛月落  
洞門開平明車馬爭入來冉冉被髮出峯頂三軍震  
立百花臺臺上日日雲被屬臺下年年春草綠風雨  
夜深山洞冥鐵鑿餘聲山空谷

庚子長至日

五陰剝陽陽不復蒼梧之東東日沒一雨一月不肯  
乾一日乍晴十日黑侵晨整衣向東拜我思蒼茫竟  
何在浮雲瀾漫滿空山春日不來時不再



時不再來心煩冤析骨製膚寒威煎冬深霜雪灰不  
然故春之去如逝泉哀我後生長霜雪不識人間有  
春日

慈烏篇 示門人

在昔理人出御世後施之樹烏翔起朝飛暮飛自求

食得食概歸哺其子諺曰烏之哺子罔如斯嗟汝羣

臣從朕遊欲歸養者今日始哀哉二百七十年黑烏

赤孤滿萬里臣有山中茅屋二三間不種棘棘種桃

李桃李上巢老烏哺翼之兩烏子鳴從北方來爲言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五

山南五百里上有楚茨叢下有爛竿尾鳥子聞之不

顧老烏爭飛食肉噉噉嗚呼鳥子爾幸不逢曹王皇

關弓挾矢覆其巢

新晴歌 和伯子作

是此尋常人相清無非好顏色云云

新晴恰似舊相知十年一別無消息我亦飄飄客異

鄉古道秋風竟相值桃花李花雜春草風雨勺庭春

忽曉恨爾相見何太遲喜爾相逢似太早

聞雷

黑雲橫起壓赤日熱氣偏仄排闥入震雷一聲起殿  
壁北風南風吹雨急屋瓦亂落搖屋極東西馳擊如  
有物嗟爾天雷久已無神奇焚燒豈草索狐狸我有  
一尺方石枕無爲白晝驚我寢

平西走筆寄甘健齋轉呈張曲江明府

甘子壁上詩慨然想尺君有奇甘子辟世東嶺下君

數顧之何所爲其日示我一長篇上傳山西巡撫忠

義蔡公賢公諱懋德號雲怡南直隸

言雖陽之烈子古傳有公路周公遇古書張君傳如韓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六

退之附載中軍應都司應公名藥藥南人好男兒方

伯名與許遠齊趙方伯建極焉更有寧武周將軍闔

門戰歟無子遠感公貽書自憤憤愧成賀蘭不出師

周與妻俱蒙古人城破手刃巨賊百十人身中數是

時蔡公奉旨已解任力戰十日城破自經三立祠勞

非身輕不得歟時盛乃脫鐵甲加公衣歸家手殺子

與妻再拜旋前經樹枝門皂廝養二十餘祠前樹下

庭鼎鼎我同林子讀至是然然無聲淚雙垂吏部曰

公用人侵我吏臺省曰公儒者不可使國是日非士

解體傳中一一詳其事乃知張君不獨愛忠臣能見  
大計有如此我翻案上書明季遠隔多刪除林子拍  
案大叫絕何人今能為此說甘子拱手君莫疑此亦  
張君之所爲朝出城西門甘子送我秉桴行江風颯  
颯吹白蘋石瀨迴薄濺衣巾拂于南豐不識君

贈熊見可

字仲立俱樟樹人

力餘於物能舉物氣餘於事能勝事愛汝精神大於  
身溢出須眉如沸水廿年高節臥石門一戰利器試  
延津忠臣自古無餘祿丈夫天性懷舊恩君之好友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祝仲子其人沈練有思理謂君作事多剛疎以我觀  
之信有爾

快哉行贈余生生

快哉我得與生相遇執手不辨新與故問生何官執  
金吾錦衣橫帶王前驪問生何業詩與書大言小言  
如散珠甲申三月天柱折椎牛擊豕衣灑血座上少  
年皆背袈我聞曾止山老生醉後作長吼三尺五尺  
樓上向欲忽跳擲若無有我今見老生汝身不過中  
人身胸中五嶽何難平我欲飲汝一斗酒狂奴放德

今在否

拙哉行爲葉子作 有序

葉子之父死義者也葉子悅蜀人余生生與游五  
嶺勉以義既見吾季子遂舉所學制舉文立焚之  
壬寅六月余相見南州因道前事以寓其卒葉子  
曰吾何以見吾朋友作此後之

拙哉古人車乘翹翹招以弓欲往從之畏朋友前有  
鏗鏘激楚之鼓鐘後有窳窳滯滯之治容劉精精麥  
烹巫雍翳脂雕塵宮蛇龍翻翻得意如御風拙哉古

人鑒雲去之不敢從噫嘻古之朋友一言相爲歟下

卷五 七言古

八

有黃壤上蒼天日月祖考實聞此

邦士云本以忠孝相易詩中不及忠孝一字獨斤  
斤爾述在朋友一言未數語與古相拙意都俱高

登望湖亭壽楊永年五十初度

我生四十不識湖臺中乘船常大呼一到吳城上亭  
望左揖彭蠡右匡廬吳城之市有楊子二十年前聞  
高義只今便成五十翁顏赤髭烏心獨喜最愛秋水  
滿秋山夕陽風急瀟灑間恨汝百川不灌河青洲宛  
委蘭烟波明年二月春雨集與君把臂亭上立湖水

槌蕩日月馳想君磊落年少時

歡喜亭老僧

亭在廬山之平老僧十年後竟坐化于此

歡喜亭上有老僧短衣窄袖號玉明入門不識新與故又于山戶笑相迎我當七月肩輿上路逢隄仄下與行疲帆已煮菜豆粥消暑還蘆苦瓜生八年以來如此與之一錢不肯承合我對此不覺飽放飯大啖無吝情

石松詩贈日公

有序

五老之陰日蘭谷僧日猷與師旭齋結廬其上王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九

寅七月余同林確齋造之自歡喜亭東折數里下谷水石薄嘴松杉萬樹仰視空濛日光微下十步之內亂趾易面又經數里瓦出木際乃及門焉時旭師暫出相見日公于堂既就姓字肅然拜與堂北積石參參蟻而上有松門並植石橫臥如限曰石戶戶外多盤石平如掌凸如拳松錯生之曰巢雲松根並緣石罅不著寸土高五六尺短者二尺下悉可坐臥大約數百歲千歲物也松短毛勁如怒虎須枝幹蟠結或蟠直層起如偃蓋針如雲齒

石中一二尺倍突上之日公曰歲大早松著土者毛黃萎石上松蒼翠如平日吾聞旭師堅立不撓身衣食其弟子日公足不下五老壑者十餘年而此石松方千百歲無知者是石也多幽蘭松蘭之間杜鵑尤盛魏叔子曰師似石松似日公日公之友似蘭而杜鵑則且奚似聚之以詩

五老之陰有嵒廬松石絕與人間殊天下凡毛皆踐土此松以石爲種車雲露厭浥濯其毛風雨歛忽盤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十

其株衆草視之不敢偏獨有幽蘭相與娛四月杜鵑花不絕山後山前衆芳歇萬丈壑底衝風吹石上松蘭赤如血

赤岡二查歌

赤岡在匡山之麓大查天球小查小麓

大查吸吸如匡山小查混混如湖水二查不知何者賢但聞其人十九年小查秃爪兼折角朝游蒼梧暮碧落大查塊獨處戶庭踰足強項不愛生煙燈烈烈動神明小查身入虎穴與虎爭噫小查實爲之逡巡不使大查知前日扁舟下豫章小查訪我古南塘其

身不滿五尺長機平有如田舍郎今朝大查出折客  
匡雲初開日正白我見二查皆下拜大阮小阮直奴  
輩

早發華陽鎮

七日五日阻北風江頭白浪高於篷中秋夜泊華陽  
鎮琵琶瑣瑣聲環環月高鷄啼夜當午官船吹角起  
聲鼓不聞江上人語聲惟聞滿江動櫓櫓北風漸歇  
江水平高帆一一出前汀估人利涉爭及時何能熟  
寢待天明披衣出船望江月波黑天低光明滅夢中  
觀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揖黃君

高郵城外水連天高郵城下齊泊船城裏有人持書  
至船上反側不成眠舟子三更起理棹送我獨上堤  
頭立五尺以外皆波瀾僕夫趁月負我涉蘆中老父  
起呼稀問汝半夜欲何爲迢遞借得牆外坐冷冷風  
露沾我衣身寒背倚溫蘆葦展飢口嚼乾蓮子西頭  
之月不肯落東頭之日不肯起須臾聞說開重門短  
衣垢面揖黃君

廣陵別涂子山

飛鴻遲遲來掉人青烟路遙音在見中適與歌聲遇  
四語子山余每聞中歌此句撫須微笑若有悟祇餘  
感興中句余每聞中歌此句撫須微笑若有悟祇餘  
青眼在空見白須稀 二語子山 老狂病語出天真心  
病中句  
長身短知者希去年八月客黎木見君壁上詩數紙  
廣陵秋老菊花開客中逢客却在此明日別君去共  
君今夜坐天高霜氣深無言對燈火居隣北郭帶那  
江明夜濤聲一思我

上江行

觀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長江捲水如推輪黃雲黑雲屯天門大風揚埃迷前  
津橫船獨進負勢奔舟子競力各爭能指捲不應力  
不均舟中面面皆失色風聲水勢相吞射但見破船  
敗席沈江中亂捲黃沙灑蒼莽噫嘻風波反覆在頃  
刻噫嘻風波反覆在頃刻禱祠恐懼何所爲默然內  
省不自得

贈愚菴和尚 師名明五 號三宜

愚菴老人無枝葉叉手獨向蓮花立日莫放船遲花  
塘西風吹須白習習昔年曾見虬須僧知公於世大

有情衆生不度不作佛爭看西湖春草生湖上蓮花  
成肝陌花葉出水都一尺獨有愚巷門前花高於湖  
心七尺石

贈胡彥達

熱風日夜吹湖水獨坐高樓窗不啟有時劇然雙戶  
開西湖南屏入窗裏我時迴首錢塘城有人抱膝忠  
清里下牀負劍倚青童入座聲折馮元几時易黃雙  
醉爛爛對客談意君當是天下士選材語愛李英公  
元達論人事業兼相狀貌頗澤者藻鑑人推崔制史用人不與擇交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三  
同我意云然君正爾朴璞須知周鄭名清濁莫分涇  
渭水高冠方矜憐皆偏繡虎雕龍鄙餘子君不見日  
下雲間會坐時勿爲常談只如此

青門歌贈王淦崖

延秋之烏啼秋原齊宮之鐵犁春田青門種瓜大如  
斗市上那能值一錢秦郵公子何翩翩爾雅風流真  
少年拂拭埃塵光朗璣世人抱薪炊熱畚君燒成風  
灰欲然長安萬里風雪天紫貂毛落折雙蟬南望鸞  
巢飛不前資君羽翼高騰騫更於黃山一遺老見汝

覽候之贈言胡霞的灼赤城邊天潢屈注滄海連我  
行拂衣歸雲烟此中頗有胡應飯君來食之壽十千

寄壽嶺南何母七十

仙子喬字左玉  
仲子祥字不備

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北田三月梧桐  
花左衡右絳捧春酒我生四十不游粵此中五子神  
交久定知是日陳陶梁蘇酒一卮詩一首盡道二子  
之賢阿母賢伯能家貧閉戶居仲能母老東西走惟  
母生當萬歷初至今始識天地厚去年黃山七十翁  
三千江水親爲壽人間不少墜萬身所愛此翁真壽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古  
考城南曾子最相知荷擔獨上梅嶺道我持清酒一  
壺勞汝足好及良時慎弗後

壽吳門陳見良司馬六十

四十我已衰六十君尚壯嚆昔聞君名思君在天上  
我往尋梁鴻塵下不知處君却來金精仙女已飛去  
我歸金精君入閭三月見君梅川城攜得蘭本如精  
劬紛若好友羅中庭我之四十歸草堂君之六十依  
僧室如君自是四海身不宜爲主宜爲客

讀鄧南津天寧庵寺詩因感白鹿洞書院作

天寧高寺臨古村昔日繁華今荒蕪深殿無經鬼畫  
呼馬矢三尺延殿陰厓廢爛漫嗚呼鄧子過之三  
秋歎歸作長篇刺苾芻前年我行游匡廬五老峯  
振山狙力盡玉川足起起基開白鹿麓南隅先聖先  
賢遺令模從之不憚我僕瘡白日欲落啼野鳥松陰  
竹陰光繞欄入門登堂色邱墟至聖藏板生中區第  
子潦倒班兩廡丹粉剝落粉頭顱免無發旋覆絕髮  
叩頭再拜起躊躇不敢久留張足趨噫嘻白鹿白鹿  
多生徒秋稼登塲後何如但聞諸村昨日下午符早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隸分頭後洞租

口號送黃辛廉歸楚時房竹新破

愛客愛楚客楚客多豪雄愛水愛楚水洞庭多悲風  
彭蠡具區了不異人意乃知天地多雷同我曾泛白  
馬喜無湖邊山不知此湖湖多少但見飛鳥去不還  
側聞洞庭湖青天爲盆日月浴生不上岳陽人不暇  
雙目楚水楚風不波楚人楚入今若何

紀夢

夜與諸生講論策一生之語殊大感我從上座厲聲

同汝今溫飽誰之德揚眉張口發至言一座之人奔  
懷息寐成獨見林檎齋兩人相與月下立仰望月形  
變飛鶴頭足嘴翅光歷歷少有綵雲繚繞之恰似官  
人補上物忽然兩日懸西隅一大一小明明出我將  
一手睜左眼獨以一眼看新日走入內室白微君微  
君臥起覓雙鳥我時跪執微君手今年天變良已極  
時平物賤歲屢登不覺痛哭聲俱失微君云汝軀如  
是是維乙巳十月夕

題方九皋蘭譜有序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七

物以少貴非至美也至美者使盡人間皆是物終  
不得賤方氏九皋譜蘭百種形態各出然極天下  
堂室山谷所有九皋雖累紙萬幅不能盡詳日  
荆棘一枝嫌其多蘭花百本嫌其少物生所貴自爲  
芳不向人言亦道好僂翁畫蘭不著土九皋畫蘭必  
傍石安得天下蕭艾盡化蕭惟繁九皋盡不得

贈新城涂宜振五十

天峯之陽有美子腹何便便須繩繩口銜酒杯不肯  
醉廿一史知瓶爲水行年五十未微蘭獨上花樓看

遠山與秀爲人許中盡屋裏白雲相往還翠微生對  
雙桃石手把春醪運相傳雙桃飛渡紫水濱天風一  
夜長見孫

送越辰六之楚兼游屋山

我昔曾登五老峰青天無雲朝日紅第四峰頂枕石  
臥江水湖水分西東大江東下翻日影回首楚山烟  
眼眼獨恨我無千里目直望洞庭波萬頃讀書不讀  
兔園冊交友不交鄉曲人觀水必游洞庭湖看山必  
上玉川門楚水多艸蘭巨山多黃精松根茯苓如斗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大問君藥龍龍未會

題宋射陵菴梓

藝蔬亦有道萊蒿植韭以爲君治圃亦有法羅襪不  
亂如部軍軍後輕前謝機智一心負任何殷勤種之  
貴土宜用之貴及時即此綠物有深理聖人何以小  
於迓我本南州士常游東湖曲雲卿廢圃至今傳歲  
歲春風春草綠嗚呼古之小人今大人試看蔬柸霜  
雪後青蔥黃韭何時晴

吳門六月歌

吳趨市上人如稠大雨十日日夜潮夜擁衆被塞兩  
肩五更雙更猶連曉我居城市尚如此況復千山萬  
山裏灘道嚴光爲好名五月羊裘釣烟水

夏雲丁巳作

秋雲橫夏雲直春雲重冬雲一四時雲氣無端倪惟  
有夏雲最特奇日遊滄波平天際青峰突波濤洶湧  
起層樓峰巒轟轟如立竿兩峰對峙不相聯平橋橫  
架人接跡或有好女垂雙鬟或有巨人持大戟身騎  
高馬戴兜鍪戈劍相撞如殺敵獅子踞跳熊獵獵獸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太

駭禽奔勢相偏大呀奇絕呼人看倏忽形態已改易  
有時雷聲殷掌中金蛇閃爍時出沒用兵營淮陰分  
合不可測爲文臂子長雄奇恣踰遠惜哉此雲不致  
雨四海何由被潤澤

丁巳十月夢中聞鼓聲甚妙得二句續成贈契

公

長夜霜嚴天不曙老翁夜起自擊鼓我于夢中聞妙  
音不滅劉琨獨起舞一擊暴雷起左方四壁爭欲摧  
屋梁再擊三擊音節俱殷殷聲轉南山陽草枯月黑

夜如此時聽風聲舞澗水不斷有如練雀飛少停忽  
 爾蒼鴈起欲停不停故盤桓未斷將斷聲聞窗前  
 乍覺西風動天上遙知北斗寒四海幾人夢初覺爲  
 牧爲王稱極樂安得偕君法鼓催朝職一出繁星落  
 蕭孟昉初替滕寓子適來客賦二百二十四字  
 研隣先生天下豪千金萬金比鴻毛眼底無嫌五湖  
 窄胸中時有五嶽高能干城市生邱壑一泉一石隨  
 意作到處敗場與章山青林一夕蔭高閣春浮運甌  
 不稱心研隣窮究鉢晴陰兵火歸來頗荒落隔江暫  
 覓叔子青集  
 卷五 七言 五  
 住廬檀林圖書滿架竹滿寺叉手閒行聊適意望江  
 欲起白玉樓從僧更乞金沙地杵聲不絕烏亂啼清  
 風天外來放知一別八年還相見君大黑須我白鬢  
 謂我曲閣種芍藥修廊斜帶池心閒欲試前山高未  
 高自上梅梢情寥廓大江澎湃小溪清晴林隱隱見  
 層城更結幽房二三个春蘭秋菊間茅亭萬馬渡江  
 日不止晝間且自攤書史古之達人良有言何用爲  
 樂心所喜

口占答楊友石  
 時戊午十二月

有木得爲先生植有藥得御先生病生平金帛耗幾  
 何如此二事金之幸懷哉古難衣食人不然夫子豈  
 長貧於我猶非盜陸樹無困果指與君天樂作客  
 株草草水雪堂中寒正好友石名所居自共虛名累  
 此身無端風雪章門道

題蕭小圃像

君向何處來更向何處去一杖拄雪根踏破青莎蹠  
 知君方寸有桃源紅花綠樹紛無數小圃好佛故  
 有二語云云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七言古

五





魏叔子詩集卷之六

五言律

字和魏神水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載

初遊冠石

乘輿偶相過山花處處然欲尋僧隱地正值晚秋天  
往路溪流得開門石竹偏主人勞種蒔荷鋪立果邊

登蓮花山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百折山泉出千尋石磴通孤篁秀陰谷高鳥入巢松

雲物長如此蕉蘇竟莫逢秋心向空外迢遞一聞鐘

東岩歸作東躬巷確齋

壑谷罕羊入歸途望轉迷殷勤謝我友相送石橋西

疎樹高原出寒花野徑齊到門還倚杖獨立向東籬

過馬嶺遇雨

曉過馬嶺道芒屨欲平雲萬木鳴泉合孤桐石峽分

羊腸聞坂寒驚耳想驟响風雨一時下微茫失遠村

同曾止山宿冠石

結髮爲朋友於今二十春韶雖體素異故使往來頻  
霜氣下茅屋寒光生故人時聞東作者鬱鬱動柴門

獨行山關見落梅歸命筆壁仰樹下賦

春氣一何早東風盡日吹獨行疎竹裏時有斷香隨  
高閣迴虛照空塔見落梅佳人殊未至此意當語誰  
射者云末二語壯少體不徹只顧狂逼其閒遠

蕭蕭蒼壁上一片落葉枝冬日佳無極山中清若玄  
翠峰分逐神孤鳥自銜池相對饒東菊衰榮感異姿  
射者云三四高渾五六幽細是梅詩絕唱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二

同謝亭三曾止山過林夏叔看泉上落花盡日

愛幽真樓閣春閒載伴過鳥啼山路轉花落石泉多

地僻餘芳艸人幽長薜蘿何能不取醉新月已庭柯

婦病

足悲清鏡裏忽忽向秋徂十月霜經菊五更風落梧

愁來憎衣帶怨往怯啼鳥共對空山火躊躇此夜孤

伏驥 石片

余有石印自東粵來經作伏驥怒噴噴顧欲起鎬

其面曰老驥心千里美人天一方意氣之合輒以

胎人夫寶劍贈烈士悲哉

粵東來伏臘代北實空羣久臥原非石觀之疑有神  
相皮輕國士盡肉亂天真神物終當去江南州正春

不寐

秋山風雨夜百感動難聲反側成終古躊躇向此生  
草蟲依折屋竹葉下旱亭直待虛窗白高懸未肯醒  
余有寒溪閣落水哀神出行人之句羅飯牛爲

作西復賦

左折西折路東車連聲微謹將一幅紙寫余心所思  
羣衆子詩集 卷末五言律 三

松下聞聲處溪前獨立時樂光看不盡日夕秋山知

送任道義同諸子功剛歸九江

天下少知己寒山多苦音欲將千古事贈子十年心  
前路風霜滿故鄉煙水深莫勞劉子驥遲汝桃花林

寒雨見松間桃花感內人病

溪上桃花樹栖栖暮雨中愁心寒對水弱質獨依松  
是亦分春氣何堪但落紅不曾食緒子空待五更風

病臥聞月想湖上作

曾聞湖水夜月色涵秋清欲獨理中艇直來湖上行

數華生香萬一片沒空明何意仍金枝殘燈暈已生

第云起十字寫湖水秋月一片渾淪却便是想作  
妙絕○又云第六句鑄刻難兼之景語清精工欲  
問空明如何沒而曰一片沒空明詩有不可言解  
可意悟者此類是也

客裝牀蚤可拘戲呈主人

于人辭拂拭致爾特相披似鬼難得如蠶養易施  
慈因懷蟻蝨虐已甚蠶蟹坐待朝光出捫之無子遺

勾庭冬夜聞林舟之彈琴

悄然成獨立何處直鳴琴寒月不肯落遠山時有音

松間白露下池上夜泉深曳杖還歸去蕭蕭風滿林

羣衆子詩集 卷末五言律 四

冠石草堂值溫晉上

爰茲風日好十風遲林過西後流侵屐山深花落鉏  
論詩蕉葉酒當飯瓦盆蔬及伴鄉歸去却逢君到初

金精谷中遺冠子戲成口號

東門無事掛西谷日尋歡遐想孟君真空憐范氏冠  
折竿各士慕制可吏民看禿髮應難任科頭且自安

山居日斫大蕪一葉代鄉偶書贈危習生

好友如君少秋清正在茲比來頻見而別後事題詩  
白日高亭午結天陰滿池偶然庭際立書此一相貽

夢徵君扶病拜先祭起欲絕哭喧而落

先子昔承祭瀕危不敢安七年猶入夢一痛直傷肝  
伏願非王氏威儀自漢官南門原上草夜夜北風寒  
徵君生于最窮年先英輝華惟屬祖祠率捐館前  
二日值太母冥誕命扶掖祭拜弗勝數頓首起

湛田寄曾止山

輕陰連數夕山木已蕭然時聞石澗水響出清秋天  
獨立遲歸鳥于烟下去船根無雙鯉發青此到君前  
勾庭望月別胡心仲

秋色蕭然至空山月色真近來愁久坐此夕直同君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五

高露下梧葉興高草根未知明夜月杯酒向誰論  
秋夜過文

愁覺不眠好樹移月影穿秋庭牛在樹邊水一於烟  
頭白親花塢眼青對竹園浮生此倚徙過鳥任翩翩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充國馳金城文淵下武陵飯多來諸口酒少得成名  
湖股齊高帝白頭滅伏生諸溪日暮處一一欲揚鷹  
中叔云詩欲傷體故尋取末等立格

庚子十月得蘭花山中采置草堂率成二首貽

胡心仲

冬來多暇日信履到蒼崖落葉香吹路披榛花拂衣  
誰憐當歲晏移植向茅茨歎息十餘載幽芳今始知  
月色宿中靜夜深山氣寒愛之心不足移獨坐相看  
影對菊當案香分橘在盤雖然辭枳棘思莫能于  
登日峯

不見扶桑國登臨只此峯因之分晝夜直欲破鴻濛  
樹隱翠山外烟浮萬井中天風自吹息未許白雲封  
同友人之資聖寺訪木大師留宿賦呈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六

三年遊行杖十里望松陰爭識先生面誰知後死心  
朔宜承仰使舟次羈鵲深夜半聞鳥鵲孤飛禪樹林  
過劉氏竹園同林確齋驛樵客江玉仲 十首

會上天峯寺還過樵客莊遙知隔嶺樹下有好林塘  
路从時聞水竹深不見房主人能待客禪祖亦何妨  
旅中真畏暑胸暑訪名園小徑曲依樹方塘平注泉  
偶來石上坐倦倚竹根眠客夢何曾醒蕉尊已到前  
濁酒不辭醉竹陰全在亭源風隨密坐殘葉落空燒  
畫靜心如水菱鮮齒欲冰坐中逢執客雜遝起新聲

蘭花吾愛汝尤愛樹中蘭不見已多歲相逢在此間  
性能移酒味香豈共花殘欲乞金錢買翻愁歸路難  
種柑多佛手樹樹別清泉掌指拏都肖色香味竟殊  
可因玉友至不使木奴俱林子曾嗔我祇今一尺餘  
池館佳如此到來心已清自憐多肉食猶覺少幽情  
石轉高低路竹成長短亭北窗開向處應有讀書聲  
草法連上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伍拾律

七

對此怡新好何如返故林秋風且莫發攬我客中心  
亭前分井水塔下少茶爐無客相邀去當軒盡一壺  
短牆依薜荔小草雜蘼蕪便向花陰浴頭蓬不暇梳  
草法連下  
振衣出石戶驪殿過長堤共說園中勝無如池以西  
意法自出  
空明翠樹見平遠一峯來不覺月當照有人橋上期  
時玉仲先歸期

于橋上待月

蛙鳴

積雨新晴日鳴蛙薄暮時自來當鼓吹我欲問公私  
一語化腐爲新最是工巧

躑躅青莎路浮沈白石池却傳蜩蟀事緘口慎人知  
第云寄托深切不得草草讀過

晚泊南康

峯高青入水湖濶白浮山野鳥飛難渡人生到此閒  
遠船乘夜月點火倚重關枕上支更卒終宵自往還

登左蠡樓

湖光晚不盡涼月正當樓遠嶼平烟沒明燈接樹流  
艱難成客路天地入虛舟欲過洞庭水蕭蕭木葉秋

宿萬杉同剖公兩後觀泉

魏叔子詩集

卷五 伍拾律

八

行年將四十今夜宿匡山寺憶前朝勝入如此水間  
若風消雨後客路入秋殘何事東林日攢眉竟欲還  
自匡山過陶彥存宅

主人問客至巾帶出前山好雨依時下高林竟日閒  
倦游疎拜揖隨意足盤餐欲覓諸書處清秋共往還

西湖飯黃米懷林確齋兼呈主人

高閣臨湖水晚涼進食畢念君長病隔愛我近加餐  
撫腹誠無負用心良已難孤山曾飯鶴飛去任飛還

黃米飯不停  
需故三四云

七夕寄內

西湖達七夕北寺對孤山  
遙憶翠微裏有人獨倚欄  
隋烟明水際初月照人間  
數息真良夜年年歡未還

宿江南慈藥堂出所次百官圖占假鄴之除拜

悉依國制激勵兼有復覽佳詩亭爾有作

自愧非才多君置藥龔官留六博大雅接三唐  
對酌樽前酒同眠地下床無端耳熱處見此卽神傷

春早發翠微余欲輕裝內人勸余重繭曰寒思

吾言却寄二首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九

下山纔數里衣絮已頻加我意不如是卿言亦復佳

曉風鳴斷樹薄日帶飛鴻却意桃花馬春寒上綺紗

汝病春常劇憑誰驗藥方月餘酬客倦昨暮種花忙

藥記收書篋方須檢筆床憂來倘病隔更試鬱金湯

清明日寄內

作客尋常恨那堪桃李時花當飛別路莫定長新枝

繡佛開沿病我箋強詠詩知愁春草綠不復上前堤

竹橋桃花

庭際雙桃樹開花不自娛行來九十里纔見兩三株

山木知兵力春風感樂餘幸逢羣盜息處處有田廬

舟過白城留飲檀水別業歸呈主人

寒年恐客況此日識秋光菱葉殘鴛綠桂花落向香

酒醉能自醉意適便爲鄉相送西橋路平蕪已夕陽

陳伯璣爲浣君修佛事走筆奉東兼應乾詩

之子辭朝市佳人向夜臺已明三世事還散八關齊

白裕新被體青眸舊愛才浣君昔以歸陳林陵花落後親

損浣君來

贈別沈方都

魏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十

南州纔把臂又說到瀟浮海日獨來照天風吹未休

才名開百粵羈客感三秋爲問陳元孝丹崖尚姓邱

廣州陳元孝云羅浮絕壑人不能到處通聖丹壑上

嶺勸邱邦士三大字而神姊姪姓字通符亦異也

同諸公歸有園看桂涂允協索賦

黃巖高秋樹香迎送客衣偶然來曲巷及件扣柴扉

坐定風聞葉酒闌花落厄主人興不淺欲去索題詩

送友人之金陵

烟霜遲落日楓葉送行舟爲有三山約難辭千里游

牛蛇應自見猿鶴定多愁莫待桃花發春帆上釣洲

自西溪尋友人

每到西溪路客心都覺開  
斜簷支古樹隔水度青山  
歌罷漁樵處人行烟霽間  
清談杯茗接日落不知還

廣陵重晤余生生將歸餘姚賦別

十年我再到君尚阻歸程  
瘦骨奔西蜀行裝薄廣陵  
乾坤爲客老患難覺身輕  
一曲鏡湖水悠悠有汝清

病猶憶內人病却寄

客況秋無賴高樓暮雨飛  
畏寒添白袷煮藥仗青衣  
肚痛慚無帖神傷忽有詩  
憐卿頻添下長伴夜烏啼

觀叔子詩集

卷十五言律

辛

口占贈羣子三

客我吳趨久知君意氣真  
君知孤憤樹我亦出山雲  
白墮酒難醉黃初詩未貧  
不辭雙屐滑風雨日相親

贈王橋庵

結友平生意年來少品題  
何當天下士直在夜郎西  
捫謁曾無益聞聲尚有鷄  
莫令鄧禹笑珍重此鬚眉

水莊喜躬菴確登見過

西阜羣木落風過特聞松  
冬日有如此松風自不同  
沙明魚可數天靜鳥嘗中  
何意耦耕子芒屨相過從

寓富田偶庵贈親上人

萬方多難日何處此招提  
小閣雲中曲高峯天外低  
鄉餘正氣在富田爲文宅與孝思宜上人講點綴清  
秋色芙蓉放一枝

老友經年別君從萬里分  
不因從白社那得聚南村  
烽火前山隔清鏡此夜聞  
淹留未肯去一遲右將軍

同中公避兵雲梯山庵東見見副寺

雲深不識路清磬一聲聞  
九曲山藏寺萬株松到門  
歸牛眠露地吹犬隔花村  
瞻禮金容罷殷勤敘主賓

觀叔子詩集

卷六五言律

壬

不記青山外郊原盡甲兵  
雲林雙杖遠秋雨一燈清

善病憐兒輩論文愛老僧  
夜深松子落風細不聞聲

水雲菴贈契岩

老僧真破衲一榻任寒叢  
帶月春朝食疏泉煮晚菘  
虛堂開白日賓相見宗風  
荒谷鷄聲斷深宵自撞鐘

水雲庵酬王侶新見過

避地從南若顧門借葺蘿  
村荒行跡少樹老夕陽多  
雲外來嘉客燈前共嘯歌  
濁醪人未醉霜氣落明河

田心訪友

一溪十九渡亂竹壓危梁樹偏青天黑草連白日黃  
下車穿虎跡交手轉羊腸聞有故人在敢辭朝履霜  
雪寄寄內

客況生除歲天寒及暮時雪添新寒色梅開古樹枝  
多病長愁汝有懷獨賦詩民生方日蹙且莫訝歸遲  
松花

蒼松黃蕙出開遍野人家嗟爾歲寒物竟同春樹花  
味堪調餼餅色可映宮紗惟有石間薜長年綠水涯  
春半憶勾庭

黎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古

好鳥啼朝夢東風吹陌塵如何花開日猶是未歸人  
堤柳青連水山桃紅到門夜來添白髮又過一年春  
舟中贈楊參末外兄 二首

薄幸五百里七日上梅川與子同杯酒相將忘暮年  
花開眠憤地歌唱打魚船更對巨源坐插頭詩數篇  
祖父老嫗感于今得幾人況當吾與汝少小便相親  
管咳先姑在文章令子存自憐空老大鬢髮白紛紛  
寓方西城後院聞主人吟誦聲有贈

不記魚鹽市祇聞鳥雀音若添數株樹何異入山深

永老人聲照虛堂日影沉春風開戶入吹到短長吟

黎叔子詩集

卷六 五言律

古



魏叔子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

寧都魏蕭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己亥八月懷曾止山在吳

天涼風急萬山虛虛處秋煙到敏蘆聞說三吳歸戰  
離何當六月斷音書夢穩已識無鹿春浪還生海  
大魚念汝洞庭將木葉隨波離合一愁予

魏叔子詩集

卷之七

七

送曾止山客游廣州

幾千里路見行車瀕海雄封此一隅寒雨時當五日  
駭索游幸有兩人俱始興太守誰延士南越老夫肯  
自娛但使千金徒送客陸生應愧說詩書

送季弟入廣

樓樓六月下重灘閉戶誰知行路難愛汝兩年曾遠  
道慟子十載只寒山爲愁暑雨多飢渴但得瓜梨莫  
飽餐海國秋風容易到五層樓上有波瀾

黃生自百二十里就學外舅時年十歲里有寄

童之目詩以贈之兼呈令尊令外舅

十年就傳遠離居石戶寒燈八月餘郭瑀有徒能坐  
此伏滔作父定何如余今猶自答科舉子昔知應疑  
尚書莫羨人稱天下士艸廬終已愧名儒

金鄉天挺厥科舉元好問從學進士業不答康神  
童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有疑問時余方以時  
文教授而黃生治尚書不學舉子業故及之

庚子嘗稻日奉壽伯兄四十初度

時方多難獨傾身兩弟深漸大被恩在昔家猶稱畏  
友只今兄已是嚴君山田獲稻嘗先寢嘉客稱樽到

魏叔子詩集

卷之七

七

石門自此追隨還四十頻來樹背側寒溫

司馬伯康年八十溫公事之如父天爵涼嘗掛背  
問曰得無寒乎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鹽車之下生千里華屋之中成九龍自古窮途能復  
爾亦知得志難爲終毛聞蟲食李天下酒後歡悲漢  
沛公但看老瞞垂絕日手持愛子泣深宮

中叔云昭烈臨終慷慨數戒子曹瞞將成汝涕托兄  
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別胡心仲歸冠石

逢君況是中秋近歸去如何不肯遲相送疎林日暮



處已愁峰頂月明時每一見來真有得即今別後定  
無詩寄語東巖林處士酒酣莫憶魏無知

庚子九日懷彭躬庵

良朋去後空佳日況值高秋心易孤前月有書還冠  
石祇今傳汝向鄱湖貧富陶令猶餘菊恨空湘君未  
有大我亦杖藜峰頂立瀟瀟風雨滿平蕪

秋望迴文

峰高盡處立秋清久望空愁有客行虹臥半橋斜隔  
水鳥飛雙闕遠依城春聞薄暮村烟斷唱罷歸樵山

龍教子詩集

卷七

三

月明第杖自來還復去東溪老對獨亭亭

西閣懷季弟

流水平池日日開開門到眼即青山雖無酒照淺  
飲每有良朋況也歡深谷來春生細草遠天歸翼動  
寒澗梅花欲放不全放留得一枝待汝還

李少賤自嶽中見問口占代東

前月中秋日欲夕微風擺浴飲茶多不當愛月坐深  
露遂使經旬抱小病草屋秋陰交大對竹窗疎雨動  
我荷南山只恨無雲機與汝狂來一和歌

李孟選雪中見過云以醫游寧化遂謁李元伯

二月春花生太息十年多病只蹉跎亦知宰相終難  
作自恨方書集未多似汝不曾勞雨雪有人聞已老  
松蘿欲捲簾簾隨行李莊孟相逢可奈何

送友人之秦步林確齋韻

王子獨身出家門綿水邂逅逢李君八九千里爲行  
客二三月花開江村琅琅餘子融兼紀碌碌諸邱衡  
與陳此去直上華山望東西南北更何人

艾煥夏

蘇東子詩集

卷七

四

十年抱病只深山簡得方書種藥園會起沈病甘氣  
惡宵辭東瀾任身閒鐵鑊已沒青絲纒汗下還添白  
布欄莫怪盈夏初服改須知此物即幽蘭

辛丑五月寓新城塔下寺來懷沈仲連先生在

肝

鬱孤誰望舊時春

崇禎辛巳先生司理賴州短屋寒

燈對石門一自故人爲遠客

同諸子賦鬱孤臺春望詩知夫子正長貧新城

對色全消兩古寺鐘聲半入雲欲到麻姑山下問蓮

花幕府臨江蘇

賦平役經頭賦墟市

秋神秋花滿野田平林處處有炊煙輕裝已出荏苒  
澤長路初逢暮天鵝鴨喧白潮兒童對下數  
青錢家家茅屋無門戶結伴還過隔嶺眠

計健齊歸了溪索白桃對秋詩以贈之

白桃之對深山春春盡山庭自閉門冠石以米四五

歲種自冠梨花欲似雨三分疏泥布核長經手復行  
藏根短遶身但向丁溪溪上種不教花片誤漁人

壬寅春日奉送伯兄北行

魏敦奇詩集

卷七

五

弟自海南初息駕兄從冀北始行車經時執手臨岐  
路正月開花別故廬燕市酒徒今尚在都人盡笠近  
何如却恐南北連烽火目極秋鴻憶報書

同彭躬庵江上逢杜美吾烹魚見食

杜美吾人  
住河南

廿年長臥翠微峰偶與君江上逢早雨欲來村鼓  
急高灘初下晚煙空秦關久已稱天府洛內今誰識  
土中汝會烹魚能大嚼釜鬻曾有人同

壬寅六月初七日酷熱萬柳村通慈寺薄夜微

雨天涼塵美夢同伯季數人行縣市俄見數

騎來與人馬上左右拱手云是外國朝貢人

前二騎皆重冠制制形容甚偉季子曰盛觀

哉不可無詩余喜甚而悲不自持掩面大哭

矢聲連床友人急呼余既醒氣上不能語憤

衣興席而作此詩

古封蕭條倚巨洲長江盡日只東流三分大業餘荒

寺寺傳是三一夜涼風到竹樓有客夢中看白馬都

人方外識黃裳披衣獨向空庭立宿霧山山總未收

立秋日南州寄內

魏敦奇詩集

卷七

五

風雨同巢未肯孤多卿我適江湖何當馬馬空  
子自笑牛衣不丈夫極浦煙波秋濤漲故山雲木夜  
蕭疎遙憐思婦空閨裏最是梧桐落葉初

於廣潤門市桃食之而甘憶勾庭桃熟却寄舍

弟

實得沙桃色似銀舉泉素碗齒牙新齒桃久滿鵝鴨  
句教士誰吟梁父人客舍暑風如坐甌山庭荷葉正

當門池邊嘉賓今應熟却與秋猿一半分

會民門納涼一會壬寅立秋日感

所見別有注

長嘯晚風倚郭門，騰黃抄白總橫陳。定知王猛非秦相，纔識李陵是漢臣。木葉乍聞秋已怨，家書欲寄語何真。可憐啼鴉先芳艸，天地無容置此身。

登五老峰

西控荆蠻南控吳，諸峰皆上托肩圖。元黃半合江湖水，宮殿雙浮大小孤。往日不堪多謬誤，臨風長自笑頭顱。最憐星子城邊對行刻，分明似藝崖。

寒泉精舍懷石公兼酬元韻

在五老之陰

萬仞危峰勢接天，高頭處處有川源。老僧縣竹通香

熟教子詩集

卷七 七律

七

積山鳥隨人，疎葉閑聲調。可登樓客坐清渠，如汝立吾前。自慚浦閣傳茶論，伊負匡廬第一泉。余性不飲行詩有此，行定酌匡廬溪試問何如。石數泉之句，陸羽品泉以匡山谷、龍泉爲天下第一。

緒山

江流千里盡黃塵，南望緒山白晝昏。煙草初逢八月，良行人空憶五朝身。野蒲當日專秦政，深室何年見衛臣。翻羨洛陽行酒處，抱頭猶哭故時君。

登雨花臺恭望

生平四十老柴荆，此日麻鞋拜故京。誰使山河全破

碎，可堪翦伐到圓陵。牛羊踐履多新草，冠蓋從容牛背歌。泣不成天已莫悲，風日夜起江聲。

高郵九日奉懷伯兄將自燕都出塞

高郵雄鎮控南淮，野水蒼茫沒草萊。獨立自憐雲物好，隔船遙見菊花開。燕山秋色餘金狄，塞上悲風接玉堆。天地到今誰涕下，幽州此日莫登臺。

寄內

久客真令骨肉親，長干誰是授衣人。愁知雙雁雲中叫，又早孤帆江外分。時躬庵寄書留夾路芙蓉連水

蘇東子詩集

卷七 七律

七

色西亭桂子一山開，重陽此日無風雨。爲想深閨亦閉門。

寄舍弟和公兼憶諸子僕微

知汝只在孤峰住，日日登臨見遠阜。新豆初升嘗祖妣，俗於九故冠再拜領兒曹。還家有夢音書斷，極目無山天水高。惆悵不須人送酒，蘆聲猶帶廣陵清。

白馬湖寄李咸齋彭中叔

邵伯湖連白馬湖，田村洲對散鴟魚。都無山色安平遠，直有煙光接太虛。浮客身知同傳舍，勞生道可在

舟車思君高坐秋峰裏細看清泉引石渠

淮陰寄門人賴韋兼酬諸生

聞說淮東形勢地三城萬瓦夾江濱小山賦後誰招  
隱漂母祠前早開門日月苦消行路客盤興長憶執  
經人淡秋水葉知多少掃逕相違薛荔村

漂母祠寄葉外兄

後有鄴侯前有毋王孫從此上青雲伏兵忍滅無辜  
士進食能留不歎身湘國終須慚老婦舊思翻合感  
今人閒中憶汝平生事多少塵埃欲報君

韓叔子詩集

卷之七

九

韓淮陰侯釣臺

欲問韓侯垂釣處荒臺遺碣在通都能隔一飯魚君  
子不報睚眦大丈夫坐待鳴鐘烹走狗終教雌雉滅  
諸雛淮流千載猶鳴咽祇是將軍水不辜

成齊云三四於詩雖非高詞然議論精確可指淮陰  
陰陽聯 躬庵云生符終教四字是夏史筆法  
得淮陰心 永高帝西酸

其二

韓侯能貴子陵隱兩漢爭傳雨釣臺雲夢既因甘芳  
質富春終去臥蒿萊成功不處嫌疑地長傲須知水

禍階何事舞陽迎道拜狂言大笑出門來

弟 云詩以議論傷其風格然末四語可作淮陰論

劉峻度邀同林確齋邦溝放船登逆樓故邱時  
秋水大漲

邦江風物動高秋出郭還同陶謝游溪水平淹芳草  
路柳門平泛木蘭舟天空極目惟殘照客老狂歌有  
敝裘復慙肩棹何處是翩翩寒鳥下荒邱

酬陳集生

芒屨微葛到西陵邂逅梁溪詩酒生軍機甫成全愈

韓叔子詩集

卷之七

十

病胡琴未碎久知名風吹湖水新羈旅日落吳山舊  
帝城那更誦君頭白句夜來心緒已懸旌

宿陸梯霞小齋

兩年擊楫渡龍江屢屢誰當更擅場已見愛兄同趙  
壁豈徒過父似貞王 兄而京象難以梯 一燈影落庭  
如水四壁蟲鳴夏欲霜惆悵桑陰人未遠終皆反側

臥匡牀

贈陳貞倚

短袖科頭揖未曾從來小禮近虛名修期退賊兼能

賦子厚爲儒已論兵似我眼中人未老憐君脾裏肉  
還生嚴裝好向厝沽處陳酒班荆訪洛城貞符專閩河南時所游多豪俊十故及之

靈岩懷古

獨倚斜陽望翠微讓王陵說此峰西四方爭戰何年  
息萬古高情後世疑樵采未能希柳下行人無處識  
松枝可憐蕭鼓村村急齊賽前林五顯祠靈岩禁石碑稱秦伯墓在山側欲往月無有知者

太湖波瀾洞庭秋少伯曾聞此洗舟白水蒼疑師子

魏城手詩集

卷廿七律

七

犯赤松游已教留侯山空落月鳴寒鼓天外悲風動  
客愁縱使當年同賜劍何如石室共包羞

納玄圃朱靜庵

十年抱子計全疎夢語憑君占已符令女昔曾傳絡  
秀名山今又俯麻姑妾姓李氏南城人風閑桂子林庭晚雨  
綴櫻桃奉計初他日尋微鴻俸會此功那得曉卿無

新城九日寄內

鶉花初放別荆扉又是黃花欲放時細雨侵階秋草  
綠空山無伴夜鳥飛散聞肅肅宵征句時余方慰汝納妾

雍雍抱子許王實余卜妾江南內人送行詩有願言得抱子雍雍歸故鄉之句此日  
不知還健否看花曾一到南池

庚戌九月雨後重登燕子磯見伯季舊題悵然

有懷

怪石孤亭立太虛江山無恙獨愁予不知故國幾男  
子剩有乾坤一腐儒東壁數行留雁字西湖八月斷  
魚書時伯季在新重陽最是多風雨兩地登臨總未殊

題樂地大師雨花臺聖鍾山園贈趙少尹

憶昔登臺遠望拜空山紫氣尚蔥蔥時農對蕭已勞

魏城手詩集

卷廿七律

七

下土三年夢竟寫高人尺幅中破格古來推聖祖  
奇才今又屈馮公洪武中南豐尉馮堅上淦江直下書稱旨立權都御史

烽烟隔安得乘流一向東

見龍夫人八音盤詩喜而和韻爲山居之作

金精峯外白雲低石徑苔痕印鹿蹄絲鼻晴空風斷  
續竹敲清夜雨離離瓜吾已同猗狗士室人今似木鷄革翰何曾來熱客木香花下有新題木鷄字犯局對狗猗稍趨重尚以

工遂仍之

附錄○夫人姓曾氏永新孝廉科寶之母也題  
云雪中念科兒長安公車之苦因作八音盤以

思之諒曰金機鐵學月砌依石路  
經分餘炎風面而竹門古寺森連  
分餘依土屏開屏見大勢革去寒  
舞詩向杏花題按夫人此題共二十  
首客僅錄其

酬王又選微寒地大師金精翠微園見贈之作

誰識翠微真面目居然寫入圓圖中高僧草間他時

見處士寒窗今又逢一石當空懸日月千山飛瀑動

蛟龍知君親入巨然室落紙雲煙自不同又選學西

客廬陵山中懷伯兄在廣東季弟在賴

嶺南嶺北多烽火六月誰通一紙書端角無人敢逐

鹿子詩集

卷七

七律

鹿羊城有將解騎豬獨逢客舍寒梅放共憶天涯大

被虛最是難直消息處光陰又早偏年除

雪中寄世傑

西閣梅花放幾枝應逢凍雪壓前堦恐于客路無聊

處憶爾寒窗獨立時朝夕過庭諸父遠烽烟滿眼報

書遲且尋潦酒真入傳草問當今江漢詩

東宋牧仲員外

秋晚尋醫過嶺江使君選我讀書堂風吹北院清歌

隔時副使者南窗東窗夜話長蘭傳交新渾似故橋

盤坐久不聞書最憐出語屬民瘼手把醇醪未忍嘗

拜楊文正公墓有序

清江楊文正公廷麟以丙戌殉義賴州遼東賈將

軍收葬之事詳崇禎御書記往禧求公葬處不

獲已未九月就醫泰和過賴得從賈公子尋公墓

而拜之因遂有詩蓋其家人十年無至者矣墓臨

西河上規制甚微在楊梅渡灘兒下楊秀亭

王廟右百步有碑

荒塚斜陽亂草青布衣此日拜門生長年魄戀忠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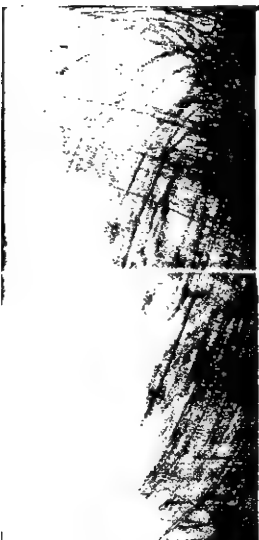
鹿子詩集

卷七

七律

府且古神依箕尾星兩所夢花紅有淚一江秋水灑

無聲孤魂最是難聽處盡旦枝頭徹夜鳴



魏叔子詩集卷之八

五七言絕

宇都魏福冰叔著

男 世侃直士編次

門人歐陽士杰遜萬較

己亥七夕

庭宇虛無人涼風吹獨夜寥寥星漢明  
石牀云絕不言其所以然而躍然言下絕詞也

鵲著故毛希新毛秋未長毛落不成橋隔河空佇望

魏叔子詩集 卷八 五七言絕

弟云意新語古此興深妙

大夏不相留總站歎廣澤莫言會面難一歲一來印

邦士云於章法中作一指自好

東家有寡女未嫁天三夫曾許一夫嫁不知今在無

弟云哀音奇語苦境深情

恆愁不見君相見益愁思却羨月中人千年貞不字

弟云只是西廂詞不如美斷思絕意却就得妙怨  
望或臨三五首自道情事苦角聲響于古今才  
詩別開一格

山猿 八首

日日山猿來翠呼度木杪小猿扼老腹捷於兩飛鳥

我倚曲闌前山猿對我嬉足踏桐樹銀手弄蕩支子

桃花山蕩支秋至一齊實赤似夏中桐黃如霜後橘

我昔行山中山猿望我走如今觀衆頗不畏口戢口

畏桃露卡啼乘露呼童采人在村頭立旅行樹下待

由中日逐猿旋去旋來印我但控拳呼虛聲亦何益

梧桐垂屋陰桃子枝相屬汝但食吾桃無當敗我屋  
桃子落高枝老猿何地覓得桃不自噉持與小猿食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四首

魏叔子詩集 卷八 五七言絕

有客自來言能觀黃驪色驛驪在庭中三過不相識

有儒徇已往華士誇將然千里果何爲空聞年復年

中叔云庭士虛聲久矣上者如武侯此皆樂新於

沈下則王半山泰繆陳欲作宰相矣未可輕以皮

相誤人

馬駕轡車終朝不百里但向車下生寧伏轡中死

中叔云庭士元將公或不治百里蕭何謂韓信雖  
爲將亦不同是也

傳說影天子西行到弱水王良執左綏觀汝日千里  
中叔云誰陰登壇諸葛亮聘空談定用有目盡視  
矣字伏轡中死開終南提徑如許  
弟云四詩凡四折開合相生古意可味

題畫竹二首

服傍石爲骨枝因風作姿吾家有道士蕭蕭正同時  
葉重不垂地石空疑出烟還將葉上雨滴作石根泉

丙午三月十一早夢伯兄蘭花數枝甚高大劉

置房中而無水余爲插洗筆池內寫詩丁案

云

幽谷自多水空房今病渴可憐漢司馬不見秦時月

卽事

幽林初上月斜照幽闌千雨歇蕉猶響夜深山欲寒

蘇叔子詩集

卷本五七言絕

晨起過兄山閣不值留題

朝日明清林竹烟散戶主人愛起曳杖何處去

春夜

春陰莫莫散庭柯近水偏知寒氣多最是閒人能不

寐東鄰夜夜叫牽鵲

竹枝辭

曲曲花陰一逕通綠陰深處有輕風坐來細雨疑人

至荔千嬌頭落粉紅

竹廳文几淨無塵欲寫新詩且避人難字記來無覓

處笑將詩草問郎君

燕尾斜飛雙翠鬢花塵風淡拂春山偏嫌翠鳥留泥

印坐看了頭洗盡闌

白石闌干紫石屏愛郎詩好背郎聽子中讀到烏啼

曲淚落羅衫聽不成

同內子看梅

風微日靜自山家盡掩柴門向石崖錯把杖頭高擡

樹吹來兩鬢盡梅花

和韵詩

蘇叔子詩集

卷八五七言絕

四

怪說秋天不肯明攬衣深夜動難聲中原處處聞烽

火得似深燈此一庭

賦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一自歸休十二閑秋風不上燕然山長年燕市無人

問却使千金買骨還

中叔云次文帝封禪而思頗牧宋理宗側席以褒  
程朱古今賢骨類此

金精七絕句

有女獨居空谷裏霜頭無雨亦生雲寒梅銷盡三冬  
雪自有春風到石門



開來日日沅紗津朝向吳門夜越門寂寞寒山一片  
石何如家在學蘿村

待得佳期啓石闌金牀玉枕離烟衰却聞車馬空歸  
去怪煞十年在住山

老女長年不得嫁辭家獨自傍寒崖春風舞向山頭  
立不見何人車馬來

人間定有黃金屋天上遙聞白玉堂此日合符宮裏  
去神仙還自在椒房

車馬不來芝草死終朝輒鐵坐寒齋早知人事多乖  
誤教子詩集

卷八 五十七言絕 五

仙女原來天上住偶然遺跡在人間經合關闔無雲  
路不遇吳宮車馬還

同日公過萬松坪

水石迴環欲亂雲萬林松木路中分離家一里三迷  
路纔識山僧不出門

送友人歸黃山

送君歸在白雲間三十六峯任往還如傍當時遺劍  
處年年風雨哭螺山

靈岩雜詠

靈岩高峙太湖東一望金銀映碧空多少禪房花竹  
裏游人還說館娃宮

八月秋風動地來法堂雙桂正花開人間自合無根  
蒂直得靈山頂上栽

采雲初日樹藤蘿殿殿迴廊迴廊曉風老樹也知興廢  
事館娃宮裏自鳴鐘

千山落日起來雲夾道松風亂石門響屨聲遶秋草  
綠空餘花色似羅裙

琴臺如響繞烟鬟學得新聲手自彈七十二峯有不  
盡烟波純浸洞庭山

新宮十里隔花山采得鮮花行路難箭涇河開飛藥  
到梳妝臺上掠雲鬟

野草荒臺秋復春至今遺恨浣紗人應知越女傾吳  
國不比楊花覆白蘋

女寵公人  
國者不同

絕世佳人烟作身行來應不動香塵遺蹤那得深如  
許石上青苔惜殺人

道傍石有西施  
印迹同體

吳江東下日悠悠稻蟹浦條未有秋宮舍五千曾不

厭還將芥子置龍舟韓姓宮凡爲舍五千四十八人臣又以芥子滿壑中竟龍舟爲戲

松杉斜映洞門邊曾此住人枕石眠却合山僧禪定

後舉頭剛對太湖烟西施洞對廣丈許而太湖今山僧生禪於此

靈岩值徐昭法孝廉令子解衣贈之口占一絕

凍冰不穿趙氏衣尊公嚴冷久相知過庭他日如相聞只道斯人住翠微

昭法非我不食非其人不食常肥瘦有債米數不至門者變却之

癸卯十一月客舍題壁

魏叔子詩集卷八 五七言絕 七

珍重天涯一敝裘寒霜如雪壓行舟囊中剩有江湖

氣歸卧西山百尺樓

真州候船

三月春花溪水頭却逢冬盡客真州江邊時見歸颿

去日莫天寒獨倚樓

二十六年不得江思禹信忽自杉陽訪予喜成

絕句

桂子懷丹秋未寒故人白袷赤纓冠相近未暇便相

揖執手牽衣仔細看

壽族母六十

夜夜烏啼伴此身那知竹實已垂門佳兒自愛三春

日壽母眞爲萬曆人

和壽昌梅公石硤停舟

君已心同不繫船爲誰棹櫓向江邊蘆花明月無人

渡露濕青衫臥碧天

催妝詩爲黃大宗迎李姬賦

寶鏡明明白玉臺烟鬟初整下花塔今朝定擬行雲

至不待安東避雨來

魏叔子詩集卷之八 五七言絕 八

射鹿云雲雨手難切

送袁重其歸吳門

辛勤營葬出吳門可有菱舟逢故人歸去正當花落

後好教春燕共成墳

兄歸曰占寄內

一雁能飛一雁留藏書和淚寄春愁傷心爲憶鳩啼

處春雨春晴芳草洲

郭庵云暗用鳩婦無踪

時發吳門送人歸休寧稱母鰥

君向黃山我翠微丹楓白雁布帆遲美君載得惡山  
酒獨上高堂獻一卮

窮庵云美字獨字有有母獨無之意悲而深故自  
無跡

舟泊錢真夢中忽得絕句

十五盈盈未嫁時香肩雙彈髮新齊西湖堤上鶯初  
曉楊柳千絲復萬絲

爲迺龍庵僧募鐘有序

石壁迴龍庵在萬山中山僧以耕鑿之餘手剪荆  
棘獨建此有鼓而無鐘余避兵是庵丁巳鼓春大

龍泉寺詩集 卷之八 五七絕 九

雪與山僧煨榑梢因以爲請庵面翠屏高樹萬章  
左右同環抱流泉出其腋而當秦和廬陵永新諸

鄉之道晨暮鐘聲鏗然隨山壑轉往復行人耳中  
足發深省抑亦可爲孤行之助夫佛像必左鐘右

鼓以此奉神兼有福德敢爲諸善人倡之詩曰

君山千曲白雲封古來寒泉面面達不盡巖巖煨芋

火只輪香積一聲鐘

客閒無事近體忽映數日之間復大瘦生聞鳩

振然庵寄盧愚

蒲楊枝弱不勝衣盡道春來綠已肥何事鵲鳩啼最  
苦鄉心一夜減腰圍

贈謝子實

手提藥囊歸山去一路寒梅盡放花莫說腰纏無長  
物籠中饒有活丹砂子實客中好結友故云

桃花庵卽事

一陣香風簇馬蹄紛紛蝴蝶斷橋西眼中結習何時  
盡天女飛花不著衣

春日卽事

龍泉寺詩集 卷之八 五七絕 十

你鞋茶杖笋皮冠落日春風生暮寒竹裏桃花花外  
柳一池新水浸關干

題畫秋葵海棠

八淨風微日正中秋葵花倚海棠紅那因聲色銷忠  
我試看當年郭令公

送陸亦樵游廬山時余亦南下

頃波平趁曉風匡廬倒影入湖中低頭忽見板衣  
合恰在五峯第一峯

蕪湖塔題壁

幽家烟火倚江東赤縣神州此大風  
獨上浮屠高處坐令人空憶沈崑侖

魏叔子詩集

卷之八 五七絕

十一

目錄序

古人致道以及人厥事惟三立  
言視功德爲虛位然最足經久  
獨六經孔孟諸書能者取制科  
拙者守章句又或綺麗以爲工  
放詭以爲才求其坊言而表行

序一

者寡矣古人立言之義蓋無取  
焉言雖工余每廢書而歎也康  
熙壬子秋于西城里見寧都魏  
叔子先生其人粹然圭璧也讀  
其文瑩然冰雪也交甚合出其  
目錄三卷示余余受而卒業以

言出妙義以至理入人情別  
是非示從違昭昭然白黑之在  
目其引人于理義如飲江河隨  
量而滿如行藥市隨病而療有  
功於世道人心要者在諸儒先  
語錄之外者卽以輔翼六經孔

序二

孟諸書何媿焉余喜而抄錄弗  
敢私以獨善乃付劄氏公諸王  
下後世仍歸其板附先生之作  
云吳門同學弟默齋唐景宋題

目錄序

聖賢之道德豪傑之事功其源流或有不同要未有  
外於人情事勢者蓋聞於人情則真偽亂昧於事勢  
則成敗失是道德爲虛名而功業不可就也曰彼聖  
賢彼豪傑天下亦何賴有是人哉然人情事勢欲求  
其通之也甚難心不細則粗疎而不入心不平則作  
好作惡偏激而失其分閱歷不久則得一失一懷疑  
似而不真吾友魏叔子從事於斯久矣其忠厚惻怛  
出於天性而加之以學問與父兄師友講求於治亂  
亂叔子文集 謝序一  
之際者數十年於是卽其所得著日錄三篇蓋坐可  
言起而可行自身家以及天下皆實有所裨益雖不  
敢曰道德功業盡在於是固亦聖賢豪傑之荃蹄也  
矣其書於心性大本未遑及亦不無好盡之過而以  
啟家訂頑誠有前賢所未逮者予酷好之日置几案  
饑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有痛癢則以代撫  
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叔子之文爲海內所推  
奉其論策鑒識者以爲賈長沙李忠定范仲淹皆  
叔子江海之水波瀾湧洞魚龍變化而日錄乃其混

混之泉源也嗚呼不讀是書亦孰知其本也哉南豐  
友兄程山謝文滌序

魏叔子文集 謝序二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  
階瑞  
階珣  
階珍  
校字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絛園書塾

軍都三魏集

目錄引

余幼承父兄之教有日長而師友誨之有日早涉世  
事讀古人嘉言懿行有日見之聞之壺壺然有得於  
心則言之已而錄之是曰日錄或以自志警或詔諸  
門人子弟不諱其不文取易通也意所偶至或文言  
之體雖不相附一曰裏言二曰雜說三曰史論

魏叔子文集 目錄引

魏叔子目錄

第一卷

裏言

第二卷

雜說

第三卷

史論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魏叔子日錄卷之一

目錄一編

寧都魏禧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邠若校

裏言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邱邦士曰：事後局外極好論人事。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之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說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畧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極薄子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為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

邱邦士曰：須如此立意做耳。若論應事又或有其人不好處我亦姑如此又不致形出其人之短又其至者更能兼愛多施濟仁慈之事於此人與他暨各殘忍等相讓過不至大受禍耳。

彭躬菴曰：矯枉處正是中。如此看中字方透。方有周然此等事惟內本至誠外無形跡乃能人已無乃王之效。鮮不入英雄作用中去矣。

人子事父母當其喜有歡欣無偷肆當其怒有恐懼無憤憾。此當內正其心志而并外慎乎形色也。論小人者必論其心。小人庸多善事其心未有無所為而為者。若徒論外事人品真偽學術邪正幾不可辨矣。論君子者又不當徒論其心心雖純正而行事偶失亦即是過。故論小人以心者所以防閑小人之法。論君子以事者所以造就君子之方。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二

輕信人不必多疑而多疑人每易輕信。蓋輕信者自信其信多疑者亦自信其疑。故其不用疑時遂爾輕信無他。然輕信者能為君子所托亦易為小人所欺而多疑者每過用疑於君子忽輕用信於小人矣。邱邦士曰：過疑君子不肯以君子待人也。輕信小人君子不求合於能疑之人小人人知其能疑而古以用之也。

弟和公曰：多疑之人苛惡而易欺。故輕信也。其性信虛不信真。

術字亦有不可少處。但不得已而用事意利人而用謂之聖賢。可不必用而用事意利己而用謂之奸雄。

讀古人書與賢人交遊最不可苟爲同又不可苟爲異二者之失總是胸無定力學問中便有時勢趨附非誦卽矯耳

邱邦士曰是極公極確極細心語

人極重一恥字卽盜賊倡優若有些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靜然不覺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權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引導引教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金丹不得入腹矣

彭躬菴曰恬然可安靜然不畏難出

三

一個無恥人模樣卽此便是大惡  
嘲戲人自是惡事尤不可人一二莊語則戲者皆與  
每令人恨若現人過失不可入一二戲語入戲語則  
真者皆戲每令人玩失規人之言矣

伯子曰凡有可恨之實人復難加以可恨之名則其恨必深蓋既恨其可恨者而其恨我而不能加之意則尤憤結而不可名言

也故明人早語尤爲不可  
人交遊當求十分至友若不至十分到極要緊處便  
用不若又如其人舉動狂悖極力挽回不得只得棄

去若已至十分真如天性骨肉則不至目睨氣絕心中畢竟曲思挽回希倖萬一可救然十分閤切却從十分相信來若有一分未信積嫌開隙便會到十分相疑故交友者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畧

師而東曰此叔子於人已極得力處

擇師取友方能遷善改過然無師友可倚時將如之何故凡交友必要交倚恃得者凡做人必要做能爲人倚恃及終身可不倚恃人者

觀叔子文集錄卷之一 裏言

四

季子曰此亦推判極處見人不可不自立耳若身不倚恃人千古無此事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有養氣討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籠頭語看過

聖人動輒稱說禍福不單是勸戒後人如此要見聖人畏大畏民一段兢兢業業精神又見得聖人呼吸動靜與天爲道一段微妙與計功謀利及慕而爲善惡而下爲惡者自判霄壤

小人之一陷不可救。君子與有過焉。凡小人之心中初亦樂附君子。君子果之已甚。彼進既不得。附君子退必力結。小人此招彼附。勢不可解。向自附君子。尚知畏敬。及見棄時。視君子便如異物。稍稍責備。決裂放肆。成一根敵。故處小人不可輕絕。我之言語時或聽信。否則此人日在。小人生活終身不得聞一好言。見一好事矣。

邱邦士曰。須看是何等小人。亦有可絕之者。

謝約奇曰。非要看自己身分。

孔叔曰。不止於全君子。而兼欲救小人。論者最厚。最大。然則爲陳太師失則爲康對山矣。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讓言

五

彭躬菴曰。必絕介甫。韓歐司馬之失。不殺停于范忠宣之失。總是義理情勢未十分精透耳。如程明道王文成之處。小人橫逆便自無聲。

彭躬菴曰。人胸中皆要存不媿吾友四字。若說恐其知而見責便落二義。余最喜誦斯語。吾師楊一水先生過於信人。予嘗語門人曰。生平被先生信。怕了。所謂愛親嫌於受杖。

謂門人曰。少年人最要忍得口頭鋒。住與人相議罵時。尤要著意。蓋人情原喜相勝。回他言語。定思駕過此人。人却難當。此便與攻發人之陰私一般。故凡罵

語。諱語。須有分寸。不但不中怨恨。亦是自處忠厚之道。

師而康曰。道其人實事。便同攻發陰私。若思駕過。恐至製造毀謗。巧言如實矣。豈惟自失忠厚。且自陷於大惡而不顧所。

余生平未嘗遭險受橫。逆十七歲時。曾於席上以說

傳道人陰事。不知此人。即在對坐。予當下驚慙欲去。而此人並不相仇。且成文章。知已終身。遂爲此友。所

容。余告止山曰。平日謹言。一放肆。便刺手。可見天地

愛我。然此人終不相仇。轉會心。粗手滑。恐又是棄我。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讓言

六

之意。每思少病人一病。便重願諸君時時提醒也。

謂門人曰。人如何謂之立志。且莫說學某聖某賢。凡人必有所爲。必有所不爲。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所做得的。是我必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謂門人曰。汝於我言。行心中不然處。便須直說。必有一人受益。如汝說得是。則汝益了我。說得不是。則我又益了汝。

伯子曰。天下惟四高。人極難受益。年高。他高識高。年高。年高位高者。難受益。於常人識高。學高者。并

難受益於君子蓋地步既高又復自高只思益人  
豈思人益乎者何人豈敢說我故受益學問不但  
退於詞色之間

人就無過只要所過是朋友面罵得的不可是朋友  
背地方說得的蓋當面可罵過雖大畢竟屬光明那  
邊書地方說過雖小畢竟屬曖昧那邊

朋友除偽偷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  
我有薄他之意則減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  
易招惡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  
觀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七

是流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季子曰此是害全乘客人一段  
苦心妙用勿僅作厚道看過

妻之罪不至可出了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  
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  
不可不詳於早也

料事者先料人若不知其人才智高下只在事上上  
料雖情勢極確究竟不中故能料愚者不能料知能  
料知者并不能料愚余嘗笑三國演義孔明於空城  
中焚香掃地司馬懿疑之而退若遇今日山賊直入

城門捉將孔明去矣

做大事人要三套具備曰識曰力曰才無識不足料  
變無力不足持久無才不足御禁或曰子億而多中  
可謂識乎曰凡利害是非當然處不難辨難在兩端  
俱是處辨得出且所謂億而中者費幾許躊躇若利  
害爭呼吸間安能得耶故識字尤是第一緊要或曰  
識可造乎曰可造識之道有三曰見聞曰揣摩曰閱  
歷見聞者讀古人書聽老成人語及博問四方之故  
是也譬如剪花花草樣多剪得快僻如醫藥藥方多醫  
得穩揣摩者無是事不妨作未然之想事已往不妨  
作更端之慮在已者擬而後言議而後動是也在人  
者不徇古今是非利害之迹必實推求其所以然使  
洞然於前後中邊之理或事已是而有更是有未盡  
是有竟非是者或事已非而有更有未盡非有竟  
非非者是也閱歷者所謂局外之人不知局內之事  
局內之人不知局中之情是也天下事變不特無常  
法可守井有非常理可推故見聞揣摩之功五閱歷  
之功上

觀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施恩之道有二。一曰施恩使已可繼。常人喜於見恩。盡情施去。不計後日不給。恩衰。成怨者有之。然不可繼。可繼一語。做成出內之吝。如果大處急處不求。可繼可也。一曰施恩使人可勸。常人輕於用恩。或多寡不中節。或緩急不中時。或輕重不中人故。財窮而人不蒙利。實數而不見榮。然不可因可勸一語。做成好行小慧。或抑人以揚已。或巧施以望報。則人心不平。天道亦忌之矣。

謂門人曰。人極難知。一人之身。卽有不同。舉一二事。

有似極忠厚。舉一二事。又似極權譎。此當何以辨之。總要先識得此人。是君子。是小人。乃可逆論其曲折也。

邱那士曰。世無一盡。觀其餘之事。辨君子小人。一語特近之耳。然英華相遇。雖小事足觀。全乎此。極有至理。却無理可說。

觀人行事。須在大處。觀人立心。須在小處。人大節無虧。小失不足復論。而欺世盜名之人。每於輕易忽畧處。露出全付心術。合而察之。人無遁情矣。

唐那若曰。爲善者。以有心貴者。強想而行。是也有以無心貴者。善不近名。是也。然露出處。便是小人。

一。將天則。本是天下人人福利也。伯子曰。此便是親以親由。泰安下手處。

朋友中有性多猜忌者。此非可以辯說解也。在積誠以感之。有性多堅僻者。此非可以諫諍入也。在脩身以示之。故朋友有隱過。非我所敢言也。或借事以自責。或援事以責人。或取他人之過。類是者而反覆流議之。或取他人之善。反是者而再三稱說之。陰移人於情之間。而人不以爲吾是。此責善之上術也。季子曰。須看左鑽右研。委曲耐煩處。是用心極厚。說到不以爲吾是。幾於善世不伐矣。惟斯道也。爲格心之大臣可也。

季子文集卷之十 裏言 十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辨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

人作便宜事。順意無礙。便愁禍來。若一做吃虧。就是天地愛我。益我原薄福。又丁斯世便宜之事。如何消受得起。

伯子曰。積勞可以當病。積德可以當災。積勤謹可以當智。謀能常受者。無極亡能守約者。無其貧能。石公曰。處大順之中。日見衆不見不衆。吾惕然處衆人之中。見已長。惟見人之短。吾惕然。

人遇親友患難卽不能爲力。要當於已身畧一虧損。我若完全安坐。不但過心。不去。天道人情必責。有不平處。凡直世亂國變兵荒疾疫之時。隨人隨事。皆宜如此。不特在親友間也。

人有一種改不得過遷不得善進言者。便不可執責。善常理強說如居喪當哀有不哀者。本當責備。不知

此人性情原自不及。不能以吾言而哀。吾言之而彼不能哀。則其人無以自容矣。故爲友者須於平時察其不及處。說以義理。漸其性情。使之自化而後可也。

韓愈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恨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

若懷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

毫覺。覺終身冤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信了日待至誠之人。當至誠待。謬詐之人尤當至誠。蓋謬詐之人。病在誠我以至誠待之。正是彼誠動偶參一分謬詐。彼原以謬詐人者。見其一分必復加倍。我見彼加而我益加。彼見我加而彼又加。彼此相加無窮。已是不惟不得動。彼以誠并且有以陷我於詐也。大如是而曰彼人非我族類。以我族之猶有不通豈不謬哉。

語曰。濟人須濟急言事半而功倍也。然又須於我閒時用之。每見富貴人偃然驕客及身當困急始降禮。

財以要結人人亦偃然受之。雖百分不及開時一分矣。

計約舊日。應濟如有要結心。便在開時亦非罪戾之仁。

人做中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

邵邦士日中間一句君子尤當耐。

觀人於患難局中者。不可不開局。外者不可不忙局中之閒。所以觀學問局外之忙。所以觀性情。

人天資各有一種好處。但天資好處是天所與。如子

龜求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孫席祖父富貴。不是自己力量所能畢。竟要從學問中力行來方算得手。

語曰。樂道人之善。樂也。中亦有過處。不可不察。今有

人一事可嘉譽之。過當。中人之資承當不起。必至心滿意驕。逐步墮落。昔有士人既貴。語人曰。如我想可不至改節。其人曰。公固賢者。但恐被人教壞耳。觀人而彼顯可謂不善用其敬矣。

曾止山日信惟敬。顯者實可味。

或謂子於言語之道。庶幾乎曰詞氣不和平。此大患。

也常細求和平工夫。却不在詞氣上。須要心中不急。不憤。不自是。不好上。

師而康曰。此則不則有三。可日可以。選言可以。聽言可使。與賓客言。

人有肯受善者。畢竟要到曲直分明。屈於直而後服。非真虛也。每見一水夫子聽言。雖童子賤役一開口。時便敬而聽之。虛而能敬。此聖賢之用心也。

即邦士曰。亦有先敬而未虛者。又不可不知。然早言尚不是。敬後則愈不虛。須敬而未虛者。聽取。

杜謾消蒙之道。無過精察。今有誦人者曰。某人罵汝。

其人曰。縱罵我不。嗔也。此人并精察。俱不用。可謂大。

龜泉二文真錄

卷之一 裏言

三

度長者矣。不知此等學問。稍不及大聖賢。顯然大。胸中畢竟未能全化。謔言來時。一次不怒。五六次便怒。五六次不怒。十次便怒矣。當有忍至九次。其後一次不忍。從前憤怒。一齊發出。決裂狠斷。十倍常人。若不能每事精察。真假如真也。則當日逆來順受。何所不容。或自反曰。我自處原有不是。如其假也。則既見此人之謔。使小人不能復行其說。又可辦彼人之謔。不至枉人於冥冥之中。斷無有積疑成累。一誤莫累者矣。

即邦士曰。胡海時第一常用不信的心。總見得非。我親見。親問我。無從信處。則此中疑根已斷了。若到有疑。我三字在心。便當用後順受。自反二法。此蓋處人我。治性情。省事養心之法。若積下一等人說。恐有積疑成累之患。則精察中亦反有弄假成真之時矣。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為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猶云拾得言。極其便定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吃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

龜泉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四

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却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得不好。諛謾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人不服善。有兩種。如彼言是。此未大非。再三爭辨。謂之誠見。不及工夫。全在造識。如是。非較然。可見再三爭辨。是不思也。若能降心細思。則自明矣。又曰。兩相爭執。各不肯服。惟當退而深思。就正有道。或食謀博。

詢之則是者自出不可持一往之氣勢一時之辨以爭勝負於立談費時日耗神氣甚而傷雅道也

施恩之人有始而鮮終受恩之人忘恩而記怨二者皆常情也君子不可不戒

或謂賢士忘人勢比賢王忘勢更難曰不然我輩做秀才行止坐臥便覺不是白丁羅一峯所謂學問十年尚淘洗狀元二字不去也若真能忘勢人定能忘人之勢大抵忘勢工夫全在好善賢王只見天地間有善可好此外別無可好處故不覺把勢忘了忘人

羅永二云長錄

卷之一 裏言

主

勢工夫全在樂道賢士只見天地間有道可樂此外別無可樂處故不覺把人勢亦忘了我輩不能忘人勢自是不能樂道他日富貴必不能忘勢矣

朋友不能規過或所見未及或性情不稔篤或無把頭故諫之氣然三首首在性情性情肥切則誠自無所不入力自無所不出夫朋友有過吾苟聞之如負芒刺於背如人罵已姓名夜有所得則汲汲然不能得諸旦也

天地生機聖賢道理二者極是兩間不滯之物時刻

流行亦處處圓通如生機之不滯可以求仁矣仁者無不受也知道理之不滯可以學智矣智者無不知也

當事未要辨得是非利害四字是非有時朦朧須要一個透利害最難透料且辨一個穩然我輩立身利害要看得輕是非要看得重又曰利害之權在天是井之柄在己利害是或然的是非是當然的利害不明累在一時是非不明累在萬世又曰辨是非利害又要識得大小輕重緩急六字否則不成畏利害小

羅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裏言

去

人便成執是非迂儒又曰君子持節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贖出處依附之間所當至慎

人不可不讀史未讀時覺自己儘高七尺之軀昂然獨上及見前代人物忽不覺矮矮極了大地雖寬竟無站足之地

君子使人可愛寧使人可敬愛必有其抑之敬必有其疑之抑生厭厭生賤賤生忌忌生惡與其厭而賤也寧忌而惡夫愛而不敬者愛終衰因敬生愛愛不窮矣是故小人無敬小人而人敬之必外附君子之



重

李成書曰此亦情枉之言少年  
當宜用補成德人又自不同

人有薄其父母兄弟而厚他人者莫不曰此良心狂  
惑人也然此等亦是人情之蔽蓋父母兄弟我雖極  
情不過尋常道理父母兄弟不見可感旁人不見可  
為若厚在他人則受者感動詞色而人且以美名歸  
之是以薄所厚而厚所薄也澄源察本雖賢者亦不  
免矣

剛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己須要看人實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十 裏言

七

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謊予謂此種不是好  
名便是癩情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今人謀身家計子  
孫者豈有此

予少時嚴於疾惡見凶惡小人必思驅除雖怨尤必  
身自信理當如此不知跡殘去暴在得志乘機人怨  
當任為已事若伏處貧賤快逞里閭終是少年喜事  
之習未除

患難危亂時處賤後輩極須得體恩意不妨過用  
詞色不可過降屈意不可則微有時心詞色過降彼

將除窺吾甚欲以搖制其命不然亦驕悍難使矣  
人能無故學乞窮無故習勞苦無故嗜嗜欲皆是求  
福禍災之道

或問于於財吝乎曰不吝於害義之事而吝於不害  
義事或無吝事而有吝心無吝心而有吝情此孔子  
所嘆為鄙夫也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三大益  
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  
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

魏叔子文集錄

卷之十 裏言

太

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  
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辟亦可使其  
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

彭躬庵曰趙廣漢李允則周文  
襄俱用此法第三段尤不可及

謝約齋曰若居人上亦須以明為主倘一不察則  
下人遂有兩重之意或遂為其所用其弊亦在廣  
此

人以涉世為涉世故委曲周旋現生厭苦不知涉世  
處即是自己做學問處今如涉世要用詳學問中原  
不可疎略要謹慎學問中原不可放肆要謙和學問



孟子曰：「窮則達，達則通，通則久。」  
小人處窮則怨，達則喜，此小人之情也。  
君子處窮則怨，達則喜，此君子之情也。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蓋常人要人順，我逆理不顧賢。  
者雖無此却人稱其好時，便欣欣有喜色。此便是好  
諛之根。胸中自說不是好諛，喜其入志同道合，不知  
此時已入於諛中而不覺矣。不常時省察，便會到忠  
逆耳之時。

往室人謂予曰：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動辭色，何淺也。  
集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裏言 至

乃知學問偏隘處，婦人女子早已覷破矣。因思人情  
於他人前，便有矜持有粉飾。雖父母兄弟在所不免。  
若妻子婢僕，我無忌憚之意，而情最狎，時最習，便有  
許多不檢點處。人能於此隨事受規，亦能補朋友所  
不及。

天下無不矯情賢者，無不近情聖人。然不曾矯情，未  
易便說近情二字。

謝約書曰：矯情以去習，便是賢者。矯情以去惡，便  
是偽人。近情而合道，便是聖人。近情以徇俗，便是  
鄉愿。

急求人知，總是惡多善少，且不要說到好名上去。  
於財利見常人於患難見豪傑，於安樂見聖賢，或謂  
患難不難於安樂，平日患難亦生不易其操，有意氣  
者偶能之。有志節者優為之。若處安樂易生怠惰，忘  
惜之久，則嗜欲長驕恣出矣。每見豪傑不屈於威武，  
不移於貧賤，而不能不淫於富貴，固知安樂非聖賢  
不能居。

邱邦士曰：以常情言，自是危難於安。故孔子曰：貧  
無怨難，富無驕易。以有據而言，則安難於危。故孟子  
曰：子生於憂患，成於安樂。以天資言，則各有所近。  
故有臨難不屈而處富則淫，亦有居寵清苦而遇  
難苟免者。其他財利女色榮貴功名，忍於此不忍  
於彼，可輕生不可去欲者，抑又多矣。

虛心有二：高以自居，執己之是，兼收他人之是者，謂  
之以己取人所重。在己惟恐失人者也。早以自教舍  
己之是，樂與他人之是者，謂之以己從人所重。在人  
惟恐失己者也。此便有王霸純雜之分矣。

不虛心有二：志大而識卓者，其心高，高則不虛見於  
上，恐忽於下也。志密而行切者，其心實，實則不虛明  
於近，恐蔽於遠也。

或問欲自考虛心與否，何如？曰：人有規我，屈已聽之。

本足言虛其人將規我時畢竟要思進言之方便當  
自反非自視太高使人生疑則鋒鋇太露使人生畏  
若真正肅心人凡人胸有欲言無所揀擇一味向前  
直說然此非有從諫弗喻之學未易語也

學人病痛有與質性好處近似者今如柔美德也性  
備者近柔吾欲克去懦處却疑損了柔德或竟認備  
爲柔態察不精便無從下手處

論事晰理須從相同處分得開相異處通得合

母謂已今日已爲君子毋寬已他日徐爲君子則已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襄言 十三

必可爲君子矣毋量人他日不能爲君子毋責人今

日即當爲君子則人必可爲君子矣

即而康曰謂已已爲是而徐爲是欺謂人不能爲是詐即當爲是刻與與欺爲不思其利爲不思其害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綢膏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  
無幾父母最易矯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  
茹淡遠覺難堪至義蒙當教誨泊又不待論人平日  
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常氣事尚是易  
爲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  
安飽又不待論

聽人談論於吾所謂是者不可遽爾贊嘆所謂非者  
不可遽爾辨駁須要仔細體認一番

印而康曰此博學多聞之後所以須慎思而後明辨也叔子從闕居中指指出此兩不可遽爾工夫最要切

聽生平病在姑息因姑息生遷就因遷就生苟且然  
姑息中有近是道理所以根深難拔在己處說學問  
中有漸次意在腳踏實地却便成一個今汝盡在人  
處說教人有方意在循循善誘即怕成一個教之姑  
徐徐云爾二者相較處人之道未必盡非却同一個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一 襄言 十四

病根流出來

忠告善道是至誠而成處試思我爲何諫友是木心  
不能自己望他直實改過若念及實要其人聽受必  
意勸中有一香屑回詳審不肯徑情直達徒快我所  
欲言蓋忠告善道雖是兩付却不能善道畢竟忠  
告不得此中便夾雜了自己性情習氣偏僻處在內  
然所謂善道者又非一味委婉法語異語也諫諷諫  
各當其機而已

印邦士曰所謂處人心而天  
下和平於此亦見其實用處

謝約齋曰交友諫者止當鑒其忠告原其不善道

人伐施有三等最下者矜喜之心形於詞色其次者詞色間極謙虛胸中却終有物子在其上者不伐不施已自做得却便覺我那不伐不施的好處卽此便是伐施

聽人說事理卽我所已知只當靜聽不可攪口接了去說總是要顯已長妒心名心一并發出耳

凡人偏有所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二者皆能召

諛蓋諛人之術只是投其所好善諛者我好忠義彼

龜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書言

三

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樸彼便投以簡樸甚王我好直

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善投我以直諒件件與諛

字相反却件件與諛字神妙比暗欲之好更易惑人

人於諛根上不十分去得乾淨鮮不爲所乘者

謝約齋曰人皆以直諒加我則我實受其益何以爲諛蓋以其有曲心耳但市心在彼則不可在我

則感佩之不妨也

予向喜仁術二字初謂是理中當有此番委曲久之

理上多了幾許安排又久之理外生出各種計偽便

把仁字放空却將術字做了把柄故日用應事須十

分兢業常提著履霜堅冰之意

謝約齋曰須是仁字十分嚴重術則從中生出方妙倘於術字上著書則仁字只是附和久之附和者去而術爲主矣

骨肉中亦有以仁術濟事者如大杖則走不告而娶之類但此事既濟心中有个自喜念頭顯出至誠總是偽薄蓋天倫骨肉主於率性自然不得已而行權宜心中當有萬分不敢不忍紆回抑鬱之意若一念自喜是直以用術爲快意也施之途人且不可施於骨肉尚可言哉

龜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書言

三

人於境遇事物上不可有必得心無必得心則胸中

自然安樂寬裕若有必得心則事先有許多希冀疑

惑及事不如意不但憂憤難堪恐便枉了學術壞了

心術去成就此事

凡人言及害人非理事我雖不與謀若從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處此有三道以至誠感德之上也去

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於其間又其次也

彭翁曰須知是爲人已象道不是老世法權關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

數虛謬自搖言論之關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彭躬菴曰推此一念令人疑一部廿一史有多少大實處

至誠末有不動是要事事誠念念誠人人誠纔謂之至纔能動物若只此一事一念一人上其實篤至物不動時便發至誠有行不得處不惟在物却在己了誠矣

凡言語舉動太盡情則易失實

謝豹齋曰集中言語太盡情處亦多工夫須向裏一步則言語自有渾涵氣象矣

心不足者以學補之學不足者以心補之二者如聚

無端自有相生之妙

人於習氣過失最重處一言一動便須立定成心等待他來有如病人防風臨陣防箭亂世防賊一般

彭躬菴曰王文成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猶等閑與此同妙

諸君聽言當自省者因不虛心便如以水沃石一卒進人不得不開悟便如膠柱鼓瑟一毫轉動不得不得體認便如電光照物一毫把握不得不得躬行便如水行得車陸行得舟一毫受用不得

邱南東曰四者不可闕一旦令自省者有次第可備妙妙

有過不令人知是大惡事然有過輒自表白又未免因不諱過三字把改過工夫失鬆了一分

彭躬菴曰有以不諱過諱過有以掩不諱為諱惟無私乃能辨白

無人處易肆有人處易偽舉步動念犯此

謝豹齋曰惟其無人處肆所以有人處偽故工夫必以不魏屋漏為根本

人性質偏處在擇友取益以濟之然濟了豈便中和亦只成就得我一端好處若不求相濟并一端好俱成不得

求言聞過當如病人求醫有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之

龍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

意不可如試官評文取其瑜者棄其瑕者而已

有惡無善者是禽獸無善無惡者是草木人生平無大過惡便怡然自足不思為善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此與草木何異

邱南東曰不思為善在草木則可在人即是大過惡況草木亦各有天然之善以益於人

余生平交友做事皆要揀有益處然往往失人換事益分別太過算計太精止知以有益為有益而不知以無益為有益且立志要有益是先有急迫為利之意即此便已不裕以應事物牽束招尤無惑也

百公日每歲歲歲可謂小心翼翼矣然此生  
平反拂一二大難幾幾有殺身喪家之虞者此又  
何故面平不意以行末嘗有慮禍防微之  
心反與人無忌尤終身安樂則又何也此中  
學問人須自反大子日慎言其餘則寡尤慎行  
餘則寡悔然則冰炭不交有尤悔者其致尤  
而則行放也夫言行之間豈必無德者乃致尤  
悔即仁言理行我微有自不同每與人有意身家性  
命之仇怨從此不白復轉吾恐將來尚有意外也  
未矣若冰炭之尤悔又自必與人有身家性  
命之仇怨從此不白復轉吾恐將來尚有意外也  
大抵冰炭之尤悔又自必與人有身家性  
命之仇怨從此不白復轉吾恐將來尚有意外也  
創出治光芒刺人而鋒鏑鋒手此所以來尤怨  
處極勢而末七與處各行而來其理一也此老  
其言切於藥石故附誌於此

龍泉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无

我不識何等爲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  
我亦不識何等爲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  
是

要真實係身家人便已近君子一路

凡刑殺之事仁者見之愈生其仁忍者見之愈生其  
忍故君子遠庖廚亦恐有習慣成自然意在

每見窮鄉愚人倡優下賤不由學習教訓常有至性  
勃發超古絕今卽本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只不如  
此便過不得可見天地生機觸處湧出正如石壓竹  
根竹筍橫生又如芝草靈泉原不擇地仔細體認胸

中有無限活潑生動之趣

知已二字是豪傑最傷心處然最能誤有血性無學  
問之人蓋認理不明則譽我者以爲申於知已毀我  
者以爲屈於不知已漸而順我者親逆我者疎甚而  
以諛詞爲德以直諫爲仇矣可不慎哉

余授徒水莊不勒爲教條者三日人之所不能日事  
之所難行日已之所未嘗爲者

真好名者必不好勝真好勝者必不惡人攻其短必  
不事事求勝於人

龍泉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幸

幸

李子日此特爲好名者又奸勝又惡人攻短又事  
事求勝者言耳就其好而正之易爲力矣與之爲  
無涯連之入於無窮錄中向偏處說皆此意語云  
三代以下惟恐不舒名好名則尚顧名義在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惡字至於忠臣孝  
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盡至情之人一往獨

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已若  
無些惡意在終到不得十分好處

謂門人曰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  
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  
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違蓋如兄弟三人損失一個

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憶若光人再尋一個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渡一步話看。又曰先儒謂試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著脚矣。可不畏哉。又曰每見世俗有疎同父異母之兄弟。而親同母異父者可謂大戩同父異母兄弟。譬如以一樣米種分種東西園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之隔。豈得謂之兩樣米。同母異父者則以兩樣米種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樣米。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下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爲諸生誦弟子入則孝。書因謂吾輩讀書一世。便講此節不完。蓋孝弟誠信愛衆親仁學文每事能到極處。卽聖人不過此。然便不依此做去。便成了不孝不

弟行事放蕩言語處花待人殘刻業交邪友目不親詩書之人卽是一個活禽獸了。當三省于斯言。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何等胸次。常常念此極器小人胸中自能生禍。大行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也是何等脚跟。常當念此極奇且人胸中自能生緊蹙。

彭躬菴曰惟能不爲所以能不與

五倫於今惟兄弟最薄。固是天性不明。亦由後世兄弟之禮不講。并揖坐立毫無尊卑。其平日習見習行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一裏言

皆以爲吾本等夷之人。故弟可以與兄相詬誶相搏擊。相詬誶今宜正其體。平日相見弟南立北向。奉揖兄東立西向。答之如元旦大壽等禮。弟四拜兄立受二拜。答其二平日奉兄既謙尊卑之分久定。則雖有輕脫兄縱可以凌弟。弟不得以抗兄。且使家人見吾尊兄如此。而弟婦亦不敢與雙抗行矣。孔子言君子道四以事兄並于事君。事父古人云君父兄之尊。生于上臣子弟之卑。并于下可以知禮矣。按此惟同父兄弟禮當如此。諸從兄弟如當俗可也。



合諸生自陳功過批論之示某曰夫立身有本治家有基不於本與基致力則如浮萍漂泊永無定止又交遊泛濫不求真君子可依倚者一當患難貧困則下仆之力皆虛用舉目茫然無一可緩急矣自反於實無悔而思吾言示某曰詞色間忤父母有任性情故爲此不孝之人若有氣質偏駁欲改不能者然天下斷無不能改之氣質無事時濟自悔責屈柔其氣調習其容臨事時凝心聚神以察其失頑性將發十分強忍忍之既久則成自然子試以吾言用工一月

不驗不足信也小某曰改過須用倒倉法將病痛大

頭腦上極力掀翻然後逐節整頓所謂大頭腦者是

君子小人分別之關看得清楚斷然斷絕所謂君子

小人之關者又只於舉念行事時細察此是正否邪

否是光明否曖昧否是直達否詭譎否是公平否險

刻否則較然得其大節矣示某曰父母不在亦有可

盡孝者記曰父母沒當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爲

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其大節也至於意中

常思慕音容不忘其形祭祀必敬春秋省墓無闕兄

弟姊妹舅甥以情厚之此皆所以致孝於父母者示某曰欲爲善而不能發揚此必有故自後每遇善事便想我此事爲何做不出或是才短力弱便與師友商議此事當如何經畫便行得或是胸中懶惰及有私意牽制亦與師友商議我有一念做此事却又有

一念不做師友畢竟爲我扶起好念判去至念久之見得到便做得到矣不但可以進德亦可以造才也與人子弟交能使其祖父悅之定是良友爲人子弟能與祖父之友爲友定是佳子弟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

彭躬菴曰莫徒作老世事看

疑生妄妄生真真生信信生疑善疑者必有所以實之是故終身沈沒而不活

能議時務方許談天下事既寡尤悔乃敢論古之人

知人者必盡知其長短然後可以用人可以用人可

以論人用人者取其所長則其短無害也成人者攻

其所短則其長無弊也論人者長短不相蓋或於長

中見短或於短中見長

用人寧使其用有餘於體交友寧使其體有餘於用

故用人者或貪詐可使交友者必忠信爲先

我爲客則以義讓主我爲主則以禮讓客此無爭之

道也推之飲食器用無不當然

人稱有度量當別其義度者度也尺寸井然不亂量

者量也升斗泯然無跡兼此兩者乃成大器

少年子弟聰俊者當教其腳踏實地教樸者當引其

心向空處或問何謂空處曰無是事作是事想不當

境作當境想高懷古人遠憶名山大川之類是也

教樸者資性當滯於有每見現前守成規少高朗濶

大之意故須引向空處發其天機蕩其志氣乃有入

路釋氏所云因諸渴仰發明虛想積不休能生勝

氣亦此意也

余壬寅癸卯出遊吳越或病其涉世小拘曰居山須

鍊得出門人情出遊須畱得還山而目

以布施作功德者齊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脩

路設渡施茶諸善濟事行善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

放生不如持齋持齋不如戒殺戒殺不如不行害人

事

美食不如美衣美衣不如美室美室不如贈人贈交

遊聲華之人不如贈親戚故舊贈親戚故舊不如濟

疾苦顛連者濟疾苦顛連者不如奉親

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救導

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

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其可見

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邱邦士曰以感言之則空施之生人矣只爲各目

上覺得善做人是大功德善養人者難於難則功

不專歸一人故人不爲耳此一種計較各心利心

功心俱有在內故當以叔子之言爲針砭也

雖鳴不寐自念出遊以來未嘗有所求乞而沾沾懷

千洋之情未嘗見一要人謁一名士而汲汲有務各

之心名利之際可易言哉癸卯舟中書

已所有者可以望人而不敢責人也已所無者可以

規人而不敢怒人也故恕者推己以及人不執己以

量人

人每自言我能虚心我能容人者未之思也我之才

地學問事事過人而能屈己以從之乃謂之虛否則

狂而已矣。橫逆之來自反無一毫不不是而不與之較。乃謂之容。則妄而已矣。

公子荆苟合苟美苟完。此平時語也。諸葛武侯苟全性命。此亂時語也。只一苟字。有道無道。受用不盡。後人取貨。執父與君。只是有我之私。到極處而已。彭中叔曰。無我之極。至於爲聖人。而有餘有我之極。至於爲盜賊。而不足。

門人任安世問曰。先生評人人。每悅服必有其道。可得聞乎。曰。進言之道有三。而當機之用不與焉。一曰。

孟子子文真錄 卷之一 裏言 毛

立信。一曰致誠。一曰任怨。吾平日所言所行。必勉去。好利。好勝。護黨。護過之習。然後論一事。責一人。人皆。豁然無疑。我之意而後言。可出也。子夏曰。信而後諫。是也。吾平日足取信於人矣。及其將諫人也。羣居獨。處飲食寢興之間。視君友之過。若病瘰在身。而必思。去愛之若白圭。惟恐有瑕。所謂實直聲立風節。逞意。氣之見。纖毫。不至於胸中。而又左研右鑽。若不得其。從人之路。如道家之鍊神朝元。釋家之參究話頭。而。後言可入也。孔子曰。忠焉能勿諫乎。能勿云者。至矣。

於中而迫溢於外。如春氣鬱塞而源泉怒發也。吾信。矣。誠矣。我所不能者。不敢以責人。人所必不能者。不。敢以強人。視其力之可進。推其心之可原。使聞吾言。者惕然生其恐懼。而沛然自得。而後言可行也。故曰。無語已而後非。諸人又曰。王道本乎人情。又曰。親過。知仁則皆所謂恕也。三者既得。然後求進言之方。或。先或後。或隱或顯。或直或婉。要於當機而已。此其說。莫備於余所評孟子。率牛羊章及書老泉諫論。後凡四。者皆余所願學未能。且以質之同志者。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三六

陶淵明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夫人必無利心。無名心。無好勝心。無私曲心。無隱匿心。而徒謂之素。心。有一於此。可易言哉。今徒以無聲甲者當之。淺矣。彭翁曰。淵明求素心人。未必盡如此。特如此論。素心自佳。子少稟慥直多效忠告於人。而頗自好其文。凡書牘。必錄於稿。吾友彭躬菴曰。人有聽言而過已改者。子。文幸傳於世。則其過與之俱。毋子不忍沒一篇好文。字而忍令朋友已改之過。千載常新乎。予媿服汗下。此語與古人焚諫草更自不同。

或問子於世間最教何等人曰教其追學甚於就忠臣孝子最惡何等人曰惡假道學甚於惡亂臣賊子或曰忠孝非道學而何曰真道學未有不忠孝者真忠孝有不道學者嗜欲之私名利之習未除也或曰假道學何以甚於亂臣賊子曰亂臣賊子遺臭萬年人人知而惡之假道學則言清行濁竊取高名欺天罔人壞亂天下心術其使人憤恨當更甚耳

明則毅道學自無所容其惑亂矣何謂道學二字辨  
以來轉相傳授之心法在也推其實則曰本諸身  
要其極則曰見天則舜之孝文王之忠則卽忠孝  
雙父子文集錄卷之一 義言 序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无

見天則聖不以忠孝聖也若夫  
私欲忘名利則亦稱之忠孝豈可遽許之見天  
則不見天則而無私欲忘名利賢知之見天  
也不見天則而忠孝百姓之日用而不知者也皆  
不足語於道學者夫假道學則役身名利欲中  
正道學之一意顧因世無真道學故爲所欺耳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  
足蔽四書五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  
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  
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上六字是勸  
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視之於天下六  
字是勸世中爲善君子有無限丁寧之意故祝之於

與邱而康論文簡明切作家之文也波瀾激蕩才  
士之文也迂徐敦厚儒者之文也爲儒者之文當先  
去其七弊可漢厚不可勝重可詳復不可煩碎可寬  
博不可泛衍可正大不可方板可和柔不可靡弱可  
無驚人之論不可重襲古聖賢唾餘其言可原本先  
聖先儒不可每一開口輒以聖人大儒爲開場話頭  
七弊去而七美全斯可以語儒者之文也

家政當寬平整飾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罕

人有與我竊言左右親昵之事者不但不可漏言卽  
須督責訓誨亦當特加曲折以泯其迷言之跡不使  
受責者意而知爲何人蓋可意而知必相德恨報讐  
負忠告之厚心而忠臣直友亦相觀爲戒而緘口矣  
至於或稱公議以折之或援有德望素所信服者之  
言以臨之又當別論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爲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己日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之門蓋可從可違離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

焉若從之則喜違之則怒人將惟恐有違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便不及言而已矣欲教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毋愛韓退之紀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馮愚微我敬只因敬人敬一念白招得未賢聖三字要人教反生出不敬矣凡人立身但自盡其可敬之本至人所以待我無庸心焉若有要人敬我一念以名勝爲根必生出機術爲枝葉在已既傷心體而聰明血性人稍一窺見便掉臂思去矣

東坡文集 卷之一 裏言

里

彭翁某曰常有此念可爲大賢可爲大臣○名譽正是愚短程術正是馮懷於處白  
人於習氣偏僻處若少時不加學問到老越無把柄閒時不加學問到患難疾病越無把柄貧賤時不加學問到得志越無把柄生時不加學問到臨死越無把柄平時受病一分要緊處便長出十分矣師友講求之益不可一日忘也

正人中有以技術誠語爲經世之事者機圓力敏最足輔正義所不及然必須不失靜重之氣方令人不生輕薄於以威人當亦有更廣處

謂門人曰只一誠字一謙字自處處人終身受用不盡然此二字最爲老生常談須閱歷之久身經蹉跌方覺是處身涉世秘訣加獲異聞也

凡大器大用之人未有不淡沉靜重者卽或英風豪氣一往不可遏決不犯輕浮淺露四字

謂門人曰最忌於衆中稱說已長及遠他人如何贊譽於已偶或引及詞色愈要謙謹若稍爾飛揚跡涉誇誕便令旁觀不雅卽稱祖父功德亦須與稱述他人不同予益折肱而未已者言之有深悔也

龜谷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龜谷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里

授徒新城作館教條件其引曰古師弟子大義僕既與諸生詳言之矣諸生定鼓礪拔起以自遠於世俗僕不自揣量竊謂南面而爲人師固非徒教以進取之器又非徒以文章名當世而已將使立身經世之道皆於此舉之諸生其自束身以聽吾約不聽約者小則譴呵大則鞭扑不敢違已徇俗取悅子弟負賢父兄擇師至意爲名教罪人也其一曰立志古今天地內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爲人下溫飽安逸畢世而已上者忠孝信義爲後傑奇偉之人次亦謹言慎

行不失鄉里長者至於文事首當明理鍊識爲有用之學徐攻格調爭衡古人也其二曰肅規凡六其三日勤課每日課分四時夜記於冊每朔望黎明盥櫛行禮總巡半月課誦講說古今嘉言善行察治在館在家行事得失其四曰廣益諸生毋蓄疑而不問於師毋恥不能不問同輩勤學虛心自然事事有得即僕謬長一日自知闕失多端其過言過行及講論差謬處諸生見及有能直指其非者僕謹處已聽受敬而愛之親於子弟矣

龍叔子文集

卷之一 墓言

墓

讀古人書好附和好翻駁皆病也能以敬畏古人之心而披其疵則幾矣

許甘健齋與彭躬菴書曰霸功救世世間自有此種人蓋志欲救世而學問力量不及大聖賢則應變濟艱自不得不參以智數刑名若又步趨王道則其事不可成非王道不可成事而此學問力量未及聖賢之王道不可成事也故有知其如是能爲而爲之者大聖賢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難用旁通以爲之者與家傑也知其必如是而後爲不如是而不爲者學

聖賢而能自守者也知其如是不能爲而反仁背義必爲之後已者學家傑而滅裂陰賊者也譬如買物理須紋銀聖賢則純用紋銀者豪傑紋銀不足以呈色參之學聖賢者紋銀不足又不肯用呈色則寧棄物不買學豪傑而滅裂陰賊者則有紋銀亦必寫爲呈色無呈色并用假銀矣然此又須辨所買何物若爲父母醫藥則紋銀不足參以呈色未爲不可若以市酒肉綺羅是不可以已乎愚嘗謂術非聖人得已專意利人不得已而用謂之聖賢專意利己不可必

龍叔子文集

卷之一 墓言

墓

用而用謂之奸雄上等人世所間出中二等惟人自處下等則必不可耳持世垂教有躬菴之說不妨更有從齋之辨古人所謂互相食者蓋如此又曰功利傷教害義者當開功利有益於各義者不當開如秦楚當開齊晉不當開此孔子所以予桓文仁管仲也近有學者尊說程朱而鄙賈平蕭曹以爲附耳躡足之流不足道夫平誠可鄙良不可及也卽如蕭曹一輩雖聖賢之學全未之聞然擇主而事救民水火其功利足以濟一世之人命而亦未嘗壞後世之人統

此吾所汲汲求之而不可得者而顧可薄哉

乙巳三月初九日黎明醒而復寐夢有言能以禮讓爲國題者一人曰讓亦極難余應曰但思已之才智不可恃人之才智勝於我則自然讓矣

中庸曰去讒遠色論語曰遠佞人讓佞同類一日去一日遠何也蓋讒主於害人佞主於悅人佞人在側稱功頌德軟美足喜其可好同於女色故曰遠也然則吾知其爲佞矣又無害人之罪雖不遠何傷夫佞人之言多似是而非道欲文過最足自便吾即莫知

龜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其佞而厭之常在左右必有不覺入其說者辟如好色傷生人所本明使日近美色雖自誓以生戒大故終不能持故佞人必遠而後可然讒人不佞必不能讒而佞人苟欲媚人雖害人不顧是佞者諱之源所由工讒者佞之流所必至也嘗論益者三友諒之益中於冬間直重於諒人當頭能友直則諒與冬間如破竹之易損友中善柔之損輕於便佞便僻輕於善柔有志之士孰肯立心友便佞者只如於威儀容止之人雖少誠實亦自可好友之亦無害不知此處不

謹愈趨愈下必漸而友善柔又漸友便佞矣故聖人敬人益友先其最重者損友先其最輕者友益先勉其所難友損先防其所易此去讒必於遠佞與或曰

易解包荒青言容德下至曹參王導亦以容忍優容成功名於時何也曰佞人之才亦有可用或任一事或處散僚豈能盡絕但必不可令在左右阻正直之路而開發佞之門也久歷世故身經跌蹉愈覺聖賢言語親切有用特一拈出與同志共勉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夫正直有福人亦恒無爲讒佞以自絕於君子哉

龜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謂任安世曰義氣二字須分得等級明白如竊政受嚴達之知身爲之祿而不洩亦算得義士然殺身爲人報私怨以視剽軻則非義矣剽軻逞匹夫之勇卒以殺太子而亡燕視張子房博浪之椎則非義矣子房縱敗不過殺身耳然子房以王佐之才不思求主救生民目成以足其一擊視子房他日輔沛公滅秦彘項則猶非義矣

余性不信人道人惡事又多爲人隱藏過失然被人

估算得定。學提得佳。便會落其局中。此間不可不自尋出路。朋友愛我者。徵我姑息。謂當進以剛斷。造爲忍人此語。似偏而實確。彭躬菴曰。子每云處大事。便不如此。夫小事不謹。必至因循流漸。而誤大事。誠至言也。

彭躬菴曰。姑息。絕似厚道。其實。權遠厚道。是明明曉得。只不說破。絕不爲人估算。學提門人任安世曰。成天下之大功者。首天下之大福。首天下之大福者。必其器量足以受之。今觀先生文字。議論得意處。無不自勝。恐非受大福之器。叔子靈章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是

然良久曰。此宿疾也。久不親嚴師。畏友。又復妄發矣。○予近以左傳。授門人任安世。賴章吳正名。日夕講論。三子多所啟發。規益而任生尤敢言。偶錄其切者。如此。乙巳七月初十日。新城記。

學有真偽。從來不免。嘗嘆昔之僞者。將他人平生得力處。說向自己。可謂顧厚不慙。今之僞者。將自己骨髓受病處。痛罵他人。可謂良心盡喪。夫既知此爲骨髓之病。而不肯醫矣。又視爲他人之病。不認己病。又痛罵他人之病。以自表其無病。又惡惡然觀貌切脉。

制方和藥。以醫他人之病。嗚呼。此人雖有雷公岐伯。復生亦且奈之何哉。

與季弟論用財。至親骨肉及一體朋友處。不敢施。鄰各井不敢施。慷慨却莫作稱物平施道理看。季弟曰。不敢施。慷慨一語。令人心痛。我欲減下三升矣。

與常人共財。當自損以讓人。與賢人共財。均平而已。此方是忠厚處。

彭躬菴曰。凡語。却令人心驚。似翻管鮑一案。其實。多自與亦是均平。新城縣有劉楊子。居京師。中同鄉人見其資用豐饒。謂其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是

問汝有何術。輒能爲人答曰。一味誠實。予聞而擊節曰。此語入神。昔陽明先生問湘頭賊首謝志。稱曰。汝何以能聚眾。曰。吾遇一好漢。必不放過。極奉其所欲。而聽之。先生顧謂門人曰。吾輩於朋友如此。何事不可爲。使先生聞到楊子語。更不知如何傾倒矣。人能透一部西遊記。便知他此語著落處。

伯兄日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凡兄弟姪甥舅之屬。年及十歲。便當別其臥處。蓋重雅無知。倘則易爭。抑則不敬。此中有多少保全處。



人逐狽狗而華氏出奔何文淵說聞陳都御史至  
而自益讀書至此未有不啞然失笑者陳廣州刺史  
歐陽紇反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  
恬然曰管幼安袁耀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已以行  
義何憂懼乎紇平陳武帝徵爲侍郎鄴諺曰爲人不  
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真格言也

蘇子由曰天子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  
得入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所謂智而  
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然此亦匹夫之愚

蘇東坡

卷之一 裏言

景

者耳石崇被收嘆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  
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齊神武見天下將亂散家  
財以結客而呂頤一婦人知呂氏禍作出珠玉寶器  
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近有巨宦聞寇偏裝金銀  
數十百積置庭中夫役皆逃獨與其妻列炬照諸箱  
篋痛哭守之兩目盡腫及天明而寇至就執凌遲以  
歿矣記曰積而能散此益智於守財者也

君子得小人之術則不可制小人得君子之道亦不  
可制教人者甚不可不使君子知小人之術而慎無

使小人通君子之道也

邱邱士曰得意在使無使處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  
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  
爲戒矣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淡恕曲成以養孤  
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彭中叔曰處賢者當如是賢者自處不當如是若  
出於愛惜裁成即吹毛求疵亦不妨自不同於嫉  
忌翹過者

謂門人曰文章不朽全在道理上說得正見得大方  
龜叔于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五

是世間不可少之文余覽古今文集若一連三四篇  
中不見一緊要關係語便知此人只在文士窠臼中  
作生活者然要揀正大道理說又有二病一是古聖  
賢通同好語掇拾敷衍令人一見生厭惟恐不完一  
是真正切要好語却與吾生平爲人南轅北向了不  
相涉即不必言清行濁立意欺世盜名亦未免爲識  
者鄙笑矣

林壑齋曰令人汗下凡文人著書者不可不置一  
通卷首細細討論痛自反求方免得厭笑二字  
與季弟論兄弟朋友如何方是至處設或一事誤我

性命歟而不怨一事救我性命生亦不感辟之自己失脚墮水被人救活雖自悔不謹却決無怨薄自之意與未墮水之前只是一樣有人推我下水自己極力扒得登岸雖自幸再生却決無感激自己之意與未救活之前只是一樣如此乃真謂一體方是兄弟朋友到第一至處也

惺惺處日牢解至此亦不可言矣若一體意看到兄弟日只是兄弟朋友先到至處後來再加不得耳如登泰山已到絕頂任你會行只在前山後安得增一更高去處來增不得便減不得感而不怨猶可言也生亦不感不可言矣

蘇叔子文集

卷之一 哀言

三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滋生疎薄即令行已有真不是處待我有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譬如脚上忽患惡毒但當醫者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謝約齋日預先一著九在時時互相提點事事互相匡救不至有瑕隙至纔是愛護保全之道若不幸而至藝解脫未必便是初昧知人或者中路忽放過以至於此則自己亦當認罪一半交還

中念及此傷心之事敢不各自畏懼務盡心誠明共察吾輩其銘刻之

評涂室振高微論曰天下大節奇功決非尋行數墨人所能辨然奇士舉動議論不獨驚心駭目實有一種大言驚氣輕浮險躁之徒自負奇士觸手輒敗所以每為老成所棄而真奇士之宛結憤鬱不得發舒勢必如石壓竹橫風起波立矣故好假奇士者其笑每至滿身而能收與奇士者不特可為國家效用亦可為天下造福也

彭躬忠日別自與假不必言矣然事有前而備者如張元與吳之類全要收拾吾每與陳同父中興

蘇叔子文集

卷之一 哀言

三

遺集敘未嘗不撫心浩嘆於蘇伯可宋南宮諸人也  
平弟口為天下遺廟一語大面精收拾奇士商賈動不得其相背離位者之責既失有志在在可為可見題本諸公不擇臣相不下士士不求友乃在於虎與狼之間論人何可無此一副心物在在授徒水煎易學諸子官相過從余謂諸生曰此磨鏡匠也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鏡子諸生各來取照然積久塵昏鏡子自體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余謂當以學業粗成為人經師為四不幸何也門人從學者必皆才智行履不如先生於是言莫子達漸成堂上一呼階下百諾

之勢他人亦以其既爲人師本以虛體每事多說向好處之先生自以爲是不思開過亦無有以過告之者余念家食日艱三十授徒積今十餘年使不得勝己之友時相規益不知磨磨何等矣近諸生有轉相教授者爲道行事如此

謂門人口人無智術不可濟世全身然最易陷入邪僻反以殺身毒世者故智術人下但不可用於不正凡小處尚處但不可用蓋每事算計逞聰明求勝者卽此便犯天人之忌且物數用則易敝今如千將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五

其邪間時用以殺狗割雞必至鋒銳消滅他日屠雞刺虎及不堪用言謂智術二字必須無魏忠厚光

明四字然難言矣

與諸生論謹言面諛四字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諛則加其爲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諛則又是爲亂是非排忠良害人累國家然其端皆自面諛始人只一好人貽已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駘沓諛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諛矣其在取人也初面諛者得售即風面諛者來去諸者得售

聞風而讓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授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諛矣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諛矣此者人已必至之勢故君子慎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諛諛諛曰謹言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與諸生論不挾兄弟而友可見兄弟不但天倫樂事亦是勢利妙物竟與貴賤一般可挾阿榮折簡之喻最爲明確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子夏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各擅一倫却天子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五

至尊尚食以父母之名朋友亦義必進以兄弟之義可見五倫中又是父母兄弟最妙人乃薄其親而貴其兄弟何邪

安伯子客燕都時有檢校使要之入幕堅不肯任問所知曰則名之事吾未素學此人命所繫豈可以得乎俾中而苟富其利乎又嘗語諸口吾見士君子之用聰明如醫藥地理之類技非專家偶一涉獵便得其要領指出庸眾輒持此試人養身者吾未知其可也此等可謂極有本心之論

謂門人曰世上無有不宜讀書之人賢者固益其賢下愚讀之縱不能益決不至損或謂人有讀破萬卷不辨一事者此讀書無用處也余謂此人脫令不讀書遂能辦事否然有兩種人却不可讀書一種機巧之人原有小慧又參以古人智術則機械變詐百出不窮不干害人殺身斷不能手一種剛愎之人既自以爲是加之學問充足則驕滿之心沒天塞地必至一言不受一非不敗卽不殺身亦成絕物終身無長進日子矣

龜子文集

錄

卷之一 廣言

畫

人所以媚疾者不過惡人出已上欲天下功名皆歸已身耳背有以不能文章病羈羈公者公曰琦爲相歐陽承叔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余嘗笑謂承叔一生苦心勞力做成如許文章却只如替魏公作了也休容之極竟與媚疾同功人亦何樂乎不休容何苦而媚疾哉

古今以婦人醜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鄰之譽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已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發

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訟百十次中只有惡人責人曾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何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一語曲直所在

謂子弟曰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已者則日勞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願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已者則曰汝事不如我乃敢欺我况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日怙與人勦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閑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則也

又曰人好訟惡直者明責之則以爲面辱隱諷之則以爲譏刺不中實則以妄言激怒中實則以切骨嘲恨先事而言不日迂濶則曰預以小人度已事後而言不日無益則曰倖敗以恥我實見諫者有許多無

龜子文集

錄

卷之一 廣言

美

道。理。處。只。是。終。身。不。容。人。關。口。而。已。可。謂。有。言。逆。心。必。求。諸。非。道。者。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

世。上。有。一。種。行。濁。言。清。之。人。有。一。種。言。清。行。濁。之。人。行。濁。言。清。者。行。愈。濁。言。愈。清。以。文。其。惡。是。立。意。自。欺。

龍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書

欺。人。之。小。人。也。言。清。行。濁。者。初。然。高。興。言。之。不。揣。及。其。行。事。背。馳。不。顧。此。則。號。爲。君。子。者。亦。不。免。矣。然。不。均。謂。之。假。道。學。不。可。得。也。

謂。門。人。孔。之。達。曰。處。一。事。一。物。之。智。有。君。子。與。小。人。毫。無。異。同。細。論。其。心。亦。是。一。樣。處。然。學。者。必。須。見。得。大。源。流。君。子。之。智。畢。竟。從。大。體。明。通。中。出。來。小。人。之。智。畢。竟。從。大。體。狡。詐。中。出。來。故。小。人。之。智。令。他。再。推。擴。一。步。便。與。此。事。若。黑。白。之。不。類。矣。嘗。謂。後。人。看。得。聖。賢。行。事。事。與。常。人。不。同。是。奉。承。聖。賢。太。過。自。用。

意。見。失。却。聖。賢。本。色。若。看。得。聖。賢。此。事。便。與。常。人。此。事。一。樣。又。是。自。家。心。粗。學。問。無。得。昧。却。聖。賢。本。領。兩。者。之。間。須。索。細。心。理。會。也。

已。酉。九。月。初。四。夜。夢。與。伯。兄。論。文。達。旦。醒。而。錄。其。記。憶。者。予。云。聰。明。人。最。有。好。議。論。然。不。如。老。成。閱。歷。之。人。議。論。更。精。說。得。便。行。得。也。書。聽。閱。歷。人。極。平。常。語。細。思。之。字。字。穩。當。有。淡。味。或。於。他。日。他。事。乃。悟。其。言。之。妙。伯。兄。云。古。人。一。字。不。輕。下。一。語。有。幾。折。曲。折。四。面。玲。瓏。又。夢。語。賴。章。世。傑。云。人。道。我。近。日。文。十。有。八。

龍叔子文集 卷之一 裏言

書

好。然。不。敢。自。信。試。看。所。言。那。件。真。能。行。得。人。生。學。問。何。日。是。住。脚。時。

與。甘。健。齋。言。今。之。學。者。必。關。禪。以。崇。儒。其。實。世。無。真。禪。那。能。密。儒。欲。正。人。心。者。但。當。自。議。義。利。之。辨。關。禪。非。今。日。急。務。也。又。必。賤。伯。以。尊。王。其。實。世。有。真。伯。尚。可。輔。王。欲。致。生。民。者。但。當。自。審。虛。實。之。分。賤。伯。非。今。日。當。務。也。況。此。等。道。理。前。人。言。之。折。毛。剝。髓。毋。用。更。增。多。許。口。舌。筆。墨。耳。

天。下。之。至。深。者。莫。如。火。火。能。燒。燬。萬。物。之。成。而。不。受。

其汚濁尹子曰火神無我蓋以神用者則形不累無我則物不得加也

人於文字上虛心求益只算得聰明於行已上受善改過方謂虛心或謂二者俱是要好心何以分別曰要求文字好者多要求行已好者少矣責善於文辟如人好酒只飲惡酒我却以美酒換去雖奪其舊物而飲之倍甘於他好酒本意實不相悖故從之也易責善於行辟如人好酒我却陳說酒害禁他不許復飲雖養德保身其利百倍於換美酒之功却與他好

羣本于文集錄卷之一 要言 五

酒本意大相拂逆故從之也難或曰今人於文字亦為人議論不肯一字受善何也曰此所謂實弊尤而實益合只是癡到極處耳

古人云及時爲善又云及時行樂不爲善則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樂則勞苦寂寞無有生之趣兩及時俱少不得韓子曰吾靡有免於罪時活惟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余每聞人戒輒用自寬也

或問婦人女子一言之忿不難引繩吞藥及遇暴客心知身辱名喪反貪生不能自全其故何也曰成人

所同畏不畏威者全恃氣耳忿之所激氣因而強氣強則輕生威之所逼氣因而怯氣怯則畏威故凡恃才者用多則才竭恃氣者歷久則氣衰即血性用事者亦有久而衰竭馴至變其初心之時故必明理精義以平開神之偏安火持之然後可以積而日生用而不窮久而不敝也

人有公而不恕恕而不公者皆不可以言平平則無不公恕公且恕則平矣余生平最喜平字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行字最要體會

羣本于文集錄卷之一 要言 六

諸子世傑世做諸曰今欲處身處世無怨惡而有濟於務其道何由曰曰諒曰謙曰恕曰寬曰敏曰信曰慈曰公誠則安謙則榮恕則通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信則人任焉慈則足以使人公則說吾與人應事矣一分詐僞便有許多抗拒破綻處處誠則內外坦然無忤色故曰誠則安自謙則人不忍毀之故曰謙則榮貴人無已只覺步步窄得許多行不去處故曰恕則通世傑曰恕惠公矣又須寬何也曰寬者器宇宏裕規模遠大其量無所不容故不曰得人曰得衆智

愚賢不肖皆在其囊中。聚其聚于此也。世故日寬矣。公矣。恕矣。又須惠何也。曰。小人以享其利爲有德。故邑有。力役。過。民。之。詔。不。若。其。趨。富。民。之。備。也。陳臥子先生曰。雖有堯舜無所與于人。天下之心必不歸。雖有桀紂無所取于人。天下之心必不叛。此惠之不可已也。公曰。說何也。公者人心所同。然惠者人情所獨感。故惠于甲不能使乙惠于乙。不能使甲公則在甲而乙說在乙。而甲說矣。人不信則雖有盟約我平幾之人。以爲意外之獲。信者有是言必有是事。以魏叔子文集卷之一 真言 全

此始必以此終。平日見諒于天下。故功雖未成。事雖始定。天下仰。倚。仗。之。如。衣。裘。之。必。可。禦。寒。米。粟。之。必。可。充。飢。若。以。應。世。則。入。者。中。謙。信。惠。尤。爲。樞。要。漢以下得久可見矣。

人生說議最難。須如功臣家免死牌。一世不浪用去方得。

人有長自矜。便是一短。有短不諱。便是一長。若不諱短。而又能用人之長。則爲通才。矜已長而又妒人之長。則爲絕物矣。

人有一病。根定發無數枝葉。如病在鄰客。便有許多鄰客事。論人皆須將他許多鄰客事。只算一件病。不然。便覺其人。隨事是病。別有好處。亦抹煞矣。且人有一長。便是勝生半之短者。至于用人。則并有大惡不掩小善之時。但險毒嫉妬之人。殺不得已而用。只宜一賄一事。倘任之重用之久。則利一而害百矣。人處財一分。定要十厘。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枝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魏叔子文集卷之一 真言 全

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

父過者掩失匿。非此扣跡耳。父過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去。暴傷。艾以文之者。又常見有人做一不好事。旋做一好事。亦有兩種。其一實心自悔。勉做好事。以贖前愆者。謂之補過。其一畏人議已。勉做好事。以飾前非者。謂之文過。跡雖同。而君子小人之判。天壤矣。學者百病可醫。只作偽護過二端。乃是終身不起之症。或問掩過與護過同乎。曰。不同。掩過者。辟如盜物。

不承尚有懼王法畏公議意在良心未泯也護過者如慈母之護驕子唯恐人之傷之辟加盜物本是偷竊無恥却說出許多道理來似以不算偷竊又似該得偷竊不惟無罪且當有功將此過加上十層鐵步障矣此真壞一己之心術而亂天下之學術者也

與諸生論學古人好文字須防我受病處因舉荀卿曰子各以所好爲禍語或謂好仁義忠信豈有病乎

曰好仁易失之情好義易失之忍好禮易失之僞好智易失之詐此大學所以先致知六蔽所以貴好學

蘇軾子文集 卷之一 策言

三

也曰吾見好學亦有蔽者奈何曰古人言學必兼問問亦學也能問則虛心受善從義而無蔽矣故師友之功與君親並重

有理之規諫雖常人可受無理之橫逆非君子不能容然世之君子往往能受無理之橫逆而不能容有理之規諫其何故也蓋君子自是而好各無理橫逆其非在人其是在我我能容之則我之是愈彰而各益高矣有理規諫其非在我其是在人我若受之則我之非益確而各有損矣不知有過受諫便增一美

諫而不受反增一惡欲護名而名愈敗也陸宣公曰仲虺之誥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吉甫之頌仲山不贊其無闕而贊其補闕知言哉

朱文公云張敬夫常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余因舍向見韓公書跡雖與親戚車勿亦皆端謹嚴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按此語最妙於禮尤切中但忙整不開行草有遲筆如飛而實安靜從容

蘇軾子文集 卷之一 策言

三

三

古人云適意爲真樂是最達生自得語也然亦須看所樂何事不得漫隨性之所好如彫彫好結匪藉康好飯阮乎好蠟屐可矣李匡遠好聞鞭撻之聲一日不聞則惻然不樂亦可乎譬如嗜食人各有性文王肯歌曾皙羊棗可矣若好食土炭食瓜甲已怪甚而食瘡痂可乎犬豕食糞穢又豈不自以爲甘故曰術不可不慎學者隨性之所近反須慎術方得對面曰盜賊凶貪名並日月而君子不顧大名者人所同



好幾惡名亦可好耶桓溫遺吳之言只是要做皇帝  
心急故將此語作骨水陣自己墮了後路刻刻良心  
是以甘心禪讓之業苟敢爲千古篡賊所不爲如  
人言好色不怕死亦只好色甚耳豈真不怕死哉除  
却死好色再無別患除却遺臭無別患此吾  
深取于地獄輪迴之說也或謂調達入地獄自謂  
禪大之樂無以過又云如來入地獄則我出地獄  
若逢此等人奈何曰想調達住地獄時未經刀到石  
磨火燒油煎諸苦耳若經諸苦而尚以爲樂世有此  
樂乎文集卷之一 裏言 壹

等惡人便須讓地出一頭地矣  
天下事理自然而已故無言者本也而以明理立教  
記事道情有勃然鬱于中不得不發于言者故文非  
不得已則不必作知此而文之可作者日鮮矣天下  
事理易簡而已故辭寡者本也而情興理有必待反  
覆曲折而始明者故應作之文非不得已不可長知  
此則文之長者日鮮矣吾嘗私志于是然文筆日多  
議論日繁信乎立言之難也

唐都若日直據立言  
之本可謂策書之冠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  
益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已事便  
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  
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親遠者乎和平者能  
使仇家忘其怨況平人乎節性之道有三一曰自反  
有過一曰設身處地一曰勉受直言

謂門人李萱孫曰咸齋先生之子吾易堂八人三人卽世五  
人皆迫老病或爲旦暮未可知也今欲統繫後輩敦  
書教子文集卷之一 裏言 壹

通家之誼接續前輩交道者實有望于汝東莞九姓  
之高十數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豈可再世如路人  
乎憶汝尊嘗語人曰叔子于易堂譬猶桶之有箍予  
嘗深思其言以自勉勸籍必須寬大于桶又須緊得  
緊如今箍桶千槌百敲皆在箍上朋友雖擇人而友  
然人未有無過者未有生平于我無一二事不是者  
若一一計較則隙隙立開吾友既屬君子其小過可  
原大過可責而必不可薄不可屑屑較量報施也又  
曰吾老矣有三不了事一願天下有枝撐世界之人

一願後輩有枝撐易堂子弟一願吾家有枝撐袁門子弟然汝輩苟能以枝撐世界爲事則下二節已一齊了當矣

則子弟曰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人生世上第一要做一好人。次便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然好人無用。一人只算得一个人。有用則一人可抵百千萬人矣。或問如何。有用。人曰。次要乎。曰。好人有用。最是難得。不敢輕望。先且辦一好人。求無害于世可矣。

袁叔子文集錄 卷之一 袁言 奇

君子知命。不但安命而已。便有許多補救處。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後世者。天不能絕。庚申四月臥病前昌感而書此凡不能儉于己者。必妄取于人。當省而不省者。必至常用而不用。

子說叔子日錄卷之二

日錄二編

寧都魏福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邢若較

雜說

管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大道後起者勝毋爲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爲人後後毋爲需先毋爲驟驟必霆逐需必墊伏語曰迫而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

魏叔子文集卷之二 雜說

客有父子見殺者非其罪也然居貴不能舍盛氣不下人不擇交而妄托此三者旅人之所忌而皆犯之此所以見殺也

易曰謙尊而光論語云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夫謙能尊而恭可辱涉世之道過半矣魯敬姜曰民逸則淫勞則善心生澆剝向日民苦則不仁夢則詐生治迫過半矣

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連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召攻此上僥之連禍也雖蠲蠲黃雀在後

此有貪之連禍也烏賊勝墨魚父從之此用智之連禍也漢武醉水而溺已鳴堽鵲欲辟風而童子撲其巢此遠愛過計之連禍也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培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崇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足不足觀人之觀之以爲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信人見且不可而況於聞乎

魏叔子文集卷之二 雜說

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之利無窮其數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與未然之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論罪此古今功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客能使燥氣者當之而平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葉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失愚者見之自喜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義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

伯子曰他人愛之則已將不愛豈惟不愛或仇殺之矣  
彭中叔曰公私一殊愛惡萬里

花生虫虫化蝶而采花養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子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驕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曰官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犯而及官服屬者適重之至於教

蓮水子文集錄 卷之二 雜說 三

國初學官教養人才真有師弟子之義故靖難之役漳州府學教授陳思賢臥不迎詔而其徒伍性厚六人從之哭臨舊君如禮道成無悔王省為濟陽教授頭弱柱成諸生高賢寧嘗受省學義不就官後之學官貪老無恥下同隸丐苟見金夫雖臬鏡之群可為麒麟子嘗謂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各有所事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學官則自增索見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各無實者莫此為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

思所愛計乎

與吳門蔣公郁何吉士論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養治辟之大宅朽壤勢故傾仆

支堂補葺東扶西傾才小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

意無復顧忌辟則一炬以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後籍荆棘蔽翳狼狐伏走人不可

居撥亂者焚荆棘除瓦礫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為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

蓮水子文集錄 卷之二 雜說 四

與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棟榱題之用全宅規模狹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為之斷削塗墍輦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遠其時任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歷練皆於才之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虛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為之勢亦有相兼之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貪狗格例幸姑息者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

耳此無學問講示之過也

其西陵應嗣寅對八股之制不善申論策制利之說  
曰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  
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  
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往與邱邦士辨八股  
之可廢曰以八股可觀德則好偽並出以八股可徵  
上可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  
儒本嘗有八股也故為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  
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矣余當乙酉間作制  
策二文與蘇公卷之能說

中政拾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  
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辟殺不  
能滅屋而時災有屋則流亡之民一招可集若輕  
焚毀民非數歲不得復上矣故焚殺之罪處斯則均  
而民尤當行連坐之法

謂門人曰學詩當從古詩入手有得乃學律從古入  
律律中帶古風格自爾貴上從律入古古中帶律易  
入吾派矣

或問聖人善終良幾有不中節時否曰小處亦不能  
無有朝雖為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節亦是真  
由云屬節是不足為聖人病也降如天地以一元之  
氣春生秋殺時或春夏忽枯一秋冬忽生一草木  
之陽於天地終心氣鼓盪有時溢出即天地聖人偶  
有不能自主之時於此正足見天地聖人之大非真  
如印板釘書錙銖量也然曰假之言是前言哉之  
脫謬以贖曰惡涕之無從便是聖人妙於補過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曰  
魏東卷之二謙說

古聖言之言仁者其及人者若以仁為心體為全  
於前曰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  
初本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益仁體也  
考聖人十經以六書之職如學兵者考其精學刑  
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  
事精者而獨能明於國家典除之大故強弱之大  
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書者至此  
則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  
矣故則名責實之衡反有時而失人司用人之柄者

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卷日說釋曹以待學能異等以收家範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從起城之語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顯達失所獨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稿庠序之選而士益偽黜公府舊役使民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蠶室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個官用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四繫敲篋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爲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并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

策士二之策 卷之二 雜論

八

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鄙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工商賈爲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臨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亡聊然苦生疾有司或拘囚鞭朴誣以隱匿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業以求疾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顯達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真才也則高值而多需是謂稿庠序之選而士益偽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墨吏有糾蠶胥有蠶則莫不責貨而問釋獎勵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饑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蠶奸胥而吏益毒語云典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策士二之策 卷之二 雜論

八

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有飛高鳴物也故其曰曰顛維皆平聲從陽也賦走下陰物也故其曰曰乾壯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曰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陽

抑抑子曰書以龍言難言以難言難言之乾坤皆一也則又易而不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學經詩有一種八寸三分相却人人就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與躬巷論文文之感慨痛快馳驟者必須往而復還往而不還則勢直氣泄語盡味止往而復還則生韻

魏叔子文集卷之二 雜 九

以此鳴咽頓挫物從出也

故文之妙只是說而不說說而又說是以極吞吐往復參差離合之致更還加以起忽不耦故其文特雄

莽壯書法同而氣則異者常疑為胡氏穿鑿之說聖人豈能別立一二字例而顧以此疑後世之人邪及

讀易所謂以剛居剛以柔居柔以剛居柔以柔居剛

者卦爻同而美惡不同然則春秋例同義變使人淡

息而得其意者幾固如是也易不過陰陽二道春秋

不過賞罰二法皆一定者也而吉凶予奪萬變不窮

春秋之王道與易之天德相配

門人曰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二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麗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且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二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為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

魏叔子文集卷之二 雜 十

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鶴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入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

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揮而出故其文純雅瑕瑜畢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執者雄古執者卑弱父兄所教師文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變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就從而辨之哉

明人徐衡書曰吾師言經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可復三代此言秦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通降格皆以從文章不與世運通降皆上下于古淵見原委獨制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

魏叔子文長錄卷之二 雜說

或問世有於八股中定人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問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穢徐擣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迨如崇禎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籍濁雅傷理害體幾於眯目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於此人及子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歟二公皆矢節閉戶生處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亦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室自勉及毋輕量人也

與子弟論文文之工者美必兼兩筆下一筆其可見之妙在此却又不可見之妙在彼譬如作屋左砂高聳右砂低卸必須培高右砂方稱拙者舉土填石人一見知爲補右砂之闕巧者只栽竹樹令高與左齊人一見只賞嘆林木幽茂之妙而不知其意實補右砂低卸也又文字首尾照應之法有明明繳應起處者有竟不領者有石無意牽動者有反馬破通篇

魏叔子文長錄卷之二 雜說

大意實是照應收拾者不明變化則千篇一律而文亦易入板俗矣又古文接處用提法人所易知轉處用駢法人所難曉凡文之轉易流便無力故每於字句未轉時情勢先轉少駐而後下則頓挫沉鬱之意生譬如駿馬下阪雖疾驟如飛而四蹄踏石處步步有力若驚馬下峻阪只是滑溜將去四蹄全作主不得更有當轉而不用轉語以開爲轉以起爲轉者以起爲轉轉之能事盡矣或問學古人而不襲其跡當由何道曰下時不論何人何文只將他好處沈酣獨



唇諸家博采諸篇刺意體認及臨文時下可著一古  
人一名文在胸則觸手與古法會而自無某人某篇  
之勢蓋模擬者如人好香編身便佩香囊沈酣而不  
覺者如人日夕往香肆中衣帶間無一毫香物却  
通身香氣迎人也

彭躬巷敘和公南海西秦詩曰字字句句披起筆  
立險秀異常分明是一幅華山圖也文無波瀾無轉  
折却以峰巒為波瀾起頓為轉折嘗論文有得水分  
者有得山分者子瞻水分多故波瀾動盤退之山分

龍叔子文集

卷之二 雜說

三

多故峰巒峭起此序亦是山分文字○又嘗論古樂  
府以跳脫斷缺為古是已細求之語雖不倫意却相  
稱但章法妙人不覺耳然竟有各成一段上下意絕  
不相屬者却增減他不得倒置他不得此是何故蓋  
意甜不屬而其節之長短起伏合之自成片段不可  
得而亂也語不倫而意屬者辭如我聞隨嶺望之各  
成山察之皆有脊脉相連意不屬而俯屬者譬如  
林亂石原無脉絡而高下疎密天然位置可人盡  
圖知此者可與讀此文矣

聖人之體道也大其稍合者必錄故不時仁管仲賢  
妻娶即至于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類  
名教如厚壤作偽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體道也  
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肖片楊墨鄭管晏雖伯夷  
柳下惠猶推論到隆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  
求疵口無完人若看到臨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  
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臨與不恭仍還他清和  
聖人此所以為大賢之見與

善作文者有寬古人作事上意生出見議却不去論  
古人自己馮空發出議論可驚可喜只借古事作証

龍叔子文集

卷之二 雜說

四

之法蘇氏多用之  
或問何以為古文文曰欲知君子遠於小人而已矣欲  
知古文遠於時文而已矣

嘗言古文轉接之法一定不可易或問古文轉接有  
極奇變出人意外處何謂一定曰試將原文轉接處  
以已意改換至再至十終不能及便知此奇變乃是  
一定也若非一定便任人改換得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深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緇紳隱居不出者緇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或無分貴賤貴生則同布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緇紳則出處一殊貴賤未子文集卷之二 筆說 五

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所以難也與朱休庵論文爲文當先留心史鑑熟識古今治亂之故則文雖不合古法而昌言偉論亦足信今傳後此經世爲文令一之功也論古文須如快刀切物迎刃而解又如利錐攻堅木左右鑽研如不得入而引証古事如與人辯訟有得力干証嘗謂善聽訟者但審兩家干証十已得九故引古得力則議論不煩而事理已暢此要法也

真陳元孝論文作文須先爲其有益者關係天下後

之文雖各立言而德與功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志事也又人不可一事無師友卽文章小技所藉訓正亦多但念孤居無師友時何得自知工拙則試以此龍之秦漢唐宋大家中其命意立格遣詞人得伴否人從暗中摸索不分別否果其入之無分而篇句全似某古人人人擬爲某古人文則亦非其至必也人之古人中不可分別欲踪跡其似古人某篇又不可得則思過半矣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爲古人子孫不可爲古人奴婢蓋爲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

魏表子文集卷之二 筆說 六  
爲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又大家文字必能於小中見大然小題大做便是小家伎倆殊可憎厭又昔人論古文之妙在瘦勁轉孫月峰專取鍊益鍊而不淨則組織之華非金鐵之剛也不瘦則不得勁轉而不勁則氣流便所謂瘦非寒儉也物之華美莫過金玉然石肥而玉瘦銅錫肥而金瘦惟瘦故重重故貴知瘦之不妨華美則知華美不瘦之不足重故文之真能簡者有汰句鍊字以短簡勝者而蒸蒸日上如霞起潮生層出不窮亦不害爲簡蓋能刪餘意支

言及人人所能道及不必盡言而意自見者則雖篇長而無漫語諸多而無冗句句長而無衍字也文所以可傳中必有物其文能自傳於世非世之能傳之譬如沉水之香精液結聚自不得朽一腐熟則不能故作文立意先求爲世所不可少則自然卓犖而更力去常格常調勁挺老健則雖未盡合古人法度變化要亦必爲可傳之文矣

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腳

又二文彙錄 卷之二 雜說 七

做事人最要有畧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畧有遠畧有等畧目前緊要者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畧事做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年之後曰遠畧出奇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目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畧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畧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畧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畧雄畧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韓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歐文入手多配說故

宏遠不窮相配之妙至于旁正錯出幾不可分非尋常賓主之法可言矣

唐宋八大家文選之如崇山大海孕有靈怪子厚如幽巖怪壑鳥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遠春谷倚巖園亭林沼悉可圖画其奏剡機健刻切終帶本色之妙明允如章官醜吏南面發令雖無理事誰敢不承東坡如長江大河時或蘊爲清渠瀟瀟爲池沼子由如晴絲裊空其雄偉者如天牛風雨婆娑而下介甫如斷岸千尺又如高山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賤澤春漲

龍叔千文集 卷之二 雜說 八

筆法漫而深厚有氣力說苑等敘乃特緊嚴然諸家亦各有病學古人者知得古人病處極力洗刷方能步趨否則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醜圖矣

蘇明允上田樞密書豪邁足賞然自古地步崎嶇逼人使人忌而生厭蓋既爲進于求知之事而又爲傲岸不磨之言也八家中自昌黎作俑而近世學步者愈可厭憎如此篇首旬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已無能書以遠情開口一句挺然便出議論直作

論耳書雖文要與面談相似吾嘗論曲以只如說話者爲妙益曲雖按譜原以代話時曲全是擄文失之遠矣

善改文者有移花接木之妙如上下段本不相干稍爲貫串便成一氣是也有改頭易面之妙如倒置前後改易字句便另成一種格調是也有脫胎換骨之妙如原本說寒將要緊處改換翻成說熱是也深味此法于自作文亦增多少境界矣

謂子弟曰凡作文須從不朽處求不可從速朽處求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二 雜說

九

如古依忠孝語關治亂以真心朴氣爲文者此不朽之故也浮華鮮實妄言悖理以致周旋世情自失廉隅者此速朽之故也今人作文專一向速朽處着想

着力向日與其文之不朽不亦惑乎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切已之學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即大學所云明德至善好即大學所云至善特支分節解雜以靈幻之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即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絕無奇異而故爲耶蘇等說荒誕鄙陋反成

可笑者讀其書每每于說理時無故插入天主甚爲煩瑣吾意天生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爲異論乃寔之于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東房古作文者善改不如善刪此可得學簡之法然向中刪字稿中刪句集中刪篇所易知也善作文者此下將作時刪意未作時刪題便省却多少筆墨能

乃真簡矣

謂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口地在江之西乎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然則金古稱江東何地曰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二 雜說

下

金陵漢章似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言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軍陷廣德嚴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動稱人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人世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誤可勝言哉

嘗論古人文法之簡須在極明白處方見其妙簡莫簡于三傳如宋公新之等句須解註者不足爲簡

也門人問如何方是簡之妙曰如泰伯前用孟明突  
然六字起句格法既高只一猶字讀過便見五種義  
味孟明之再敗孟明之終可用泰伯之知人不可以再  
敗而見棄時俗人之驚疑君子之數服官一一如見  
不待註釋解說而後明如此乃謂真簡真化工之筆  
矣

或問學八大家而不善其病何如曰學子厚易失之  
小學永叔易失之平學東坡易失之行學子固易失  
之滯學介甫易失之枯學子山易失之蔓惟學呂紫  
鹿叔子文集錄卷之二雜說

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搬老泉易失之粗豪病  
終愈于他家也

或問用人不可拘資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  
等皆有其出身而國家何以示甄別哉解乎曰  
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既官之後以稱職  
爲標準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既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占意而  
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  
制述之又小有盡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

其法一夫百不止出一止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  
加以雜差若田多者實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  
過百石則仍止出止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  
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  
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實諸君了亦皆  
歎服獨家伯子以爲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  
多事日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而紳貪殘民下朋  
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則政得理民自樂業  
何必紛紛爲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鼎號則謂此

魏叔子文集錄卷之二雜說

法議之南方尤可若北方貧民備田者皆仰給牛種  
衣食十多田之富戶今卽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  
色色自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惟有逃亡  
況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名號  
則謂由賦條輕條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如  
民多告訐其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  
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  
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爲獨兄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  
可輕試紛更也

以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爲心而務以剛明放達沉深之才方尊得第一流人物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白帝王至守令皆要識得此意方是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叔子日錄卷之三

目錄三編

寧都魏神冰叔著 吳門唐景宋邢若

史論

尚書史中太祖左傳史中少祖也蓋尚書能盡古今治亂之理左傳能盡古今治亂之變其文字視諸史亦最爲高古學者於此二書極力研究以讀後世史易如破竹矣○余別有書餘一卷評點左傳經世全部及已刊古論古詩童鑑者皆不載日錄之內

龜溪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古今史難忠臣當作三等觀從容就義視歟如歸者上忠意氣憤激一往蹈之旨次也平居無鞠躬盡瘁之心及臨事時顧名思義若不得已而以一死塞責者則未免有所希冀有所安排矣又其次也

龜子曰甚矣論人之難也彼有所希冀安得而顧名思義者則本心未忘而其中有所不安也若夫其然以行昧然以成義亦不自知其心之謂何而其事或涉於君國者君子則謂之何至於全無爲君之心徒多殃民之事其名此正其言其順適是將謂之曰賊則人情有所不安而假之以忠則天理有所不順也

志躬者曰愚謂今日智忠最多正此第三等人之論尤難此輩苟可以生則圖一生受享或

必不得其面與則既一次實責蓋成則以君國爲富貴後則以忠義爲名利名曰爲忠較之智忠又當別論

文文山忠烈全在舍不得死處若從他舍得死處說已看得易了

老紫許跌笑啼與大舜怨慕號泣直是一樣蓋微有一毫粉飾一毫勉強便做不來

君子與小人相角小人多勝君子多敗小人受禍每輕君子受禍每酷漢宋黨禍可見矣大抵君子不敵

小人有三君子之計常疎小人之計常密不敵一也

龜溪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二

君子處小人每懷不忍不爲已甚之心小人處置君子每除惟恐不盡下手惟恐不盡不敵二也君子遇禍抗節挺受無規避之術無乞哀垂憐之面目故小人愈忍於殺君子小人遇禍則哀情媚態千變萬狀故君子愈不忍於殺小人不敵三也是故君子之御小人其道有四毋輕發難端以挑小人之釁一也利翼未成因而剪除之二也時不可動陽爲優容以待其變三也勢有可爲放流誅殺不爲姑息以養奸思四也若夫微之華心顯之漢翠則非盛德化神未

易言此矣

伯子曰此君子非棄君子也與小人數而計勝是匹夫之勇也見小人哀憫憐而不忍殺是婦人之仁也自以為我君子矣必取小人而治之以自矜其各故其氣多粗浮而其行為已甚其名相稱而其實德微偏私小人畏之則益粉而敵之則益怒始無去小人之智而徒端塞傲慢使人不堪不務除小人之禍而務爭名競寵以蔽其風幸之心竟無結怨不顧親朋近於國豈不愚矣舍生不足以取義殺身未可以成仁是不七不智莫甚於斯也願天下之有志名當孝謹持其志而重其流毒焉

元次山古直清恬其人其詩皆可敬但不樂進仕意時時在口不獨有傷詩情使人疑其胸中未廣

藝文二文集

卷之三

三

讀北魏書范曄之証李斯李斯之詰李斯可謂孤恩悖德竟絕人理然人以賄敗何爲庇之吾於斯也見此匪之戒已則負德何以訓人吾於斯也見負義之戒此知小人雖結以恩終不可恃而已身不正雖施德於人人不感也

計爲象箸箕子嘆其奢桀駕人車井丹誦其虐此二物者今奴隸御之不怪矣古今風會之變人善不相及惡亦不相及也然於此見作始者名惡而禍烈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故君子不可不慎所作

或問六朝以來名士有文章甚不足觀而當時僭服傳於後世者何也曰未有不由數且傳者集生高會或舉一物言一事他人題目嚙口而此應聲輒答原委歷歷或卽席應詔軍旅旁午他人垂頭苦思而此揮筆立成琳琅可聽當時安得不驚傳至後世則敏博二者皆不可見惟據成文評論文拙論簡三都動經十年後人但許其工不議其鈍而援筆立就者或反出其下故以中材而欲與古人抗衡當深思肆力善用其所短也

藝文子文集

卷之三

四

薛文清以王文之誣下獄特周易誦讀不廢獄中可讀之書甚多何必易近黃文明亦然自美里行卦後之君子忠而獲罪者往往托意於此大儼然以文王目處始失忠臣所用心矣

語初書曰人定勝天中意更勝於古內應難有得更親切故尤宜於易本可一概議也

前文事時有負白通脫無威儀好俳諧滑稽常欲藉用詭白不勝官時人傷其薄命夫白之不官非過也通脫滑稽之人使在國家事譬如章子厚無爲而藏鐵石其上也故曰不勝於骨體輕脫者必



蘇軾詩所謂之命薄亦宜李英公選將必奇龐統艾  
當日命人不可與成功名而聞立本誠子弟曰吾  
文辭不減諸輩今獨以高見名與廝役等太史公至  
謂文吏卑近乎卜祝因上上戲弄倡優所畜君子  
其身不可不慎所處也

見公受瓜人瓜人爭獻新果已見故瓜在梁上乃  
相則其受瓜而縣之疑焉然人間受饋爭獻果風聲  
其矣使瓜不在夢不能却衆獻受獻則懷惠懷惠則  
所法是故古人之廉節獨行必防大於小也或獻魚

東坡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於公儀子不受口聞君好之故獻曰吾惟好之也故  
不受語曰作法於涼猶恐其奢宋仁宗中夜饑而忍  
一羊之費蓋聞此韓昭侯藏敝袴曰人主不以一頓  
一笑假人故韓子曰郭靖君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欲左右對則左右重然嘔笑至重非敝袴所得此如  
文侯言則項府限部亡君人之體矣釋氏有馬祖者  
欲築菴一夜而坦合南泉普願將遊莊主人爲先治  
具二人者皆自歎以爲亡道德乃爲鬼神所覓夫鬼  
神執役道至高乃以自憐何也故易曰退藏於密

文侯曰人主愛一頓一笑是故和公東指而車頭牙  
知爲我昔田成子南望縣斯劍趨而所庭樹於日君  
見欲回臣雖琢君見意則臣表異又曰物聚於所好  
爲人上操判權者知之

任助仕宦潔清不治生計本入恆散親交然時人議  
其多乞貸夫乞貸人以惠人所謂從取諸彼以與此  
也吾鄉有名進士胸遺門生交遊甚厚而所負人輒  
萬餘金先徵召嘗戒諸子曰先輩云結新恩不如償  
舊責不足學也

東坡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六

顏延之飲酒祖歌自云狂不可及嘗謂子竣曰平生  
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所資供一無所受古今  
稱其達比於嵇阮按劉劭試立以延之爲光祿勳竣  
傳世祖誅逆位尊重峻所事正非如鄭超黨附桓溫  
以取貴者延之身安劭官而拒峻獻不亦異乎且延  
之事曰上陪二王周旋於傅亮劉湛之間未爲不喜  
見要人也史稱延之歸犯權要然皆以自負才名不  
肯下人非有秉道執邪故其爲御史中丞時可以抗  
其諂諂而在任縱容其所事奏觀其見到湛毀某仁

馬官委任語意不平出守始與爲祭屈原文守永嘉  
作五君咏乃怨憤不得爲要人而作耳越琳嘗才獨  
稱延之以刑餘斥之此一市差爲正直然琳以才學  
爲人相愛幸延之才學自負而貴寵遠出琳下故因  
醋白之延之生半但有違難發憤未嘗見其月校時  
輒或推其也夫逆勁之光輝且不爾何況其他苟亦  
松泰延之日外示寡求內懷秀就于蘇斯進不知極  
已此是之之定論也

延之問居作庭語可謂義方矣然皆與其生平立身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七

大相魏謩言之何顏厚也或謂人身不自檢束未有  
不顧其子賢能蹈禮義者故阮步兵語子渾曰仲容  
已預卿不得復爾又何疑於延之然步兵沈醉不顧  
其武而婚延之殆未可同日論也

劉孝綽待才凌物然惟工雕蟲無他祇能昭明起衆  
賢堂至今諸工先圖形像及到凡物泰高相改殊爲  
殊昭明焚書不開以攜妾置婢免官而以帝田詩工  
起之梁武父子可謂愛才未可謂得士也五代修尚  
厚華文士之習上節童王失古者禮賢之本求長治

久安言 晉郭  
重會莊受許其傳成侯命婦紀母所以訓會者皆切  
中會病卒如所言而會盡左其說且曰汝居心正吾  
知免矣是誰賊哉

世說載祖士雅恆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喪他重憂珍  
飾盈列郭象習紀載周伯仁謂紀瞻觀役於衆中欲  
通瞻愛多露其醜職顏無忤色此皆盜賊禽獸所爲  
二賢疎誕斷不至此必當時小人謗之或好事者以  
晉人不尚行檢欲怪其說而不知蔑正人毒後世禍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八

甚酷也讀書人於此類不得偶一信之  
張皓自知刑刃舉鏡視而未嘗不鄰於地乃不知謹  
遜以免禍何哉至石虎殷仲文嘗照鏡不見其頭而  
內逆不悛以逮於死古今人有不信命數不肯改圖  
者自安於命數不肯改圖者皆其惑也子曰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恭己能安命能違命而後可以言知命  
傳曰古者心之聲故邪正能否皆於文字可見然古  
人文字可信後人文字不可信何也古人原無文字  
格何但據胸中所有發舒而出故各肖生平後人則

習古人文字已多有格可法可學是以邪人能  
爲正語庸人能爲才語雖言者不能辨近世有於  
八股定人人品福澤此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  
情不由模擬得者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矣

申公對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神放  
劉太宗旨爲政以愛民爲本二語簡要蘊藉人畧相  
似然申語別中神語機發申公如名醫下藥雖常藥  
於病有奇中之功放如庸醫本無高見又恐寒熱補  
瀉誤投見短只用平和輕清之劑自稱王道雖不加  
藥叔千文集錄卷之三史論九  
愈亦不增劑也放之庸陋於愛民一語早見矣  
賈偉節能西行以免李膺而閉門不納岑暉賢者舉  
動益如此

范蠡遺書文種稱疾不朝人或譏種且爲亂於是  
越王殺之蠡不遺書則種不稱疾種不得疾則人不  
譏人不譏則越王不殺是蠡本以生種者而速殺種  
也然則蠡言非乎曰事有先後機有遲速可行則疾  
翔而高路不可行則浮沈以觀其變辟之服藥不察  
標本而早馳而一食以取效者非醫方之過也或曰

種智上何不及此曰貪者易愚情者易任懼者易惑  
慮者易亂種得書懼之過而慮亂矣

齊攻魯單父之麥熟父老謂使民自艾之可益食且  
不資寇子賤不許俄而麥畢過乎齊寇季孫怒子賤  
曰不耕而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年不息與  
元之捷劉子羽預徙梁洋之積金人饋餉不繼而吳  
玠得掩其歸大破之金人圍汴掠牢駝岡之貨汴以  
大困景泰時鹵薄都城于忠肅焚壩上倉鹵不得食  
久乃引去二說者當視其敵何如耳然在後世則以  
雞子文集錄卷之三史論十  
清野之法爲正不能預徙者或縱民自取不及則焚  
之未可以單父之遺濟也至於遇火災而乘機掠財  
物者則當重法以懲宰使有用之物立爲灰燼不可  
使民有幸災之心矣

韓魏公撤策之舉不謀富公亦似有過或曰多謀而  
洩則小人得乘其間大事去矣日安有與富公謀而  
懼洩者夫韓公處事機間力敏不動聲色富公則手  
勢太重或恐共事反成窒礙故不必其相謀且此一  
事韓公日夜思之而不自知此日之果遂也機之所

秦問不容疑。若見鳥而釋括，豈暇少緩須臾以謀於人哉？予常親經此事，乃悟韓公不謀之故，當公重怒不解，便是見事不及處也。

凡遇大事有必欲爲而難爲者，怠則常機而失，後不可補。急則先機誤發，後不可繼。譬如射者，止有一矢，俱當張弓布矢，疑心注目，以伺其間。伏梁公之釋夢韓魏公之撤籐，只是刻刻提心在念，不急不怠，精誠既通，當機而發，發則中矣。

予于此語甚精，勿作尋常相濫語草草看過。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十一

樂廣善談論，恆以約言折理，至其所不知，默如也。此可以知多言之數窮，與強不知爲知者之取辱。天下事有大著有急者，如約法三章，發義帝喪，此大著也；追韓信而拜之，捐齊楚以王信，越此急著也。成敗之機全在急著得力。

隋文帝不難容蘇威之強諫殺人，且重其直，而李德林以奏鄉正事乃發怒大詆，馴至出刺懷州，何也？良由因爭盡誠，宇文氏事餘未忘耳。前朝之臣欲令新君寬宥前朝子孫，最犯其忌事，固有難言者。然文

帝一傳滅宗，並非宇文子孫更圖興復，所謂枉作小人，德林身事三姓，猶得此一事見稱千古。卒以壽終，可謂樂得爲君子矣。

文士見輕君相，正以無志節耳。周武帝謂羣臣曰：嘗日惟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正謂是天上人。豈期今日我乃得驅使作文字，當武帝入鄴，惟恐德林逐齊王東走，敕小司馬敕宅宣慰，既乃以驅使二字賞之。若德林持正守節，招之不來，文人聲價愈重矣。○時人以德林比麒麟鳳凰，習尚重文辭，如此麟鳳於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十二

世如其人不求而至，非其人求而不至，惟有德聖賢與忠臣義士足當之耳。

全太祖時，叔父韓感誘太祖諸弟作亂，既獲，太祖詢之曰：陛下英人，必不可取諸弟，偏弱得則易圖。遂刺亦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可知人謀非分非理之事，當初合時已各懷殺心矣。小人之交，亂人之黨，易見也。未有不始於相類而終於相圖者。人之結友謀事，亦何可不慎哉。

唐高宗出李泌爲江西判官，以辟元載、洪、燕、楊士

高爲子慶品震所害而以陳智疏寵領馬議其曲直  
任全正臣相似然肅宗昏悖仁宗長厚用意處自是  
不同

管幼安哲士也非美士也可謂之辟地不可謂之辟  
世當漢祚傾危不能如襄陽南陽志臣王室及曹不  
既冀中原無事此正魯仲連蹈東海之時寧乃翻然  
率其族歸以歸使之高蹈遼東但欲辟亂全身耳與  
伯夷太公待清之意異矣

與吳門費所中論博浪沙事此定有隱身之術不然

魏東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七

千乘萬騎近之不可得况擊而能去索而不得哉太  
史公見到此却隱而不言蓋善爲古人生色處若云  
得隱身之術以擊始皇便索然無奇矣他如趙廣漢  
等皆有鬼神之術行者他托不令人知記者知之不  
肯道破然則有意經世而以鬼神之術張於人者不  
足言經世者也費子曰玩狎擊二字當是計充衛士  
何人不注目處乘機而發耳此論可參

博徒賣漿之人其埋名耶何以聞於鄰國之公子其  
有名邪何以好士如平原在本國而不聞蓋埋名於

千百書室之人而知名於一二非常之人其知博徒  
賣漿者亦惟信陵能交之平原不能交也臥龍鳳雛  
亦惟德操諸人知之天下之人不知使天下競傳其  
名則牽雜久物色之矣林確齋曰三國英雄如曹劉  
孫諸人無一人是名士在後顧廚及之數者僕一到  
長河據方州終於無成名士之無用如此余爲推求  
其故蓋外廷聲名則內鮮實事內矜氣節則外遺世  
務耳目習於舊格心智拘於常理則不識時變所因  
革也

魏東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七

論人於三代以下諸葛武侯是小周公李忠定是小  
伊尹陶淵明是小柳下惠鄭所南是小伯夷程明道  
是小孔子

檀弓云季武子之喪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古者  
鄰有喪巷不歌春者不相杵安有國相初喪大夫在  
弔而匹夫敢倚其門以歌者家語稱曾點喪時禮故  
不行然終之孔子善焉此原壤阮籍輩淺薄蕩放者  
之爲而謂點賢者爲之乎必好事者因孔子以狂許  
點遂爲此說耳檀弓純繆頗多前賢各有駁正而未

及此

成祖三學由廣可謂武矣是都北平天子守邊可謂  
雄矣而乃棄三衛以奔由斯三邊之喉盧京師之背  
若庸士所爲何其盡其初急於得天下其後喜於得  
天下急則慮疎疎則志盈既疎且盈神智不守昧於  
運圖無足怪已故曰盛怒之下易陷刑人喜之下易  
受賁德之哉

武臣曰不求聞達於諸侯又曰不使家有餘財以預  
陛下隱不求名達不營利所謂澹泊寧靜者以此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古

自折城三老之說用而舉事者必假名義以動衆自  
魏晉相沿禪受而取天下者必以揖讓文其弑奪唐  
高祖舍見前之湯武不爲顧委曲以爲恭操蓋狂於  
智見而無特達之識也當時父子君臣可謂不知大  
計矣

呂氏稱張子欲與學者議古之法毒爲數井正經界  
分宅里以明井田必可行於後世愚謂卽其稱張子  
可行處便已不可行矣夫欲議古之法而必與學者  
則非同志不能行可知買田一乃必先計人數多寡

爲買田廣狹在數十人與一方可耳通天下計之上  
有限而人日繁其能一夫百畝乎王荆公青苗諸法  
非徒硬學周禮彼爲今時業已行之有效故欲施於  
天下若天下守令盡如荆公則百姓安富遠過漢唐  
矣夫凡立法類論法之無與不可徒待行法得人儒  
皆泥古守理拙於時務此二事可推鑒余每嘆開戶  
進車出門合轍非諸葛武侯未易言也

昭烈云吾嘗周旋鄭康成陳元方間爲政之道頗見  
啟誨未嘗一言及於赦令當時昭烈之志欲以馬上

魏叔子文集 卷之二 史論

古

爭天下而祿爲講求治天下之道已如此古今大索  
陳規模宏遠精神周密自是不同若急急遽遽得此  
失彼同彼遺此者皆小器也觀漢唐宋及五代之君  
可矣矣

古有見人一二間事便卜其能成大事者如劉毅之  
一擲萬金謝玄之履屐皆當是也然此等須識得此  
人大段是豪傑又偶卽此一事驗之神驗愈見不然  
黑卿之徒有託擲萬金而不顧鄙瑣之夫有能任履  
履而得空者臬陶漢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裁奪

采薪師湯一水先生釋之云必先論其人大槩有德然後舉某事爲証不然無德人亦有一二有德事若徒驗之某事而不論其大槩則其失人多矣

人作非常之事既獨斷於心必得一強力明決敢犯衆議者信力一替然後大事可濟如霍光之於田延年也是也余嘗謂夏商之際誅君弑民翻千古君臣大節使非有任如伊尹者硬作拊手難以湯之聖人不敗紂發湯曰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孟子論伊尹曰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可見

龜叔子文集錄 卷之三 史論 十

此事全是伊尹主持爲君相臨大事者不可不知或問甯侯初勸項梁立韓後曰益樹黨及高祖聽鄒生立六國後而甯侯沮之曰人將各爲其主大事去矣何也曰事之初起大勢在秦故令天下並起亡秦而吾收其利裂秦之地散秦之衆我何愛焉及秦既滅則與漢爭者止有一楚更立六國其害則我與楚並受之矣余論守走先後之勢正可參觀

史才有五一循吏二廉吏三能吏四治吏五俗吏司馬德操曰儒生當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

古俗吏何也蓋能審天下之大勢定天下之大變用天下之大機而後謂之識時務彼循良賢能所見不論尺寸之間所營不出繩墨之內皆可以俗吏槩之矣或謂能吏每於格外見奇謂之守繩墨可乎曰縱能出奇不過在吏治中若脚經國遠猷天下大計有所不知此京兆作相功名減於治郡也况變亂與本下勢尤不同故識時務非俊傑不可

宋仁宗時議者患民稅色目多吏易爲奸請除其名括爲一則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久之典利之臣必更出其目下之民何由知按琳說處最周到若將各項稅名盡列於單而總計每石應出之銀若干作幾限納於先年冬頒示州縣州縣頒各里遇如今縣則之法則可無此患矣

龜叔子文集錄 卷之三 史論 十一

漢文帝時造謁者行天下勞賜孝者帛人五疋弟者力田二疋而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疋其重孝如此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文景之世天下又安有以也後世選舉薦辟之法徵而士之篤修於家者與富貴顯榮之具毫無干涉民不與

行士大夫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矣足怪哉

唐制取士尚詩賦而三第之法以身言書判爲良千古官人莫陋於此然如張九齡言京要官必歷刺史縣令盧懷慎言州縣宜久任陸贄言長官得自辟其屬杜佑言用人不當專仰吏曹諸大計良法古今各臣往往言之而莫精切於數賢之論至楊綰議貢舉沈既濟言選法亦詳確可行則唐臣也使時君能用其言唐之治効亦何減兩漢盛時哉

智到實論大臣讓能真千古官人至善之法而後世

真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七

無有行者宋真宗時畧一申之而已惜哉

久任之法自漢以來明主賢臣莫不切言其害陸官公通鍊治術而所論官人七患乃有居官過久亦有樂生時俗常情樂新厭舊諸語可謂失言矣

九族之女以不好淫見殺致陷父于釐醢似爲女之累父不知九族獻女微龍致殺其女實父之累女也愛女者寧爲太史數不當爲九族

按魯伯禽子考公考弟錫公錫子幽公幽弟番公濟欲兄自立又六傳而伯御弒懿公又三傳桓公弒懿

公皆骨肉自爲殘賊夫匹夫行義族屬與仁有自九世至十八世同居敦睦者乃以周公之聖伯禽之賢禮教信義爲國而不四傳遂有篡殺之禍利權之害人至於此始信柳子厚蘇子瞻論封建爲不可易而秦之郡縣雖聖人不能過也於此又知齊魯報政周呂相讓爲後儒附會之說不可信矣

秦并天下最得力者二語而已范雎曰遠交而攻近用韓口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是也秦創謀於雖而收功於綏非秦獨智蓋六國皆愚耳

真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三

仁宗賜楊堯等以繩愆糾謬圖書令諫而不從者用印審奏無憚再三李時勉羅汝敬之事諸公當時進不切諫退無補版致聖主成此大過可謂召思又上啟建文好黨稱方孝孺等爲忠臣而建文帝次子幽禁大內五十六年至天順末上乃特旨釋之當仁廟行時約最易三楊輩並無一言何也英宗初張太皇太后嘗出宮斷欲斬下振諸公復阿幼主意跪乞免之議成上木之鳴此皆未能跳出患得患失四事是事業的所重可謂之譚夫愚所以每嘆本朝無



宰相也

謝靈運先生元初屢薦不出終不食或人品高矣其却聘言後人稱頌此却未佳雖口言遜終有失也其真閑口說夷齊難不仕周尤爲引喻失倫元爲周武諱爲商紂耶此人可學此文未可全學也

胡潛菴先生封事字字如鳴金鐵如揭日月如挾風霜滅千古至文獨惜其曰稽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管仲振舞以事周檢殺忠賣國以媚桓去何止人畜如稽者但應曰此莽操之罪人耳

東坡文選卷之三 史論 三

而曰實管仲之罪人是非焉稽乃以特稽矣此蓋宋儒三代之童羞解五霸習氣也而文字至此亦不緊還少精神余爲州具孔子曰以下六十八字

漢宣帝傷其祖高太子無蓋謚命有司議之而謚曰成詔以武帝功德茂盛廟樂未稱下廷議而夏侯勝言其窮兵奢泰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此漢治近古猶不失南郊稱天以謚之意嗣後絕響矣

昭烈初討武侯恰好日審而關張不悅以新舊觀疎文武之嫌也此關張小見終不脫武人氣處所以爲

昭烈驅使也昭烈解之曰孤得孔明如魚得水願諸君勿復言關張乃止足見關張聞義能徙真與昭烈同心否則初已不悅聞魚水語愈當不平便生嫌隙矣此關張疾而昭烈必爲之報仇至敗且外而無悔也昭烈憤憤伐吳自是失著然觀過知仁足令千載下人顛爲之歎若漢高祖但可以得到天下雖真意太公亦不顧矣於此又知昭烈嗣子可輔則輔之不才君可自取語實出本心非激勵孔明也但看昭烈奸雄平生只用在敵人處欺心腹之交何嘗一事用

許術乎

東坡文選卷之三 史論 三

魏文侯禮賢下士而又師于夏子方段干木君驕臣賤之時文侯能屈萬乘之貴降於子弟之列而其所師又道德之儒孔門之高弟非如戰國諸君負矢長跪於橫縱之徒者可謂賢矣宋儒胡致堂乃以其不能師于思爲貶後人從而附和之遂謂文侯分晉實益賊之人文侯不能師于思子思亦不肯爲文侯師天子夏未有不深知子思者文侯師已而不能薦子思於文侯則子夏蔽賢之罪當十倍於文侯矣子夏

不言而文侯不知。或子夏言之文侯勝之而子思不肯至。則文侯爲無過矣。若謂子思以分晉之故不肯爲篡賊師。則子夏固儼然肯與於篡賊之黨耶。嘗攷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於周敬王之四十一年。而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則子思之生雖不可攷。當孔子卒時其年亦既長矣。後魯穆公數與子思言論計教。王之四十一年至穆之元年已七十年。穆公七年而魏斯始爲侯。則此時子思雖未死。固已將百歲也。而文侯乃能迎之於魯。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子思能命駕以適於魏耶。按子夏爲文侯師時亦百有七歲。蓋子夏老而設教。西河之上。西河魏地。故文侯得以執經問義。子思在魯。不可以西河比也。胡先生本之演說而述曰。子思雖從無生有以貶人之賢。不亦過乎。子思謂宋儒晰理甚精而論人過刻。三代以下幾於口無完人如此等類。甚足以阻世主慕賢之心。至於厭薄儒術。而才智魏倖之士。翕然去之。故往往迂疎而不足以成功也。嘗觀子思言苟變於徇。幾不以二卿棄干城之將。及對公子交語以爲處戰。

代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不當以明敵否。立規逾修。大之行迹。其所言殆伊尹太公之流亞。豈世儒不知時變者哉。或曰。史載文侯師子夏在周威烈王之戊寅。載子思仕衛在周顯王之乙亥。相去五十八年。則當文侯時子思尚幼。賢名未著。未可知也。以此或書以二事誤附。二王年內而未淺。攷耳。文侯師了夏子思仕衛。皆當時小事。年月誤錯。情或有之。最可據者。莫如周天子之歷孔聖之卒。孔聖卒於敬王戊戌。距威烈王戊寅凡七十六年。若子思尚幼。則此時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四

伯魚歿八十年矣。當於何時生子思耶。姜維聞鍾會治兵。閭中表後主並遣諸軍分護陽安。陰平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寢不至。敬帝寢其事。羣臣莫知。使當時從維言。則鄧艾百萬之師。可以坐縛。此雖天欲亡漢。吾亦甚悲維之疎也。大禪昏暗。好知之已甚。維獨以此表帝。而當時公卿如諸葛父子輩。不以副白何邪。及說會誅北來諸將。乃以密書與帝。令其忍辱。維顧慮帝之不能忍辱。而不慮此書之或洩耶。前當以書與公卿。後不當以書與帝。兩失之。

天下之成，開府館南成，擒之之功，觀其與本兵王晉  
凌往後，手書周書，謙讓本兵主之於內，而開府始得  
畢，乃於外，況維所謀，乃京師之步，權不在已者乎？占  
人太將在外，未有不與內之卿相協和而能成事者。  
若主僅存，廟國當危急，則反經合道，內清君側，外禦  
強寇，此又非常之舉，所當別論矣。

伐吳之後，晉主欲使羊祜臥護諸將，祜曰：「伐吳不須  
臣行，但恐既平之後，漢勞聖慮耳。」後世皆以祜為老  
成，遠見，逆知武帝平吳之後，荒樂廢政，愚竊以為不

蘇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然觀其言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  
授，賴審擇其人。」此意蓋以建業長江天險，置將恐有  
跋扈之憂，而封疆恐有尾大之禍耳。若山海外寧，內  
憂之言，則與范文子同一意也。

夜夢與人語，聖人立法，多而意少。既醒，續之曰：「周  
官一百六十，只是一意。學者觀漢唐以下制作，亦須  
得大頭腦所在，則一身血脈盡融貫矣。」

晉破符堅，金君休一人致其事跡，亦屬作勝而後  
成，以慕容垂勸堅伐晉為陷，堅於敗而乘其隙大敗。

以百萬之強，伐弱晉，豈能料其必敗哉？若果知其  
敗而勸之，則堅以孤窮歸，垂何以子弟勸殺堅，事不  
從而悉以兵授之也。其後垂圖興復，則英雄之志，孝  
子之心，未可斷以忘恩悖義之罪矣。

廣中多貨，貝官者易貪，貪泉之說，意謂此間水亦能  
使人貪耳。後人乃真歸之此泉矣。人雖不肖，未有先  
飲貪泉者，而廣之貪吏，絕多。貪吏以不飲貪泉為常，  
則廉吏亦不以飲貪泉為奇。每笑隱之此，欲是極善  
點綴，官諸處。

蘇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美

梁武帝本質其住子恪十六人，皆清顯壽終，而巴陵  
王不免於死。死者則逆賊沈約誤之也。約陰受故主之  
斷舌，陽受新主之誡，責亦何益哉？

梁城之役，臨川王宏懼召諸將議旋師，惟呂僧珍勸  
以知難而退。時柳惔裴遠皆欲戰，馬仙埤曰：「有前  
人無退生。」一寸昌義之怒詩斬僧珍，至鬚髮盡  
生。僧勇胡辛生共創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向前取  
宏卒以數騎逃去。」百萬之師，未戰而潰，大以諸將  
咸不知協大，一統統之不足用如此。宏貴弟臨成

軍容之盛，觀人以爲百餘年所未有。然則軍容亦何益哉？

北魏楊椿一門孝友，謙厚，嘗觀椿與子孫書，兢兢然有集木臨淵之懼，宜可免禍矣。卒族滅於爾朱氏，乃知亂邦不居，而爵祿不可久貪也。

六朝時國內靡者，多以揚州爲根本。思外起者，多以關中爲霸圖。蓋揚州爲江南之屏蔽，而關中爲天下之形勝也。

彭躬卷曰：荊州尤是上流門戶，關中鎖鑰。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三 史論

毛

楊廣弑逆，失在君臣疎緩，而不知備。楊素余於左傳經世論之詳矣。廣既弑立，以高祖聖書徵漢王，諒諒發書與高祖密約，不覺知有變，遂倡言楊素謀反，與兵誅之。胡寅以爲諛言，素反舉兵，無名是已。特以爲高祖之前，中外異議，諒此時當申問，大行寢疾，憂懼不明之故，則誤也。蓋廣當高祖初崩，卽行徵諒，諒尚不知高祖已歿，而史云帝以高祖聖書徵之，則廣之假托其生明矣。與胡亥趙高假始皇書賜扶蘇，歟同。諒安得而正名問罪哉？然則諒得書當如何？曰：密約

不驗，必當有變。諒當具手奏，遣能人疾詣高祖，沿途覘視，而徵兵嚴備於國中，陰勅使者以窺其情。度諒使未至長安，高祖之崩已播道路，朝野異議，必有所聞。然後正名討賊，用王頌長驅深入之謀，神人共殲，一舉可濟。就令不濟，亦不失爲忠孝也。

與何吉士論古今守走之勢曰：獨起則走，而不守羣起則守，而不走。吉士曰：人走我守，人守我走。

歐陽公曰：主田百頃而出賦稅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國家雖有寬征薄賦之恩，徒一家之幸。

魏叔子文集 錄 卷之三 史論

天

而數十家者，困苦自若也。北魏時有建議朝廷減賦，其于則田主亦減佃戶租若干者，此論最爲公溥。不每歲災荒，則佃戶每歲乞減於田主，而田主不能乞捐於朝廷，卽令有捐亦未必及災荒實數。況田之美惡不等，雖同在一方，當水旱時有全無害者，有半害者，有全害者。若照捐賦例通行減佃戶租，則全無害者減半爲俸免，全害者減半爲虛賦，不公其矣。故朝廷只宜捐田主之賦，而佃戶聽民開自減可耳。丁未三月夢中語人云：夷齊以其公心，懟武王而立。

萬世君臣之義殷頑以其私心懟武王而正一時君  
臣之名夷齊高在始終不服殷頑病在始服終叛  
則仁執論賣馬糞蘇良嗣論薺蔬果知國體矣其後  
不知此二物作何處置大抵國家於小利所在取之  
非名義之可惜如此等類者國用豐饒則捐以予民  
國用不足則令有司賣之以代償貧民之逋賦而救  
其罪是上下交利而國體亦全也或難此例為恤貧  
賑荒之備亦可凡官於郡邑者皆然

書載督賤象俱為舜所感化四岳薦之堯乃妻以二  
女叔子本集錄卷之三史論

女明白可見孟丁亦自引賤亦允若語何以於不告  
而娶二嫂朕棲等事不據經折其非而顧以告不得  
變象喜亦喜諸義為解益旁通曲暢引人於道是孟  
子生平獨得之處知劉烹要湯孔子主擁道亦出好  
事之口却是誣聖人孟子決不容他必以正義力辨  
吾不得要說蓋都君是誣小人孟子于便不消替他辨  
却借此發揮出聖人處父子兄弟之變一段至誠仁  
愛到極處以立萬世人倫之準此所謂反經合道變  
而不失其正者也讀書者於此處理會得以讀廿一

史自爾識力高起矣

馬超初降嘗字昭烈關張乃終日帶劍侍立示之以  
禮超自是執主臣之節安祿山驕恣李林甫欲示威  
故召王鉞久語鉞趨進俯伏祿山不覺自失乃益恭  
二中者其折人之術同也楊國忠語祿山反謂召之  
必不來祿山聞命即至魚朝恩諱郭子儀反謂召之  
必不來于養疾亟送與林人見二事者其全身之智  
同也君子小人異於黑白而智術常出於一是故小  
人無君子之術則難久而君子無小人之術則易制

叔子文集錄卷之三史論

世傳日同一術也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公私義利  
得已不得已之間而已叔父兵賊之刀最為切喻  
漢和帝與鈞居今鄭眾謀誅竇憲論者少之以為袁  
安韓陵諸大臣尚在朝帝不與謀而獨謀於眾為任  
非其人以致他日宦官之變不知此時帝纔十四歲  
太后內擅竇氏兄弟外專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  
所與居惟閹宦而已無論未必淡知袁韓之賢即知  
之亦何由與面談一關外廷機事不審則禍亂立至  
當時竇氏之患急於他日宦官之變猛虎將噬豈照  
擇人以聖哉此迂儒所以不達變也若使和帝於功

成之後酬以重賞不與議論政事不封侯則此舉但有利無害矣凡論事者必須窮其所以得失之故乃能服古人之心而立後世之法也

趙岐胡儼賈賁如一遂為孫嵩所識李密教授諸生時哀吟泣下幾為太守所捕於此悟亡命逃竄之道只要平常二字

李弟云李密哀吟泣下自是亡命所忌趙岐賈賁如一如要用心記取所謂君子以儉德辟難也

古名將俘執敵人而用其計者成功多有如李光弼

既獲安思義召之問計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

魏之三史論 卷之三 史論 三

謂大軍遠來疲弊當移軍入城又謂思明先鋒來校

必于當早為備料勝後出光弼從之會有村民來

告賊眾至九門南達壁者光弼遣兵掩擊殺之無遺

大問計於賊獨不慮其詐謀以陷我乎解陽反致晉

命世固有不可懼者况思義為祿山之親蓋驍計者

亦自料其計之可從如遠來疲弊是光弼軍中之情

我軍入城乃有利無害之著早為禦備是軍中防患

之理此雖出仇賊之口而光弼料其可從者也至於

村民之告與思義言適合故決計潛襲之若思義教

光弼潛襲便須防其奸詐何者掩襲利害不測非若入城早備為萬全之計也

伯見云此俱言釋義耳若李惠之則李衛等則又非此法

秦開阡陌而民食貧焚書而書愈多蓋兼井盛則民

多失業真書亡則偽者滋起

肅德間藩鎮反者惟李懷光初情可矜忽然余嘗恨

其徒作叛賊不能善用其反也盧杞奸惡天下惡疾

使詔屯便橋時懷光以大軍逼城下魯德宗以誅杞

然後拜表哀謝刻期向長安滅朱泚以贖罪大功再

魏之三史論 卷之三 史論 三

建巨奸已除懷光即退執臣節德宗亦不之殺矣就

今以誅杞效不猶愈於作反賊而眾散兵叛以久乎

李弟曰懷光即真叛亦當殺盧杞而後反雖失身陷

名尚有此一事快人意

曹參飲酒不治事後人謂是因時大用當日確坐如

此是大不然呂后專恣惠帝愛梓淫樂不聽政豈一

無所事事之日且漢之治平呂嬖文帝賈誼猶陳痛

哭流涕長太息者九事後世莫不嘆為治安良策即

欲與民休息然如案建諸侯興禮教敦俗諸事何

莫非參之時所當行可行者蓋其故參已自言之矣  
曰臣孰與蕭何夫說之策雖何有所不及參不能及  
何又安能以說之說施之參乎後人贊參妙用遂若  
此時真無一事可增蓋者是參能自知而後之譽參  
者反不知參也或曰參即守舊亦當勤於其職遂可  
飲酒不治事乎曰蒞者不可以辭害意參當時天下  
無事委任得人察其大綱故多閒暇飲酒時多治事  
時少耳史欲極言其清淨之功以救紛更之弊故不  
覺文之勝質也若日夜酣飲一毫不事則當時所歌  
魏東千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三

得矣如君國何吾謂贊之去當在極論延齡而上待  
延齡蓋厚之時何則上下之形已成水火尚望言聽  
計從哉此而不去坐待貶逐耳  
後人譏陽城七年不諫陸贄若不貶則終循嘿矣獨  
范祖禹以爲城有待而然猶未爲漢知城者也蓋當  
時贊以宰相而兼諫諍之任君德闕失人才臧否天  
下利害何事不盡言極諫無待於城之補牘城意德  
宗猶或必有用贊不終之時贊亦必有不能盡言之  
日故因循久之不爲譴貶而發機也及贊一貶如棟  
魏東千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四

其守而勿失者何所守耶盡一之法積懷多矣又安  
能不失耶夫子稱舜無爲而治傳解子臧鳴琴而治  
然則舜但默然端坐而子臧在單父只一味彈琴耶  
德宗任陸贄不專問以小人胡寅謂不用李與判度  
支而用裴延齡時贄富奉身以退尹起莘謂贄與賈  
耽趙悅盧邁同爲相時當去何待貶逐其說似矣贄  
以君國爲已任天下恃以安危所欲匡濟者原非一  
人一事而德宗於贄亦非不信不任若一人一事之  
故不合其去必至小人登朝庶庶盡其害身之機

捷果壞大厦勢必瓦解遂以全力赴之矣後人謂當  
時事豈無大於貶贊相延齡者吾謂當時斷無大於  
貶贊相延齡之事也○贊貶而延齡將相舉朝無一  
人敢言者荒涼穢雜竟不成一朝廷矣陽城帥屬一  
疏老將張萬福朝門攘臂稱賀大覺生色朝堂上始  
有人氣讀史至此爲之引滿而盡  
人主有貪利而欲殺人者必當爲明不殺人而有利  
之實有防害而欲殺人者必當爲設不殺人而無害  
之策然後於情安而勢忍可回不當徒以義理靜也

如元世祖欲空江南之地而耶律楚材勸之以財賦  
契丹主欲盡教晉兵而趙延壽教以徒家戍邊之謀  
似於利主而實以利民似於擾民而實以教戢真千  
古解人也若使小儒當此定不濟事余讀畢仲游與  
司馬溫公論新法書每爲拊膺嘆息

帝疑昭烈臨終戒子勿以善小不爲惡小爲之二語  
此匹夫之言非帝王之言也既思後主庸才僅匹夫  
耳豈能明於天下大計告庸主語只合如此天下大  
計則父子丞相從事一語已了却矣每見今人好作  
學叔子文集錄卷之三史論  
調子詩文活名欺世目不識丁而語以左史之文身  
爲無賴而告以程朱之學見者莫不掩口而笑故知  
古今英雄斷未有不老實者只是見得事理透知人  
之必不可欺耳

古今聖人廟祀之尊子孫之貴未有盛且久於孔子  
者只是身爲聖人天欠他一个天子耳然則德厚而  
報薄正自福祚遠大世人切莫眼小性急也後世英  
雄圖度天命殘生民害忠良弑逆君父皆所不顧只  
要爭一个天子究至短祚滅宗子孫慘酷不堪而身

受惡名於萬世亦何爲哉

賈誼司馬遷曰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  
亂秦地可全而有班固駁之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  
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  
誤哉余謂誼遷語以責胡亥則得矣班駁衰二字下  
得奇妙秦之強如此而謂之積衰乃知人之暴橫怙  
勢者逞一分強便積一分衰土崩瓦解不在盜起國  
破之日而在令行禁止之時矣

史記垓下之戰淮陰侯將三萬當羽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

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先  
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繼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  
大敗垓下孔費與淮陰爲三軍當羽非兄將明矣淮  
陰之却自是誘敵然非孔費之繼楚兵安得不利而  
淮陰安得乘之則垓下之功孔費爲多世言楚漢事  
罕知之者光武雲臺二十八將世亦多不知其姓名  
而史書并無事迹可考者可知人之顯晦固有時命  
不獨山林隱德湮滅不傳者多也夏臣靡再造夏祚  
爲古今第一奇人幸畧見于左傳而後世罕稱述之



者何哉

漢文帝死遺詔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接夫人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自所幸御而無子者遺歸其家重經人類使可更嫁此古今帝王所不及而後世稱文帝者獨未及此今蒙貴臨死過勸而卿則復爲尼汝縣梁仰藥淫妬之心至死不發吾嘗謂王侯開閣放姬妾保之舉也文帝歸夫人以下天地之心也

評徐宜孫欄衡論曰子嘗論正平爲人卽遭大用亦

卷之三 史論

五

非徒有法濟之略者文舉之薦不過好其所同二人相譽孔顏自是一流人物凡此等人雖君子却不遇虛與名高朝廷清明用以激濁揚清自有無用之用若當變難委以重權則其誤國與小人等操政柄者不可不知也

蕭何過人處轉餉關中收秦圖籍此猶人所能其知人之明故不可及沛公初起未見頭角輒率沛人奉之將死以相屬曹參而追還韓信告高帝驟用爲大將此一事尤奇何不知兵故終身未將與信又非素

善信亦未有戰績胡以知其才出諸宿將上乎然則何益深知兵而不用者也人須具如此眼力方可稱

王佐之才或謂何嘗語人到李好大言少成事安得爲知高帝曰此知帝之深而愛謀之至也方秦法之嚴稍露頭角參夷立至而帝往往不謹故何作爲此語以滌衆人之心而免高帝之禍帝不能自睹而何代爲之薦不然豈有知其少成事傾率沛人以先事之者乎此語與同類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斗大認朕用畧同情周語太重又遭王導陰刻之人是以及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禍耳

徐溫雄才大畧深謀老算可匹曹操劉裕而其處君臣之間則遠勝之知諸事吳讓皇則古今集臣于禪讓之主未嘗有也後世好雄吾最賞此兩人或曰溫不同張灝欲楊渥乎曰灝無道溫泣諫不從又欲殺溫此與晉趙盾書事同然猶不敢屈其名也後或勸進于溫溫曰使楊氏有女吾當立之故終身未嘗有篡謀豈非鐵中錚錚者乎而用人行政尤多可稱述惜溫謀主不過一嚴可求智畧用衆知諸謀主不

過一宋齊邱忠詐並用皆未嘗聞君子大道經國大  
器故偉及身而止也或曰溫不身簒時未可爲夫溫  
積威久矣何行不得雖有一二爲師者豈溫敵耶○  
按溫既敗吳越于常州諸將請東水湖大舉滅之溫  
以天下久亂民困甚不可多殺引還又遣使以吳王  
書解歸無錫之俘于吳越由是二國通好息兵吳三  
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此則有帝王規模矣  
徐知誨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  
欲待嗣甘宋齊邱亦以爲然及周宗成謀齊邱手書

蘇軾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切諫又面請斬宗以謝吳主百官勸進獨齊邱不署  
表先是知誨欲相齊邱再三退避後李德誠面直  
邱于諫前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邱不樂因出齊邱  
止德誠勸進書則齊邱之心與不欲知誨受禪者史  
言齊邱初以周宗先已心疾之乃切諫似諛也然齊  
邱爲左相不預政事心慍懟及滿罪而知誨無改命  
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于他州及斥還吳太  
子絕其婦則何爲者然則謂齊邱以疾宗矯諫亦  
可吾意齊邱初諫受禪出其本心後懼禍而遂出于

幽議皇太子之計人每有初終易轍事勢所迫遂  
失本心者如宋呂文煥死守襄陽北向痛哭及力盡  
降元乃爲前鋒向導論事者固不必專以後事斷其  
前情也

昭宗欲討李茂貞王行俞宰相杜讓能力諫不從崔  
昭緯陰誣讓能于二鎮二鎮以兵脅天子誅之昭宗  
爲斬內門君遂李周淹段翊遣使詔茂貞曰惡朕率  
兵者三人也非讓能罪而茂貞尚勸兵不解必殺讓  
能乃還吾謂讓能諫時不當徒以口語當具奏章使

蘇軾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後日得以爲據而昭宗欲白讓能便可自爲引咎出  
讓能疏于禁中或謂卽有奏章能保二鎮不以爲  
上欲殺之而事後爲作乎曰二鎮于讓能非有他怨  
只以昭緯誣其于用兵讓能若初時具奏草則朝臣  
必有與知者二鎮耳曰豈無他人且事真而有據自  
與僞者不同又曰茂貞脅天子以誅讓能情非克用  
君子不能用之于出令故李懷光小人亦不能用之  
于盧杞此吾所以歎惜于岳忠武也  
子嘗論爲國者須恤貧民尤須養富民或謂貧民粗

悍身家輕而犯法易乃足畏富民自保不暇又力脆弱豈能作亂邪曰一家之富役者百千人養者亦百千人故國家養富民富民養貧民貧民得養則下爲亂是以貧民貧國非真貧富民貧國乃真貧國真貧則中不可爲矣唐僖宗時度支請借富民及朝商財收借其千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于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今天下之爲官者既不恤貧民又專剝削富民抑何其不思之甚乎

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攻戰所得輒分諸部不留

蘇祿子文集錄 卷之三 史論 里

弘畜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番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拘攣諸部離心爲善質達干所襲殺按蘇祿甚強而卒爲部酋襲殺者以諸部離心也諸部所以離心者以不分財也所以不分財者以用度不足也所以用度不足者以立三可敦女寵盛而愛子多也而病風拘攣富亦由此甚矣女寵之害人國哉書曰殷甲於內亂三代而下莫不皆然

唐太宗命侯君集薛萬均平高昌君集私取珍寶萬均私通婦女皆爲人所劾告太宗欲加罪岑文本親微諫乃免夫大將成大功於萬里之外取夷人珍寶私夷人婦女固若其所當得而幾不免於下獄此師出以律所以循近古也我太祖命將遠征有不輯其軍士者萬里勅責功成而歸或不免下罪或沒其功不賞蓋必如此乃爲濟世安民之師乃天下之真主後世傳會因根于敵一語輒謂民在敵境者其則殺掠而無罪然則口稱救民之師所救者何民薛蓋因根于敵謂取敵人所屯積之糧如晉人楚軍三日殺漢軍救舍之類非擄掠敵境之民也近世乃自毒其本境之民淫掠無遺主客一轍而皆曰我王師曰我救民者也嗚呼

蘇祿子文集錄 卷之三 史論 里

西晉之亂始子武帝疎疑齊王攸而成于賈氏爲太子妃以啓八王之禍召五胡之亂然勸賈充納女太子及勸帝出使者則皆荀勗首謀也亂晉之賊當以荀勗爲魁

衛瓘以太子昏愚嘗陽醉跪進帝淋曰此座可惜後

帝悉召東宮官屬宴會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  
貴妃天懷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使張淑曰太子  
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更益  
譴貶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淑曰便爲我好答富  
貴與汝共之淑即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  
以示璿璣大璣贈衆乃知璿當有言也賈充密遣人  
語妃曰衛璿老奴幾破汝家後璿卒以此死張淑所  
見可謂老奸東宮官屬當恐不逮官屬悉赴宴會而  
此論乃出自給使之入可知防察之術必有所不及  
璿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璿

周也夫帝悉召官屬乃密令太子決疑事豈不謂智  
獨怪帝既應信代父子之間有何難處使召太子入  
宮而以疑事令決雖有賈氏險巧張淑老奸亦何所  
用舍易行之事不爲顧須設宴密封費幾許周折卒  
爲人欺何哉豈天意欲亂晉室耶人臣懷忠進說事  
干骨肉禁掖左右權臣大將者其君從與不從皆當  
重爲秘密勿露風指使人測言者爲誰致其下以忠  
謀殺身帝于璿言秘而不宣矣然得太子答先以示  
璿使使形跡昭然璿大璣贈自露破綻亦見璿無器

量學識處二者皆足鑒戒此古人所以貴智深勇沉  
也

古今帝王享國最久者黃帝堯俱百年少昊八十四  
年顓頊七十八年太戊七十五年帝嚳六十九年王  
不降武丁廩王遼聖宗俱五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  
漢武帝五十四年第五十二年昭王厲王平王俱五  
十一年舜五十年顯王梁武帝 明神宗俱四十八  
年宣王四十六年敬王四十四年唐玄宗四十三  
年劉漢後主宋仁宗俱四十一年宋理宗四十年三代  
璿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璿

以上黃帝堯最久漢以下漢武最久自四十年以上  
者凡二十六君其爲賢聖之君者十人而寒澁之篡  
夏亦四十年噫此夫子所以不答而南宮适所以出  
也  
漢武建年號紀元萬世不可易然在位五十四年而  
改元十一則非也吳孫皓晉惠帝皆在位十七年宋  
明宗在位四十年而改元者八宋仁宗在位四十一  
年而改元九唐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改元十四唐宗  
在位三年而改元三皆改元之至多者唐武氏僭位

二十一年則改元十七矣本朝不再改元可爲後世法英宗改元則又斷所當改者也

史謂張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關賈后雖凶險猶如敬重數年之間關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甚矣史臣之昏謬也華附賊后后安得不敬重之誠倫絕理大兵大獄朝宁之上無歲不有而尚曰朝野安靜乎按華雖無奸貪之行然保總祿位黨庇賊后裴顗議欲廢賈氏華不從劉卞請輔太子以廢賈氏華又不從至於矯殺汝南王亮華不能匡而更勸賈氏矯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景

殺楚王璋一日殺二親王使賈氏益恣以啓無窮之禍則謂華爲晉之賊臣可也且其各妄顧曰主上自無廢立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倘上心不以爲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因謂頗及賈模口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大咎則天下尚未至于亂吾曹得以優游幸哉而已其答劉卞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

免罪況懼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華兩言皆正大老成依傳理義最似可聽足以惑君子此有文學有才學者之害甚於不學無術之小人華所以九可恨也然其言曰上心倘不以爲然彼殺亮與璋果上心乎曰以不孝示天下幽廢太后幸餓死之此因孝乎華可謂失其本心矣史臣之言母亦重其父學與好獎士類而爲之解耶噫甚矣

王浚入都以前早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于是沈于易水者八千人明末左良玉在九江亦如是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景

按古今此等事最多令不嚴則無以止掠嚴則反速其死奈何竊謂令行未掠之先上也既掠則宜下令曰有挾藏婦女者三日之內許其送出登籍官爲遣放過三日匿而搜獲者死

凡人於時變新聞有關利害者最不可自我先傳言自倡亂之誅者人家事不祥者亦不可於人前爲主人道述恐累其所欲諱而致恨且悞其人事者晉史載諸葛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重冀其弟商來救太宰顯遣御史宣詔諭重厚重不奉詔先是城中

不知長沙屬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驍人問曰  
我弟將兵來欲至未曰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  
殺驍人于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驍人無心  
而重命又以重車之命皆一言輕脫所致君子涉世  
未流不可不鑒也

晉懷帝永嘉四年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遣還鄉里  
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與中郎  
將杜毅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  
夜襲二軍破之于是馮翊嚴疑京兆侯脫各聚眾攻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四

城鎮殺令長以應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  
司維二州牧樹藩于漢大流民易煽難安撫輒謂恐  
生亂其可迫逐之乎况中原卑弱雍州民勇健善鬪  
何不擇地安胎帖以保甲之法募之爲兵練之爲屯  
使國家收數萬人之用而聖之以生大亂謀國不敏  
至於此乎

石勒既擒苻融下邳惡之以書賀勒曰使虜爲公左  
彌爲公有天下不足定也勸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  
言卑其圖我必矣賓曰勒勸圖爾勸請彌宴而手斬

之大秦前幣重言甘彌位重言卑其謀皆爲敵人所  
覺可知事過情則疑易生余嘗謂避難逃死在尋常  
二字即凡大事皆然矣然李淵盛推李密而密喜陸  
廷盛推關羽而羽悅則密與羽之爲漢人也特秦伯  
與呂卻彌與勒皆本有嫌隙故過情之施覺察尤易  
測運之于密羽則無嫌者也遂羽敵國相持而羽仁  
之不察其淺又具於斯矣

愍帝建興二年劉曜既拔馮翊寇上郡長安饑乏戶  
不滿百尚書右僕射趙允欲奉帝往就南陽王保太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四

尉索琳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  
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擇裨自存至四年冬曜逼  
長安執帝以去琳後賣國求官然其言在當時未可  
非也帝屢徵兵於保不應保豈忠義者得天子而逞  
志勢有必然八王已事可鑒也不往則禍且速然則  
如何語曰白刃當前不顧流矢事有宜爲先博之防  
者有當從其急者姑就保而觀變設策可也允忠臣  
此下兩之過也

史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劉少傅子羽子羽築室

居之舍旁教其子時年十四與已子均不惟養之而務教之此托孤第一義也然劉少傳得朱文公爲托孤子幸矣築室居之舍旁尤善蓋居室相遠舉應防閑有所不及善惡有所不知情誼有所不洽雖有心不能盡寄托之力子亦數爲亡友撫孤讀此不禁其愧且嘆也

漢宣帝舉吏民詔曰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首曰厥身修正以行誼爲先也曰通文學不學而稽文學不可少也曰明于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先王之術文學不切世用不考古法泛覽博涉雖而無紀畧而不正雖博無益也又曰宜究其意先王之術有宜古而不宜今有事在此而意在彼者不究其意則膠柱鼓瑟泥而不通不至如蘇威之五教王安石之周禮不止只此十八字便已本末兼該偏弊悉補古人之言簡而理精如此昔人云有關雉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漢高帝賜太子勅曰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故學古者宜究其意爲第一義又曰追思昔所行多不足便將

古人言語一一反躬自省此又宜究其意之最善者如此方是第一等讀書人留侯曰沛公殆天授于此益信

劉向口民苦則不仁蘇軾曰士大夫宣力之暇亦欲取樂漢宣帝詔曰郡國掾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蓋佚樂有凡人之情也縱之則蕩絕之則槁皆不可久長之造故爲政者民間風俗非大害于義大傷于財亦姑從其所欲毋繫以禮法相繩令民亡所樂一語真所謂蕩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依簡易之政也  
漢章帝地震詔云母等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嘲賦不繫閭閻然則舉人貢士之名由來久矣又曰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引孔子告仲弓舉賢才問子游得人語夫因災變而求賢士可謂知本矣  
方正學嚴陵園詩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可倚世傳誦以爲知言此亦少年聰明語耳按先生此時方九歲也夫帝徵光不屈在建武五年而廢郡后在建武十七年相後益十二年矣且帝於后此時

未有繼，子陵不下筆安得孫，以十二年後之事而  
蒲帝於十二年之前耶？光抱負道德，此三公師傳論  
道之選也。帝不待以伊尹傳說，而顧除爲諫議大夫，  
此光所以不爲不知已者，屈與。

谷永疏引忠懇侃直，使非倚附王氏一節，其爲忠直  
名臣，豈減劉向哉？讀黑龍見對以爲同姓，恐有邪謀，  
此爲王氏施十層鐵步障，罪爲可誅，然如相內寵寵  
陵工官室，雖左道滅賦，休役殲精，改過皆至言也。成  
帝果能行之，則王氏之禍亦難作矣。晏子論田氏曰：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唯禮可以已之。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景公皆不能行，此陳氏所以終有齊也。君子不以人  
廢言，告於冰亦云。

劉向諫外家封事至言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又云：陛  
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可謂痛  
切矣。復云：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則爲失言。  
蓋援近宗室理非不當，獨不思身是宗室，今方殺切  
外戚，而卽爲宗室親信之地，此嫌疑之所生，媒孽之  
由來也。且前言外戚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遷諱

呂霍而勿肯稱彼獨不能反此言以攻我乎？強幹維  
城之道必用宗姓，但言之有次第，有機會，向之言亦  
相發，徒曰之見也。

漢書地理志稱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  
令國中民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  
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而後世乃並言桓公姑姊妹  
不嫁，桓公當不爲此禽獸行也。吾嘗徵信于班氏，云  
錢鏐有寵姬父犯法當死，左右爲請曰：豈可以一婦  
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是矣。出其女尤妙。蓋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一以自防，一使其女得盡天親之義也。傳曰：讎不可  
過，後世每以讎國罪人婦女，掖庭親近，其亦未之思

梁鎮州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于九門，唐李嗣昭邀  
擊，盡殺之餘五人，匿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  
發矢中其脇，嗣昭服中矢盡，援矢于胸以射之一發  
而殛，嗣昭創流血不止，是夕卒。嗣昭名將其死，雖後  
世猶惜之，或謂嗣昭大將不當輕脫，自射小卒，或謂  
勝而驕故不慎，微防小吾則以爲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嗣昭盡殺糧卒。僅餘五人。而必欲逞其殘忍。是  
滿腔枝。無一隙不到處矣。故殺九百九十五人。無  
罪而殺五人之罪。直傷天地之和。犯鬼神之怒。是以  
大將斃小卒之手。猶弋鳬雁。可不戒哉。

唐僖宗雖無大惡。然嬉戲無度。寵宦官殺戮諫臣。  
專任田令孜致亂。生民塗炭。幾亡宗社。使有伊霍  
之事者。誰曰不宜。然朱玫擁立襄王。燭乃受叛亂之  
討。何也。蓋玫非其人。而辭又謬。燭遣使賜李克用  
詔。言上至半途。大軍變。授倉皇。吳駕吾為藩鎮。所推  
親叔子文集錄卷之三史論 壹

今已受冊。大僖宗儼在興元。而偽稱晏駕。是名不正。  
而言不順。自中亂賊。駭昧之計也。若使明目張膽。暴  
僖宗。昭宦官。任田令孜。傾危國家之罪。而言藩鎮相  
推。力辭不從。恐人心離散。宗廟危亡。故不得已。徇眾  
受冊。遙尊帝為太上皇。兼求助之意。則克用未必  
不服。即不服。亦皆得以凶逆相斥。而唱諸鎮乎。觀克  
用接檄。鄙道有攻。敢欺藩方。明言晏駕。語益可知矣。  
昭宗欲討李茂貞。王行瑜。宰相杜讓能。力諫不從。崔  
昭緯陰誣讓能于二鎮。二鎮以兵脅天子。誅之。昭宗

為斬西門君遂。李同德。段翽。遣使詔茂貞曰。感朕舉  
兵者三人也。非讓能罪。而茂貞尚勒兵不解。必殺讓  
能。乃還吾謂讓能諫時。不當徒以口語當其奏。草使  
後日得以為據。而昭宗欲白讓能。便可自為引咎。出  
讓能。疏于禁中也。或謂即有奏草能保二鎮。不以為  
上欲護之。而事後偽作乎。曰。二鎮于讓能。非有他怨。  
只以昭緯誣其主。用兵讓耳。若初時具奏草。則朝臣  
必有與知者。二鎮耳目豈無他人。且事與而有據。自  
與偽者不同。又曰。茂貞脅天子以誅讓能。惜李克用  
親叔子文集錄卷之三史論 貳

君子不能用之于田令孜。李懷光。小人亦不能用之  
于盧杞。此吾所以歎惜于范忠武也。  
趙高以滿為脯。方右有言。藩者高。以其不附。已皆我  
之朱溫。指柳木宜為車。殺游客數人。有起應宜者。溫  
以書生好順口。玩人立命。候殺之。蘇威不拜。唐太宗  
太宗怒曰。昔拜王世充。今獨不拜朕。遂斥還。韋祖思  
是赫連勃勃。而拜勃勃。怒口汝不拜。姚興。今獨拜我。  
是以非類遇我也。遂殺之。此真所謂禍來無方矣。然  
人貴直道而行。豈果能以鐵室避利劍。又豈有不村

之間足以自免哉死生有命枉道而生孰若直道而生直道而死又豈不勝于枉道而死也

石勒攻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盡亂離之世衣冠之士多依兵以自全主者須撫綏護持令其得所以收天下之望爲他日治平之周然雖置軍中衆容談議無濟軍事而適足以養戰國之氣且兵凶戰危服有叛北此輩延不能戰退不能走故必別爲一營居之勸此一事殊可法也

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

觀叔子文集

卷之二 史論

七

見未嘗聞終國遠國性說乎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

道及身而已後嗣其始乎哉是言也大士之有志

進而爲業者不徒在日坐講論之明君加之有志濟

世安民者不專在帝朝執政之地雖憩息游宴開談

偶語精神在此則必往及之曾曰吾每宴見未嘗

聞終國遠猷此善於論政者也又曰唯說平生常事

可見人之言語取輕於人不必盡出才美而以曾泰

後之人亦能見及下必其賢者也嘗見朋友聚談終

日乃退或問其竟口何語則思之茫然不能舉一言

以封蓋只是說常事米鹽凌雜破瓶敗釜無足紀錄

而已漢昭烈謂計汜曰卿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夫言

有可采尚下知行實何如未足取信此言尚不足采

乎人偶聚閒談亦當自省毋爲有識者笑觀而笑譏

之也或謂司馬溫公責曾見君過不言於朝而言於

私爲不忠然乎曰非也曾所言觀其神明誠量而

論之非如用人行政事有闕失可指陳以進諫者也

伯兄于忠肅論附識曰按李文達云景帝不諱卒臣

請上皇復位吾意當日羣臣于迎復于易儲于朝兩

觀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五

官以美爭者十無一阿景帝者不啻十九然則不

利上皇復位者舉朝皆是矣漢大臣曰少帝若長吾

屬無噍類使當日無奪門之舉安知小人不謀列立

君以圖免罪而求利權者乎即社稷臣如忠肅當景

帝及危亦未聞一語及南宮與同列密謀何哉此奪

門之舉未可盡非而文達之言夫可盡以爲然也大

約忠肅志立功名力安社稷此外非所措意如管仲

和相公只在成一匡之功魏徵相太宗只在成貞觀

之治具家事皆若不與聞者嗚呼求之古人臣則有

開矣

彭躬養復孔玄微書附議云述古迄今殊多偉論獨其論甲申事謂太子遂南終不得爲靈武愚則以爲非是當時大臣尚多君子縱不得如王導謝安李泌李嗣亦決不至如馬阮之奸邪將歸無人不得比李郭韓岳然如黃得功輩可鼓而用高不至叛而左不至亂新君說或不如晉元唐肅宋高亦決不至如宏光之昏闇且烈皇帝以死殉國薄海內外人心悲憤愛戴福王之子決不如愛戴烈皇之子故使南渡事果歸天心未知何若貴勝當時萬萬大國之興亡天也南渡之敗則直人而已矣

魏叔子文集

卷之三

史論

老

許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云此書妙絕古今特此言于神宗喜事之時固爲確論而止言兵下可用則一本朝得弛之病爲以水濟水也明允好言兵事子瞻痛言兵事固是仁廟神廟爲時不同然此書中若將宋何如安弛兵當爲振作在今日又不可疑其立論則事理既全而當日事尤爲刺骨矣

魏季子三家文集序

廬陵同學弟趙疑撰

寧都三魏以文章著聲三十餘年曰善伯伯子曰冰叔叔子曰和公季子三子于世局變更之會奉尊人徵君先生命審所以出處者爲先入墳廬計伯子曰責在長子當任出而叔子季子則堅於處栖栖皇皇俱自行道以分馳言之文而行之遠遂有三魏之集兄弟三人自幼至老如一日振家世之業享文章之超序一

福海內美稱未易屈指也公何禍移江國羣盜相煽盤踞螺子之城蹂躪虎頭之壤冤乎哉伯歿于鮮其子世傑以孝殉叔季抱頭慟哭而不能成聲又四年叔殞於饑真季乃慟哭失聲欲絕旣而曰嗟乎伯歿一子殉而有傳叔歿其可無傳逮姪殉以節于是以季之第三子世侃爲叔後季固有子世傑世侃也疑與善伯交淺冰叔交且云深兩人之文皆在未鈐板之先善伯于章貢出示其藁匆匆未甚讀冰叔于南

昌出示其藁得揭其要者深讀之其後已未七月聯冰叔于泰和蕭氏園館三魏集犁然梓成而後適得讀和公文時冰叔慟善伯尚未已也曰吾兄有用之才固勝于文惜哉吾弟有用之文足稱其才乃能明哲保身藏器待動祿不特讓小宋之鳳吾兄亦每讓爲諸葛之龍疑於和公謀面雖得於三十年之庚子而夢魂未嘗少間於三十年後之庚午則今日會昌相造夫豈偶然哉重讀和公之文兼得其二子著述趙序二

亦駭駭梓成卷帙者合讀久之趙子曰此可稱魏季子三家文集取而序之曰三魏明于三家矣例在兄弟吾願擇父子兄弟可式者爲天下廣教則請以魏季子爲式季子父子兄弟之文優之眉山蘇氏倫而未可盡倫則式未可當式也何也宋德隆盛蘇氏父子兄弟皆得志于本朝作爲文章碑板史冊昭羅及于遠裔今魏氏父子兄弟之文父旣倡爲五柳先生吾愛吾廬以示已志二子亦以父之示志者而志之

兄弟交勉同耆代焉錄是以知家人嚴君父母並舉無以干祿學見督可免鄰庶二仲室無萊婦之恨

此固非蘓氏父子兄弟易地皆然者而亦豈陶元亮父子兄弟所得而合舉之耶且蘓氏之學以辭勝理耳其爲主可寶而瑕可互見明允六經中庸諸論多垂義理子瞻優佛不獨解喜諸篇與吾儒背戾已也其論武王大誓于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順乎天而應乎人之旨不合于伊川指爲小人皆其見地不明學

### 趙序三

衡之疏使然子由所著論孟解多穿鑿舛展不可信然則明允熟讀孟子不輒示軼轍者已且不能有得而二子且反有失惟得其行文之氣若不可遏者耳今魏氏主持儒教深明經學而後乃及於子史百家其識力授受過蘓氏而其氣魄又安得不孟子而蘓氏也哉故曰假之蘓氏倫而未可盡倫則式未可當式也季爲人負才性其膽量叔子以其慷慨樂施得金卽散武以爲儒而俠者季笑而不答元亮語子曰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此八州家風器畧大度豈現逃陳協可同日語乎嗚呼元亮不忘甲子之志亦已露矣然且以韓元長泥雅春爲父子兄弟家法是何其終始善睦哉吾觀季子之家法如是二子循循步履有矯舉天門八翼六合之姿歛而待張嶷益信徵君先生之卓見時不可爲辭辟不就浸漬教澤于子若孫如此其盛季子承教爲魏氏父

### 趙序四

子兄弟綱終後勁卽爲魏氏父子見弟開先祭酒且得二子遙相祖述位列大宗小宗可久而可大子是應陵趙子疑一名崇暉者持筆簡端敬爲大書特書魏季子三家文集而排續向來所得于魏氏之緒疏而理之以質諸四海千秋



序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母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爲第一子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爲孤警矯顧騰鸞極意瑯琊而僕氣不瀉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爲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卽如封建論層巒疊嶂峭曲衍遂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

序一

予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子厚馭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爲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州而十餘年幸於事無暇讀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伯定者十一他友十二餘多予所授季少余五歲入小學時父母以爲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予猶嚴師然少暇輒與戲使爲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爲與皂笏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

上座提其耳掉地下跪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爲人乃沈毅剛苦勇於義槩雖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蹇蹇謬謬導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釋向者束急之教而更以季爲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登譽於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爲雁行交而足跡漸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友惟恐後季性下須張如鉤子人觸其須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

序二

子夜與飲酒讀所爲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持其須曰猶記皂隸提耳而扶其股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笑爲樂子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二月叔兄禧書於揚子舟中

南海西秦詩序

魏季子公居舉微百丈之峰有兄弟友朋文章之樂恒鬱鬱不得志氣奮發無所舒則身之海南更渡瓊舟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秉月觀海作渡海詩既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福海洵且不測則閩戶更爲海南道中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北田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暑愛說若終老是中者一日同子冠石郎席論談則又之西秦從院陸行經鳳淞道中州暑雨

商游一

日作赤身渡伊水幾漂溺自涼關入省丘邦士於韓城往觀龍門砥柱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窮其巔每登回路驕微徑相屬翕開生趣叫喚奇絕荆州彭荆山居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爲飲食勞苦深詬竟日結知已別去中州悅梁以道許宏羽李含章遲軒公劉湖水漫不能待潁州僧舍友張調萬途遇定興鹿太常孫寄觀並騎交語道蘇門孫鍾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嘗千人及保定彭候夫死婦室事歡喜感激誤觸道旁棗墮驢足絀絀

馳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裹傷復行獨恨未及

見富平二李生已給乘訪李中悅病大作藏書俯身其寄之李天生遠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閱月共得詩近體五言百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首錢虞山嘗感推徐霞客善遊徧五嶽窮歷幽險西蜀登峩眉紆回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皆竊虞山難省漳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予亟稱其人然竟死終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賦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

月每二

爲使宋文帝肯柄用登之宰輔奇與頓盡而秦帝韓亡之詩可無復作种放爲母焚筆視人東明峰轉徙窮僻母亡驟貴掖隆遇晚更倚與服家人斥田產手摺邵判視爲樵夫拜希夷庭下時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恒舉債游涉萬里雖蛻死生視游如產尸敝車羸馬笑哭賦詩有爲無爲樂天憂人交有之令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知其人堅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易堂友兄彭士望識

同里後學謝庭綬若亭重刊

男階玉 階琛階瑞 校字  
階珣階珍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月重刊於珍溪之絃圃書塾

章都三魏集



魏季子文集總目

卷一

雜言四言古詩

卷二

五言古詩

卷三

七言古詩

卷四

五言律詩

魏季子文集

總目

卷五

七言律詩

卷六

五言七言絕詩

卷七

序引

卷八

書

卷九

尺牘

卷十

論

卷十一

書後跋

卷十二

記

卷十三

說

魏季子文集

總目

卷十四

誌表

卷十五

傳記

卷十六

雜著

魏季子文集卷之一

雜言四言

衣已敝三章

製新衣三章

緘口詩七章

送胡心仲

送留子下貢水

祝樵樓辭

爲蕭孟昉詩

國人四章

羅人二章

上灘謠十章

谷喻歷三

吾廬行鏡銘

題鮑子韶獨醉圖

爲內子銘鏡

魏季子文集

卷一

詩

一

爲女兒銘鏡

壽廣南何時

題友人小影

爲情題小影

觀音贊

楊惟才小影

題東方朔圖

兼徂徠小影

六簋銘

憂子騎牛圖

伯父袁玉翁像贊

魏季子文集卷之一

宣都魏禮和公譜

叔兄廬冰叔訂

雜言四言古詩

衣已敝

衣已敝可廢矣衣敝當廢矣是我故時補不忍輒相

棄

衣已敝不可穿莫言衣敝不可穿裁作背子可禦寒

衣已敝不可理難與骨肉親猶當拭塵凡

魏季子文集詩

卷一 雜言

一

彭躬庵云用敝者極有深情爲衣若絕無香氣

邱邦士云可廢而故不忍棄深長何極下二章反

讀矣然惟以二章實此下即下二章皆無聊之極

思也總說首章末二句意不盡耳

製新衣

製新衣故衣促猶幸作貧家新衣常在荷故衣常在

苦新衣新衣且靡靡爾君今故衣知汝零落時

不作富家衣幸作貧家裳布粟日所急不作錦與象

負賤能相守富貴能相忘

彭躬庵云兩能字似于人無替舉

叔兄廬冰叔云兩能字感應特深

鐵口詩有序

予既效忠告于人中心藏之不可弭忘作鐵口

詩

維天牛民樹之綱紀父子兄弟兄弟顧茲常

論喪無已何以維之所謂君子

在昔處政東厥扶蘇胡亥莫位湧內蠢如方一二世

宗廟其虛其虛難何蔽厥賢愚古亦有人曷不鑒諸

牛而剛毅男子之體是非邪直以斷以止今茲君子

之爲謀朝而出斯暮而人斯

龜李子又集詩 卷一 雜言 二

長幼有序自占而然兄其發毅弟其恭謙式汝後之

人靡有尤愆

我之告汝亦曰數矣子之踐履胡爲薄矣

豈其惜子抑又說只既曰從子則又釋只

單公執入如此人最是難教若是帶而不從舊有

昔人有言善善惡惡不用不去其頑實落嗚呼郭公

非面從之難行之爲艱

送胡心仲歸豫章是月初齊

我陽西嶺之子東歸東歸伊何尸素之爲雪白在山

寒水在足重陰不展懷矣幽獨重陰維何厥有陽明  
天道在上下民之情振劍飲酒激昂高歌可細可豪  
可能可蛇

送曾子下貢水詩有序

乙酉歲林子稱齋僑家寧都于是子既十有七

年矣而滅裂無人狀林子出肺肝惻惻款款冠

冕然欲湔滌我而引之爲友因私自念人生世

間正如風吹落花茵席溷廁惟其所著有人焉

振我于污泥之中而與之茵席之上可不謂知

龜李子又集詩 卷一 雜言 三

已乎方是時人之視我如蠅蚋蟻蜂累千百不

足數嗚呼禽獸無知往往感人思殺身以行義

而我含齒負髮號稱爲人使不克自立負知已

恩顧反不出禽獸下耶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乙未初夏曾子將下貢

水之棹予適在嶽爰書此道行深知鄙妄不自

辟繁以詩曰

日日昭昭河水洋洋升彼大阜以北以南人則有心

彭亨廬口序則一片真氣詩則千曲深情  
梁公秋曰括小宛是并諸什于二十字中深更添

微更微  
若更苦

祀樓樓辭代

維夕維晨四時以行日作夜息爲民之經提封在督  
歷樵役成金之華之衆聽是正久歲日堙師虞筆典  
旃披徽匠未役蒸蒸梁纓旣戒茲焉告升日不敢解  
足環是承茲台泄政夙夜旼旼儼其在望敢或民聽  
肅將寶犧用獻忱誠雖人是若崇首以享

丘那士曰似崔恭諸人  
彭躬庵曰漢人雅頌

爲蕭孟助善

應季子文集詩 卷一 雜言

四

我欲往西那國令其獻玉枝我欲往南荒摘如何之  
寶金刀剖之則飴七百年不汗三千年不折老購僱  
伶皆得之食此寶者壽與天齊叔兄云  
劉提好吳明之驚蜂  
碧蜜合膏黍以拒炊雪以七尺之棗三尺之梨議者  
曰微而微句而身可具斯前有西曹公之澤施

豐其本者茂其枝後有花萼之相輝沃其

實者其根滋仰瞻俯視樂不可支樂則久而奚取神

仙引年之物爲

園人

園人種蔬富人飲餘富人衍衍園人瞿瞿

吁嗟園人圃日有道遇苑瘠土遇誅蕃草手蘇羹壤  
務使勻好種之遲遲生則不衍日種于蚤獨爲揚泥  
日寒日暑毋反天時日維燥溼毋失土宜

蟲蟲烈日人則辟之森森風霾人則庇之維彼晨夜  
則安憩之維此園人則旣異之森森寒本涉而濟之  
耳註云摘蔬  
二句古法錯落

園人疚矣蔬庶茂矣圃修好矣園人懷蔬不在手矣

羅人

應季子文集詩 卷一 雜言

五

難離異鳥羅人獲只涉谷凌川心力極只優優歲月  
極愛翼只鳥去羅人貴者得只順羽帖期羅人棘只  
倦言領之鳥不憚只

人亦有然我悟吾生天地不仁故使屏營鳥則有林  
魚則有潭魚鳥忘機潭曲林深易云末  
潭深

上游謠

山石剝剝水深不惡水不深石不惡梢公啜亞支離  
纜扯船上船下

風與水關下船在前上船在後水負于石石冷水急

卷之六

嶺南何母

方母心誠寧若相立國終日行之則沛雨  
應無心

友人小影

發興何難洋洋江流持竿獨坐短屐貼頭空明不夜  
淡遠生秋侶者木石乘者盧丹志在魚子果何直鉤  
不五十倍不獲羊袁濁若有思曠若無恙噫斯人也  
吾知之噫噫爾惡得而知之

爲僧題小影

形是真耶影是真耶若謂俱真何如任家若俱不真  
是阿足蛇不妨俱真不妨俱假坐石聽松如是瀟酒

觀音贊

觀音子文集

卷一

八

觀慈善容而騎猛獸鸞鶴童子寶瓶楊柳物各神通  
諸可生伏菩薩得道有是智福菩薩坐吼如坐蓮花  
功德且忘豈以物誇空諸所有能有其有有則神通  
道妙在乎何爲種種何爲法力道則有然偶示子跡  
學菩薩者毋學其形心通形化形亦從生

楊惟才小影

平贊皇有言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我觀之子深云  
絢展修髯貼頭淵然神喜喬松之下特立如此其奧  
斯松柏爲正人也矣

題東方朔偷桃圖

噫噫曼倩汝豈于金門而竊汝子桃乃爲齊東之所  
嘲狎劉徹之雄驚玩公卿如兒曹固其中有所不屑  
非深隱以爲高汝何垂髮鬚之鬚其貌朴古不類昔  
者之僂佻亦理亦妄且伶且豪噫噫曼倩聊息機以  
爾爾

葉徂徠小影

斯人也獨立而何所思戴襪被襪而真博有儀衷武  
靈之服而佩刀垂紅日當霸而照汝類顯吾不能測  
觀季子文集

卷一

九

其機噫果何人哉吾識其爲葉徂徠

六簋銘

古人有言儉德之共別茲酒食而務荷豐天物狼藉  
害惡困窮二簋用享四簋維隆請合詩易六簋折衷  
貨朋醕醕類過數供我友君子敢告不恭

題夏子騎牛圖

食牛而牛肥霸秦之百里奚夜見燭火甚多扣牛角  
而疾商歌手執何卷手豈其是漢書吾與汝薄四方  
以周游而特有懷乎白水之騎牛

觀季子文集卷二目

五言古

偶然作六首

韓亦有

朝入

卽事

答詩二首

彭躬菴植松堂

水莊早起

賸曾止山三首

讀宋末有黃節婦傳

西門二首

河干口號

隨成十三首

別意

清明感所見二首

觀季子文集目 卷二十五古

散步二首

答詩二首

欲暮二首

清夜二首

水莊月下

送林彌齋挈家歸章水

九章

松齡二首

獨立

夜沈雨憶林丹之

寄示林丹之二首

歸去

水莊春日時曾省之在贛州

送任道爰之豫章

感遇二首

送伯兄再之潮陽

戊戌二月林彌齋生日

時命四首

奉懷叔兄二首

補壽楊一水先生

送別曾省之

兩止將過水莊襍吳畢又兩寫意報叔兄

戊戌十一月廿一日紀夢

送任道爰同兄子幼剛歸九江三章

李咸齋五十有一

於僕中救曾周士札子

數過七首

初伏往瑞金山曲亦有

施茶亭子感賦

修官路

別新城徐宜振下南康訪宋末有遂遷廬山歸

觀季子文集目 卷二十六古

送邵奇

平西道上

干將篇寄贈戴無忝

奉壽伯兄四十

過曲江

送董無休還會稽

仲冬八日聞笛

偶集余生生寓限酒字

紀王龍輝義死詩

將別陳元孝既作詩不

能自已又賦

將之海南過東莞留別

曾止山三首

曉發陽春道上

海南道中三十首

送賴子駐之袁州

贈任道爰三十

白水途中

再到嶺南詩

稍別北田諸子九章

宿藏山道堂留別程月臺四章

黃巢磯

彈子磯

遊峽

出林

經英德山水

止酒詩爲梁鶴史氏作

山中早起

春江曲

夾馬管

梁烈婦述

贈涂宜振

喜雨

謝翁中卷七十又一 山中寄懷劉長聲

觀季子文集目 卷二 五古

三

吳秉李同其子正名姓南昌奉母骨歸葬感而

賦此

接梅詩示李元慈

彭子載冠來見

野燒二首

述夢

雜感九首

寄題小三疊泉遂爲木立大師寄

送人謁孔陵

書室落成賦贈曾周士

贈大方上人

李元仙七十

雨中望峽

嶺南值任道爰生日

曾九莘過訪吳城

舟抵章貢與芝五述別

頌川篇爲陳君六十

兄子世傑三十一歲賦

示

與曾述五談時短述

雜感六首

爲督大將軍壽

謝頭與山明府生日

讀彭隱君傳

贈金君生日

偶以樵子貽宋牧菴秋部賦詩見示次韻答之

別宋牧仲員外

歲孝則移家城中來吾

應示別詩聊答贈

爲留聞永壽

喜雨

庚申夏吳子政出湖來

觀季子文集目 卷二 五古

四

浙江感賦送之

贈涂雲石生日四首

贈別阮疇生

彭浚熱旣冠來見

贈劉季英

別黃庭表翰林

兄子世侃授室示詩以勗

贈別陶奉長

贈梁以道

謝亭三十六十一

雨中

英作四章

兄徵此君堂落成予遊

憶其處賦此

題金精圖爲楊六說八

十一歲壽

贈沈岸先述題其小影



感所見二首

題李蔚丈小影

山中秋思寄懷陰生寅賓

石磴看油菜花赴內第謝芳草之約同盧生尋

則內姪若奇兒世微世微見子世佩長孫濟各

賦詩時甲戌人日 贈別伊藥仙

陰珍素介張孺子來乞親壽言徒步數百里三

日即歸以詩贈之

觀李子文集

卷二十五

五

銀季子文集卷之二

寧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積冰叔訂

五言古詩

偶然作

折臂而成臂乃知公叔賢于時獨踟躕果公秋云妙

話落日立渠邊課儻蕭行潦輕流正消涓惟有清秋

風吹我意嬾媛

即那士云古面深老相見尤老自在子淺處見可謂高絕

觀季子文集

卷二十五

其二

獨立登萬端南望何亭亭山鳥時來歸載飛還載鳴

日暮倚秋風慷慨不能平天宇一寥闊萬里凌孤鷹

即那士云只山鳥秋風天宇孤鷹便已萬端矣如此注脚誰人能下

其三

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公秋云早掩忽逝年華白

顧何草草人生會有處鳥飛魚在沼如何俯仰閑側

側滿懷抱

公秋云澤然十九首卻不倚前人生活貴審其

梁公飲云泰離繁霜若華更萬千言不能盡正不必盡

其四

良友日離析懷來徒自知復有行旅客走食章水湄  
慚我遠古人沈吟發內思隱隱見天末時有鴻雁飛

其五

樹荻不樹葭好蜂而惡蠅我欲規小池栽芙蓉不栽菱  
開有菱荻草焚之覆了情菱菱汝何知乃能向日傾

其六

靜陰衆類寂但欲到我門園蔬力洗灌攫苗絕其根

魏季子文集

卷二十五古

七

秋風令人老天南正氣氣應有孫供奉不敢惜王孫

彭躬庵云唐人偶然作多曠秀清夜此獨出之以  
依謝莊明盡出田合習氣立想不凡

其亦有

林亦有紅花其葉連洞房林亦有游枝縱橫發青光  
葉盛連藤蕪藤無不得芳其枝日顯汗鉤刺與之長  
上枝易人面下枝傳人裳林亦有成實不以堅項筐  
亦有果方澤其如質不良我欲摘其穠我欲披其英  
我欲屬蕭斧使之不遠揚蕪鋤及根株無用別人腸

朝入  
戊子作

朝人詣書堂百步登其室深泥陷履齒一雨當十日

雨絕草木枯懸口何以食雲上不可行雲下不可居

山腰莫辨棘非兒既非魚足音向空谷戚戚恒顧予

彭躬庵云吳孝能越人面據義偏成雙響  
邱邦士云詩語殊似仙人留遺不令諍釋不入何格

卽事

此近有知遊相子以報傳薄言往從之循循過其藩  
牆頭出桃李盤素開芬芳發意相與娛入門神飭待  
何人餘舊廬忽然成荒唐

是七古謝  
幽齋數宅

客詩

魏季子文集

卷二十五古

七

貽我一寸賤寫以兩韻詩歌其情意好不耽句字奇

其二

流水出我右荇帶牽我左何以使心長感子能憑我

值松草堂詩爲彭躬庵作

值松後值松所值惟孤松此松有何好未愛秦王封  
此松更何好方春不異冬  
叔兄云人但知冬不  
異春耳語大耐人思我聞  
古人言松下草不豐我欲此松下綠草能蒙茸此松  
又何好根穴蟄與蜂振翻長遠飛所視亦已雄山幽  
立茲木忽值真相同

似見水叔云人作此詩必事關公發憤以合題  
如此失者爲乎發憤得者爲清婉幽閑耳此賦  
能然其意中事而謂言合書處皆有骨氣發  
發逼人

### 水莊早起

雲旭映乎林烟水流晨熙重露草未起沾我髮與衣  
天地一澤雲因知孩提時  
族祖石林  
三詩確驢驢出阜瀝  
灑行斜蹊農夫氣閒暇荷鋤過田畦見此誠心樂好  
清都已微

### 貽曾止山

庶物不萌苗安知天地春流水出橋花可以來漁人

魏季子文集

詩卷二 五古

蕭若隱幽谷芳香使之聞

### 二

明者見幾先聞者憑外歷美錦綢繡衣終不知其極  
至情流爲言可以聞金石

### 三

擊缶非雅樂亦以見風類茹荼非美口亦以存苦味

君子重絲麻知無棄官廩

諸宋未有黃孝節婦傳

我有邱氏甥嫁爲曾子妻三年失其雄十年心無違

然慈義白日勝手治生資不知人世間已身乃爲整  
昨睹宋君傳黃婦始過之貞德性所植孰禮一無尤  
夫死能立子嗣產祀先祠甥氏亦寡獨有姑失天良  
所逢泰不幸身外一無爲末俗輕難義繼絕乃論財  
亦欲營尺寸匱絕須後時卓哉黃節孝宋君使聲  
梁公秋云此等詩好處不在一  
字一旬當觀其真氣包養處  
彭明庵云同傳異情同情異地  
參伍處如藤雲逗日言外動人

### 西門

曳屣出西門將以陟翠微亦有過行者吾友及吾師

魏季子文集

詩卷二 五古

五

送我至流水水樹何參差涼風吹我衣白日發我思

### 又

魁步過僧院承然幽而靜雖以荒敗餘結構亦蘭勝  
連路植小株散步周其徑斯時亦忘言直與太古近

### 河干口號

凌晨出東門涼風吹我心登子欲去舟望子見前林

### 隨成

秋風微夜號牀頭呼促織時有山寺鐘逗遞到枕席

鈴聲使人愁漫漫夜無極

二

和玄策劉毅萬金柳撈蒲斯亦非關鉅何以得事樞  
沾沾不自脫萬古老庸愚驥驥豈服箱千里在斯須  
方其伏阜極視息迴與殊

三

制軻本俠士晨氣作燕賓當時羅將相誰能目視秦  
丹姬計何如區區七首勤亦爲憤已極力窮不知身  
所以博浪子來華替時津惜哉銅柱誤後世限其歟

四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 五古

本

白傅真恬淡不獨爲詩人義之經世士以書傳右軍  
陳搏純忠節而以神仙聞可笑繼湖叟髦年稱退身

五

凌晨起周旋夜深兀不寐茫茫今古中觸目成衰頹

六

華歆視鉏金乃復棄不屑謂其心嗜茲管寧與之絕  
取金亦何嫌求之反謬劣當其棄金時豈不快掩竊  
詎知天地心已爲吐前棄

七

散髮立脚踟高歌屈與宋清辭悲以深能令風露動

汨羅水濤漸千秋如可共悲君抱奇思而爲懷王用

八

靈均不可作猶聞汨羅水九辯何繫紫屈子今不死  
人生無蜜罇所伸在知已碎如水激石不入自悍起  
月朗天漢高舉首徒從倚

彭躬展得入方可  
存七律一首看乃妙

九

李勣畏族滅自立威族人幹蠱之子孫乃寘綱火焚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 五古

七

聚塵世太惡一言陷汝君其忠歸敬業其禍報奸臣  
可歌魏元忠爲賊立功勳

彭躬展云點雅判斯快絕古今韓魏公議撤簾曰  
事不成不遇汝耳吾不懼也公見兩編如是如是

十

苦節匈奴中有子名通國霍光央大計猶豫爲顯或  
私貽一斛珠遠巡廢執白勅敵相攀牙鋒刃無傷息  
入柔弗能強直可曰剛德

梁公休云此共章學人  
力錢也莫作論史詩看

十一

吳諸樊攻巢牛臣謀射旃曰是君也死強其少安焉  
燕刊遺荆卿本非謀萬全當時果樹廟安知不抒燕

十二

朱溫容其兄林甫然其子衛執殘賊人苦言下一士  
其下逮蔡京張覺能不死嗚呼古奸人勝于今君子

十三

王鑑崔齡之謙應死抗直可惜忠義心而供狗彘食  
士若不得已寧可且緘默羞哉稱聖賢枉自竭兩力  
進退失審豈作忠勝作賊

魏季子文集詩 卷二 五古

別意

八

開歲甫二日解纜竟長行問我行淹速僑家零陽城  
日與故鄉違草木知春生故人如參商安得不忡怔  
落日照河梁連枝好弟兄故人携我手言無千里程  
輕舟瀉水面水流道必經日向江頭望挹我故人情

清明感所見

襄襄城東門士女何紛紛零陽自風俗上墓無舊新  
新墓哭未已舊墓酒漿陳哭聲慘已盡酒漿安足論

又

拾悅不能出嗟然起螺石千友謝曲下有最清溪  
湖螺石側僑家三百里皮時絕羽翮宜樹不我憑意  
中徒歷歷江干有枝路其上冬青植苑若舊山蹊行  
之如可仰

散步

我飢緣松樹輪格蔭江游我日來其下焉然兄太古  
野光開我顏清流涼肺腑差池燕子飛新楓林其左  
歲時白髮驅人生且無苦

又

魏季子文集詩 卷二 五古

九

熱了來梁樞呢喃發好聲出門見駘蕩卉木相與榮  
關心任孤往信步無留行日日生榕柯下臨江流清  
佳景日夕來觸目非舊經抱拙餘事得與山水并  
時聞百鳥鳴念我羣友朋已欣放闊懷衍泥何經嘗

答詩

年覓村狹七年校反反春園何陰森樹秧猶在眼

二

賜帥勛捕獲給子人所食請留食子核好當園林役

敬恭

行路日將暗歸來聊憊息  
鄉草開蟲鳴我牀前壁  
詩雲欲一言空房生虛白  
還與心相期升升如絲經  
步窮處云  
幽憂入細

又

春初家零陽棲遲因驂  
不意遂歸來謂當殊憂樂  
故樂未見招新憂已相錯  
遠者行未歸近者山之角  
皎月疎雲端清輝滿城郭  
何以身所之到處成蕭索  
清夜有序

清夜自訟也永懷不寐百  
疾交馳若涉大川茫  
蕪李于文集詩  
卷二五古  
十

無涯淚

浮蹤適江湖身辭世所知  
忽掛晉網末獨尾入滄池  
豈量不砧而勤餌者施此  
身既有屬展轉敢自宜  
人生大難結溫飽及思私  
事合相道追帖首耐汗泥  
其二

東方日月明胡然忽西墮  
浮雲塞大空萬古昏不破  
身世蕩無垠何籌福與禍  
春花灼燦煥秋菊澹相和  
人事若好乖暫然起兀坐

其三

九京貌且阻思之徒渺零  
寸心繁百慮良朋何冥冥  
草蟲呼不歇懷德入神靈  
俯仰視一身所遇何不平  
方當莫慰藉乃爾薄木聲

邱邦士云似阮公詠懷詩其言  
多深長文紆不用句字爲工

水莊月下

月明松樹稍魚躍清水滿  
天宇正寥廓徘徊舉首時  
長林通夜色幽徑步生疑  
蟲聲各有會山氣靜無思  
涼風肅肅來故人在天涯

送別林萌濟華家歸章水

蕪李于文集詩  
卷二五古  
十一

空山啼謝豹綠草愁紛紜  
掩耳不能及我獨具先聞  
我甫歸翠微曾子走素札  
札中有所言令我心忉忉  
人生知己恩天地與日月  
日欲常不許雲飄忽  
夏雨發江波孤艇疾如駛  
寄語萍荇帶爲我暫遲滯  
之子何所行華家歸南湖  
上有風光山中有微廬  
老母懷舊疾吾子遺言歸  
相對無神情念此兩心摧  
險阻生周道風波多變遷  
將子家室去思子復來言  
我去君在山送我到山門  
上有悠悠雲下有滔滔津  
天能竟夕雨之子行夷猶  
念子行路難愛子一日留

師上云有卿謂有當謂有舍謂有謂口口口口  
是此真卿所謂有聲謂者然并有文字也  
宋公秋云但有與精神新  
更錄其不知何字何爲工

松論

秋風微漸歷垂柳日零星舉世無堅物尊之松栢名  
爲難修且繁引蔓與爲青無何忽黃落難與細草平

其二

黃落乃其常胡然相望責焉蘇汝何姿而乃托松栢  
相彼松栢貞爲汝久淵墨立表過所操繁言來充塞  
廖人不知量愛之反成賦儒與樗栢俱未必滋紛藹

魏季子文集 卷二十五

上

獨立

皓月穿山屋影缺光有餘盈盈生遶寒山川淡以虛  
中有百結心對之不能舒四顧但寂寥清風吹我裾  
東首望明月俯首視微軀

彭軀庵云和公豪端每著幽憂  
似不相類要思其發打不得處

夜沈雨坐齋中憶林舟之歸任豫章湖上不能

已懷作此寄之

湖上忽有信走伴復俄船獨泊平西口歸思急于弦  
我方值多艱百慮相憂煎孤燈坐沈雨摧殘不堪言

記汝初來時于今餘十年汝遂已長大居然就婚亦  
汝翁如我凡事我汝最虔積歲結山棲連榮在一棧  
于汝辭明稍一意任天全往年于辟家牽我淚滿漣  
溪魚鮪鮪行歸鳥羣呼喧秋水漲平湖氣象日萬千  
知汝能有念令我意盤旋

又作二首寄示林舟之

爾蘇會叢生禾稗亦同穉君于在和光所以貴其寺  
輕船下急浪千里一何有不問世間名在往心所取  
山川日悠長風夕念汝久何用慰茲懷嗟嗟聊苦口

魏季子文集 卷二十五

上

爲善如耳鳴交友無携手

其二

豫章之東湖曾有蘇雲卿淮園織草履將尉空經營  
出處非異世結志何堅貞管魏捐其節詭隨以藉聲  
排立非易宅濡忍成附蠅懷抱不得展傷心漢李陵  
况乃持雕蟲詡超時榮鄙哉趙孟頫離齷後世名

歸去

惻惻在一心相視不能知踴躍情無恃向人聊致辭  
聽者亦爾爾其中有深思我行來東方寒蟲當戶嘶

強風吹面枯列星發山輝獨坐四壁虛深燈耐狐疑

解云氣血結中懷持此何所之

彭躬庵云絕無指實刺促

運綿漢管人時有此境

水莊春日時曾省之在贛州  
觀李花正繁春光在陰雨念彼虔州人愁雲結羈旅  
我病攪子懷重子離索苦寄我一幅殘殷勤爲我語  
致書與親知爲我綢繆土憶我去年時正與死爲伍  
君心勞夙夜消湯滿肺腑今年還作客淹忽春將去  
以我能病身寂寂幽處爲子強自愛不忍重愁阻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邱邦士云重子離索苦念遠係我爲子愛自愛以我慰遠極真到極奇處乃極真語也

送任道愛之豫章爲林子迎室

豫章千里水陸道七百幾任子跣足行皚皚冰雪裡  
冰雪使天寒任子挺不萎我親任子者歎息難自己  
任子曰不然君言何彼彼丈夫結心膽意氣輕坐死  
爰命荷擔行從容就道里任子從兄來積歲居于此  
把鉏盡地力泥汗霑肌體暑雨寒風羅精心樂肝脈  
嗚呼一何爲而皆爲林子林子何感人任子何卓爾  
周旋二子開顧之生愧愧

周斯上云苦叔事叔

感遇

種李莫種休種稗莫種哲亦有青莖葉好鳥來耽翼  
休高方及肩督苦枝多棘

其二

燈火光已微日月以不死棘氣保芳蘭蝸蛆攻毒焰  
遂見天地心生物有如此

送伯兄再之潮陽

往年去潮陽父母儼衣裳今年去潮陽哀痛迫衷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腸往年去潮陽嚴訓何煌燈檣外多險阻慈母淚在  
睂今年去潮陽兄弟相徇徂吾兄抱真性外通中有  
常一身任煩勞二弟保其康衣食軫所念故爲事遠  
行感畏心百結泣下何浪浪陰雨沈天地道里悠且  
長愛身惜舉動于此識不忘

彭躬庵云詩必求工便屬次義有不求工而無不工者惟有聲情更無文字斯其至矣

戊戌二月林確齋生日詩以贈之

叔子學友道倏倏明間里遂得兩君來躬應與林子  
發我訖離覆驀然觀大海卓哉丙戌春林子立高坻



月光深欲寒山川淡如木林子曰勉之與汝爲朋友

邦士云委景遇仙短草腐幽篁日月照不在終焉辭

不朋筆墨描盡

榮樹自視已標批古來知己恩不敢愛生死叢嶮

寇石忠難各轉徙諸子安勞苦粲然衣食紀春陽鼓

草木挂息神如此希樂擲百萬懷齊非重耳林千

載心安飽有精理高詩中乃有如此精論

邦士云沒解脫憂幽素交深無所不共用意標標俱高絕

時命

西苑有佳禽羽毛亦光奇徘徊一遊子中心實好之

魏季子文集詩卷一五古

爲茲毛羽飾夙昔結恩私忽見鵲服羣斯禽與翻飛

增弋厥醜類巢以青松枝相彼無俎齋然之而勿試

弗克具樊籠放之天游涯

其二

何去何所集古栢或芳桐擇木誠不厭遊子風怔忡

客曰汝何恩徒以自樊籠汝雖重料結此心孰與同

其三

古人亦有言恩不甚輕絕胡乃予中情斷之不能決

朝披枳棘枝蘭芷夕擊結蕙蕤纖必陳未嘗遺芳澤

此情終被蓬蒿詞不能說

其四

人生異時命辟如舟與車柔情播識田萬古滋迴

騰之超躍之絲焉扼卷舒行將棄膠葛山水長與

勝之起躍之絲焉扼卷舒行將棄膠葛山水長與

邦士云切至之詩不可以聲光色味末之○附詩無一字不聖到

梁公秋云如此詩只以略

命詩與得風人敦厚之旨

泰懷叔見在水莊

石上正春色桃李爭欲榮叔兄遠我去乃在溪之汀

手樹五十餘枝皆怒生淺池照清水柳黃楊綠青

魏季子文集詩卷一五古

獨生心轉幽時有好鳥聲宵宵斜陽下輕風吹小庭

梁公秋云此真三百篇人不知亦不能到○一片真兄弟之神在此中

其二

我生爲體素兄弟爲我神日我勾庭時相見一晨昏

不識有至友知我最能真帶古折疑義心曲靡不陳

常在忘言處含意但欣欣大兄行遠客飛花滿柴門

杜戶對莊周心友鳥足論昔人呼南華經爲心友

梁公秋云二詩簡然而溫潤然而深彰明麗云微處非真心神能盡

諱楊一水先生七十有一

先生七十一早已謝文儀我曹不能護三年載陳詩

叔兄首示我賦悉一無欺禮曰有執事先生係累時

者雖開元日大難天飛來將平百十騎拳手屈在後

被以忠義事先生心甘之根括盡藏去但使書釋道

以見云口語只是形容拳拳上去路咆哮立狼豺直

微生受人對之襟毛說先生絕心計斯息驚危斷形

體視如直氣象生皇義此際著此等語奇甚以下正

謂上作解脫庸亦有呼聖人亦有相識誠中有汪軍官反拜

稱義兒此君洵能蒙衆騎齊頌威又于汪君開贊二

總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十九

先生嘗此日六十有四期又忽共入考意行年七十二

百登陟翠微校經扶日餘春花飛滿天伯兄云輕點

此文章不可在昔祝融虐經筵獨宛而著書足精理

兵火不能非輓世尊阿曲傳信成傳疑禮在通家子

非揚不敢私乾以剛不息旋獻此一厄天地日月星

煌煌照微謫叔兄云頌也現也祝也各有

叔兄本叔云叙事忽入忽在如驢驘之馬駝

被驢驘不可控物不獨在古法之錯出也

忽贊忽記忽幾作者成僕觀者各得

梁公秋云借一執事寫此翁生平史還列傳每

南此法以史傳作詩詩猶發生動人等

送別皆省之

午下翠微麓君從城中來君言有遠征十里到山齋

入門各神王飯糗無魚展桃李照春山春鳥鳴啾啾

君指旁敵廬安得居為僧伯兄云是相好之情環屋今

青蔥昔我親稼穡家涼獨行路羽翼不能借倚樹見

坡郭離憂滿中懷

雨止將過水莊襖具畢又雨寫意報征兄

勾庭園桂牙辛夷葉瑟瑟荷茄出水初欄杆生深碧

眾枝客如屋新竹發佳色還山旬有餘淫雨五十日

說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十九

忽晴復作雨收穫甫能畢伯兄傳義死軒輊有識力

南書相反覆其二尤標特相與講論時思兄正欲極

不必誣君子躋頑諫忠直辟如樹童梁嘉穀豈石瘠

彭躬庵云靈秀林

老只知作家信

戊戌十一月廿一日紀夢

如有高人宅吳崑三云不在予石泉尾子欲往尋之

知其所能來偕行期彭子于是雨初過厭汜路泥水謾然見若人

高立向南嶺魁頭榻布衫顧盼出神采忽聞客來前

自言失瞻眎指予兩俗人反步歸門裏相視驚踟躕

從之不能已草屋自潔敝布坐拳膝趾傲岸一不屑  
咄咄時隱几竹樹交青陰鳥聲蕭人耳子遂立向前  
先生得無鄙丈夫貴相遇慷慨見心理所抱經管心  
而乃迂若是丑字起立把我神情神各疎時日子候  
無歸相爲五載語昔汝先子來交亦難厭始從予出  
曲巷正值邱邦士兄弟白衣冠諸子遠施禮予附耳  
若人此人取吾姊朴素發奇文胸中有瓊衡相與過  
層林竟至一村里廣堂靜四壁邱子先已在門外聲  
錯然朝光生步履二昆林礪齋進門及曾李此我良  
親李予文集詩卷二十五  
二十  
友朋一一道名氏抗談古今人雄深無忌諱煮茗訂  
山果銀燭照庭兒朗朗向諸公笑道初來事偶儻恣  
所樂懷抱如觀海稚子呼我醒日高幾丈幾  
彭躬庵云羅奇瑤高如漆園翁太  
東公合生各寄詩麻九怪妙屬  
送任道爰同兄子幼剛歸九江  
衡立望羣壑山木寒憑青冉冉二任來辭我故鄉行  
李任來十年小任五紀星離日先人壘安得不遠征  
霜風破我面分張搔我情  
道爰義多智不與激浮沈我時對幼剛使我失機心

幼剛貌亦樸慧中無不在落落執杯酒惻惻言古今  
星光幽微出此夜如江潭猶與爾二子日日有彭林  
樂公秋云忽接入  
彭林是史遷傳法  
林子乙未夏將家歸陳章茂臘取子婦忽然來我堂  
于是舊病起不寢兒女悲買船破風浪欲以死友朋  
彭君曉得子出疹情兮皇不後故友期慨然行遠方  
求心卓何厚聞者但呼王我知東若士出處豈尋常  
林礪齋云點染描畫掩映  
結調而似韓公送人崔序  
李咸齋五十有一  
魏李予文集詩卷二十五  
二十  
翠微西登岡迷對三巘峰最上李子廬開門向天東  
李子日出入冠履中從容君抱純粹資厥子見焚風  
堅木思利器剡剡新淬鋒碎如天有春又必有秋冬  
和子彭云二四時氣已備運行何有窮看君向百歲  
何通首得力  
如彼昨時童  
千侯中披曾周士札子數過作詩貽之  
生死張元伯陳思黃雀行激昂千載下厚意留肺腑  
惟臥在探手子言有慨陳茲道良不易中夜起徬徨  
二

子有衣食兄經年加 蕭島安蟬霜雪寒蓬廬視別道  
綽約春同花秋月明 清沼唼波良坐臥顧之心草草

三

史書作耳目弗學爲 髡髻成敗能幾何高視獨在予  
論世得躬親是用見 賢誥所以君子心增益在師古

四

人行無作業罷千古 所就陶公真高隱乃能薊東舊  
麥言乞深母畢世得 調饌何如劉文叔鉅細兩不遺

五

魏晉子文集詩 卷二 五古

五

秋蘭發深山黃華葉 青青朔風鼓霜雪孤梅方白榮  
錯節出利器閉凍作 堅凝乃知嚴苦候于物大有情

六

汝兄爲我言四十未 生子鍾愛在子身相期不敢死  
人生良有心念之惟 自砥礪汝歲能病歎息增累歎

七

我愛庾仲翔骨體不 肯媚疎離好件時南方白放棄  
况復未能然徒爾矜 懷悵予亦劉譙人諒哉九折臂

初秋往端溪山莊亦有施茶亭子感賦

額領負幾子值今猛 虎臨頂汗接蹙流呼吸不得喘  
使我坐其旁惘然生 齋肅 叔兄云五字奇感此山僻  
民殷勤念類族離渴 不恣飲酌取亦量腹

修宮路

傳聞下公令正當六 月天農夫呼其曹各就大道遠  
清晨觸零露日暮無 餘閒婦子走相隨新機委于田  
亦有鮮兄弟爨炊曾 未燃疲病事程作更乃索餐錢

路寬須七尺母使草 石連若或疑五百當非苦蒲鞭  
魏季千文集詩 卷二 五古

魏季千文集詩 卷二 五古

五

士頑力易乏得蔭不 息肩我時在行路宛囑如火煎  
爲說汝勞苦答云禮 則然

梁公欽云得古風刺之通起結尤妙  
諸子世能云詩言口予不來禮則然矣出于象父  
之口此下聖道安樂之時答云禮則然矣出于象父  
然出自勞民引分若作信是爲心

別新城淦立振下市康訪宋未有遂遊廬山歸

途却寄

大寒水生骨遷路過 君庭買舸東南下時作匡廬行  
匡廬在夢想更有三 四僧一僧心高妙煮水話寒燈  
曾同士云五復歸宋子宅 諸題又信宿相與評宋君  
子出山高僧

高節士對之概平生厥友查吳夏持義皆錚錚舉世  
沈鵬鵬誰能真好名如下氣極抗談及涂子挺身裝  
忠貞不愛千金資學宮獨經營我時拜白鹿松竹鳴  
荒亭崎嶇上肝水慨望黎陽城叔見云四語妙有  
叔會最高之詞

平西道上

上路跳山鬼人家勢迫迫下路開兵來繃負路荒澤  
風雨暑無時老稚走昏黑長官尚撫循隸章耀都國  
犯之者有罪猛虎而傳翼官兵志剿民繫掠恣所獲  
成我行路難多中故云成其二字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五

十餘里無轉絕人跡山形若禿鶻流潦鳴蹙多天僻  
日南怪其氣生盜賊方喜集一村枕戈當夜直言有  
行冠至近在此肘腋夜半呼我起披露事行役

于將扁寄贈載無忝

方立冶金鑑造化大場工鼓此陰陽炭鑄此萬物銅  
銷者爲灰爐精者拔鴻蒙欲彼山川華取我日月光  
晝夜立區火塊然逼倥侗鍊成雌雄劍下水磨蛟龍  
肉試斷虎豹入則藏丸中惟汝至神物人力使爲雄  
爪髮自可驚豫祖亡形容諒哉拘方儒誰與論始終

梁公族云楊實瑰奇須此人以稱之○末語爲人  
所開中與爲小儒下針砭學問人不可不知  
奉寄伯兄四十初度

走食當去夏江上橫行稱爲我謂并子須之三兩石  
石上多好陰逕遲席客集于時庭既張東方正日出  
二弟拜堂上兒子階前立吾兄意悠然頓盼生光澤  
應知能不老八十如四十牲醴奉先入拜獻起悵惕  
長兄爲嚴師二弟資訓迪上承先人風教作子孫式  
天心厥有常永言保護德

過曲江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五

讀公賦遇詩百篇不知足俯視陳子昂直可地下宿  
議論走阪丸爽如初出浴雄才結至思慨然見瞻瞻  
爾朋及安史東西紛裂幅我遇艱于公湖洞望公屋  
流水滿春江濯舟古岸曲

南越送別董無休還會稽

天末起秋風乃到西之陸駕言辭故山憫素日已非  
孤古生牀卜野鴉向人啼閉戶空愁絕忽然董子來  
其木木知人一不逢時宜至友爲我身寒山生春然  
時或斫地歌時或生賦詩譏笑忽傷心相向涕漣面

贈或自託謬謫如父師違此居荒囑持君析我疑  
故紳陶富返客子心以悲東湖多志士棠落不因晴  
霜雪草知枯春陽草知肥買船款君門來歲以爲期  
仲冬八日聞雷同舍生生張見承曾止山棠鍾  
鹿眼雨字

落石還有遊威慨起軒翥長陰晝似夜四壁走狐鼠  
側聞喘雷鳴電如火烈舉早至農工畢乃復作春雨  
大變果足畏吾寧甘險阻

偶集余生生寓同張見承曾止山趙僧翰某鍾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三六

鹿眼雨字

其集余子寓瓶分黃白酒斟酌隨所好雄談雞豎舞  
高寒乘粉紉正變互相取我坐頻看杯最恨無半九  
唱作次公狂亦復忙手口難歌聲斷續鶻突起長吼  
留子禹步遲登降生培塿環抱穩至地襟裾可箕帚  
衆伎畢相呈餘勇揮奉財棄子走伏匿誤傷股上柳  
趙子泥足歸浴斛中垂首張子留共宿一燈寒夜久  
中問道余子感我缺撫手

紀士也輝義死詩

某封成誦告人恥作天子敵戴王座寧王封黑志  
當千里冠騎如雲屯刀戟照流水聲到無堅城崩角  
威拜稽努力學虎狼肉咬魂爲使叔見云君獨與天  
爭鬱鬱崎土壘攻搏旬歲餘況久竭儲備秉心堅益  
開自知當傾圯室中大旣延尊卑各就禮同室十八  
人誰肯恤其死白骨不留世真能愛遺體我來南  
越遊布衣一寒士竊首強筆書之待良史

將別陳元孝既作詩不能自已又賦時季春四

日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三七

春色不華石祁奚不泐金丈夫相爲死在此一寸心  
見君夢寐好胡使憂難任暮春追黯花片片隨江潭  
暉日亦知安陰諧自知陰陰晏各代續華髮蓬來侵  
我月有哀鳥何以集君林

若之海南過東莞留別曾止山

客久當言歸我乃行役始同我將何行瓊海三千里  
千里路非遠但盼海中水下有魚龍屋上有鸛遊子  
其二

未去當先別風雨下前除雖非朝共夕猶望見手書

春芳延處生勞我舟與車歸來君忘非山居

其三

我行黃泥海漸見天無色君居又莫春猶是垂囊客  
歎君寂寞懷翻似行古得我欲仰問天俯見芳草陌  
艱處非營子爲君豐六關

曉發陽春道上認伯兄叔兄

露月色在曉萬物靜欲振僕夫爰告行天地生濕氣  
弱輪鳴兩轡五內恣翻頓死死憚肉勞似乎策驚鉤  
吾兄山之阿掩閨夜未盡寤寐念予情但覓廣州信

觀季子文集

詩卷二五古

无

判與不判所昔已抱茲恨遂爾就艱難結伴敢次進  
風俗日以疎行者齋梗乃書生弱無武干楮惟定分  
嗟予遺愛石何由知疾疾雖曰事從天豈敢弗敬慎  
月南風落十月北風峻欲于明三日歸船乃風順  
無爲思遠人海水難通試

游南道中

陸路單輪車乘船來澤子縱使寄巨舟所得一掌耳  
跼路乃自安貧賤行如此

二

胡廷估客行暮望茅簷宿敗席恣蠶蛋蚊蠅果其腹  
一跼塵集須一雨泥滅足

三

行足與石逆坐股與輪圓日氣裂我項痕若涸湯瘳  
碎故將車人吾顏輒已瘦

四

日出黑雲隨占爲速有雨昨兩傷我足黑雲更加許  
足傷努力行不行當謹諱

五

觀季子文集

詩卷二五古

无

山頭見道官深嗟往事誤男兒無家時一宿必丹麤  
至今風雨中懷蕘荒草路

六

卜錢道退難崎嶇到淪水水畔逐人行石路如錯繭  
幸有主人賢一見資行李

七

古來塞口樹千里此別友早知離心難不如歸南嶽  
一語再丁寧一步三回首

八

初雨隔層柯得燥亦在後中原始戰爭治平先爾遠  
惟此牛角中天地氣不注

九

前行僅隔兩我身亦蛇蟠久怪來歸遲安知復長路  
似聞歎息聲空山鳥啼處

十

借得他人僮常在車左右下山持車輪上山引車首  
村醪解汝劬愛汝斷狂酒

十一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言

尋

東望雲不同龍龍渾白氣指以問車子言大海近是  
但隔此一山天地共無際

十二

羣婦黑如鬼刈飯依林草三里五里有數錢可得飽  
閉口忿吞之車人競言好

十三

下藍十餘里沙浮不任脚赤脚路白沙趾距入炮烙  
痛慣何足云但無風雨作

十四

咄車望海樓望見放鷄山人言海南路與我似相闊  
本及明年春揚舟從此還

十五

昔見荒白人謂來自鬼國今至電白城大海直東北  
愛此荒陋區偏多山川色

十六

昔聞義犬死主人重潤族此犬有何義縞素成風尚  
昭之號真令費想像

十七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言

三

童兒昔昔夢晝夜得其半我作意中想氣聚髮汗漫  
山雨倏忽來停車下隴畔

十八

結結樞棘利用以竹籬牆西漢之酷吏才足任邊防  
可憐香路花當路俱折傷

十九

卽月哉起行間日及梅衆富麗甲下粵舟車湊若輻  
笑予一聞身亦與此微逐



跳足踏初潮潮來岸漸波趁人循海側泥中拾奇麤  
高師指謂予船當上此坡

二十一

舟子獲四蟹雙負口在腹隻者能殺人其尾亦致毒  
夜聞張公魚聲大如吹竹

二十二

四面過吳川莊字居水中亦爲商賈地閩人以資雄  
燈火多夜光炊烟多晝陰

吳季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二十三

水是鹹南水茶是龍眼花過此出大海舍船復僦車  
兩語各不識笑視返其家

二十四

雷州昔富庶城外萬家烟今我驅車來白草接青天  
荒地數百里斗米州二錢

二十五

河因守禦故將半城所迫均之屠一城爲仁或爲賊  
哀哉忠誠府使我有生色

二十六

曠莽羣賊路十人十刀鉞幸而善奔北振古無宰時  
兵者是商器斬艾未必非

二十七

英利四十里夾巷垂蘿薛赫赫日方中高茅露猶滴  
看汝蔭人功荆棘與有力

二十八

折得香露花又見馬纓丹久雨色不變白晝香未闌  
持此忽太息誰將貽故山

吳季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二十九

陳陳徐閩縣虎多于人跡紫泥黏似漿纔雨深數尺  
可憐此土膏荒棄爲不食

三十

人言真絕域今遂到海安昔我同舟人渡海從此還  
爲千日意何曾有艱難

彭躬庵云季子生平好奇非觀海不能發舒其胸  
中之氣三十首中水陸舟車人民城郭花木蟲魚  
風俗物色咸成枯槁若苦夷險雄奇細碎陰晴寒  
暑靡不畢載令讀者如身置其地目擊其情相與  
悲喜歎息流覽殆確人生世中何可少知詞文字

送別賴子菴之袁州

瓶水凍知寒，榮木落知秋。出門具物情，不在大小遊。  
之子駕渭陽，駕言適袁州。袁州衣帶水，灘石戒行舟。  
我自海南歸，經年坐窮廩。恰如鷹在縲，側目視旄頭。  
兄友先後行，不暇作離憂。山閣靜如水，歌聲出林邱。  
愛子發暢始，願子無淹留。

贈任道愛三十

我之三十年，未能遠足跡。子之三十年，畧已徧南北。  
三十有一年，同子下彭澤。三十有二年，嶺海偕行役。

魏李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三十有三年，予獨居水國。今我三十四，爲子來冠石。  
子猶倚鉏人，我猶坐設客。梁公狄云：讀之面熱。石光曉日寒風，  
葉鳴策策環廬竹。色青斗室閉奇異，如我還四年。八  
表在頃刻。

白水途中

言水如其兩言雪，知其風乎手滿蒼塲。予足破龍東，  
春陰如潑墨。拳牙行溪中，嶺上野桃花其色不敢紅。  
飛鳥成其巢，與僕怨相從。北風爭雨纖撐拒，如捉龍。  
瘡潰血我臂，白雪鋪我胸。我木薄祐人事，必因通。

但令行無負，卽此未爲第。

再到嶺南詩

已替辭嶺南，今復從人役。六月買舟行，七月到水驛。  
船帷入官衙，甫坐未煖席。胥吏雙垂手，捧卷與喉積。  
華堂正葱蒨，叔兄云：位置妙。騶從紛辟易，梁棟錦綺張。室中  
輝煌色，珎鏤施下陳。洞軒羅丹碧，子以奉上官。下民  
望恩澤，擊鼓何闐闐。臺阜分兩翼，巨鑠響郎當。析楊  
鼎接跡，徒杖爲驕鸞。十宗九大辟，日日報瘦死。身死  
滅不賁生者，追索完便可施發。礫小者十數輩，大者

魏李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數十百目，光慘慘然。又傳飛憲檄，曰汝事縱容而止。  
科盜賊，參僚方遁。哀仙置一日四五食，繫聲促心耳。  
新奏迂琴瑟，嬌女孽玉簫。俳優雜進劇，脫帽與容與。  
縱橫隨酒力，乃擊塲鴟民。任意爲敲誚，何謂此好徒。  
敢不承，叛逆賊叛均殊死。胡爲苦誚追彼，尚有妻子。  
尚有姻與戚，律例有明條。是當合併籍城中，四狂陸。  
男女囚充塞，中有輕繫人。早抽輕繫件結，不獨詩法。  
吏帥詰問，服服檢。三載閉幽黑，其過久已昭。屢請不  
蒙釋，嗟泣下。愚民汝慎無懷，惻茲獨死一身妻孥可。

清

叔兄來叔云格力高老○寫出傷

心之痛不必呼號哭泣而哀已極

彭躬庵云春夜行蒲之樓此殆千百過之歷歷

歷歷不知無生更得繁華歡笑反觀後出萬事灰

復心驚

留別北田諸子

黑月懸于天白日潛于地當其哉生明山河不敢閑

已別既苦戚我若非天圓未別亦苦歡中有不解顏

欲取鄧林樹烹此洪水波朱纓繫天吳佐君金巨羅

花生在樹枝結子入人腹花實不知腸種莫種雞竹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三

我若起火中暗者嘗見我所以善用暗其明如觀火

張勳黜邦殷斯言極要妙至于王貢名嘖嘖蛭蚓竄

杯水不益池一滴亦增海精衛石已空夸父飲者在

明日照我頭君子若我心儀棄入我胃飛鳥歸我林

出鷲鴦來人不如為韓啞不遇九方歌不如為鷲馬

宿葦山草堂留別程周量

飲足翠微峰十年不出戶窮各知君各久欲托情素

昔是道嶺南君向京華去山河氣威逼茲焉適相遇

但存握手歡不歡相知暮

一爲天上雲一爲澤中泥雲端高隔絕有時入山谿

我形雜穢木春知花葉滋海水發我胸哲人夢我思

所以浮瓊島必請先賢祠

三卅邱文莊四拜海忠介我本草野人不知官爵大

懷吾意氣深三至情不懈古人于朋友須若衣與帶

使衣起後復中夜不能寐

結末向長路宛轉坐君堂君堂貯明月白壁流素光

觀高愛良晤月移夜未央我欲續此夜令如西極長

彭躬庵云全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意昔韓愈

上當堂書自高據要是有意作異此詩正自寫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其本已耳冲容

岸朴所以爲妙

三

黃巢

黃巢

昔巢敗兵處也

黃巢奇天下萬里無人烟以此餓唐祚五季相因緣

過汝敗兵處嘗汝亦汝鸞猛獸結山穴百蟲受命焉

汝一徙千人號召若湧川嶺嶺九州安所至無完壁

足爲作亂人其才本于天儻得用之宜豈不成豪賢

哀彼來時子力弱如蟲蟻投以問逝水我論亦徒然

彈子機

相傳黃巢射彈中此其跡尚存因以名磯夫巢之彈鳥敢以名磯哉

叔孫名僑如春秋志彰門皆因克敵故而以命其人巢敢營共主狗彘羞與倫如彼秦謬亂子孫避其親親者尚相避山川豈不仁彈巢天所喜殺巢衆所欣前有黃巢磯亦以敗巢聞

彭中叔云此首須合前黃巢磯讀之意古所存始見其妙○山水董狐

進峽

深雲開峽門牽舟破雲隙東水歸安流劃天光偏側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 五古

三

散石各爲嵒聚風一有力兩立同我友雲烟轉胸臆衣溼不知寒左顧恐右失側身聳幽怪微細目所索纖苔沿異形黃草點蒼石當中飛來寺丹樓鎖天極梁武曠爲政而有浮屠僻志意發妖祥土木生羽翼終于臺城圍官苦徒自食

叔兄沐叔云祝諸謝遊山老杜憂州諸作頗兼其勝

古躬庵云是城中山水詩一字他稿不得有此確切無此幽異有此幽異無此深澗

出峽

風聲響春雷人聲亂塵蔽水聲吞瀾洶知爲出峽石

石尚來篙船驚逆婦子力世傳云五字遙窺牽輓人側身復幽春作勢使聲雌欲南還却北風僅骨蕭寒我尚安枕席乃野昨宿處相非不咫尺

經英德山水

如讀諸謝詩若披石門記結撰這靈密登落非一氣浮烟托顏色暗雲相過麗鼎石發心歎俯水吸清冽錯擺費斧斯苦魚堪目計起仰忽獨等秀先矯一誓陰壁藤鳥窺裝鏹草根細升檐延晚入村烟吹迤邐壁山隱叢樹早竹鋪江淡怡我當溯洄風拒船不擊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 五古

三五

梁公秋云與進峽詩幽隱器具別開一境界

止酒詩爲梁鶴史氏作有序

古英雄志士鬱鬱不得志率自放于酒俯仰天地今古橫來無所發之悲已鶴史氏抱貞疾賢師曰酒足爲厲孫子伯方言之痛予舊復憂林然則垂簾塞兌作五禽之戲以引年學神仙乎鶴史弗許然則鶴史其不可死矣鶴史不死酒烏可已惟不可已是以可止作止酒詩

予生不能飲心常飲百斗陶公真性情一身爲酒有

觀其飲酒意乃克賦止酒鳴史邁世發托身千古後  
激恍無時無因之側尊由茲彼晉酒徒惜惜事潘首  
誰知飲者情聊一取五柳我夜立星漢豁然東望久  
民物似秋冬羽翼生兩肘莫肯作病夫淹此歲月否  
發我情中刀碎君几上生

山中早起 同友人坐上限韻

天都雞既鳴扶桑日未照渾敦見古初策杖領微步  
山曉谷不曙初日升其曜靈霞先映發林木猶空窈  
露靜草方垂澗虛鳥同噪冷風徐徐來吹我何窮窈  
魏季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早

春江曲

春風花樹開春江草色齊遊人愛春水搔棹亂鳬鷺  
遊人見春樂客子見春悲

夾馬骨

荒荒小市墟家寥廢神寺瑟瑟白楊風蕭條宋祖地  
彭明應云走四句大有是維丁亥年生當濁亂世四  
代與庸保同獨賢五季太祖膺顧命好普謀其事陳  
橋不獲已迫仄取神器異哉太后言吾兒有大志劉  
裕祇禪主萬世爲馬晉胡爲忠厚君與亡一相似劉

明之商邱令姓梁名以樟厥有張夫人身與城存亡  
承平三百載士不甘戎兵邊微時小醜中原無陸梁  
賊見云起得有力偏就得知天心白日起機槍其時  
人即與史事也  
逆賊勢蔽天飛龍蟬鼓聲動地來聞者但涕淚涕強  
者歸兵顧弱者皆淪喪官將兼女婦有知奔影塵  
怪撫巾招撫守令工迎降令曰此吾家誓以報我皇  
大人目佩刀 魏季子云以下公與夫奮衣起低昂賊  
魏季子文集 詩 卷二 五古 早

梁烈婦述

衆百萬來攻城非一方隨機施拒塞晝夜偕聞兄  
仲本名以樟委夫人拾居樓我尸此乎藏乃命僕得  
力於戰守事 叔見之利  
林積薪環其旁惟勿遲我死公冒而登門 叔見之利  
以爲軍賞夫人恒蒙裝何以市牛酒人人聞賞皆乃  
得命死士縋城下女藉鉤戟曳賊板賊被殺殺傷五  
日攻益急戰憊不可當人馬遠累走天日鴻無光力  
戰力不支公仆被三創夫人得聞之著我白衣裳驅  
腰妾登樓繫縲于樓梁乃命速束火僕泣火不揚大  
人厲聲叱主命汝豈忘其時火四發烈燄貫霄雲

電符之下飛鳥爲之翔殺氣爲之摧草木爲之黃從  
從卅餘人至今骨不僵淮政未三月乃懼此鞠然前  
卽感節烈相與立祠堂春秋祀不絕民性何其良  
此  
看此五字斷語非有本爲此傳者誰有客維南  
王千一作魏生依作述感卽念土疆  
五字尤大此是  
是今之商邱地卽古之睢陽

林羽齊云生氣淋漓鬱鬱  
鬱鬱是張中丞傳畫後好手

贈涂宜振

已亥到新城得交涂季子庚癸重來遊不過六日爾

畫李才本集詩

卷二 五古

星

正畫登天峰烟雨留蕭寺雖慕涂君賢跡跡因貧士  
心愛王仲回交友重如此辛春予兄友與君爲兄弟  
此之易堂人示君好文字予性本愚慙不復脫世事  
立身荷醒觀名士直奴視交友貴得真餘者爲蜾蠃  
辟如搏飛埃僕飽安足恃今春值君來不！止桃李  
花月作王賓冰雪見朋友  
時宜振在翠  
後屢值冰雪  
愛君湖管爲  
無懷碧天氏乃憐向者情兄友先之矣君行崇門徒  
定交自此始

喜雨

秋雨連三日秋陰已旬五我蔬亦既長我柑亦已滑  
我泉流涓涓秋花開可數人情故喜晴秋雨好如詩  
謝翁中庵七十又一

我子十年前壽君詩一首時當六十一五十如木有  
上數先生年我尊同丁酉雖忝作王郎寧敢稱門弟  
浪遊忽十載今復逢君壽緒顏白雪髯赤日明花柳  
貌恭心益閒風采竟如舊自此四作詩我亦七十九

山中寄懷劉長聲

秋陰極天涯京華在何處不見所思人但見雲中樹

畫李才文集詩

卷二 五古

星

樹色連青山堂下生秋蘭山深人不見香自到人間  
人間重離別誰復愛秋月秋月似君心照我如冰雪  
冰雪此山中倚檻接秋空君自坐春華我自坐秋風  
風吹鴻雁初前日見君書若問山中人新白數莖須  
吳秉季同其子正名在南昌奉母骨歸葬感而  
賦此

龍目起夜中章江驚日出北風吹薔魂廿年只含悴  
不得爲忠臣妻子全陷沒體肉供人榻堂房成衙街  
延陵有獅子母于此時卒今來奉遺骸南歸安由室

披榛既無事漬血亦不必父子儼相從起此江流疾  
我秋到京門登城望白日盧秋鳴秋江有如萬馬突  
可憐城外土盡是江人骨

接梅詩示李元慈時從學勾庭將歸

盆中有下李接此梅樹枝朱夏日短赫發合乃可施

初初薄丁水兩枝各半披夾以青竹片束以白苧絲

夜決三上反液互相滋膠固不可脫上下始斫之

足冬仰著花綠萼芳蕋本以春陽質而爲雪霜姿

始識矯制功生成竟如斯相彼李樹根萌芽苗無時

號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

儼不動摘絕李盛粉仍萎草木貴學問小子具視茲

彭躬應云接花工候一一講出入微處度是學問

三唐邦不能目之爲宋吾取以况風之張作

彭子載冠來見詩以揚之

戊申臘月朔積陰日始由汝翁于是生汝冠亦此日

山木發曉光父命來我室喜汝儼成人切雲何翠曄

汝幼有英資期汝事非一今遂十七年日月誠駸疾

前日冰雪威草木自得失元氣入根芽嫩華而就實

韓于蒼屋言冀除汝初贊

野燒

春山草欲青野火燭天明殺草只助殺其小兮不平  
劉長安云通首爆聲震我耳昏糊到我處大者日不  
國長在此一何落小者動繁星或如漢卒相張矩列火城爰及鳥獸  
盡倉卒失其生又如誅盜賊衛民必用兵但惜南鳥  
啄死與衆草并

留肥禾本豐長云田肥二字農夫特爲利屨年得豐  
接野燒法妙

登農夫賣田器擔穀換劬鹽一工七兩二末暇計索

號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

通子貸如贈施工賈藝不行富者亦被餓相宜大有

年始信真災異

述夢

昨夜旅店眠夢見李貞惠李咸惠辛易堂諸子時記

善若平生神情卻開胸私疑子多愆致此好友志久

坐語如發轍昔特滂沛示我所作詩批畫乃爲貴信

拔出前除日光隔花并白雲東山腰還峰入天翠抱

樂返半盛茶銘清正沸更出退之文評照僊細碎左

顧指萱孫子爲汝必滿數眉憂粵年滄海忽橫潰

子夜中呼雲風吹我背君足稱處士蓋棺保無焚燬  
予赤日走何以通夢寐

雜感

橋邊有白鳥見我忽飛去我本無機心汝驚亦何故  
鳥言如汝言我久在鼎鑊

又

欲啄叛人肉以餉秦吉了吉了拚死去寧飢不謂飽

吳余吳難遺身名委腐草

以見云章法  
有有無之間

變季子又集

卷二 五言

真

又

蝶蜂食其尼甘口不知極飢來擊汝然身死良足惜

誰教中山狼信可與狼食

又

鱗魚畏陰光反不長烈日物理誠難知禍每生所忽  
人莫踰于山而乃踰于垤

又

鴆夫妻百舌巧拙自相悅諸子世傑云巧妻悅拙大  
之標可以任其所為拙大  
使巧妻之才可以補  
拙不足相悅何最妙令汝骨肉乖家門日消歌鳩宜

勿聽之百舌化為鳩

又

人飢飲河水馬飢食棘棘雖則大苦飢還當忍待食  
棘棘刺胃腸泥填胸臆

又

握輻轡我手提銜痛馬口下馬慙馬心牽馬銜塵走  
我乏須騎馬知馬行路久

又

賜泉本惡聲不祥在不孝彼既具唯胡何緣無鳴叫

變季子又集

卷二 五言

望

可憐反哺鴉鴉為不祥先

又

一指能郭天其實郭汝目以指語旁人天如指不足  
心只方寸耳天地可反覆

寄題小三疊泉遂為木立大師詩

我若為山水定為三疊泉奇士許一至庸夫不敢前

誰能問此路三疊泉潤勝  
日本公問欲多人倒懸倒草拈為杖

代足常以肩仰視日霞惹味幾游雲烟路階接樹根  
激流下潺湲疑有蛟龍起復聞鼉鼓喧岩腹穿細英



古昔級連錢數爲匡廬絕險隨意相宜八里通玉川  
江湖忽到天眼望漢陽樹心憶京口船十載維已酉  
三疊開青原好山私于師機巧發自然惟師有動靜  
抱真以永年

送人謁孔陵

僧知拜庭儒不拜孔陵僧不拜孔子儒乃肯拜僧  
滔滔宇宙間最喜君此行揚舲大江洲曉月開途程  
黃鵠村千嶺草木同一青想君過淮浦發馬續東徑  
戴星馳往路風沙撲面迎彼僧尋佛地重新自燃簪  
輕率子文集詩卷二五古 早八

青室落成賦贈曾周士

春光發寒石春花高下枝萬物相鼓動句萌達不遲  
爲子築書室延爲孺子師曲本無直影悅人有練絲  
斗室聊俯仰閒情足委蛇東園願軒豁平野交逶迤  
江流見清溪陰晴相弄微西園櫻桃花修竹綠猗猗  
羣芳羅周道春鳥鳴且飛日月先顧子照臨如有私

我眠清白日呼起看朝曦

贈大方上人

我自兼革後常與釋氏遊非爲悅其道悅其輕王侯  
就中忠孝事恒見在比邱魂魄有餘毅秉心一無求  
願我衣書儒撫膺實可羞今值方公至我亦有冥投  
松門日來往茶竹風修修愛君抱真樸于人懷隱憂  
行年雖七十其志未能休

李元仲七十

前年遊西嶽窮日一造極鐵壁凌空飛石腳到天直

李元仲文集詩

卷二五古

四九

前年遊西嶽窮日一造極鐵壁凌空飛石腳到天直  
聯李元仲文集詩卷二五古 四九  
聯六十字可括肩于助足行斷徑生翕闊倘悅自叫  
華嶽移動不得肩于助足行斷徑生翕闊倘悅自叫  
奇一步一喘息游及最上峰數里松梢宿鳥盡禮義  
鴻幽遠境已易乃登仰天池日月垂有側星從腳下  
生河自地中圻晉豫與全秦點點見微黑騰湧感古  
今奇懷憤區域中有避趙岸陳搏昔所世搏本忠孝  
人神仙其托跡五季洵易捐難食趙宋食不然而錢  
鏐八百有何益妙在仿請而仙人來作  
義聲重感激生君七十年顏饒天地力不爲異相廡  
簪瑋待西伯西嶽持壽君與君永無斃

雨中望峽

天地發深奧，起伏有神工。將至一里許，勢自下而  
左折。眺峽門，雙劍立雲中。

孔正叔先生生日，只六句三十字，窮峽勢，情味  
影俱盡，筆力如奇。

嶺南值任道爰生日

天地生我身，萬古無二焉。我惟一日長，子先道爰  
將

將卅餘年，去年當此日，與子匡廬旋。慷慨出里門，寂  
寞歸山園。時已亥

今又在南越，聽雨如啼鶯。子志能卓  
犖，一庭皆豪賢，所望名汝器，乃貴在瑚璉。客中正垂

魏季子文集 許 卷二 五古

案聊此當杯棧

曹九萃過訪吳城賦贈

鄱湖新水漲，其勢汙川嶽。芳洲草沒青，風帆走片角。

我躬坐扁舟，跳盪如魚躍。飛沫濺須眉，轉側屢前卻。

西北有曹君，久聞虛然諾。嗜義心不疲，受給志仍樂。

昔曾謬好我，尺素遙相托。百里滿雲烟，一望何綿邈。

翻然今惠來，不畏風波惡。君匪詭託人，專誠生智畧。

短狐號射工，慎矣遂增激。

角抵章貢與芝玉遊別

高秋八九月，秋色何清莫。白玉爲君堂，欄杆鎖鎖文。

圖書列成行，一一皆精新。簾盡青翠樹，屏盡斑駁紋。

命我村奚奴，奴讀我敝書。編蠅我湘竹，牀爲良更夕。讀

我之好友，止賦雜何陋。陳繹繹各廣，家皆屬詩書人。

月上散花雪，未到先氣氤。手摩燕子香，歇息爲待辰。

海風鼓洪波，陳何東南奔。我爲乘風葉，向悅忽逢君。

君就同舟約，竟夕托清言。山川識人面，愈忽章水濱。

君前執我手，惆悵期明春。相將度高秋，薜蘿待君捫。

穎川篇爲陳君六十

魏季子文集 許 卷二 五古

山中春日長，花下披前史。煥煥史冊中，穎川多佳士。

顧彼諸傳人，共壽薄萬紀。俊傑獨有懷，西世各殊自。

仲弓崇令德，仇奴稱孝友。岳均能揆選，直諫振多禮。

循良君賓郭，道學經如磨。舜申重能文，競芳亦表里。

襄最能薦賢，子昂文有體。順洵是醜能，拔準何足西。

如元發與照，所得亦糠粃。丈夫貴有爲，完亦開周氏。

康伯能拒敵，利貞敗朱泚。孟公成小蒙，子公頗雄峙。

繼周欲扶衰，天日志可矢。琳檄能冒操，容節世難比。

情有爲羣衆，倉地遂得雄。美哉國南言，修煉無出此。

春光正駭蕩萬機復資始羨君六十身飽歷風雲也  
作宦與爲賓皆得觀海水陳君作宣州州爲賓臨州波濤日月

三壽亦伊邇君自有千秋何煩數甲子

見風采  
見兄云似來不離故有椿亦耳月一二三

兄子世傑三十一歲賦示

春花爛熳飛三月連三日汝生當辦家于今三十一

恭承祖父風生汝非惡質論文亦知義立志亦就實

近曉度外事還還形似筆我素喜此懷佳器款謝密

憶我汝之年颶風吹笑兀扁舟破浪遊涕笑多彷彿

魏季子文集 卷之五 古 幸

還登巨廬峯放眼看日出自此只十載洵字經六七

回視昔方壯大頗白失古人惜寸陰勉哉爲繼述

與曾達五設聊短述

古之所耻士原不諧世俗工猛捫蝨設齊賢食盡肉

辟如大江川隨流無不高濤漫或懲貯灌洩爲民福

要必藏魚龍波瀾起平陸彼之虛情者標本一無屬

辟如病蟲人皓然實空殿草堂坐沈雨井木淩以綠

仲夏封榴火肌體寒生栗慨然感天時與君倍款曲

雜感

其性固但貪不過營一飽如何斯世人身欲備百好  
百好既已備營營以終老

又

飲者行使酒貴者行使勢何此發酒狂纔有釀酒意

見那見彈人誠哉無早計

又

流水急奔瀨驚驚靜伺魚若觀其躁靜流水反不如

金門有貴客終南多隱居

又

魏季子文集 卷之五 古 幸

魚或脫釣何釣者有切齒罵其大好巧見其殊非理

我謂魚無逃不過烹食爾

又

三彭好誤人乃竊聞天帝既不守庚申何怪其爲厲

古有焚香告三彭亦多事

又

救虎得生鹿救蛇得明珠救豕救無聞救浪將食子

食子分所甘食人亦無餘

叔兄云理語俱帶滑稽出之

爲哲大將軍壽

賢哲不易生天地鍾全力授以富貴貴具有生民責  
奇偉壯偉人名足消盜賊自公鎮茲土四野久歸鎮  
流民百萬來公與爲安宅將士樂寬和奸宄懾服翼  
公昔寇惠文貂蟬相烜赫猶見大將軍計我爲捍客  
顧茲勤懇懷總以爲蒼赤性復耽耽文翰藝能每造極  
華堂進春酒欄花照顏色士譽雜民譟一一到遐僻  
人生經萬年臻此豈易得

贈顧興山明府生日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

廿載臥寒石亦復遊四方欲至玄圃朝欲看扶桑  
掉臂輕萬里賣田充行糧未解謁公卿石隱非所長  
此懷難具說辛苦爲樂康東南干戈起民命賤牛羊  
公以五馬貴佐郡來巖疆撫賊設方畧謀之亦既臧  
惜哉不出位未獲展其長公好岩穴士於我情未央  
自一二日別如饑食未嘗青霞名日論文梅陣夜飛  
鵬爲公忘聲經不暇論行藏我生齊歲月須髮早蒼  
涼此心幸未老猶欲附方剛一醉將還山與公永相  
望

讀彭星伯隱君傳

人皆知死死而莫知死生我視彭隱君死生得合名  
天意有盛衰君心無廢興方其盛壯年懷才不自鳴  
及乎逆閹變痛哭望神京閉室日愁餘修我甲兵  
親交勸須時款息爲律陵逆賊爾何恃哀哉衆公卿  
君畢竟不克甘心就死刑明時反自聯用晦而得明  
君風有雅致所耽維幽清囊琴發山水響爾猶聞聲  
臨命正氣歌惜哉歸杳冥

贈金君生日

魏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古

生平好浪遊所經十一國心賞在金陵恨不生斯域  
我亦有好友胡夏故其特六代餘爲花其主浮蘭那  
鑄首石頭城天地倒胸臆烟水接空濛萬古清嘯息  
金君金陵人來宦我選僻於我意氣淡平爲時人議  
君本多文采十年猶執戟丈夫自有懷豈在朝伊夕  
天風南北吹鷹隼各矯翼把君懸瓊酒庶君當悅懽  
偶以梳子貽宋牧應秋部賦詩見示次韻答之  
味溫不諧時模稜似諫果其枝能連理其幹纒鬱柯  
聊用物土宜袖襦未能毀顧選使君珍置之玉璫左

自慙謬妄行恐家聲墮使君云好之非果而以我  
敢致行中言願得存案裏

別宋牧庵員外

秋江好掛帆秋山待人歸歸心那可緩君且徘徊  
徘徊小橋路時向橋頭度滿院詩秋花花草草結情素  
素心堪托交餘子等鴻毛愛民如有病君乃出世豪  
豪舉不得土平原已如是毛公與薛公宜讓魏無忌  
無忌好賤貧貴賤豈殊人可笑孔仲山交友失其與  
與者堅金玉與君永陶陶一見歡有餘累幅情未足  
勸李亨文集 卷二十五 詩 五

盧孝則移家城中來吾廬示雷別詩聊荅贈

石上芙蓉開秋日靜如水禽蟲發好音賞心同婦子  
展聲石間來驚何客至止曲徑誰視之見子乃心喜  
昔同住此山事事爲親倚今忽移家行中情日悵爾  
我本性本強衝口無忌諱少俊何厭迂相邀如爾天  
自分與人違子何不我鄙示我雷別詩使我生悵此  
山醪對斟酌詩文屬賦否子詩有篇才子文有思理  
信宿曰歸與繼絕顧余已慎毋負良資躬行乃根抵

相送一登輝城頭炊烟起

爲溫聞衣壽

千里而一聖百里而一賢與君同聲氣不特在齊年  
況是齊年友承好無尤愆所以煩言者我心謂不然  
我拙君才大斗酒詩百篇君務佳時業我合老林泉  
俱及梅花放旬五各開筵齊年知自愧雲泥何其懸  
恨不飲君酒一與君言

喜雨

擗竹葉已卷山桃子盡脫膚地氣焦枯平池汲欲渴  
驟雷忽東鳴雄雷起木末西南雲亦生周奔履幾撥  
離李亨文集 卷二十五 詩 五

村村逆來勢金鼓聲震喝哀此千里民七年罹大割  
存者但皮骨寧復堪女奴淙淙響林簷蠅使煩襟豁  
人情草木心欣欣各生活從茲續朝昏延踵爾未沫  
自息桔槔機且免抱甕拙

庚申夏吳子攻出湖東往浙江感賦送之

抱病無意緒天涯征戰平念子更崎嶇獨身千里行  
長夏日如火曉風起戴星殘月明往路廢壘悲雄兵  
我昔頗能遊此奔足未停於今從生談坐老看天傾

邇汝經過處鬼火都原青白骨多於莽鳥鵬啼空城  
可憐無萬氏庸保其生汝行省父墓河渚良友朋  
我伯慘木葬飲藥誰能明一子竟歟孝天地妹枯榮  
相送情萬端不覺涕交零

贈涂雲石生日

冬溫起蟄蟲蜂花漾庭庀紅白梅爭開歲寒中桃李  
正當沍凍天春楊有如此

二

值君四十歲四十當盛年是如春陽日又入桃李園

兼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姑

王人

生意滿天地秋實待敷宣

三

君家閨閣高醇厚代相接豐大在本根而不在枝葉  
兄弟讓無爭朋友能敬業

四

友良與邦祥才德何純情既已席華騰又復高氣義  
是根發是花惠迪無廢異

贈別阮疇生

秋氣肅山庭晝虛如出月忠果正可當節華當戶發

慨然念古今天地何寥泬好友忽南來與我心相悅  
往者讀君詩監寐想風烈烏嶼得人師心堅學彌深  
好我款我廬洞門晝扃臥病西山陲不見何由說  
豈期此九秋山城復弭節握手同古歡乃遽與君別  
爾足在寢峰寤歎恒契契聞嶺東望長百草怨題楊

彭汝熱既冠來見示以詩

天地久不冠山林存古意禮廢世所安且復任倒置

喜見汝崔嵬荅拜欽服備父執慚子頑無能資訓示

入春盈雪霜生氣不相避桃花柳亦芽本豐難遏制

兼季子文集詩卷二五姑

王人

儻弗達勾萌謂之自暴棄衣冠近在身足以爲礪礪

贈劉手美

九秋寒降霜蒼虜厚健翻烟雲不得生仰視一天碧

羨君高朗姿壯志邁四極步負憑隻身萬里盡遐僻

古人豈好遊所以爲閭閻師心勤造車南轅而北適

橘枳本一根踰淮物已易何況萬類情獨秉胡由得

子房博浪豪鎗錘資黃石迂哉爾正平漫滅成自賊

鸞鳥擊有神卑飛且斂翼若可九萬程自知六月息

息豈在深山正在潭馬跡

別黃庭表翰林

忘貴世稱難忘賤更不易得此兩相忘豈曰漫然致  
野人性偏孤放散遊世事偶爾到嶺南所好在丹荔  
故交幸有存席門長畫開何意逢使君道義爲親比  
頗似山中人頓忘鄉井異火齊接盤來現玕斚日至  
赤日忘揮汗明月忘歸窠論文責高深摘謬謝拘忌  
忽有分張情悵悵生長咽初覺時尚遙在舊事云霓  
錦帆北首開綠鷁南風吹歸程入交猷遠樹依離思  
莫念旅食艱途長自加意欲知萬里心好音無忘寄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李

兄于世侃授室示詩以勗

古人思嗣親三日不舉樂今人謬風雅而以資博議  
其源始習人悅浮熱實學習俗日波流論謝附惡  
深念汝小子稔見此類薄力不能追古要當存崖畧  
行觀汝抱子豈能不憂憂夫婦人倫先根蒂于焉著  
教順在初來大義用炳灼丈夫砥狂瀾毋爲自餒卻  
贈別陶本長

漢廷稱雄真京華儻情僞君以雄真姿觀化於都會  
天地播大鈞誰能追其最鼓鞀與流金肖寫各從類

厥維賢達人物外存顯晦皆夜具朝敬春榮識冬悴  
陶君忠孝家長才足拔萃閭歷爲揣摩莫可漫錄  
寧車過昔年卽欲蘇彫劫泥濘任縱橫時至百川滙  
珍重萬里行歌驪須用辭

贈梁以道

苦辛路不食苦勝人必去我觀清負士超然樂環堵  
頭上無塵灰耳中無俗語目不看公卿形不接商賈  
毀譽人不爭身世自爲王名山是家園管城役今古  
明明敢刺時見者如瞽瞍問君何能然冰蘗作模範  
魏季子文集 卷二 五古 李

謝亭三十六

泉流思還山雨落思上天多君不自驚來耕溪畔田  
雖耕不急事農閒得其天居廬何縹緲出入生雲烟  
老松鳴屋上佳花開舞邊春光映春酒適意一陶然  
似此遊六十玉樹滿階前 謝季子

雨中 甲寅作

夏雲不見山夏雨不見雲白晝飄然黑山鬼來搏人  
雲山互體勢倏忽不得分薄日推東南西北自洗滌  
木覺竟八夜義取待明晨

莫作四章

莫作當春牛春來犁地苦若非犁地苦人閒誰貴汝  
莫作千里馬日日路塵邊若非路塵邊驕驕將汝先  
莫作西施美人吳滅強吳若非滅強吳國色胡爲了  
莫作文種才功成刃隨傳若非刃隨傳安見范蠡智  
倭此君堂落成下遊息其處賦此

兩兩兩遷居汝內勝我丙汝有吾二人我時則耿耿  
花竹早待汝門開中等頂東月照長欄秋水涵一頃  
枝葉荇藻浮空清暑亦冷西林森明霞素壁留花影  
日月烟雨雲隨物召佳景郊鳥有知音午夢悠然醒  
神閒遠洋洋暢閉身意永青神送幽芳白竟注香茗  
有懷在人間無心學箕颯以此樂餘年塵氛不待屏  
忽聽雲臺鐘令人發深省

二

皎月出東嶺空敞似無竹呼酒受月光良朋時相屬  
竹尾覆我頭辟露如住屋夜深氣不寒酒政頻往復  
月斜花影交歌聲答空谷山天相與虛微風動林木  
北斗已闌干羣聲雜我宿

金精圖爲楊六逸八十又一壽

拔地作奇峰如劍立如笏與圖三十五乃是神仙窟  
可笑漢長沙求仙非其術德脩仙自來何事煩軍卒  
鐵鑿谷中鳴神仙天上出厥道本忠孝長沙豈其匹  
我友六逸公天倪爲芝木尤手著撰就于不停不律  
鴻難登飛騰與人惟忠質氣象力未衰充哉稱六逸  
我家金精山雙桃明華嶺其根盤太初不數三千實  
花竹散雲霞空清永白日壁有適園詩一門聯妙筆  
兩手捧金精壽君八十一

贈沈岸先述題其小影

天地少真氣所尚日浮薄辟如波流下加以灘石惡  
於此釀殺機人自取其虐錢塘沈仲子尚真而抱襟  
和不與世違坦能得天樂辟如竹有筠歲寒不受剝  
清溪清入心水石比鑒鑒正可抱膝吟未嬰世網  
如君淳澹姿自宜冥邱壑

感所見

陰氣塞兩關各欲倒冠屨妻思制其夫父或懲子  
競起角已勝驕于秋而止往園諸子書棄夫云百世



及觀展展歌則又未必爾末古無茲情有之自今始

二

少小矜氣義問汝何遷流所謂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霜早松葉落勁草亦凋秋須知作男子似汝誠可羞  
卑如籬下籬束如服梘牛扶劍拍羅網天涯任優游  
題李蔚文小影

丈夫生世間要自有奇氣所謂奇者何而非爲諸異  
觀其隨所遭皆能達吾志俊俊李將軍又復攻文字  
千人尚謙光于友爾爲擊方其展布時世幾無難事  
魏李詩文集 卷二 五古 七

及于歲丁酉心亦無求枝瀟灑華鈞圖兼設秋水際  
橫雲抹天空旅景增幽致魁頭殊傲岸奇懷寄江漢  
赤鳥把釣竿豈其羊裘意我謂嚴子陵猶未忘夫世  
山中秋思奇懷陰生寅賁

孤心易感秋風來何早山日清如泉秋思滿懷抱  
游日入南天中一飛鳥傳翼致陰生念之惓然持  
年年負笈來歸偏支冬衫豈期久抱病三載跡如掃  
石闕闕虛光啼場傷秋艸雖曰道義字亦既敦情好  
我哀惟一備子身未潦倒長歌伏櫪詩牢肯逐吾老

石壠看油桑花赴內第謝芳草之約同虛生  
則內姪若季見世微世儼兄子世佩長孫濟各

賦詩時甲戌人日

蔡越盡三冬春欲靜無事擬花備四時蟄蟲紛然至  
可勿煩雷鳴節序應刪治十堯九舜言徵之成虛弊  
石壠藝羣花黃光際天地韶映勝黃河金與密蠟似  
主人虀羹羞穠于田野置低坐花擁身高坐增蓬致  
烟樹浮暗光叢叢點青翠游目騁奇懷坐人無拘忌  
娓娓出豪談偶遇觀風戲因感微物情訓習能如意  
魏李詩文集 卷二 五古 七

南風拂我須薪浪翻次第春尚隔三朝津有初夏氣  
果實纍纍成亦早得饒嗜或言慶豐和或指春秋記  
老夫貪日前賞心無留滯

贈別伊萊仙

秋氣濯遶天節華紛燦若憑望生遠心晴光豁石闕  
宜有幽人來風姿競綽約伊子出淑園於焉履邱壑  
猿掛百仞峯頓忘體幹弱靜致收羣鷺虛懷蕩郭郭  
特鍾山水情求友爲最樂嗟彼里氓氓世嬰天縛  
有暇不得開有心徒醒醒安能騁奇懷哦詩把桑落

與君歡正酣，迫迫驪駒作。口有王母期，豈敢失繁郭。  
兼程恐後時，根枝相綿邈。峯頂送君行，獨立俯寥廓。

陰臻素介張孺子來乞親壽言徒步數百里三

日卽歸詩以贈之

菊花黃在枝，梅花紅白放。寢薦疑三春，蜂蝶紛飛漾。  
愛此時物華，爰令老夫壯。陰子躡屨過，蕪辭有謬尚。  
葉與不肖乘，壽親篤情尚。且喜張生來，慰我彌年望。  
花下時論經古道，無多釀酌酒。叢花間落葉，浮酒上  
張生沒如菊。陰子梅可況。二花兼二人，顧盼生愉暢。  
葉季子文集 卷之五 詩 五古 葉

何以急言歸，變歎爲惻愴。天地在吾徒，還顧孰云曠。

魏季子文集卷三目

七言古

贈李元仲

十九夜

秦中歌

寄壽吳城楊翁

周本天屬作羅臺最割股詩

兩伏波詞

乘月渡海歌

贈危習生四十

梅嶺松

浪陽賦

雲零石歌

朱靜庵來赴家兄生日之約臨別卻贈

魏季子文集 卷三 七古

贈賴子弦山居

長至篇爲涂允恒壽

送魯省之兼寄祇嶺南故人

贈潘安張天中

贈孫公言歸黃山

黃河舟中

送伯兄東房北行至南

昌別

秋風歌贈宋岸先

孔正叔先生七十

望見

喜雨示儼侃生日

西軒飲酒歌

彭孤臺歌步宋牧弼員外韵

題觀潮圖

看菊吟甲戌二月二日

魏季子文集卷之三

宇都魏禮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

叔兄禧冰叔

七言古詩

贈李元仲

官吏欲見如見龍野人欲聞如扣鐘短衣溼履到君

屋闔口盡言無從容呼僮取水濯我足把箸飲泉大

嚼肉知我此行不久留愁我雨雪行不速昔吾曠史

魏季子文集 卷三 七古

曾有聞今吾對汝見其人酒酣耳熱不自得如君豈

可以論文夜重天寒月不白風雨聲中對主客好花

獨落污泥間男兒不過真可惜

十九夜

明月掛天中風雲走萬壑四望有無間星漢乃寥落

秋氣肅肅來隱隱生城郭

夜色迴如水萬里懸明河吾欲乘風行撫掌以長歌

歌曰

皓月皎潔無纖塵理光飛色入河津布衣櫛食周吾

李咸用云奇格古所未有如此橫斷可壓太白  
曾止山云驥者必悲此詩驥在言中悲在言外

中有嬴氏從此興始皇之身四海平願以詐力兼天  
下匹夫作難而土崩弟云只四句已畢方其發跡嶠

射云只降句已畢  
秦紀何等筆力

一典師哀汝六國何其恩均謀併力亦區區合縱之

魏李于文集

說不可行遂使宗廟成圯虛太子燕丹憤其卑馬角

烏頭心未毀荆卿一去下復還徒令蕭蕭悲易水亡  
韓何物少年子打破君殘心獨恥圯橋石上履猶存

博浪沙中椎不元  
邦士云燕丹刺卿子  
作門表闕海

之東洛王蕩帝自人雄躬云妙在不抹黛復闊崢嶸

相繼屬雲霞規錚阿房宮項籍鹵莽成一炬咸陽三

白甲黑土寒光萬里動悲笳沙漠黃塵飛白莽赤帝  
手捫二尺劍五載馬蹄孤風發大風起兮雲飛揚豐

沖田廬何足念寶融文青背丈夫咕咕嗶嗶者庸奴

彭祖庭八可絕作秦漢間八九絕句備  
離庭各有繫場未結尤龍門之疏在

蒼叔大感慨淋漓已不可仰視

司馬遷 城陽翁

未艾楊椿文林彭以椿爲子知楊翁翁今行年當七

十疊遠裁書寄二公林彭謂我楊翁美闔門直揖天

下土有晴策杖左蠡湖朝望日出夜月起椿能植義

多父風我欲登堂拜若翁君家遠隔三江水我住金

精十一 峰上懸泉穿石雷藥草紛紜出三秀仙人

魏孝子文集  
卷三  
七

主

飛去白雲封我下采之爲翁壽

周末天屬作羅靈最割股詩

寒風昨夜起高樓海天雲物皆深秋客子不寐學做

我周生語我羅靈最自刳其肉父病瘳我有一二指

情慮無聊何況霜鏤飛光攘肌骨相糾愛莫能助甘

皮劉豈得繩以孔與周鳴呼鏃臂飲血久爲兒女子

歸之忠孝乃佐士

兩伏波祠

邵離之來拓遠疆新息之來輯舊土好大喜功死其

民寧非漢武是光武光武身為漢子孫失其尺寸泰  
朕社邱離不來草昧荒新息不來謙謙至數千百年  
義猶生春社秋社忙里鼓區區卜海稱明神東坡伏  
波廟記  
六南北之濟海者以伏波為始南九牛一毛何足數  
必卜而後濟始無風濤之患  
嗚呼將軍將軍名游濱冷烟敗瓦長苔痕中原板蕩  
聞不聞

彭翁庵云此詩盡懷盡興盡致悲乃古今不失其  
景似張與陳大志人把臂瀟湘誰使淚神雨濱  
承月渡海歌

人生何為來渡海風惡浪惡潮心潮十里之外見空

魏季子文集詩卷三 七古

四

白百里之外聞潮衝水聳天低月如烟照我慘淡一  
朦朧浪拍船頭顛船脚飛騰勃岸濤太空蛟龍在下  
我在上眼無天水船無風為語兩風爾欲吹我何處  
人但當識我意所之爭奪寂寞皆可同海水握蕩朱  
火絳乃見日出分西東

目定露云和公張此詩言有詩而不有其廣博深

神實受讀此詩正自神情上足以勝海

何意直能掃地如此鼓吹

贈危習生四十

石上生松根始奇雙手紀家為難為俗見云走  
似樂府  
時希而棄肥提矜肘見心樂之君得其意與相知四  
十無家甘如飴米鹽凌雜視已私三月四月茶拳旗  
焦釜於燼夜難支君之為弟已如斯一句  
總上  
照台危頓若嚴若生光輝

竹堂松

三載一行傷嶺道梅嶺道上風塵曉路旁不識何年  
松是我驅馳特草草松樹之大大十圍其高直與清  
天齊左迴右轉看不盡最妙百尋倒折枝梅嶺梅花

魏季子文集詩卷三 七古

五

舊有松枝南枝北浪無惡書說東嶺多梅花  
南枝居北枝始開讀書已

今疑前志我欲投燒山海經又傳榜銘名此地僕代  
功名今古是當年烏遲綽如嘯曲江鍾鑿識多事我  
悲松下忽狂呼驅車驅馬問道途為予寄語唐丞相  
松樹昔為秦大夫

浪陽峽

衣裳離披立出船曉風瑟瑟寒漠烟峽口已入迴峽  
門峽中百折不肯前巧石座座如列筵遙光翠色相  
映宜如傾若仄勢飛軒噴曉細壁掛左儼錯石竟斷

轉復延絕拆三間橋三連沙光石光光輝媚路已出  
映石復然

雲零石歌

英韶之際有石甚佳而名惡湛子梁子曰更名  
之子極其勢綿亘江潯靈峭不一字之曰雲零  
因作雲零石歌

雲零之名何以名蓋者有似雲之起進者有似雲之  
平結者似氣雲之胎輕者似染雲之行奔者似軒雲  
之風鬱者有似雲之停晶晶英英雲之日積者斑斑  
魏李詩文集詩卷三 七古 六

朱靜庵來赴家兄生日之約臨別却贈

我見栽桃花著枝納冰出冰食有時家兄去夏壽黃  
山今年正月君從來冰雪薄數百里鳥不飛鳴人  
當之與君十日話山閣聞之洵是好男兒古人有言  
日思者不可爲太息悲者不可爲果獻送君莫立春  
江水江頭春草正萋萋

贈賴子弦山居

石上朝日而夕月不愛春花愛冬雪春花開在冬雪  
中見者無不歎奇絕我兄之心我之身汝能結屋依  
山脫石塢止水照汝門高竹寒梅坐相接南風吹溫  
北風寒溫者春陽寒者到我不飲酒亦興豪我不能  
歌每數闕勾庭先生我忘言愛汝皆得聞此說

又昔得聞此  
詩身所人不知  
影射施云篇中只汝能愛汝四字寫出子微全副  
精神此詩詩後有章誠禁法也點點全不在多事  
內人

魏李詩文集詩卷三 七古

長子篇爲涂允恒壽

八神開影式如晷自古薦長以祿履習習融風東北  
來編珠合璧見星緯日當南斗宗三微律稱和氣灰  
十飛陽既萌芽天地應芸包蘭圖發光輝仙人池館  
生虎非金鴨玉政可長壽知君嗜德不磨方庭階和  
棖盼春酒狼駿山頭朝日升君復允如月之恒太上  
泥水尊暢月卜年八百爲周正

送曾省之寄訊嶺南故人

山木倒地呼天風突突吼吼夜方中擁破獨臥看寒

爲心馳胡漢醫國東甌君三日去南越親見其中生  
鼓龍血騰海水蛟五嶺臂扶飛魚攻鴻蒙射云銀爲  
我詔五嶺之八竊欲聰然更鼓打海水紅天外

謝淮安張天中

君子受舉如受敎豪傑報恩如報讐丈夫磊落不爲  
意吹燈夜起看吳鉤淮陰市上日當午茶亭酒肆喧  
歌舞不見當時惡少年何論千金老漂母天中意氣  
成春雲于我如逢異地裂樓上鐘聲對曉色門前荒  
草共黃昏輕舟自適悲齊水長河濁浪勢千里秦梁

魏季子文集 卷三 七古 人

不去空南來敝衣短髮見吾子

叔兄云如此詩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矣覺紙上咄咄逼人觀者目擊

贈孫無言歸黃山

我聞黃山草木奇孫子先歸勞我思孫子後歸須我  
來我猶數任以陳辭請于黃帝一問之黃山以黃何  
謂垂衣裳而天下治伶倫作律吹太和何迴陽返陰  
多乖大天時諱首之美多寡短長使後人不知大猷  
之甲子而空繫乎支容成作歷因問以爲疑賢哲  
貞疾以弗瘳奚尚進岐伯而問醫諱曰黃帝既興涿

鹿之師何至今天象留蚩尤之旗回首山之縣何在  
借我併烹鐵地之四鼉奉岱帝尼我欲擊東西南北

天之龍須佩鳥號以爲儀帝曰予既垂元帥乎太虛

予爵子孫作君作師如大海之魚不可麗拘汝奚喋

喋以聒予孫子聞之攘臂將須臾而斬渠

叔兄云意好奇而力足以發之不得不謂之奇文也○妙處在直如一何故其勢甚峻

黃河舟中

黃河舟中

大風爭上河爭下我之乘船似乘馬風水緩急交勝

魏季子文集 卷三 七古 九

負張帆落帆不得任輕舟搖蕩地勢連黃雲四塞欲

吞大豈有神驅使倒流金龍大徒令我船縮不前君

不見黃河一道崑崙直萬里奔濤界北北京哉河南

亦見河北人大上之水界不得

彭亨縣云河南一氣耳予子胸中南海北河

盧成一壯筆筆所如削鋒呈露雄視天壤

送伯兄北行至南昌別

北風吹動南浦水傍人攀轍秋江裏芙蓉蘆葦欲開

花我留兄去同離家北風南上南風北我歸兄獨長

爲客醉中分袂庶不悲蕭蕭送誰復此時能醉得

秋風歌贈宋岸先

四時獨愛秋天好常秋直下章門道鯉魚風起勁蛟  
官對君意氣如秋睡君不見秋風自古使人家秋風  
最易令人老

孔叔先生七十

君乃主聖之甘孫又有中散之吳祖宋中散大夫傅  
為孔氏由漢始  
中散人義接君身可持此身嬌郭魯家兄道君七  
十翁學比少年更攻苦喻君以火神無我我聞不覺  
手之舞又聞賢溪水樹在秋提過從黑雪阻是年八  
月新城

魏季子文集詩卷主七古

南風白雲見君放子孔用儀賢聖之後非宋伍壽君  
不用稍兒貌聊獻三言什酒脯君不見晝短夜長豈  
容古白口就就臨下土還與唐堯同一午  
彭彭應云氣事短則顯數君有容趣  
最奇絕有分表意中語遂覺勝視非恒  
望見

望見同州沙苑沙黃于黃河之黃水上爭日月光奪  
天下也地勢數百里南北浪高南北風迷茫沈蕩稱  
沙海原在沙苑  
沙海沙海之名怕陷馬蹄只陷人紅纓走馬紛纓纓  
不見神度有汾陽曾聞奸相緣官來

喜雨示僮僕生日

山居泉涓思還從是日雷聲戶外起兩兄僮僕怡生  
長舉酒娛賓情倍喜四山雲重雨消涓滴承簷潄  
注泉稱心得意如逢運有似仲謀遺伯言暢談歌余  
馮文叔僮二十赤水持蛟奮趙昱昆器得隸臨淮王  
六十二戰功名足僮二十楊竹還青麥可栽朝朝夜  
夜開雨來農夫安業能消戰如此冬雷豈是災人生  
快意無大小看今石井與方沼兒曹莫浪擲分陰自  
古黃輝皆未老

魏季子文集詩卷三七古

西軒飲酒歌

今夜霜寒霜不飛西軒軒內綉環奇主人心與客心  
宜語者然者同一思酒中耳熱發鼓鼓時王叔公因  
坐慷慨張杜詩有如擊筑高漸離直上星漢天帝知  
戶外當有神靈貌酌以大斗吸虹霓我不能飲盡一  
屈左顧右盼生光輝顧盼何樂心何悲擊鼓聲中日  
月來

鬱孤臺歌步宋攸弄貝外韻

明明天際萬峯浮雙水涵涵今古流只此登臨消處



月鈔孤堂上又中秋秋日常空照下土龍蹤那得尋  
遺燒唐閣遠瞻是何年昔爲唐李但聽飛鴻鳴遠浦  
古城廢址尚鬼駭野花草間人多看來惟有閑身  
好若自高吟我和歌

題觀潮圖

海門偏潮湖水立雪山飛聞錢塘人萬雷齊發助奔  
瀾白日荒荒天地浮氣勢雄張執敢窺潮中偏有弄  
潮兒白浪掀翻五彩色擲跳幻忽凌蛟螭觀者眼光  
恣謫蕩風吹短髮心何壯令人頓起古今情秋水濕  
觀季子文集詩卷三 七古 主

汎江月上漫悲舉世只浮雲如此雄潮雄未真助興  
桑扈婆南射偏不灌蒙古軍噫嘻吁潮兮潮兮常  
努力滔滔浪爲興亡役曾同珠蚌學進名何緣復作  
驚人等

看菊吟

紅菊最宜日中有朱光燦射迸金光白菊更宜於月  
下素輝見見欺寒霜黃菊一盆殊一種此花分外發  
幽香品色紛披盈老眼大小踈繁任短長案上幼本  
不高尺墀下游枝接成行嘗見世之採菊者纔花四

五直如僞或高齊簷旁仰視或大如梳於非常辟之  
有若美人死其質雖佳其悲亡我花一本盈數十盞  
盆恰與眼相當枝頂簇開渾不小依風露日致態嚴  
史劉范諸那能盡君子有輝何發皇佳豔肅然含貞  
氣迴冰妖冶競春陽高秋淡遠心如木是花是我各  
評志

甲戌二月二日

立春之前多暖風立春之後始嚴冬春芳悉爲冬奪  
夫猶有一樹桃花紅可憐花放當與雨朱顏締約委  
觀季子文集詩卷三 七古 主

泥土一似佳人遇亂離亦如才子嬰窮苦對花忽忽  
起閒愁舒懷一上望江樓滿眼雲烟迷處所茫茫天  
地茫茫虛舟烟雨舖來幻作海滄海桑田當面改雙眸  
有盡幾窮通千秋事業今誰在王嬌家上舞青村  
前長留身後名不到坎柯名不立此花於雨愛裝成  
常惜紅粉乾尚結美人不天終成拙堅不回頭李夫  
人長教漢武傷離別武帝雄心總是癡禍何堪測其  
來運曹瞞空有分香慮枉殺當年老驥詩此花若謝  
他花出何事重開殷七七唾我圓蛇足太難待朝日

魏季子文集卷四

五言律

嘉禾道上

水荦二首

桃李園

春中

登臺

春杪經翠微道上

翠微夜聞笛

溪上看月次韻

夜半

送曾止山南行

雜詠二首

山居

五老峯喜瞻日像僧

江上寄黃子俱

魏季子文集卷四 五律

前城

自江上歸重值烏谷

贈甘健齋翁中

往廬山訪蘆公雨滯南

曹三日未得行

留別賈乎遠

舟中

送董无休還會稽

月也得溫宇

寓樓偶集得辭字

尉陀城二首

期張崑承萬君仙九日

登高次韻

除夕

過張穆之東溪草堂御贈二首

贈行留贈白猷僧

渡上

夜泊南斜沙

上元夜分韻得人字時

余有海南之役

宿何不借陳元孝梁器

圖陶苦子寓樓

李克濟招遊浮粟泉

寄別周自珍

歸途十首

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庵林礪齋所始

別王說作

宿來青閣贈主人

新州別灌用啗梁芝五之京師

路中別吳子政

仲春集東阜限韻

霜岸偶作三首

玉泉山二首

魏季子文集卷四 五律

碧雲寺二首

海浣

燕邸偶作三首

歸舟四首

送人遊三山

宿村舍晚赴隔溪人家

食

送魯尉士之廣東二首

淮園二首

寒夜念叔兄在途

又念伯兄在燕

偶述

鴻暮桃花

玉蘭花

山春偶作

送曾省之往福建二首

蘭盆貼五十

西行道上一百三首

清明日行勞羅道上解目

賞紫牡丹

辛丑同業中林茂歲辛

亥後河間賦

舟泊石帥山下漫題

寄謙公康

次韻贈友人

暇登

題西松爲壽

楊水午出船

同遊西樵贈別委叔夏

別湛月皓

宿山家二首

舟中漫作三首

借一亭牡丹

鮑子韶四十二首

寄示兄儼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三十一

翠微坐月寄懷范彥公刑部

無名荷洞

上先子墳

寄涂宜振

湯勛古步貢來翠微謬欲執贄予不足當願此

道意二首

宋牧仲郎中招同賴松大士及諸子集城南僧

舍

苦雨三首

別別居義士

早

不寐

遣興

山口望兒儼不至

儼暮至

讀史偶感作二首

和丁觀察見園詩韻六首

月臺夜坐同諸子分賦

懷白僧采庵池千葉白蓮見貽三五日更致新

者詩以酬之二首

山中卽景偶作四首 贈別陸生寅賓二首

下鄱湖忽北風起黑夜牽竄泊德安港口棠榜

漁船半是豪客凌晨急行三首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四

望東流城將泊

贈相人者許君榮

寄懷文信子

書蒼虛亭則詩餘紙作

此

西山過石草塔市之二首

日落

郊寺偶題

來青軒

栽菊

寄內

廣長菰五十

河南道上二首

五日誦楊泰未外兄示

詩二首

郊縣

道上

乙卯元日

春寒雨有懷曾益齋行過

西還 領瀛舟中

喜晴 家齊

家基 遊研鄉卻贈二首

兒輩摘櫻桃就樹下喫之

繡毼花同彭彥修門人王子玉盧季則兒世儼

世儼賦 贈曾青門三十

視李氏女東施歸途有作二首

白海棠閒有懷陸生寅賓

蘧李子文集 卷四 五

鄭若干過京口言別賦贈二首

和荅彭子安喜雨見懷予遵用正韻故後二韻

未依原唱仍用十三元合于正韻者

官人山將瞻望兒儼侃不至

元日試筆 別封右瞻

夜月集吾盧同彭彥修門人吳子政歐上閨王

子玉賴晉公沈仲孚盧季則兒世儼世儼兄子

世侃分得東字

積雨得晴花事復在與諸子同賞分賦

胡媚一晚詩 黃伯衡六十一

紅梅泛舟留別初上諸君子

送蕭有緝歸南雄遂往廣州二首

得諸子拙軒分賦詩有作

霞綺園雜詠十四首 七月十五夜二首

上蘭桃花並放二首 霞綺園池上偶作

望雨二首 舟中贈友

高三從兄貽水仙花二首

吳了政招諸子集屏武各有唱和詩予遙和一

蘧李子文集 卷四 五

百次子政韻 次韻鍾鹿村夢至翠

微之作 燈下白菊影



魏季子文集卷之四

牟都魏禮和公著

南昌友兄彭士望躬菴訂

五言律詩

嘉禾道上

征途嚴風駕起生點雞鳴細雨望中合諸峰雲裏生  
炊烟村路續春草路縱橫苦早今方疎紛紛又說兵

永莊

溪陰不覺暑隨意足探翠樹帶羲皇色人宜蕪牧心

魏季子文集卷之四 五律

行水通小徑望斷忽微岑勢驚東南際浮雲似欲深

又

寥寥當獨夜枕上聽溪流夢在半庭月涼生一簾秋  
自來行到處不見此林邱我欲登高望其中少一樓

桃李園

東園蔬秋秌紅白綠都齊會得春光意隱然芳草蹊  
燕來知故屋花微過前籬獨立無人到城頭日已西

春中

踏雨行春色山山處處雲旁過依草徑反顧失柴門

登臺

人地何曾潤東南竟不分寧辭登陟苦芒屨總泥痕

出樹牆頭出城高臺亦高秋風黃落葉夜月白浮橋  
意氣輕心髮風雲重草芽荒園聊托足指顧益半驂

春秋經翠微道上

獨自出西郭山花無數新空香飛徧路野色點江村  
原上風雷合天中晴雨分不知雞犬近遂已到柴門

翠微夜聞笛

相值偶然處相期何必工似從烟水外直入石林中

魏季子文集卷之四 五律

夜月景還成青霄臨寺鏡狂來歌自得拔劍斫秋風

溪上弄月次韻

溪上當秋暮長林一小亭水荒天色盡山遠夜心清  
沼動知魚跡虛光見鳥聲爲言往日事忽起故園情

夜半

夢過風聲閉蕭條枕席親忽然思往古何以慰今人  
高竹露初下寒花香未分不眠知永夜鐘鼓莫相聞

送曹止山南行

愛石頻送出不厭別離情野艇隨江潤春風去路生

其往仍北府人士舊南京獨感窮山客年年柳葉青

得咏

人際有飛鳥林泉置我身南風新草合落日大川分  
近水彌昇由遠嵐輕似雲來無一事還起望前村  
又

有古時得服開戶納烟雲泉勢爭渠落山磴匝樹蒼  
香苑春水展齒石苔新渡鳥天中所無人訪華門  
山居

散空讀東漢慨然到逸民古人克若此斯世復誰論

樂季子來集詩

卷四 五排

李

左照楊花夜樹開挑葉春歲時都不異惆悵倚柴門

彭所卷云五律最  
中氣格此爲高澤

五老峰臺瞻日漢情

一竹萬松入前別菊放初開門延日月登石小江湖  
世服爲誰白真心不自孤偶然成信宿歎息有否徒

江上寄黃子仲

歸家還作客江上正秋清初以友朋意翻爲山水情  
高人木葉下殘夜藝花明實有難忘處因之百感生

前年

前別意未已獨立豈辭顛巢窠不過雨枝高易宿雲

山聲虛納水鳥翻遠依人種此庭階樹叢叢又一春

自江上歸重值鳥谷

一竿曾值此蒼壁故崔嵬徑仄獨狐走燈懸任鬼吹  
寒星窺石角嚴鼓起城隈寂寂意中事徒成江上歸  
贈甘健齋病中

與汝今相見孤墮此一燈直爲人弟子已見古先生  
飽盛出友贈秋水積雨鳴夜高談得至情如君豈  
能生今更爲弟子  
可病我欲學醫經

樂季子來集詩

卷四 五排

李

杜原山訪麗公雨滯南豐三日未得行

抱疾行長路居然滯此閒陰雲垂屋重飛鳥起人難

身外餘庭戶意中得原山如何溪澗水

日衣袂狂瀾

留別費子遠

賈生常作客動輒十年餘爲友傾囊篋有親在里關  
風吹大海水月傍一舟書牘後歸帆過君應返故廬

舟中

日氣炎上釜清晨畏葛裙望林聽伏鳥投糧出游魚

寢熟還支扇半透屢廢書久嫌山屋熱今正憶吾處  
送別董无休還會稽

董子今歸去扁舟肯載余不須吟月色正好食鱸魚  
木落烟霜動秋高天水虛君生嘗應地日苦近何如

月坐同王袁生曾言蔡任過愛飲酒得溫字  
他鄉仍濁酒相對正黃昏何處人吹笛生來月到門

羅宜信客過幸有越王存旅舍涼風早緇衣漸不濕  
余生牛朱德先芝園業鍾摩萬機偶集得辭字

天海同作客聊此一傾卮若不永今夕將無恨後時  
琴子文集 卷四 五 五

高樓海氣暖遠戍鼓聲悲美得尊前句深慚効婦辭  
野化城

離家日向遠有友不爲爭錢貨收魚婢離遲及荔枝  
海天遊子路城郭越王都一上高頭羣牛羊滿綠蕪

又  
代爲的獨立愛熱傷茶爐亦欲逢今世空悲失故吾

魚龍力在夜牛馬自當呼卻憶勾庭外梧桐得月初  
期張崑崙承萬眉仙九日登高雨阻次眉仙韻

昔云嶺海動關即重陽期花信不相值雨中還共誰

秋驚雙雁遠 二 凡人正獨熱時爲想前宵約登高客  
賦詩

除夕  
故國年年別嶺梅不見花願言將木葉未可老桑麻

客了留寒色神人識歲差丈夫身尚健何用歎無家  
過紫穆之東溪草堂卻贈

飲卜東官去春潮上晚船聞君多靜理懶爾過名園  
不丈稜山色茶人得水源 稜之性好茶又竟從城市

到見此已無喧  
琴子文集 卷四 五 六

又  
客情當暇日門徑接幽草鳥舞午風細花繁春雨香

題牋分曲壁別屋嵌方塘更出東溪草評論到夕陽  
將行留贈白猷僧

重陰連日夕躡屐更來過卽此爲吾事言愁奈若何  
烟雲隨去路天地在狂歌美汝無塵俗真宜老薜蘿

渡上  
客子不能寐周回依棹行待湖山月上接水滄雲生

江渚夜如殘照船火似星可知益且鳥辛苦共余情

夜泊南斜沙

寂寞離舟夜空漾倚大江山根雲欲淨雨後月初涼  
光潤虛無岸天低直可航海邊真不定明暗已殊方

上元後衆修之見過同王克之溫甫甫曾青紫  
任道爰分韻得人字時余有海南之役

他鄉爲今仰花信早知春靜夜來高士深懷存故人  
到相耽味好對酒愛情真經憶明朝別居然海外身  
宿何不借陳元孝梁器圖陶苦子寓樓

樓上不盈掌能客我輩過評人期郭李若論罪王何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七

夜城如空客寒史應白鷺莫言此會易向後恐蹉跎

今兒游招同陳爾公王道公遊浮粟泉

問道荷花散香風到焉衣來誘李子約始上蘇公祠  
地勢收雲物野芳入酒尼自今閒便至重過不須期

寄別周自珍

定知君去後客思易悲秋趁此涼風路還乘渡海舟  
雲天依故國蕭月冷汀洲喜得遊人札間減始欲愁

歸途

又得身無恙衝風渡海船車輪碾白日客路接青天

上俗輕微買山用好似前高秋曉處間有水潺湲

二

停車日未晚再入徐聞城新草治官屋敗茅供鎮兵  
金銀曾肯號萬有金條國銀海安米肉至今平強食  
無人虎落條亦有生

三

日知結以曉出門月在頭草當路上白山瞻望中幽  
壑露猶滾夜寒風不似秋可憐留牧子先我涉溪流

四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八

云是伏戎處果然地拉雲枯藤懸不測老樹立驚人

船一橫堤柳何處行盡深山路初逢流水村僕夫間笑

語濯足向河津

五

如火一梅尔旋過輒已非市留宿賣肉人有生支願

階得幾年盛泰爲萬世期吳興三云秋風涼漸壓敗

葉滿大埔

六

歸意失艱險緣途別買舸賊艘依幕寮客路任天過



露滴須眉濕風恬夜水波中宵只靜對翻得月光多

七

南海沉鄉信北還想鯉魚每逢來路客輒似帶家書  
日照樓窗面風吹不絮鴛鴦歸車脚靜方肯入蓬廬

八

訪友肩輿出往海山訪霜風索太乾初鱗身未苦幾  
夜竹都成見元稹苦屬園果隨人摘山松只自盤  
生君庭幽下不覺路漫漫

九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九

淡淡秋原上曉涼大不同還如滌海日記得愁天風  
露與草根碧霞分橘子紅呼僮攜數箇併冷到心胸  
故見云單

本朝房畏路今宿黃泥灣下唐多枝之地有戰兵馬荻竹門相次柑蔬  
巾幘繁僞因亂處靜釋此地送得意中  
聞不上州餘里買解下佛山

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巷林稍齊所居  
忽見幽人宅烟蘿當晝晴呼之如欲出率爾便須至

秋若嘗應徧寒梅吐未曾所思無由折真足慰歸情

別于說作

與爾同攜手謂予頻不留適逢歸大離別又孤舟  
寒草經年色空江盡日浮若非楊嶺路徑接越溪流  
宿來青閣贈主人

主人延客意靜夜一燈深梧葉滋清味絲桐有妙音  
主人好彈琴乍聽秋落手微悟愛關心動是悲涼思  
其于憶故林

贛州別湛用啗梁芝五之京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十

千里路非近牽舟行亦徐已知爲此別不謂在須臾  
河水流去疾天光照日虛征帆難我待引望欲何如  
路中別吳子政

曉色含早樹秋風吹未闌白來同客路只似在寒山  
逢水石人遠歸途念汝單江雲蘆荻雁飛翥不曾離  
仲春集東阜限韻同陳冰壘朱秋崖劉砥澗工

昆維

軍上梅花在東阜景色新感時悲獨客何意集幽人  
小鳥歡晴晝開亭隔市塵卽今吟對好莫憶故園春

新正  
自遠憶

霜身偶作

風吹茅屋靜寒氣歛江天深鷓鴣春雨饒鳥下午烟  
小齋唯見樹野水自行船景色清明近將來啼杜鵑

又

閑卷書難讀開園花送香縱談消夜氣酣睡答春光  
好鳥如相悅逢人故自狂何當頻索酒醉裏失悲涼

又

徹夜偏無寐昏昏曉後然家山經好夢春鳥亂幽眠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十一

余從南遊客笙簫北去船被衣成遠望默息此晴天

王泉山

稚楊如竹立駁石綴龍皮水潔窺人面山空學馬嘶

微烟生古寺落日照殘碑望見黃金闕歸鳥陣陣飛

又

爲此一泓水車徒日日來  
醉漿隨澗嘖嘖暮傍山開

雲鎖蒼苔樹石留今古  
昔荒烟迷白月風雨夜中哀

碧雲寺

金碧飛天半層層殿閣尊過橋全避日下馬新升雲

秋水行類失尋山氣已分繁華消國力  
寺屬千太監  
遣○第云五

又

寺後看碑記其中是賊臣汝生吾欲殺見此反傷神  
言當句石刑餘故國身至今西市上猶自殺賢人

思賢錄

海流 李皇親書

但見頽垣石猶聞繞徑香藕花知有恨菱葦滿橫塘  
石落洞門閉吐寬稻葉長  
園中頗有  
四種禾紛紛歌舞日種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十一

得此淒涼

燕邸偶作

客館寥落秋來雨不閒  
逢書貪欲看閑卷  
筋心煩

滿眼雲中寺  
則文書山  
不能赴翠微天外山  
憑將兄及弟晨

夕是三餐  
第云無聊  
有一足字

又

遠望當歸去還登何處樓  
連陰只似夢見月始多愁

情似雲中鶴  
微鳥寒仍出浮雲暮  
簾收看看燈火夜門

掩一庭秋

又

化草垂愁思，依依若石邊。涼蟾通夜夢，曉角滿秋天。  
凡病兩三日，余行幾二年。爲將烟雨色，及早趁南船。

歸舟

有約未能赴，無心竟得歸。夢雲秋正遠，雙雁日相隨。  
書知倦船泊，風長畏岸迴。時欣同路客，新月共銜杯。

又

不信歸途好，相看還欲疑。羣牛爭浪急，獨樹過船遲。  
落日紛無極，停雲重有思。如何投宿鳥，一望西飛。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 五律

三

丁惟人  
有西池

又

歎息御河水，今仍向北流。清風還入夜，濁浪不宣秋。  
官卒鳴長鼓，王商載巨樓。書生牢落甚，來自舊神州。

又

斜曲長河路，秋光遠處明。帆迴據地立，岸動覺舟行。  
兄弟無家寂寞，得性情還餘天際。夢少空有孤僧。

送人遊三山

亦以福嗣去，因成楚越遊。春花迎棹發，江水接天流。

況有銀鉤能無資，旁憂出門隨處好。勝我坐山頭。

宿村舍晚赴臨溪人家食

野老情無偽，當瞞亦見招。抽薪爲客仗，接榘作溪橋。

殘片盤筵古，空山風露高。雉言農圃事，官與坐深宵。

送曾周士之廣東

好花當二月，送子下寒山。客路長如此，吾徒相往還。  
漸知天海闊，正覺別離難。羌笛不成聲，春風度庾關。

二

二年吾南到，識路夢能隨。寄語嶺南客，新從塞北回。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 五律

四

佳時空掃徑，明月想銜杯。嶺上梅花發，相將共汝歸。

澤園

山居常恃性，性怕復違時。瓜蔓除方了，松秧栽恐遲。  
揮鋤勞我僕，抱甕是吾師。正值秋光好，千峰落日微。

又

稱蔬甘味別，食力致心閒。不課園丁事，安知圃者難。  
孤根快易燥，惡草日能繁。汲水停前路，長別白巖山。

明中叔自  
三山來

寒夜念叔兄在途

室裏明燈照，簾櫳花山風吹屋動，霜月到門斜。  
兩火涼生，背衝寒熱，暖茶不知吾叔子冷落宿誰家。

又念伯兄在燕

好景難燒戶，深房研凍池。南方已似此，北地想應知。  
苦憶洪都別，是行子送秋。來石關時，石關兄黃書。  
相應靜夜，懶我對庭幃。

偶述

最愛山居好，三旬五入城。園林消壯志，衣食誤平生。  
久愧雲中鶴，謾言綠上鶯。夜長殊不寐，出處聽雞鳴。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首

薄暮桃花

誰不牽芳日，時時出小庭。落花疑積雪，高竹接疎星。  
望影猶能見，爭霞忽欲明。春風還一度，感我百年情。

玉蘭花

香色引無魂，辛夷迥不同。枝頭來雪客，木末學芙蓉。  
亦在春風內，偏明夜月中。縱令搖落早，芳味尚堪供。

山春偶作

春服宜輕杖，春山面面開。古藤牽白雪，蒼壁綴紅苔。

好友近皆去，吾兄遠不來。時伯在陝西 峰頭聯得住，  
傾喜我無才。

送曾省之往福建

東望雲無盡，君從此處行。颼風今不發，海月獨教明。  
莫漫忘貧士，誰言是舊京。余心隨共往，一聽夜潮聲。

又

歲歲舉為客，東風起薄裝。舟車過白日，髻髮點清霜。  
行得春花發，生須催果實。荔枝應諸定，真否勝珠江。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首

歲暮賜五十

五十聲名久，涖梁真此身。孟昶有春官系 高連培節，  
人語是太和。餘散似貞文，貞文先生 斗酒歡承。  
良朋花易得，春筍裝原不必君。自有神人。

內行道上 一百三首

三千始發朝，彭弟卷云 長夏愛清晨。魏 趙笠涼遮項，  
棉衣知稱身。魏 馬驚當路蝶，鳥喚隔山雲。喜脫船。

中滯潭忘陌上塵。魏

門人吳正名云：委為定是如此，此非自也。

二

昔日滿相偏心情已不舒挽轡勞左手正名云凡事皆勞右手惟

馬多勞左先生所探路認前驢勞云紀擊清錄

山轉通絕出谷徐平川依古樹立馬脚願

步騎軍云字法

思投宿柴扉斷木開羣鳥枯樹立馬夕馬未

白道兒及橫斜見土堦僕夫云不是還度側山排

大云不是一時忘然猶寄溪庄一境

觀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七

四

里長里僻離劉鄩家此間有沐浴前路但塵薄

近水環栽柳橫山帶落霞江南風味在解云不遠江

風味在古法 塚上有閒花

五

偶同小憩去山門閉不通蜀葵明向日湘竹細搖風

久立生真意解云靜細行 微吟及晚鐘勞勞行路客

俱在翠微峰

六

若桐城路多雲忽莫茫雖綠細雨兩鄙受陰天涼

倒面秋烟重風吹山帶長回頭語僕子日宿此村莊

解云柳堤

應門辭客袖三反說居村千里登堂者點茶不到屏

久知千豈作開關人 解云久知豈見事嗟吾晚

從來笑賤貧尤妙似反躬自責

八

寂寞寒山日秋風意自雄誰能居井底日不見關中

觀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七

辛苦人生事馳驅客路過漫過興廢處無用說遺蹤

九

分城百里解云龍舒城路 九十里皆山直至南濱

成曉然心目開遠林青一抹曲水白三灣望見無多

路饒疲到越難

十

本今先投店咸程避滑泥鴉雛歸樹早雨脚壓天低

人宿疑連屋前川恐激溪短簷懸寂寂甚濡筆沒留題

十一

晴時只苦熱作雨似黃昏不受泥途惡誰知日月恩

側肩通溜水驛馬踏扇雲對面難相識知投

何處村

十二

朝曦今欲出陰雨氣全無側屋編茅潔射云潔字長

天作客孤從長天發出孤字心眼悲曠山川留涕淚憐肉款款滿

杯酒陶然醉蕭條一丈夫

彭解楚云質性有勁不可遏處不知其然而然此與性情也皮厚氣滑人却不易見

十三

蘇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支

貧行思起燕裁得少衣裝射云質情實境說得深出至此翻成悔

須秋天稍涼燒風吹眼暗疲馬更途長積有忘勞處

吾兄漸可望

十四

灑水人何在公然牧馬場射云借灑水二字一喝接公處二字下不再及一語

妙不驚驚明箇箇野草暗蒼蒼天問坐勞舌鳴詩自

有腸亂雲隨匹馬零落不成行急有此何若作寫景

香失之

十五

合肥方苦淨此地竟揚沙射云猶唱曲栽田稻鳴金

踏水車紀江北儀餐江北來渴想渭南瓜韻子強云

處對工切而渴想字活說无缺于下一句有情我僕從西至桃梨并說佳

彭解楚云小物土宜中俱有脈線零屑補出

十六

古說耕牛苦馬閒芻秣優今看行路馬不及臥溪牛

射云噴酸日月都人去林泉可自由吾廬修竹下朝

暮只清秋商謂若秋之句令人玩味不窮

十七

蘇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

辛

揚策衝殘夜輿涼露濕衣星隨河影動螢傍馬頭飛

缺月流郊草射云草字妙寫江北帶月通真橫雲挂樹枝行來三十

里射云始得見朝暉

十八

破月應騎馬射云通首情懷在計程有數千須知顏

了御綬若祖生鞭即步體發提喘氣行難住昂頭賃

可憐饑疲吾共汝林際望炊烟

十九

苦川炎暑逼憐惜頗開情揚策每舞下垂韉聽緩行

路傍食藟草朝云補腰及始登陸軍法當疑嘆于茲

想川兵

彭明楚云深心人獨處不肯放  
過亦先仁後義未嘗草草

二十

江北流風別江南迥不宜耕田純婦女服未雅驢兒

江北耕田廢鐘猶在見北風之不曾于南也

山亦微紀飲餐已失我解云失我字久前路料能知

二十一

古樹參天綠當途微瀨多涼風不待喚酷日漫相過

魏準詩文集

卷四 五律

五

倡事餘榮草閒心付逝波解云意中有不磨白鵝與

白鵝明白立青莎句字有替

二十二

山茗成清潤持瓢空屢返道途真不易水火乞猶難

為僕大水投村青冥足飲河白日翻苦辛知自有未

片第云五住深山

二十三

下士何為苦驅車盧鳳鄉解云情生三字輕耕誰臘上浪跡

去咸陽入地居然大山川只自長風吹荒草合落日

滿牛羊

彭明楚云如泣如訴如怨如慕  
滑不休尤妙一結鏗然莫窮其際

二十四

避暑無過早裝成坐聽雞星教馬齒折解云於察路

高低微露當胸落遍天與地齊解云歸思生

石上回首夜淒淒

二十五

路過頴州士張謂科頭與不華談文何淡漢責稅懶

頴州張謂以暇租酌酒邀新月攀桃似故人小園同

魏準詩文集

卷四 五律

五

倚樹未覺夜將分

二十六

太和城北路正苦得陰涼桃李如蘿密槐榆接道長

風光穿蝶蝶目色靜蜩蟬解云穿蝶反歸過此二三

里炎威不可當

彭明楚云似感激太

二十七

行來江北盡接路見河南解云好有水皆浮鴨無村

不打盡項城沿細雨槐花脫單衫對寵成陳事嘗來

麥飯日

彭躬菴云恰好是河南典故妙在輕點無  
詳○此自蒙所云通篇一氣如畫如話

二十八

岑岑遙北雨皎皎向東晴小饑貪前路速陰許破程  
西北路有定程次取栗塲飛燕燕柳陌喚鷺鷥  
道多而越之謂之破程  
小饑正黃驃馳急叔兄云觀此句采摭二  
不協正黃驃馳急句是寫驍驍急之象  
兄

彭躬菴云活潑  
自在詩家佳境

二十九

魏李詩集詩

卷四五律

重

道上濟市坊刀側目看關西強作客遼左特多官

弟云特烟火千家聚書生六月寒一驢兼一僕前路  
尚漫漫

曾止山云極說客子  
蕭條無多雜響之氣

十

家山行向遠巒俗亦漸漸變併頻餐慣風沙一路添

字得陰旋致雨愛日却愁炎夾道如栽柳長晴  
自不嫌一嫌字生  
詩後想却施

三十一

山溪一夜漲斜道繞林多岐路頻歧路渡河再渡河  
躬云有此情避泥尋綠草泥泥泥水美若鶉盡日行  
問處崎嶇可奈何

三十二

黑雨漫天落侵淫水門周脚遶高地  
躬云有高地  
身上亂泉流而安小屋且停馬短簾先繫舟前村河

又決婦子早登樓

彭躬菴云寫雨水急景須此快筆虛字  
筆出○是河南雨行實錄他方不爾

三十三

魏李詩集詩

卷中五律

重

逆賊湖陵處與亡繫此鄉強兵施督府凶勢大安陽

假粟行狂狡愚民竟陸梁其地老儒云聞賊在處陽  
而勢始大孫君薛中兵圍之亡在旦夕緩不設  
備賊出其不意遂敗及賊奔陳州散粟飢民不可復  
制矣○躬云孫君撫是以中至今餘灌養眼見是勝  
初嚴備出關始風非弛兵也

三十四

里為南頓躬云居然光武村居然妙村周猶非共  
字尤妙

下漫獨有真人妙斜日荒荒落煙烟慘慘昏登廟

一下拜不覺淚沾巾



路介無際襄城始見山白茲連水空直接荆潼關

萬古意蕭索老鄒湖

步明堂云樓通華閣也季子向以資志未幾失  
官之為類年許篇切切感近聞其望西江乃止

四十三

投宿白楊樹閒過許李談洛陽許宏羽昔能宗蜀漢

今不廢此義無人說持倫見子嚴竹光生楊爰

星月夜脈脈

四十四

功令從無禁躬云城在從碑題鑿不留是何開廟廬

杜自作仇讐新故誰能避炎涼實取羞君非司馬甚

正可讀春秋事正不妨直義痛快

李季文集

卷四

五

林勇齋云世人論詩只倚冲瀾開瀾有波怒發便

云失却風雅其實情有必至理有當然非一境可

盡通中其可便是風雅至處如風之蕭瑟新舊雅

之卷伯何人斯之類極情極口又何嘗不風雅哉

四十五

早起看天色私心竟莫憑玄冬惟畏雨朱夏并愁晴

烏擇深枝立蛙從曲澗鳴行人空羨波暑濕飽曾經

四十六

大道苦難聯名賢不自持稽曰周武是陳範勝仁非

口實食來世明夷見象辭朝辭雖異域坡腓土總堪疑

彭彭卷云如此大判斷非高識嚴氣不

四十七

脫衣過襖急浪直浮須躬云十字穿危幾入馮夷

空曾無柳毅書浸胸天地轉耽眼死生殊竟景始信

羊腸坂王陽事未迂此一難

彭彭卷云和公果處人不能及然似此亦殘

四十八

河南紆道至再渡及關門躬云紀

張相墳白楊風自戰古廟日多昏秦楚管背報何妨

嚴作村青律固今為韓城村

李季文集

卷四

五

四十九

留侯當國破年少獨思深躬云少年最博浪存英氣

北橋見剗心不細心焚氣何仍遭吏辱信竟為人食

君與鵝夷子千秋直至今

五十

真身問處好躬云大學問惟不能屈亦能伸只為韓

王送明非洪祖人開關惡項籍謝宴脫鴻門早托神

仙去方知用是真

彭彭卷云生員前者范蠡生民後者陳遇字中行

彭彭卷云生員前者范蠡生民後者陳遇字中行

東藩之苑  
其人又出良上

五十一

晚霧盈盈馬路蹀躞勞塵雲垂石壁斷嶺見東阜  
何日能冠梓名山去結茅  
此必望西 逝將形影  
息安與  
字號 出使我  
不能寂寂和公 懷抱

五十二

西岸立  
山見云 此去定登臨乞汝高山屋了  
今出世心合當飄忽至不使親知尋忽到秦川渡野  
鵲噪暮林

魏季子文集詩

卷四 五律

元

彭躬菴公人無高致便是修溪此處勉強不得  
西行看舉山是和本懷望見神往不禁踴躍

龍溪戴墓在穿口側臨坡揀菜情如此成湯義若何

歸心難具說得靜且狂歌水石流聲急催鞭去渡河  
彭云要知非急渡河有十分靜

周曾士云不說出處  
正不可說正已說盡

五十四

東陝連西陝  
彭云 長游不度雲猶存營窺制  
彭民可 居帝堯民許黃摩濕眼看白雲腫又傳官府至先

路辟行人

五十五

草店牛羊接繞林波浮通人鹽分首替湯飯共樓蔥  
望裏明星落枕頭黑土封更須防蠅蠶門外報行踪  
彭躬菴云號無粗 獨是涼一寫出

五十六

匹馬蕭條客居然上壯關城門俯晉豫雉堞控河山  
彭云 碧草誰家屋青榆摩社壇可憐今古事此地  
不等閒

魏季子文集詩

卷四 五律

手

五十七

估客紛紛人多從別路過如溝平渡水  
漢關黃河甚 足處可登坡越禁持私物潛裝避正科  
關有 稅務關因河

彭躬菴云若只作估客巧于

過現看便不得作者之指

五十八

昔猶生西域原因大馬來至今同野草空白飽驚駝  
近水泥庵盡當途脚踏開莫悲狼藉甚漢苑久蒿萊  
彭躬菴云原本首謂盡衰升昇起悲感殊 關末結更一語言興廢勝神意自無窮

五十九

樹上秋蟬了身微最健鳴爲生廿一日鼓腹二三更

勢云紀虛響穿山接傳流曲澗爭開來已力竭真可

數勞生即小物悟出至理令人

步勢老云多篇不四三小物然經首指秋

六十

劉上成仙洞名大陰森長蘿蘿道人貽菓子大袁村

有教重解僕進頻發坐席延涼足烹茶解熱多

得之物斜溝西日過策馬下南坡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 五律

彭躬卷云急路時

六十一

山河稱自二自古說強秦短髮全如我長龜果勝人

制利洗歲月數米過昏晨定有英雄在磨夫識未真

細心更明眼不細心便易失人淚爲泥爲

彭躬卷云中郎鐵如化爲利履絕策亦可哀矣人

不稱士莫道行旅吾生眼巾便無

六十二

古柏穿墳出交根葬子長碑記云先年墓開時土人

彭躬卷云真絕世武帝大難當杜借對法日滿之

無河流尚里旁忠臣遺石碣碑記云左公題千古在祠堂

牛神足史記

六十三

歐公標目者細讀竟難知史記文如海名家賞在茲

偶然成忌會不必定循持自詔楊終後他篇有可疑

彭躬卷云文中第一

有不類之筆亦見家數兼舉未必盡偶五六最善

端書人方有此領會則詩得意處也古文爲後來

編訂和實有此事即二論學庸不竟他可知矣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 五律

六十四

降敵千秋序原情惜李陵虎臣沈異頻驚室謝良朋

石安傷無贈清婉爲守貞躬云清婉馬遷妻也守志

南齊之記○史遷深意得此言後爲士神見安度世

度其文意無暗者朋友則色編女生光黃蕭蕭並好

件自及程嬰二君泉亦在芝川○又番要件似梁鴻

所謂與苦同樂

六十五

視友知平昔躬云可知良才可不疑戰功司馬訟賦

別子卿詩相厭多寶王神夷大創基廣陵沈鬱恨結

操江如斯

此句甚云因遠及曉草黃似史記傳贊以馬蘇語  
其不沒其生不勝于秋心死矣拓跋為陸吐氣神  
不食是日而小人為目而談也

六十六

早自秋仍熱  
紀秋之變鳥夜半啼背行驚吠犬暗思感

鳴榔拂疎星  
山令殘月低扶桑看日出已度潮

六十七

曾從辛澁六  
河南得曉范湖賓梓標宇辭楚桃源卻

魏季子文集詩

卷四 五律

七

在余楚人原  
西呼天日近上界道心真側展斜陽

吳寧雲鎮摩云

然射擊云此和公人華山詩也徐霞客獨窮五嶽  
從懷看軒道山危巖迷山家首宗之昔苦難抱卻  
未及不遠萬里足空世流天驚落教付

六十八

我來厨戶寂各各不相期  
時訪草陰于山史富山水

神空下友朋道在斯雲開時出岫日長路多岐寄語

王山史誰復獨鶴飛  
山史自富優初

步樂雲云和公詩云有英雄在富平李中悅  
李大山是富之寄語山史非君子之愛

六十九

自馬克官旌騎來衆日殊寵臣輕衛轅令客重相如

想与茶桃巡投村聚草輪可憐涼煖意于我竟何須

彭船華云雅韓城以已所乘自馬送和公遊龍門  
華山色人見馬知為令重客一時傾林超有恐後  
和詩云然有男了  
氣君龍門之意

七十

西廟飛舍碧龍門鑿石窟  
龍門黃河爭口出軍浪

自天來銅鑄拳若相十碑篆綠苦中州關更勝定擬

葉駕驢有龍門

魏季子文集詩

卷四 五律

七

七十一

陰崖明記字九里三分漲河勢奔千仞水門只一尋

山通大日僻浪擊蛟龍流傳說禹填在  
彭船華云此和公人華山詩也徐霞客獨窮五嶽  
從懷看軒道山危巖迷山家首宗之昔苦難抱卻  
未及不遠萬里足空世流天驚落教付

洪波不敵侵

彭船華云陳陽玄作他河碑記俱載丈尺令後  
人可治和公起義陰月字便不足詞害心腹

七十二

九州良甸  
竟延年大禹垂旒處風波打釣船

寧當洪水日向是帝堯天細雨東來急雲光倍黯然

彭船華云口筆俱大氣新山登臨月露何從看手  
○對大山水漲大橫抱方龍

尚大能辨

七十二

別墅臨魚沼微風水欲波射云清秋實悲動逼夜美人散雲宮山色星流碧樹柯幽情看不盡

涼月下藤籬字妙

彭彭到此期又風寒總是性情無所不具只恐些子恨不得

七十四

秋夜清如詩西閣開畫中花陰零碎月射云三字食竹色嫋娜風靜水明魚深克盤煮鹿蔥坐來殊未

倦遠寺已鳴鐘

七十五

馬蹄生白日人影過橫塘彷彿宵征處樓連夜色紫

七十六

風林飛宿鳥露草咽寒蟬西隴開鸚鵡誰來問

七十七

沙陽王故里射云直廟貌柏陰森地力生何厚天功

不可得射云開身能到此此開身字好鳥故

冬音能成留戀實心門前日欲沉

七十七

東馳還有路華東國有夜黑長如此

那得知髮隨塵日白舉入塞雲迷正憶林泉

好津汀一鶴飛

彭彭笑不得乃有此詩。看史大有非志人遇趙太祖立乃戲手耳大笑墮齒脫牙利

長時是榮傑不得已事為太平之民者却多少氣力所以英雄同首即神仙也此意為和公申之

七十八

我來見久去作客寺東廂已是愁為屋楊柳李云何

勞月上懸揮筆歌不張擊鼓夜猶長秋雁仍無寐連

聲過佛堂

七十九

昔日開元寺射云記規模大一城廡餘五十里三萬

八十

七千僧射云見鴉吻低雲漢蒲牢勢曉星輝

八十

留在石埭得雨淋鈴此與

梯亂年來是蒼天苦費神肯將施大在輕易與庸人

射云自朝白曲石若仍碧小花榮又新無端會合

美若哭若歌

日石殿頭雲散人鳥影處在此

當今伯丁南行取能領控此亦費神之一端也  
事以古今為得大目前空乏行路艱難要  
事以神中自自得失固不以此易彼耳

八十一

孔聖輪為帝與大人一儒尊崇通婦稚麗龍勝唐虞

精孔聖成日 補果先秋美哉乃長物殊 妙在者二  
詩中 功高湯武者食報定何如

古文 功高湯武者食報定何如

八十二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李

太子千秋法制制不刺羸烏頭恩可白馬角憤難生

雲鎮咸陽翠柳漢帝陵 躬云并奏漢 西風涼特早

馬過孤城

皇其志入不盡制卿不可若特作議論論其  
成敗亦未可知如惜劍術疎之類漢明等已言之

成敗亦未可知如惜劍術疎之類漢明等已言之  
中已兩見之此特微點則相惜他

說自已胸中品境界最是活潑

八十三

萬里往來路見歸在我先自然添白髮未敢怨蒼天

抱病有增無減錢生貴錢 躬云行生恰 豈應便不見

更問新江船

八十四

兩到疊山下溫陽望裏孤空知為亥趙諸子世錄云

新合用為疑者傑考賈誼新書稱曹參周勃為齊勃

齊南子新經稱華屋為種華漢斥彭長碑稱高柴勃

古叔為柴則自今尚讀陳吳釐醉忙奴子休備吃

僕大太與遺跡在曾見禱山無 躬云太真俗溫泉安  
故有 祿山亦曾隱俗溫泉

八十五

東皇泰皇泰派荷拔地青霸王傳一炬牧豎可同名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李

臨前生藏穴人荷不照燈徘徊何所見獨樹立蒼鷹

多集卷二將落及氣極點化作一杯冰雪富貴  
此詩此和公去秦回句語也

八十六

曉發將停牛空林不帶烟鷗鷹飛竟烏湯馬立聽泉

雲近秋涼節皆登太華巔 躬云野太華似丁卯生平  
也東歸殊未晚滿目望臨川

八十七

和毛孔在園魚稻鶴依人輔志師憂患周身實賤貧

林泉容散髮筆墨且輸君定擬編茅屋來分太華雲

卜有無此不飲則居山不過一隱民遠近不遇一  
同客與此處一切無涉是性皆無著處弟志  
林檎齋云世人論詩皆談道理便云殊有宋氣其  
實出之精益便見風雅王處實理精實有雅須盡  
不勝指矣如風之驅彼其與快心  
宋濁之類亦得與以宋氣日之乎

八十八

再向滄關出秋風滿客衣羊無蘇武牧馬有 騎

曉日穿楊柳朝朝繫柁枝黃河多濁浪驚鷺不啼燕

八十九

伊洛東驅渡水時幾殺予 先將水舉腰予 傾崖歌衝

魏李于文集詩

卷四 五律

亮

鹿降海見多魚 捕今深之國 易獲仍無疾采山歡

有餘奈梁古道 秋色共 寒儒 射云此二句之妙十

其奈

彭翁卷云予子眼中豈容見此癡哉 季子意中

又不妨有此 寫局聽其自化

九十

馬上看明月九旬始一逢陰陽爭曉夜人影在西東

馬上看人中 應驚時溪早牛驢服未同開身兼估客

總入路塵中

九十一

日出許州城秋風渡滹陀 費採別關 橋頭涼露白天

未曉雲青不見英雄跡但聞流水聲 射云如此 晨星

騎馬三月未曾停

九十二

數甲城邊沼清香遠處聞曉角風弄葉秋漢水呈根

片石芙蓉下平池荷香分家山難便到想此亦怡神

彭翁卷云真可入入樓詩妙三

九十三

魏李于文集詩

卷四 五律

罕

小路東朝日晨光城綠莎山投柳縣盡水向鄆陵多

解山 念伯歸闕恨恐子敦奈何遙憐克段處兄

第自操戈 今第長城是

九十四

昨日經泥滓明明阻一湖晴天有匝月積潦尚盈途

鍾黍真難約兼段思已孤 時約過太康軒公劉扶溝

明年來水空此會不能無

彭翁卷云予想此公劉二十年矣聞其使要第簡

以此席讓文人占之固不失英雄本色也和

公洗網我必避之以水而不得至能留此詩



九十五

西華登臨後神依落雁峰南峰華山之頂黃冠須早  
蒼白髮不相容日散桑榆影涼吹黍稷風秋天何曠

九十六

大漢接城頭征夫未得休薄寒催畫角繁露濕清秋  
旭日經遊歷浮雲幸已收他星俱不辨空自認銀尤  
彭翁老云二十八宿屬胸中元精耿耿貫霄中煉出智慧自無雜識然一教龜家耳悲哉

蘇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七

九十七

峰頭一勺水想亦發荷花萬里錢爲足幾年客作家  
女兒愁月上兄弟憶天涯時伯子在浙東在新城子西行在途何日西  
南合來烹冠石茶

九十八

晨行將七午到漸生饑野曠前村遠風高落葉遲  
浪溪清欲依坐石冷難支促織鳴何急涼秋未授衣

九十九

秋雨送淒涼驚心過鴈腸汗泥眠御宇太祖有萬世根本四字

此洲是聖人鄉  
祖聖宗祖漢後魏在燕京值  
亂北魏今臥府衙前猶側  
舊禁猶在逐茅爲少民隨社稷亡問誰能似

一百

宿虛朝曾記逢林望此村看名尋舊榜躬云紀計里  
等名法計里  
長江北望日日到黃昏  
朱柏何王墓  
躬云紀計里

一百一

斜陽明曉野綠樹隱招提天入高秋遠躬云萬秋天  
靜平而出

蘇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七

鴈隨落日低匹馬來鐘鼓輕裝帶藥喜今投宿處  
號屋有清溪似目黎兄  
之弟

一百二

誰知體肉誤老人資堪度時運驚頻發衰微到齒牙  
無東消白日有約近黃花只此微生事崎嶇過歲華

一百三

六合休行駕買船出大江逆潮晨任岸乘月夜鳴榔  
竹簾處知樂海天雁到涼風塵雖暫息鼓櫓向他鄉  
林翁云躬老諸許有深細有開拓可謂妙得  
心家矣子則雖指是荷目雲賢者無能高隱

清明日行有期通上角目

溪莊聊信步高履越春風野菜沿籬摘香杭激水春  
焚錢飛蝶放學走村童酌酒齊歸飲何曾醉乃公

溫臣雲招黃紫牡丹

春日新晴好天香廣錦枝左花先得鑑西紫後偏宜  
客至於醺醺風來繡帳軟鄰人慚著姓富貴久相遺

辛丑同葉中林度歲辛亥復同因賦

南越同分歲於今歲十更逢辛歡再聚說丙竟何曾  
多雨梅英欲深杯竹葉青爲思騎鶴夜老典有余生

蘇李千文集詩卷四五律

辛丑除夕同在余生生寓  
是夕生牛前後弱欄狂呼

舟泊石樞山下漫題

招提隱綠樹屋角帶青山叢竹鳥知悅幽居人自閒  
梅花門外發蒼苔倚前攤堪笑淹留客芳坐欲殘

寄姚六康

遠問石埭縣名士苦爲官庭宇日常靜花枝春不寒  
論文催酒就退食素書看更得野人意相期在古歡

步射庵云個與唐調後六  
句是名士善爲官法體

次韵贈友人

曉登

結東夜方盡雞聲茅店村野花紅滴露草色綠隨人  
記得分離曉行過寂寞春客途三別友長路細傷神

題西松爲高

落落倚長湖蒼蒼覆短屏誰將筆墨跡寫出烟雲姿  
白雲巢宜偏月邱道在斯著書親種得不數萬年枝

楊承年出題

蘇李千文集詩卷四五律

傳得云莊信飄然下放鄉更欣黃髮友來自白雲堂  
對面湖山深懷人道路長與君同曠望正好論行藏

同遊西樵贈別袁叔夏

淡遠同秋色烟霞老此身若非探勝地何以共幽人  
空水明長夜歸帆迷斷雲翠微峯上立好月一思君

別洪用喈

渺渺風帆去君言來歲來不須明月夜纔入故人懷  
燕趙酒徒好江淮地勢開襟攜南牝事一一到山齋

宿山家

月路盤盤獨人家，早久陽梅依山徑。好若發石泉香，恨不圓鏡火煮塵。持老盡紛紛名利客，此意那能奪。

又

門外有行役，我身殊未閒。何如此茅屋，長得住青山。耕鑿隨人意，鸛蒙隔世閒。鳴鐘催曙色，別此覺爲難。

舟中漫作

鄉音猶未遠，已覺客愁生。欲語向何處，看書竟未能。青鐘寒野寺，春水散漁燈。倚棹遙遙望，烽臺打二更。

又

魏季子文集

詩

卷四 五律

望

日日愁風雨，閒窗纔一看。橙花江步晚，竹影石潭寒。寂寞思長醉，超越集百端。不知征戰地，何處得平安。

又

蓬窗靜似夜，江南大如灘。小陸驚書苦，長天辦睡難。安因無事好，詩恃有人刪。且自爲朝暮，春風吹又殘。

借一亭牡丹

豈徒春色妙，性不爲人諧。好似成之昔，今兄自風雨携種歸中一本最品者自令兄。雅因天后開世傳，巴蜀勝種喜風。開來何必青城樹，千年倚玉唐。

琴微月寄懷范彦公工部

琴微今夜月，分外白於霜。對我疑冰鑑，憶人在玉堂。披襟承露重，枯韻剪燈長。遙想夢關處，顏色照高梁。

鮑子韶四十

什今纔四十，將聞垂華鬢。游夏已通固，春秋不學宏。題詩谷斗酒，談論狎良朋。好是西河上，青山層一層。

二

幕府須名士，西江久茹茶。曉風臨秣馬，春酒賦驪駒。欲問旌陽道，子韶生日後即赴商將軍幕於南昌請看鄭俠圖。飛鴻中。

魏季子文集

詩

卷四 五律

望

酒集出處見良談

寄示兒輩

新日聞林樾，風聲夏寒家。山爭明陽樹，果漸圓剛。盆帛常應去，官租可得完。時須童子至，爲竹報平安。

無名樹詞

古樹騎流水，無名郎有名。鳥飛難上去，人跡向前行。沸雪爭門落，雄雷出地聲。灣盤村路入，寥落屢經兵。

上先子墳

一陌空存碣，酒樂歎在斯。耕田難束帶，薈蕞感臨池。

從抱原鶴與懶生我詩棲棲當半百見髮亦如絲

寄涂宜振

我識涂君久和光獨尚真一樓花接席幾度月窺人  
直得書中住兼來湖上身宜振方遊西湖歸寒冰灑酒日隔

此使二春

湯勛吉步負來翠微謬欲執贄予不足當賦此

道意

據鞍數百里寒雨到寒山筋力肯如此心胸豈等閒

見花兒動草果世愛光蘭求益誰能下於君見一斑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七

二

伊予爲學拙老大嫌衣書未教類知困脫文只自娛

感君略馬意教我孤株狗敢蹈人之患他山龍不殊

宋牧仲郎中招同規松大士及諸子集城南僧

舍

愛遊繁華境招提作勝遊高僧殊磊落名士足風流

地僻難消暑心閒易得秋使君饒逸興不減庾公樓

苦雨

開戶烟雲合小庭欲產蛙家鷄鳴竹簫野鳥啄梨花

天變惡爲瑞人謀不用嘉無勞饒健慮米又出長洲

二

石閣無春色寒泉泌泌來室中人不見石閣子僧子  
堦上自生苔義竹根猶發荆花爾尚開此身空復

作悲涼灑高萊

三

奴又移家去方塘泥細蘋周遭花裏屋一个竹中人  
疊紅茵市閒提翠柳新存亡無限恨風雨過三春

贈別詹義士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果

早

板礮如猿掛懸辛到易堂我株懶觀野君絕勝簷庀

花氣雲中豔蘭言天外香脚躑難別意豈獨在文章

早

醉裏何勞早中原秋寒側課程頗達旦礫石又經秋  
天意誰能測民危卒未休慚予閒坐簷叢蕉一庭幽

不寐

夏雨連三日凄風徹月酸考鐘天未曉擁絮夜猶寒  
錯錯何何及刀鳴那得安荒原徒抱恨無枕淚闌干

遺興

水光亭無事幽懷風所勝山空似雨雲去樹如嵐  
打鼓頻成課羅書亦是貪還尋送睡物蕉葉勸微酣

又

人跡不相到月光雲作域難書纔得兩與影未成三  
山中素云緊分  
題頭二句章法  
篇終日荷長纜

山口望見偏不至

汝去兩旬矣前期胡不然計程當正晝視日到虞淵  
顏色松閒靜孤雲石角懸歸鴉將子至鳴噪動林烟

魏季子文集書

卷四 五律

四

微停至

我適荷林望我還汝乃來豈徒消想念且自費疑猜  
虎跡交山徑大聲出石臺挑燈論屬史頓覺老懷開

讀史偶感作

向武漢雅主賢賢禮不覺呼良惟以字見難必須冠  
讀自守鯢鮠和難棲鸛鸞可知閔仲叔安已避猪肝

二

時勢無容失久持自有方嗣源能入汴朱見反歸梁  
獨獨悲陳涉井蛙笑子陽廢書臨止沐須髮白蒼蒼

和丁觀察覽園詩韻

幽園堪習道不隔丁仙塵明月清虛照好花次第新  
時閒摘白雪秋色亦陽春方寸桃源在無煩別問津

二

讀書明大意未取得其長名士寧爲漢詩人不在唐  
樹兼園沼靜花入視成香欲訂千秋業選細金園藏

三

美公兄弟好唱和自怡怡餐秀晨光早論文夜臥遲  
既堪同絲筆亦可覆前茗酒殘澆書用清真莫過差

魏季子文集詩

卷四 五律

五

四

曲壁題殘半當向壯警泉從末無俗韻賦授有奇偏  
壯志依前覽軍思扣柳絲清齋空賤士不乞買山錢

五

出處吾無似殊慚竹裏茶添高句發棹春老又離家  
得涉園中趣還咀月腸華時公又不編餘成曲折屋

角拂山衙

六

不獨探簞易何曾公事難墨光流案牘筆格自峯嵒

下瀨沿江賦西山拄笏看自公來蒞政安處留吾安  
月臺夜坐同彭彥修盧季則次兄世儼兄孫家

桂影存訓分賦

但覺閒情好登臺到月圓綠多天出少清極夜無邊  
把酒空身世吟詩當管絃暢哉同歡子此樂可忘年  
懷白僧采菴池千葉白蓮花兒貽三五日更致  
新者詩以酬之

客居煩汝致菑昌續軍持珠玉成千辨分霞匝一絲  
堂虛香自定日暑淨九宜對此饒欣賞紅蓮開未知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律

蓮花池

又

平生不佞佛卻美坐蓮花惜是黃金色肯遺白玉葩  
清池開莫驟凌雨漫相加縱使俱搖落承須共佐茶  
山中卽景偶作

冰雪頻仍玉葉威日日加木枝衣竹葉水玉冒梅花  
遙接渾茫際寧知太古題支鑪煖掛拙卽此是生涯

二

摧折多松樹離披亦可哀豈伊天地間不樂春陽開

堅節老能傲爲薪卧不才杖藜行眺望一日裘圖來

三

湖陽春律想非霞管灰漫勞稱瑞雪蚤已萌冬雷  
歲餘花苦枝膠脫葉堆莫關休咎應且盡掌中杯

四

松葉懷冰雪當窗破屋多不教餘子逸可余止人何  
冰漸貼難到入昏日易過陰霾石又重春事軟難耽

贈別陸生寅賓

桂花香已過寒氣早相侵將盡梧楸葉漸堅松栢心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律

編書徵實用陸生對通鑑類鈔

玩世北開吟山月當逢夜街

杯共古今

二

馬東歸輪南歸去扶山晴白日隨天遠清烟夾水生  
千峯留戀結一徑引離情莫向東南望誰能五嶽下

下鄱湖忽北風起黑夜牽覩泊德安港口柴枋

漁船半見家客凌晨急行

四月鄱湖水無邊卻有風輕舟難壓浪急雨欲穿篷  
雲失處山處天浮岸艸中空煩豪客想我且數途窮

又

晨發迎清露懸帆路較通江稍偏拜浪湖水不禁風  
澤國晴兼雨船牆西復東虛天憑蕩深身世覺俱空

又

康山征賦地水勞不徒然王業今何處書生獨汎船  
雲籠楚以片草共一帆烟漠漠悲涼思風光在眼前

望東流城將泊

日行三百里尚怪榜師遲橋指城烏橋波分野鳥飛  
賈船攢漸近市却語先知霞影微微散天邊出翠眉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贈相人者尚君榮

章自相逢舊論交此日新唐生徒見貌許負本知人  
昂藏從心得談言出性真英雄貧賤在慎莫昧風塵

寄懷文信子

寄侯亭上坐勅是箇年餘道里何難至山鹿有索居  
水雲思她在花樹較紛敷父子論文日無忘一起于

書荅贈盧希則詩餘紙作此

之子能乘興山鹿坐好秋離花猶未放竹葉正新筍  
不覺來爲客可知去是愁肯留餘幅在揮筆更相酬

西山過石坪瑣事之

能離詩面趣開戶足朝昏令我幾來至斯人竟不存  
春花草裏色古樹屋邊根惆悵清魂去拋書誰共論

二

豈獨爲僧好故交頗有情園城全魏子多力惜袁生  
濁世憑襟聚空山聽鳥鳴猶聞言往事歎息在田更

日落

山中當孟夏日落竟如秋白壁繁枝黃背陰細鳥投  
陽公揮莫挽奈父渴難移竹裏遙村夜燈光分外幽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郊寺偶題

感暑尋開土壁涼坐上方綠園蔬菜圃碧郊放魚塘  
到此意俱潤無營盡聘長山離塵市好前樹又斜陽

來青軒

神宗皇帝御筆

聖人留筆墨瞻對肅臣心龍鳳交盤護風雲不敢侵  
明霞爭麗閣積翠引遙岑宵宵斜陽下歸鷄已滿林

栽菊

鍾山同蕭父青青映華門合當梅子雨分蔣菊花根  
霜露豈難待修治不易論但知重九節佳色蕭瑟盆

寄內

今年春色苦陰雨落寒花況復水千里居然天一涯  
心煩多問酒胃弱少烹茶愁作嫩之夢醒來未到家

聞長篇五十

慨然辛隱意豈得老林泉湖海聲名舊子孫家學傳  
清景空到戶朱夏日常天五十年纔半看君若着祖鞭  
河前道上

樹裏誰家石有人坐綠苔風頭吹日去馬蹄送塵來  
感此恩還世俯躬默不才夕陽憐馬首無與拭氛埃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

又

小寺琉璃屋移來帝子家燕雛渾不識野草自開花  
馬解食蘋豆人歡種麥麻長鳴知感慨似有殿頭鴛

五日酬楊參木外兄示詩

重九重爲客得書古夜騰波紫長命纔且作辟兵繻  
月熱非因酒心煩欲飲冰君枯鄰八境長望不同登

又

蒲觴曾有約親僞官誰此不見峯頭竹想看城腳莎  
龍蛇歌已就牛馬走偏多莫惜無良會還期碧泓荷

如縣

十年過盡曲塵等塵埃鄉鄉今猶見周鼎安在哉  
白雲終闕紅綠樹出城來爲語遠遊子前朝旦莫哀

道上

風葉秋林急穿山歸未遲中原抵萬里上驢不兼時  
謀食勞吾伯寡尤賴故知思石竹徑清話自來期

乙卯元日

偶然成歲月此戶說春王子舍風中帳半盤雪裏香  
閉門看勁木吐白愛梨芳梅蕊忍冬葉相將映草堂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五

春來南有使曾益齋行邁

重裘寒綠樹竟日一開門落曉遠行客風烟何處利  
傍鑪欺爐火快讀失奇溫歎息向妻子能忘飽暖思

西還

當昔來爲客秋歸木葉凋勁鷹方得意弱柳漸垂條  
身冷肌生粟風驚馬墮橋入秦同季子欲敝竟無貂

前離舟中

天地倏然黑不知西與東正逢鉤脚石偏遇打頭風  
水激雷聲集山奔江面濺只將身度斜間在渡濤中



名時

脂肥窓倍明烏雀繞林聲  
驕驕何曾緩呼僮問是晴  
綠光開竹樹白日動簷櫺  
不見天心久誰知望者情

家齊

日居無事春日正長閒  
弄兩孫玩其言跳或攜  
花上或就塾歸句贊前指  
隱穿林樾袖手隨行  
或飲或徐夕陽照聯意殊  
欣樂偶寫二章聊以

自娛

家齊當七歲行動足歡子蚤學平安字  
齊六歲入塾  
書寫數語來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平七

晚隨花竹居頻頻  
等紙筆歷歷指經書  
小慧

須知勉莫教長不如

家基

家基甫六歲隔屋出書聲  
缺舌僥佳趣下支解識名  
持杯能夜坐適館亦晨行  
寄與先生道早歸慰老情

遊胡鄆御贈

名同供客玩因見主人賢  
曲折情相引參差斷復連

庭廊花映石幾閑水如天  
坐此可忘日一年當兩年

又

晚延紛麗藻不停亂離時  
面西轉相向踈疎更自宜  
接談無常韻爲樂有如斯  
獨笑閑遊客開船只恐遲

兄輩摘櫻桃就樹下嗅之

憑欄時一望憂鬱間  
珊瑚葉新人微見林深鳥競呼  
猿猴看似浪聲金亦將吾日暮來歸去新醅不用沽

繡毳花同彭彥修門人王子玉盧秀則兄世做

世做風

住丹時時候山度日日宜  
殘春將入憂關雪尚盈枝

茉莉捲來密餘陳賞典  
遲此花吟詠少我輩合題詩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平八

贈曾青門三十一

秋日佳無極詩思筆底收  
逸峯餐秀足梅水作名流  
力壯書盈筍高樓月一樓  
誰能絀石室訂業向千秋

視李氏女東龍歸途有作

甫完兒女債五嶽曾遊若  
待了婚嫁誰能不白頭  
吾今幾百里汝臨三秋自  
是難留處千峯結我愁

又

風雷烟雨過微日到林間  
流潦同爭路歸雲各在山  
回頭心脈脈慘淡淚斑斑  
遙問漢唐主和戎太厚顏

白海棠園有懷陸生寅賓

聞片翰難得正生道致遙差將比張國漢掃亂唐朝  
依飽盡如新相宜之來春亦自嬌木桃投有報况  
此足堪瑤

鄭若子過京口言別賦贈二首

揚州不得別特特渡江來一棹烟雲幾千秋雨雪懷  
古人未易此今爾海難裁似爲君留宿明晨船已開

二

赤日烹江沸扁舟訪友情遙光連岸浸空滿共潮生

蘇李手文集 卷四 五律 五

胎前添自郭韻聲吸詩走令名別詩若丁有嚴灘取次

于明卿作 市古憶同詩

和答彭子安喜雨見懷予遵川正韻故後二韻

未依原唱句月十二元合于正韻者

意和農夫事由池長碧張瑞苗驚草屋噫氣吼柴門

綠竹還何草茁花欲發孫東農耕讀騰滋潤到茶根

官人山將駒望見儼侃不至

日落山光靜晚隨長谷先大聲翻應外人語似來前

淺水斜橋抱新岩从徑穿行行復立挑樹竹林邊

元日試筆

好待陽明日人間又一年梅花寒谷曉松葉翠雲天  
馳二仍爲道或建元日龍三始是乾兒孫椒酒進奇  
販靈山川

別村石驛

江清雨堂友程山相知氣誼真只今零落盡老作悲  
涼人親善亭君爲殷勤後嗣親寒天松柏意送子倍  
傷神

夜月集吾廬同彭彥修門人吳子致歐上閣王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律 辛

于王類晉公沈仲孚盧孝則見世微世儼兒子

世儼分得東字

酒罷夜力中于山嶺爲龍冰壺行我輩主翁有諸公

松樹高十月花枝好在風濁醪難醉客慚醜我爲東

植雨得贈花事後作與諸子同賞分賦

已過五八數于家自曾王父來四世今得是餘年作

並同客後爲歡亦務先殘雲取雨色芳樹悅晴天著

嚴明學人題詩樽酒前

同婦一饒詩

胡公理萬事天下號中庸及髦猶跟屐徒行不杖笏  
閑亭同白中邱師長古松繼美綜冲是覽哉馬氣封

黃伯鶴六十一 華書 西琴詩及家事

十支舞已周游變動各流墨妙原多書琴聲易得秋  
象知分展魏詩欲擬應劉最美九句毋稱航樂未休

紅橋泛舟別別刊上諸君子

若無今日會虛負此遐征不盡良朋忘彌漢好我情  
湖春分侍入暑氣到林平苦憶明朝別前途正說兵

送蕭石菴歸南雄遂往廣州二首

魏季子文集 詩 卷四 伍律 六

三春惟見雨雲裏送君行日返梅銷嶺還過趙尉城  
故人無恙有 芳艸遙湖生莫問當年事題

鵲鵲夜鳴

我伯思何在君停獨見君 甲乙之亂先伯兄至今石  
閣恨 猶銷嶺頭雲新綠連天暗嬌紅著地殷

春風揚去棹能不惜離羣

得諸子拙軒分賦詩有作

諸君蓬集處把酒近田家時雨添新葉春犁帶落花

人歸芳樹下詩到夕陽斜看罷牽餘興揮毫起曉霞

霞綺園雜詠

制宅可觀土主人定不常當門滾滾連雲月城防  
曲曲開生面層層有別腸况曉吟吟辭來興佑飛騰

二

行至荷亭上蛟垂雄聚聲花歌窈窕進葉正帶珠聲  
微躍從空轉長林太古生為憐飛去鳥汲汲亦何情

生徒傳講業清聲響凌凌 外 方爲辛子寢難

魏季子文集 詩 卷四 五律 七

逃孔子怕拚會懶聽鳥揮扇急驅驅且坦便便陵此  
閒得未曾

四

投石當爲夜看窗喜及朝頗聞三色益 傳瑞金步都  
他館頗持有五更蕭 園中有好吹簫者 窮計應斯

見招吾今思善策幸學拔鴻橋

五

風寒深足怕博塞匪天窮相勸勿爲此良園可保終  
幾因官法顧須畏鬼神攻倚伏觀恒理揭揭適意中

六

無日無朋友偶無尚有兒深同御嘶也晉公語喜石立

同詩過暑移幽院迎風選密枝涵軒花候得何事

不相宜

七

曉開簷竹房青其竹生涼草滴垂垂露風吹裊裊香

詩書消日暇景物助人忙水沸茶初發蘭花滿一堂

八

荷沼分三處當中置一亭清香遊枕簟馴鳥啄空欄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李

客到兒姑待影斜睡欲醒羲皇吾不識閒暇望林垌

九

雙江歸上閣上閣遠獨朗若對秋山還自雙經水

水東來後顧念之來看一老頑追隨花竹下恍壯友朋間

文采兼存素庭柯愛白鵲

十

朝餐喜啜粥嗜好各依隨肯受長源謗予性嗜糖無可配粥飯無

堪站能收節眉且不探池蓮荷美出盡界香吹肉食今來

少園丁莫拔葵

十一

令時能存客微巡飭此方枕安幾夜夢雨送一天涼

詩德懋都並詩人傲太康開門明月靜水樹漾蒼茫

十二

菱葉高十頂蓮花又出菱淺苔留落瓣密倒裝危鼻

只對科頭客無煩雜穢嘲同題詩適興隨意不推敵

十三

落日斜穿檻尋芳曲徑行雜花隨地發筵竹漫天生

待月前池得看山獨夜清迢迢西望盡忽起故園情

魏季子文集詩卷四五律李

十四

日夕名園作遊觀勝主人晴明無數好烟雨一番新

秋到黃夾葉池光碧映身但令罕物役其樂過丁春

七月十五夜

初秋涼雨過天洗月新磨薄露忘深夜臨風發浩歌

人歸庭宇靜魚動石池波清照同千里良宵奈若何

又

異端邪說競地下獄門開釋氏云中元戴罪進永坐獄開俗告歸家迎通

先人罪忍增孝子哀若言今自返他祭是誰來正道

如松柏爭將枳棘栽

玉蘭桃花並放

介暗花事好，豔素交庭柯。心賞真瑜快，形容待若何。

既寧湘客怨，驪並美人歌。最羨辭榮藁，同舟載翠蘿。

又

有宜欲側看，指點向吾曹。質豔明分玉，蘭香恍自桃。

誰能孤麗日，寧不醉春醪。連理將無似，似似紅木梢。

霞綺園池上偶作

空洞真無着，池光入宵微。魚從天上躍，鳥向水中飛。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言 五

望雨

春光好，是晴樹。尚有繁英，豈願佳辰雨。其如田父耕。

風塵雲母盡，星照夜還明。民力東南竭，憂時屬鰥生。

二

耕者頻頻見，人牛歎共閒。且云連歲儉，能復此時慳。

嫩綠眠枝軟，乾紅著地殷。卽爲花卉計，亦欲聽潺湲。

舟中贈友

江天歲候暮，冰雪送歸程。中路還相值，扁舟喜共行。

事師風海俗，交友露真情。寄語衣書者，儒冠浪得名。

孟二從兄貽水仙花

花旁垂垂寄蘭梅，又作鄰。野實是花于蘭寄旌性原梅司予居與兄最近

馳水石，同事擬金銀。瑩澤抽條早，幽香別映春。一枝

院，空裝千葉始爲真。

又

汚泥出不染高品，似蓮花。素壁裝黃玉，清泉浸白沙。

江妃曾解珮，河伯自餐華。好是庭堅詠，偏宜處士家。

吳子政招諸子集，屏武各有倡和詩。予遂和一。

魏季子文集 卷四 五言 五

首次子政韻

山川迎戶入，坐臥看雲生。好是盈尊酒，能流萬古情。

翠賢王序得聯詠，庾公清不寐。吾曾慣遙疑，聲盡聲。

次韻酬鍾鹿村夢至翠微之作

感君思夢賦，遠到野人家。幻入槐安樹，臺生太白花。

竹烟虛夜月，幽泉並春茶。何不真來卽，空教望眼賒。

燈下白菊影

重陽秋節盡，素致濯寒芳。守黑因明著，傳清亦暗香。

榮後形物損，眼轉化工忙。孰謂陶姿淡，離奇滿艸堂。

魏季子文集卷五日

七言律

梅嶺

別饒磊庵

秋杪仰事

花朝寄山中諸友

清明寄呈兩兄

舍舟行洞口岸

山榆

仙易亭題壁

浮沙

別馮戴庵

別朱德先

自海門乘月過阿字亭

亭

廣州新雁

魏季子文集卷五 七律

追張曲江小像

路上

奉送伯兄北行

甘健齋索白桃秧

伯兄云將山燕京出關因寄

題荷全居

碧玉潭

別王門溪陳人白歸海南

晚遊靈洲寺

羊額間有百歲翁同何

左王梁器圖訪之

會麗天微陽公六十詩

至江夜泊

過清遠決飛來寺

拜梁仲木墓

梁梁公欣談往事一首

清明

牡丹下送人之滇

經太液池

分水關

獨山湖

阿伯兄登燕子磯

與友人期西行不果歸至望湖亭望廬山有懷

日微

送蔡靜子

敬上

韓王說作

拜謝疊山先生祠

賢華洲寺坐雨

瘞

宗忠簡公故里

西湖感興贈青州劉止一

魏季子文集卷五 七律

江上口號寄伯兄

見竹笋月季花憶故山

人日伯兄在城叔兄住水莊觸緒成詩

次韻別喻殷三

送友人之燕遂出遠東

贈別宋維德昆弟

遼興

別鄧將軍

黃介五七十

遊蓮山二首

上先姚墓

送鮑子龍從右軍幕

逢前次詠伯子遇書事始悉且感其推解營護

之意述以志別

楊泰未外兄生日

元日二首

溫仲升六十

湯勅吉謝宜爾從陸歸山中去年後憶之

山中送客

偶題

臨別贈唐羽雲

金龍大王廟

登庾城四望感賦王梅菴觀察索步韻

酬歐上聞

碧水間隈韻

賴晉公訪子瑞金風別二首

會麗天看山樓

拜孔正叔墓

次韻淵趙雪清

憶兄子世侃赴郡試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三

兄輩承櫻桃就樹下嗅之

東龍道上

舟中逢雪

桂花樹下飲酒啖桂花餅

遊茶山同兄子世侃二首

其中純來有感尊君子提齋

中秋夕行百官升後同酌月二首

和嶺宗和尚韵

和蘇休聞溫匡雲小園賞芍藥

再過過園有懷楊惟才宰涉縣

中秋夜賴維牧晉公邀集芙蓉亭同王廣生李

長止胡若木次見世儼二首

竹當道上

得家書近事叢集長兄世儼獨理念之賦示

伊榮仙三十

曉行

答贈趙霽邨過訪詩次韻二首

候文信子容秋亭卽以言別

予自會昌歸里蕭陶眉以赴秋閒未別追至瑞

金而予適行矣悵然賦寄

魏季子文集

卷五

四

過石湖訪鍾士雅不值卽贈二首

雪約園園丁

自貧營逐霞綺園

當兄血三弟猗仲偶得幽蘭招費述以見貽卽

閒忙二首

九日黎生於鄉在山中同彭彥修及三兒俱有

誦二首

過河東訪韋渡上人不值

同吳生子政彭彥修及兄等花下飲酒次韻于

政

啖花詩

孔生惟叙來琴徽演行御贈

逕山間吳子政新詩因賦贈

送黎生於鄭遊江南 逕山中寒雨口占示曹兒

道猗仲弟看花高興未關迷斷午食同羣從兄

及諸子弟伯兄孫家桂

偶過植園主人不值漫題

於前雨湖華陽鳳錦師惠和之作

過江勿剛山若不值遂往冠石二首

贈別詩生元文 次韻若朱內章二首

蘇李文集 卷五 七律

五

子政去數日不返予將入城仍用贈子政庚韻

留題

謝若孝盧孝則徑來山中慰平岑寂

梅花菊花桂花山茶花榴花同插一瓶

贈別蔡生叔謙

重過植園看諸君子倡和詩樂其前庭朗暢山

光出沒主人曾子羽留談燕于時鳳鍊師邱公

陟曾庸公應孝則曾君平主人弟次梁林望皆

在坐磅礴盡致新亭休夏常憶及之因次韻公

陸四首

耽晴喜賦二首

贈鳳鍊師

贈別查生晦仲

雨坐新亭擬問二首 林溪明之兄五十

樂周彭表以令子理孟攜白芍藥歸山中花時

招賞因冒雨來赴漫題二首

立夏三日漫賦

送日乾家公車北上

蘇李文集 卷五 七律

六





魏李詩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寧都魏禮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訂

梅嶺

久意庾關勢學雲行來十馬可齊輪乃知奇險因豪  
作爲笑虛名誤世人新艸年年生道路布衣落落老  
風塵誰能平古悲秦漢尚有張公廟貌存

彭船庵云看他用意直入筆力勝越何等氣傑

魏李詩文集

卷五

七律

別饒嘉庵

司馬當年少特雄乘驕端不讓終童

饒終童入粵有豪氣後爲長州

馬自應匠石過棘木竟許行冲入藥籠細細路淹黃

崖雨芙蓉色老鯉魚風分張達此愁知已天海蕭蕭

一望中

秋杪卽事

海上風光日已微照來林角尚依稀何當野火競天  
發連使餘失曉曉巖色長驚驚婦哭空村反見大  
軍旗人生但得有名死荒艸寒原不敢悲

鮑云風大語金悲

北金

花朝寄山中諸友

簪冠竹杖向蒼苔桃李叢中三兩家千里獨爲南海  
客半春空負故園花小窗盡日來飛蝶短艸新田有  
草畦道足勤農晴最好

是日名勸農日晴豐雨歉卻慚溫飽飯胡麻

清明寄呈兩兄

禿頭短袖意蕭蕭野館長陰貫寂寥僕以橋門方見  
柳堪纔如掌自生蕉風吹棟杜春相憶雲隔松楸日

魏李詩文集

卷五

七律

未清竹望還當何處是屋南斜水帶橫橋

彭船庵云杜劉高調

分舟行洞口岸

野艸野花江上村家家犁水田勻鷗鴉飛處橋頭  
路縷烟華中客子身新夢日夕憑薄草故人春思在

衡門此間可有胡麻飯未許桃源更避秦

彭船庵云風華麗美中客妻微還借真石丞

山橋

小橋村落對河津綠樹如牆不見門水氣欲生山半

雨以烟橫作渡頭雲野藤過石牽人由古路行車老  
客身海嶼漸親家漸遠有懷索向夢中論

仙易亭題壁

乍雨淒風古寺幽閒亭長抱一溪流都緣列子分蕉  
鹿卻使韓生笑林猿春鳥最多依密樹暮雲時見有  
行舟十年觀海真吾願豈意高涼半月留

浮沙

一片浮沙白似烟傳聞逐漲出柳鰓不愁竟水居營  
窳直與康君共土船疏足初知荒艸力低頭恰愛野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三

花鮮人生適意爲真樂興盡還舟枕簟賦

別馮載慶

逢君之始識君真落拓如予未覺貧花竹見招秋可  
宿烟霞愛客日相親久知石齋多醇德不似楊彪托  
舊臣此去爲言湖海士天涯尚有老成人

別朱德先

天涯一見卽流連哀雨常欺村老舊我去竟先浮海  
路與子約頭君來不用買山錢欲同隱其懸知碧鶴  
當婚女有東林之語子友人之任食玄雲可學仙德先記取

春明花信好莫教遲發買江船

自海門乘月過阿字茅亭

我獨行來十里村月高猶未掩柴門天光竹色相依  
映地潤亭幽如夢魂聞落頭生清淨想對君不覺未  
歸身悠悠長夜無多語明日東風便欲分

廣州新厓

爲愛由溪避北溟早同落葉一聲聲昔人愁是關兵  
氣于我鍊爲特世情私覓稻梁朝自飽羣疑炬火夜  
相驚好當烟水深深處莫向人閒作意鳴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四

題張曲江小像

十月梅花嶺上過短衣曾拜曲江祠石林寒色自終  
古落日荒亭有所思世士只今無此遇斯人安得與  
同時間君名字見君像風度何如欲似之

路上

嶺上桃花又一村重崖欲徑入江橫空山雨到疑聞  
鬼細路雲深不見人林樹竟從天外出陰晴忽在空  
中分澄衣透背如冰雪自笑年來愛苦辛

彭翁庵云此與五古內水途中七古內贈李元  
仲皆同時作無異辛苦愈自濃是知李元

素送伯兄北行

數千里路亦門庭最是崎嶇入帝京春水下船浮地  
勢脫風騎馬越人行邊歌早已通南服野興還堪望  
北平好景好山惟叔季知兄長道總關情

甘健齋索白桃秧詩以贈之

勾庭盡種紅桃樹中有白桃竹下栽最喜花先正月  
發卻逢君在了溪來幽人自可相持贈春雨隨時到  
神萊直得他年能結子白桃以早辦始知耕屋不須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五

彭躬庵云高集林老七律妙境

伯兄云將由燕京出關因寄

陰山茫茫閉眾學書傳冀北出關東長城不敢居形  
勢遼海向曾有颶風馬望塞雲知廣漠臺閣烽火憶  
羣雄蕭蕭瘦似憑高處嘆我支離采石中

題荷全居

伯巷先生愛隱淪詩書自足長兒孫無管不折東山  
版有客長傾北海尊更聞懸崖半龔屋已栽新竹待  
開門金精洞口幽人徃乘月能來一問君

碧玉洞

道盡喬林懸從徑到來抱腹坐寒磯散飛長谷千絲  
雨收竹沿山一道溪亂草幽光青入洞遠林微見綠  
如畦陰陰暮色催歸去出得菜園日正西

別王開溪陳人白歸海南

荷舟曾記泊那港微月輕波剪剪風一別定知難再  
會三年豈意此重逢欲隨飛鳥歸天外所謂伊人在  
水中果罷朱庄為棄地吾當泛宅遠相從

晚遊靈洲寺同何不借梁器圖梁芝五陳元孝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未

陶苦子

問舟不見坐江邊明月銜峯未上天水石林中安野  
寺木棉枝裏出漁船高秋夜靜人如鶴清露風微舛  
是烟尚有東坡亭子在君來猶勝建炎年

羊額閣有百歲翁同何左王梁器圖訪之

古荔秋陰直到門徑隨好友訪遺民雙親見背五旬  
外孤子難看百歲人最喜呼兒來酒肆還能送客手  
江濱羨翁飽喫太平飯冠服猶然舊制存  
甘麗天徵湯公六十詩

野史尚能言舊政長才竟自老阿邱溫公結社猶年少  
永叔歸田御早休兩愛常平秋應節風行鄉約夜  
無憂湯丁其地立常煩君爲問賢公子堂上何人是  
座頭手書謙鄉約

分江夜泊

歸心最喜半輕初向曉維舟傍野橋山近不遮汀岸  
月水清初謝海門潮廣潮至魚鹽小市繁燈火風露  
向天接酒鄉前路尚愁灘偏仄望來鄉國益迢迢  
過飛來寺

觀李詩校集

卷五 七律

七

軒轅帝子西遺址梁主哀年落梵宮六代鶯花歸大  
映一帆烟雨過前峯碧流蒼石空濛外丹閣青苔想  
象中每覺高天聲欲下聽雲濤處不聞鐘

拜梁仲木墓

我飄零遊作客思君不見涕潸然竟持萬古潛歸  
地默對孤墳上問天芳樹莫教春爛熳寒流還是舊  
塘波男兒未了生前事再到人間已八年  
彭躬庵云仲木偉男子生平以朋友爲命得止可不死矣

聽泉公狄談往事

爲我且斟酒一卮南朝遺事竟如斯孤臣日擊興亡  
跡賤子思鞭將相尸齊鄭戈矛空憂神州淮謀畧似  
琴絲斜陽欲下山川淚春風何處悲

又

峯頭曾聽說江東二十年前一夢中罷政徒勞傷伯  
紀嘉祐天忠莫賢師子外著書且莫論高宗子日作  
諸山社宇啼春日洛水垂楊繫曉風可惜當時凌  
御史謂南風空猿野賦死英雄

張雅得也重其忠節尚是第二義矣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本

清明

江波柳葉一時青四野雲生雨欲成海上燕來知氣  
候客中人又遇清明一天空影迷魚雁幾處春光各  
弟兄時伯兄在應叔兄親道先塋疎翠掃荒烟寂寞  
鎖清陵

牡丹下送人之滇限韻

江北春潮一帶長江南春色滿垂楊離離正值開花  
時牡丹風俗遙看祀竹王會逐猿聲過棧道早隨  
影影渡瀾湘相憑萬里舟車力寄此傷心到夜郎

經太液池

西城雨過碧池涼，御苑亭臺散水光。  
不信疲驅經此地，可憐飛燕出危牆。  
以其云云綠苔細柳秋根綠，  
黃菊殘花晚葉香。遙想當年遊幸處，橫雲古木鬱蒼蒼。

分水廟

尚書河伯祠仍舊，水梁開尚書宋文通此河汶上分流至此間。  
南北放舟奔順水，東西陟岸亦爲山。  
鳴禽似愛人歸去，老樹常看客往還。  
牽纜正愁紆日月，清波細漾一

開顏。  
自北來至此始微見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九

獨山湖

風塵久已別吾廬，作客來歸念客孤。  
有客期嵩山清未能赴約

夜夢行中嶽路開，但見獨山湖。煙天澗水浮村落，  
遠樹平堤入闌圖。烟裏遙呼艇子出，小鱗賣價不如

蘇

同伯兄登燕子磯

江寒風急雁斜飛，兄弟登臨雨布衣。  
白草黃沙歸到此，孤蓬短棹欲何之。  
金陵尚記來時路，鐵鎖長禁往事悲。  
指顧忽然天地黑，波濤隱隱出旌旗。

與友人期西行不果歸至望湖亭望廬山有懷

日談

七年三上望湖亭，雲掩寒山隱隱青。  
冒雪來歸人已瘦，驚風直射水無情。  
還心竟負三秦客，對面難通五老僧。  
記得石林霜葉滑，忘飢急過萬松坪。

送參靜子

長夏徑歸湖上客，將秋欲穫故山田。  
魚在水仍潛藻赤，日無雲苦坐船。  
事屬典已仍載竿，行隨遠近不持錢。  
到家應是涼風節，江岸蘆花白似棉。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十

嶺上

嶺上寒雲一逕斜，春風吹客向天涯。  
路逢險處偏多雨，人值花時不在家。  
青氣暗生疑海嶠，白光明照是汀沙。  
催車遙指江村宿，疎櫂茅簷噪暮鴉。

悼王說作

生年六十老柴荆，州府從來絕送迎。  
留得孤魂歸侍帝，近聞一子竟爲僧。  
詩名只博墳前草，筆札還餘紙上情。  
他日重尋思曠處，夜潮空打尉佗城。

拜謝廬山先生祠

先生忠烈一門齊公夫人李氏以教民自誅倭寇死  
新皆死一見兄在萬餓到千秋永不飢時許爾  
孤相存前只有杜鵑啼微軀再拜瞻顏色短髮多  
懶下涕淚怪得世人推節義至今還自說江西

寶華洲詩坐雨

乾龍多般還噪雨飛盡正晝欲盈襟雲明嶺暗添湖  
白向小簷低助竹陰物序又驚初夏節麗須空老百  
年心林泉暫許閒身任獨賞聊爲抱膝吟

址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七

憶堪歡飲鳥胡枝客舍經旬靜掩扉解作炎涼當此  
刻來如潮汝不意期病余猶幸非君子寧爾空閒誦  
杜詩海草綠濃梅子 眉眉還自著棉衣

宗忠簡公故里

宗公舊宅市南門單族寥寥尚有存公世已久絕  
世是留名當亂世故令無後慰忠魂遺天碧卿隨人  
坐落日黃塵任馬奔爲憶渡河呼不絕山山還似陣  
雲屯

西湖感興贈青州劉止一

寒風吹得雜啼鳥四海蕭條氣未孤莫憂衣書卑管  
晏伶當撥申試孫吳樓船歌舞消王業澤國雲山人  
新開細話平生君共我久嫌踪跡老江湖

江上口號寄懷伯兄

老兄近歲難離我身在長江心在山磨墨西梅應幾  
許提刀剛樹亦無閒薔薇花發疎籬籬湘竹笋生曲  
徑繁植杖吾處呼稚子恐無聊賴恨然還

見竹笋月季花憶故山

孤寺天光似汎舟竹林春暖展堪遊莖莖新碧初晴  
魏季子文集 詩 卷五 七律 七

蔣召召香紅半落溝嬌女莫因多撲蝶小兒可解急  
驅狐山中笋時最破猴之故園西望生惆悵獨倚湖心  
水回樓

人日伯兄在城叔兄住木莊齋緒成詩

人日看花成獨立梅花已落桃花開列羹盤盤同兒  
食殘竹葉莖傍屋栽樹暖葉生蜂就出山前路險客  
停來弟兄却似分三國踏破空傳王作才

欠韻別喻展三

見君勝似聞君時未別先言別後期物外何妨成爾

汝堂前可許拜妻兒已當高臥謝安石原作臣今棄去不  
但風流杜牧之當時在詢我翠微蓬草士交情真澹

劉無奇

送友人之燕遂出遠東

靜夜撫牀有所思春風遊子竟何之獻關任破姬丹  
國摧泉須賴主父尸能去海東雄莫恃偶征遠左樂  
先悲如何估客頻來往關道遠城不苦饑

贈別宋維德昆弟

每向閑齋論治平君家端不愧樂名已欣羣紀交喬  
萬事千文集卷五 七律

卷五 七律

七律

梓又見庠祚作弟兄使院秋含籬菊嫩澄江夜帶蓼  
花明翠竹高處遙相憶霜信初傳第一聲

道興

策杖隨溪過曲有山花樹葉煮新晴一園修竹天光  
碎下懸危岩地勢生叢薄日高聞虎嘯僧厨飯熟報  
鐘聲路旁恰好逢燕子飛說城中又避兵

別鄧將軍

同安城郭見皮州形勝居然控上游最喜虎臣分帥  
節職連文吏制諸侯水天旭日開清汰簫鼓樓船動

素秋獨是望中旌旆遠故人惆悵立江頭

黃介五七十

生在重光得令辰人間喜說舊庚申黃生于辛亥開  
壽誕在庚申  
雄心我欲逢青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改用賊思平事仙簡君看有綠  
筋老壽叟堅離亂後深杯共愛歲華新時立赤  
定知  
王祐兒孫貴百里由他丞相泰

道遊山

我雲出谷上遊峯古殿寒潭老卧龍空在隨身憑稚  
子從前攜持滑路得村農鄉急欲盡岡蒼竹伐木將無

萬事千文集卷五 七律

卷五 七律

七律

引徑松猶喜客僧翻貝葉空天夜半自鳴鐘

又

興廢十今得幾年催科零落到林泉乍寒乍暑隨成  
氣時雨時晴不任天風霧忽吹迷曲徑夕陽倒影射  
千田清與別人問世此日閒情便是仙

上先妣墓

卅里江村風木哀松楸亂盡更新栽恭承慈愛恩春  
日猶想音容絕夜臺半老徒憐雙淚落一年紙得兩  
番來排牛自分非兒事青雨寒泉長艸萊

送鮑子都從右軍幕

驅駭駿馬逐晴雲，雙水城邊一送君。苦竹欲逃張隱士，落梅還賦鮑參軍。角聲吹去饒歌曲，笛鼻塵來有微文。霜夜月明斗靜望，中愁緒更紛紛。

蓬蒿次詠，伯子過宮事始悉，且感其推解營護之意，述以志別。

嶺南過雨日沈沈，獨漉鳴刀托苦吟。客底相逢空飲泣，道旁歌別不成音。春令舊恨多君德，鷓鴣鳥忘機。我心但使浮萍天地合，恩讐誰淺定誰深。

魏季子文集

詩

卷五

七律

辛

楊參木外兄生日

問字已欣成卷帙，初就授經每喜得時賢。雙江居士如塵外，八境風光在目前。旅況難消竹葉酒，佳辰

正近菊花天。欲將鴛鴦爲良會，又值文公好大顛。時參木十四歲，是日適有霜。

元日

寒雲暗雪翳曉天，梅花欲吐臘蟬邊。寒肩憂樂遙知氣，回首冬春又紀年。瘦貌寒筠凋碧色，明遠幽壑清烟。東風欲暖韶華醉，椒酒頻斟少者前。

又

山靜時聞衆木喧，衣冠楚楚拜三元。堯庭可貢重明鳥，舜屋今餘朝廟猱。猶見雲沈遮北極，爲看花發到東軒。兒童亦解開評說，其有心期在不言。

溫仲齊六十

美君六十方清健，未著時冠四十年。松葉不須華服餌，溫君處有梅花正好上賓筵。官將襟意存千古，別有詩腸可百篇。下壽許隨看上壽，重觴春酒欲忘天。

湯勳吉謝宜爾從陸歸山中，去後憶之

魏季子文集

詩

卷五

七律

壬

寒雨濛濛隔歲華，芒鞋衝濕返山家。滑泥細踏溪邊脚，殘雪遙看嶺上花。在昔跣行經地角，于今端坐想天涯。老夫衰颯筋力一任停，舟楫淺沙。

山中送客

山庭秋葉落紛紛，策杖峯頭又送君。直是心期貪妙悟，豈徒才藻愛佳文。輕帆去去雲天盡，前閣寥寥夜月分。梅水正從章貢下，雙魚頻可說離群。

偶題

離家端爲欲投閒，靜坐偏教思不閒。喧夜遶關通竹



水占船時出看蓮山

字都蓮山雲蒙則必雨則晴

方披前史逢爭

戰郵得逢書我往還芝艸有心緩與食神仙何意在

人間

臨別贈唐羽雲

清秋雲樹出幽巖入路風塵意惘然推宅言會同子

敬買絲今欲繡平原高車駟馬爭流水小竹寒梅觀

曉相多公豪華刊落盡如君廉得姓名傳

全說大王廟

浮海不登海岸廟傳舟敬拜金龍祠把椎怒目還餘

報香香家集

卷五

七律

七

恨血食香烟豈有私轉望風雲生殿角遲聞鐘鼓出

江涵大昏日冷狂瀾急欲問明神如未知

登皮城四聖感賦王柿庵觀察索步韻

眉山二水繞却城四面烽煙接境生愁見桃花開處

處爲憐芳艸故行行賦詩自昔曾驅賊飲酒從看善

川兵喜得王公臨此地會教佃湖早能平

王柿庵詩丁飲

酬歐上聞

歐金自錫得千將肯就須工問苦良可是登峯還欲

上巔疑下澤有餘長共崖雪盡梅花發芳陌春生竹

莫香詞興談鋒歡騰兌不禁連聯孟襄陽

警水閣限韻

瘦生宇爲作詩灋照影明明水一區不道青蠅汚白

壁且將紅酒滴珍珠山低碧落孤如立風送晴雲疾

似驅借問隨堤千樹柳卻緣何計避樵蘇

賴晉公訪子瑞金賦別二首

早秋醉早助驕陽飛鳥長林避日光求友誰能行咫

尺立身若自不尋常池蓮萬朵香風送古樹千章昇

氣藏領取清虛差足慰適園佳景共相羊

蘇季子來集

卷五

七律

七

二

山水良朋合有時漢仙名還作魏無知能存古道方

非俗不負吾身便是奇碧落多風搏健翮清朝向晚

足巖仰君歸青與同人說黑髮光陰莫浪施

會麗天看山樓

亂條難得此亭池花樹參差日影移佳客踰輪豈漫

到主人圖史恰相宜正當前席來三水會占東風第

一枝吾邑有三江水合狀元出之謙樓迤對此城上青山如屋裏

御令厚詩早題詩

升世日成墓

一東生易比五溫鐵函難自慰忠魂無窮墓屋高  
致素履承家好殺昆已保完名歸地宅還餘遺恨呼  
大門青靑落桂香風祭別有山川在此村

次韻調趙雪青

判得閒身住翠微山園桃李愛騎驢賦來嘉客尋北  
簪攜有新編款竹屏晚歲祇耽好友癖長年空對誰  
書幅把君詩句如春色頗使老懷起緊揮

憶兄于世侃赴郡試

觀李季文集

卷五

七律

十九

今日是春明日夏雙江汝去正月初春好花競發爭睹  
古詩酒同斟極令辰御有煩思賴到歸看來嫩草已  
成茵四時有景消吟門戶勞勞獨苦辛

兄革承櫻桃就樹下啖之

賴豐明味出岩林舉枝恣啖一開襟謾將紅比美人  
口可愛丹如志土心嗜爽最宜和露摘雨過當用冷  
泉洗食後口生津小燕須用老夫承服方無暇任  
揀何甜不待時

東龍追上

二十八年此路行芒鞋蹣跚踏刀兵開生髀肉悲昭  
烈室有須眉負向平水滿高田湖海在雨生添嶺岳  
小休跌坐松林下又見峰尖遠處明

自中定軍

春分時馬東芳生一派寒光照眼明豈有北朝時賦  
瑞曾無準將夜加兵禽花神樹疑何處天水城廬望  
欲卜自笑老耽湖海興聞蓬掃雪看舟行

杜花樹卜飲酒喫桂花餅

服有江花笑林前好香還得肺腸香辛逢聖主品題  
觀李季文集

卷五

七律

二十一

中那美間米腹食良秋氣到根無脫葉天光入席引  
勝錫丹葩芳味年年足不向頻斯竟棄

遊蒼山同兄于世侃二首

四十年前今再到老僧猶自議癡容山池蓮送秋香  
滿石行苔當午露深落落開身支兄所蕭蕭舊侶數  
蕭蕭舊侶數行吟事推子壯勝杖筇

又

自古方知白日輝白光明誘動鮮生庭忽忽風爲  
田當戶何爲石壓大背有遺民山倍好宋里人曾原

詩人多宗之喜無名釋地尤偏新泉清潤茶香發只  
山樓心向復年

甘中純來有感事君子健病

冬氣微少欲雪時梅花香繁結寒枝方歇見爾情何  
限爲憶良朋更有思高瓏只今爾宿草荒齋猶自掛  
遺詩兩堂晉山子第誰稱最望得頌堂一柱文

中秋夕行自官井後同酌月

今古興衰局一盤聊從燕上覓周官四瓊投出榮枯  
定他片官園皆用六更此則四更每有人良夜忽百子真成爵祿看

魏季子文集詩卷五 七律

圭

聞新氣色清光爲照舊衣冠星離萬戶知何處月傍

九霄玉宇寒周杜少陵宿左省詩及蘇長公詞

又

蕉鹿于今夢正長全朝文武竟荒唐何如俊月雲中  
出恰有輕風分外涼且自去官來酌酒笑他爲吏若  
揮海清秋只與閒人好策杖行歌夜未央

和職宗和尚韵

和尚五雲開法雲西華古剎作東君青松蒼巖間天  
籟寶殿光中風勢又去草平虛橫萬壑上方氣象恒

一墳更傳天外事奇語惟有心知不敢云

和蘇休聞溫匡雲小園賞芍藥

樹枝長作養花天驥日晴光倍燦然不有名人題好  
句空教國色負當年丹華碧葉亭亭出清論幽懷種  
種官相勸卓辭雙尾酒酒之後格日雙尾酒將離呼  
取憶尊前時休聞將歸鄉臣雲有開廣之行

再過適園有懷楊惟才宰涉縣

揮書擬得乞閒身官機頗催作令新執轡屨中幾俠

士彈琴堂上一詩人故園明沼花含月高阜虛亭樹

魏季子文集詩卷五 七律 圭

出塵回憶唱酬渾似昨何時更與細評論

中秋夜賴維質管公邀集芙蓉亭同王廣生李

民止胡若木次兒世儼

淺更笑語洽清光不記佳辰別一方月色獨發今夜  
好今歲多雨月秋風猶帶夏池香今年荷盛秋同亭  
共宴武夷魏御楊留題輪苑王遊逸輕虛堪羽化舉  
孤直欲飲天漿

又

勝侶相將遙夜開無端感慨望中來荆山不鑄千年

船人夜客思有尺空平老深知清暇樂吾徒上房賦  
高才人同未了良宵事海蚌生珠免結胎

舊當道上

向程近自百重山有路何人乞得閒長逕綠崖二十  
里小溪渡水廿餘灣日晴披影觀雲過雨忽傾盆攀  
足艱入夜到來忙借問石湖好友未曾還

和家書近事叢集長兒世倭擯理念之賦示

花間作客好俊修披紙看書始欲愁有汝獨勞吾得  
遊伊誰遣接日無休因思理劇當時習歸訊處分考

蓮花寺文集詩卷五 七律

三

蓮花寺爲及鉅亭下草丹香共坐桂蓉秋

伊藥仙三十

池館蕭疎別有天其人如玉見當年已非長齋尊論  
語不學爰清草太玄山色欲同秋色遠關心正與道  
心堅我今六十君三十自是吾廬嫌藥仙

曉行

征夫及側不成眠卻誤鷄聲認曉天密樹虧光披柳  
路輕風帶月人山轉閉身好共經營客顧影深嘆向  
暮年一度香花開已過新亭秋色意空懸

答贈趙高郵過訪詩次韻

多君離騷忽相存此是人中適等倫氣節昔聞凌海  
嶽文章今欲滿乾坤荷亭香動佳懷暢湘水遙來友  
道敦不有秘思堪作賦飯生端魏任梁園

又

蓮花過頭竹園天詩思逢君似吸川萬自奚囊項足  
讀百怕酒酒不兼賢里中自信齊歐九方外何妨好  
人知習忘嬾眠無物役相將共話羲皇年詩每刻日  
趙處改文

和家詩文

蓮花寺文集詩卷五 七律

三

飲父信子客秋亭卽以言別

老友相逢興不慳水天雲樹看廻環隔江雖隔誰能  
隔閑處接閒竟未閒卽席方欣同承晝舉杯似欲動  
離顏祇煩密雁傳佳句任苦計誰閑關

子自會昌歸里蕭惻眉以壯秋閑未別追至瑞

金而子適行矣悵然賦寄

百里嶠峴來送客千秋氣誼更何人章江逸棹曾多  
日曉月間途又隻身豈謂歸心難久任每當遙憶易  
傷神臨生信是無憑跡孤負山陽趙景真

過石湖訪鍾士雅不值卻贈

石湖雲物迥高秋擬得從君作勝遊止水到門心自  
遠佳山入座境何幽交游詞賦千人傑翰墨丹青一  
筆收誰能壁殿騎馬去斜陽反照欲生愁

又

世上於今不好真萬山深處有斯人要知諸葛稱名  
士未許齊邱作隱淪松樹林中翻宿鳥桂花香裏得  
閒身秋風已動尊簋興訪戴還舟事亦新

書綢閣圖丁

觀李士文集詩

卷五 七律

幸

名家得此好閑丁鎮日頻來花底行百擔池泉肩上  
運千章竹樹掌中成吹簫渡夜兼防賊念佛崇朝不  
任聲時摘圖說供客食蘭盆疊疊最怡情

自負管還霞綺園

經旬別此如經月歸到園中似到家溪水未過遙指  
樹房門不啓且看花荷亭桂子黃檳栗帥嘶美落鞋  
闌霞揀得老身花底老已忘白髮問年華

遊兄三第猶仲偶得幽蘭招賞遂以見貽卻賦

春蘭已過夏蘭遲那得幽香此一枝長葉拖雲倚綠  
秀向花經月未離些招來對酒昏難去擬向閒齋愛  
本宜自是阿戎多逸趣方近新卉不吾私

閒忙

誰道山中開最勝山中閒事百端齊流花自肥園丁  
水按土管商指甲泥好景幻觀非一一同尋遊賞亦  
折折興來呼酒兼分韻猶恐曉曉日易低

二

入夜天邊月吐光漸看山樹入蒼茫行過疎竹身移

觀李士文集詩

卷五 七律

三

影坐到平塋水一汪酒不投瓊徵史傳花無定色暮  
水前雞聲露冷催歸去齊發高歌滿路旁

九日衆生於鄭在口中同彭彥修及三兒俱有

詠

鯉魚風發雨濛濛好有黎蘇結伴吟調梨子雲燕子

鴨海南事

絲竹或雲隨葉破茶烟學海與天沈莫房欲揮差無  
臂刺處凌寒始見心時序又驚秋色老提來桑落且

同斟

又

在峯無中更登高  
乘新蘭茶與亦豪坡老重陽剛過  
菊劉郎九日快題  
然山中有嘲還吹孟嘉下栽花豈  
學陶將汝猶成風雨句官租幸已付兒曹

過河東訪晉陵上人不值

冬暖晴窗欲迷小橋  
延委獨扶藜遙山一派烟光  
接近郭千家變火齊  
南渡法開傳草夜東陵園盡入  
招提寺在河東文蔚公指眉而去非因酒何事遂公出

虎溪

同吳生子政彭彥修及兒輩花下飲酒次韻子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七

政

城園花謝起芳山  
鎮日花前共倚欄  
老眼看詩常兩字  
枯腸到午已三餐  
荒吟爲子搖搖發  
高興能誰稍稍開  
把酒亦寬蕉葉量  
微醺便覺破春寒

孔生惟叙來舉微執贄顏行御贈

美生分得單賢身  
白榮爲駒蚤過倫  
識路云何每款  
技探驅應自有龍  
寶秋花媚眼心  
途深夜磔捫星意  
同直植仗峯頭成  
遠眺千山晴雨一  
歸人

梨花朝暈

惜花喜說祀花神  
果炬酒漿到面陳  
僂口多稱時令  
日散情代養老  
麻身泥壺斟出淺  
深得覺壘堆來大  
小勺餘食偏分  
諸稚子看渠歡笑  
發天真

還山問吳子政新詩因賦贈

愛吸山中清妙氣  
山中况復有吳生  
易堂真意猶猶  
見詩國遺風我  
魏名松葉當春  
延書色梨花過雨  
發清情  
庭將長夕同侶和  
御悔移家去任城

送蔡生於鄉遊江南

蔡生風思少知各  
詩格年來漸得精  
讀史猶存三百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庚

昔纂經探獵  
斷分明生有宋史詩三百快觀江左山  
川大任駕育中  
水石情生有爲語故人吾老矣  
撐腸

五嶽尚難平

還山中寒雨口占示兒曹

青樓常樂生碧山深  
寂坐春寒意不禁  
喜向佳花發  
半句觸來愁緒  
即千等汚泥氣  
點紅桃片濃雨  
平吞綠竹林一病  
一當程課業  
一人將母在城陰  
特生命其生作理  
宋世儂倚母於城

附

世微基和

城南山屋春爭麗兩地勞勞思不禁花色如霞紅  
一派竹光隔水綠千尋好將風日清滿意愛看雲  
烟起青林自恨抱病遠子職見同請父惜分陰

世微基和

登樓西望信情流運道遙隨不自禁勝友薄云天  
上立好花只向愛中等人歸時綠柳綠柳綠  
誰定如忘念垂原夫記得佳言入語林展讀示詩  
物極其歸

世微基和

月夜思歸舊室山光清妙春離禁歡心只在鹿  
前得來中還來花下等雨點紅泥沾赤馬嘶來白  
雨前青林天將愛日等閒過展展承陰作十餘

及諸子弟伯兄孫家柱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无

只用聚首稍雅得况是連枝好弟兄益以東西分被

麗庄于次第出肥腔不妨稽古開疑問亦可歌詩述

和廣寂寂老懷因大暢任他雲翳壓江城

偶過植園主人不值漫題

水光澆漾帶晴烟菜園中間曲徑沿遙望蜃樓春掛

雪近披魚沼曉沈天藤花小石孤庭得暮西名詩四

壁懸好向周遭欣賞足蕭蕭獨返意悠然

疊前韻謝華陽鳳鍊師惠和之作

少時猶記動烽烟俗尚漸爾盡濃治似子堪爲長白

王伊誰醉倒荷盡天深情自有傳薪在定力何難朽  
素懸此志逢人豈易說足有空谷喜足然

過任勿剛山居不值遂往冠石

委運奇石掃門前巖屋巖岩得自自然入路幽光天不

大就屋正盡日無惜蕭疎爲數英雄老費朴應教子

弟傳久立茅堂空候望遙遙谷口鎖晴烟

二

離得岩扉行冠石相陰添入石崖陰涼風吹面忘秋

若好景留人自古今論世商歌成底事把蠅學極亦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手

何心寄言樓隱兩山客松竹凌霜翠山林

贈別許生元文

帶病衝炎破綠苔攀蘿掛壁上山陔休文贈亦將書

誦生言病王榮長於作賦才生所作日賦只恐空取

筆石去多慚孤負問經來秋陰欲動動歸櫓日極南

天務不開

次韻答朱內章

學師衣書總作儒多君咳唾灑成珠情長似水流難

盡筆老如秋氣亦蘇引望悠悠瞻歲月夢隨款款擬

衡巫五雲只在雙江下一道清溪到酒廚

又

閒雲野鶴繫吾身此外何人可共倫  
桃樹不知秦歲月向山還動漢風塵  
老成幸爾今猶在叔世陶才未  
足連脂宇有期期莫負同吟同醉萬天民

前題

古人無事聽鶯鶯愛此風花作意鳴  
似爲老夫留款曲卻憐佳鳥感多情  
雲迷疊嶺依稀見月上空虛寂  
寂生他日言歸欣賞處可能對酒憶春城

謝若季盧季則程來山中慰予岑寂

兩賢皆是作詩手一到旋教壁壘雄  
謝朓驚人吾已得盧綸才子附能同  
肯攜高興來天上呼起老頑出  
夢中晴雪滿空飛不下梨花獨樹怨東風

梅花菊花桂花山茶花橘花同新一瓶

四時景物一時來二盞三香案上開  
看夫忽忘何節低氣成端可備詩材  
翻翻逐蝶晴光亂款款飛花雪影  
猶五聚徒言非表瑞荀悅云五星所聚是謂易行  
有能者昌無德者殃其序矣

與至以五星之象由他錯異不爲災  
與日食地最並

謝別蔡生叔謙

秋水落石灘多千里桴舟到薛蘿  
尚有山中真氣吟曾無世上幻風波  
浙潮可畏婆留射蜀道寧煩大白歌  
生從尊君子難別酒一危暮桂路前途消息待如何

重過植園看諸君子倡和詩樂其前庭朗陽山

光出涉上人曾子羽留談議丁時厚鍊師邱公

陽曾席公盧季則曾君平王人第次梁林望皆

與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圭

在生磅礴盡致新亭休夏常憶及之因次韻公

序

水軒首唱應離和道士連吟亦擅虛欣有至人羅  
絲野盡將詩格入黃初使雲易度何勞堯耕研齊獲不  
用鐫記取池邊歌夜月孤巴琴響聽游魚

二

最喜山光相杳靄鵬池憑檻即池垣豈嫌求仲來芳  
徑莫使元罕見洞軒仗輿重過方破寂聯朋仕賞不  
聞喧會心便是當前事石氏無煩於面



三

橫塘一派昔栽藕，若到開花不待期。白髮綠風當暑候，碧筒醺酒納涼時。圖書疊滿長源架，漆了取來日本池。靜亭亭中，使得暇後思，方至類前思。

四

植園端可詩，頗作勝友。何妨快意刪，大陸只今多滯。澗清河外，鮑表雲間，堆成峯巖，終疑石笑指烟霞。幻出山遙，我誠然因老，得天授白解，始能閒。

元生倡涉餘興，率爾作此。然諸君子五言長城，非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三

秦系所得攻孫武兵法，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避諸七言，亦如張仲堅既見太原公子，自應別尋扶餘，向海外爭雄長耳。并識。

晚晴喜賦

萬籟九空萬宇顛，斜日穿花茂信妍。滾滾歸雲齊赴壑，滔滔餘雨尚鳴泉。祿山捫腹賜先出，朝義授林首自懸。問史適今方大快，況當陰騭豁通天。

又

萬籟九空萬宇顛，斜日穿花茂信妍。滾滾歸雲齊赴壑，滔滔餘雨尚鳴泉。祿山捫腹賜先出，朝義授林首自懸。問史適今方大快，況當陰騭豁通天。

且老欲寬銀木學，慈桃葉嫩爭山艸。色梨花綻入海棠，故紛紛解解成佳趣。月出長欄影又移。

贈以練師

燕市悲歌自逸倫，中前峯上四時春。詎將朱頂稱名士，正好黃冠作道人。貪祿已知張果妄，始遊始識呂巖真。讀書忠孝神仙事，咄咄須眉迴出塵。

贈別查生晦仲

大地無情刺一身，東南西北遍風塵。愚公山在還須了，國一衣殘尚魏臣。落落孤峯貯日月，明明寒水深。

魏季子文集

卷五 七律

三

能辭汾江戍，鼓閣急長夜。如何夜鄉晨。

雨坐新亭撥悶

一亭烟雨坐孤身，三日潺湲夜及晨。過午渾疑方欲曉，寒寒纔到初春。榴花灼灼丹，夜徑梅葉沈沈碧。欺人白髮漫尋愁，裏去不如閒夢身來真。

又

今歲全輸小歲健，詰朝又勝此朝頑。想延親串齊驅問，高捲詩口也得閒。日影乍開添作雨，雲蹤偶合忽移山。纔成口事無非懶，迅促猶遲赴午餐。

林溪明之兄五十

盈數只今纔大衍高秋正喜肝長庚服官自此猶爲  
蚤寡過如兄豈未能檢書一庭延壽客來更三爵青  
年龍與君異地同枝葉藕比彭宗學老彭

聽周彭表以令子理玉攜白芍藥歸山中花時  
招賞因冒雨來赴漫題

素質潛芳翠華陰多君佳興足幽等白衣不作花王  
侍丹點常懷志士心澤雨崎嶇真直得輕烟籠翠未

消沈山中況有人如玉謂西向王人也坐對長欄意獨深

魏季子文集詩卷五七律

至

二

已來隨事寄歡擬逢名花置此輕宋醺顏頓渾醉  
適山散羅列失清塵一三人足黃金帶生中適四人  
七十朶推白玉玉主人好佛常置習習幽香時拂坐  
是花于佛堂前

廬陵風味又何殊

立夏三日漫賦

九十春光倏不開書生脈望筆生埃幾交夏節寒同  
至每見晴微雨印來幽隱似添遮苑葉接連僧貌沒  
指若王嚴憑欄一望淺淺碧小阜多煩大堤栽

魏季子文集卷六目

五言絕詩

潭口尋仙人跡

贈別陳元孝

題書扇

病中四首

偶題

別錢介維二首

客況

霜旱偶作三首

贈臨山僧

綿江客舍

山中三首

夏子廬山讀書處

別何不佞

除夕寄人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五言絕

一

高葉具京樓

別陳季長

江上

留別談允子

遊石鐘庵四首

別人

舟中即事三首

馮母節孝十咏



魏季子文集卷六目

七言絕詩

北山二首

黃天蕩

春白偶作十首

和韻答宋牧仲郎中二

首

用前韻答錢介維

贈吳子遠

別朱錦函

金山二首

王崑繩生日

爲人題西子拯救圖二首

南越偶題

次王觀察楠庵觀孫鍾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言絕

十

元微君韻四首

雨中喜陳元孝諸子旅

邸小集時將別去

釣臺

江上口號

過獨山湖

西湖雜詠四首

初秋客中送別

別張穆之

荷仲弟園中牡丹詞又得山蘭花一本香質特

異坐間賦此二首

朱海納花六首

趙庭霞竹裏彈圖二首

題志

世儼日自瀝普口古

又

此君常月下有憶盧生孝則長兒世倣行過



魏季子文集卷之六

五言絕詩

字都魏應和公著

潭口等仙人跡

我非許道士乘興亦能來但傾秋光意石門何必開

贈別陳元季

江水流天地問君昔所之曾經無忘墓又弔屈原祠

題畫扇

山光含渾沌樹色結冰霜得此歲寒意能教六月涼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五絕

新中

扶病寺爾寺筍與茵苔香挂搖簾外影一路見湖光

二

路山西子湖四顧身無力猶喜住南屏屋裏有山色

三

高齋此處節前道瀟瀟長暑怕風開戶明知月上窗

四

涼雨深初脈濕來亦自閒那肯病後眼一看雨中山

偶題

學來未秋郊未有人入山能悅性臨水不知身

別錢介維

就君才思好幽徑日來行卒纔重灘去橫橋少幾生

又

秋日佳無盡唱酬未厭頻懸知詩目上添憶山中人

客况

披卷不知久行來獨倚欄夜深寒鼓近月照敵衣單

霜早偶作

蕭瑟春如此暮溪日微斜沿堤開柳葉隔水望梅花

李于文集

卷六 五絕

二

又

灣出深林火斜安渡水橋獨行行復立帶夜叉聞簫

又

鴻雁先人去烟花共客愁明明春色裏空自送雙眸

贈虛山僧

虛山雖得住作意學幽人出戶迎青鶴開窗放白雲

綿江客舍

眼色斜含粉空虛人未歸一身兼夜靜孤鳥逐星回

別詩

離人江水上水上日當年出門不爲悲入門始覺苦

山中

春日靜茅屋疎雲閉華門秋風吹正好新月上黃昏

又

閑菊正獨立夜與水光分山色隱猶見泉聲細亦聞

又

日影時穿竹雲根半入松草虛人跡少黃犬吠秋風

妻子歸山讀書處

靈崖幽秀撰雲勢相盤互結屋鴻濛中讀書在此處

李于文集

卷六 五絕

三

別何不借

離別又今日空悲芳草天綠楊溪上路野鳥叫春船

昨夕寄人

高燭坐中盡片帆江上遲心知此夜去見爾隔年期

宿樂具京樓

不辭澀酒醉甚爲故人留烟月處遲夜溪山帶早秋

別陳季長

曉船花共發春樹鳥爭飛回首幽人宅烟光隔水滌

江干

江頭望已極一一非君船面影夕陽動驚聲亂眼烟  
雨別談兒子

明月各相照孤舟共此心記得高談處歸鴉帶暮林  
遊石隱庵

花潭轉幽谷層層出妙峰更穿松徑入石隱在其中  
又

幽人何處得招隱有空室獨見山雲意不招亦肯來  
又

鳥聲傳曲石古木振天風衆響爭喧嘩兼聞何處鐘  
德十子文集 卷六 五絕

漂漂合谷泉流出石門澗夕照落溪中湮湮千日散  
又

別入  
小湖江上急夜雨客中多正欲開船去故人今奈何  
舟行即事

書牛閣佑贈王馬載官船夜宿常盤去朝行每護先  
又

用故夜月靜江空暑亦涼微風塘柳散明月照還鄉  
楊師節季十咏

三軍行特相庚癸呼尤賴管珥捐夫人爲夫兼爲國  
右偏軍

將軍殉國時二十六青春勸以撫孤義食飲始沾唇  
右久節

水陸六千里廉糗只千金祖祭皆如法男兒木易任  
右扶觀

孤大十餘初得資教育書聲雜續聲餘瀝及蠅蛙  
右撫孤

二人登宅壺或當機健年廿自分五叔全家待米烟  
魏季子文集 詩 卷六 五絕 五

家事男婦  
父母老以卑迎姑家奉食終歸羅氏榮女而盡子職

右事親  
子孫克有成由母訓無懈仲子更超羣聲名日以大

右訓後  
因言不出烟此是尋常格外內集子身清整見才力

右家政  
守貞五十六歲壽八旬餘書盡金銀管裏復表關

右說成

窮通自有在 修修可合天 請看節孝母食報 無愁

不顯世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五絕

六

魏季子文集卷之六

七言絕詩

宇都魏融和公著

伯兄際瑞善伯訂

北山

桑竹開門一徑微 殿前闢有看朝碑 至今苔蘚空階

石畔何人見義熙

吳松三六鄭所南有溫男一念看朝事滿眼黃花  
淚不乾 視此詩便覺所南勝矣

又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絕

十

日煖烟微一小亭 石亭不見桃花開紛紛紅雪沾衣

袖風有竹林深處來

又

應足故園花事齊 橋邊飛盡鷓鴣啼 斜陽欲下人歸

去竹外天光似有溪

黃天蕩

罷看離母倚綠蘋 北風吹浪白紛紛 黃天蕩水今非

昔角丁公 萬中 何謂當年殺賊人

春山偶作

東籬鵲按西籬鴻雁高飛紫燕低看是春風都有  
恨仕鵲花發子規啼

又

湘湖秋水正連天遊子將行未放船家有桃源身不  
住問津那便問桃源

又

桃花源記流來真雞犬桑麻好作鄰道是歡秦成避  
世避秦不是覆秦人

又

魏李了文集 卷六 七絕

二

桃源花竹散千家漁父無心自洗槎好事殊憐劉子  
驥遠來洞口覓桃花

又

爲愛春花夢亦醒夜來風雨不停穀天明急起開門  
望滿地紅泥滿樹青

又

社燕新從海上來銜泥獨可向山齋門前還有碧桃  
樹不聽早春寺雨開

又

放盡梅桃櫻杏殘辛夷次第接幽蘭海棠紅絕梁花

白甚謝花開不得開

又

竹竿抽芽纔見尖不多幾日便齊簷林中偏有湘妃  
淚剛取緊叢好織簾

又

綿蠻小鳥喚春風春日西垂月上東日月移人催髮  
白年年只見杜鵑紅

又

魏李了文集 卷六 七絕

三

迢迢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湖灘高水渚還歸  
去處處春山啼鷓鴣

宋牧仲郎中權闕穎州於使院東鑿門架橋便

予過從橋成道以詩曰秋水蒹葭綠望遠新成  
畧約一相邀他時應有閒人說使院牆東處士

橋次韻以答

橋木橫池舊木還開來不待主人邀使君風度直夷  
曠夜路青莎送板橋

又



鹿座山休與世違  
幽情偏愛使君邀  
聽水千秋有宋橋

川前韻各錢介羅

雅人風咏自超遙  
文酒相將豈待邀  
小徑新成來往  
庭秋池清淺帶橫橋

贈笑子遠

升陽自古東南勝  
况復升陽有此人  
長缺十年齊作  
客高秋萬里一相親

別宋錦舍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絕

史遷二十作南遊  
更溯危灘上虎頭  
相對九  
秋渾不覺空江一棹欲生愁

金山

孤峯立水指青大  
白盡迷茫帶紫州  
正當月明風靜  
夜游潮容易到山前

又

戎旌秋角浪中開  
石路無人敢上來  
沒水  
將軍休探信金山久作金人臺

王崑圃生日

芳草網樹鬱參差  
萬古無端酒一危  
子在何愁天地  
老人生好得亂離時

爲人題西子梳妝圖

秋水目關船曉妝  
玉蔥斜挽烏絲長  
自來顏色天然  
點朱點脂勝海棠

又

西子臺邊髮尚香  
館娃宮裏荷吳王  
秋花難比海棠  
好誰與好花作斷腸  
國有秋海棠一名斷腸花

南越偶題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絕

城邊細路長  
青苔烟雨微  
蒹葭氣來漢帝已  
仙陸賈  
上崎嶇何用上朝臺

次王觀察柿庵晚鐘元徵君韻

第五路名下  
藏官南天長  
對北風看  
曾吹魚雁頻仍  
至  
時有微君音  
十八灘頭十八灘  
字都又十八灘

又

折人曳杖不能前  
爛熳春花冷似秋  
築室三年繁弟  
子  
賦生莫識東家邱

又

大臨孫登下嶽孤蘇門夜夜有啼鳥  
蘇門夜夜有啼鳥蘇門好是彭君

又

二代高風寒水清微君在男左右  
成都成聚道  
F城微君在男左右薪傳直到千秋下不特餐禮說

子卿

雨中喜陳元孝何不借陶苦子梁器圖見過同

余生生張昆承朱德先胡韶先葉中林旅邸小

集時將別去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

作客珠江春又深小庭荏葉咽鳴食何期野藪一杯

釣臺

漫說先生隱是與斯時誰肯作遺氏雙臺下釣難臨

江上口號

落日新逢江上晴南風嫩嫩片帆輕  
爲我還持  
何處成星九一佳  
過獨山湖

明明來色遠含天十里殘香秋後連斷岸人家如別  
應荒堤月露自行歸

西湖雜詠

西風荷葉西湖秋猶有殘香入西樓  
柳六橋都收  
並芳非空想昔時游

又

分尸古村立祠門楹齒殘形恨未吞

髮紛紛未拜岳王墳

又

魏季子文集

卷六

七

湖心亭上碧天波燈火樓船映綠莎更有女兒能蓮

又

翠輕風落月唱吳歌  
恩庵門前照明霞憶得長須月裏樵  
恩庵和商美  
舊時高僧處  
昔日老僧今不見石臺還自發荷

花

初秋客中送別

美人空遠事相逢  
笛繞關山向月吹  
最是離歌九  
句登高臨水送將歸

別張穆之

高曉林塘欲別時  
倚花已發向南枝  
寒溪一棹不相  
見  
落木千山空爾思

猗猗第園中  
牡丹開又得山蘭花  
一本香質特

異坐間賦此

介昭明始動尋芳  
花后緣何有國香  
可長長源當肅  
俗人有衣白並衣黃

又

憑他國畫畫  
感勝看此幽芳  
溪不移華屋  
仍留泉石

魏孝子文集詩

卷下

八

韻亭亭鶴立見丰姿

朱海納花

庚午之冬  
冰雪奇沍  
蘭本盡燼  
空益盈瘁  
會昌

劉仁源  
賄以朱海納  
干悉啟種之  
但憂訖秋殊

恩寂家  
循名各詠  
用酬花呪

車陽青葉石榴花  
日日山庭駐  
赤霞開却相  
仍連九

夏深秋子落  
又生芽

鳳仙

黃葉明麗接羣芳  
千仞雲霄看欲翔  
此種自宜丹穴

王不應形似感幽昌  
時正苦旱

好女兒花

中宮正位與人殊  
邪紫何緣敢奪朱  
窮究自詩稱淑  
女詩各意義自非諛

樂指甲草

采采飄零澗浪中  
佳人帶笑拾殘紅  
徐春玉杆紫纖  
指草試舒來一樣同

荷婢

節華秋老  
極長欄海納  
三開  
詭未殘想是宛邱無此

魏孝子文集詩

卷下

九

種南方正色壓諸丹

羽客

龍風生動欲驚  
頑頑長歲集邱園  
海南倒掛紛紛  
落佳種來賄自巨源

趙庭霞竹裏彈琴圖

一林青篠拂蒼烟  
玉軫金徽動響泉  
惟有幽人來坐

此太光雲影自年年

二

石苔橫膝弄雲門  
又敏公有後代孫  
不愛柔枝耽勁

卓前賢餘烈至今存趙文敏公立

題畫

淡澹紅烟綠又新  
碧絲溪畔立閑人  
山中不曉年光換  
石見桃花知是春

世儼日自龍岩口占

折腰由過數周遭  
迢迢招涼不憚勞  
憂病雖然爲子職  
令人棄置等鴻毛

又

酒後們心塊事親未應消得此殷勤  
空山露滴涼如  
曉夢子又莫詩  
不覺不七絕

水受川松楸倍於神

此召堂月下憶盧生孝則長兄世微行邁

竹出青大月畫欄一泓秋水浸遙山  
行人只在清光

史白下錢墾買棹還



魏季子文集卷七目

序引

李雲田像章草序

涂子山文序

陸德登科錄序

饒嘉慶荔枝詩序

謝兌子易枝詩序

雲中司馬歌序

測酌弓序

送任道爰序

建佛花庵序

送涂雲石歸新城詩序

大方上人雜著序

通鑑表撰序

宋上人振痕詩序

蕭楊生序

魏季子文集

卷七 序引目

叔兄五十一歲序

黃生印譜序

謝幼圃詩餘序

黃株塘施茶序

吳徵君遺稿序

風雨亭小引

雜錄小引

送門人吳正名往河渚省墓序

王半哭詞序

蕭孟昉六十序

送綺仲弟往鎮江序

耳中素詩序

邱氏分開序

阮鳴生文集序

爲老人募贍養序

黃松溪六十序

世思錄序

是齋小語序

崇福寺建復藏經閣序

李檀河八十序

吳龍魁贈言序

爲門人楊京遊惠州至廣州序

二千楊產序

汪秋浦詩序

楊汝翔文集序

陰生雙理再至翠微序

楊惟才五十壽序

陰母壽紀序

朱蓉齋八十一歲贈言序

黃株塘砌路序

贈巫亦侯序

宋中丞公六十序

曾有功遺詩序

族兄隆初七十一序

贈孔生英尚東歸拜闕里序

陰省菴六十序

溫嘉李詩序

孔惟叙文集序

魏季子文集

卷七 序引目

十一

魏季子文集七卷目二

序

秋樓遺集序

楊御李詩序

涂生四十序

送吳生遷葬父柩序

公事牘序

淪霞詩序

析產後序

贈劉百何三十序

九江任氏遷家序

麗天堂詩餘序

兒微遊燕楚序

涉江唱和詩序

白雲集論序

楊生詩序

魏季子文集 卷七 序目

于南文稿序

惜樹齋詩序

祭序規則序

風雅居詩序

車刻忠應篇輯解序

番廬七十序

麗澤社規條序

愁數詩序

曾有功五十有一序

問山文集序

吟老詩序

澄觀堂集序

徐尚書六十序

溫巨雲詩序

北索齋文集序

徐涿溪折策文文山鄭所南詩序

顧景范六十序

建香乳菴序

桂蔭堂文集序

劉毅可七十序

送從子會烈往崑山序

黎楚有七十序

孔尚英文集序

內尋軒集初編文集合序

石湖詩序

孔昭文五十序

翠山詩序

魏季子文集 卷七 序目

魏季子文集七卷目三

序

贈巫亦侯序

宋中丞公六十序

曾有功遺詩序

族兄隆初七十一序

贈孔生英尚東歸拜關里序

陸省齋六十序

溫臺李詩序

孔惟叙文集序

魏季子文集卷七序目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

序

京都魏禮和公著

叔兄 諸外叔訂

○○○李雲田豫章草序

汝陽李雲田以文章名天下足跡所至距公傳士無不與之遊今年孟夏自贛州來寧都寧故僻壤無足當雲田觀者而雲田崎嶇走山谷就諸子雖甚困頓不自廢嗚呼如雲田者足知詩矣詩所以道性情

魏季子文集卷七序目

大面君父友而朋友稱至閨房誼好贈答之辭莫不有性情自其中是故性情者詩之主也氣與格詩之骨也韻者詩之情也予於雲田詩僅得讀豫章草皆五七言近體固未知雲田古詩何似然吾嘗讀雲田古文率皆出人韓歐間規矩尺寸不失則其所以為古詩者可知矣雲田近體自往有杜少陵遺響少陵詩在大地間以立川流學者莫能窮其涯涘而其於君國之際新故之戚朋友患難之情憂深而思遠情紆而物睹後之為者以為與國風雅頌相表裏非無

見于  
出使  
赴蜀  
熱病

故也。于嘗謂五經之有詩如五倫之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經之所不能感動者詩則能感之。然詩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不自已者則尤在於韻。韻者聲音之動而性情之所發也。古人使韻如江河之水隨地曲折而成形又如管去病李廣用兵不學古法自然合節者三百篇之類是已。劉平水定爲韻畧同者強而分之不同者又強而合之。譬之食酪吏坐堂上兩造既具不聽辭精視不按律例但以私意曲直而人之勝負死生遂一成而不核噫吾不解後之人何以兢兢然奉爲刑書不敢越也。三百篇之韻既不可行於後世則惟正韻最爲近古得古人使韻之意而其義有不可一言盡者。雲田之詩其意與調既優於古唐之遺而獨不欲排流俗之說以取衷於正韻退之有言無當世之怪則必無後世之侮。楚多豪傑士而雲田爲特奇。雲田其當世所怪而顧出諸此耶。吾知雲田固必有以見矣。

叔兄冰叔曰法極嚴密而出以參差映帶若有意

無意之間其氣力更自渾厚  
邱邦士曰緒紛而曲折以盡一意文緒最奇



○涂子山文序

予嘗論文文足傳人不足道者亟賞歎其文未嘗不  
撫凡大恨之至廢其書勿再讀前十年友人歸自新  
賦謂予曰新城有涂子山者嗜爲古文漫酒頗騷生  
詞中無一切人至於貴人富賈故視之蟻螻出其詩  
人不示予予因得知子山見其文得早又七年家叔子  
遊廬陵與越歸又得子山文數首大抵皆江南作也  
黃向希何如頓巖達堅家叔子言在廬陵時呼子山  
爲老狂然於其所得意文能使吾任意雖黃不少忤  
也予子文集序 卷七 子山 四  
予曰此真龍角也於是懷子山矣又一年予出遊燕  
齊肅廣農與子山同宇分東西戶習見子山如所聞  
史相個少貌言子山悉出其文使子閱之任意甲乙  
如家叔子時而向之見爲頓巖達堅者隱隱欲轉而  
爲予同復謂予爲求其本要更鼓泮之欲然若弗及  
嗚呼子山過人遠矣今人甫童子稍識字誦誦自命  
誦一言畢自謂天下莫已若當坐皋比教授人子山  
同學日久果已爲文能如是猶折節虛已力求變化  
其時予嘗有量哉子又見子山近棄去唐宋以下書

滿三下吟吟誦左國秦漢不休與長安王築夫雷伯  
爲友善王雷予亦得交之博雅君子也子山之人  
其進乎文矣乎

伯兄善伯曰文有奇氣而自旋折長佳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子山

成德登科錄序

今士諫曰人之爲善當如耳鳴人不之知而已獨知此所謂陰德無望報之情無求名之念出于吾心所不然孜孜不息其道與天合天與之合則其相施應也無窮夫人既爲善大與以富貴是人施而天報也夫既與以富貴富貴者更爲善不倦是天施而人報也天人相施報人往而天來天往而人來故曰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不然一施報止矣天之報人也不在于端天而微諸人與物人之報天也不專在報事于天矣

卷七 陰德一 六

乎事之成否力之厚薄而微諸其心苟盡吾心焉竭吾力焉事雖未克濟天必與之然施報之道則必首乎人矣且夫頽天距壽古今所同歟也假令顏子而後壽人三萬六千日物耳生食粟死腐朽極至百年而顏子已無存惟能自修其德數千載而下稍復聖昔天旃祝之是世之壽考而榮者莫顏子若也惜小人事動以益距數千載以下供詭言之口假令距生而天具惡未稔亦不至遺吳于無窮是距天賢于壽世之不夭折而辱者莫盜跖若其壽也乃其所以辱

也故自人視之則曰頽天而距壽自天視之則距大天而頽大壽參伍錯綜以備其道以底于無窮人遭人丁路曰汝榮紂雖備夫驅婦必變色而怒以爲辱已曰汝伯夷叔齊也則謙讓未遑欣然以喜听然而笑以爲榮已夫人豈樂居餓大而惡居天子哉無飽善不善之殊也興國江君羽漢老益力于爲善乃其貧而單今復將軒梓是錄以風世傳曰人定者勝天然則大之所以爲羽漢報者人又惡得而測識乎乎故因其事先言之

魏季子文集

卷七

陰德二

七

○阮籍應嘉支詩序

子生平以朋友爲性命嘉果爲五穀詩文章爲布帛  
去年入粵交至友四五人讀粵中詩文甚多獨以不  
及嘉支爲恨今夏五航海來瓊州瓊州素多嘉支意  
坐臥樹下日吟數百韻將倍舉以補去年之闕問諸  
肆販者云四地皆不實問覓得半蠅牙擊喉提腸胃  
可不恨者讀饒應嘉支詩三十韻嘉應與于同江  
古人初見若平生歎嘉支詩工麗淹博使異名役事  
類皆羅布渾融通以辭義故疊數物而不見爲累重  
魏季子文集序卷七 嘉應 八  
雖未昔謝逸作蝴蝶詩美世傳誦之稱爲謝蝴蝶鄭  
谷自問詩時稱鄭應嘉是詩出子定知世人將復  
自饒嘉支之日嘉應雖欲不自居恐不可得已  
伯是嘉伯曰小致文字卻無小家氣

○譚兒千荔支詩序

子阮讀譚兒子和阿字荔支詩三十首曰何其與子  
同志也何爲同恨荔支也子最恨今年之獨無荔支  
子則何爲不同作詩子恨荔支故不作荔支詩恨之  
淡也兒千恨之何爲作詩恨之乃復爲作之恨之尤  
淡也然則兒子既美之矣則何爲乎恨之曰工於恨  
之也何爲工君子偕老刺宣美也猶嗟昌兮刺莊公  
也美之極恨之淡也此國風之旨也天地之生果荔  
花乃以無萬數美者傳厲者否故作詩不佳與無詩  
魏季子文集序卷七 兒子 九  
同此子所以不作荔支詩也  
叔兄冰叔曰貌拙意工是極善達世俗支字而方  
脫去世俗之態故是最工

○王中司馬歌序

河南司馬公理吾鎮且十年以最達大同其門下士  
爲士中司馬歌送之或言公不升內朝得關天下利  
官僅知雲中兵事爲不稱其才余竊以爲輕外重內  
此江左以後世家俗儒之見不可以惜公嘗讀易序  
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而知兵刑之故矣  
況衆國家治亂莫不由於折獄之人刑當其罪則小  
盜不敢作五刑行兩造亂則無罪者憤結思報有罪  
者翬散以自恣一黨合而大盜起此兵之所以不得  
魏季子文集卷七雲中  
息也子產治鄭桃李不援而荏苒無敢聚士會修官  
明法首國之盜逃奔於秦故曰教明於上則刑措於  
下刑當於下則兵偃於上然余幼治尚書每疑兵刑  
皆殺人之器而刑以秋官兵以夏官夏長秋殺其故  
何也以質諸老先生莫有言者則謬以爲夏時長茂  
無所不有故易之師曰君子以容民畜衆於是百工  
技藝百谷大備禽獮之夫無一不藏於其中上之人  
亦不能盡齊之以體統繩以法度化以德義而有時  
並敗其用刑則不然單辭隻字不寢於秋毫笞杖之

疎不當於往例則不可以服一人故明刑者濟天  
清本落而根枝畢見也而兵可百年而不用刑不能  
以一日無公之理張賴兩造之人不敢以私謁其門  
本不施於百姓纒索不加於士其治刑也已夏  
時長茂之象遷而之兵蕩佚簡易使士知將而將知  
士所固然矣余爲公部民比年杜戶窮山或浪遊江  
湖之上公屢索見丁未秋公將行而余一獲識公而  
也遂命爲文報公於雲中余因公而釋易書之義故  
敢以質於公

魏季子文集

卷七雲中

十一

陳元孝曰論兵刑分合處精確可補注疏

陳叔孝曰筆法堅古如百鍊之金此進乎西京之  
文也

○洞酌亭序并銘

洞酌亭者宋蘇文忠公所自名也公得浮梁泉陞太守立亭其旁公過之名曰洞酌泉無亭凌雨歎曰殆幸哉亭不可廢然亭之興而必廢公知之廢而後與公亦安得而必之矣先是亭廢金谿謝公繼科作之作復廢南昌陳公以誠發作之遂更名用汲自陳公名用汲後十餘年同人不知洞酌所在立碑建亭於城東門內之井側故址蕪焉其後兵火疊加斷殘柱宇存狐狸踰鼠之所踰跳人士目不服給而是亭竟壞矣庚子歲臨川饒子九敏誅荆棘疏泉旁隙也而亭乃故郡志及蘇公變泉時正而洞酌亭之故址於是年二月十一日亭成初曰洞酌復古也蓋公宋人也公沒後幾十年而洞酌亭南北湖已淪沒屋門之難登未得達而名趙士焉此一勺水也公名其方丈之亭而以予所知述廢述興如此其於公將喜之耶抑悲之耶亭與廢皆值吾鄉人辛丑夏五月子復乘興來海外登斯亭交饒子九敏九敏爲予道其作亭事予感聲歎美之饒子曰洵美之汝其銘之立月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洞酌

十三

予將渡海北歸前日再登斯亭興亭別如故人於是遂銘之銘曰

地有泉蘇公鑒之宋有亭饒子作之亭有銘遊人樂之酌泉居亭適當其虛僂而下視乃監我須鳴呼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叔兄冰叔曰筆古情深似在歐陽登樂亭之上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洞酌

十三



○送同道爰同諸子幼歸九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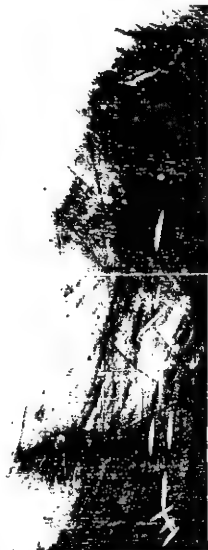
九江之士多懷義而輕生以予所聞任仲望毛二如  
陳汝亦最著毛師予恨不獲交取義以死每與彭躬  
彭林惟爲抗談及之未嘗不慷慨而泣下也余以二  
君故後得交仲望仲望之弟道爰爲彭子門人彭子  
持而之幸都飲食且教之既以爲小儒咕嚕無所用  
薦之於林子林子方率妻子耕山種茶芋自活得道  
爰益喜道爰時末年二十學力作者兩勤不忘嘗謂  
爾齋之子舟之居每作書必先升之又嘗爲確齋迎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送在二 一 古

氣埃埃險阻伏金革以死者十而八九而在氏兄弟  
叔姓活草間是不可謂偶然也以道爰英多加幼剛  
之專純擬而後言議而後動二子可以相爲師友子  
聞其行既作詩意不能自已更爲序仲望志畧沈毅  
予本爲畏友二子之志事如仲云  
即序士曰鈞鎖屈曲急急設色能使諸奇士角宇  
如見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送在二

古



○建佛花庵序

予兀坐山中間大呌聲甚急視之淨土寺僧某也言  
日邑西郊石橋之畔可十別所廢址蕪焉故所謂九  
蓮者也九蓮之並為一輩庵庵僧師弱舟所立兵火  
後悉蕩為墟人言九蓮之址于地脈為王某居士慨  
然合其基居士某某鳩資營建之意甚盛請為序其  
事且命以名予聞之歎曰興壞之故大矣哉予弱冠  
時常當出西門登高舒望屬邪延袤數十百區率皆  
貴富家列亭館與浮屠居鱗次雜沓方春時爛如錯  
錦季子文集序卷七佛花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佛花

序

錦至今過其地未嘗不低徊流連而不能自已也乃  
意百年外稍稍能復興起而適聞諸君之舉是重有  
感勵于予必昔者李召之事佛誕園中菜花悉成蓮  
蓮有佛坐其上人以爲李氏奉佛之祥予憶其址環  
蔬園當名曰佛花夫作善力者食報長爲善于易爲  
之目功在尋罽爲善于難爲之時功什百方今兵革  
之慘人不能自取給者往往而是且昔歲災水今年  
旱魃爲虐秋雨淫植扇于畝此其所謂難爲之時  
也而諸君猶孜孜不息僧某某踴躍赴其事是豈所

前當務之急耶昔范文正公守杭時方大侵公乃勸  
民營佛室盛作土木乘舟汎湖富貴家日費不貲而  
窮民存活者甲于他郡由此觀之可以知君子之用  
心矣推致其意德以茲大是爲序

叔兄冰叔曰一篇全是感慨文卻婉轉不一筆徑  
寫亦全不用轉換此情淡之最佳者

即邦士曰全以含吐層摺爲文古文之工此者莫  
過永叔每讀其文如行雲遠渚遙披暗接千情百  
緒卻成一線絕無撐突蓄縮之迹方是文字中得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佛花

序

解處此文庶幾得之



○送涂雲石歸新城詩序

新城涂雲石從季王父米易堂爲得師也于其歸具  
同門士作詩送之屬予書首古者出使異域適萬里  
有平生之別或身征戎兵面戰危親戚故舊不得已  
其行縷縷鬱紆于是作爲詩歌以寫其情漢唐而後  
推其可送者亦作詩送之不必其使異域適萬里也  
了則謂詩以言情數里之遠一日之離其于事可紀  
節榮可述德可頌理偉可厲俗此而不詠歎形容則  
高歌無乎用之是故古之爲詩者不備情不溢美寓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雲石一 太

現于頌或贊歎所已能以厲其餘或進所未及皆足  
見朋友相成之意今雲石長于梁肉自戶以外跡罕  
他室保祖父之訓足以自淑而勵雖處四百里側身  
旅指登絕險之峯者趨仕謀食者不引一日已推師  
之兄弟朋友儼然屬事之此其意最爲近古方雲石  
至易常家叔子生徒既具分坐席飾餐定竟以雲石  
之志改輟而東此此者皆可歌也古人云士先器識  
而後文藝雲石勉之其自此矣凡得若干首列如左

甘健齋曰不設波瀾一氣轉注有力

○大方上人雜著序

信者尊儒而黜釋今日之釋未可以輕黜也聰明豪  
俊之士篤學之人無所發舒其胷中或蒙難亡命率  
多棄妻子視髮披緇衣托跡空苦以休鍊其身心他  
日見于事業補天地所不足者將于此乎有人然此  
絕非釋氏之本旨然而吾尤有所取焉大方上人少  
壯儒老而入于釋爲人篤學少文與人交無貌言嘗  
出雜著一帙示予不求文字無浮蔓之辭予問錄其  
切至語以自儆上人喜言三教合一予友林碩齋以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大方一 十九

爲必不可合其說最切于理然上人終是其說而愛  
碩齋病特甚碩齋又寓書上人誦其多情累于入道  
大使上人居溪山口誦佛經晝夜參修以求所謂悟  
徹者則世何有乎上人吾雖不相見可也上人所謂  
皆大約依十思孝事有利濟于人者不憚殫心力備  
可以替之居南豐獨喜與程山諸君子游講學時或  
搦衣冠行拜聖人又憂程山之貧規其未儉予嘗謂  
上人世情不善言佛歸于空苦佛思度盡世間一切  
人物一草一木足關其懷然則佛固多情之尤者上



人之最淳。丁佛正。在此當。毋以稱齋之言。爲然。嗚呼。以子所聞。見。謂常。往。出。于。太。平。時。樹。木。死。反。老。僧。子。祝。之。視。然。魂。入。地。也。

彭明。陰。日。說。得。佛。法。有。用。是。在。華。方。外。交。本。旨。文。更。付。多。簡。折。如。寒。嶺。孤。松。

叔兒冰叔。日。刻。意。幽。折。似。王。半。山。文。

集李于文集 卷七 扶芳 三子



○通鑑表探敘

余八九歲時。先徵君。卽課以歷朝提錄。曰。雖童子。不可不使知。先代事。其後。舉知。秦漢以來。世次。治亂。興亡。善。惡。提錄。中。部耳。及。課諸兒。則必使。之。讀。小。學。統錄。曰。是。亦。十三。經。廿一。史。之。蒿矢。已。金。陵。某。君。先人有通鑑表。採一書。文。簡。事。舉。釋。義。一。本。綱。目。足。與。提錄。相。表。裏。若。以。天下。士。方。習。論。策。尙。史。學。欲。授。之。梓人。而。品。敘。於。予。蓋。自。時。文。盛。而。實。學。荒。有。識。之。士。欲廢。之。也。久矣。扶其弊。不得。不。出。於。論。策。然。習。時。文。者。總李于文集 卷七 探一 三

斤斤。草。中。賢。之。言。將。倚。注。之。說。雖。體。用。乖。違。而。天下學者。莫不知王道可貴。伯術幽學之可賤。稱先王。道。自。童。子。而。已。然。也。變。爲。論。策。則。必。博。辨。古。今。獨行。已。見。以。徵。於。實。用。其。流。也。列。名。法。術。縱。橫。功。利。之。說。皆。得。以。經。其。間。而。管。商。俱。泰。有。時。加。孔。孟。稱。朱。之。上。故。居。今。而。教。人。遠。史。則。必。先。爲。之。別。邪。正。明。是非。使。其。源。流。功。効。瞭。然。自。於。人。心。於。是。天下。之。學術。既。歸。於。實。而。不。浮。復。軌。於。正。而。不。雜。矣。或曰。摘要取在此。兒童之見耳。是不然也。易曰。童牛之牯元占故。

曰始進善者緣善不善亡由至始進不善不善緣不  
善善亡由至宋儒有言讀史易使人心曠是亦讀者  
之過耳若以未探之意而讀史其必可無此患矣  
彭躬庵曰持平之論教人讀史一段尤不可無此  
把柄



○ 果上人淚痕詩序

果生僧也何以淚痕名詩曰幼失母稍長父以義死  
非命雖爲僧惡能無淚魏子曰果生耳目所觸身之  
所經皆不忘其親是以有作其篇句之至者則幾令  
人不取誦蓼莪之詩迺吾疑果生他詩風旨頗似不  
終爲僧者果生以僧爲孝則果生既已爲僧果生不  
必以爲僧孝則莫備於聖人之說中庸曰孝者善繼  
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記曰父母不在將爲不善  
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故曰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志  
意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果生以  
此思孝孝可知矣昔衛武公作飲酒之詩而使八朝  
夕誦於其側夫警動以古人之所言固不如其已之  
所自言孔子脫鞶于魯館人曰吾惡乎涕之無從也  
古人之淚其有徵也如此果生取淚痕詩自歌自咏  
其得之矣

陸冰修曰迴翔吞吐真有得於古人立言之法

贈楊生序

不務苟得之難貧而不務苟得之尤難貧以得財爲  
 務而不務苟得之尤難之難石城楊生故大家子好  
 百家技藝見輒學之得其精諸狡獪變指墨字役  
 鬼神之術靡不能其後以數居間爲人子貸微備亡  
 算家日落則挾其技術游四方自資或奇而募之楊  
 生曰吾手足不能力作以術取人財物何慕焉生嘗  
 有南豐道中拾遺金三十七兩曰此金吾安知其緩  
 急遂留逆旅中二日而失金者號以主生報盡舉還  
 之又於客舍可啖得遺金十二客還與主人訟生輒  
 出其金以解有舉債不能償欲嫁其妻而相泣於唐  
 肆者生過問之輒盡予囊中金不足更代券其餘諸  
 子聞而歎曰嗚呼若楊生者非所謂貧以得財爲務  
 者耶世之危冠哀衣歌詩書法孔子者其業皆遠  
 於利言之者將免然而試以一金則輕起相牙若秦  
 狗之投骨生不難以其身試市井作狡獪戲得衣食  
 而獨難於取人遺金生之自處蓋何如矣予因招致  
 之見予益自歎若蹤跡無所容者予曰生無爲也已

魏李士文集

卷七 楊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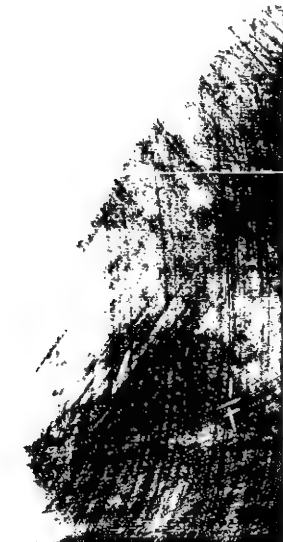
西

古人常大事正古切論不足救往往以嬉戲立解嚴  
 分家權傾人主公卿肺腑卒敗於亂師而漢西蜀殿  
 君半每依卦辭教人信義忠孝生之術足以遏惡者  
 其家付此不忘其德於還遺金不已多乎予樂道楊  
 生之善且欲廣其意於是予書以貽之  
 卽非士曰教以善用其術詭妙其出語無莊氣無  
 佻態文所以佳

魏李士文集

卷七 楊生二

丑





○○黃生印譜序

子族祖石牀精篆籀所刻圖書記妙絕一時家伯子  
雅好之頗得其工先是肝江黃君貞茂以此藝遊吾  
寧寧僻邑而多文物四方士挾藝來者甚衆石牀少  
所許可獨許貞茂伯子亦云是泰漢大家筆也近子  
客黎川聞有黃生者野人能詩圖山水鼓琴刻印記  
甚工一日懷刺款于門喜而揖之坐定問貞茂與君  
同宗族耶則曰此親吾伯父即世有年夫子憮然憶  
與貞茂把酒爲歡候忽三十餘年曾如昨日事其將

觀季子文集序 卷七 黃生印一 末

州里太平物力豐饒人人家自豪凡一藝一能之士  
垂家而遊四方者莫不捆載拾足衣食其妻子子  
方小小氣盛謂然佩龜鼻紐印且夕可致今頭髮  
僅餘有二毛民力凋敝游土日難爲而貞茂猶子  
以文雅世其業適近他鄉情何能已自是數見生  
高西印殊多名士風而以印譜屬子序子不能篆亦  
不知何者爲泰爲漢然管窺聽石牀伯子言論又在  
南州與吳人陳元水居逆旅小樓中熱甚不自得則  
教誨其印譜黃口雖不能言而心畧識之觀生筆法

抑何甚似伯父也昔人謂西竹葉如書家波撇而張

九丈觀舞劍器及車夫爭道書蓋工黃生更以山水  
鳴琴舉而運之刁筆吾不知其工當何如矣

叔兄曰無端中生感慨悲壯頓挫其他點染悉令  
古法

觀季子文集序 卷七 黃生印二 无



○鄒幼圖詩餘序

子性不能詩餘少難作之末工也先輩嘗言詩餘有妨于詩攻詩者勿多作夫詩餘原于樂府樂府之節與格異古詩可學則亦安得所謂妨於詩者然其化剛而為柔去質而就華流漸之異亦如荀卿之徒為李斯老子之學為申韓君子蓋有始終之感焉詩餘萌芽于隋唐至有宋特盛陸遊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者蓋傷之也迺其盛時惟歐秦數家推為擅場即子瞻未能無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鄒詩餘 手

識而于子范希文辛稼軒岳忠武諸作又頗嗜之蓋其言節激昂頓挫足以助其雄軼之氣比之於詩似有美有鹹酸之外者雖非詩餘本體要亦圓渾流暢不陷于賸之所以取議也鄒子幼圖能著述自古文至詩餘數曲無弗作且富于得獨觀之詩餘曲尤佳好而具于詩又絕不見其為有妨者語曰人不能左畫圓而右畫方蓋亦其有未然耶夫詩之流為雜教雜名固合平仄風人諸體拘牽繆醜失情已甚風雅之道無復畧有存者則亦為詩餘而可矣

○黃休塘風雨亭施茶序

予二十年來屑屑道路所寒暑雨未嘗輟也當盛夏赤日地如燂釜趾跡入炮烙口枯氣竭脾胃焚如擔負之子呼吸不得續於時得一椽以蔭勺水以潤則皆有更生之喜頌美祈祝不容口而長岡峻嶺曠無亭肆無設茶飲者則羣怨嗟謂此方之人不仁甚或詛其子孫樂其禍災夫祝者詛者人之甚私猶實天下之公理人生天地間而不能豪髮有益于是虛生也損於己者微益於人者大斷然而不肯為則忍甚也且吾試行烈日中得亭以蔭得杯茶以飲雖士君子無忤求者而頌美之情油然而生忽然不覺其出於口吾故曰祝詛者天下之公也黃休塘為西偏山鄉之縮藪既得合眾力建亭復與金精僧茶謀設茶以飲行者夫已獨為之不如合眾人為之可久長而不廢也諸君子出入此途者眾不必推己以及人而身實與焉僧其徧告之

叔兄曰援說祝詛處甚警策

吳徵君遺稿序

予觀吳徵君自爲天山子傳見其確乎不可拔之操從少至壯老才名問學得意乘運達夫隱約固窮甘終老于章澤其故皆可得而考左諸友人之論序莫不符者大抵文章之事其僨伍多以君爲宗而扶轡負墨亦于君是望焉至其他詩文率井井稜稜介然見其志之所托歷久弗渝嗚呼以君之才與學何時不可自見顧較然有可有必不可之時居係運之位思爲肥遯此其志豈不甚難哉夫麗耀之華計日盡

魏季子文集

卷七

吳徵稿

三

洞至于忍冬宿莽經雪霜而不悴天地肅沍之威無所施其志節誠不可奪也是故愚者爭覩枯于耳目之末候盼之間而志士爭千秋之義思維季世綱維然則以君孤往獨至不可磨泐雖無詩文之助猶君傳于後世又况其兼有詩文乎予老于窮山行年且六十矣君令子與遊方謀剗厥君遺稿屬子序之子曰此季子行也子故本君志而言蓋詩文備于此乎見君之志遂得流連子幽獨君子之懷子故不效世之譏言以致愛敬君之意焉

○○雜錄小引

諸子世保諸虞聞於子子手疏古人事若子則示之畧無詮次疏已謂世保曰傳曰達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蘭根與白芷漸之滄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是故仇母舍遷孟宗毋爲子作十二幅被曰庶得聞君子之言天之生人上知不時出而下愚者亦然常材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汝其指擊汝下戾潔雪浮滑敦厚汝性情以發汝真知使漸漬於善汝或庶幾親君子守訓言

魏季子文集

卷七

雜錄

五

是其道也子白惟素履不足儀刑汝故述往昔古人云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彭中叔曰懇切之意透出紙背其辭味質與節次錯落起頓處但覺性情愈篤非獨爲文也

○風雨亭小引

某庵僧踵門告子曰邑二三居士施茶於其所僧躬執勞役顧園上赤地無片瓦一樣可以蔭若得立亭於此既便施茶事行旅暑雨又得稍憩息爲兩利乞數言引古人有言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孤身道路四望非據猝遇震風凌雨至厄也平居高宇笑夏燠牆刻摘不如此時之唐肆渴者思飲猶饑者思食傳偶之害與風雨漂泊得不得死生以之人有死生性命之憂而吾不啻分衣食之餘以佐之仁者不忍也

龍季子文集

卷七 風雨

三

爲也故曰利人爲上修誦次之則僧亭子之請又烏可已又烏可已

曾止山曰模鍊如古彝物其有要處尤簡透

曾省之日一氣籠下中有皆折懸欹淋漓似漢人

詔令

○送門人吳正名河濱省墓序

戊午六月吳正名將往河濱省父墓遂歸貴池拜先祖之壙而復還山中於其去子撫背繼絕若不勝意者蓋正名八歲來舉徵前輩輒期許之三十年間漸見長益能取友篤行以自立於世今侍父廬墓離家室者六七年季春始來而復去吾念正名既未生子誓期功之親獨身往來數千里浮浙水返秋浦溯三十六灘顧妻孥於寧都歲一行乎則幾半年於途不行正名性至孝又豈能久違祖父之邱墓而不一顧

龍季子文集

卷七 送吳正名一

墓

也且夫正名之身祖宗之身也風波盜賊之險吾甚憂之正名有河濱諸君子之賢不忍棄去則遷家其地身爲不祧之祖豈不甚善然此非獨子孫之事也吾先同葬李村距縣三十五里耳往者山寇陸梁三年不得至東南變起道不通者又四年不孝子惘然長望心悲而已況間關數千里人地不能不變遷舟車舍梓之虞保無阻絕乎吾恐懷然傷孝子之懷也吾故欲汝奉父歸祖塋攜僮僕反其鄉而居否則再歲一至而兼省路近勞費患半焉傳曰艱難險阻備



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今觀汝六年在天下之變。故曰。摩而心熟之。矧茲身事。其待子謀乎。汝其以予言告河洛諸君子。來而報我也。

叔兄曰。以切直之文。寫真意。自無枝葉。然自有幽折。寫出處情事。自當如此。故文彌老。棲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送吳正名二 秉

○王半巽詩序

予侍家叔兄疾。晤王子半巽于章門。柯柯儒雅。其聲音風度。竟體江南。旣而知爲西晉人也。子甚異之。又聞半巽好風雅。善詩。索覽之。則秩然成冊矣。叔兄謂予曰。半巽好學。能下人。故其爲詩。不幾時。而工可畏哉。子客夢洲。含樓。時天寒大雪。北風鼓窗。屋瓦丁丁有聲。子燒紅燭。期半巽。詩家叔子。然而聽之。到其響。秀之。列。錄。不。無。笑。也。半巽。流連于朋友。爲多。蓋發乎性情之叶焉。子爲童子學。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王半巽 秉

作詩今年及始。衰頷下。髮。攪。鏡。數。之。無。百。十。黑。莖。者。而。詩。尙。不。能。工。每。讀。古。人。高。韻。自。慚。不。足。比。于。田。更。牧。豎。之。謠。然。則。半。巽。其。可。易。及。哉。半。巽。年。方。少。其。造。于。古。人。無。難。顧。俯。而。問。敘。于。子。叔。子。所。謂。可。畏。其。然。哉。予。是。呵。凍。疾。書。數。言。以。塞。半。巽。下。問。之。意。

叔兄曰。于推就中成其頌。挫自前風。盲道然

○蕭孟助六十序

戊午冬予從家叔子辭徵來會城向蕭子研都亦以  
鑒空之誣久踟蹰于此時臘月六十初度研都豫戒  
諸子曰吾委身患難中付詩我爲也予曰是乃所以  
可壽也人之壽莫如名名莫如其所以可名君聲施  
卓犖多豪傑仁人之行然自幼壯至今富貴安宅居  
高明履順適之途所未備嘗者患難耳嘗未備則有  
所闕傳曰大冬之闕來也不極則春之生物也無力  
故霜雪之助生于春猶患難之助德于君子定其智  
建季子文集序 卷七 孟助一 亥  
堅其學損益其所短長故天于十日十二子既全之  
日而管君以患難天之所以壽君君所以自壽皆在  
於是且吾嘗見研都處他人之患難矣有高僧無可  
中奇屬人之間之者昨舌搖手如疫癘猛火不敢近  
所親信或委而去所鄰則挺然身左右之居停食飲  
出氣力以恆其事之自然後已而研都自處患難則  
優游閒適若無所事圖史不去手作者親故益瀟灑  
磊落多見道之言其于議人不以爲厲而以爲委士  
師保息心而任運噫研都自此遠矣往研都在會城

與從甚盛願見市中一僧氣象絕殊人遽下輿揖之  
與歸語大悅遂舍之山中僧既久寂研都懼其詩散  
失爲之選而敘之今方坐富舍中校書以付剞劂氏  
然則研都雖欲不名且壽豈可得哉

叔兄曰以患難煅煉奇意人所易及于人已患難  
兩兩相形處爲研都真瑣上三毛矣而兩僧恰好  
率綬則又天然之巧也

建季子文集序

卷七 孟助一

亥

○○送猗仲弟往鎮江敘

從弟猗仲以書告將之京口予病不能送書扇貽其  
行往年予聞叔兄臥病江淮間買舟往候視從揚州  
沿江一過京口未雨止金焦北固之勝皆望見之其  
地知名士如何程流寓宗子發令又潛則皆不及交  
然皆與吾叔兄相厚善予如及見之焉猗仲足未踰  
省會今泛彭蠡望匡廬道同安金陵以至京口京口  
下臨大海無可游然則江南之形勝盡矣猗仲視吾  
榜川一衣帶水念精十二峰當必有異猗仲學文能  
藝季子文集後 卷七 送猗仲 早

詩款不得意習于武事便弓馬彼乙酉已亥以還廢  
學處聲雄豪戰爭之處猗仲雄心勃勃其能不悲歌  
慷慨橫槊而賦詩乎猗仲群從中與予叔季尤相好  
憶健甯城北渡揚州東南至吳門錢塘子兄弟多君  
子父猗仲其一訪見之易曰出門交有功古人雖  
客賈未有無所得於山川人物者猗仲其知之矣  
叔兄曰昆弟語殊多風韻

○○權願錄別序

宋君牧仲以刑部郎權願額州公卿以下能言之士  
咸爲文若詩以祖行宋君愛斯文也錦襲而冊之兄  
四他日捧以示予且曰吾愛斯文也將敏行以傳于  
其爲我叙予反覆讀之良日觀其人之贈言則其愛  
言者之人可知也夫宋君以貴胄擅詩文蚤譽于天  
下自弱冠已然今贈言者皆名士其文可誦詩可歌  
聲氣之應固無足怪古者之贈言也言出于此而卽  
指寓于彼雖宣道盛美蓋必有規勉之辭焉故曰仁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權願 早

者庸人以言後世則不然稱功誦德者累牘而不厭  
千夫之言若出一人之口豈其不聞諸古與抑亦受  
言者以爲夫大也領而不忌規吾豈其有所不足耶  
一讀之而色沮再讀之而心悅矣故贈言者其有戒  
心與君秉文康公教自簡東司刑部時爭法以活人  
不苟阿其上豈其爲關也而屬民然而諸贈言者往  
往有規勉之言何其自勞與子與氏曰夫苟好善則  
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況屬在僚友與君權吾  
願施門稅以難負販之民捐船稅以便舟工率以千

自金計關政之害商者無不視力獲展之廉仁之頌  
 溢而上大夫行旅之口而君方嘆然未足也日求其  
 利害而討論之此國君天性家學之效抑亦平日師  
 友相與切劘者至與嗟夫君自此尊遂繼文康公之  
 業固其分也君與予言及民生困苦輒咨嗟慨息食  
 不能下咽他日其必以今推關之意推而行之天下  
 之大事則予將竊附諸君子後爲知言而知人也與  
 黃仙裳曰只以誦不忌規一意寫出賓主之賢歷  
 歷爲世鍼砭却全出以搖曳流宕使人移情真妙  
 觀筆子文集序 卷七 雜類二 聖

竿也○通篇以六典字爲章法

○甘衷素詩序

甘生衷素以過庭之學十許歲能爲詩今二十有六  
 而詩成請予爲點定之贈以言生少年耳詩何多  
 也情不平之氣也古今論詩以溫厚和平爲正音然  
 憤怨刻切亦復何可少要視其所處之時地譬猶  
 春溫而融風萬物被之欣欣有生氣使螟秋立冬霜  
 寒不下淒風不至煦然若春氣之中人是尚得爲天  
 地之正乎古人有言詩必窮而後工世之論悉以貧  
 士當之夫窮非貧也故曰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  
 不爲爲中人堂非窮士乎彼白華小弁固富貴中人  
 也而窮則甚矣生貧士然察其爲詩感憤不平非緣  
 衣食生亦何爲少年而固若是哉嗟夫此吾所以有  
 取於生也生不治舉子業而好爲古文與詩詩工五  
 言律所爲集律九工四言七言古體生則望其藩而  
 未至然以生少年而好之其兼工也無難者夫多讀  
 古人之詩以爲詩竟其所造僅足以名詩人深於詩  
 者必內觀古書傳文章體驗於情識治亂之故明  
 是非之原而要會之於詩然後其詩有本末動靜與

觀筆子文集序

卷七 雜類一

聖

而由其出無窮生行勉之矣生持吾說歸質演翁其  
當有合矣乎生而豐甘健齋先生子也

叔兄曰流發窮貧是創論說學詩原委論大而要  
然都無議論氣息思紅徐有白雲出岫之致

○邱氏分關序

婦婿邱邦士君既没子女兄舉所有產著之冊以授  
其子成鉢命禮序之夫一子授受焉用冊哉蓋千長  
甥成銘賢而無子父母命成鉢生子繼之後賞析爲  
二所以著之冊也其區區之產條創綴分可謂詳矣  
昔子先子之以婦氏歸邱君也曰邱氏世有德其先  
祖仕宦守清自多惠政於民而貧如是惟積德者後  
必昌猶矩券也邱氏豈長貧賤乎且夫士亦奚患貧  
哉子與氏曰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而有恒心惟  
聖李子文集序 卷七 分關 聖  
士爲能故士者一其恒而已雖然士亦何必無恒產  
也飢凍迫其身父母叔水之奉妻子之衣食皆不可  
廢卽妻子凍餒可也父母凍餒其可乎足以累其心  
而誤於道德修業且人生於世爲男子而使其妻子  
飢寒困苦捃拾無聊亦可羞矣故自古有飢凍之  
賢者而無飢凍之聖人何則生財者道所本有聖人  
之道備用其道不至是也是以管子曰倉廩實而知  
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此恒情也聖人亦務其恒而  
已由是觀之士之有恒產者亦士之幸也往邦士君

簡而靜醇於學不一問家人生事而於兄弟宗族不較其財自處於厚子姊則日夜勤勞省積政苦無弗主凡賓客之奉親友吉凶之供日給之所資產祗之所以薄增皆於是乎取之孔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邦士有焉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置子女兄有焉成錄其師父之謀道法母之勤產雖不豐以儉守之足以自養無飢寒之累承數世之德以自進德修業致乎豐大符子先子言無難也如曰區區之產不屑介意妄以聖賢豪傑虛矯其志氣散而不治肆而不

魏李于文集序

卷七 分圖二

聖本

敬則失其恒矣欲求爲恒人豈可得哉是在成錄知所以勉之矣

彭躬庵曰有體有用最公最平其中名言足爲高

瞻人切已鍼砭方知恒字包括其富

○○○阮瞻生文集序

阮子瞻生生長於閩而久客京師夫八閩山海之觀蓋雄矣哉漳泉之區豈特人文蔚起而已及阮子南近訪于於翠微山麓不惟留其涉江詩燕山紀遊去予讀之促發就之則行矣再得相見始出其全集類禮曰與阮子之詩古文而非他人古人之詩古文也何也以其在我且夫述作而無我我何爲而作哉人之貌不同以各有其我人之詩文競出而不窮以其有我也是故以古人之氣格識法而成其我徒我不成猶必具五官百骸神血鬚眉髮爪而成人人人皆同而皆不同各我其我也優孟之葬孫叔敖無叔敖之我也有優孟之我故以孫叔敖之賢楚相之貴楚王垂涕而思終不得變優孟之我何也真我也夫嬖母刀父至醜矣使有欲劍其面蒙以悶瓶子書之至妍彼必且號走逃空谷匿重邱以謀全其我雖然莊生曰吾喪我冷然善矣然喪我者吾吾者何耶蓋所謂法者古人之法亦我之法會古以忘我我足以忘平古譬如流潦江河率趨於海而四者並存而不可

安夫豈惟文哉。自盤古氏至今止一我也。山海之奧  
物足以吐納胸中者我而已。阮子未至京師前此一  
我今客京師且十許年仍一我也。京師豪俠文士時  
人勇誇大奸巨猾所輻輳。阮子以一我遇之。必將深  
曉其故。遇年北之遼左。東南之闔基布於朝。交錯於  
州郡。阮子目擊鄉里尊逐日。摘文哦詩出入其間。而  
翁不失未至京師前之我。豈易得哉。阮子詩文一尚  
乎真。我事執聖賢之正方。其居島嶼師事曾公樓  
其於詩文章三致意焉。吾故曰真阮子之文。然亦可  
稱季子東集。卷七 阮集二 宋

李元仲曰。簡得磅礴以盡一意。大似漆園。

○ 爲老人募贈養序

三代養老有定制。至漢猶爲近古。賜高年帛粟。故孤  
獨之老足以存。賸後世則闕然矣。書曰。敬老慈幼。毋  
忘賓旅。益老易幼。易旅賓旅。易於忘也。故聖人謹  
之。然此非爲其祖父孫言。亦非專爲孤獨之老言  
也。孤獨之老又其孤。衰罷不能力作。無所得食。轉死  
溝壑已矣。是以文王必先斯四者。由此觀之。三代之  
季世其典已漸弛。孟氏所以特稱文王必先也。而况  
於軌近乎。夫三代之盛。養老之德專於君。而下無所  
魏季子文集 卷七 老人一 吳

與故澤均而溥。三代以下其典既廢。而所以存  
者。散有闕里之仁人。故有遇不遇。苟遇之。損衣食之  
餘以安業之。可以補王政之闕。而吾制隱之仁有所  
徵也。嗚呼。其欲行仁者。蓋先於老病無告者哉。今某  
某年七十有幾。老而無告。佐僧理施茶事。以自給。日  
斤水薪。否則不得食。傳曰。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涿  
酒之閒。斷斷如也。孔子歎魯道之衰。見其垂老。勤手  
足有不閑。然動心者乎。且將來又必不能執勤以自  
活也。故欲求助於過之者。得納貲僧舍。以其息贍養。

身後則以原金畢事養生送死於是乎在于爲陳其  
意諸君子其必樂從之矣

彭躬菴曰事極小而指大概深古致錯落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老人

王



○○黃松溪六十序

家傑之任事任之以才聖賢之任事任之以學。任以才者橫發而踴躍任以學者擬議而純粹且夫天下事所當爲者何限也然有所得爲有所不得爲得爲而不爲者僥也不得爲而爲者妄且昧也豪傑盡其才於所爲故其事恒關聖賢得其學於所不爲故其事恒周是故有爲不爲之時有其力與其體非其時爲之不成非其力必致於顛蹶非其體則潰身而值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松溪一 王

學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義者事理之宜愚謂所當爲者亦必審其事理之宜而後爲之非謂必爲也故曰義者宜也宜爲而不爲則無勇矣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程氏曰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夫以爲爲爲不爲爲不爲非事之精者黃松溪先生學聖賢者也不仕而能任難事其已編祇差役之弊根伏巧避而小民滿其書松溪排物議任大惡殫心瘁力瘳日夕推究其極而蕭正之小民莫弗悅此所宜爲者也劉成意成元進士而未盡其任於元此不爲者也爲不爲之故松溪其審之矣夫幹事之驗學與才



不能偏廢然才者天授學者人力而二者未始不可與年俱進也松溪孝謹醇靜宜膏小民尸祝之宜壽語曰裔之厚者流之長未盡其任烏能測其學與其才之所至茲立月松溪六十蓋聖人耳順之日松溪好學者故禮於稱觴次謬舉所知見徵諸松溪先生之耳當更提子耳而面命之

顧景范曰以德之愛洋溢楮面中精義名言尤耐百思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足當之

魏梓子文集序  
卷七 松溪二  
七

世思錄序

岐陽武靖王之裔孫李君邦祿以武功官於平都而愛民御兵嚴而惠謙而好士於是兵民士大夫皆安樂之與魏禮爲友善一日君奉其世思錄屬禮序之益自岐陽王累世以及於君君之父母受國恩榮者皆之策以示來茲於戲盛矣禮因得再拜瞻王畫像叩首敬瞻高皇帝手書而不勝怵惕幸也自念禮一介庸儒伏處草莽之間何由得睹天翰乃於今親見之又從弗見王之容貌嗚何其幸耶夫王之勳庸著在史策矣禮伏觀高皇帝之所以成就王者可爲萬世法何則教之以本也自昔創業之君所以期其親戚勳舊者不過智術勇毅足以供事成王業而已至於武臣則在專旗陷陳運謀畧克城邑然無本以居之則往往不能全其功名高皇帝之初得王也卽軍中投王以學使敦於詩書及其師師北征大獲勝利而還帝書記王父曰當更加多訓勿作非爲洪武九年因天象帝親筆誡王曰省自身修德以感天人其授王平章也日惟慎可以奉

職惟勤可以立事惟公廉可以律身春秋傳曰說禮樂而致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此卻殺所以可爲元帥也於戲非聖人之成人孰能如是而王之戰必勝攻必取成振古之勲與中山開平齊休烈歷三百餘年之久奕葉豐美今其商孫猶能嗣興者由王能行□高皇帝有本之教以淑其身而修德也夫一盛不再振者德不足載也水之有本者爲江爲河漸爲澤別爲沱汜挹之不可窮而以德爲本者何獨不然辛廖曰公侯之子孫必

魏晉子文集序

卷七

世恩二

書

彭躬庵曰烹煉起來詳畧靡不中程合度可謂意匠襟襟維營中矣格極嚴謹氣自舒徐意居筆壘之先美在鹹酸之外解人當自得之

○○遠齋小詠序

千既序阮子時生集已復取遠齋小詠讀之小詠者鄭君哲造所作也爲落花屢字蛛網落花水中雁字各七言近體詩三十首七言於近體就難工今所得詩特小詠耳可謂富矣刻畫工而托意深遠兼所難兼也小詠乎哉時生與哲造交最爲謂其才足用而不爲世用客燕京久窮愁感憤著述益多惜予未盡見之韓愈氏有言爲我平望諸君之墓而觀其市有昔時屠狗者乎人望諸君奉濟上師爲燕復營長驛魏晉子文集序卷七小詠一書

題窮愁已哉阮子他日當盡爲子得其大言而讀之以快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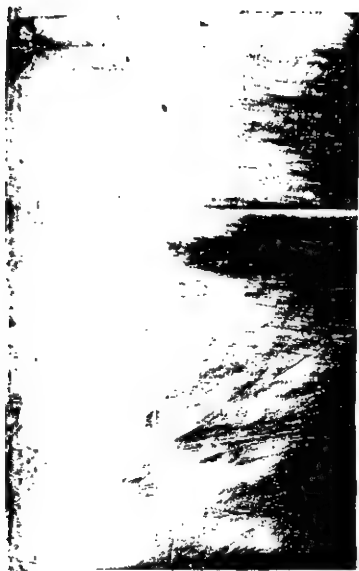
阮瞻生日準之請葛公志正而隱層累曲折得意外之意慷慨耽累歎不盡

樂季子文集

卷七

小第二

五



○崇福寺建復藏經閣序

平都城南崇福寺建於晉永和間名寶林劉宋改名安國梁天監唐大中南唐保大皆遞修之宋真宗大中祥符賜名崇福寺寺有八院有佛塔藏經閣左右鐘鼓樓天王殿於章之佛舍爲鉅處歷元祐重修之元至正又修之正德戊寅廢寺遷學宮於其地萬歷間復爲寺改名龍興今邑人故稱崇福寺也庚寅城破寺燬鐵佛高數丈露處於野有營將者感佛夢倡復與之舉然其所建復者惟佛殿及東西僧房香積

樂季子文集

卷七

崇福寺

五

厨而已皆湫隘不逮昔十分一而前後廢址存者多焉殿後之廢址昔之藏經閣也主僧某念寺之不能復昔其僅存者猶闕然欲且建閣以藏經又念軍人財屈焉甚憫然思涉江南北至於京師句有力大君子請予題其首噫吾觀斯寺之廢興而至今存豈非以成者不可得毀其子孫必務復之之故典故雖一寺之徵歷千三百有五十年累朝修之典之者不乏如此夫以禍福之說休訪人愚民所尊尚君子不屑道也然而漢唐宋之寶玉器玩歷代書畫之名跡聖

賢豪保時人之廢處故建必構禪焉議之修實之不  
忍棄也非以其傳之至久物有特焉而茲欲存之傳  
之耶今夫斯寺也倒自晉矣時廢闕矣前之人與其  
廢補其闕矣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是故少康之復夏  
徵文公之復衛此子孫之心而靡齊桓之功多也僧  
者佛之子孫有能勤勤焉思守其一字不敢失舊狀  
跡艱難以求底於成此其志蓋可嘉矣而是佛者乃  
不能自忌頑金之畸形見夢於人斯其此其不亦或  
與寺處闕闕偕行靡僑履旅客邑人士時托跡焉則  
與寺子文集 卷七 樂源寺 三 美

彭躬庵曰鍊岩處鍊有風神

甘中素曰於叙寺原委處縮其大意而抑佛揚僧  
亦猶先生所謂寧非漢武是光武也其旨自妙

○李檀河八十序

禮往高檀河先生七十曰不爲奚相巖留瑣待西伯  
今檀河遂八十矣猶隱約處山中後事未之載君子  
竊歎爲過中也雖然檀河豈自以爲隱約過中乎使  
檀河當乎平時用其才學不過應年珥筆立柱下登  
承明著作之虛又或謬謫爭執常事而已惟當亂  
世乃足徵其有用而處隱約者尤難能夫人才之盛  
莫盛於春秋國五胡之際以其亂也故曰天下無  
害災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蓋治平者所以保全天

下之庸人而亂者所以開發智力學識之士是惟

亂可以見才也惟因亂可以造才故當其時往往有  
成就而足以自見檀河東南樞柱也預才學之望於  
天下者數十年當亂世益足徵其守與用通年東南  
之變檀河識之堅臥山中然而靈應騰起所在糜沸  
人人稱義兵互掠其妻子器用財賄係殺其人解險  
之鄉結聚根柢爲虛益甚檀河乃取其素所服習之  
中人明約束固機楮犀利其器械凡亂人之蕩搖我  
鄉境者禦之出武勇殲逐之於是莫敢侵侮其士者

而一方獨寧及此市定征舊之令急率貳項十金鄉人思昔之而當重糧河才望權酒與之相兼持其鄉人皆得以半輸役夫居前不能使人枉居後不能使人利此猶禽鹿視肉而食鳥足爲輕重哉易之潛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故太公當隱約辭糾天下以大老歸之廣成子隱崆峒山黃帝來學假令公遇文王而龜揚之實廣成子來黃帝而不發道德之精微則雖年百六十千二百歲亦奚爲乎權河固不得見文王而已舉見其事夫何疑於入

魏晉書卷之七

李

十之猶處隱約乎政曰權河無利權民何施而得然曰昔管幼安上彥方之倫居則成聚皆能信服其鄉人蓋有道也言者何利之而已其患難吾授之吾分則以利其困之漸禮義以利其父子兄弟吾自處於宋其教無不剛而川喻亦藉魏師士其所居鄉之官皆未有利權執民柄者也於歲能服人者德與才而已以才服者才極而服或有更駕敗轍之虞以德服者端世而不厭善其身子有長受其福然則權河所以服其鄉人者豈不以是哉古之入十者萬事

不哩問伯始權河所能爲也呂岱破賊向朗手自校書誘納後進軍事大議與泰謀問如趙克國馬爰之路宋繼皆權河所能爲也而權河所能爲者有出於數子之表未可以言舉禮又執爵言曰衛武公以九十進德而稱聖當鄭公年八十猶書生屏以自微戒古人未嘗視爲桑榆而自慚也是則權河之年與學方日躋乎未艾吾惡得而量諸敬攀登乞言以自淑

權河先生

魏晉書卷之七

李

彭躬庵曰妙在平實不作文字相卻有大文在其



○吳瓶庵贈言序

吳中吳瓶庵子書士好詩文於是當世名人之詩古文咸聚于讀而歎之曰足以觀羣情之所向矣人之欲傳於後者夫豈爲很多而廣其名乎也傳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玄宗謂王毛仲曰吾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然則用物期其精召客貴乎難致者而在多乎哉是故有韓退之之文而廖道土暢上人巧者王承福之名傳有司馬子長班孟堅之文而後幸貨殖諸人亦傳魏收之文累晦狂或言失其實命

總序文集序 卷七 吳瓶庵一 奎

曰藏史書雖傳君子詭厲之傳甚於不傳也故必有卓犖之人嶷然與明是非發揮理道之文其文傳吾之名與俱傳且夫斯文者豈輕以畀人哉惟大不輕畀人者而後可傳蓋虛者易散實者難磨也辟之樹幹一也枝百而花萬花落而枝存矣枝賸枯折幹則否豈非多者浮而少者實耶夫不輕作文者心思學力有其至切而不浮貌而有旨道以之明俗以之正其精神意氣所結如金石不可銷燬若是者億萬言不爲浮也故其文必傳今之爲文或榮耶而竟夷之

或以白爲黑玄爲黃或塵埃之微而天地大之言出而無紀舉世之人可並頌也卑田之夫可並施也是其前作文時真氣消亡隨筆已湮滅而何有其後且傳他人乎曾用物召客之智不若矣吾聞瓶庵於吾叔兄也方劇病迎舍其家食飲以時必手致喚過數必節之節其接賓客節其作文兄意所欲得無待求取應不愆毫髮病賴以瘳及先叔兄不幸卒與州瓶庵張弔三日爲主人朋從之來者餞餘嗚呼吾爲親兄弟不得親含殮病不得侍醫藥吾將不得比數於

總序文集序 卷七 吳瓶庵一 奎

人故每說瓶庵名字如棘刺心噫瓶庵之德吾惡敢忘哉幾庵尤喜隱逸士先叔兄伏處草土之人耳其子弟又皆鄙野窮賤瓶庵且如是宜其得名人詩文之多而卓犖高潔難得其文之人皆在焉然則瓶庵其尚有以傳矣或疑瓶庵好名魏季子曰好名也而如是其可矣

彭躬庵曰極盡今人贈言之弊俱從文字本原廓清惟主真氣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此篇絕無枝蔓粉澤一片真氣雖曲包裹瓶庵當之

○○爲門人楊京遊惠州至廣州序

楊生京將遊南越請曰願有以益之大遊也而知爲益斯益也已予之遊四方始于南越或曰南越僻處嶺南何始焉曰邇也此固亦韓愈氏所謂輓轡扶輿而鬱積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者也吾之于南越得君子若而入焉登朝臺而弔趙尉之隙想過何與之知而慨然于懷嗚呼山海之遙負益徒然哉然而今之嶺南非昔之所謂嶺南矣愈之貶潮州也凜然有愁迫死亡之憂而今之士大夫嘗爲而樂得其地者矣軾之貶猶在惠州今惠州亦爲善士矣然則地與時違人從地變又豈可測哉今嶺南疊遭喪亂貨貝出入城于往時強半然則嶺南之民其大愁苦矣夫志苦者必奮然思自立奮然思立則必變懦爲強變細爲巨堅忍磨礪以成其志是生今遊之嶺南又非往者予遊之嶺南未可知也嶺南多君子與予善而北田園子爲予昆弟交皆務實學立名義足以相益倘相見生爲我問之且扣其新所得歸以益我不特以益生也矣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知人

古

○○二子析產序

以爲制產必豐而後可者非通論也以爲薄產不足以遺子孫者非通論也以爲兄弟無爭不必爲定分焉者非通論也以爲古人重生分而準古以經今者亦非通論也雖然吾既不能豐吾產矣其可爲之計乎然其姑爲之說焉疏虞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是產不必豐也魯僂美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佚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是薄產不足周給而毋廢勞思焉可也語曰百入逐鹿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是素定者優也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又曰近而不相得則傷是生分者得其宜不爲害道也嗟乎處概近之世憤其浮慕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吾見之也數矣夫立法而實人能守者非善法也庸衆人能守者法之善也愚不肖者能守斯善之善者也汝兄弟三人侃出撫爲吾叔兄後其遺產咸得田穀百十六而不縮取與播精實爲石六七十有奇微儉請曰弟雖後仲父產薄恐不給食願剖已分以益弟於是以取百石穀之用以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二子

古

昇假而微儼乃各得百八十有六石之田吾所不  
既其清兮乎然吾深音汝兄弟之謀而無競其或有  
致豐之道也然則處豐者如之何曰善散而已矣義  
所當為勿矜也富視其所與非安施也守得者  
如之何曰循吾分毋情而已矣楚子華路而懷以威  
山林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與衛在於人之  
爲之也爲定分者如之何曰各守其素而已矣生分  
者如之何曰無勤父母經營以養已而已代養焉事  
分而情益合古人之道蓋多端也其本如之何曰端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二子二

忠義

怒以立身通友以致用求師友之益讀書審往哲之  
宜以自淑是則處分合產之薄與豐皆無過而弗可  
也若夫居家之常經則吾先微君之訓吾兄弟者備  
矣守而巳庸何說哉

彭躬庵曰簡潔而風采奕數見益鮮絕無用法  
之跡高識者言合上中下三等子弟俱有悟據二  
兄友誼尤足興感

黃雅興曰脫盡蹊徑更成機軸四段硬承硬結不  
作枝葉而情筆變化玩繹不窮所以爲高

汪秋浦詩序

人之曰文如其人詩以道性情傳曰言者心之聲  
其信然乎然而不必然也如是然者蓋君子也范蔚  
宗流休文豈不爲忠孝之文而且亂賊矣曹子桓詩  
秀而多風而狀則咳願行則慕竊矣故曰不必然也  
如是然者蓋君子也予邂逅汪子秋浦於鬱洲對其  
人歎曰美秀而文也觀其行慶美秀而文也讀其詩  
美秀而文也然則秋浦之詩之言之行度皆如其人  
故曰其信然乎如是然者蓋君子也然予與秋浦言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汪秋浦

本

聽其道故讀聞事甚有本末然則美秀而文又不足  
以盡秋浦矣

彭躬庵曰四昌黎短篇變化曲折不盡。叔子序  
孫豹人詩文論變進二境最善季子之近文益發  
進不可量



楊汝洲文集序

予聞楊子汝洲文集竟曰有是義吾上游遐壤固有  
好古之文如是也盡自帖括之學勝士以擬襲爲能  
學古爲迂父兄戒其子弟則幾如鴛鴦之能殺人以  
爲費自日於無用而博奕遊閑弄絲竹歌呼隨飲群  
私言不義皆未嘗以爲禁所首禁者在學古於是其  
仇子弟自四子一經外不以寓目雖謂堯舜征誅湯  
武揖讓宋元前於秦漢甚自得也其或習學古書籍  
則非而笑之矣然先輩之學者未嘗如是以帖括古  
藝李于文集序 卷七 後期一 六十九

學者比肩也五經性理鑑恒常之士所必流覽未  
嘗禁絕之若今之甚然今二十餘年來天下士大夫  
盛攻古文而吾上游之地猶守其陋而不化然吾讀  
楊子文肆力於古非日月所能致是其於世所禁絕  
之財而特嗜斯之豈不卓然拔類足自表見者哉夫  
楊子固工於帖括也工帖括守末流之陋則古學宜  
廢今觀楊子之古文自命不苟博覽古人書日探月  
索求絕作者之賤徑以自標其格嗚呼此誠未易主  
也夫文章之什不當於理道則其誠險詖而不信謬

聖賢之指歸昧於世務則如塵飯土羹之不可嚙噉  
不善用於體法則吾之欲言者莫得達其意故雖通  
試之篇游譚之紀皆足以見吾性情學識之所有非  
苟而已也楊子昔以帖括授徒會昌其所作強半爲  
彼已徵求之文猶自標其格不失作者意尤爲難能  
得曰一人善斯百夫決拾會之門下士與其儕侶蒸  
燕焉興起於學古楊子實倡之矣今又將司教於廣  
信廣信同疊山先生論古之地也軌範之遺風士必  
有嗜古而不圖於末流之陋者楊子其更往倡明之  
抑李于文集序 卷七 後期二 七十九

則吾鄉古學之盛其將不讓於古之吾鄉也夫  
彭中叔曰痛透之文卻有推就故佳

○ 陰生寅齋再至翠微峰序

初陰生之來也先以書曰理將以三秋攜登見先生於翠微八月夕徒步來至時生兄之子方有姻事輒告歸予曰生何遽也曷不展期來而爲是猝猝乎生對曰秋將盡矣待事畢徂冬矣是以不敢後而寧再至癸亥之夏予疾發屏羅瑞金生欲來瑞金者疾繼與兒輩書曰聞先生將還山故不果行秋當來翠微而八月夕果徒步至孔干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使非有呼吸之迫不可舍信以務求其可故曰朋友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七十一

有信況長者乎圯上之期英偉卓絕之遺也亦必以信始夫生能以信爲基然後可以論古而行於今矣生之論世微論郭后言夫婦之倫不可落假卽批頹誤犯帝然亦由於妒悍帝於后雖夫婦實君臣也郭后未嘗不可廢而後召爲非若寬恕之則先不廢可也又推微論郭曹並存爲禍機所伏其言尤當生推被余有用世才論者中屯四十則駁其不當民計私田祇數限墾屯若干爲有流害予曰然予邇告當事曰今之敵政皆昔之善政也非其人善無不敵而更

推而論之湯武征誅爲篡賊借貸可也堯舜禪受純乎天和矣然自堯至至於宋祖則皆以禪受爲篡賊是假征誅篡竊者十一假禪受篡竊者十且九也故凡有加之物莫不欲自附於至高至善美其言曰禪受雖亂賊且然矣真與僞何其極耶又嘗與生論信曰事之信小者期約大者賞罰號令言之信必中於軍中與情如將言春而論夏暑秋成冬殺雖發微探隨高姓無輩然非春之信言也不若農氓春社浸種故由播秧之言爲信矣已之所不能人情之所不安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七十一

皆非信也生論吾伯氏也曰伯子之行難於叔季伯子之心苦於叔季嗚呼吾伯氏能明其心乎生欲吾理憂以保餘年勉吾有精神氣竟先叔兄未竟之書切望可細釋自是以往吾當力行生言九月中生將告歸予久疾新愈健遺忘言止輒失去又不任思室隨舉論吾所記傷者似以贈生之返也然予旣吾生其益務究大篤實化所故有求乎新所得他日見生吾將循生言以觀其日進爲吾衰鈍之滓穢已

楊惟才五十一歲序

高者人能與之乎曰非也然則天與之乎曰非也孰與之乎曰已與而已已與之者非謂學導引之術卻輩酒作佛事又非謂調適服餌也在行已而已矣或有以偶不相符爲疑者是不然君子信其常也大食之必能瘳饑衣之必能禦寒夫人而皆然而謂伏氣鍊形之士不必食而不饑不必衣而不寒迷曰衣食非他成也豈過論乎然則士君子之行已修德謂非與論致休之符得乎瑞金惟才楊君少登賢書而鄉

觀孝子文集序

卷七 惟才

七二

里有善人之誦脩處爲過賓于瑞金者成能道應言見土之貧約有令譽于閭里者小達則小貴隨之入達則大毀隨之此非閭里小民之過也則變矣君二十餘歲而達至今五十有一人之譽之者日益隆使非君之行已足以感召豈能若是乎夫人之品行能虛假于君相而不能虛假于窮賤有識之士其安與不必定于鄉里士大夫而定于鄉里匹夫匹婦負黃之小民故于子小民之誦益信君也子今歲假過閭里自與君父子益習見其冲然以和儻然以達

尊先生七十有八不失士子心天全而未斷于常歎曰是有歲猶未艾也又與君兄弟之子談謙知君登賢書後悉舉應受產以昇弟與兄弟之子曰父所授者薄恐不給吾猶有常經也然而君非富于財者其爲撫弟之子婚而庸居則買隙地爲之其隙地近弟居者則昇弟增構焉夫其爲之者君而予得而知之者非君也故曰人之爲善當如耳鳴是之謂陰行其德然則君之所以爲壽者君與之矣君有賢父上世率忠樸語曰慶流于孫君祖父得與之矣衆心成

觀孝子文集序

卷七 惟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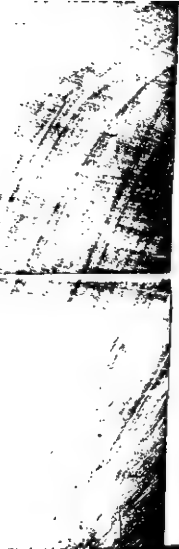
七三

咸泉口鏤金人之心口也可自無而之有人得與之矣已與之祖父與之人與之天豈得不與之手故予曰在行已而已信然也子居適園兄室中肄業者弟兄弟之子與其友而君之子乃編費爲房編習于他所字都有坐買瑞金者爲予言君責佃過稅佃潛釐子以償君知之而所輸金已盡君乃他貸令急贖子歸雖然予更有請焉竊見占籍上邑者有自宋元以來不得爲土著法三世居其地許編入戶彼數百年客寄祖里久贖不可考莫得反是彼一族累百來

皆爲美人、墮過、無由仕。亦仁人之所恤。君倘與二  
君子俱明、而少寬假、則君之德愈大。將慶流子  
孫、豈獨再五十稱期頤正哉。

彭中叔曰：觀其相頌相勉之意，知其與者愛者皆  
君子矣。世徒尚虛美，無實者何益哉。

魏季子文集 卷七 雜 十三 世四



○陰母壽紀序

古無奇人之文，而女婦尤少。聚見至有明，始盛。夫女  
婦，相內之事也。禮曰：內言不出。桐詩曰：無非無儀。外  
木由微也。然而周之興，邑姜在亂臣之列。魯敬姜見  
於春秋傳，則既微於外矣。蕭爾女士，令妻奇母，則美  
而奇之者，端見於詩也。自茲以往，考諸史策，賢而奇  
者，不可窮紀。然而今之傳者，不若古傳者之醇。炳燁  
者，如日月麗天，何哉？豈非以古者無出類之美，則不  
載。今則水益凌雜，不載之或濫據虛設，鮮其真聚衆  
魏季子文集 卷七 陰母 一 七十五

兒曹曰：人子思傳其父母者，不可不務實也。蓋自家  
傳興而史多疑誣矣。人子揚厲其親之心，豈有極乎  
雖然，有道焉。譬如人形貌，雖幹各有類也。卽貌幹寢  
而面多黑子者，乃是人也。必不能以魁偉易之，而肖  
寫其形。子孫奉而跪拜，瞻依者，亦必肖其寢陋而黑  
子也。如有人焉，不原其父母之形貌，雖幹何似，肖一  
魁梧丈夫之形，本曰此若父，肖一端莊碩茂女子之  
形，奉曰此若母，有不非而笑之者乎？蓋美則美甚矣。

而奈何。非其父母也。夫不善揚其親以敗人之精。猶  
謂其者矣。以異是子。觀陸生變理之爲母。壽紀宜模  
屬非溢詞也。稱母年三十七爲養。則足罕踰闕父母  
之不歸寧。若吉凶之事。至外家事畢。卽返未嘗少留  
處。不淺德敬。女之遺則。乎夜讀書。則自緝麻。以  
相告誡。其子曰。讀書以行業爲先。試課之。得不得。非  
所急也。不幾於蘭柳之母之義方乎。夫後母慈。前子  
難言。父母之撫前子也。如出腹子。及其病與終。皆盡  
道。諸孫樂天。行母抱持。最處兩肘。壽延及壽。所樂樂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母二 七十七

○朱容齋八十一歲贈言序  
子讀洪範五福。而知聖人之近人情。取於天者。也。  
夫使壽而貧老。何以養哉。後之儒者。必一曰。攸好德。  
矣。其敢曰。二曰。富。耶。以道德之所都者。而居二而依  
好德。四之。非聖人不能也。夫聖人取之於天者。也。若  
子乃能取其也。蓋亦聖人取之儉之意也。何謂聖人  
取之儉。言五福。則備辭矣。則亦周其身而止。未嘗  
念於其子孫。可不謂也。乎。朱容齋先生行年八十有  
三矣。計其取之者。皆得也。先生又將取其也。耶。子  
讀諸君子頌先生詩。文其美。各見先生季子雲。映堂  
過子適。囿子愛其才。每接談。觀竟日。因得先生爲  
陽司教。數事雲。映言。弋俗征輪。專責成。里役里。不勝  
鼓朴楚。請于令求。屬他官。至鄉。鄙微責。先是受任者。  
利分其美。樂得惟恐。後先生至。令輒屬之。辭不獲。初  
至一鄉。則令民重輪。正賦。凡昔之供具。煩費者。悉減。  
汰。補。兌。金。且半之。人樂其簡易。輸餉最焉。邑西鄉都  
有。四十八而四十二都者。人貧俗悍。悍於地。嚴。四。僅  
有諸生吳進者。樂爲善都之人。德之。進。偶他出。縣官

親蒞鄉集各都惟四十二都不至令徵防兵捕之兵  
因搜牢是都人憤鬪兵困尋返遂歸其咎于進退三  
苦迫先生往爲力解得釋先生之再承令散追輪也  
進則率其都人越境逆權至其家設香案百十人羅  
拜階下曰向非公此地荆棘矣往者官吏驕酷故民  
不勝忿仰滅宗弗顧刻日舉大不法事今之安堵出  
公賜也指其神室曰已立公位朝夕禱頌矣不數日  
輪賦惡畢人咸詫爲異雲歟又言四十七都邵姓者  
特梗悍官吏至往往操刃相擬先生化之且推方施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主九

設懲其尤不率者于是一都相戒毋犯法及先生還  
父老子弟數百人送十餘里外不忍去魏季子曰先  
生非有司也行一善民應如響況敷政之專者乎由  
是設之民豈雖治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信哉子四謂朱季子曰尊先生如是行關夫世  
道者曷爲不之傳非子責于子家君子意也誠勿暴  
已夫只超他人之短故不敢言而今始及之魏季子  
曰易曰君子以慎而朱文公訓爲飲思竊謂倫後  
故妙義亦何必欲乎夫至于德也而且儉其無事于

歟矣此君子御時淑身之妙用也雲璈又言時三十  
八都有吳生者嚮安以償適責先生爲捐金代輪義  
得不齎魏季子曰以先生前事律之此其小者矣然  
猶足爲世人降辟之資夫先生欲儉德者也其以身  
備五福之德又取其德不亦宜乎先生既有五福也  
又有令子可不謂德乎子故不得爲先生隱而據言  
之以補諸君子所未詳焉

彭彥修曰評審之文諱而不厭以其意與格也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主九

○黃棟塘湖路序

古人稱行路難而負任者尤難。負任當難行之路，尤難之難。予山居常往來黃棟塘道中，方雨泥淖則滑，滑不可行，輿夫傾什負任者足不展跬步如十步之難，心惘然念之，身乘輿亦霍然恐滑者之或與難，堅也因思行路之難非人所能補而難之難者人力可得而貸也。又損己之贏餘而行路者以寬矣，于是募工芟亂石路先其尤渚者黃棟塘西鄉之孔道也。行者甚衆，路延袤非一人之力所能就，故願請于諸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湖路

十一

君子共成之。然于未敢空言以干事，率見輩覽五丈川爲權輿，且識石工曰：「堯路先明水道，利溝洫，乃不爲水所衝，固必豐騰而雨殺，務能堅久以無負諸君子念行路之意，亦汝之能也。」

彭中叔曰：事雖小而心則厚矣。率道中亦不失結搆。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

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秋懷遺集序

嗚呼！世之能審乎作文之故者，抑何少也？博其著述者，往往多有博而法者，則千百不十一矣。故文章當極盛之時，人人自擅而文章遂至于極衰。何者？士大夫不求其故，波靡於前學者，效之波靡於後，以順一時之耳目而文章之道亡矣。二三君子起而思振之，障川流而東此其人，豈易得哉？是故寡者病於寡，博者復病於博，苟有一焉，其故不可得也。古今著述之博，莫甚於雅川王伯厚，若殆六百有餘卷，而伯厚幾七百卷，乃其傳誦於人口爲識字者所知，聞學人奉爲格式，恐能方經傳，秦漢離騷八家百之一，豈非波靡於六朝時，尚不得其故傳之而遂不著耶？然則不必博者傳少者不傳也。然博而博者爲尤難，予讀穆之林君遺策，歎曰：「備矣哉！凡體式之所具，靡不賅陳也。譬如鐘鼓管絃，雜作於堂，使聽者駭駭方春入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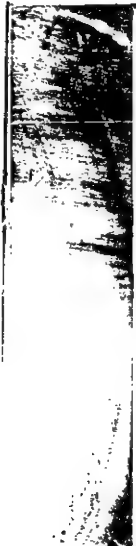
澤園中目不暇給如劉蕡之五官之屬一時並湊  
可謂發皇矣名勳公卿有以也夫  
若於各體之作  
皆思求其故與朋友子弟討論惟此三致意焉是以  
卓爾特出足見其自命蓋草木生於天地之大脩繁  
放成極之者在乎人君令子一  
為簡韓成書曰秋  
櫻公遺集得若干卷於是君之著述洵博而有可傳  
也嗚呼君抱有為之才不用於斯世其崖略見子論  
古言時務之文而好極山川雄奧朋友為性命予微  
有同至若登高遐物能賦追蹟古驥人才士則予所  
慕也

蘇子文集

卷七 賦 二

全主

建弗逮也予嘗聞君名思得見之今乃從令子覽遺  
集對其文以循省其人崇崇多慨焉此豈獨在文章  
哉然吾觀懷樓集文有寄於古人作文章之故益歎  
君父子之際何其盛也遂並及之



○○揚御李詩序

詩之道本性情而性情所發不一道譬之萬類各殊  
雖毒蟲猛獸皆天之性情也是故發之詩者有以真  
樸寫其性情有以文藻煇耀寫其性情有以光怪陸  
離平淡孝牙寫其性情凡此者皆性情之具也有也夫  
詩以真朴為近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也然而孝  
牙光怪者未始非性情之有事蓋若人之體幹短小  
筋骨者成其短小精悍頑頑者成其頑頑皆秉于本  
然而無假外物非必古朴之貌然後為至也吾所具  
觀李詩文集序

蘇子文集

卷七 揚詩

全主

有者如是發之亦如是而已則是光怪孝牙以為乎  
不與真朴之性情等哉揚子御李其性情樂易教孝  
友之本而發為詩則文藻煇耀往往精工而流暢大  
以樂易教本之性情其為詩也宜真朴乃發為文藻  
煇耀疑乎不比矣此何故哉樂易者稟之於天者然  
也文藻煇耀者學力之存乎人者也

故能合天人之道

以為前者而詩道始得矣且夫詩文者欲其具有也  
使用性情之一端不知于變遷所謂琴瑟專一誰能



聽之故具性情之大者如春之發物無不流者也如人之五官百骸其狀各異乎其乎體幹也然該之不出一人大善爲詩者如人之各具五官百骸體幹之自然不可易而詩道得矣

動  
曾式猷曰純是精氣團結發而爲文卻能飾飾生

觀學子文集

序

卷七 詩二

全四

○贈涂生尚舉四十序

四十曰強而仕夫仕者非必受官服政也有仕之適者皆是也孔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世故有髡齡而強魏科者矣強年而登薦仕者矣而無仕之適非古之所謂仕也仕也者必能有施設於世有補於生民有濟於君夫然雖未仕有仕之適矣且聖人亦烏能擇四十之必仕哉謂有仕之適早有仕之道而未仕是吾既具乎仕也具乎仕焉仕也未仕焉仕也遲速仕焉仕也故曰士者事也仕也者上也生家世

觀學子文集

序

卷七 涂生

全五

季友曾王父仕吏部尚書稱有適焉生能謙遜於其弟至於難能有薛包牛弘之道風篤友誼故遠近士衆安生而各以詩歌美其四十夫薛包以孝弟舉宏仕至宰相皆有仕之適者生慎勉其意於無意何患乎未仕季友者行之本也亦既有仕之適矣故曰未仕焉仕也其仕也將見於事

楊御李曰不意于強仕中發出實理所謂化臭腐爲神奇也行文似本公毅而自展字哉

○送吳生還葬父園歸祖塋序

吳生之側室既死生返未踰月告將往浙謀遷其嗣反葬于貴池祖塋魏季子曰噫此吾心也于昔者固嘗言之矣而後生之行之雖然子不又有言乎曰正名之身祖宗之身也蓋傳世繫乎一人焉今天圖者業已章也必先謀廣圖之場治且藝之及其當生之時而無不生生生續莫有窮期者此廣謀圖場之功致爾也故圖者而無場縱有美蔬何由托生子之場者實創宰也有其場可待將以生焉是二者非皆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吳生一

全六

生之急務耶然而生喪資斧于浙方飢驅之未暇其能取舉乎于是與其同學諸子相為謀曰姑衛其尤急者而先之生曰反葬也為尤急愈曰生子也為急蓋謂生為孝者大也夫自其形外觀之則宜先祖父之事而後其身事自祖父之心推之三世而一子則望其似續也奚翅如飢者之欲得食然則尤急于生子者曰生論之非身事也乃祖父者之首事也况生行年四十有四矣然則未嘗事者急務之猶可而况于反葬乎遂與謀廣其生于之場而得且遲留其行

今將行也謀遷魏季子申謂生曰事有小變而不失

大常自不可以拘方也生立身廉狷不肯稍受取于人持其篤而或多疑而執堅忍刻者以自律廉狷者美行也虞其流于孤峭疑執之不已則流而人于僻此非學問之宜有轉進其于生乎成務之道抑亦有所至也昔毛義奉府檄喜動顏色張冰心薄之及母達不仕奉然後日往日之喜乃為母也子故欲廣小之意生樂貧者于是行也如有君子焉趨義要大中生始辭廉受取之亦毛義未徹之喜云爾且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吳生二

全七

廣通而疏達節乎堅苦力學以優裕其神氣于生哉宜暢大石不生而土生草木之廣野而陽開舒而繁滋也予觀生從澤策而充側室是于疑執達矣生斯行也其見二者之能兼成于子心亦既大慰也乎

臨川嚴君後

嚴君生由庭家大人斯文成授儼讀之敢為之

子之賢可知見矣。家也。學。家。昧。不。足。以。知。亥。育。之。以。質。而。居。子。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吳注三

八

○公事頌序

子嘗與邱敏齋論曰。家條必不可不知窮理精義之學。以救其偏。鷺有志學道者。則當務致用之爲急。且聖賢無有有體無用之學。譬若水源既豐。發而爲江。爲河。爲海。爲川。瀆。不可勝用。用之不足。必其體之有間。故欲斯道之興。非體用兼備。不可得也。南豐甘先生。健齋志學道者。夫世之近道學也。久矣。以其不適于用也。故必以致用補救之。而道學始信于人心。靡端之。獲屠龍之技。雖極珍高妙。無所施設。則亦無焉。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公事頌 序 九

而已。子讀健齋公事贖。歎曰。爲有用之學也。于其邑之中。條分縷析。鉅弊而匡制其言。莫不精審蓋捷。齊依處。草野猶足利其鄉邑。如此。可以推其用于世者也。其附記其弟。素心論。編戶書是。亦爲有用之學者。毋邱成鈺曰。精悍中有委蛇之致。

滄霞詩序

古詩者必論詩與不必論詩皆不足與論詩是故詩之外有詩而不離乎內而有以涵泳乎外也故論詩者論其所自得其得于已與得於古今人者率有所以然之故已則超焉躍焉而不知其所以然人之聞之者則悠然遠穆然深悠然不能以自已故寫歷者在傳其神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有室之用也子讀丁子箱汝弟後詩見其自得者有在其得于入者古詩似魏晉近體似得于唐劉白之間乃予嘗觀李季文集序卷七滄霞

李

讀滄霞之兄雁水先生問山集則見其得于車學者又如見于母讀滄霞詩故樂得而論焉

析產後序

諸子覆請曰世微等聞大父授大人產千石而大人緣手至於盡今得復給兒輩使不飢知之而未詳願詳述以示子孫予答曰雖鄉事然汝曹誠欲聞吾亦可得言其畧也吾微君方予九歲時輒析吾兄弟產錢穀之出入則微君絕要而其計日則令吾兄弟白識之故幼習也及予年十八丁世變亂佃戶占租稅立萬總千總之號田主履畝則露刃相向執縛索貨賄無敢過而問者微君遂省蓋微君生平急人之急

李季文集序

卷七後序

九

于利濟事無弗爲是以席產數千石藏入千金而穿錙銖長物食指繁益拮据難給吾兄弟固請得自營措以養親汝母年十六管家政當是時也不能名一錢曾記有蕭豆腐者來微君命買之無從得錢吾懼父母之知竟山貨又不可得乃索古錢中擇得三四錢以買然汝母自操作煬籩餽雞羹爲酒醕雜物召售者省穡勞苦幸以得舅姑歡心故吾母晚節尤憐愛焉吾少不理家人事任其有無效微君餘風亦間能急人之急出名爲朋友稱貸而應貸之親友率持

約劑刻日微索糗一日無則升子爲母吾性亦不善  
愆人時刻嘗貸五分息銀以償息而所爲代償者復  
不償責日重恩實終負人吾念貧富有分定也吾不  
致意外之禍害而徒失財猶爲天愛我吾豈可以負  
人哉子足舉徵君所授千石之田若汝母服飾器物  
新好者斥賣盡得以不負人而吾伯兄嘗出金以佐  
吾困然吾困甚每爲人傭書以自給衣大布衣襦綴  
十餘處茹淡輒或旬五夜則夫婦相對坐暗室中須  
眠時乃一著燈寒到寸薪以代炭然遇義激亦輒出  
數金贈人皆子貸而得者而人乃謂吾不貧且富也  
吾亦領之而已吾好遊汝曹或不能延師則汝母自  
爲授經書課之背誦或勉力延師則絕甘分少通家  
子童幼來附師學者亦親爲梳髻理穿綻均其食飲  
間爲敝製棉布衣則弟妹傳著之絢繡重疊至故衣  
幾易盡猶令著此則微所見而知儼知而木悉侃則  
不見聞矣微婚既請期伯兄與吾費事始克舉蓋自  
丙戌至己酉二十四年中或曠或少足供億而癸卯  
以往七年尤窘困不堪迨庚戌故人花中丞贈以白

金六百兩持歸卽爲所欲爲事費幾半猛省前弊徒  
自苦而往者心志亦少衰息矣則以其贏餘稍贖還  
故田之傾賤者山貸與人于母皆應券無失途得有  
此薄產以遺汝曹也雖然是微末耳然非此不足成  
故吾伯兄之愛我汝母之勤范中丞之惠汝曹皆宜  
志之用自摩惕吾少時頗習勞苦可跣足步數十里  
百里行更兵賊中或日一食不得飽或隻身無僮從  
結伴走千里典鬻衣裝自資爾時性不善見貴人窮  
頓米嘗以爲戚至甲乙之際吾伯兄遠出事會迨迫  
貴人相物色故始與貴人接今遂不得罷休此汝曹  
所目擊也回念吾伯兄支門祔吾晚足困苦自放散  
時又何可得要之吾後此之溫飽藉伯兄爲多振拔  
家聲光益先人餘緒則吾叔兄力焉吾輝翼蛇附也  
汝父不足學也古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  
而親不逮當吾窮困時無以具甘蟲既稍得其恩踴  
進一簣孤竟不可得茲析汝產而汝曹頗知竭力事  
我然吾深念吾不孝之辜其能無痛愧乎予故因汝  
請序述之汝曹其知之

微嘗聞南勺庭伯父曰大人年十九丁亥歲大侵米斗五百錢大人先歲嘗貯食穀稍有餘至時母欲糶之以資鹽菜而大人則已盡散假山中穀少之親友矣且未及計存留者給食與否乃自買米以足食然諸家則無缺有應緣者債家索逋急糶將賣妻以償前輩語大人欲募資助之時大人貧甚矣重息貸三金以應而哀單中大人資爲多鐵賣得全人故謂不貧也客揚州時資斧祇五錢而館人有戚屬典女與豪家故賣贏數金度不能辦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版序四

李四

婦成父之志又爲大母家立後仍爲娶婦亦數十金又稍稍饋遺親戚朋友之貧者費強半矣乃自治家計也此則微所目見錄篇中所具有者而引申之其外者不敢述也昔甲子臘月男世微謹識

邱敏齊附識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後序五

謹

百金不恤卽以維寧日擊一二事皆人所難及者東寅館維寧于易堂授長孫章句二月城破急募叔父樞而是叔父者素肆虐徵君與其產者也有高祖宗孫某被掠贖而育之謀爲之妻大而祖父神主小而箕帚凌雜無不備具更恐其無以爲養也又分田百石與之託于其妻父其妻父又惡其田不近于其地也乃擇田之近于彼者別鬻而易之使必得其所而後卽安古有之曰君子富以行其德徵君之謂也時且日幾丁貧矣是故季子

少效微君餘風者大率類此此季子之所以原其  
得于微君之身教者而自序以教子孫也夫人奈  
何以身發財哉

贈劉百何三十序

搗提玄月予下瀟湘舟寄都宿孫子和許作竟夕之  
談子和爲予言阿城劉子百何之才且出其所贈序  
以示予予閱而佳之問子和曰幾何年矣曰今三十  
夫以三十之壯年而爲古文若是是豈得不謂之才  
乎且大才者猶駿馬也學者猶繼馭也故千里騰驤  
歷塊絕塵之能駿自有之而周旋折旋中乎規矩非  
軌下造父之御未善也軌之其無覆轍決銜之虞矣  
使駿自鳴曰吾負逸群之才頃刻而馳如風雲飄疾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百何 牛未  
而達千里也吾卽取蓬藿之叢榛棘之虛與虎豹麋  
鹿同爲徐逐未嘗損吾逸群之才千里之足也而奚  
以軌造父之御爲則是千里之才何所見於世世亦  
何所爲而稱之孔子曰鑿不稱其力稱其德蓋存乎  
志之所成矣志自達者自達而止矣志目前之快流  
俗之耀者則亦如是焉而已志千秋之業爲千秋之  
人則其事非一端才非一致折簡旁求始也其才發  
皇繼也其學堅確而若不見其才乃其才益無窮故  
曰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

通千里者三月聚糧夫其致之遠近疎也吾觀百何  
贈子和之文俯仰時賢不以才自足而好之深且謬  
及予兄弟夫予兄弟則何敢然而方之三吳之說則  
則別有說也百何欲執於造父之御中志千秋之業  
者其年方壯吾何足以器諸是故有豪傑之才而堅  
以聖賢之學則收功大而流名長爲文章者有奔逸  
之才而軌於法度沈酣古人之深心良意得其甘苦  
疾徐之妙則必可傳於後世予老矣且善病百可當  
三十之長才日受過庭訓其何不可爲詩曰旅力方  
穉季子文集序 卷七 百何二 李人  
剛經營四方予見之如拱璧南金之足貴貴然則志  
之所存者蓋不獨在文章矣



任氏遷家序

任氏自九江衛來寧都有濟世仲望者明之諸生以  
任俠好義聞于時而鄉里乃有道學之目崇禎甲申  
流賊李自成陷京師 帝殉社稷濟世遂與同里師  
師吳大盛輩起義兵于都昌勸王推舊總督爲義帥  
然帥異性勇烈濟世素有計識謀不用見所推者未  
足以集事而濟世之弟安世兄子瑞尚樸齒亦在師  
中濟世乃豫脫二子挺身去其後帥吳等殺賊無算  
卒殉總督死都昌城將死曰吾當再生殺賊也而濟  
世遂落拓江湖嘗爲人平人間不平事初與南昌彭  
躬庵林碩齋友善繼與子兄弟交因得兄事濟世弟  
安世瑞爲通家子云濟世來寧都托二子于冠石先  
生使耕且學志不欲生子孫爲今世上人弗娶遂翻  
然去人或遇之江湖間羽衣黃冠數見數不見其知  
其所終極按江西有三衛南昌九江贛州也而九江  
爲吳楚要衝其俗剽悍多楚風衛之人尤甚任氏爲  
指揮使置運漕糧船衛衆惕服之其上世有祖諱鸞  
者禦倭有功死王事襲海州衛其後遷九江蓋不知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任氏一

李九



何代何名也九江原無衛自任氏遷始世世爲衛官  
至鼎革而任氏乃棄官窺伏草莽然其族屬冒襲重  
運職十餘年始罷更方二子之遷寧都也居冠石與  
冠石先生子樞孫貴池吳正名日荷祖種藝夜則朗  
讀書講論古今之故以示遠于用閒習射擊今幾  
二十餘年猶活草間各成家室長子孫其或將始爲  
寧都人也安世言鴛公與倭戰獨身陷陳迨奔北顧  
後無繼者倭因匿身空樹中爰出斫公後騎馬還  
斫而公之家僅某乃放公結束復奮勇敗倭去蓋安  
世爲兒時弄其家藏戰圖見如此仲既出伯叔世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任氏二

世爲兒時弄其家藏戰圖見如此仲既出伯叔世  
二子皆幼離鄉井不能他述也安世慮世追播遷益  
不足知其源乃屬于敘述之以示後嗣焉魏季子歎  
曰任氏何多賢豪也於戲濟世之志行足尚矣然不  
務生子與二子長子孫道一也而安世少能強于英  
有志計嘗爲朋友肩艱難事共予更陰阻爲多應替  
裝者瑞也于共棄世官甘貧賤行予有深感焉語曰  
行百里者半九十二子勉哉予伏讀大明會典國家  
子武臣至嚴且慎授官者皆實有勳庸非如文士之

有空言倖得者其子孫享之無慙夫冬薇抑者必春  
發皇以不可窮任氏其當載興矣安世父君信公諱  
之亮兄弟四人伯瑞之父經世子紹仲濟世叔俯世  
叔孟季安世道愛瑞字幼剛也瑞開蘆石自居生二  
子安世轉徙居冠石今亦二子瑞之次子聘于外孫  
彭躬庵先生次子厚本女冠石先生著林檎齋諱時  
益者也蓋實維句容之系七十四甲子臘月易堂魏  
禮序

黃忍庵太史曰若斷若續全以古法迴翔曠審老  
魏季子文集 卷七 任氏三

筆紛披殆無其匹

陳元孝曰事本不多而新折潔潤便有咫尺千里  
之勢

麗天堂詩餘序

今時盛尚詩餘而詩亦尚未暇論其然否也時尚則上矣然而猶有爲不爲者要之非才之通會不能兼爲也王元美之論詩餘曰一語之鑒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至於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故蘇子瞻不免銅將軍鐵拍板之譏矣予邂逅王子伯履十韻一見如舊相識因得見其各所著作而伯履以詩餘命序夫伯履工於帖括又爲古文爲詩於時之尚爲詩餘殆所謂兼爲之才乎語曰興之齒

魏琴子文集

卷七 麗天一

直

者夫其角參其翼者兩其足其未然耶伯履之詩餘詠美人道柔情者十七八其亦元美工豔現絕色飛之說與而元美云不作可耳作則寧爲風雅罪人是則元美之所謂工豔者必兒女子閨房之辭而後可然慷慨豪爽亦自有其工與豔蓋在氣體句字節調之間也伯履之詩餘樂言美人則予亦將以美人言伯履夫美人無不尤勝也故當論其目則曰目尤勝也論其眉曰眉猶勝也論其頰輔形態爪髮則皆曰尤勝也蓋曰其非勝而觀者無以拔其尤故當其一

謂輒指曰此尤勝也今予常序伯履之詩餘則且指詩餘爲伯履之尤勝者矣

魏琴子文集

卷七

麗天二

直

兒世倣遊燕楚序

燕楚爲周末七國當是時也天下之勢西在秦南在楚而燕燕弱弱國焉然蘇秦之爲介縱也始于燕使縱約長守不敗六國亦豈敢削滅哉是則燕雖弱小足以有五國而五國之強大者自取滅亡楚爲尤甚也雖然漢興以來發難者多由楚而荊州襄陽爲川陝之要要關天下興亡其風尚烈動南之楚猶西之秦然強弱遞遷焉蓋不特由夫地亦由夫時與人也太史公表六國謂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東李李子文集卷七 倣一

西北嗚呼由今觀之豈通論哉自黃帝都涿鹿顓頊都于龍城舜耕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歸于西土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定鼎于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蓋自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嶠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首占所稱荒微之地也而燕自石敬瑭論陷異域且數百年明太祖起于濠泗定鼎應

天至成祖而燕復爲京以迄于今茲然則載轉徙者

吾亦惡得而知也太史公特取倣于漢興以前而云

然耳吾遊燕且二十年楚遊亦十有餘年其或卽有

轉徙與否汝小子由燕以至楚將六國樂漢其強僥

誰循其山川人物以考識古今轉徙之故歸而告我

暇不負斯遊也吾且心喜矣其勉旃

黃忠庵曰借游序發如許議論何等和柔其妙卻

在種種入細

陳元孝曰一治一亂一正一閏二分一合皆造化

龍李子文集卷七 倣二

必然之理亦事勢相因而成也序中將四千餘年

興替轉徙之大只用東西南北等字括之確乎不

易得昔人所未發



涉江唱和詩序

丁公雁水先生監司吾嶺政簡民易日舒以長退食之暇著棋鴻富不一其書而於禮也畧評民之分謬皆爲布衣之讎既五年禮始來賴請見又得讀涉江唱和詩蓋公與其季緒汝君所作也方政事鞅掌舟車靡寧之際而隨物隨情不失風雅之令則非君子能如是乎夫唱和者同也而欲其異也唱者因情以發韻于徐魚雅閑肆幽深從其情之所至和者因韻以生情雍容渾成如其所自出是故唱者不强情而

魏李于文集

卷七

詩

夏

和者不强韻譬如兄弟無強同亦無強異雖孿子之同猶將有異也何者體幹則異血氣則同也體幹不異兄弟焉而已矣弟於何有血氣不同行道之人而已張李其姓非所謂兄弟也然則如兄弟者唱和詩之道得公兄弟唱和詩所謂如兄弟者也而唱和之能事畢矣雖然處蓋韻公兄弟唱和詩而深有感于春令之痛不禁掩卷長太息也

南傷寒論序

前代醫書傳者凡五百九十六部爲卷萬有九十二明之續出者又三子卷紛綸填襲議識角出窮年皓首不可得一究覽其書而欲綜其指歸使之簡易明切以盡其事蓋極難矣夫醫者將以補救天地陰陽之乖沴推其道以察人五臟六腑之無形聲施其效應足以佐王政生人所不及爲養至深大爲功至博而前史齊諸方技過矣毫釐之間人之死生存焉事醉于法吏而毒捷于刀斧也夫法吏之良者毋冤民

魏李于文集

序

卷七

傷寒一

而已醫之良者毋使無病之人病殺生人而已故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予讀伍君重駒南傷寒論不出二千餘言而南北風土強弱之宜處方之同異病所由入升後之標本症同而受病不同皆被如列眉雖于茫不知醫按其書亦似能治傷寒者也使非博涉源流深思而極微焉能若是乎且夫傷寒者人病之樞機也古良醫至慎焉雷公曰明而未罷彰不足以治侯王公稱神而迴風沍風難明也仲景著傷寒論二十二篇三

百九十七法百十二方蓋以博取備矣巢元方但言  
風寒成無已劉充素偏主于執予故以重助之論不  
偏不執通南北之情簡而明爲可持循也扁鵲過邯  
鄲爲帶下醫過洛陽爲耳目痾醫來入咸陽爲小兒  
醫隨俗且爲變鳴呼醫而偏執一見者未有不妄殺  
人者也予是以謂重助之論爲得之矣其施而應奇  
中不稍失又何疑哉

楊生前序

古之爲詩前蘊醲鬱紆流溢而托諸辭有不得已者  
而後出之無僞無浮文自生焉故其上者情辭兼至  
而下焉者亦足以道其情而不失雖田更思婦之詩  
後世學士大夫有所不能及今之爲詩則離溢乎情  
或遊足域也是山川也接其都人士也曰不可無詩  
于是按地按其巖谷譜其人而贈遺之若奉課程焉  
弗可得已至于和韻限韻則以事以韻強其辭而于  
已之情油然而出若毛髮未嘗有也故其下者不足  
與季子文集 卷七 楊生 頁九  
論而其上者摘辭極工譬如魏花綵并麗巧取妍過  
時而毀敗于其根株之本原大地荒枯之消息一無  
闕運也嗚呼詩以寫吾性情顧亦何苦而爲是桎梏  
哉豐城楊生游藝于四方其所挾其工原南人士尚  
之途類客嶺南而所作詩亦嶺南爲多其詩能質道  
其情之所在有原情托辭之意予更告之曰情者本  
也然辭亦本可以末之也辭之善乃足以達吾情非  
辭則情晦矣古人所以情辭兼修而不失本末也生  
之詩既能本其情矣予以進乎辭無難者

于南文稿序

文章無一定之格作者之意是也意當知是出而筆之焉此之謂格無一定之體作者之事是也事當如是發而附是焉此之謂體然則格與體者皆作者當時之意之事所固有乃其悠然躍然以出之時作者亦莫自知而待求于已也意與事互異則體與格互變不可以窮極其意事之萬有則幻眩徜徉曲矯幽奧浩瀾之觀靡弗呈夫借奇於他境素精鈔于意事之表者吾未見其有得也雖然求古人之體格易自魏季子文集

卷七

百一

百一

有其體格者甚難即其超絕之資淹該之學問必移大聖賢大道以立本會諸家以養其氣極深研幾攻苦積歲月使境與境化而化與境生然後能自有也且夫求古人之體格者舟車也無舟車之用吾何以致遠車堅馬良舟楫備利吾遵道而行則惟吾所移之而無底滯然而其所致者吾身也吾止其所則舟中又矣是故古人之書可賴以爲用而不可恃以爲吾身根據者也然賴其用也不能以不精遇之故曰下人不精不得其真子讀庭表黃先生文集曰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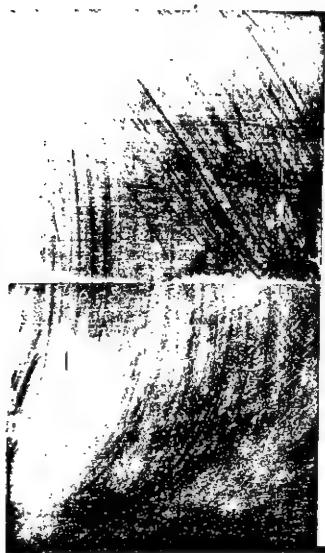
自有其體格者乎觀其意與事日見于前而隨物以賦形格由于意而事符於體且其貴州兩粵諸作強半爲請求之文請求之文文之最難工者也意與事未可本吾所故有以立告說而先生亦不失其體格如此蓋先生少負英絕之姿兼以邢張之強識精心攻苦幾數十年自辭賦靡麗轉溯八家秦漢而歸諸聖賢之大道其得此抑有由也然先生方見其甚難欲然自以爲未足夫足則止矣止則勿長而日消斷矣難者心無懈未足則往無懈而往其境趣未嘗有魏季子文集

卷七

百一

百一

窮期于是以知先生必欲得于後世也



惜樹齋詩序

或問于子曰詩何尚曰尚品格或曰何哉豈其所謂  
宗一家之詩品爲派者乎曰雖然蓋亦宗夫己之品  
也夫種桃者其不爲李爲梅種松栢者其不爲楊柳  
是固然已然且不爲榦楠杞梓也同爲美材乃至爲  
同類亦各見其品蓋吾所謂品非詩品之足以當也  
徒求爲詩之品者譬如綴李于桃其所綴莫非李也  
而萌芽之生枝幹之未及則居然桃矣故必融冶其  
性情之偏駁立身行己有以自成而不失人品定則  
詩品乃可得而見也是故有淵明之品然後有淵明  
之詩有杜子美之性情然後有忠君愛國之詩不待  
似而出或曰小人冒爲君子之言亂賊或著忠誠之  
論又何居曰假言者其辭浮其行著而明吾蚤見之  
生百世後能推百世以前好偽之隱者非然乎子友  
某子初任性行淑和不昧于出處久不忘乎其親其  
品也如是其爲詩溫醇而都雅雖感慨所托亦絕無  
厲張虛憊之氣蓋詩之見于品者耶是謂知本或曰  
工之技術者以他機綴飾枝如生成原品以爲詩又

惜樹齋文集

卷七

詩序一

夏三

或未然曰按大時施人串束持灌溉之去其根之幹  
雖植他技融液渾敷一其二而後可合爲一也則又  
詩格之妙而成變化者于序惜樹齋詩固並舉以相  
質

惜樹齋文集

卷七

詩序二

夏三

祭禮和則序

祖宗之事。嘗爲重而垂久之道。規則爲先。夫規則者。如農之有畔。試取濟渾。井然可考。故能各極其分。以不失益自治者。以上智爲宗。而立法者。以通於下。愚爲善。是以賢者。然而克之。不肖者。有短垣之限。不敢自踰。聖人制律。禮皆爲持久之道。然爾。吾始祖遠。四公爲宋。秦國公子宦。而於建昌之南。城遂爲建昌。人其後。遷居廣昌之株溪。衍爲三塋。長公居甘竹。二公居株溪。而三公之曾孫。頑公出。居平化。轉徙於清。兼季子文集。卷七。祭禮。三。源。今日魏坊。頑公出。居平化。三公之裔。皆株溪者。特西英一支耳。然三塋各近千人。夫散居則情。渾人。唐則義疎。故曰祭者。所以合昭穆而收族也。上以奉祖宗。禮祀下以聯子姓。疎戚之情。領不重。飲重之則所。以計垂久者。焉。恭。幾。乎。今三塋子姓。各令產以祀遠。四公本冬至祭始祖之義。三塋子孫。咸赴焉。更爲立。諸。臘。產。目。及。出。入。之。數。詳。載。本。年。後。祭。日。則。掌。事。者。出。其。籍。合。衆。考。稽。之。有。不。如。程。者。罰。若。干。合。衆。徵。取。仍。收。領。登。籍。斯。以。待。費。公。勤。者。祖。宗。必。祐。之。東。尊。尚。

之。蓋。勸。戒。之。道。則。然。後。足。以。垂。久。而。勿。替。矣。節。例。如。左。



風雅居詩序

風風也如風之感物也雅正也正而不失其精也風以人之正以出之詩無餘事矣雖然三詩之蘊若入地之感萬物各賦其性情亦各植其成予讀修野郭公詩觀其出一句字不欲落古今人蹤徑刻意標持往往用常情便語以成別響故卒失諸生母失諸庸其取尚亦在黃山谷陳後村之間然公自致政後處山林者數十年所爲詩多閑曠自慨絕罕牢落不平之氣嗚呼此風雅之旨也丁卯立月公仲子年七十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風雅居

真

矣湖七百里之水梯千仞之山持公遺詩就子論定子感其愛親之誠爲之率懷甲乙得若干首鍾竟陵閱蔡敬大詩云卽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仲君當勿盡以予所畱去爲然也

章訓感應篇輯序

或問于子曰太上言感應之理而輯解者務臆陳世之禍福以爲勸戒其說不既濫乎且古今之應未嘗盡符也是故以堯舜之聖而生丹朱商均文王后妃之德而有管蔡鮪圯族而生禹張湯杜周穉酷吏而爲安世延年父其道何居日子將懲窒而廢食乎蓋忠迪吉者十九其不相應者百之一也是以觀人於其恒論事定於釋勸戒之道在乎中人情決物有不齊天地之道固然人之善惡父子不能相禪也身不爲善父善未足以庇子惡子之善惡亦未足以上蓋其父故幽厲不能掩宜士盧懷慎矣元輔三世清節不能益乎把猶貪飽而已飽衣寒而已寒雖父子之親不相假貸也知夫此則人人母自儆母恃先世之德已以不修傳曰武子所施沒矣樂益是以濟敗也然則應或不符者蓋天所以勉人必自爲善而巳天下上留下思少中人不能無歎林於禍福故勸懲之權大德既以福善嗣淫之罪屬其上而人心所結可以自無而之有傳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雖然持大

上威應者尤不可不自勉也律於知法者罪加等吾  
既確信而遵行勿務日進於善其過信趨於惡悍然  
莫顧適且百千萬倍也其中禱祥神鬼之說君子所  
不道然於此書固無害田單神師寓有微權爾是書  
也愚由施公本最善江子羽茲復廣刻而播揚之屬  
子序子遂舉或所問荅者弁其首

魏晉書

卷七

果

雷廣嗣七十序

世之爲高者衆矣石之壽蓋有違焉者夫富貴者之  
爲高也幸其堂錦繡其塗欄美吟頌者雖繁泉涌以  
獻其誠優樂騰珍錯怪炫之具克初其庭除愚者  
眩巧者趨然高志之士骨鯁之君子足不輕履其闕  
且其華應與身俱腐也君之爲壽堂塗不加飾欄美  
者不意其素川高志骨鯁之士顧集於其宇矜名流  
於後川池光樹影交映於其門典籍充其腹與其室  
厥雅歌令辭分屋而肅陳子弟之佳者執爵立於堂  
樂季子文集序卷七雷壽  
問其樂出乎天真其心坦以寧雖然猶有進焉多君  
之學抱而安於陸沈執義也年久弗渝居實而若虛  
管機汎之不釋恭也虛者未盈未盈則益且無窮矣  
子故以謂君之七十可奴視百里而留于薛平也楚  
邱先生曰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決嫌疑猶豫吾始  
壯也曾何老之有

麗澤社規條序

子族子微上再從子建殊思與其益友摩厲文行立  
焉規條聯而成社名之曰麗澤諸君子屬予序之子  
聞而喜其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兌爲口  
爲說然則人之有口莫若講習而世之可說之事亦  
莫講習名也今人之有口而說者皆不在此以詩書  
爲損廢立身爲迂庸口之所言主於非義心之所說  
主於放僻邪侈令則同不合則異相與離正惡直口  
之所說者皆曰肥狂言恣肆棄聖賢而侮前輩毀益

魏季子文集 序 卷七 麗澤 一 享

然自以爲得及得辱隨之雖悔其追矣是以朋友羣  
處不可不致慎也故曰兌亨利貞剛中而柔外然則  
不苟相說者乃兌之義乎夫和兌未疑得陽剛之正  
也九二孚兌乎五不孚三也四商兌有喜不比三而  
比五陽剛上進也九五中正居尊位矣而比上陰柔  
遂有剝辱之戒可不懼哉柔道以率爲引上六歸而  
誘陽之說故恐其剝九五也邱氏曰來兌之惡易見  
引兌之情難知故君子必謹之於微雖然商兌其尤  
不可忽矣姑邪正之閒出此則入彼賦幾其危惟知

所介疾審之斷之此朋友講習爲不可緩去邪從乎  
正告商之功也故不止於喜而有慶曾子曰君子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然世以文會友者或有之輔仁者  
不多傑見矣諸子月定期相講習非特求資益於文  
且欲原其立身行己以樹本古人云士先器識而後  
文藝此同空谷之足音晦明之日月開闢然而業者  
豈特予之私哉循是以往日踏勿懈將顯令名於當  
世施及來茲中乎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即兌之九二也諸子他日出而圖君持

魏季子文集 序 卷七 麗澤 二 享

貞道以孚於五君臣之際蓋有如此矣是爲序

愁叢詩序

昔之論詩者不尚言理不尚使事而在平虛靈渾灑  
得自然之境穩順于聲律令無底滯以爲言理則氣  
思使事多則實而不靈有乖風雅之道然而言理者  
然須不勝指矣如風之柔竹秉心塞淵淑慎其身之  
類何嘗不言理也東山七月公劉奕蕩之章何嘗不  
使事使物也又以爲詩之教溫柔敦厚稍涉怒張者  
非詩之旨而巷伯謗夫何以列諸風雅乎蓋喜怒哀  
樂自然之情善作詩者不泥夫理與事喜怒哀樂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愁叢 事  
情而抒寫其所謂虛靈渾灑溫柔敦厚者自在也故  
人不以日月星辰爲累亦不以晴淑而廢風雷雪霜  
因時而動成歲功以授民事固自然之境予覽詩子  
士重愁叢詩乃未嘗一于愁既隨情而發矣詠物之  
篇工于刻畫不厭其使事多也或曰詩以愁叢名不  
專于一情乎曰愁固可以樂詩漢武作歌曰歡樂極  
兮哀情多盛均曰帝子降兮今拙者目眇眇兮愁予古  
英雄騷士其不能廢愁也如是日詩窮而益工詩  
者何必其盡窮耶

曾有功五十有一序

曾子有功之五十一歲爲丁卯玄月當是時俗禮北  
斗神甚虔無敢操鮮腥一至其門者其三令子以蔬  
荀侯召優人延客以爲未盡娛親之懷也于是更徵  
親善者詩文載延賓而魏季子爲之言曰君之爲人  
也篤厚而敦本今三子務所以厚奉君者非其應與  
夫自小學不與季弟之道不明薄父母而私厚妻于  
者多有或貌爲顯揚意謂我之親不如是不足以見  
我取張美世人耳目而止吾觀三子非餘于財者備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有功 事  
時之可儉事既克舉亦足張美于人矣乃歎歎然必  
務竭其力是固三子之賢蓋君生平篤厚有以致乎  
此也且子之賢不肖豈人力所能爲惟修德者足以  
承天而遐休美君幼孤能自立嘗遭家難幾不得自  
有其產君勿與較挺身爲方外遊數年事適菴公方  
密之先生二公賢者也特重君吾易堂諸子強之歸  
歸則產有爲他人鬻者君坦然置勿論其等行皆  
稍日與君子理其餘產遂以教子成家于是強友稱  
之而輩褒許之每舉以勵子弟君視朋友事如已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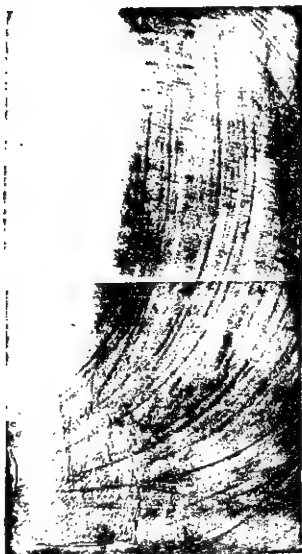
必盡其忠而于祖父之務尤篤如表王父名宦于邑志左證明佛不煩勿孤而遠遊者其思親之心至今未待修家譜則竭蹶董事不吝己財費於歲君之爲人子孫也如此宜三子之事君如此傳曰天道不恒于君益信大且舉以爲世勸焉漢高帝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置三老君其可以無愧矣雖然人子遭富貴之父母易遺賢父母難賢父母重令譽于鄉曲子之寵榮莫是過此乎所以厚爲三子幸也是爲序

魏李于文集序

卷七

有功二

嘉



問山文集序

古者官有專官學有專家故虞廷禮樂刑工難以聖賢之材終身守一官惟堯之試舜舜之命禹則嘗通其事矣兩漢之儒各守其師說俾就其業或傳諸子孫皆能不授以底于成化咸學爲功也易操後世則其難官禮樂者忽而兵刑矣又忽而錢穀矣河渠漕輓臨馬之屬又忽而遷理矣官日新則事日創至于學則濫漫而無統百家角起是共是非其非莫所適從惟知擇守而執要故能者得之不能者不得也然

魏李于文集序

序

卷七

問山一

嘉

則如之何曰歸于二實而已二實者何實心爲政實學爲文是也能實則所以誦誦旁求根心而發外者皆有本源以爲用故曰食其口而百節肥沃其根而枝葉茂然世或迂之而未信吾讀雁水先生問山文見其政事焉公之兵巡吾嶺南也亂初定兵治盜弭民安于業而斯時過師嶺南者歲月騷擾或數萬或百千相續几舟車粟芻之供次舍之頓止公身親經皮單露于郊原咸得其理使毋譁者嶺南民至今思之及其司臬于楚則以慈誨豈第爲體經術爲用明



允之穀流浴四達而士類則破服其文教日以興起  
推其往之歷戶兵督通惠河者亦不異是噫吾二實  
之說庶有徵矣公爲文宗唐宋大家而能自出機軸  
通其我益之以博學深思故足自表著且夫善一官  
者非一官之事可能也必會于庶事猶通一經者非  
一經之求必融液于百家而後全譬如人具五官百  
骸成其體幹也公之文旁求諒諷自公卿至窮巖士  
莫不實心以訪精敏以出之其爲文爲政皆得相因  
而相濟於嚴世之導遜者自居于有餘故恒致不足  
觀季子文集序 卷七 崑山二 夏美

公自居不足故恒致于有餘然則實而能虛下者爲  
聖賢問學之道蓋亦經濟文章名位之收益無窮者  
乎

# 吟老詩序

子讀吟老編年詩鈔曰是世人之語非世人之詩非  
古人之詩是古人格與節也夫不爲世人之詩而用  
世人之語化古人之格與節而不踐古人之跡曰吟  
老詩也奇峰拔地而起觀者聳然惕然然羅立而不  
變則趨于常矣龍門之水萬雷爭鳴飛沫百里過是  
則平矣人之面貌體幹古今人皆同然而無一同者  
是人身爲天地間至奇無窮者也溪水清淺隨石爲  
曲折文魚細藻時浮游其中春漲則澎湃之勢具焉  
觀季子文集序 卷七 吟老 夏美

觀者日新而不厭顧虎頭曰如倒啖甘蔗魏季子曰  
是吟老之詩是吟老編年之詩也矣雖然子于吟老  
則又有進乎詩之內也



澄觀堂集序

詩文章有自然之氣無事奮張也有自然之奇無事  
荒說也有自然之華藻自然之格與法無事于矯組  
步則步趨則趨爾古人之精神也是故日月雲霞之  
發于天卉木敷葩于大地皆其至潔而不穢者也予  
友郭子樹聲者澄觀堂集諸體皆擅矣而詩賦則各  
極其致甘心貧賤挾辭乃多宏麗傑壯不囿于境要  
之學富而修品粹潔析理論事往往冥心以求當不  
爲辭言曲說以媚世自異不有其學也而若虛不特  
魏季子文集序  
其品與才也而謙以受益故能奇而不詭克而不奢  
嗚呼樹聲過人遠矣且夫文章之法非謂遺古人而  
不步趨也易傳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  
成其變化擬議者步趨之謂至于成變化則幾矣雖  
然有道焉索之以深思漸之以歲月毋欲速以垂其  
趨小喜遷流以消其守本之以德說通之以天下國  
家之大故開闢凌雜驅馳狙詐男女之私世之貪戾  
毒害須臾眩幻之情吾于是無往而不自得矣樹聲  
爲人明出處大義與朋友交悖篤不貌爲疎密嫉妬

名之習自守其學洵君子人也往樹聲寓其集以書  
介予要命致舉微山中予既雅好其文矣今遊京口  
三四與樹聲接日密邇益好其人與論文無貌言故  
予因又質序其澄觀堂集也

魏季子文集

卷七

澄觀

序

徐尚書六十壽序

大司寇健巷徐公行年六十當上壽之中其父子兄弟奕葉功名文章之盛自隋唐制科以來罕有其匹而天所以厚公及四方人士所以嚮往公者蓋公有必致之理非偶然也于是宰都魏福爲之言曰夫大人者能補天地之不足節天地之有餘天地之大不能操其全以施成于人物君子則能自操之功名福澤之權雖曰在天實由于人矣人具其德與才天乃計厚薄以乎應若其既應而後具其而復應如循環

魏季子文集

序

卷七

徐尚書一

壽

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且夫滿而溢者天地之恒理持而而使之溢者君子之損益君子既自操其損益之權天故不得而損之如實器者焉積累而盈之後把而虛之新者以受如造極峯者焉登而下之下而復登皆可致千百世靡窮也吾觀乎世之流丈夫所謂堂坳蹄涔也芥舟魚妾之客自以爲海若莫與京矣而人之視之則因坳涔焉云爾斯須且涸矣是夫也假使席公百一之榮則已偃然汰大若已而凌物公乃都功名廟澤之極致反猷然謙下以獎扶士類

爲己任折節交窮嚴之子使貴者忘其貴賤者幾忘其賤雖公之具茲懿德蓋亦有見于天地盈虛之理持謙以把之就下以爲登人故莫得踰也昔李元禮爲東漢名士宗而風格秀整高自標持士登其堂者有龍門之喻予意元禮當時必不能自忘其名貴于是登堂者亦不得自忘其賤而有矜喜岸異之辭耶信哉君虛左車迎侯生侯生即攝敝衣冠上載賁漿博徒之毛薛絕未嘗以公子下己爲異斯何故哉公子謙德使然也子窮若之子耳公業能使子自忘其賤矣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書曰謙受益益之象曰益動而與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公其庶幾焉是歲也公歷十月十二子相配既周陰陽之運純備于身自茲以往洞然見消息之理益精而所以承凝天庥者正未有艾子故曰公有必致之理君子能自操其權者也

魏季子文集

序

卷七

徐尚書二

壽



溫匡雲詩序

溫子匡雲與予生同里同歲邇又同爲講習學力之  
消長各相知也然譬諸樹焉溫子則軒軒有干霄之  
槩予則猶樸樸小水也此其所不同矣溫子具經世  
之才日接于事爲已里解紛糾而履簡便便學業日  
上其爲詩也如沈約所稱彈丸脫手葉落得款爲詩  
之極則謂非特輪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于手  
子則放廢多病伏處窮岩雖微勤鑽研而究不得工  
此又其不同也豈所謂其地同樹之時又同雖有不  
同乎予文集卷七 匡雲  
同則地有肥瘠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耶夫彈丸之  
未脫手也必握之審固習之精熟滿志而從心忌乎  
予之發之然後以致此便利如干霄之木扶疎天表  
其涵濡亭毒蓋非一日矣是故詩之道博學以培氣  
淡蕩以巧情體事以廣識給物尚平虛靈靜調歸于  
風範此古今學者同源而異流詩之或正或變各成  
一家言者也溫子夙負襟抱未得遂展布故其詩多  
悲壯鬱勃而氣調昌明無滯響有彈丸脫手之便利  
觀其辭可以徵其達與用今溫子將出而蒞政或在

鶴臺峻崇之遠足以大舒其蘊抱然則溫子後此之  
詩且見其與溫子不同寧惟予之同其同不同其不  
同者哉

溫子文集

卷七

匡雲

詩

托素齋文集序

古之爲詩古文者蓋有其本矣其所表見於天下後世必有道德政治之歸足以激澤於斯民舉而措諸其於其素是故山本而溢發於文章不由文章而外美其辭也外美其辭者如酌水江河雖積之盈衍沼若足爲而止爾有本者則不然昆崙岷山延袤千萬里而其發愈大彭湃浩瀚勢莫可禦施沒難九有之功通舟楫之利魚龍弗鬱而波濤委折亦生焉蓋由本以發之也是故文章之盛者則政治興盛往往爲魏季子文集

卷七 托素一

直語

古今名臣姑以八家論之

莫不著經國治

代之臥明允雖未仕而識議審固如辨奸論名二子說今符其言儼授以事必有可表見王安石所治郡縣有聲及爲相以學術誤人家國要不可謂無本而柳宗元失身叔文敗謫未及展布然亦嘗爲郡矣所可記如贛子之政寥寥史策乃其文章亦未得與七家方駕何者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八家之中韓文公與由文忠尤著而蘇文忠爲人坦白無矯飾岸然見其肺腑

故其文章亦然長汀黎公燾曾

以詩文章名天下爲閩南首出予讀其文光明俊偉有千里浩瀾之勢而矩度不失古人寧私擬之子瞻觀其筆記諸小品亦大相類詩則有魏晉四唐之遺則似又超子瞻而出之嗚呼此豈由外至者哉蓋公宅心樂易一以古處與朋友能久要其宰承新理廣信也多善政詳諸記載矣迨觀察陝西則扣囊底智以弭大亂是故發諸文章者有如足子瞻管自言作文如行云流水但常行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其權間肩治杭密徐州爲政率精敏俊爽兼風流爾雅魏季子文集

卷七 托素二

直語

之際至飭定州軍政及言溫公變法策西事皆有本之學施用足以弭禍亂公亦幾似之然則公之文章足追古人傳來茲也有以也夫

顧景范六十序

宛溪顧先生今年六十矣。我使宛溪著書以老乎。豈非天之過哉。猶使宛溪肩斤于事。致尚朋友。理米鹽。或雜用兩牛之脂。以烹雞。消其歲月乎。豈非人之過哉。宛溪受天人之過。而達其樞。摩老其閱歷。而成其德。義舉指之。宜豈非超然于物表者哉。今大大木生。鉅野歲月深矣。飽入地。漱和之氣。日月之光華。而晨風凌雨。霜雪。蔽木介。微炎所經。亦非淺鮮。及其遇匠石也。重則旁求。得若木焉。齋戒禱祠焉。舉以為魏子文集卷七景范一曹筆

諸身體諸物其于天人之故。親往而察來。益知之審矣。宛溪與先叔氏戚兄弟。交視其嗣子為翁子。代之謀。靡弗至。故予見宛溪若見先叔氏也。而宛溪辱不外予。相關為身命。予則多嫌矣。此猶青黃之尊與。漕中之斷其隆汙。雖不梓本之夫。一木之身也。顧予又何所容。觀而期望于宛溪。發著書之蘊者。豈不大且久哉。

魏子文集

卷七 景范二

曹筆



徐涑溪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序

涑溪徐子生既析集文文山鄭所南詩

以

授其友人魏禮閣之手時生涑溪館樓終夕而竟論  
之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  
下文涑溪解其成篇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  
遂成涑溪之詩涑溪之詩其分劑足與文方駕而鄭  
詩下原篇居然爲優多也涑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  
信國公爲宰相于上有思肯先生爲處士于下皆能與  
天地爭葩枯宋雖匹二公足存其生嗚呼豈不信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涑溪二 重刊

然哉然大亦何爲而爲是與匹之數哉假使其所匹  
者皆罕封所與者皆湯武猶曰可也且或其所匹者  
湯武而所與者桀紂則又何爲乎夫天中絕夏德以  
與況昇而靡有鬲氏執而不與辛以歸夏天湯武其  
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其詩曰以暴易  
暴兮不邦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然沒兮未嘗及商也  
且夫人所爲極于十七而止矣過則災焉天地聖人  
之人不能全授也惟忠臣孝子之事可盈其數以至  
于十歲也而益爲之祥死也而益與之以年壽即其

性氣偏駁亦不必陶之以中和是故忠臣孝子不肖  
稍屈服於天天乃往往屈服於忠臣孝子何者觀其  
臨命時風霾盡晦若虹雷雨霽是也堅護其靈物必  
不使消滅者是也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  
義士何代無之而有所授者則尤著如顏魯公有書  
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做仰文鄭二公有詩後  
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其情焉詩曰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涑溪似之矣而涑溪往又析集陶詩與  
杜詩也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涑溪二

重刊

建香乳菴叙

蘇東坡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仁和三省沈翁設茶飲行路人而建菴居僧修寂以重其事頗曰香乳其或取諸此乎然茶乳之化不化何損益於東坡與世之人哉初翁居艮山門門臨孔道當毋暑凌寒日擊行路者艱苦乃飢鄰人一廬冬則沸湯以養夏則冽漿若用滋負任者之勉德而同里郭某往嗜酒好爭鬪與越人周某皆化翁之德力行汲水斬薪事而二人卒爲修寂徒鄭曰毅庵周曰古觀季子文集片卷七番乳一 萬年

帆翁念帆屋非經久計而凡造橋梁舟渡修圯路作風雨亭子設茶飲皆世所當爲事莫若僧主之爲良於是出金購旁隙地建斯菴焉堂偏樓垣宏敞像罷咸備費始千金而翁捐十八九僧安樂之事茶飲因習久不廢其後西溪僧懶耕復建風雨亭依是菴行路之人益有所憩息蓋翁之倡之也吾因是而嘆士大人束禮以之可以化俗也予性不喜造浮屠延僧誦咒嘔而好人居賄僧作利人事夫僧之志力專可旁舉財以續事之廢闕翁是庵也以設茶飲建故爲

可尚也而古帆爲人直朴行施茶事尤力遠近宗之至於今不僿懶耕者茹葷酒談致瀟散然豫知死期別知游端坐龕中以寂云予與翁仲子起登支徑登君予長者也號友楸焉人曰仲子有父風然則翁之化鄭周爲吾土抑有其源矣

桂餘堂文集序

治金木之工爲雕銀易爲方篆難駕筋馳之馬奔逸  
取道者易軌于御之道者難故曰畫鬼怪易畫狗馬  
難也爲文者模而則人觀之若易而爲之實難難妙  
諦說者人觀之甚難爲之者或甚易也華之數不旬  
日而根幹之養非累歲月不至矣是故爲佳貨之文  
易爲下機無可喜而旨趣雋永味之不可窮變動無  
方之文難夫要其大成才有所不暇泛覽之博議  
句有不足恃須其涵養學力之至精華聲光自由中  
黃季子文集序

卷七

序

百四

而發外也然則爲其易而難者易尤難也吾未嘗樂  
見焉吳子寶所錢塘名下士也操選政有日矣以爲  
其苦病也則年方剛也以爲習于時好葩麗珣瑜之  
業也觀其詩古文則快而有體雅切而不浮以爲其  
必曹思經營而出也則筆不停綴不加點治滾滾如  
萬流之赴壑無稍留難以爲其專肆力于古也則帖  
括之文各溢于邦國試輒冠軍矣然則吾難易之言  
古人闢達巧遲之說不幾謬乎且夫公輪魯般立于  
梁木之間而梁麗挑招密楯戶雷率意指揮人小之

材皆得其任而凡工趨承不暇給蓋成屋素具于胸  
中者然也然則人見寶崖之易寶崖必自知其爲難  
者之故故曰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曰秦刀雖然如  
土委地也噫寶崖特深知難之之故也雖欲不傳不  
可得矣

黃季子文集序

卷七

百四



劉毅可七十序

今夫人負有用之才而見用于世性簡退恂恂不勝任甘遜處于草澤此二者天下之恒理也若乃才具有用矣且試可矣有其展布之地矣而知雄守雌退攝于閒逸之情者此其人非操曠明之度爲而不自有之致未能也是故斥鷃之捨枋榆滿其景也鵬搏扶搖九萬里而六月息退之力勝于進也大魯連不難于折強秦射者聊城而難于超然名利之表少伯不難于報吳湖越而難于扁舟汎五湖何者二子之難幸于文集

卷七 毅可一 南陽

功彼其才所副有而勇于退遠則爲人情所甚難戊辰秋予遇劉君毅可于西子湖上時年六十八矣而神宇踈聳修髯習習雄朗之氣逼人與贊酒飲湖畔小樓酒政揮陣典會雲湧少年子不及也君善學劍彈琴往往急人之急金錄手盡與朋友交能久安東南之亂君從軍粵西招撫兵將士萬餘人皆有方畧遂授職別駕然君之志在弭亂養民而已不矜肩于功利也事既平乃棄去弗就故杜些山之贈序曰毅可其豪傑而隱者歟繆周芳曰藏鋒歛鉞視富貴如

浮雲响跡緇光棄功名如敝屣熊漁濱曰毅可多聞爲富抱璞爲貴各已顯與泊然不屑就斯其于人世榮顯何如其曰銀章判刺等浮雲歸臥烟霞良足衆魏偶亭琴劍歌之闌也杜湘草詞別有把功名富貴付之淡漠林泉魚鳥欣然奔悅之句噫予其可以無言矣予少君八歲半落不逮君遠甚茲庚午良月爲君七十辰距相見甫二年耳其豪宕之榮備徒在心目謂曰老當益壯想君擊劍之雄彈琴之逸臨遠而和適以相宜導壘至飲曾孫婦乳笑俛遠引古人而觀幸于文集

卷七 毅可一 萬年

召已自足持爾時予羸老恐未能買梅躋堂以觀厥盛也



送從子會烈往諒山序

予年少好遊嘗步負數百千里就足猿掛詩時人于山中不以爲勞且陔南北之陶邈率至焉而廣西雲貴則未嘗一涉其疆嘗以爲闕而高僧木立爲予言廣西山水之奇甲于宙迷其一二處已令人神遊諸柳子厚諸記皆不能去懷然客遊與仕宦其土者則又言其瘴癘能中人晨起必飲酒微醺庶或無侵害風俗鄙獷獠種所共處少不合則睨目持戈相向官其地名齊貶謫之憂而予欲遊之興頓減焉辛未五

魏李于文集

卷七

從子一

真

月河里留都公客南寧大帥幕寓者千予言予有族叔賈曰南反卒于交趾之諒山諒山交趾廣西之交境也予以仰公特里人耳周旋其族骸數千里外不識宛者爲誰何義甚高予乃與其兄子際廣孤際度及女夫姻屬謀還遣骸于諒山然孤稚弱而家貧于是際廣爲之子貸其費而主偕行者難其選僉曰予從子台烈忠誠能任難事其可予諾會烈會烈慨然不讓曰留君且爾况吾儕同宗遂于仲夏徧尋暑偕其孤以行於戲難哉可謂強於義矣孔子曰言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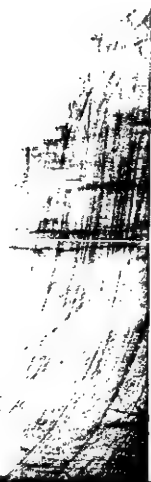
行爲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烈也以忠信爲資而務通方以適于用毋固毋輕率其何之不濟乎歸爲我述廣西山水之奇馬文淵遺蹟以資予臥遊焉倘遇吾兩廣故人其亦以予近况告之會烈字山民與予同曾祖系

魏李于文集

卷七

從子二

序





黎楚有七十序

字化楚有黎君于是年暢月當七十初慶其詞元棟  
子第子也以困壯月拔貢來易堂玄月初吉元棟卻  
卣酒一日詰朝肅衣冠頓首于吾廬曰願得先生一  
言爲老親壽于是持祝嘏詩文戒四年矣然子易  
堂于弟及門士則間一爲之且感元棟愛親之誠嚴  
其事勿能卻也乃進而誡之曰子知尊君子不圖于  
世俗久矣願敬開總行毋溢言以取訕質則可久也  
元棟乃避席而言曰家君性剛直見義輒爲喜急人

黎李于求集 卷七 楚清一

東

之急博交四方知名士家遂中落昔王父母寢疾家  
君寢食俱廢棄若走數百里適醫師賴以得瘳故先  
一父子吉家乘曰某篤志力學操行端嚴父母病衣  
不解帶可謂竭力事親矣汝輩爲子者孫者當以某  
爲法獨力營王父母寢安經盡瘁產不以鬻伯初父  
暮先母舉以訓不肖輩而後聞之及析產則推多取  
少嘗曰兄弟支體也餘外物耳物可致體豈可積乎  
易堂彭躬菴先生以學古修行聞家君遂執贄稱弟  
子館于邑南廬三年家君執經問業辟咤僕僂若童

子焉時年已五十矣嘗謂不肖兄弟曰師者師其行  
誼非徒誦習章句爲也丙寅冬先生過李元仲先生

所家召喜曰魏先生人師也汝亟往就學故元棟得  
晨賁先生門下此皆家君七十年如一日之志也甲  
寅東南變起而亂從烏合攻剽鄉邑時邑人數十年  
不更兵各倉皇失措家君疾呼曰君等官坐以家室  
安處盜予能助我我當肩其任于是糾同志十餘修  
守備勸富室出金募得千餘人寇至則殲逐之于是  
亂徒莫敢窺伺而亂鄉以無備受荼毒者不可勝數  
黎李于求集 卷七 楚清二

直光

當是時邑儉欲濟師于郡將家君曰是拒虎進狼也  
嘗有速于寇不請師至則果徧拘紳士及民挾厚貨  
者肆拷掠捆載而去敢質言以對子聞而喜曰大自  
小學似而行誼衰拙括盛而積古廢父兄之戒子弟  
視爲鴆毒其惘然不同于俗者蓋罕也聞君之言行  
其可以無斯歎矣子聞君四子皆志學多才而元棟  
又能效愛親之誠如此君之以身教可徵也君子邑  
南龍山全諸竊葬之墳得勿掘與同人謀舉李元仲  
甫邑志事是非以正又身歷遐阻接文行之幽隱者

載之以天道報施君之壽日躋而熾厥後固其所也  
元懷歸其以予言質諸尊君子

孔英尚文集序

孔生毓愛與其仲學古于世所不學之日爲志甚敏  
爲業甚勤其思取裁于海內君子者甚篤今將涉江  
淮北至于燕稍稍制刪所作文以爲出疆之未報於  
獻其志蓋可尚也矣夫文之有資于游者非一也而  
弊于游亦非一是故泉之在山窪不盈數尺達而出  
之彌遠而彌大江河之所以能成浩瀚之勢資舟楫  
之用者固非巖山之麓桑甘思之西鄙有然也然而  
橫潰四山壅城盛漂禾黍流殺人民黃濁腐惡之物  
觀其乎文集原卷七英尚一事  
莫不踴躍于其中然在山之泉未嘗有是是故子長  
前游得烟雲之氣多而其文益宕蕩可喜蘇穎濱亦  
暢其說于書曰夫學問之道未有付已而能成者也  
然而失己者又胥失之是故吾江西地瘠而民朴鮮  
淫巧之技蕩心之貨質勝乎文禮義廉恥有短垣不  
敢自踰然而廣己造大必資于大國名匠人文輻湊  
之處情偽萬有覽風土時物之正變拓一己固隘之  
拘虛然而浮足以蕩吾朴者有之文足以潤吾質者  
有之踴躍之士或先末而後本氣矜之夫或尙成而



高曰西岳峻峭疎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然則幼嫗者真足爲左清君之兒孫者也若夫發其先人之意以稽于博大歷境而日新是又在乎切韻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百五十四

石湖詩序

予既閱鍾子士雅石湖詩竟曰松柏之生也根固而後茂春華之敷也和煦而後出夫能弱植于霜雪之中極爛于玄閤之候者莫不歎爲殊絕矣故負草木之精者殊乎地標特異之操殊乎人天固不得而主之然人之自爲王者則得也士雅五歲而孤少更憂患之林乃克自奮勵績學以修行不爲境遇所摧撓於是學有成甲子邑郡四方之士來安遠者必以士雅爲宗而士雅爲朋友誼與人交能久敬不怠少工魏季子文集序卷七石湖詩序

制裁試輒爲高第弟子又工詩旁及書法繪事靡弗工聲施日以遠嗚呼士雅不有鮮明固守安能若是哉士雅之詩醇閒老秀往往從平出以寓深思而溫柔敦厚率如其爲人今之作詩者尚風雲月露之辭性情自得之致罕焉或務爲聲牙窘束險韻澀響以顯深文淺陋盡其本之不足不如此不可以自欺而取人土雅則皆殊乎是也安遠文物穠于貧簪予嘗至貧簪訪士雅經途萬山叢峙頗有挺拔不羣者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韓愈氏所謂橘柚之包竹箭

之矣于乎之各材不能獨當也予將於士雅乎徵之  
而視于雅詞者可以想見士雅之人之殊于今之俗  
矣石湖在貧簪一里許七雅所居處

孔昭文五十序

國之興也恃忠家之興也恃子觀其子之賢不肖可  
以視其父之教矣雖然培養之道不可以不厚故曰  
食其口而自節肥沃其根而枝葉茂昔范文正公尚  
德教義於是乎有忠宣純粹爲之子培之栽培至于  
今世有賢達歷數百年興以無替此大人之恒理也  
賢哉孔君昭文有子三人其長者曰毓璽毓功皆篤  
志向學取涖沒于流俗予往者聞其槩曰是必其父  
之故也其所以培養者有道也今年月爲君五十辰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昭文一  
聖

予傳君事實來乞言予覽竟日有以也夫君少讀  
史古長遊于太學取國鄉曲也往往拔賢走燕楚吳  
越之馳念問里窮日極當之絕時乃大出衆以資秋  
熟聽其自輸女紅紵績以償不能償者捐之君弱冠  
爲與姊培邸侯汝妻兄楊方照交善二人先後沒鄧  
以長子洪勳楊以孤孀屬君君顧護若已子延師教  
之與毓璽兄弟同業者十餘年又以女妻璽令毓璽  
及子姑之女今洪勳與毓功同爲邑弟子璽入太學  
皆能自成立而君視之猶昔也辛酉遭伯兄變董事

一如聘其家政無細鉅悉身任之君性亢直不阿然  
宅心寬裕雖接僕隸字慢客嘗師事伯父桂山先生  
湖求古朋友師弟子誼好聚典籍以爲諸子聞見之  
助課望之也甚至於戲君于二道庶幾其兼有矣先  
是有福建林姓者各寄君里于貨百餘金君居間而  
林人忽遁負去君以已金代償而出貸之友卒未知  
也漕艘值召父當運動費五六百金族衆難之君時  
年少竟父憂挺身任有事皆克舉傳曰天道不憚夫  
師長衆皆得救果勤于國者得嘉又何疑乎二子歸  
魏李于文集 卷七 賢文十 真六

附：進諸君亦可以自信矣

翠山詩序

予讀張子容庵翠山詩至漢江悼母之作掩卷而歎  
曰何其似題鵠之秋鳴也夫詩本性情而忠孝者又  
性情之本然則容庵之詩殆所謂有其本之本者與  
蓋自後人離本以爲詩一驚于枝華而根實遺焉近  
理道者目爲迂腐稍涉怨張矢事直賦者目爲鄙且  
率則是天有日月而無風雷時惟春夏絕其秋冬也  
人之情有喜樂而無哀怒也惡乎可哉顧乃繕性揉  
情以新合時所趨尚且至無我無詩于是菁華日益  
鮮而作詩之意日以亡矣今天析彩以爲花摶綺以  
爲寶卑不極觀美也而乖其本之所著用效不相隨  
是故後世士大夫詩有不逮古之田更牧豎征夫思  
婦者矣而儒先諸錄與其所爲詩則又欲盡去除文  
字辭章之徑一歸于樸易然五經四子又未嘗爾爾  
也嗚呼誠立本以修辭而能事畢矣夫靈均之辭爾  
雅陸離纏綿往復禽鳥芳艸之思引人以深本于忠  
也孝我陟岵之什于載而下讀者感慨存焉本于孝  
也猶茨新臺巷伯何人所惡惡之正性也不嫌其直

魏李于文集 卷七 翠山 真九

器情有必至非一境可盡邇中其可而已耳故曰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故容庵之詩之所以爲可尚也



魏季子文集卷之七三  
序

昭丕亦侯序

寧都魏禮和公著

寧化有亦侯巫子者蓋三古之士也易謂三古古貌古心皆古學也易謂古貌其類類然其類雖然無貌容無滑氣然易謂古心或曰心天所稟也易謂古不古夫心無不古或氣質之偏不古習俗以下古功利之重心不古于是有人焉去此三不古坦然怡然如

本孩然機事勿萌然夫古學者帖囑之子所素也孰能皆之易謂古學聖賢之學在身心末文藻也然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子產治鄭以辭令爲子楷六經所載而聖人之道賴以傳故易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特浮辭無足取耳然文藻之辭亦非真嗜者不能至如天地之佳花麗草成備天地之全氣非必有成質者而始用意生遂之蓋撥其末者必探其本然後得易謂本古心是也今亦侯潛退不爲時榮而其學甚富好以詩古文倡揚于閭里學士宗焉

造資謂論者趾相錯也行年七十有幾不自滿假急  
荒澤之益然則如亦侯者乎乃得與之論古心

卷七 亦侯一  
墓

宋中丞公六十序

大中丞敦堯宋公駐節兼管江西五年遂轉擢江蘇  
以去江西之人外而丈夫孺子攀車奔號內而女婦  
電婢悉嗟於重兵士微罷其伍將陣不甘於官蓋感  
公之德者真聞公之仁漸漬于其心耳豈非今古盛  
事哉夫懷輓之俗自昔而然公去江西三載而民情  
無思愈篤夫孰能使之然乎禮辱公下際講布衣之  
歡者十有六年夫茲公十日十二子既周之辰江西  
之人士尸致頌禱焉禮江西人也請言江事方公初

親督符文集 卷七 宋中丞一  
墓

臨游江西也值湖廣叛兵之擾建龍潁洞江浙不遑  
之兵徒私要約待變公廉得其責殲厥桀梟浙兵聞  
江西既定謀遂解於是二省獲安全公恂恂都雅廉  
厚慈仁乃不動聲色以弭大患咸驚服焉商賈之道  
藏者既上征謀於樞使矣牧守復有城門之稅而胥  
吏索持往反稽待行旅苦之公昔廉前關稅其弊即  
爲除革示去而城門之征復舉江西屬邑中自先朝  
未有十年一大當之例者凡權一石費白金三四十  
兩當值之人或鬻田不足勝其事公蒞任亟嚴革去



之今猶未變也公留憲果祀名賢表遠逸教士人如  
親子弟於故交修布衣之節昔魏野詠萊公曰憂民  
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又曰有官居縣無地起樓臺  
公何索焉往公雅讀關知禮經理長類人官衙嘗先  
東廂門登橋以相延接當是時關政之善四方所揚  
式公嘗與禮言曰是區區何足道吾欲得爲治民吏  
廣及蒼生迫開掘通承觀察至歷江南承宣善政流  
布每恨吾江西不得被其澤幸旣得之而惜公遷擢  
之速也卒都亂僻肆害積數十年按上官屢矣公始

魏野文集

序

卷七

宋中丞二

真四

力行清明斯則爲首一二人閭邑以宰今稍得薄田  
之暇以活妻了者何莫非公賜哉又除廣昌大慰絕  
其鄰之恐昔歲諸子弟及門人秋閑還皆言曰科場  
之周厚宋公其易敢於漢何武居官無赫赫名去後  
常見思長老謂自敘是官以來耳目所睹記僅見公  
一人而已禮紳野民即江西事亦未克備舉聊述大  
畧用以鳴江人士願久猶思服公如此非取云蹟祝  
也

曾有功造詩序

曾子有功旣卒之二年其三令子據得遺詩若干首  
屬予論定且屬序蓋有功不專意爲詩生平所作亦  
不自愛藏故所存者僅僅也嗚呼有功爲朋友之義  
視人事如已事謙而能下虛以受人閭里稱尙之顧  
無俟以詩名也然而木之根必有華人之有質者有  
其文焉又何必不更有詩是故華者根之表也文也  
者質之表也豈人之故爲之天地自然之機如是爾  
予聞有功五老約多見道之言五老約者其師樂地  
樂季子文集

序

卷七

曾造詩

真五

公用正韻首唱者也而有功和詩遂饒有樂地之風  
樂他作則亦安雅可謂是有功雖使詩已可名也予  
故序而出之俾閭里見是詩者因其質以徵其文而  
以慨存焉四方士循其文以知其質則有功之人之  
詩爲不泯矣乎昔吳西陽月易堂彞禮書於城南新

族兄隆初七十有一壽言序

天下飾質雕樸久矣予嘗讀杜少陵吾宗詩悠然有  
渾璞之懷也親隆萬之遺老猶有古風存焉蓋時際  
升平俗尚樸茂京於大地者厚故其人率多麗固壽  
考而無流鏤之習習之器樣者必堅全而持久人之  
操者斯壽有由然矣是以少陵首稱曰質樸古人風  
也其口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者正言其質樸力  
本不違乎俗也民生在勤故曰在家常早起言其老  
而不怠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曰憂國願年豐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隆初一

吳

而其原皆本于質樸乃余誦少陵詩則又見于吾族  
兄隆初矣兄行年七十有一如人之未孩機心機事  
不設而身支離文飾之言不出諸口其退耕于湖田  
也往來鄉城十餘里間日或至再猶能跟高齒展頰  
仍不倦力穡事若壯夫之爲予因而推之質樸者神  
氣葆尚鮮外務具靜之德歸太樸云靜者有壽之理  
焉語曰尸柩不壞流水不腐人之服勤也營衛相流  
灌脈氣轉輪不待作五禽之戲故動動者有壽之功  
焉扁鵲曰年六十以上氣當大耋今兄七十有一而

精明強固如少壯時蓋有由矣兄嘗行湖田道中有  
劉惟亮者官索金將鬻妻以弟兄遇之捐金贈之夫  
妻得保聚又嘗爲同室叔父經理生沒事皆無闕其  
子幼兄爲撫視長與授室旣不偶又將爲之補有山  
路地不可往來則出資完治病涉則爲橋予往游嶺  
南聞羊額有百五歲翁同友人買勝造其家問其得  
引年之術平曰非然也質樸安耕鑿而已道萬泰天  
崇間風俗甚悉各賦詩贈之而彼翁者徒質樸也且  
享年如是卽少陵吾宗詩亦未嘗有如兄利濟之言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 隆初二

吳

其末云詔及君臣際經書滿中則子會遶方卓然  
于學其庶幾焉斯日也族之尊舅戚集載廉載顯獻  
簡舉解詩曰旣有肥羜以逮諸父又曰匪伊異人兄  
弟其來將與兄酬百爵而不辭也族士相歌詠者列  
如左



贈孔生英尚來歸拜闕里序

僧知拜祖庭儒不拜孔陵僧不拜孔子儒乃肯拜僧此予往送人謁孔陵詩也夫古人受經終身遵一先生之學至有辱其師而殺人以報者此雖過于義激然其意可相推也今孔子之徒獲科名於時事其舉王必殫力尊讓之以爲功名所由致而況道德之歸乎且卽其所取科名尊顯其身與其父母妻子者非孔子之書乎哉何其輕於背遷而不反本歟且夫愚者怵於禍福而尊釋氏其應又不然梁武帝三舍身魏掇子文集序卷七東歸一裏

卒爲侯景餓死唐憲宗迎佛骨入大內日禮拜之一年而死文宗迎佛牙又加嚴盛焉不數月而死然非謂曰佞佛始有是也其不能除禍而興福明矣而傳英韓愈之倫未嘗致死以名貴自若者蓋不可勝數也大釋氏於吾孔子彼所稱善知識長揖不拜而孔子之徒則見彼所稱善知識者膜拜不敢仰視彼僣然坐受之不以爲辱至於已講業論道之師儻如是則且蹇然於心矣彼三教堂之設必釋氏居中孔子之徒恬然無怪急膜拜而退是獨拜釋氏不拜已師

式出金任之成又往往遠謁釋氏祖庭者嗚呼是非若忘之心亦庶幾有存乎予故於生之東歸而重有感也蓋風俗之儼士大夫維持則甚易傳曰當官而行何強之有生孔子之徒且其亂也他日出而圖君此既一事矣斯行也見宗廟之美歷代禮樂僅存之盛予甚美之予往過山東阻饑不得去戊辰客揚州與聖裔東塘君然風君約明年拜闕里觀時祭復因病止今臘老矣筋力驚緩終不能任遠游于是吾以是規生且自勉其言矣

魏掇子文集序

卷七東歸二

裏

陰省孺六十序

閱逢閏歲之端三日爲宇化省蔭君六十之辰會  
日此尚德篤行君子也壽其宜於是今子念琬步負  
數百里介諸書友來乞言毫毫然蓋其誠懇予笑曰  
今世非富貴尊達者不使言而子顧勤勤於草野之  
大揚厲其親者必備美無而爲有約而爲恭而子之  
進實不誣其親予由是推之君平日之所以訓其子  
子之所以愛君之訓者皆與世俗殊也夫遠世而特  
立可不謂之君子乎天下之人蓋林林總總矣獨稱

蔭省孺六十序

蔭省孺六十序

吾曰君子則其行詭有人所難能者吾實踐之人偶  
一勉爲吾率性以心經久而勿渝於是乎言者不爲  
前受者無愧惟于心聚而觀者皆克然慨其志不  
以爲浮溢夫能信于近之人則可以信遠可以信遠  
則可以傳諸後世而不磨此虛實相感之恒理甚矣  
誇靡者之無益于其親也然所謂人所難能者非務  
鳴誕矯僻之行以駭世也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閑邪存其誠君生三歲而孤第敬之甫五月太母茹  
荼蓼更鼎革亂離克保無害君稍長思太母撫育之

勤刻自淬礪榜其齋曰易夜與弟讀書其中乙未學

使孔公並取入郡庠乃復相繼上國學叔祖父無胤  
當後歿之而遺產清薄君承母命推已應得之產與  
弟均夫自槩與之說與愚智者莫不說尚甚至累世  
弗克舉君以父未得就寵窆心傷之時豐城有楊震  
字者操衡勳君相既老年屏跡矣君徒步往請楊感  
其誠許之至則有賴氏子求葬其父楊曰吾特馬陰  
孝子來堅謝卻君代請曰此先人至交某親猶父也  
往得善壤焉然于君所求久未得當楊鬱鬱辭去曰

蔭省孺六十序

蔭省孺六十序

負汝初心奈何然天終不負孝子也君送之行至陳  
步同忽停輿呼曰吾所謂不負孝子者在是歟因得  
買山以舉事予固不以選地多君而君之誠應于此  
見甲寅之變閭辛肆搜牢罔虐甚君從兄列白在選  
中列白遁去將波及君姊婿伍象新先抑之急報君  
潛遁君默曰家有老母安敢離膝下且恐逮者之咆  
哮驚吾母也吾將何適遂遠至汀縣圖士中牛藪日  
惟手鈔書至變產以贖事乃解竟未嘗半言慰列白  
而象新寓書云君內兄謝右文客京口沒僕歸無遺

簡左右文私圖記屬君以孤時長者十二齡次十齡

幼十三齡耳君獨然仔肩先是聞京口信曉曉虎視者實繁有徒知君許諾輒色沮於是毀言日興君一以堅忍勝之歷久始定乃延良師教三子三子出告反而事君如嚴父焉今孟仲有聲庠序叔亦超羣而君之為視三子三子之承承君猶肯也張生其恂管稱君謀子以義方故諸子率敦謹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君庶幾焉於是載進而為之辭曰甲居天一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於文魏季子文集序卷七條一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條一

臺

木敷甲申之象戊之盛至戊戌成實漢志畢入于戊君歲陰陽一周而當甲戌述君之行成實如戌而人生不息如東方之甲蓋木實而仁含無窮也請舉是言質諸君與上里之君子云

溫壽李詩序

匡雲溫君有才子二人能以文學世其家其仲曰終慕李年少挺悟凡持習往往拔出其羣蓋自制菴詩詞以及圖棋諸雜能畧習輒有深詣予干及門中殊器之有逸才快筆之目克其所操足為世才士無疑也雖然士之當為不止此夫木之速成者材弗堅鋒銘利者易缺士名風惠者多斯馳而無當故古人成就人才必使探木索源厚其積以巨其發是以范希文選擇梁以大學秋武襄以春秋而明允亦不欲委

魏季子文集序

卷七條一

臺

以孟子不二于程子則戒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率此意也然非其人不足與語亦無所用乎此且夫有志者豈特斷白拔于流俗而已將必與古人為歸蓋古所謂才子者如伯齊仲堪憤致庭堅仲容之倫始足當之司馬仲達按行孔明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今人舉才子之名一歸於文藻而世士稍能操觚者輒由奔滅裂輕世肆志自踰短垣無有所嚴忌曰才人無行噫一何悖與古之職是而敗名隕身者比比也嗚呼吾老矣尸居人間耳屬望後俊之振起

如飢思飽寒思溫故每遇年少秀才志之士遂欲其  
迎于古生既稟茲傷才又自負志觀其詩已見  
其崖畧今據所作以出見大人先生吾知其必有合  
且得練習時務爲探本窮巨之學斯予之志也夫

孔惟叙文集序

刻意深思欲以秀峭之筆追倘儻之論孔生經功之  
爲文也有志學道排批俗見欲練識時務迅銳兼程  
而于文章見其端者孔生兄弟之爲人也夫以伯氏  
之俊聞仲氏之沈毅師友講肄于一堂出而取益于  
四方吾知其學之克有成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名者實之賓也主人在賓斯至矣今夫蜀  
山川之峻阻者也行人不暇嘆息焉而成都平衍數  
百里然後足以立其國劉誠意伯所居是山連嶂梯  
天而登極上則平衍數十里以處其家族鬱積以毓  
偉人夫天下有平衍而無峻阻者矣未有有峻阻而  
無平衍之足以成區域也故平盡而奇出不窮蓋不  
衍則不寬不寬而蓄則不博厚寬者所以游其氣也  
不博厚則發之也無力而易殫故傳曰水土無衍民  
乏財用雖然生姑緩務乎是也年少邁往之氣未可  
以稍退抑乘挾山超海之志力而極其所至焉一境  
既盡一境自開盡踴不止其益無方將不待探索詔  
告而自能漸深漸遠矣今也以所作出而質諸海內

君子觀其文以知其人其必有博要之道以相啟告  
者無俟予言爲也

龍本工丁人集序

卷一 惟叙二

一頁天